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第九七册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補編第九十七册目次

東墅詩集二卷

〔明〕周述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景泰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墅詩集六卷》提要

東墅詩集序

詩者本乎性情也性情得其正則辭達情暢不惟陶冶性靈而能感召休徵有關治教甚大豈易言哉自三百篇後漢魏六朝作者雖以辭調相高不能無寄象體至唐作者有以振之象體始備其聲和平觀楊士弘所選唐音則見以故宋元諸公以詩鳴者多宗之洪惟

聖朝混一海宇三光五嶽之
氣完文運大興作者迭起
俱能鳴
國家雍熙之治較諸古人誠
不多讓有若左春坊左庶
子吉水周公其尤善鳴者
歟公名述字崇述別號東
墅生文獻家襟懷夷曠與
物無忤力學制行才與兄
彰與從弟孟簡同登永樂
甲申進士第
太宗文皇帝御批其廷試策

云文足以達義辭足以達
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罔
俾二蘇專美前世與孟簡
同入翰林俱為編脩縉紳
榮之後
大駕巡狩北京時
仁宗為東宮監國選公輔
後隨侍至北京陞左春坊
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
階奉政大夫脩正庶尹脩
國史賜誥褒崇榮及乎親
東宮即位入侍

經筵進講有以感動
淵衷賞賜優渥寵眷益隆爰
自擢科久居侍從經事
四朝受知
列聖在廷諸公莫不推重所
作歌詩衆體兼備其辭醇
而雅其聲和而平蓋由性
情之正出於自然有非刻
意雕琢以為奇者比可不
謂善鳴者歟矧其文章高
古有經濟之才惜夫不及
陛庸以疾卒于官也其家

嗣錞夙承庭訓恪守家範
由國子生今為廣州府通
判佐政公勤卓有能譽間
取公平昔所作編成鉅帙
以公別號名之曰東墅詩
集求文為序顧予衰邁不
足以發揮然與公托交有
年誼不可辭遂書此於首
簡云旹
景泰二年歲次辛未冬十
一月中澣正議大夫資治
尹禮部左侍郎致仕羊城

陳璉廷器甫序

東野詩集卷之一

廣州府通判男 錞 編

頌

北京新都頌有序

帝王之興必肇創鴻基為
國家萬世之業然在乎繼承纂述能成其先
志則
上天必出奇祥異瑞以彰顯之然嘗歷觀古昔
未有如我
國家今日之盛也洪惟
太祖高皇帝平一海内定鼎南京欲復都于北
而未果故特命
皇上建國于兹此其意蓋有所屬也
皇上纂述鴻業肇建兩京蓋以成
太祖高皇帝之志而為萬世之永圖也夫南京
號為東南形勝之域表以鍾山帶以長江
龍蟠而虎踞真帝王之都也至若北京西
連太行北控居庸東抵碣石南引淮泗而
四方萬國道里之適均此誠天造地設蓋
有待於今日者也故自營建以來百工庶
民乃太和會而梗柟豫樟之材瑰琳文綺

之石天特發其奇藏神運而至人用不勞
凡遇有所創而祥雲瑞靄疊至沓臻百工
庶民萬目共覩莫不歡欣踴躍奔走以趨
事盖自
南郊
山川
宗廟
社稷殿庭宮闕門闥以及于苑囿城池不踰年
以成而皆如南京之制高明閎廓巍然煥
然迺者大

詔以八下以永樂十九年辛丑正月甲子正位
宸極郊
天告廟神靈歆悅既而
駕還天宇霽清御雲見彩燁煜繽紛照耀八表
皇上乃服袞冕御
奉天殿朝群臣群臣咸拜手稽首稱賀維時
九夷八蠻與夫麒麟龍馬白烏玄兎之端
皆集手
闕下誠懷古之所未有而今日之獨盛者也
昔周文玉作邑于豐而武王復都于鎬故

其子孫享國至八百餘年之久而不替天下後世
猶以善繼善述稱頌之
皇上以聖繼聖建茲兩京位新都邑經營規畫
悉出
宸衷况夫兩京地踰豐鎬而其繼述之善又出
武王之所敢望而及哉臣伏觀
皇上即位以來每有所建靈貺輒臻矧營度都
邑又事之大者而
天復屢出嘉祥以彰顯之誠
國家萬萬世之鴻基

聖子神孫萬萬世之鴻業也臣述備員詞林謚
業文字不揆淺陋謹譔頌一篇以傳示於
無極頌曰
天啓
皇明景命顯膺於
皇太祖定鼎南京鍾山龍蟠石城虎踞巍巍
皇畿赫赫天府將都于北志不及施惟我
聖皇紹卽鴻基巍巍兩京實茲始建
太祖之志克循以踐猗歟冀都神秀之鍾太行
西來碣石在東控以居庸引以淮汴嵌嵯

太祖
太后之錫於是羣臣拜手稽首咸言曰
皇上營建都邑肇新
廟宮
二聖在天臨觀昭格悅懌于茲京既以彰
皇上至仁達孝之誠以為國家億萬年無疆之
慶也臣職在詞林躬覩嘉瑞不勝欣躍謹
譔頌詩一篇以獻頌曰
惟
皇太祖天命顯膺惟

皇太后坤德順承
二聖同心敷為至治化流當時裕垂後世纘我
聖皇紹戩鴻基至德神功與天巍巍惟
皇考妣仁恩罔極達孝親親夙夜無斁迺建
新都迺營新宮迺立
清廟翼翼崇崇
二聖上賓靈威有赫陟降伊邇臨撫悅懌監觀
悅懌在
帝之傍帝心歡洽煥發其祥其祥繄何曰惟甘
露湑湑瀼瀼徧覆彌布靡降于他降于

孝陵如冰之潔如脂之凝如珠之綴如玉之瑩
璀璨流輝燁煌交暎惟
皇太子肅恭是將承以寶器獻之明光
皇曰嘻哉曷其致此
考妣付予亦天之畀
皇敬受之復錫羣臣羣臣飲之飴甘醴淳瘠者
以豐痿者以起夭者以壽憂者以喜羣臣
蹈舞颺言于
廷全哉
聖孝顯有明徵顯有明徵其既孔厚惟

皇萬年惟
皇萬壽臣作頌詩播者樂章薦之
清廟永世彌昌
爲善陰隲書頌 有序
欽惟
皇上君臨大寶纘承
太祖高皇帝鴻業夙夜孳孳圖惟至治蓋將以[illegible]
國家萬世之業天下臣民之慶也曩者恩命
儒臣纂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蓋以上承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孟軻之傳下啓濂洛

闕閫之緒而以須布中外俾知斯道之統
實有在於此也乃者萬機之暇復輯古今
名臣賢士爲善之實而
御製論斷復系以詩又兩爲序以寓其旌厲
之意名曰爲善陰騭書成則以
賜於大小臣庶 臣 述受而讀之知
皇上惇德勸善之心雖堯舜禹湯文武復何以
過此夫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典謨誓命之
詞然亦惟以傳詔令云善戒而已豈若復若
皇上發自天衷親御宸翰導人爲善以表率於

天下哉蓋將使天下之人盡得而讀之知
古今名臣賢士身致顯融慶延于後者亦
施德爲善之報爾傳曰善政不如善教之
得民也
皇上明德謹罰治尚無爲善政之施天下既[illegible]
其惠矣乃今惓惓復勉人以善其善教之
得於人者又將被其澤於無窮也於戲是
書之出殆如天地之涵煦於萬物雨露之
沾溉於群生日月之照臨於萬方如菽粟
布帛於天下不可一日而無者也則夫是書

之使人皆喜誦而樂行之將使天下[illegible]
豫爲忠良殘刻者悉務爲仁厚真[illegible]
國家萬世無疆之休天下臣民之所永賴者
也 臣 述職在禁林伏覩
聖訓不勝感激謹拜手稽首獻頌曰
赫赫
皇明文治肇興顯顯
太祖天命誕膺於惟我
皇繼承鴻業文武聖神重華克協恩洽四海德
被八紘善化所及溢爲頌聲惟

皇夙夜治務醇樸講論道德緝熙聖學延閣東
觀延命儒英曰惟性理集茲大成學既有
源道斯有統繼天建極萬世所重惟天孔
昭陰騭下民惟
皇相天興善施仁考觀名臣粤亦爲善慶流于
後身致顯融易爲世勸豈不在茲宸衷嘉警
飭維論與詩
宸翰天章日輝月耀雲漢昭回光被八表臣拜
手稽首大哉
皇言善政所被如水赴淵善其德偽惟善[illegible]

陽施陰報毫髪不爽 臣拜手稽首維
皇聖神欲俾斯世俗化咸醇 臣觀是書章
式與國彌昌永世無極

五言古詩

送吳僉都御史

朝日照廣陌鑾輿至祀驄送行盡冠蓋宴餞出
城東明公秉憲臺憲荷比 恩命隆豈惟譽望重
況乃學充知茲紀綱地顧托出 宸衷揚激
精鑒操持務公忠清風洒赤甸勁氣摩蒼穹
威聲凛秋肅和氣回春融睽違惜別離所希直
勳功豈不念申章名位宜兼崇

送揚學士弟歸閩分韻得涅字

祖帳出都門車馬亦何嚴四座列華簪宴餞旨
朝貴瓊觴湛綠醑慷慨無辭醉昨從故鄉來遠
道未易致豈不憚險艱所念在同氣伯兄在詞
苑 寵命無兩制名聲溢中朝文采重當世久
別良契濶嘉會誠足慰殷勤康樂情繾綣惠連
意始來春尚早及歸秋已至況子英妙齡而懷
經隱志賢才咸登庸丘園寧久滯毋為懷往哲
白首釣清渭

門有車馬行送河南尹布政

門有車馬客儒言發 京師歸隱已在御征蓋
已載馳華軾耀革紛朱纓紛金羈祖帳出東門
冠蓋滿路岐英豪儼纓紱四座生光輝[illegible]
相酬借問將焉之皆云赴河洛旬宣自[illegible]維顧
惟分藩寄剝比昇翰宜負荷既足務[illegible]兄
[illegible]以爲民望所要在寒饑志勤竭乃職離別
要用悲努力樹勳業永矣長相思

鄧同知愛桂堂

南園有桂樹挺拔何堅貞繁陰娛翠蓋[illegible]
蒼寘駢柯競轇轕列蔭紛崢嶸鄂柎能一枝燕
山本同榮雨露之所滋雪霜寧見侵一朝值世
變自擬隨榛荊已焰恣燔熱羣卉俱飄零事惟
茲植存孰識造化情歸然出餘烈俛仰逾百齡
種植在先德慈植賴雲仍本根既繇延顏擢宜
嗣承緬惟觀物理遠大斯足徵

送王都御史

明公秉特姿久攬憲臺綱風化賴裨益濁清資
激揚慈毋念久違道遠不得將而崇 聖主恩
賜歸拜高堂金繪出大賚寵眷誠匪常公卿祖

者勝覽眞奇逢

信實堂爲胡孟信賦

山水多佳麗茲堂宅其幽高嶽聳峯出北石五
木稠陽林煥晴曦陰澗迴清流信美愜清賞
奇遂茲遊覩朋或時集談笑晏但酬眞醇夙
尚功儒識爲尤即中謝情曠營營非所求

送曾希贊還江西

嚴冬北風勁飛雪何紛紛念子懷舊鄉遊時
南韓斯遊非所樂況重同氣親如何昔連枝六
忽隔九京鶺鴒在原野哀鳴失其羣山川邈

遠舟挑何翩翩臨衍毋以贈所貴平生言惜豈
上留田今古同悲辛感茲氣誼厚豈愧爲弟兄

挽沈氏母

落葉不返枝逝波無還流傷心堂上人欲見杳
何由昔時勵華屋一旦委山丘仰聽林中鳥飛
鳴向庭幽俯視萱草花零落傾煩憂玄壤永冥
翳歎息將焉求

友松軒爲楊主事賦

蒼松何亭亭獨秀當座隅高枝入青冥綠葉何
紛敷風霜堅剛質自與凡材殊勁節恒獨持貞
心終不渝君子厲初志燕玩中懷舒靜撫瑤
琴閒讀孔孟書明月出林際清風滿庭除對此
若友生雅操期與俱所欣在溺沮出入承明
豈不懷丁生嘉夢應能符

題胡氏壽阡

人生會有歸斯理亘其常百年能幾何譏若流
電光彭聃孰云壽奄爾之何方自非金石姿年
命焉得長茲山是靈秀遂此卜幽藏脩短任大
化奚必較存亡窀穸爲我宅泉臺爲我鄉達識
有如此可以齊蒙莊

泉司直百泉墓

百泉何泠泠奔走匯于河泉上誰家墳蒼松鬱
崇阿云是晁氏先佳城鬱嵯峨香番東朝史懷
恩將若何辭榮遠就養命駕歘相過[illegible]
流爵之金巨羅念茲泉臺隔況復[illegible]遠
有餘愴逝水無回波惟應太史言永久昭不磨

挽許生 中書之子也

德子纔十齡隨父來京師容顏冰雪[illegible]文
藻鶴姿稱章騁辭賦見者咸嗟咨共謂當青[illegible]
遽爾乖素期回也命云短千載徒傷悲

昔與子相識旦暮常共歡今與子相違何由見
容顏白骨委黃壤蒼松悶青山詩書竪流塵琴
瑟不復撣徒令卜子夏哀慟增新歎
朝出城南門遥望鳳凰臺臺前有孤墳但見蒿
與萊慨彼泉下人一往不復回憂思增煩紆夢
想徒徘徊惟應平生志未遂良可哀

質樸軒

唐虞世云遠淳風日澆漓大樸既已散巧僞漸
滋滋頹波竟東靡落景復西馳若人負奇質好
古心孜孜周公不復夢甚矣嘆吾知綠歡聖賢

十六

言吟詠雅誦詩獨取鳴琴彈但惜知音稀何由
踵先躅宣尼其我師永言保終始聖賢可同歸

一樂堂

人生有至樂所樂在天倫弟兄既無故父母亦
具存紫荊秀連枝叢萱藹靈椿壺觴迭爲壽塤
篪屢相宣悠悠天地間兹樂誰具論如何百世
後此道誰能敦借䫉慶德色閲墻乖至親傷哉
骨肉情感嘆徒悲辛薄俗易由樸澆風寧復醇
安知孝友人至性出天真永言慕前賢可與同
君陳

劉滑草庵

結廬臨清流蕭散豁沖襟清風入幽戶明月出
遠峯間讀几上書靜撫窓間琴雖令簪組辛高
無塵慮侵草居忘遠藹抱膝聊長吟俛仰一宇
內焉知林與沉

九龍山人畫竹

九龍之山人蕭洒出塵表平生愛畫竹揮筆臨
風沼翠影漾華纖風聲入叢篠瀟湘宛在目鸞
鳳下飛鏡悵望何時來長歌碧天杳

曹貞母挽詩

十七

姚姚閨門秀貞母淑且良結縭事夫子朝夕在
姑傍如何中道乖鳳飛別其凰仰笑向青天流
淚沾衣裳遺姑若有托豈不念同藏胄汝寧復
施鸞鏡難無光寒燈明耿惟素月照空房華容
睽赤心厲節如冰霜天道豈無知有子斯顯揚
烈哉丈夫志寧愧古共姜回看墳上栢終歲猶
蒼蒼

九日分韻得歸字

人生百年內歡樂當及時況茲九日至嘉菊欣
應期芳䔨凝朝露艷色暴晴曦賓朋競云集賞

訖良在斯雍雍式多暇濟濟咸有儀置酒臨犯
飲聚芳譪華滋笑談襍諧譓觴酌歡相持擷英
泛銀爵鳴琴遞金徽顧令東野間卉物生光輝
寧憂紅芳歇但恐白日馳茲辰諒難再盡醉無
辭歸

上巳分韻得澤字

暮春天氣和惠風布甘澤浮雲散遐句照日明
廣陌百卉欣向榮好鳥鳴相得况逢脩禊辰壓
抱思一滌英僚追舊俗暫假中禁直列宴金城
西共醉清樽側雖無絲竹娛亦有觴詠適洛水

焉可期蘭亭已陳迹嘉會方在今諧懷徒慕昔
茲晨惜難遇不樂復何益

題畫

青山天際出白雲巖下宿嘉樹結層陰懸崖瀉
飛瀑路迴處遥壑川長引平陸夕霽猶移舟晨
耕尚驅犢有客抱素琴幽期在空谷我欲亦攜
書來共西齋讀

郭主事安澹軒

達士安所履澹然諧素冲端坐惟一室陶器與
絲桐膏粱非所樂蔬食聊自充文繡非所悅布

褐足庇躬軌二[illegible]丁爵頻以攖吾靈俯讀窓下
書仰觀雲間[illegible]任大化曠懷若春融嗤笑
狂馳子騁足希高蹤

蕭主事東野草堂

結茅向東野曠望得佳趣微岑入遥睇曲逕引
閒步初日[illegible]高林好鳥鳴深樹境勝欣有得神
怡澹無慮懷才膺明薦佐邑藹芳譽仰瞻東山
雲回贍西江路何當賦歸歟庶以慰夙慕

挽姑蘇處士

人生孰無死有若鴻毛輕焉知賢達人沒有身

後名猶依奉親孝惻惻濟世情金貲償不責焚
券心始寧抱疾餽藥物瘞死出哀矜平生脫畧
[illegible]學使庠庾盈頹言慕前哲千載揚清芬

王氏孚本堂

堂前有高槐[illegible]生繁枝綠陰滿中庭秀色[illegible]
千茲本根日云盛培植良在斯前人需所施後
亂緜厯支蔓澤尚流衍遠大固其宜頹言繩祖
武永世長若茲

漁溪

我懷滄浪客愛此滄浪清投竿每得魚取足不

頽盈悠然動觴酌盡醉寧復醒醉後輙高歌臨
流濯長纓即此有真趣焉知世上名

康生警敏齋

之子在　京華爲學能自諧才清趣既超理會
妙已領何殊玉出璞豈異錐脫穎散帙搴夕帷
聞禮趨晨省鳳毛五采粲已向青雲整

半畝方塘

方塘深且廣蕩漾微飇起游魚戲清波輕鷗泛
流水荷氣曉吹香霞光晴散綺清冷真可挹塵
慮自茲洗

九迴曲澗

曲澗紆九折流水自迴縈雨餘春漲滿月出寒
波平曾聞躍馬度時有考槃行誰識滄浪客長
歌忌濯纓

雙桂谿橋

長橋卧寒波雙桂隱秋月清溪明若鏡虹影帶
不滅瓊林墜金粟十里香風發誰家馬上郎却
向橋邊別

松崖爲朱命事題

亭亭千丈松喬生碧崖陰交風起幽谷宛若鸞

鶴音不隨春花榮豈受秋霜侵焉知賢達士愛
重比瓊琳以此冰雪操托彼君子心幽尋諧素
志靜對豁煩襟高步卄外臺陳力懍周任芳聲
振寥廓勁氣同蕭森丁生夢可協舊舉期在今

送李御史往廣東

江石古名邦君才世稱美昔爲務中傑今作柱
下史雄聲動山嶽英聲振風紀此行殊達嶺
嶠萬里遠乘玉花驄應今行者止風霜隨使
節瘴消可擬將命承　寵光別離方在此所
須永貞心榮名日茲始

閶闔篇

煌煌白玉京甲第拱　皇居峩峩閶闔門瑤瓏
交綺疏初暘麗丹梲斜月明金鋪平旦天中開
翩翩象臨前除使君驄馬來遥望心懷舒多
爾服華珮鳴瓊琚白簡飛秋霜丹悃紓洪謨玄
名動朝著輝光溢天衢拜辭出魏闕飄颻即長
途深恩諒懷報行矣毋躊躇

受益齋

聖賢去已遠遺言在書詩人生靡壞間不學將
奚爲爲學豈他求傳道貴有師群疑遂茲發

咸在斯持謙誠多益自溢□所稗紛紛近世
人傲然恥相貧前塗敵樣藜卒與膚災剿焉知
君子心終日惟孳孳聽言意彌篤下問□□□
謙謙德自脩抑抑譽乃馳昌言拜大禹好□□□
宣尼夙我循往軌先哲可同歸

和樂堂

堂前有荊樹並秀發華滋何殊弟與兄清芬播
連枝佳時翁相集美酒歡更持怡怡伯仲間次
貝復吹箎如何薄淺者重利誼何虧安知堂中
人所樂在天彝願言永相好以與君陳期

挽郭主事母

號鳥號北林絡繹啼中閨傷哉高堂上曷由見
慈闈悲風一何勁萱草忽已萎白日照秋壠素
塋暗寒雲幸逢 聖明主褒封被恩私 御敕
盤雙龍鳳冠爛珠璣生有光寵榮沒有名譽垂
九京諒無憾何必百年期

松竹雙鶴圖

蒼松偃翠蓋脩竹挺奇節低絲下垂迥立何
清絕雙鶴忽飛來羽毛白如雪長鳴吐華音□
家愛芳冽若無歲寒姿孰可比高潔焉知□□

慇勤盼中情悅朝回共開樽幽與殊超越頗與
亦辭青霄永相結

中洲釣隱

水環滄洲看山坐垂釣清風能自來明月偏
照長為梁甫吟每發孫登嘯緬懷磻溪翁千
載可同調

城西劉脩撰燕飲分韻得塵字

詞苑偶休暇駕言適城闉英英儼冠佩濟濟皆
儒紳高館啓良宴華軒靜無塵況茲簾下花並
芳揚清芬 盛時不易得爲樂在今晨但恐白
日暮梧行敢辭頻翔此座上客俱爲席中珍詠
歌互相倡絲竹焉用陳擷英汎醇醴撫景當良
辰盡醉願莫辭毋愧此朵人

蘭蕙圖

聚蘭何青青托根君子庭雨露所涵濡終歲長
滋榮素落貞性異寧爲柔蒿榮佩佩豈不美遂
使襟懷清同心以相好永願揚芳馨

恭然窩詩

束髮振高步遂懷在賢聖操存慎取舍戒役性
醇正靈臺昭開明湛若明鏡瑩萬慮鄰□□百

潔有李性永頤楊芳聲

挽寨少師吏部尚書

明公起西蜀秀禀光嶽氣詞藻煥賢科絲綸掌
帝制楩楠梁棟具瑚璉廟廊器高爲列卿長材
吾鑿識異累朝遭 聖明一德秉忠義賜
誥安危寢龍錫亦屢至心期追韓富迹欲繼王
魏躋且當青霄論思對 丹陛以玆股肱良况
乃心腹寄寅亮待私化遺榮竟長逝 當此遼
與嗟士林總憔悴遂令海内人聞者皆隕涕凄
凉者穗哀慘淡台星墜沉痛不憗遺詎識彼蒼
意豈無䆫閒銘况有沒後謚蜀山何巍巍巴水
正迢迢樹色昏陰霾波聲送哀思前脩日云遠
來者誰當繼飛旐旣已揚歸舟孰能繫悵望川
塗遙悲風起天際

送獨孤郎中詩分韻得止字

皇帝龍飛初文運實天啓恭承與賢 詔髦俊
俱濟濟時已擬魏科予亦濫登䇿詞林地光華
郎署職清美數歷三十年廉名滿人耳齒髮漸
已穉曷以充官使謝官返西廨田廬足棲止 [illegible]
聞山水佳無異柴桑里高詠歸來辭陶潛應可

雅集圖

良宴啓芳晨衣冠儼皆在松篁清可挹琴奕靜
相對賦詩聊足歡盡飲無辭醉何殊洛社英豈
異竹林會茲遊寧易攀斯樂諒應罕爲報玉堂
人羣公久相待

挽沈學士孫潮生

億予六七齡意氣何昂昂[illegible]若崑山玉美足外
朝廊復又如鄧木林材資棟梁年從十二三過
目書數行寒燈照深夜吟誦聲琅琅辛苦事一
經摛文爛成章見者咸驚嘆謂此白眉良鳳凰

慕廣莫麒驥戀周行方茲未及展雲路蹶秋霖
遂令行路人惻愴悲淪亡爾父旣蚤逝汝母獨
哀傷白日照空闈沉痛裂中腸何以慰大父纓
紱誰嗣芳棄絶骨肉恩一旦騎崇岡孫琴流故
匣遺翰委塵筐曷以寫幽憤仰視天蒼蒼顏淵
年何天盜跖壽何長自古皆已然玆理固其常
咸華雖云遠名譽今乃光中章成永嘆零泪忽
沾裳

瞻袞堂

聖皇啓炎祚明公際昌期良哉在國門出入親

樹蔭無寧忝儕世殊迹一可繼政協名乃光罷勉
循往路頤言永同芳
送浙江陳副使秩滿分韻得東日二字
昔在嘉靖日將命趨淛東淛爲古名藩兼茲得
才雄明甄鑑云肅祿秩亦已崇敷奏天顏
荷此眷隆褒嘉 誥行錫五彩輝雙龍榮寵
世莫及明良真罕逢
日字
驄馬何翩翩銀鞍耀朝日茲行還大藩報政已
云畢美蒙盡相餞冠蓋傾城出祖帳院方陳賓

筵亦初秩幸同薦進榮況此情好容頤言樹華
勳離別焉足恤
送楊少傅先生子稷分韻得旋二字
楚楚美妙齡顏如冰玉瑩昨從故鄉來升堂拜
家慶維時少傅公榮寵世莫並復見秀發姿
孝出天性趨庭禮已閑[illegible]欲知世德
長昭哉此其應
旋字
涼風應時起鳴雁亦翩翩念子懷舊鄉駕言欲
南旋庭闈豈不戀歲月忽已遷遠行戒晨發明

在中天匪惟去途遠況乃離思牽何時當重
以慰心煩悁
周氏山溪小隱
抱丘壑尚雅志在書詩青雲豈不慕素願乖
期第登 明聖朝恩眷當此時子聞過庭訓
已早今爲師托迹在山溪冥棲固其宜永高思
采薇臨水詠浴沂嵐光絢朝旭鏡影涵風漪神
閒意乃愜慮澹情自怡貞履真足欽爵享能不
移高風邈難及霄漢徙興思
靜思齋爲袁尚寶賦

晨興遽登 朝日晏方退直雖當城市喧自與
塵世隔逸趣乃素樂遐思由靜得承歡在婉容
懷報期盡職忠孝知不忘榮名永無斁
葵庵爲劉脩譔題
種葵在中庭羅生映華軒托根幸得所近此
天日下拔垣拔垣切霄漢況被雨露偏榮艷爛赪霞
鮮耀晴暾傾心詎有隱向日能不移安知守
志者賞玩窮朝昏戀 闕每思報盡誠敢忘恩
愬言寄芳華永以揚清芬
清江釣月

泉石生涯爲金山寺僧惠凱賦

聞說遠公觀祇園是絕塵生涯獨何事泉石與爲鄰倦倚情猶洽閑臨意自親禪心欣有託鷗鳥亦能馴水月空中相煙霞物外身金山多勝迹來訪恐無因

嗜古齋

世人競機巧古道誰復爲澆浮俗日以澆頹波蕩無餘焉知君子心獨立增歎吁澹泊乃其嗜游心在唐虞齋居無餘物素琴與詩書逍遙[illegible]耳言列鼎味莫知紛華非所慕編簡足自娛至理若有得何必遂古初

嚴訓堂

嚴親昔在日子年方九齡起從鄉校遊所業惟經學學奉明訓旦暮長趨庭親心期顯揚校閱皆有程魏科蚤見擢遂振茲英聲持憲登內臺抗章達　明廷萬里遠出守一麾領專城靈椿嗟已摧繞樹空泪零罔極德莫報感歎難爲情終當膺　寵贈庶以慰九冥

題揭御史黛碧亭

華亭雖已空勝景豈殊昔石色逕遠黛波光湛碧江山念昨遊魚鳥應舊識因耽杜陵詠欲繼謝朓迹景仰獨何人臺中衣繡客

簡氏耕學齋

朝耕北郭田暮讀東齋書繹来復散帙安敢辭勞劬姬孔爲我師稷契爲我徒簡編日有得饘粥不願餘悅彼山上人營營焉所圖

何郎中竹鶴

昔登華省日種竹郎署邊直幹凌水霜高枝拂雲煙瀟瀟凉聲至濯濯秀色逮獨鶴何處來[illegible]毛明且鮮孤飛白如雪顧影長自憐[illegible]想慕此三徑偏安知高人意一見情怡然[illegible]蒹葭下迴立飆風前能令中懷適寧爲物外[illegible]曷以寫素心因茲畫圖傳永願從此君與鶴同高騫

挽長安弟孟簡

皇帝龍飛春際茲文運昌恭承寶與詔賢俊皆頡頏吾弟應時起意氣何昂昂操筆如揮戈談笑戰藝場藻思吐芬華詞鋒森劍鋩　彤墀所對策沛若河流長而我同薦進名聲遂俱揚　聖心期二蘇感激惟悚惶妙簡登秘閣[illegible]

班揚　皇情優渥悚恩眷安敢當斯世[illegible]
列宿爛成行拜官在詞苑　寵此職任良[illegible]趨
金鑾坡暮入白玉堂同居西掖垣出入偕翱翔
怡怡友誼盡肅肅恭敬將自謂長可親孰知更
分張去留各南北旦夕異風霜乖闊十年餘相
見金臺傍晨興復聯珮夜寢還連牀我時為宮
僚弟獲事　賢王　紫誥同日須荷此褒寵光
長沙遠之國蕃屏資輔匡鴈行忽中斷離思渺
湖湘負痾再入覲不得持一觴志氣尚英傑
容顏非故常別離曾幾時何乃遽淪亡路遠弗
及視悲來但彷徨憶昔臚傳日三人各身強風
神孰秀發惠連年最少俯仰三十春二人歸泉
鄉顧我形影孤倪然徒自傷九京愛莫起沉痛
裂中腸所念同氣親慨想終難忘哀哉永訣絕
淚下難成章

友愛堂

骨肉惟兄弟所念在連枝聯芳何韡韡並秀紛
陸離誼重意彌敦氣同情自怡匪惟共言笑吹
塤復吹箎雍雍友愛篤肅肅恭敬持茲堂[illegible]
集況值　明盛時所重在天倫茲樂[illegible]能知既

彼闒[illegible]者徒為世人嗤

蒼山詩

鳳抱丘壑尚亦齊歷歷蹤雅懷在清[illegible]
然桐好山秀[illegible]岸蒼翠橫遠空流水相[illegible]
峯亦龍[illegible]杖[illegible]來時往還浮雲任西東[illegible]
得托此諸深袤遂令後來人景仰名[illegible]宗仁者
諒有後清芬播無窮

范浩然蓋湖漁樂詩有序

上虞范浩然先生隱居蓋湖之上常棄小艇
垂釣於煙波浩渺之間以自娛因自號曰蓋
湖漁樂先生意蓋不在乎魚而寓其志於此
也當時士大夫高之覩於文辭詠歌者皆足
為永久之傳況有孫得倫今為刑部主事以
清慎為　朝之聞人先生裒顯之命且下也
予不及識先生而與先生之諸孫游因追漁
樂之詩以發揚公之後詩曰
越有賢棲士榮名非所圖扁舟泛中流煙波滿
湖乘釣坐終日取適非在魚清風時自來明
月與之俱頭為鷗鳥鄰遂與人世疏寧因[illegible]
豈為形迹拘散髮屢高歌濁酒聊自[illegible]然

豈安能久留憩

羅貴符樂善堂

人生何所樂所樂在爲善爲善貴循理循理貴
實踐怡怡兄弟間樂善能不倦世德久相承[illegible]
華非所羨惠運長風紀晝錦還鄉縣積厚慶[illegible]
報施豈云淺世人紛狂馳望道易由見榮[illegible]
幾時零落隨物變願言愼操履永以膺
天眷

沐尉馬襄城伯黃少保諸公送別登江
東城樓

將命登後彦羣才與耆英惟思壽選公敢謂鑑
識明朝班當念吏舟楫安可停公卿盡攀送同
上江東城城樓信佳哉祖席羅冠纓極目天宇
回放懷塵慮清讌餞禮彌厚酒行括屢盈終筵
延相酬盡醉寧復醒非才辱況愛至敬出深情
但惜此爲別良會何時并

舟中有感

我昔辭京師羣物俱向榮今還會幾時草木
皆已零節序嗟屢易功名歎無成何當返初服
閑向林園行

菊殘有感

秋菊佳可愛采采黃金色鮮鮮艷始芳綠葉[illegible]
欲摘移來向官舍賞玩終日夕旁權負幾許[illegible]
悴已堪惜豈伊植物變奈此節序易我生亦
花玄髮今欲白所思在勳名垂若甘斂迹中[illegible]
未能遂感歎復何益

轉蓬

疾風吹轉蓬去去何所止一與本根離飄飄將
萬里男兒既墮地出處每如此嗟我南北人驅
馳在官使漂泊長若斯何由返桑梓

西山

北還見西山蒼翠日在目陽林發天香陰壑
晴瀑雲氣皆成龍五色羅晴旭形勝壯都城
蜒帶原陸坤靈効神奇元氣鍾清淑天險限
關橋陵闕深谷願爲金湯固永北豐鎬卜

挽彭氏母

西昌郭門外峩峩有高墳淒凉重泉下冥扉
形神昔在高堂上佩服何中中令儀著閨壼
行表里鄰白日忽已晚萱草不復春嗣翩[illegible]
雛五彩何繽紛榮名存斯在永矣垂堅珉

[illegible]向癸籠端笏對　楓陛英聲馳清時
謙言君勤氣聲搖河洛間驄馬人皆避　明廷
所賜敕優容特寵異雨露恩旣沐風霜挾逾厲
願言樹華勳桓典迹當繼

抱琴間

悼子總絶尚隨父領　王京翻如阿閒風綵若
天池鵬斯禮服嚴訓曰暮長庭歌見上去
愛叢芘遂瓊一朝作爲起意氣何崢嶸分教蔼
芳無恙明發聲待詔向金門荷絃　惡龍榮
詞林優[illegible]步旦暮趨承明方期名齊崇逐祈況

宥嬰雍閼曾幾時奄忽隔九冥才豐壽何嗇理
昧天難憑靈輀儼已駕長風送歸旌引睇川涂
遥獨之雙涕零應知桐江水嗚咽寧無情

鄒主事安澹軒

達士安所履澹然諧素冲端居惟一室陶器與
絲桐膏粱非所樂蔬食聊自充文繡非所悅布
褐足庇躬孰云僭好爵頤以攄吾忠俯誦容下
書仰觀雲間鴻消搖任大化曠懷若春融彼
狂馳子騁足希高蹤

晃字送劉給事中出守交阯

送客出都門握手情不淺茲行被　恩榮况重
皇華選日南久內附撫輯宜輕典四牡何騑騑
諮詢距辭遂瘴煙候雪清炎霧向秋卷遐方仰
使節海徼輝光滿睽離雖在茲良晤當復還
朝會有期拜舞瞻　袞晃

金氏雍睦堂詩

晨登高堂上和風藹晴曦秋萼粲以煒荊花亦
葳蕤顧瞻弟與兄親愛情怡怡華萼湛清酤吹
塤復吹箎爲歡諒無極况爾當　盛時云胡薄
世士骨肉多乖睽閱牆誠可歎紛爭良足悲要

知堂中人恩義罔或虧聽言永相好載誦斯干詩

陳評事冠山書屋

冠山何峩峩凝立向千越陽林艷芳葩陰壑積
飛雪若人基靈秀菁宇依林樾泉石澄清嘉煙
霞互明滅游心在典墳懷古追往哲閉戶寧窺
園捲幔每邀月飄飄有餘閑局促非所悅明當
振華佩接武中　朝傑

鄧温軒

君子抱冲素美質天所鍾令德若玉温和氣如
春融外物寧復顧中懷能有容無爲懷至寶託

羅氏存愛堂

愛親爲從始所重惟先祠事亡恒若存致敬良
在茲旦暮秉齋沐春秋謹時思雍雍[illegible]扶聶遵肅
[illegible]況當眞獻間僾然如見之[illegible]敢忘
[illegible]詩可追舊德固有聞後賢[illegible]顧言
[illegible]求世以爲期

挽劉公詩有序

宣德十年秋予與劉公相見于其子大理寺
丞[illegible]南京之官舍自是別去不復面矣及
予還北京而公亦歸廬陵明年欲復來金陵
疾作矣命遂至於不起嗚呼痛哉予於是賦
詩以挽之詩曰
我昨來京華怡然一相見豈無[illegible]酒不及同
高宴百里官久辭七袞身猶健暮齡有賢子蒞
守掌邦憲　明命九天來鱉誥傳龍絢　朝廷
除寵恩閭里咸歎羨祿養豈不豐遽爾還鄉縣
幽明忽殊途不復覩顏面[illegible]道[illegible]與懷東[illegible]來
能莫爲以慰我思中章永[illegible]

素軒

夙抱清泊志而無外物嬰端居事一室豈識世
間名明月照高軒清風度前楹素琴試一撥可
以陶足情慨彼遠遊客擾擾復何營

遺訓堂

昔聞嚴父言旦暮發深省利達誠安取詩書道
宜領如承過庭訓無忝爾盤盂佩服期勿忘繼
世斯可永

華蓋覽爲張眞人賦

華蓋金芙蓉秀出青雲端群峯相迴合上有白
玉壇誰云閬風遠近見蓬萊山僊人跨黃鵠歷
覽窮追攀瑤草不用拾彤霞應可餐凌空凌高
舉下視塵寰路逢安期生授以九還丹服之
可延年常有如花顏願從赤松子長揖辭人間

蘭竹軒

芳蘭出深澤脩竹當中庭勁直挺高節嚴凝吐
華英虛心欣有托素質抱幽貞明月散清影好
風送餘馨美人啓層軒賞翫臨前楹紉芳以爲
佩攬翠聊振纓永願結三益日夕足頤情

琴趣樓

東鄰愛鳴箏北里歡吹竽焉知樓中人遐琴足
清娛新聲一何囂古調淡以舒冷然山水音好

風來座隅趣深意有超塵遺情逈據懷哉子胡
氏邈矣徒嗟于

東𡌸詩集卷一終

東𡌸詩集卷之二

七言長短句

欽和 御製詩

聖皇御天昭治隆文臣武將皆材雄垂裳端拱
位宸極明猶日月當行空熙然神化被九有巍
巍 聖德天與崇梯航遠來瀚海北玉帛貢自
暘谷東九夷八蠻總臣服有如江漢俱朝宗
明堂大開敷禮樂一時賢儁咸登庸康衢擊壤
紛在道詠歌 帝德聲渢渢 皇心所嚮協天
意奇祥上瑞來無窮如茲至治古莫比 九重
宵旰猶忡忡新都肇建永世業寶祚閎開萬代
功羣黎鼓舞樂熙皞百靈協贊神無恫維時佳
節屬元夕月明 紫禁春光融六鼇戴山向
丹闕萬仞獨立摩蒼穹傳宣此夜事清賞歡樂
實與臣庶同 鑾輿下輦度花外龍旗黼扆當
天中星毬輝映彩雲動寶炬色絢金蓮紅珠宮
貝闕神仙府翠巘蒼崖羅綺叢教坊戲出擁千
隊鸞笙鳳管鳴東風華夷聚觀總欣躍謂此嘉
會真奇逢 小臣屢得陪清燕涓埃欲報惟懷忠
仰瞻 宸翰輝八表賡歌不聽儕羣工故勲重

華協堯舜 神功至德同羲與农三光循度玉燭
調四時順序民物豐頤祝 聖皇萬萬歲太平
一統歌時雍

賜上元觀燈詩

峩峩三神山高出東極天巨鼇戴之向滄海移
來忽在 雙闕前雙闕群峰相對起層巒沓嶂
紛延縣方壺員嶠迴接三山巔閬風蓬島相繞
蜒安期羨門與偓佺玉顏如花綠髮鬖羽衣霞
珮來翩翩驂鸞駕鶴往復旋上朝 新宮謁
聖主明月正向空中懸燭龍啣耀光照地彩毬
輝映銀缸鮮晃如明珠出深淵粲如綠水開紅
蓮皎如旭日升扶桑曄如繁星羅奎躔賁當詗
出玄圃外桃花源在丹丘邊虹光霞彩相照耀
星橋上與河漢連 九重午夜啓閶闔 六龍
御天駐雲軿霓旌鳳蓋照輦道鑾旂綠旆森戈
鋋仙樂遥聞五雲裏鏘然九奏諧宮縣博山香
浮靄瑞煙鏗鐘伐鼓聲轟轟教坊供奉當 御
筵戲呈百隊儼若僊新辭盡入[illegible]平曲妙舞體
似輕飆翔千官侍衛鵷行聯 [illegible]犀鳴珮擁貂
蟬玉壺馳 賜酒如泉醉歌湛[illegible]不眠禁城

蜀禾黍長新畬捲幔聞啼鳥移牀看落[illegible]傍
楊子宅渾似鄭侯家客至情能洽吟成句自嘉
簪纓還赫奕塵世任紛拏膺爲求忠臣承
恩屢降麻金臺臨道路玉笥隔烟霞鴻鴈南飛
遠鄉園北望縣朝朝看圖書歸思繞天涯

題湖山竹隱

湖上青山好閒居稱隱心臨流多種竹繞舍已
成陰蒼雪應長滿紅塵自不侵開窓看舞鳳捲
幔聽鳴琴雲影浮虛幌蕭聲出遠林幾時[illegible]
夜還欲一追尋

挽陳脩撰母

令族昔來嬪閨門美化循相夫能有道善教每
如賓禮度容儀肅烝嘗孝祀勤延賓同御母斷
織比軻親 盛世登科第賢郎邁等倫憲甚為
柱史翰苑拜詞臣 御勑龍文絢魏冠[illegible]所
歡傳膚粵日 恩及北堂春一疾秋何[illegible]
夜不晨別離方契闊歸省竟逡巡鶴弔[illegible]
烏啼更愴神祭名終耿耿千古託貞珉

慶上元王尹母壽八十

堂上慈親在高年八十稀婺星動[illegible]

之精吐光芒鮮 飈暖泛晴濤香蜿蜒上與祥[illegible]
挾産此瑞物真非常雄姿逸態異凡種身被龍
鱗膚色蒼蘭筋麟臆鳳首昂肉鬉磊硯體力獰
雙瞳湛寒水兩耳批秋霜尾垂赤絲權頳霞盈
雲噴霧生紅光五花未足擬拳毛安可方朝食
玉山禾暮飲瑤池漿海若爲呵護坤祇寧敢當
昔聞伏羲時負圖效呈祥欣逢 聖明世奮起
渥時昌仰天一長鳴萬馬皆騰驤陋此山澤區
厭然思 帝鄉神馳電逝倏千里 金門九重
朝 聖皇聖皇德與天心合故遣瑞物來昭彰

新都宮闕相輝煌時陪 鑾輅參翱翔置之天
閑中焉肯儕驊騮龍文不用百寶裝羈金絡玉
寧受韁驪處與遊衍麒麟共徜徉願隨百獸以
率舞 聖皇萬壽齊天長

威武歌

呂郎少年威且武勇冠三軍力如虎寧能屈身
向里兒豈肯低頭事聲鼓官在羽林十所中所
中百卒皆驍雄帳下常騎汗血馬腰間只佩烏
號弓生來本是將家子英略雄韜遠能繼[illegible]
櫓盾獻 明光京國人人知姓字丈夫志在上

功勳熙載莫作尋常人幸遇當[illegible]
聖明代好從黃閣畫麒麟

黃鸚鵡歌

鸚鵡生來在西域世上凡禽總無敵遠棲琪樹
質自殊貢入 彤廷人始識想當造化初孕時
金精火宿揚光輝性因內慧巧能語色稟中央
呈異姿含嬌顧影自矜衒飛入柘林曷由見綠
衣翠衿未足珍金羽菊裳真可羨有時展翮向
朝陽感以雛擡當 明光獻祥振輝騁奇能學
語不敢同回翔重瞳顧盼生光彩託身有[illegible]
聖代容儀復出百鳥羣聰驚能令萬人愛
闕下賜觀皆近臣詠歌何以答 皇仁好音
入簫韶齒歲歲年年奉 聖君

白烏歌

粵有烏名爲白烏雌雄翩翩來 帝都郡庭綠
槐樹扶疎托巢毓此雲間雛金精孕秀祥所儲
匪黑其質潔其軀羽毛更與群烏殊此烏端爲
烏中傑縞衣霜襟冰玉潔曾看振翮青雲端孤
飛一片瑤臺雪朝飡瓊圃陰暮飲瑤池頭時從
鳳凰狎或與鸞鶴遊鳳凰鸞鶴可比德白烏之

白眞罕儔堂惟潔其色中實含天眞其盛以赤雕
龍入獻黃金門重瞳屢回瞩百辟抃且欣瑶階
揚彩安且馴白日照耀光璘彩自矜獨影姸不
效三足踆素麟玄兎或可並白雉赤鴈烏足珍
瑞世挺奇姿性孝非凡羣以茲返哺情宜爲百
鳥尊我 皇達孝重尊親清廟祇肅嚴明禋精
誠一念通乾坤因遣靈物昭
皇仁 小臣作詩揺韶鈞頌紀斯瑞垂堅珉

元夕歌 再賦

禁城元夕春光好瓊樓金殿開天中六鼇戴山
來海上屹立正對蓬萊宮燭龍啣耀光照地星
橋直與銀漢通上林一夜花盡發菡萏芙蓉相
暎紅仙人朝天騎白鶴羽衣霞珮來崆峒霓旌
鳳蓋紛沓至玉簫金管行相從我 皇垂裳御
宸極爲歡思與臣民同張燈賜坐促開讌 金
考敲鏗鳴鐘教坊 御前陳百戲嬌歌豔舞芸
香風此時行樂漏初永明月正在東南叅內廷
豈獨卿與公亦有蕃夷叉羌戎齊心稽首頌
帝德荷此恩春何深隆頌祝
聖皇萬萬歲年年此夕歌時雍

送人還江西

君本賢達人好古邁流俗每愛青山盡日看豈
惜黃金買書讀讀書萬卷不求名作詩往往令
人驚堅貞自可比金石萬事視若鴻毛輕一生
多難百不慮豈憚艱危與險阻傾材破産徑解
憂高爵華勛焉肯取金臺縱觀意浩然還家又
泛西江船臨流多種門前柳貧郭尚有城西田
舊時交游幾人在獨立西風成感慨數莖白髮
難勝簪一片丹心還不改君不見東園桃李花
朝開暮落令人嗟又不見南山松栢枝四時蒼
蒼色不移奚君歲寒之操亦如此世上悠悠那
得知

潞河晚風送許知縣複任

白潞河頭新水平白潞河邊涼氣生垂楊幾樹
臨流發綠陰深處聞啼鶯殘陽激灎澄波碧沙
光照見形霞赤岸上人家簾箔垂酒幔當樓高
百尺商船官艦日相過晚來風急水增波行人
此時正分手客筵不忍聞離歌行人況爲花縣
令郎官列宿輝相映樽酒沙頭且共傾憐君
闕下暫辭迴重歡民吏來相迎懷䘏撫惠勤恩江

城好似彈琴宓子賤廉名應比潞河清

周氏歌豐堂

南村老人頭欲白說道平生甘遁迹耦耕只與
長沮羣棲隱何殊手真宅一年彊半在田疇眼
看世事百不憂朝從南畝多種秫暮雨東溪還
牧牛門前流水繞平陸門外桑麻陰繞屋閉戶
讀書塵滿牀獨吟惟取豳風續禾收在場粟在
囷甕頭酒熟邀比鄰豐年自喜家　帝力盛世
豈異無懷民幸逢太平日無事終歲何曾到城
市父老相從得共歡先農既報寧辭醉酒酣盡
說官長清况更無過犬不驚長歌擊壤之真樂
但願歲歲長豐登

白潞河送河南李參事

河上楊花飛白雪河邊朝暮幾人別君乘驄馬
到河濱畫船撾鼓行催頻征帆遙望河南去一
片離心渺煙樹我有斗酒斟酌之與君共飲君
莫辭請看河水有時歇別意悠悠無盡期

墨竹

薊北天寒苦無竹每憶江南舊時綠忽向君家
畫裏看恍如身在湘江曲霜枝霧葉何冥冥滿

堂六月凉氣生眼前不辨煙雪色耳邊頻[illegible]
雨聲毘陵先生獨瀟灑一生愛竹仍愛[illegible]
思從三徑邊脫冠欲向[illegible]下我亦年來[illegible]
君手摘清風應許分對此陶然即知已世上悠
悠安足論

題畫

我本江南人曾向山中住峯頭積翠擁浮嵐
裏流泉落深樹千巖萬壑何逶迤遙林合消
光輝滄江映日波盡赤紅樹逢秋葉欲飛十
平岡是歸路人家多在山深處蒼茫渡口日
暮有客西行欲何去我願相從賦式微開看
[illegible]息機爲君明發如能載且放江南一梓

王中書畫

江邊老樹何年有[illegible]歷風霜應已久直幹橫
煙霧飛盤根入地龍蛇走綠陰白晝隱遙岑
夏後飛寧見侵豈無鳳鸞遠來宿雖有斤斧
由尋蕭森況在清冷[illegible]匠石經營未曾遇挺枝
殊非擇櫟材扶踈自是棟梁具如何濯木來何
依紅葉逢秋已漸稀枯槁自憐衰朽質蕭條
並雪霜姿絳袍畫舫獨臨眺疑是山陰王遜小

長松直與此樹同晩歲終期作廊廟

山水

山中雲氣從西來山下河流正東去河上人家
一逕通茅亭遠在巖深處何人獨坐愛風端詩
日高歌心自閑嵐光靄靄煙波裏樹色參差
翠間江南山水嗟久棄寫入新圖託深契渙
安得重追遊臨水看山期一醉

同前

青山高出煙霄外疊嶂攢峯儼相對一片[illegible]
自卷舒四時雲氣從明晦恍如仙嶽勢[illegible]
若華衡摩青冥又疑廬阜半空出幔捲[illegible]
翠屏誰家茅屋隔深樹盡日讀書長閉[illegible]
萬壑相縈迴欲辨川原渺何處天台霞[illegible]
城江水東流如有聲輕舟兩岸任來往[illegible]
渡無人行松蘿陰森露華滴裊裊絲絲[illegible]
孫登似問復長嘯謝朓猶餘舊行跡當時畫
不可當筆力豈減岑與王鄧君愛重若金價
堂展玩生輝光故山遙遙歸未得對此寧能[illegible]
相憶由來風景似江南回首長歌楚天碧

金碧山水圖

居本江南人只愛江南山別卻江南此山久尋
中一見開心顏浮雲散盡秋空淨層巒疊嶂高
嵯峨兩峯屹立儼相向宛如長劍當天關水邊
怪石削蒼玉倒影半浸澄湖灣樓臺珠中絢金
碧丹崖錦樹相迴環赤城似與玄圃接白日照
耀彤霞殷人家一徑通深窈有客騎驢何處還
山茶真境不易得風景盡入毫素端細觀疑我
賦長句紛繚如在煙霞間何時江南與君去攜
手上下同追攀

康節婦

康家節婦世所稀盛年孀居哭其夫堂中姑老
子且幼寒月夜照空帷孤空帷獨守共姜志斷
髮指心與天誓尋常艱苦心可支地裂天崩遭
亂離幾回欲赴懸崖死但惜誰令姑與子幸逢
天子旌異思身歿已久名猶存更聞此日西昌
里過客還稱節婦門

陸氏孝節堂

君不見陸家孝子不可當割股能令親壽康後
来抱病久方愈孫子顯天亦割股雖知身體不
可傷孝心所至回穹蒼又不見陸家[illegible]

花東籬自擷秋英泛醽醁君今愛菊似淵明種
菊幾時花滿庭玉鼎低垂曉雲白金錢亂點秋
風前我昔相過情最樂看花共向花前醉籬邊
日見白衣來醉裏從教烏帽落一從爲宦留金
臺三今夢想心悠哉他年擬訪陶彭澤擷英共
泛黃金巵

楊主事尊府愛竹堂

聞道子雲家愛竹不種桃李花陰森如連
雲蕭蕭然似湘江涯此君已爲世所重云
是先人親手種新枝豈復畏雪霜密葉曾經

鳳仙人一去那可追只今惟羨鳳毛奇封植
父根猶固灌溉能令色不移十年游宦留
悵望園林歸未得萬竿遙在碧雲深三徑
紫苔餘錦籜何時可製冠素琴應對此
人知世澤流傳去直節猶期保歲寒

斑鳩圖

江南好風景江草江花春晝永鳴鳩自信
一斑獨向東風聊一聲閑來石上立多時應
此地求其雌卻憶故園舊游處向晚喚晴
雨只今看畫慰深情耳邊一似聞春聲

乎渺何處應傷園林空自鳴

楊學士所翁龍

天下畫龍誰最工海內惟稱陳所翁當時畫出
淋漓煙霏霧滃何溟濛須臾真龍筆端出奇
狀奇形態非一蜿蜒鼓浪出深淵夭矯騰空
白日蒼鱗怒奮碧鬣張兩目掣電虛虹光靈飆
上挾歷四表甘雨下澍周八荒須知神物豈常
足世人有眼應未識幽潛晦養自有時變化飛
騰詎能測細觀此畫世罕傳僧繇董羽皆徒然
請公真藏勿輕出只恐乘雲飛上天

挽節婦詩

昔年結髮從夫婿誓擬終身不相棄香閨綺閣
雙鳴璫人言宛轉如鳳凰誰知一旦異生死痛
哭青天淚如雨鄉澤蘭膏那復施鏡匣粧臺空
網絲舊榻縈縈甘獨守養蠶雖生心已朽堂上
有姑姑亦亡送死辛勤更斷腸一身無兒唯有
女女復孀居重凄楚寒機夜織不成眠母子
難真可憐如今六十向衰老白璧明珠看總
豈不見豐城之劍久別離窮泉會合終有期

送鄭壽孫守鼎

對倫多情愛之直比璠璵重云是昔人親手種
高標豈受雪霜侵大厦宜爲棟梁用請君更加
培植功比松寧與凡材同他年來兆丁固夢子
孫應見登三公

擇山書舍

擇山高出南斗傍勢連五嶽凌蒼蒼中有一家
獨秀出郡城官舍還相望子有[illegible]在其下四
面軒窗看瀟洒雲中九[illegible]
如畫書舍還聞近泮宮談經坐[illegible]章[illegible]
題詩句偏得臨流灑翰書能工[illegible]將只恐[illegible]

度無事何曾到城府捲幔看書雲[illegible]
琴月當戶一朝擇檄入金門山中負鶴[illegible]
匣裏孫桐想猶在牀頭萬卷知應存此日京華
成久住回首鄉園隔煙樹幾回夢到[illegible]行近
綿重經舊遊處不見當年李謫仙讀書[illegible]山名
尚傳擇山相朋亦如此長歌且寄蒼崖鐫

題效忍堂

君不見淮陰侯[illegible]寧復羞子房本爲韓仇起
圯橋曾受黃石履二公皆爲漢家英由來能忍
謀乃成後來繼之有公藝百忍[illegible]長[illegible]當

時萬乘曾相過大書一忍辭無他諸孫復以忍
爲德名在鄉閭聲籍籍請看世上不忍人乃知
不忍能滅身

雲山圖

我觀雲山圖與因雲山發煙飛嵐氣相往還雲
影波光共明滅連峰逶迤接滄溟芙蓉秀結空
中青恍如匡廬不可以徑度又若丹丘隔海望
蓬瀛樹林陰森鬱蒼翠孤舟一去渺無際何人
獨立滄浪間流水滔滔竟東逝與因雲山發因
思雲山遙卻從雲山成久別至今未起淮南招
興想雲山中欲向雲山住故林應只在雲山望
斷江南渺何處

題畫

西湖昨夜天飛雪雪中但見梅花發湘江一片
色相連來伴孤芳共高潔幽禽多向花間立知
是南枝春已來南枝踏徧不歸去寒暑曆屢凌
風霜乃知畫者有深趣綵筆移來託縑素薊門
對此憶江南回首淮雲渺何處

李氏友愛堂

有耳莫聽栗布謠有口莫餐肸臂食闕墻紛紛

況何爲骨肉情乖若仇敵古來孝友稱君陳紫荊枝摧田氏今由來兄弟本同氣風雨彭城懷昔人獨羨君家好兄弟玉樹連枝同一氣長禪琴瑟羡塤篪每誦斯干詠棠棣五人兄弟惟三人三人相見情相親兄居盤谷三十秋弟住近依湘江濱盤谷湄湘儼相向步屧時時共來往[illegible]樽多向醉邊傾白髮從教鏡中長嗟予辭家[illegible]故園諸弟長相思

青原白鷺圖

我本平生愛山水白鷺青原知有幾此時夢想

情悠悠多在山光水光裏京華一別餘十年只今見畫心茫然浦雲氣連西北渚巖樹秀撥寒南天江上人家近城裏山中樓觀凌空起滿目之思驚三秋一片鄉心渺千里芳洲絕壑舊曾遊四時煙月長淹留詩成以在瀛橋騎興盡常回刻曲舟君今索我題長句歸心已逐河流去他年倘許共登臨亦欲移家此山住

釆石寒潮送盧陵郭彝

憶昨扁舟來采石大江東流去無極潮頭如山天際來奔濤怒噴聲若雷素練風翻忽飄洒似

況銀河向天瀉當時停棹壯心驚寒[illegible]不成一從來作兩京客潮生潮落幾朝夕只今歸過大江東帆挂寒潮逐曉風欲作鄉書託[illegible]水潯陽向上恐難通

送揚知州赴莒州

閩西夫子忠襄後文采風流世希有爲官長從北闕遊殊恩蚤作東平守閭道甘棠手所移樹今已與郡樓齊閭閻曾聽歌五袴麥秀猶傳詠兩岐只今報政多殊績名在中朝聲籍籍[illegible]馬聯翩望莒州雙旌迢遞辭京國君家今[illegible]

才不羈還向烏臺看繡衣相期勳業如黃霸須信封侯事不非

送周子宣

北風吹沙似飛雪長河氷片愁將結有客衝寒向北來不忍相逢復相別禁城曉[illegible]首江南思不窮握手惟愁白日晚[illegible]樽空天涯何處是歸路家在譙陽隔煙樹瀛海滄洲鴈影寒廣陵殘月鐘聲曙嚴君於我爲[illegible]人文采風流孰與倫敲棹高歌弄綠水幾時相見桐江濱到家衣綵稱觴處爲道相思托長句

我有歸心渡海潮隨君亦欲渡湖去

黃金臺送魯學達

黃金臺上雪欲霏黃金臺下行人歸行人歲晚
念鄉邑因見天邊鴻鴈飛鴈飛多向江南去愁
殺行人又羈旅二柳祠前月出時五家渡口帆
歸暮嵯峨行乘氣何雄哉况是觀光　天上回到
家看鬼嚴看閭黽躍慚無獻納才

送夏不器南歸

九月霜渡潞河北風吹沙水揚波江南之客
念歸旅忽憶故園歸夢多故園直在西江上繞
合群峰屹相向石屋臨流每獨過環洲對月徧
能賞男兒有志在四方焉能局促留故鄉郤嗟
舊邑別知己翻從上國來觀光兩京自昔稱佳
麗宮闕嵯峨倚天起辭賦多聞先達工麒麟近
向黃金闕門得意須早歸已覺輕寒入客衣
鸞鳴紫陌單車發日出金臺獨鴈飛吾家小弟
情繾綣到時貳館應相見爲語辛勤多讀書平
安好寄來鴻便

題王褒先生畫詩

王家兄弟草廬孫作官州縣能聲聞梁園有客
詩曾寄出判彭城詣風意只今相見慰深情何
殊坡穎在彭城幾時共向彭城去夜語連牀聽
風雨擁被重吟謝眺詩不似當時夢中句

題四時畫

日青芳擲春來發落絮隨風似飛雪何人獨坐
閒書閣閉戶讀書多歲月門前江水清連天杏
花色映彤霞鮮載酒不知何處客風流應是米
家船
蒼松陰陰滿庭戶捲簾似有濤聲度九夏能令
暑氣清脫巾長掛簷前樹簷前樹色映房櫳六
月颯爽來涼風一襟清思有如此何必更上崔
嵬峯
三秋夜氣涼如水落葉紛紛逐風起幽人起坐
不成眠明月正照空齋裏美人遙隔湘江湄此
夕應知勞夢思音書欲寄愁千里不見天南一
鴈飛
北風捲地寒雲結萬壑千峯明積雪瓊林玉樹
相迴縈遙望長空鳥飛絕灞橋獨騎詩難成剡
曲孫舟興可乘此時誰復更高臥惟有袁安更
㧗高

九鷥圖

白鷺之白白如雪孤高更似瓊瑤潔頂絲□□
凉風吹飲啄飛鳴自有時水碧沙明淨如鏡□
間顧影懽相並好鳥豈無青界留白鷺之白難
與儔

書竹

薊北天寒苦無竹夢着只在湘江曲湘江水清
波浪平一片煙雲萬竿緑玉堂見畫形神清瀟
堂六月凉風生何當淨掃林下石拂簟投壺六
玉坐

中秋月書歐陽副使父九十

江南八月凉風早惟有中秋明月好青天一色
流素輝萬里長空淨如掃廣寒宮闕天上頭一
輪明鏡懸清秋丹桂高籠蟾影動玉繩低遶銀
波浮中秋夜氣清如水此時見月人皆喜況家
見彤鬪瓊筵月光正墮金樽裏阿翁九十身尚
康華堂對月傾壽觴子貴孫榮儼春紋繡□□
服生輝光翁今與月總清絶幾見天中圓復缺
但願年年此夕時長把金罇對明月

汪氏樂善堂

吾聞積善有餘慶獨向鄉家今見之一門數世
總淳厚子孫奕葉何光輝公今樂善能不倦一
官在郡蕪名擅平反已見獄無冤循良辭使人
爭羨請看世上不善人豪華幾時無復存豈知
爲善人所佑錫慶垂休蘇後昆鄉家積慶世云
邈己遺淳風返偷薄珍重東平當日言爲善□□
來真㝡樂

送汪推官赴廬陵

金臺五月都門路柳條萬縷縈離緒紫陌塵消
雨乍收送我廬陵郡推去郡推瀟洒廉且賢治
獄平反民不冤陰德寸心誰可及政聲九邑人
爭傳九霄鳴佩金門曙白紫來輸　京國賦山
光遠暎潞河深帆影斜連西日暮扁舟明到郡
中城郡城民吏歡相迎歸心亦逐鄱湖去白鷺
青原相伴行

張崇原耕逸

五月稻田雨新足禾黍青青麥將熟燈前夜坐
校農書隴上農耕命僮僕麥收禾田禾在場甕
頭酒熟邀客嘗但願年豐早官稅縣門不到身
長康

羲韜略稱方叔賦獻長揚有馮御徽遊[illegible]
白日晩忽憶還家歲將晏城月初殘袂欲分[illegible]
水未合舟堪返還家喜得拜庭闈脫卻貂裘[illegible]
衣桐江欲寄相思字應有歸鴻向北飛

送令學士弟幼孚

石出都門春花歲將暮不聽離筵歌誰知別
學士君伯兄十年邑踝客兩京劍門
風雨夕何殊坡頭在彭城爲歡幾時復歸
忽幺禱向羈旅塞鴈愁聞雲裏聲池草離
令句夫人堂上白髮新珠冠絳帔舊

杉父憶音書斷應念還家日倚門還家況
將半河氷未合天猶暖鵁鶄原上雪不飛
渚磯頭潮正滿培山東畔淦江湄上堂重獻
金巵殷勤再拜致兄意千里悠悠無限思

題華亭石泉生卷

閒在九峯之間三泖邊一生愛石仍愛泉
自汲流泉飲掃石更共陶公眠巖上飛流
瀑潤裏盤陀削著玉琴屛影落向空潭秀
洗搖曳平陸有時揮灑獨追尋對之自可清
心彈碁不知白日暮濯足每向滄波深一從

供 御留內苑卻憶故園驚歲晩清泉多共碧
雲閒白石應爲紫苔滿幾時重得到雲間洗耳
漱瀨聽潺湲長歌松下待明月更取瑤琴拂石彈

題龍

神龍靈變不可測蜿蜒歲久蟠滄溟碧波怒濤
君山立天矯似欲凌空行是誰寫此得眞趣白
晝高堂起煙霧愼莫雙眸更點睛只恐乘雲飛
天去

白雲思親爲盱江姚克己賦

昔聞狄梁公望雲登太行徘徊未能去親舍在

其傍子今親沒足悲慨豈似梁公親尚在朝夕
承歡猶可期親沒竟有歸來時白雲在天還可
覩親死他鄉不知所但使雲能解子心願護長
淮墳上土

孔雀畫爲丁淳方賦

孔雀生來在南海瓊崖珠樹生光彩羽儀炅亦
百鳥群艶色能令萬人愛首昂向空雲錦張脩
尾團花金縷光含嬌弄影騁奇態戀鵲不敢罩
翱翔一朝籠入 彤墀獻 天子正在明光殿
遠依炎嶺未足誇棲在上林眞可羨翡翠[illegible]和

遊幸時牡丹初開春日遲雙飛並向花下立異
丹珍禽相對宜當時便遣入圖畫後世紛紛競
摹寫隴西妙筆真有神豈是尋常浪傳者令威
得之邀我觀雌雄兩兩遊花間華堂拂拭慎愛
護留向錦屛開處看

題春夏秋冬四景

漁人只在舟中住生長煙波任風雨天前剩船
婦持織網重魚多力難舉賣魚沽酒酹江神[illegible]
顏歡動男聲忻黃金豈知爲世重但願白頭[illegible]
對貧

青山半邊澄江水高閣憑虛並江起軒窗[illegible]
淨無塵白晝重門猶未啓美人朝出竟忘歸
舟繫在釣魚磯何因置我一登眺點筆石闌
賦詩

美人不來秋欲暮樓閣沉沉掩深戶長風卷[illegible]
從西來愁聽凉聲在深樹大江舟去不得停[illegible]
浪翻空鳬亂鳴豈知世上安居者坐見波濤[illegible]
不驚

長空無雲飛鳥沒況逢江山晴後雪歲暮行[illegible]
盡望鄉角聲吹落樓頭月誰家夫婿戍邊隴

因來使寄征衣玉關此去遥相憶只恐天寒衣
到遲

題孫太守曰良竹

世人見竹誰解愛惟我平生心所羡况逢太守
亦愛之剡北今朝畫中見置之高堂塵抱清六
月似覺凉風生虛心不畏雪霜及直節寧爲[illegible]
[illegible]縈太守名聲滿人耳與君結交誰可比歲寒
永願同襟期直節虛心亦如此

張進士金谿八景

金谿近在渭湘邊流水下與金川連凌空有石
怒中穿宛如雙笏來朝天連峯鼎峙削蒼玉有
若三台貫朝旭孤松偃蹇翠蓋張脩竹玉戛[illegible]
琳琅紫螺之山隱居在喬木陰陰長不改群峰
秀發翠欲滴二水直與雙溪會君家近住溪水
頭臨流對景情悠悠眼前風物自清絕不用入
海求瀛洲由來地靈產英傑况復一門總簪紱
輞川勝槩豈虛傳慷慨爲君歌激烈

綠陰書屋

脩篁拂雲翠欲流長松偃蓋枝相樛綠陰繞舍
清可挹蒼雪滿庭長不收[illegible]抱遺經閉深戶世

姚氏湖山書屋

中鏡湖深湖上青山好波光混瀁澄不流嵐
氣氤氳如可掃君家正在湖山間盡日讀書長
閑捲幔時看雙鳥度題詩坐待孤雲還青雲
路身可致山水由來稱人意謝眺何妨蠟屐
賀監曾期酒船至知君爲促寧肯居意氣脫
誰能如但願湖山日相對有子年年長讀書

自京師還家有感

自我歸來頭尚黑今我歸來頭欲白百年忽若
電過在家日少長爲客讀書青雲草已登浪
跡隨　龍遊兩京詞林濫竊三朝祿自顧非才
豈得名三朝況遇　聖明主誥捧雙龍荷天語
封章屢乞省親塋　優詔還家能暫許還家自
謂百金輕豈料還家百感生池草多傳康樂句
庭花半落田真荊滿門群從森若竹桑梓還如
歲時綠冠綬　新恩已可辭詩書舊業誰堪續
眼看[illegible]激令心悲身從悠悠安用知朝　天躍
[illegible]故人應有金臺期

悼亡弟等綸仁先錢

前年哭弟雙淚流去年哭子淚不收愁腸斷
鵲鴒急獨立寸心懷百憂蕭索庭中紫荊樹空
嗟世上爲人父歿不憑棺葬不知冢落雙墳向
何處知心賴有故人憐作詩慰我情凄然欲識
愁懷與哀思淚痕多在寄來箋

壽萱堂

堂中慈母顏不老堂下萱花色長好綵衣起
香風生金罇常向花前倒何年種萱當北堂北
堂相對憂能忘但願看花酌春酒歲歲年年親
壽康

張風子松筠室

張顛本是癡狂人一生只與松筠親歲寒不知
避冰雪傲世猶能辟斧斤月華隱隱青瑣碎苔
色上護蒼龍鱗玉京歸訪舊遊處竹枝歌罷應
巢雲

題山水

世人見山愛山少知君愛山如謝眺浮雲散盡
遙空青群峰迴接長林杳山下澄江萬頃秋碧
波澹澹凝不流誰家茅屋出深樹輕煙漠漠連
滄洲何人聯舟棹相倚落日正照空潭底水上
如聞笑語聲鷗鷺紛紛忽驚起知君一生惟愛

尋樂習先生文集二十卷

〔明〕習經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成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尋樂文集二十卷》提要

尋樂習先生文集序

詹事府詹事新喻習先生歿之明年其子襄自家來歸其喪得先生所遺詩文於寓館萃爲若干卷以示予屬序其後於戲予方哭先生更忍序先生文邪然先生於予居同鄉爲先進官同寅爲長交同心爲通家知先生莫如予序予宜也忍受以卒業因竊自嘆曰是足以見

國家之養士矣士養之久則道明德立發於言爲文章於行爲功業必有非尋常所可及者其所發之不同非偏長也亦所用之不同也先生永樂十六年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累官編

脩脩撰侍讀在翰林三十餘年所事
惟承
顧問預纂述考試士類他不以煩焉故
得盡讀天下之書盡友天下之士盡
考天下土地人物風俗之實其所養
殆蘇子所謂弱至於剛虛至於充者
矣宜其發為文章馳騁上下光壯龐
蔚足以媲美乎古作者是固非尋常
之可及矣晚歲始自翰林陞太常少
卿
今上皇帝初建
儲簡文臣學術材行為時所高者為
輔導先生進今官方將推其所養見
諸事業而大故及矣然文章所存功

業所存也觀先生之文章足以見先
生之功業矣況以之鳴
國家之盛則規規尋為之末者又不足
為先生道也予以是知先生信無負
國家之所養矣先生名綎字嘉言晚號
尋樂故是編曰尋樂文集云
景泰四年歲次癸酉三月望日
賜進士及第奉議大夫左春坊大學士
兼翰林侍　講
經筵官吉水劉儼序

歌行

五言律詩

七言律詩

卷之八

五言絶句

六言絶句

七言絶句

卷之九

賦

頌

尋樂習先生文集目錄終

尋樂習先生文集卷之一

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前翰林編脩後學莆田黄仲昭校正

四言古詩

瑞應詩并序

永樂己亥正月甲戌　皇上勑于海印寺脩
建大齋追報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在天之靈亦以
福群生度幽爽神乃昭答景貺于時有若慶雲
天花瑞光甘露醴泉駢臻沓見實由
聖德感通所致所謂以和召和者也夫豈偶然
之應哉臣謹言　躬逢盛事不揆庸陋謹賦詩五
章以獻

瑞應伊何惟慶雲兮芝蔚鳳騫龍輪囷兮文錦昭回縈紛
紛兮於赫　皇仁底隆平兮倬彼天章煥文明兮

右卿雲

瑞應伊何天花墜兮匪瓊匪蠙含姿媚兮紛紛繽繽[illegible]
氣兮於赫　皇仁煦春陽兮至和醲育有苾斯芳兮

右天花

瑞應伊何瑞光煜兮彩流五色紛可掬兮晴景浮空調玉
燭兮於赫　皇仁德内彰兮重熙累洽四海康兮

右瑞光

瑞應伊何甘露瀼兮其美若餳其凝若肪兮湛湛不晞承
朝陽兮於赫　皇仁格清穹兮以壽　聖王萬萬齡兮

右甘露

瑞應伊何醴泉出兮東井舒采太和溢兮二氣絪緼三[illegible]
泌兮於赫　皇仁及重淵兮甘澤沛然於萬斯年兮

右醴泉

敬養堂為楊編脩仲舉乃姪作

敬養堂者美楊氏子善事其親而作也楊舊家
姑蘇子從其親役行伍于武昌親甫衰而子既
代役雖流寓馳驅之際乃能致養而又將之以
敬可謂善養其親而善於為子者矣故作是詩
以美之

有堂渠渠江漢之湄孰其居之君子攸宜君子攸宜其宜[illegible]
曷為有子致養容色怡怡
有堂渠渠俯彼江漢孰其居之君子攸衎其衎伊何終焉
泮奐養以敬將有子灌灌
念彼有親養孰不致或敬之衰犬馬何異惟此能養瀡滫
斯備敬以將之以順親志
親志既順親心孔寧孰曰流寓不安厥生親其壽矣百福
攸增子其孝矣尚格于神明

有堂渠渠四章章八句

雍睦堂為大學士金公賦

翼翼斯堂美輪且奐君子攸居君子攸行○其祏維何
孔是宜式相好矣如塤如篪○亦孔是宜亦孔之浹如塤
如篪亦孔之叶○維此君子厥德不回或顯或晦爰際令
時○顯而仕者金馬玉堂晦以有待厥聲載揚○噫彼與
人孰匪同氣或鬩于墻胡不增愧○載瞻斯堂道豈遠而
將感而興請誦我詩

翼翼斯堂七章章四句

五言古詩

送陳檢討嗣初致仕

知止諒難能衮公實勇爲雖當衰暮秋值此承平時
浮榮叔方盛茲獨甘遠辭翩然歸去來去去無復遲朝出
城南門見者爲噓欷鮮颷振袂縭日照路岐執手重相
顧躊躇懷故知文旌行邈矣悵仰不可追安得凌風翮
赴東南涯

鐵松軒爲陳同知作

荒服佐一州聿此夷俗安雖荷　聖書寵寧不懷豢
飧託物聊自况公暇長相看鐵堅不易撓松勁凌歲寒感
之既有得起坐當夜闌願言保終始立政良獨難

送李侍讀學士乃嗣田

清氣澄碧空鮮飈生夜涼汝雖語術宇侯鴈翩南翔節物
易變遷遊子思故鄉駕言發明旦欲去猶彷徨載瞻九霄
上峩峩白玉堂中有鶴髮親摛詞煥天章黼黻唐虞化以
致　寵光昔子趨覲時五色班衣裳承歡戲膝下日
日稱壽觴茲晨欲言別別意悠且長大江西南來泛泛一
葦航遠涉在善保毋勞贅中腸行行勿復道崇德尤所望

送文理少卿吕公致仕

妙道寓進退榮遇貴止足茫茫宇宙間達者誰其續君子
遭良辰持身尚清肅晚副廷尉卿忠蓋久逾篤一朝謝華
去歸歟鑑湖曲湖水清且閑輕颸漾寒渌臨流日徜徉濯
纓酢嘉木悅仰何所懷高風起林谷漢廷二大夫千載希
芳躅

送汝弼侍講分韻得離字

遊山有浮雲祥飈逐高飛徘徊若車蓋倏忽如白衣終焉
成五采悠悠臨太微依倚日月光華采何離離色映紫金
闕彩護白玉墀茲晨還故鄉驚去江之湄松楸與桑梓煩
焉爛相輝所期在霖雨毋負明盛時

三月一日同史館諸公暨孫太守曰良遊朝天宮分韻得陰字

元祀將暮春清賞遣中襟爲期屆朔旦孰不懷幽尋細
適賜假雲赴偕纓簪亦有五馬客聯鑣諧夙心都城西北
隅於焉一登臨綺構敞福地臺殿靚以深金碧互照耀白
晝殊蕭森壯哉三神山縱觀歷嶇嶔陽和藹百物天高無
積陰感此節候嘉朋酒醉復斟與觴迭酬酢德將意逾欽
契闊方外人爲樂良在今

賞菊分韻得路長二字

東朝房後菊花晩秋始開而東里先生所種者
特盛時先生與建安先生俱處暇日邀二
王與周錢四先生暨予同為一賞乃以常態對
詩句之不在賞寄之雲路長之句分韻為賦
我我紫垣東直廬近天路樹以黄金花采采綻秋𥳑藂
爰鮮纈佳色沐涼露鉅公蔚文彩縱賞信稀遇擷英泛瑤
觴滿滿不饑愛清談間霏霏欣然笑相語良晨豈易逢蟋
蟀已在戶十載且莫期聊茲得真趣
人生貴適意不在桃李場趨舞回香風吳歌協清商何如
一尊酒共對晩節芳白日遄欲暮為樂殊未央覯物動遐
思元亮隱在望安逸庵仙　躋攬巒巒然鄭然敬賞雖暫
遠忘勁節可追為　國願彌重永保歲尺長

賦得葵丘送歐陽哲主事赴河南僉事

周轍不復西蕭稱任安攘葵丘講宿好深國毖感遼宰孔
澤九天賜胙忘莫當登嘉既下拜職此同尊王五禁既已
中假以彝綱常日月倏千載陳編尚昭章君行奉明詔與
學應龍亢攬轡歷中原於焉或徜徉顧瞻夷門山對此同
荒涼遺跡淪茂草奚為增歎傷所期育英才清濁仍激揚
巖霜肅河洛又風藹虞唐于以裨
聖化贊宣洋洋洒彼衰世事肯使俱流芳

脩　周君功叙處賞菊分韻得籬字

歲月逝荏苒雨露倏凄其高林競搖落墓草亦已萎佳菊
逞芷蘆芳叢獨成蕤花開黄金鈿采采盈綠枝紅白各爭
艷晩節香益奇君子具籩豆同志欣有期列席當前榮酌
以白玉卮擬漿泛落英獻酬歡相持浮生貴行樂書田能負
良時懷哉陶元亮何必臨東籬

謝孫醫士分韻得橘字

六氣有乖戾生靈致疢疾使非藥物功奚以遂安逸龍宮
出奇方思邈傳往日探究濟世人於焉廣仁術林間董奉
杏井上蘇耽橘陰德諒同符令名亦傳匹

送餘姚知縣王維以保留復任

新朝務更化銓選精有司如何奉承者顛倒妍與媸餘姚
古名縣王尹素有為及時勸耕桑頻年鮮寒饑懦弱賴扶
植狂梗無所施敦化亦有興士類譚書詩一朝解印去所
歎良狹私遂令閭閻氓比屋生嗟咨爭先詣當路遠道相
追隨懇懇五千人開口同一詞願留我父母庶以終仁慈
封章控輿情遥上白玉墀穆穆
聖天子惻焉閔群黎王音下九霄還治欣有期朔風正栗
烈積雪凝寒威飄翩兩鳧舄征途邈逶迤崢嶸歲云暮去
去安可遲豈弟諒益敦旦暮勤撫綏上以報
國恩下以慰民思

詠竹送雲南同知彭俊赴任

脩竹貴土植南中遍猗猗低垂翠羽葉秀挺碧玉枝飛埃

不受侵物表呈清姿若人佐邊郡遥遥度滇池此君諒可
愛比節誠其宜冰霜極凜烈晚歲當堅持亦以備簫管吹
之鳴盛時大廷雙鳳凰感召同來儀

静學軒爲永清教諭維立志題

齋居散虛曠不有城市喧晨與滌靈臺兀坐澹忘言外物
了莫干清芬挹蘭蓀聖賢儼相對編籍道乃存載緣伊洛
流遠窮深泝源竭亡兄卒爾此意沙延論

雙峰八景爲吉水教諭廖雝題

雙峰疊翠

雙峰屹百仞競秀何岩嶢挺然群山上勢欲凌丹霄下有
隱者居長年謝塵囂

芙蓉翠屏

高門起峩峩芙蓉儼相對峩峩疊雲錦屏羅列簷楹外螺髮
終登臨暇日欣有侍

東溪絃誦

書舍開東溪據此清幽地春誦方琅琅夏絃復相繼清聲
遠有聞相鄉自先世

西源耕牧

沿耕衍足旧散牧得善地眷茲西源幽所賴成活計生涯
太平年陶然樂終歲

荷池月鑑

高荷碧參差池水湛不流明月何皎皎一鑑涵清秋細詩
涎月人去矣竟不留

松逕秋濤

太空澹沉沉萬籟秋初静怒濤倏爾來洶湧發松逕不斷
塵俗喧惟数起清聴

白沙霜鐘

霜天耿欲曙何處来鐘聲聲聞白沙市古刹猶鏗鍧感此
懷豊山以特當自鳴

青山雪樵

飛雪滿青山米薪復何處行行願言歸雪没来時路安得
見重裘賑恤開府庫

送訓導王倫齋考試還武昌府學分韻得持字

京闈較多士鄂渚歲還期雅好伶嚋昔中情豈臨歧秋秋
露繁佳菊有餘滋落英何来来慰此離別時北風飄輕
帆川途渺迢迤無恙在瑜摘去去勿復遲子弁史延佇師
道當自持

松筠書屋

別構依雲岑伊人讀書處蕭洒庭階前不種桃李樹[illegible]
祖徠松舊[illegible]蛟蚪怒脩竹削琅玕猗猗翠交互危[illegible]
尺秀色[illegible]煙霧空際來鮮飆奕籟自朝暮書餘每相[illegible]
之發清[illegible]豈伊暢中襟於焉吟高慕梁棟須大材[illegible]明
堂且作[illegible]栻新菅雅奏諧韶護行用既有期素志當毋負
時哉復[illegible]千載乃良遇

諒有懷袱蔡縱徐步欲訪寒梅花暗香不知處

送陳文赴雲南布政分韻得異字

滕幢利川遊騏驥遄陸逝吾人抱通材適用自超異美哉
山川英毓此穎川裔詞垣騁才華妙齡擢高第經幄闢鴻
猷倏荷方伯寄六詔古要荒
聖澤頼速被阜馬摑政聲行矣毋留滯離別安足論左期
展經濟

題畫梅竹

群木凋落餘蹶吹方栗烈踈梅吐孤芳脩竹擅貞節江空
歲將晏見此兩奇絕畫圖永相看勵操在高潔

泰然窩爲胡尚書乃弟克恭作

泰室絶垢氛喧囂不經耳端居淡無營靈臺湛如水眷言
皇降衷仁義均付畀耿耿方寸間充焉具衆理外物了莫
干不言喻四體嗟嗟牛山木濯濯良有以斧斤何紛紜牛
羊日蹊踐盡去反我躬存養自今始萌蘖當生遂成材終
秀美

甘素

脫略塵俗務早從黃冠師遊心萬物表守靜恒無爲采薪
煑白石聊爾充我飢時從劚黃獨亦復茹紫芝招招雲中
仙鳳笙迭雙吹何當跨黃鶴同赴瀛洲期

芷齋爲郭用楷父作

卜築大江濱植物各所宜芳芷何菶菶羅生遶庭墀芬色
侵管席清芬盈董帷詎云化蕭艾敢謂同蘭芝君子尚懿
好生平託襟期春秋八十餘芳聲恒自知對此謝塵累終
歲永相怡

雲林書舍爲羅副都子作

築舍依雲林端居謝塵事經籍恣冥搜力學期造詣嘉木
蔭我門四時對蒼翠一一棟梁材大用須匠氏開窗長相
依牕戶藹陰翳神龍待相從爲雨當溥施感此心悠悠良
時期自至嘉會詎云乖勗哉副都志

黔江三瑞爲謝牧知縣作

黔江乃僻縣里俗舊雜夷謝令始下車善政日以施辛勤
督教養窮閻遂怙熙羲歲維癸亥三瑞迭見之佳禾結並
蒂秀麥垂兩岐紫燕産異雛潔白呈奇姿眷此皆物類休
徵如有期昔賢守穎川治績衆所推嘉禾生府中鳳集同
一時盛事傳已久遐羙當在茲永言崇德化芳躅寔難追

有恒齋

天地有恒運日月有恒明恒性具人心斯爲萬物靈匪資
問學力孰不紛變更齋居慕進脩外物了不驚魚躍在深
淵鳶飛戾青冥至理諒所見于以愜此生

送周大尹仁本還內黃

宰邑方奏最星言駕回軫靈雨注早凉長驅到封畛憶昨
強壯秋師儒被汲引牛刀試邦畿善政藹蘆敏慈祥布
皇化勞來紓民隱閭閻息瘡痍田里免飢寒歡懋感恩勤

尋樂習先生文集卷之二

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前翰林編修後學莆田黃仲昭校正

七言古詩

送周廷儁從乃兄時立還吉水　自號山溪小隱

山溪小隱仙者儔瓊林瑤樹橫清秋興來放跡萬里遊去年雲川聊艤舟賢郎祿養遠相迓芹泮歡從期月留今年翱翔謁神州玉堂岧嶤九天上令弟摛詞昭帝歡賜得頒封香沸馣怡怡勸醉情綢繆却憶慈闈雲白頭定省便擬歸故丘褒衣大帶辭交遊是時天高暑雨收涼飆西來吹行騶塞予把袂臨道周壯懷磊落輕離憂因思先子溪函翁官終文學推儒流所存者仁積者優真宰錫報如計籌蘭孫桂子俱琳球出入仕止誰與侔嗟哉山溪小隱休暫來復去奚所求冥鴻一舉向寥廓令人不見空夷猶

清適軒為倪千户題

華山之陽久歸馬放牛曾似桃林野只今海宇同承平乾坤一統邊塵靖　九重垂衣位九五桓桓武臣猶偃武士如貔貅夜且閑擁騎歸休日當午日當午長如年柳營陰陰浮綠煙床頭時展六韜書架上還披百氏編門前忽聞剝啄有客指過赴佳約抱琴且莫弄商聲對酒何妨縱歡謔醉來每共賦新詩按商列羽稱絕奇何當擬作清平調永同群庶歌雍熙長願躬逢　明盛時

墨竹為孫太守曰良題

名家墨竹擅瀟洒湖州一派真絕奇何小匠意當振筆妙在兔起鶻落時近者姑蘇夏舍人毫端往往傳真淄業煙雨迷湘浦四壁風雲生渭濱一時　京國爭好手士林屏障家家有交州太守欣得之何用清陰數千畝此君貞節端足誇畫中相對增咨嗟但持晚歲冰霜操莫羨東風桃李花

東皋草堂為禹鄉湯指揮賦

東皋勝地臨珠湖草堂獨擅風物殊一區寧羨大夫宅環堵真成儒者居終歲喧囂隔清樾城市山林夐幽絕瀟灑漣漪翠縠浮遠岫參差錦屏列堂中逸興誰與同將軍退食何從容蛇弓羽箭槐陰日鶴纓茸鞭花信風素心不獨能好武靜把詩書閱今古芸編滿架懸牙籤好共鄰侯同比數有時賓從相追隨文旌武旆光陸離彈棋擊筑頻移席酌酒鳴琴仍賦詩鳴琴酌酒休草草宮閒何幸逢熙皞願挽銀河洗甲兵長同逢掖歌天保

煙波漁樂

泛泛一葉舟取魚煙波裏朝來正值宿雨晴江頭無風浪不起取魚但願倍常時全家活計長不虧有魚多為沽美酒醉對婦子同熙熙却憶農家事耕織官租未了又供役

畫梅

江天搖落歲云暮陽和先着梅花樹水邊籬落淨無塵獨

對冰霜守貞素憶昔羅浮山下村啁啾翠羽半黃昏歎人
聊此暫相見淡粧靚服今徒聞淡粧靚服誰所擬畫裏傳
看心亦喜美人兮美人脉標兮千里一夜思君月滿庭夢
遶江南渺煙水

蓮湖清趣為廣東布政周幹作

平湖演漾澄碧荷芙蕖菡萏鮮且奇紅粧玉蕊翠羽蓋隱
映萬頃青琉璃此幽景勝渺何許乃在瀟湘洞庭流繁華
豈羨西湖蘋藻幽絕似濂溪濂溪亦重無極翁愛蓮不
與世俗同芬芳從此遍伊洛君人百歲懷宗風宦游一自
東西去南服句宣重回顧何當盡取藕如船頓愈沉疴慰
黎庶

題牧牛圖

單衣牧豎誰家兒騎牛遠過向西陂春煙淡淡春日遲豊
草匝地牛正肥牛肥長得供耕犂正逢海宇臻雍熙金城
湯池息鼓鼙田單火尾無所施龍文五采將奚為但期畜
牧常相宜九十其犉蕃息時考牧茲壯願莫遺上有秉田
良有司

題岳陽樓圖

岳陽樓高椎嵬俯瞰洞庭何壯哉綺牕綉户逼南斗下視
湖水如尊罍憶昔憑欄窺吴楚目極東南豁襟宇別來但
覺春復秋披圖忽遣相思苦惟時亢旱嗟頻年樓前湖水
空連天何當挽取作霖雨頃令枯槁回生介

寫景畫竹為僉事張思安題

昔年放棹湖湘曲為愛貧篁削蒼玉長竿簁簁拂紫煙對
之豈戀令人俗此君為別今幾秋夢寐飛夢心悠悠畫圖
忽爾一相見妙筆肖讓文湖州湖州巧奪造化理此圖瀟
洒更誰比東廡猶疑蒼雪飛枝間既覺鮮飆起[illegible]君衣綠
今重臨湖湘鳳[illegible]林天寒歲晏相勸[illegible]圖豈[illegible]平
生心

袁州知府何澄為郡人郭瑾給事作山水圖求題

青山岩嶂闊芙蓉層巒杳嶂橫蒼穹白雲片片間纍翠似
接峨嵋千萬重山下湖光漾明鏡碧波一色涵天淨湖邊
喬木列森森人家占得湖山勝人家共喜逢時平年來難
大亦不驚煙迷渡口舟過客白日欲暮孤舟橫伊誰貌入
畫圖裏竹鶴山人性所喜山人出守向宜陽郡中為有佳
山水山水怡情清晝長公餘無事退黃堂興來隨意恣點
染筆興造化爭毫芒黃門郭君郡中彥得既新圖增款義
官舍頭田清秋時恍惚故鄉長對面我家清江江上居烟
霞近隔咫尺餘謝官他日共歡賞寄書先折雙鯉魚

題蘭亭圖

越中佳景世所稀山陰蘭亭尤絕奇層巒積翠水涵碧茂
林脩竹相參差春光滚滚清將暮修禊臨流得真趣衣冠
列坐泛羽觴半醉揮毫賦詩句是時河洛皆腥羶神州陸
沉嗟幾年江南猶幸鍋文物良辰相對心陶然韶華一去

御容易永和癸丑非當世芳躅叙實千載餘圖畫那從想
遺蹤

題漁樂圖

有風晝靜江天杳江水無聲波渺渺漁家隨處是安居豈
論一蓑孤舟小一蓑孤舟東復西婦子寧得嗟分携朝朝
暮暮事網罟不勞蠶織無耕犂君不見田家蠶生絲已[illegible]
禾苗未青糶新穀漁家獨幸謝征徭衣食長年聊自足

題范蠡扁舟遊湖圖

五湖朝夕紛如沸煙浪滔天渺無際若人何處載扁舟安
穩渾疑履平地憶昔吳宮荒縱餘忠臣慷慨捐其軀天將
人事討已定姑蘇一鼓成丘墟相時戰勝功[illegible]小免死翻
憐烹走狗陶朱賤名甘自汙風清月白海[illegible]曉君不見大
夫種當年與顯融功成眷戀竊所從犯[illegible]不來竟殞貽
幾有作真達者後生誰似陶朱公

送陳侍讀叔剛歸省

宿雨朧初霽苑樹含鮮飆玉堂有客潁川裔
詔從歸覲初辭朝嚴親遐年七十幾[illegible]叔昔從[illegible]莊
史榮膺福壽更康強歸覲寧論逾[illegible]　看君折桂遊
鄉傳揚星富春秋姓名照耀黃金[illegible]官恩命儀而
皂信史須儒碩預勞高擢清華職禁林風月每多情
聖治補張自朝夕信史年來仍纂脩經[illegible]茂凝皆名流詞
翰喜賛天德儒術頻將閎帝猷大廷[illegible]懿駢蕃至超拜

還令居近侍一生何幸重斯文昌期千載遭際旋行還
是勤孝思遠涉肯為炎蒸避百壺美酒共追餞冠蓋如雲
臨路岐羨君得意送君去分携未必縈離緒行色總揚潞
渚帆鄉心已遶閩山樹閩山樹色連青蒼林端夜夜騰輝
光繡衣新製出宮錦還戲五采斑衣裳繡衣斑衣互照晰
聖恩圖報心應切忠情好逐故山雲日日從龍到[illegible]

一樂堂為林脩撰文賦

我愛一樂堂人好物亦好上挺長年不老之靈椿下蔭四
時獨秀之萱草萱草靈椿生意多堂上雙親衰鬢皤坐看
丹桂滿庭前六枝並茂陰婆娑往年海徼秋風起一枝香
徹蟾宮裏芬芳吹落金鑾坡從此英聲滿人耳　九重
天上頒龍章　恩封錦勑來高堂椿萱詭鵠好顏色五
枝粲粲增輝光盛時又乞寧親假歸拜雙親到鄉社賜金
內帛出愈奇為壽歡娛足閒暇足閒暇清晝長墳籍叶奏
樂未央鳩行同舞斑衣裳願祝雙親壽千歲殷勤更進流
霞觴

徐太守畫梅為李奎御史題

八十一翁徐太守歸老清江十年久幽情隨意寫梅花寫
真獨出時人右郡中舊說揚補之太守天機尤絕奇雪飛
宮禁花初發春滿千枝仍萬枝千枝萬枝擁瓊樹不比荒
山零落處自然一種氷玉姿半點塵埃莫能污文章政事
相府官誓與茲圖同歲寒吳中此去徧攬巒風霜隨處宜

看

題群鳥圖

從來何處春風早翠竹緋桃春正好一群嬌鳥趁陽和為
愛春光渾不老啁啾自鮮發天機千聲萬聲知為誰小窗
側耳不厭聽却信爭鳴皆有時時哉爭似丹山鳥五色文
章世應少千仞飛來覽德輝日出梧桐上林曉

題蘭亭脩禊圖

崇山峻嶺森聳嵬茂林脩竹山之隈山前流水似碧玉穿
雲出谷來縈迴高高亭子依山麓佳景從教擅幽獨絲朝
只遺護煙霞頃刻何曾雜塵俗衣冠雲集同遠迩二三五
五臨水涯羽觴次第泛綠醑引滿欲醉催題詩書中[illegible]
應堪羨筆參造化還稀見古人脩禊向蘭亭形容感慨寄
能辨憶昔蘭亭脩禊年永和癸丑三月天會稽山陰幽絕
處四十三人紛後先四十三人何斐斐一觴一詠允容與
群風和暢愜心情管絃不必宣宮羽就中蕭洒王羲之清
才逸興擒雄辭鼠鬚攄筆掃蠒紙字體絕妙臻神奇惟時
[illegible]擅稱河洛城市丘墟正蕭索生靈百萬肝腦枯江南
擊重門柝江南猶幸沈席安胡塵北望雲漫漫群賢相
復相笑俛仰宇宙聊一歡吁嗟盛事今千載蘭亭已無
榛莽披圖謾為賦新詩復倚西風增感慨

曲江雲舍為黃棠御史題

白雲起悠悠遠在曲江上江上親所居雲飛杳相望雲飛

煩表天一涯令子作官　明盛時繡衣光照青驄馬賞
花椿樹空相思萱花昨日先朝露暮景惟餘大椿樹庭闈
存没總乖離夢中時有承歡處嗟哉雲兮秋復春見雲似
見白髮親但當努力忠與勤行看明日荷
恩典五花官誥頒楓宸

筠川書屋為李信圭知州題

沄沄川中水籊籊水邊竹寂寂川上居長年謝塵俗塵俗
不到何幽奇清河太守曾棲遲蓄書肯數鄴侯富緗帙相
親年少時起家一躡青雲路故山田首知何處感物徒歌
淇澳篇牽情謾憶滄浪句宦成明日行退休歸讀舊書尋
舊遊燕翼令子貽孫謀瀣波坐對足真樂珊珊環珮鮮飆秋

題山水畫

[illegible]嵂磅礴山之祖屹立層霄萬仞許峯巒四出勢騫騰宛
似[illegible]并鳳舞龍翔鳳舞東南來江河交割俱崔嵬奔馳
千[illegible]或[illegible]列屏卓筆真奇哉英靈不獨鍾物寶生賢輔
佐[illegible]造乾坤整頓叶清寧霖雨周四瀚枯槁蘇綿一語
畫者誰筆端點染欣目之層崖疊嶂列遠近碧嵐翠靄淡
參差依稀老屋長年住何人遯跡消塵慮亦有滄波把釣
徒泚洗輕舟得真趣此身獨善良不宜英傑自古須逢時
都俞吁咈事非偶時乎不用將奚為

齊壽堂為新淦黃端式作

酡顏華髮[illegible]上親燕榆暮景何欣欣此生偕老幸同室同

隮壽域逢良辰良辰政此臻熙皞瑞樹萱花永相保老永
皇彩復騰輝昨夜分明照晴昊每慶懸弧設帨時幾回
爲當佳期挂于蘭孫祝嘏捧金波瀲灔香滿巵金波欽灔
真仙醴醉後猶從奉甘旨綵衣五色舞婆娑人間此樂應
誰比

畫梅爲經歷楊言恕題

黃堂太守徐姑孰瀟洒襟懷異庸俗平生留意在梅花寫
出千枝萬枝玉暮年致仕姑孰還應如和靖臨孤山時時
弄筆一寫真相對貞姿心更閑年來無奈成故物展玩茲
圖爲披拂臨風惆悵賦新詩謾惜氷魂玉爲骨

畫竹爲潘鑑主事題

朝紳舊寫青琅玕九龍山人稱獨步三昧全歸夏舍人往
往傳神托縑素長竿每恨碧落低嫩篠亦與浮雲齊鮮飆
驚鳳有時舞宿雨鷓鴣何處啼林間峭石森蒼翠不似薰
蕕謾同器貞姿勁節好同看比德須求畫中意

碧槐丹杏亭

世家倚鑾宮作亭據幽勝佳木森碧槐鮮葩雜丹杏碧槐
遶檻垂濃陰丹杏爭妍春滿林官閑長晝坐相對几席不
遺纖塵侵儒書採討平生志自飭還期在康濟陰功蕪醫
活人心陳編洞究軒岐秘吾聞王晉公手植當庭前子孫
相望仕炫赫耿光奕葉猶延綿董奉有道術治病居匡阜
十餘萬樹種初成活人愈多功愈孚嗟哉此亭猶足誇嘉

土植物同韶華靈椿百歲沐天澤棠棣連理發春花亭中
美人應好在遠大還須自期待時需不負
聖明朝家庭他日生光彩

種德堂爲考功彭勗郎中題

種樹良已難種德孰云易樹成須十年德報傳奕世君家
種德多活人父祖以來甘隱淪讀書有道抱經濟施藥燒
丹推至仁乃知種德勝種樹封植百倍功尤著諸孫已躍
蘭桂芳當代應期揀梁具英英御史尚書郎宦數奮飛鴻
鴈行後來賢嗣籙佐縣中丞華冑增輝光君不見董仙丹
杏蘇仙橘寥落荒煙竟何益寧似君家覃澤長簪組蟬聯
播聲實

奉親堂爲羅淵庸作

高堂奉雙親殷勤具甘旨身著斑斕衣兒戲向花底花底
婆娑白日長膝前同勸黃金觴再祝雙親百年壽百年歡
樂殊未央太平時節今遭際天開壽域唐虞世酒肉駢蕃
絮帛多　恩光遍爲高年賜

石壁八景

石壁之區宜隱居何由秀氣鍾扶輿青山綠水互盤繞四
時佳景應何如石壁山高幾千仞晴嵐曉起光相映頃刻
龍田雨意來片片濃雲結陰暝曲江之水清且閑漁唱時
和聲潺湲欸乃自發愜人耳煙迷斜嶺鶯語閒清泉遥向
雲根瀉涓涓一脈碧山下明月高懸白玉盤碧波冷浸秋

雲岫軒為謝狂輯題

浮雲本無定飄飄逐風飛從龍既有托列岫終所依憶昨從龍九霄上中天日月光相盪崇朝變化作甘霖豐年屢慰生民望生民飽食安恬熙功成急退寧後期閒閒隨處被膏澤正是無心出岫時無心出岫渺何許閣皂崢嶸乃其所翠連玉笥長往來錦屏萬疊橫天宇山中之人清且閒開軒看雲還看山佳景觸目堪怡顏還願雲行弄六合一雨三日蘇人間

一庭春意為建寧張英太守題

東風昨夜來綠遍瀛洲草芳菲滿庭前更覺春意好三陽交泰維此時暖律何勞陰谷吹勾萌甲拆總奮發一庭不

獨爭番滋嗟哉盛世五氣敘茫茫萬物同和煦蒼茲庶草亦蕃廡休徵來應誠殊遇建寧太守稱循良承宣德化由慈祥烝黎無附救麥兩穗今歲行提張漁陽黃堂政舉民懷惠提封千里皆春意彼圖還憶無極翁窗前愛庭前草交翠

平易子為贛州陰陽正術龍岡作

我聞平易子寸心無險巇世路悠且長流覽皆坦夷經挾青囊與孫箭南北東西縱奔走尋山直上崑崙巔嶔崟踞底乾坤小岷峨去去窮荒衡廬指點凌空蒼依宗岱嵳接華嶽嵩恒競秀遊相望飄飄白鶴仙栩栩青鳥下雲端引手一相招以似懸河談地理談地理究五行人間何處無佳城黃泉長夜發光彩白屋明日生公卿郤瞻析木津

[illegible]遊[illegible]中佳氣[illegible]衣上謁 金門晚[illegible]
[illegible]還下九陔今年復[illegible]然來觀光正值
明[illegible]刃觀
[illegible]十萬成又欲東去登蓬萊平易子北[illegible]

尋樂習先生文集卷之二

尋樂習先生文集卷之三

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前翰林編脩後學莆田黄仲昭校正

卷之三

歌行

奉和

聖製西苑元夕觀燈

皇明麗天揭日月光被八表何昭晰仁風消盡陰山雪遠
夷來庭誠悉發豈但北胡與南越時和五穀登嘉衆
聖化唐虞相彷彿堯舜雖遠同等列敬天勤民政無闕惟
時青陽日甲乙禮成郊廟謌頌説禁城又覩鰲峰出萬歲
山高因綵結碧空穹窿耿澄徹纖雲淨掃似玉潔冰輪挂
滿俱堪悦照見鰲峰儼天設層巒沓嶂總鮮閙瑶林瓊樹
森若髮　金宫貝殿齊高撒羽毛飛騰不可遏須臾紫
電交騷屑飲蠟尘輝猶白日花開萬頃紅蓮實翠華雉扇
來如稀龍輿廻自冊霄隲祇奉
聖母歡情溢宴賚還勑同臣弼士庶遠人意皆瞻覩光西
苑忘惻慄均荷　皇仁普矜恤稽首嵩呼動群物拜祝
聖壽欣相率願與生靈永安逸

瑞應龍馬歌并序

臣
聞
聖人作而萬物覩　聖治興而禎祥見斯皆感通之妙
有非偶然而為稀世之逢也乃者寧夏守臣以龍馬來獻
文武群臣俱蒙　賜觀莫不歡欣抃躍相與言曰此誠
上天以表　聖德之大　聖治之隆而爲
皇上萬萬年悠久之福　聖子神孫萬萬年悠久之慶
也臣濫職翰苑不敢無詞以稱揚嘉瑞謹拜手稽首獻詩
曰紅雲迷曙蓬萊宫門開閶闔　天九重獻來龍馬何
矯矯特立冊禁廻祥飆瞻彼龍兮安所擬肉騣巨鬣森兩
耳蘭筋權奇翼雙鳧長庚夾目瓊瑶體鬈毛鱗綴赤汗滋
霞彩噴口赭沫垂雄姿嵱崒志倜儻龍兮一種真神奇龍
兮神奇信稀有天駟儲精評云偶雷轟電閃孕育時神靈
呵護文先後眷兹西夏當乾方乾爲龍馬應匪常陋傳産
自余吾水流沙遠涉萬里長正逢盛世崇文治六合冲融
謌和氣烽燧無煙埃祲清嘉生福物蝉聯至龍兮龍兮復
呈祥歷考載籍踰章華禎符直與榮河比皇天永錫昭特
康憶昨　文皇御曆諸域瑞應光史冊于今再覩獻
昌辰敢效作歌歌　聖德

瑞應麒麟歌

皇風清　皇道寧光被八表昭文明九重閶闔映蕩蕩
輿圖一統躋隆平大開天庭朝萬國捧琛[illegible]贄來蠻貊扶
桑[illegible]亘若木西裸壤直接氷天北大邦或[illegible]城小邦如布
星孰敢不來享孰敢不來庭眷兹介處西[illegible]性呰窳
同俯生表稱有國在遐陬引勝中原[illegible]滄溟白
日揭鯨鯢幾千萬里風濤壯求樂

聖人臨御時曾率群醜覲赤墀自嗟生長於海嶠何幸獲覲
龍顏瓷沐鴻恩湛滂沛綺衣文飾荷寵賚下拜慨莫酬
皇仁大無外遂國宣 玉音有衆齊欣歡心傾葵藿俱
懸懸冀以臣妾奔後先伏聞
聖主膺寶曆九五龍飛今在天九五龍飛信稀覯和氣沖
融藹寰宇嘉祥乃兆麒麟出千載貞符應
明主貞符應 明主脩身挺恢奇非蠱不踐鳴律呂折
旋中矩行中規誓將獻 丹闕下國豈敢私接境千餘
國入貢同爲朝術以海嶠之方物驂以金鼇之後猊玄虎
與福祿彪炳相追隨均化仁義性無復張雄咸朝登蓬萊
宮羅列閶參差叩象胥進我旅導我意譯我語控我精誠
達當宁長跪雙膝拜且舞頓 聖皇垂衣裳日月與叅
光天地與爲常遠超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綿綿
聖壽期無疆

瑞龜歌

彩雲凝曙光曈曨中天閶闔開九重
聖皇臨御負冊哀嘉瑞遙獻遙來宮嘉瑞數傳白龜至靈
物從來產稀世大江之西彭蠡濱鬱勃沖融毓和氣眷滋
和氣鍾神靈不獨孕育瑤光星素蟾一夜忽變爲太白千
載同儲精崑山片玉眞堪比瑩潔無瑕出秋水洞玄先生
俗號傳緇衣大夫誰復擬甲蟲蠢動均有生三百六十何
盈盈三百六十此其長況乃稟賦超凡形憶有聖神申繼
作唐堯夏禹非綿邈洮鬱治水功德崇僅聞玄龜作出洛
與論因茲重四靈麒鳳神龍同一稱茫茫宇宙信幾有異
代間見爲休徵肆我
皇上位九五贊教洋洋布率土至仁大孝格穹感氣順陰
陽序寒暑坐令民物咸熙熙貞符屢見昭昌期祥麟已自
出夷貢景星復向天門垂景星祥麟豈常覯往昔家篆載
圖譜茲瑞于今又呈應我
皇明邁前古太液芳池澄碧流晴波如練肯浮游棲身不
戀萍草伏遂意還從蓮葉遊龜兮龜兮誠上瑞良由天錫
彰文治願祝遐齡壽
聖皇九九八十一萬歲

忠孝堂歌爲太師英國張公輔賦

析津之區兮 帝鄉潭潭公府開華堂堂前喬木摩穹
蒼故家培植流餘慶公秉風雲弼我
皇肅清內難 宗社康却超南海披炎荒雕題魍魎走
且僵元勳第一盛莫當分茅胙土恩汪洋追封先王頒寵
章令母加號偕輝煌復從萬乘征戎羌屢掃穹廬驅犬羊
歸擁金貂登廟廊
四朝社石衆所望功高載調陰與陽坐令八表躋虞唐朔
田更舞斑衣裳馳峯麟脯紛其鄉仙醴激灩黃金觴壽祝
慈闈千歲長承顏順色養無方爲樂 盛時殊未央惟
公生值熙運爲人中之傑端不常德業[illegible]河山

帯礪盟孔彰于國于家俱耿光君親兩篤求不忘勸令臣
子嚴趨蹌華夷同風人紀明忠孝奕世垂芬芳
忠義堂歌為遊擊將軍都指揮楊洪題
楊將軍才且武有誌不與凡夫伍一片丹心忠貞自誓
委身事　明主憶昔初發結髮時赤手可擒燕與幽桓
桓猛氣蓋滄海肯數羽林超距兒方今輿圖古莫儗上谷
茫茫亘邊鄙將軍昨從徙步來身作長城幾千里長城千
里虜與隣奇謀善略誰所倫或如吳起守西河或如李牧
誘敵人捷書次第奏
帝室往往奇勳書第一璽書相續慰勤勞厚賞還令進高
秩一家少壯今十餘二男兼讀詩與書平居更遣事弓馬
相隨幾度驅穹廬穹廬遠遁歸沙塞鳥飛鼠竄膽皆碎消
門武弁同巍我將軍從此功逾大功逾大安可量侯封努
力邈相望但期忠義永不渝高堂奕世增輝光
騰雲歌為江西按察副使焦弘賦
碧空穹窿淨於洗白雲何處隨風起隨風片片縱復橫飛
去飛來應有情南州有客觀風者徘徊為駐青驄馬桐柏
山前淮水頭故鄉勝處開林丘林丘彷彿雲之下陰垂朶
朶連松楸青驄馳驅思報國十載賢勞歸未得秋霜春雨
總興懷不獨騰雲動悽惻嗟哉昔賢狄梁公望雲思親[illegible]
何窮莫唐宗社輸丹忠好將勳業紀[illegible]赫豈但思親心
雲山草堂歌為楊司丞乃祖題
雲山蒼蒼草堂峩峩仙翁住在山之阿仙翁一去歲月久
留待雲山陳迹多雲山重疊色不改草堂奕葉生光彩層
巒曲澗舊此游喬木脩篁宛然在憶昔仙翁初息時山中
猿鶴長相隨壺觴對客每共醉杖屨攜[illegible]何所之良不屑
薦書謁
帝丹霄上綸音特賜歸有子官內相歸李嘗慮頭為滄堂
中盡日無喧囂祿養榮愉歡正饒清風兩袂輕飄飄高歌
竟賦昇仙謠草堂回首雖云遠內相當朝極騰驤四聖同
心託股肱幾回　封贈推恩典尚書學士并三孤恩典
蟬聯誰與俱於此虹霓萬丈餘照耀雲山連海隅嗟哉世
澤涸濟美鵷班復覩蘭孫起委蛇公退馭新圖草堂在望
渾伊邇雲山高高占神止
桂林歌送彭琉副使同年赴廣西
八桂成林蔽南土盤踞深根自前古異代因從置郡名桂
拖炎陬開會府日南綏懷何遐邇更連六詔臨海滴蠻煙
瘴雨雜嵐浸潮漏往往勞王師
皇家輿圖億萬里覃播恩威無遠邇閫外將軍鎮此邦將
鼓鼙數飭邊鄙嗟君持憲早有聲參贊戎事承
恩榮璽書五色發光彩稜稜霜氣橫邊城嗟我同年情相
別宦業相看發成譽善策由來貴折衝桂林明日妖氛絕
西園清隱歌為評事王怨乃父題
西園距縣二三里別業相傳自先世上有昂霄聳壑之喬

寺下有長渠汩汩之流永年來遶墻還種桑柔㮤槐柳森成行町畦小劃排禾黍奇花異卉多芬芳小軒開向幽偏処仙翁獨掃西園趣課童耕藝任辛勤邀客登臨恣歡聚仙翁住世村括囊西園之樂殊未央家人內助鬢髮蒼百年偕老欣同堂大兒朝夕奉絲侍滫瀡頻供能養志小兒擢桂官 朝端養分天祿時時至嗟哉西園翁此樂良足稱 朝廷不日為推封雙龍 恩榮璽勅頒林垌暮景何幸蒙

前有尊酒行送張和主事赴南京

碧梧銀床葉初凋凉生高楓田鮮飆僕夫在途駿馬驕美人南去情飄飄秋官擢屬 恩數饒香煙朝携下丹霄同所贈折衷挪高攀仙桂重當年好續芳名播無朽

[illegible]樂智先生文集卷之三

[illegible]樂智先生文集卷之四

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前翰林編脩後學莆田黃仲昭校正

五言律詩

題滄泊軒

布帛敦士行簪紱荷 君恩久職榮華紀猶懷滄泊齋衣無文綺美食有大羹存古道真堪羨今人孰與論

挽周功叙母王氏宜人二首

王氏閨中秀周家閫內賢古書曾歷覽婦德故兼全慈竹方深日蟠桃未熟年竟隨青鳥去池上變羣仙

子貴登詞苑夫榮佐職方 勅封初拜
命誥錫倍增光采藻思南澗娛萱愛北堂浮生渾是夢底事總堪傷

送邵陽知縣黃惠致仕

鴻臚官屬舊縣宰職銜榮解印心忘叨還家身更輕衣冠仙禁夢松菊故山情可愛金川水閒來好濯纓

岐山紫翠石室煙霞為王侍講一寧題

岐山疑異境紫翠出天然峭壁蒸晴日喬林翳暖煙地從王氏卜家自宋朝遷光彩生華閥下今四百年

煙霞幽勝處古洞敞壺閒兩地紺評際常時瞻霧閑殊塗通海島好景壯岐山塵外求仙者多應此地還

七言律詩

送鄒郎中應麟赴南京

渭樹江雲繫所思十年不見赴襟期才從客裏成歡會又向尊前悵別離極浦片帆涼雨後遙空一鴈早秋時夏官此去馳佳譽好似秋官衆所推

送同年江夔守宜春

縣置宜春自漢時郡城開治復相依五臺中起羣峰秀三峽東流衆水歸出宰正期元德秀看山好似謝玄暉藩封應喜敷仁化豈爲同年惜久違

賜雲軒

白雲一片起瑶空陰覆庭闈入望中筮仕欲期蘇季子思親已擬狄梁公身居冀北蹤無定日極河陽意正同他日錦衣歸故里却將綵服戲春風

送程參政晞復任

大江西畔古名藩佐政多才愜素論萬里風雲重奏最九天雨露又沾　恩隨陽鴈影聯歸旆拂曙離歌對驛樽共喜時清民事少徽垣静愛月當啓

送兵科戴給事中分歸省

黄門鳴珮曉珊珊歸覲初辭玉筍班鴻鴈漸隨蘭棹去雲霞欲傍錦衣還湖陰水色連喬木天上　恩光賁故山御勑榮親人共羨庭前戲彩更怡顔

挽邵都御史

一從　廷試登金榜便向朝行肯鐵冠風裁久持淸議內憲綱況復總臺端英撫夢入幽冥指望報國心存惜憲程

丹旐翩翩何處去蘭溪落日水光寒

挽周脩撰迪

禁闈角藝早相知天上年來見羽儀便殿日長承召久禁垣月出得歸遲不堪終病文園渴豈料遽爲旅館辭多少交游傷永訣雙揮玉淚吊孤兒

送曾侍讀鶴齡省母

綵衣五色製初成太史寧親此日行曙月暫辭丹禁早流澌遥載畫船輕官河柳暗晴帆遠故里花濃畫錦榮冬笋冰魚調膳處北堂諼草更怡情

送陳璉通政還南京

鄰舍情親總客居離筵把酒復何如霜松雪竹三朝舊白髮丹心六袠餘楊柳西風帆去後蒹葭落日鴈飛初此時撫景還相憶明日猶頻尺素書

送同年劉永遷都水司郎中往陝西經畫屯田

[illegible]昔仙郎拜命新乘軺遠去歷西秦屯田初擧千年策報國何慙一介臣柳陌雞聲關外曙花迎馬首隴頭春邊營從此耕犂遍廩粟應從歲月陳

送吏部黄侍郎讓致仕

瑩鑾桂館早蜚聲擢貳天官屬老成報國正當持藻鑑還家豈是戀蓴羹暮年詩酒香山會昭代衣冠洛社英況荷璽書隆寵數虹光從此賁簷楹

挽山東參政陳士啓

薇垣底事倏凄然羡譽多才衆所憐 永樂初科寮宦達山
東全地屬旬宣絡[illegible]蹤雨寒煙外旅㶊西風落照前丘[illegible]
共嗟歸路遠河[illegible]酒酹荒阡

送桂陽判官孫郁復任

夕郎風采憶青秋久向湖南判一州編户幾人傳德政郡
門此日別交游煙中柳色迷官驛雨後鶯聲傍客舟樽酒
不堪重載[illegible]楚天空水思悠悠

贈醫士沈以潛

海內醫師集上京幾人應與共馳名只緣二豎知秦緩每
似西都訪宋清濟物一生心獨厚傳家累世術偏精好期
種杏廬山下他日功成行亦成

賦得匡阜送人南還

計程遠別 帝三州又見匡廬界斗牛二水交流連楚
尾萬山擁勢到吳頭巢松入去應多日種杏仙成更幾秋
此去多情重訪古湖濱信宿滞歸舟

送孫脩撰中恭歸省

江鄉同對故山青桑梓垂陰接户庭我憶慈顏空悵别君
承具慶又歸寧秋風緑樹蕪紅樹夜月長亭後短亭得意
晝遊還戲綵壽筵莫放酒盃停

挽御史鄧棨父

里閈同[illegible]屋上烏蒼天[illegible]德與人殊内臺有子騎驄馬空
谷何年賦白駒陳跡未應淪草莽餘[illegible]猶自照桑榆他年

紫誥頒 恩命茲崇骨終承雨露濡

送羅貟外學古赴口北督餉

明廷荷寵褒裴向仙郎[illegible]外
臺官州牧勤時[illegible]獨上
雲蕭何運餉[illegible]遊勞穗裘掃地胡天迴笳鼓連營[illegible]月[illegible]
勳業盛時[illegible][illegible]符儒生寧爲戀青袍

送焦御史赴江西副使

璽勑經時下九陔故從栢府拔群才初乘月色辭中禁使
覺驄威到外藩白簡朱衣增勁氣吳頭楚尾淨浮埃到官
更值多冰雪江上梅花爲獨開

送同年杜御史時赴山東副使

同朝同好復同年君獨承 恩下九天莫倚長才輕佐
臬好恩當代重求賢朝陽葵藿心應切晚歲松筠操益堅
明日埋輪聲譽起山東全地總相傳

題澤存堂 宋文天祥繫獄時書遺于母男今其七世孫文欽寶藏之故名欽壯州同知今在翰林

日低南海竟凄涼萬里累臣欲斷腸冀北六年終閉獄渭
陽一札早還鄉連城趙璧空增價照乘隋珠自掩光珍重
辭林流澤廣虹霓夜夜照炎荒

送同年王貟外遅河南副使二首

冊詔求賢荷 聖情仙郎交薦總名卿黄金横帶辭
前殿玉笋分班出 上京雪竹終年存勁節陽[illegible]隨處
見忠誠河流久洒應須激豈待千年見一清

文星往日近蓬萊兄弟齊傳繞殿雷春草池塘頻有句夜
來風雨倏堪哀記成尚想虬騶召賦罷猶悲鵩鳥來千載
長沙同此恨幾人爲惜賈生才

送庶子周先生省墓

都門柳暗百花明載酒離亭送遠行不染天香和露重棹
移月色帶風輕故園松菊回春意先隴楸梧照晚晴自是
聖朝多寵數省僚故遣晝遊榮

送御史王讓巡按雲南

滇南全地入提封編戶齊歸 聖化中今日乘軺從此去
威時持斧有誰同路通荒服風霜遠天近殊方雨露通蠻
俗還須頻訪問只將輕典慰疲癃

送蕭寬員外之兖州太守

良才歘行幾人知 璽敕求賢衆所推州牧使教分虎
節省郎暫屈下 龍墀香煙滿袖辭朝日甘雨隨車到
郡時 聖化從來均覆載承宣須擬致雍熙

壽許彬編脩乃父七十又一

遐筭于今邁古稀生當巧夕是佳期蟠桃結實經千歲仙
桂飄香見一枝 天寵久榮初度日水衡恩重太平時
壽星微曉垂南極燦燦清光照酒卮

送陳璲檢討父以福清教諭致仕

槐柳陰陰紫陌晴南薰如水拂歸旌心隨明月辭
丹禁興逐閒雲到赤城報 國豈嗟雙鬢改謝官便覺
一身輕明朝家塾談經處橋梓同垂雨露恩

送按察使謝瑾還廣西

初聞奏最謁 明光使節南還又趣裝路入江湘頻從
月地連嶺海總飛霜圍藥書靜苔痕合梟府秋深桂子香
咸世平反多暇日好詢殊俗樂虞唐

送滁州推官孫景明還任爲予同年嘗任御史賦
以餞之

三年報政覲
宸旒考最新承 寵渥優雙佩聲移宮月曙片帆影落
海天秋節推善政終尤著柱史餘風況未休莫道郡僚非
得意也如騎鶴上揚州

送羅勉學赴江夏縣丞

黃鶴山前縣治開喜看佐政得奇才未論驥足超千里先
拜 龍光出上台幾處砧聲風乍急一行秋色鴈初來
此時南陌分攜處莫厭匆匆酒滿盃

送劉侍講洸弼祭祖父題得赤壁

丹垂峭壁禁江頭誰共坡仙賦昔遊舟泛良宵來縞鶴簫
吹幽壑舞蒼虬水流不記當年事月色還餘萬頃秋此日
詞林兩京客重臨詩思更悠悠

西山歸隱爲前按察副使傅禮作

別業曾聞羨輞川西山勝處更幽偏偶因持憲成長往却
喜歸休屬暮年菊綻幾叢涼雨後花垂五色曉風前悠悠

清興應誰共時有閒雲伴醉眠
送盧參政玉潤赴廣東
天街雪後淨無塵送別都門握手頻把酒謾憐春色好臨
岐聊贈柳條新遠過庾嶺雖千里豈似陽關無故人早晚
旬宣南海上炎荒草樹一般春
和春坊諭德黎潛輝早朝謝恩二首 其人自南雲知州用一揚閣老薦遷
九霄曙色動朝端涼襲宮袍露未乾劍佩聲隨香霧合旌
旗影度月華寒 大廷侍從多周士盛世威儀肅漢官
共喜東僚新拜命還同載筆直金鑾
一麾出守滯多時又沐 恩波拜赤墀士論久因科甲
重宮臣新荷薦書務秋風紫燕誇神駿曉日文鵷振羽儀
粉藻治平應有待 聖朝正此際重熙
送御史汪景明赴廣西參議
名藩佐政衆稱宜榮擢 除書下赤墀栢府霜威留別
愛桂林秋色到官時天連百越炎風靜路出三湘落日遲
聖化旬宣無遠近編氓早見息瘡痍
送祁陽知縣廖九有復任
蒼龍闕下拜恩榮川路迢迢誕去程 帝里晴雲夢爲
遠宦河涼雨片帆輕早看到縣蘇民隱何用臨岐悵別情
循吏從來光史冊莫教卓龔擅芳聲
送太平知府徐仲敬致仕
老辭銅虎出楓宸恩慰高堂白髮親二十年來賢太守六
千里外獨歸人忘憂萱草慈幃曉遺愛甘棠故郡春還遣
石龍江上月梅花相對轉精神
送御史程富巡按江西
相送都門握手頻爲憐出手朝紳內臺持憲聲華久南
服分巡 寵命新霄漢九重勤戀闕風霜一道擬
埋輪咨詢何愧皇華使早見封章達紫宸
送同年楊翰御史巡按廣東
寵荷綸音載使軺天連嶺海路迢迢嵩揚暫許辭烏府豸
角爭看下碧霄威肅風霜千里迥瘴消煙雨一時消分巡
莫憚頻咨度好效忠勤答 聖朝
慈愛堂爲金小兒賦
嬰兒抱病每相親爲有良方究趣人累用君臣收近效心
存每每見深仁陰功應得垂來世紀者何煩種早春
送同年周鈴知縣考滿赴京
京國多年傳美譽豈學挾術更遊秦
考最榮沾寵渥新爲臨花縣重安民漢廷舊昔稱循吏卓
昬于今見幾人四境桑麻村落曉千家桃李海邦春同年
相贈惟忠藎何用離筵酌酒頻
邁樂習先生文集卷之四

亮　廷薦曾推杜正倫還有鳳毛能報國何妨鶴
髮乞閑身故家書展蟠溪上重見鳳生湍座春
送太僕寺丞□□信陞陝西苑馬寺少卿
監牧秦中驟□□□新拜小　龍堆三十道路經行
處百二山河□勝時□別□期能報國分憂何必重臨歧
明朝驛使西來日定有魚緘慰所思
送柯知州考滿還吉水
州牧超遷荷　聖情暫時爲縣已馳聲來朝自覺雙
遠歸去人看五馬榮淮甸霜餘紅樹徧番湖水綠碧波清
長途莫道渾寥落無限新詩紀遠行
送崔知府彥俊考滿還徽州

朱轓皂蓋任專城境內年來起頌聲徽國又稱文獻地使
君況重甲科名幾人襦袴秋風晚千里桑麻宿雨晴此日
虞廷重奏最　璽書還擬錫褒榮
送兩浙鹽運同知胡岭還任
故舊多情惜別離每因清譽慰相知功成煮海看今日任
重專城記昔時周道暫稱騑驂歷虞部還待鳳凰儀發動
岐路懸無贈爭李清霜脆擲枝
驄馬行春圖爲御史張琦題
江干驄馬去翩翩幾日承　恩別　御筵總度綠陰
深樹底又驚紅雨落花前風霜總爲宣街重雨露均霑
聖化宣民隱待看存問徧鳴珂早上迎明天

朱轓皂蓋任專城境內年來起頌聲徽國又稱文獻地使
君況重甲科名幾人襦袴秋風晚千里桑麻宿雨晴此日
虞廷重奏最　璽書還擬錫褒榮
送兩浙鹽運同知胡岭還任
故舊多情惜別離每因清譽慰相知功成煮海看今日任
重專城記昔時周道暫稱騑驂歷虞部還待鳳凰儀發動
岐路懸無贈爭李清霜脆擲枝
驄馬行春圖爲御史張琦題
江干驄馬去翩翩幾日承　恩別　御筵總度綠陰
深樹底又驚紅雨落花前風霜總爲宣街重雨露均霑
聖化宣民隱待看存問徧鳴珂早上迎明天

南京大理寺左評事前翰林院編脩後學莆田黃仲昭校正

七言律詩

賦得鼓城送劉知縣

汴泗交流繞郡城英雄已去若爲情大風謾信當時事芒碭空傳此日名風送水聲朝雨急天連山色暮雲平翩翩鳧舄翔過處吊古重臨感慨生

送侍講劉永清陞廣東布政

翰學儲臣荷　主知綸音新拜赴南陲宿虞方岳超遷日親董文章見用時已擬松篁存晚節忽發雞鳴向朝曦貪泉細酌遙遊處清操何妨更賦詩

送紀善林桓致仕

形骸相從白髮稀曉承　優詔下金扉久憐曹社長沙去却羨陶潛栗里歸黃鵠遠天偏得意白鷗幽渚忘機故山清興應無限塵土何由上楚衣

壽彭母七十其子琉任編脩撰封詩陞廣東僉事便道捧觴爲壽

萱闈陽生暖尚遲香飄瑞靄護簾帷　九天封勅頒恩日七袞慈闈介壽時且喜賢郎榮錦晝寧誇仙母宴瑤池繡衣今致長生祝孌進黃封酒滿卮

送檢討秦授陞四川提調學校僉事

儒臣榮荷　寵恩濃　璽勅新頒自九重與學令憲紀之官何處屬把封雲遙蜀國幾千里路出巫山十二峰早晚星軺應徧歷家家絃誦樂時雍

送御史高超陞福建提調學校僉事

聖主當時更化日憲臣群薦擇官時監司不獨持風紀御勅還教掌學規桂下張若曾自重閩中常衮更誰推行看八郡同欽羨夜夜文星照海涯

送周亞典縣丞赴寧國

賢良應詔被　恩榮騰踏亨衢出鳳城莫訝一官淹驥佐且從百里慰民生公餘風月應無限畫裏江山更有情此外正須成宦業故家元自重簪纓

送脩撰王鉦赴江西僉事提調學校

儒臣病把越江濱承　丑寧辭促駕頻憲節兼崇文教盛　璽書初拜　寵恩新豫章化雨千門霽彭蠡文瀾萬頃春明日都亭來驛使定傳美譽動朝紳

送檢討陳璲赴廣西僉事提調學校

太平　聖主初更化禁近儒臣早擢官興學豈論炎徼遠觀風要使陋人安湖南月色孤舟曉嶺表霜威幾處寒已擬閭閻絃誦徧他年桂海湧文瀾

送顧都御史佐致仕

盛時　恩旨許歸田鳥府朝辭萬暮年海內霜威猶自重朝端風采更誰先懸車忽入秋雲際戀闕心馳曉日邊珍重　璽書應好在榮光夜夜照林泉

重慶堂爲崔碧御史作

同游壽域盛時人三百餘年两世親元爽承驚無毳敢惹淡遊戲綵衣新两株椿樹參差暎一種萱花次第春猶喜蘭孫榮衣繡晝遊歸覲豈辭頻

挽熊都御史槩 一首

木稼那堪見盛時秋風官舍倏興悲白衣鄉相人曽羨烏府聲華世已推天意尚憐郎廟具日光還照鳳凰枝姓名不獨傳青史高並仁山樹墓碑

壯年報國竟如何豈待浮生百歲過風裁久從當代重霜威已見两京多泉扃長夜佳城閟薤露終朝故里歌落日山陽鄰笛起幾人雙淚爲滂沱

送浙江塩運同知胡翰遷憲副提調學校

两浙乘軺荷寵光崇文况復際虞唐朝廷治化元無外庠序重興定有方千里風霜開道路一時桃李遠門墻青青衿佩相迎處泮水應歌第一章

送陳修撰詢乃弟還松江

千里携書謁帝畿秋風又逐鴈南歸鱸魚未必懷張翰黄耳何煩報陸機江路輕帆懸夜月海灣喬木蔭寒暉到家亦有塤篪好肯忘難兄在瑣闈

送陳宗淵中書舍人致仕

聖朝優詔賜歸田携得天香滿袖烟　龍闕恩深惟一命鳳池官好却多年閒雲引興來空際歸鶴隨人到[illegible][illegible]

况有故山堪賞翫天台遥與赤城連

挽史安郎中以兵部尚書李慶爲同参賛總兵官王通往征交趾没于難

十萬王師討叛夷夏官参賛更相推丹心豈負輸忠處白刃何慚蹈死時將冏首土京秋色迥断魂銅柱夕陽遅當年誰爲傳遺筆千載光[illegible]太史碑

送揚吾備赴衡山縣丞

亭亭衡領鴈謝壓驪一命沾榮下赤墀瀛海風高帆去急衡陽秋晚鴈來遲宦情遥愛峨嵋秀別意難忘折柳時若道梅花勞遠寄只憑驛使寄新詩

送東平知州李湘陞知府

政成術吏慰齊民薦達中朝合重臣州守便從遷郡守古人才必異今人光二[illegible]旌旆專城早惠及閭閻屬縣春別後東平諸父老封章守[illegible]留[illegible]

送河南參政[illegible][illegible]芳孫致仕

名藩佐政久承宣白髮蕭蕭[illegible]暮年疏廣一心懷去位陶潛同調賦歸田故山入望雲邊樹客路兼程月滿船舊隱自堪娛暇日興濃多爲付詩篇

送李布政昌祺還河南

汴城千里去程嚴濟世寧辭白髪添方面幾年勞久任天恩今日喜重沾此身已誓勤群屬六計何慚著一廉明到更期宣聖化春風壽處藹閭閻

送李信汪知縣陞蘄州知州

清河善政動朝端論薦　明廷又調官總名雙鳧來剡北便令五馬向江干行踰朔雪恭將到惠布東風歲已闌稍吏已期同卓魯群驅召杜復何難

送樊教諭被薦選興國知州

謾說儒冠誤此生虞廷論薦有公卿講堂曾擬三鱣集甾服先膺五馬榮南國行人雲際路古時州治水邊城甾川明日春風遍田里應從起頌聲

和禮部尚書石首楊先生新歲作

感時群物總昭蘇化日舒長慰黑顒新曆又看除舊曆台符應擬叶禎符　朝廷布德乘陽氣郡廟同心翊聖謨更遣春風田六合歡聲無處不歡呼

德星堂為陳文編脩題

德星曾照潁川湄此日高堂重所思太史有占非昨夜賢人相聚自當時碧空懸象從來［　］閣清光奕世垂昭代還應傳勝事爭攀奎璧見孫枝

送陳虬員外赴延安知府

銅符新剖向西陲元老當朝薦所知不惜身辭青瑣闥只緣擧重白雲司河汪沙塞雙旌遠路出関山五馬遲威望能令群虜畏昔年韓范好相期

送同年王評事偕樊貨

棘寺平反屢有聲青春亍、假拜先塋郷門把酒同年別川路揚帆幾日程吳苑平蕪朝雨暗閶闔遙樹暮雲平壺公山下歡騰處多少人誇晝錦榮

送同年知縣張景還古田

黃甲聯名託故知送君北際又臨岐趨朝冀北雲來日空縣閣中復去時雨暗雨晴春欲暮花明[illegible]洛別應遙眼看卓書無能薦四首東風重所思

挽尚書趙琳

八座辭官鬢已蒼夢迷蝴蝶夜偏長[illegible]復歷夜近擬要曾依日月光官達　四朝應得意[illegible]奕世更流芳只憐洛下耆英會不見衣冠在故鄉

挹秀樓

桑園勝處架樓居秀挹溪山畫不如碧玉遠門應到海翠屏當座似環滁簷端樹色晴嵐裏樹杪泉聲夜雨餘佳客每携供眺處興餘還許對琴書

送教授張魁用薦陞績溪

一生志在跨金鰲坐擁皐比屢有勞領薦聊因隨鶚表改官暫為試牛刀縣當甸服千家靜山擁公庭四面高遐術早看成善政超騰不日見榮褒

味梅

種梅千樹繞雞牕佳實纍纍帶雨黃好似金丸應獨羨未登金鼎且先嘗將止渴緑兵華明日調羹屬廟堂世俗相看莫容易看花已自耐冰霜

挽禮部尚書張瑛

官遷八座有　先朝豈料蒼松不後凋宗伯已停名學
重景陵猶記寵光饒半隠斜日鄰春静一舸悲風旅櫬遥
墓石有文垂永世仃楊無恙竟蕭蕭

適安軒

梅溪終歲樂棲遲今愛幽軒景物奇争席無人雲是伴當
盃有意月相期池魚識處還依藻林鳥飛來不擇枝天地
從知同逆旅華榱廣厦謾纍纍

和禮部尚書石首楊先生喜雪二首

華夷萬國海天長農畝交歡百穀穰氣轉洪鈞勞燮理花
飄臘雪下蒼茫漫空縞素浮埃凈盈尺瓊瑤盛世祥一曲

南宫傳雅調絃歌已擬付師襄
連日紛霏迄夜長天家先報歲穰穰飛來仙禁知多少散
作恩波覺渺茫濟物漸紓霖雨望當時好比卿雲祥太平
有象昭　皇德感召還因共贊襄

梅坡爲劉主事廷振乃叔作

我家梅樹繞羅坡閬苑仙翁種亦多根到九原流世澤花
開幾度占陽和孫山有向憑誰識東閣無人只自哦佳賓
歌從知己閒調羹好聽事如何

送孫酒陳敬宗還南監

金臺驛畔曾纓轡南去還從拜　玉音河曲征帆垂柳
暗江干歸騎落花深鑾坡化雨重沾溉紫極文星遥照臨

秋深獨門相候處古壇木樹綠陰陰

送羅侍郎汝敬致仕

聖恩特許故山歸滿袖天香下赤墀報國無慚當重任籌
邊有策濟清時皇華西下多經歲使節南交慣遠夷明日
白雲高卧處寸心尚想似傾葵

陳侍讀叔剛宅中賞玉簪

太史幽居倚禁墻好花種得異群芳先教白帝呈秋色肯
爲青娥變曉粧凈質無塵當綺檻奇芬有意泛瓊觴詩家
從此稱清絶誰羨姚黄擅洛陽

送杜寧侍講歸覲

海邊桑梓接天台歸覲承　恩下九陔盛世暫辭丹禁
冗清秋遥着錦衣回賜金爲壽榮鄉縣　御勅增輝絢
草萊人在高堂歡動處殷勤更進菊花盃

正統戊午六月七日奉

旨從諸閣老暨學士而下共　三朝實録纂修
兩房子事既賜登萬歲山遊覽山皆奇石懈積而
成下有新亭東西兩路縈紆而上山腰爲仁智殿
殿以二亭左曰介福右曰延和過此至絶頂爲廣
寒殿殿左右又二亭曰方壺曰瀛洲怪栢奇樹曲
岩深洞觸處皆是絶頂四顧可窮數百里山河奇
秀都邑富麗楼殿參差一覽可盡所至屢命中官
隨内具爲宴誠　特恩也敬賦絶勝并識

踈星淡月漏声微寶鼎香煙濕繡衣閶闔　九重辭日
表江湖一道肅霜威驛樓夜色雙旌發山郭風聲萬木稀
迢遞禁天空濶處乘時摶隼更高飛

挽參政郭循父

忍教禄養負賢郎路入華胥一夢長盛世南山終豹隱暮
年北闕錫龍章　褒封已荷　恩如海教授寧
嗟鬢似霜無柰泉扃從永閟猿啼鶴唳幾斜陽

金臺送別

黃金臺下別匆匆回首都城咫尺中日月九霄光
帝德乾坤萬里盛文風遐陲耕牧塵俱淨田野謳歌歲屡
豐歸去故鄉應好在昇平相慶樂無窮

送黃翰憲使赴廣東

山東使節久煌煌司憲曾稱奠一方冀北重來瞻日月嶺
南此去肅風霜梅花驛路春應早榕樹公庭晝漸長瘴霧
蠻煙隨處淨　皇威萬里遍炎荒

送陳志熈赴雞澤訓導

京華識面重鄉情明日怱怱送遠行初領滿書膺　命便
從甸服訓諸生海霞送彩長亭曙河水流澌短棹輕好憶
盛時相別處如雲冠蓋滿都城

送李坐御史述北直隸提調學校

興學當年荷　聖明豸冠衣繡下青冥臺端御史新承
詔國子先生舊講經侯泮連城瞻[illegible]子衿道處總[illegible]青

佇看文化先畿内四海同時重典刑

挽精膳郎中胡添祺

沉痾無復起江鄉夢入華胥夜正長黃甲有名曾獻策粉
闈無愧久爲郎羔羊節儉當時化冊桂芬芳來世香何日
炙雞還祭酒弋陽溪上弔斜陽

送刑部郎中郭循赴廣東參政

南去雙旌道路長天連嶺海際炎荒陽春有腳須生育
聖澤無遐在奉揚此日飄風以颺母來年嘉樹藹甘棠两
司營綏多才傑編户同期奠一方

參議卜謙舊任工科給事得贈父母求詩追挽二首

盛時有子仕中朝　璽勑追封自碧霄天府已推恩典
重泉高頓被　寵光饒春風橋梓同蒼莽秋雨丘園太
寂寞雖歿尚留遺跡在菊松三逕不全凋

金馬遊從宴列仙　龍光榮及勝生年只緣令子宮中
奉被霑　恩封下九天熊膽和丸曾有訓鯉庭傳養竟
無緣荒墳永世垂光彩松檟蒼蒼落照前

尋樂習先生文集卷之六

彝樂習先生文集卷之七

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前翰林院編修後學莆田黃仲昭校正

七言律詩

挽李僉御史弟文璧

纏帷月色倏淒凉未闋人間五十霜慈母晨昏勞且勝伯
兄風雨憶連床九川故物青猶在三島嬉遊路正長好是
平生積陰德濟貧幾度發倉箱

挽陳賡行人

秩滿方期拜寵榮客牕卧病竟捐生一枝仙桂曾高
折幾度皇華屢遠行樂奏鈞天空有夢鄰春竟日寂無声
山陽笛裏多淒切隨處秋風護愴情

挽徐瑄進士父

未周花甲倏捐生孝道曾推月旦評不獨樹萱堪奉母還
思種橘解怡情冰魚冬笋嗟何及春雨秋霜恨不平總覩
賢郎新擢桂祿沾三釜竟遺榮

挽編脩劉定之父

晚因子貴載朝簪身後咨嗟動士林洙泗從游千里夢河
汾教授一生心門墻化雨春長好丘壟清風歲已深甚蔦
尚留遺業在傳家寧羨滿籯金

送文知縣復任程鄉

[illegible]見綏到白雲鄉最績榮青沐寵光折柳又驚辭冀
種花已說似河陽楚江過雨波初淨庾嶺連天路更長
父老相攜迎候處綠陰滿眼敬甘棠

送教諭彭和貞赴東阿

又着儒冠鬢欲皤榮持教鐸赴東阿孔林自喜門墻近曾
句誰云道路多沽酒清樽臨祖帳艤舟短棹發官河別離
不出陽關外詩句無勞三疊歌

送鄧鍾運副之兩淮

昨自除書出紫宸一官南去喜津津從游學省星霜
久佐政醝司歲月深涼雨秋霖人去遠祥雲雙闕夢來頻
忠勤好是專鹽筴聖治于今重便[illegible]

挽歐陽同知父

七十年華與世違衍樂烟霞着事遂非願詩無復追康樂道
跡猶陳應少微隴上課耕歸去晚縣前為市到來稀義方
教子膺榮遂贈典終看下[illegible]

送李倜參議還武當

南紀旬宣自昔時節門車馬又臨岐青春曾記同歡會白
髮那堪惜別離短棹遡風波浩蕩嚴程當暑路逶迤泰和
山好重臨處勝覩榮光接古祠

送連參政朝覲還蜀

京國秋風慰別情相看華髮羨平生蜀藩佐政成嘉績魏
闕來朝衍寵榮遠道江湖歸一棹連城父老候雙旌
好看隨處留遺愛陰靄甘棠蔽曉晴

送胡英赴山西省父

幾載從師寓　帝城嚴親游宦若爲情薊門煙月多離
思晉國山川渺去程詩禮暫從官舍聽松楸還促故園行
浮光山色青天際家近先應動鵲聲

送王縣主事乃父還

桂籍賢郎姓字榮餘官又喜惠秋卿迹來祿養三秋晚算
得歸期幾日程客路淮南孤雁度故園江上片雲橫鄉隣
好說當時事一統華夷樂太平

送張鏈赴雲南推官

碧雞金馬路漫漫萬里驅馳早赴官佐郡已知公事少明
刑應體　聖恩寬忠情戀闕難爲別便道還家且盡歡
來日清江桑梓裏光生晝錦幾人看

閩山先壠

先壠松楸翠滿林　京華回首海雲深燕鴻越鳥殊南
北春露秋霜變古今三十年來遊子夢八千里外故鄉心
頻繁在澗無由薦泱洒西風思莫禁

椿萱堂

千尺靈椿拂碧煙當庭萱草綠依然好花薦馥浮仙醴高
樹垂陰滿壽筵雨露四時看秀色風霜幾度羨長年怡情
好是承榆晚猶舞班衣繞膝前

一化草堂

草堂幽處絕纖塵不獨溪山景物新載酒問奇應有客望
廬知悅豈無人同翠鳥啄庭前曉連理枝生樹底春更喜

賢郎官析府平安書札寄來頻

五使閩南詩爲行人劉瀚作

閩南形勝古神川獨荷恩光匯壯遊華岳常時含雨潤黃
河萬里帶冰流周詩五章皇華使漢節重來博望侯
昭代只今風化盛忠勤圖報在諮諏

挽致仕主事龍黎

六十懸車老故鄉生前遺事總堪傷賓興秋榜青雲士名
重春官粉署郎翠竹蕭疎三逕月黃花零落一籬霜可憐
昨日行吟處路隔重泉夜更長

送鄭懷下第歸省

寧親有　詔得南歸書劍相隨別虎闈春試未呈西漢
策晝游月着老萊衣水涵江路天光迥雲接家山樹色微
好憶上林花似錦明年三月更芳菲

送孫檢校而安復任

幕賓入覲自金陵兩陌薰風又送行秋日紅蓮湖有
譽過時碧草豈無情波浮遠道歸程早月滿孤舟客思清
栖府還關心似水公餘游道句難成

送濮縣丞赴瑤之任

佐縣多聞記昔時調官今去在王畿暫瞻
御座臨仙仗重捧除書下瑣闈馬色長亭分曙月蟬声遠
道送斜暉興來不獨哦松好滿載奚囊頗豈遺

送趙悌參政之廣東

佐政名藩鬢欲蒼地連嶺海路茫茫在　廷列爲推公
道當守新除錫　寵光畫鷁秋風踰越水錦衣晴日過
閭鄉到官應及嚴程早閩外梅花幾樹香

贈新除御醫盛叔大

京國名醫詑世傳吾家呉下已經年擢官轉覺雲霄近入
侍應沾雨露偏環珮晨趨仙禁月衣冠時惹
御爐烟種來丹杏知多少積得陰功慕董仙

挽教諭林時望

花封典教久稱賢物故令人倍愴然鄉榜曾題名第一文
衡屢較士三千故山埋玉依先壟實含留塵翳講筵懿行
有誰鐫墓石清光永世照黃泉

挽歐陽延乇事父母二首

年適三十從仙期往事淒涼記昔時鄉里樓徒蹤佛老家
庭貽子重書詩赴喪白馬來應早召記緋衣去豈遲奕世
賸留遺澤在清芬析得廣寒枝

辛苦孀居四十秋壽將八十赴仙遊一生專意勤機織三
子從師備束脩生器仕朝頻致養慈闈分祿更忘憂不堪
青鳥無消息雲接瑤池片片浮

送周貴知辰州府

白髮青衫侍　御筵恩榮沾被羨多年副郎初自詞林
轉太守城從列郡遷風漾碧波三楚路霜飄紅葉五溪船
朱幡皂蓋生輝處竹馬相迎擁道邊

環清堂

郡城南去峙東山山下華堂咫尺間闌檻隔江纔十里湖
霞滿路是重關座中詩酒紅塵遠案上琴書白日閑嶺表
一從隨宦牒青冥黃鵠幾時還

送蔡安貴陞山東參政

齊魯名邦接海壖西隣甸服賴旬宣九年最績官初滿二
品崇階位再遷曙拂供趨官道月香飄兩袖　御爐烟
同寅長貳多知己問訊煩君會次傳

送姚鵬御史隨征紀功

天兵出塞馬如飛衣繡從征著鐵衣夜逐胡塵乘月色時
持漢節肅霜威犬羊殘喘潛蹤遁貔虎歡声奏凱歸將士
紀功同賞勞府中翠柏爲增輝

送曾暈郎中省祭

白雲司裏早蜚英省祭南還荷　寵榮桑梓敬深偏入
望松楸別久正多情聲傳雪鵲春風早花發寒梅臘雪晴
此日鄉人重相羨錦衣當晝絢江城

[illegible]省堂爲劉儼狀元題

玉田佳[illegible]聳高堂冠帶歸來溢　寵光晨省遠承
天子詔[illegible]遊況是狀元鄉椿萱雨露延春色桑梓烟霞絢
夕陽補報　朝廷應努力載歌　帝德頌虞唐

大理李寺丞得新居和韻爲奉二首

新居卜得近西華賀客頻頻笑語譁地靜囂殊溪堵宅市

喧逼隔萬人家坐聞雅奏鈞天樂簾透清香内苑花觴咏
幾回歡正洽金波漾月照簷牙
門瞰宮墻好物華深深庭院晝無譁休論世外神仙宅應
擬山中宰相家久賦公餘勞佐棘高科子貴喜簪花同朝
橋梓人爭羨丁似蟠溪老子牙
挽黃諫編脩父
詞林子貴早持貲遐侍俄驚與世捐夢斷須臾成昨日壽
躋八十是明年捐囷周急曾儲蓄備養娛親屢賀遷懿行
平生誰所似墓銘光彩動黃泉
送魏驥陞南京吏部尚書
高年未遂乞閒身冢宰榮遷寵命新海宇正逢熙洽
運廟堂猶用老成人別情潞渚微波暖行色江皐細柳春
好擬鹽梅和鼎鼐 裒衷應有夢思頻
龍岡書舍
近倚龍岡蒼数椽聖賢終日對陳編家傳千濟懷先世鄉
舉名流自壯年環堵絶塵同物外三峰縁秀出叢前一從
振鐸潞江右思夢時臨鄴樹烟
壽李賢郎中父七十
壽酒香浮碧玉觴稀年盛事史非常鯉庭早擢郎官貴
龍勑榮頒寵命光歲演大椿天未老時逢化國日偏長故
應賡奏薰風曲解協清音滿晝堂
留耕軒為副都御史張公題
力本何須負郭田只存方寸過年年發生不待陽和到長
養多因夜氣全賞挂飄香聞海内王槐分翠蔭庭前
感時況復持風憲總領南臺誌獨賢
挽焦弘侍郎
賢勞館餉極南陲病入鄉閭與世違方面久膺藩臬任惡
鄉不負廟堂資禮文葬祭 君恩重宦業忠勤士論推
已擬令名傳信史還看懿行照穹碑
雍睦堂
高堂前代舊門庭此日堂中好弟兄風雨自殊爲客感塤
箎每聞讀書聲鴈行接翅横秋色棣蕚生輝絢曉晴伯氏
年來膺寵遇書遊人羨錦衣榮
題環翠樓
百尺危樓俯澗阿眼中景物近如何陰連竹樹氣埃遠光
滿溪山雨露多酌酒豈無人共醉憑闌應有客相過此生
喜遇陶唐世古意時傳擊壤歌
送連均布政赴江西
吳頭楚尾舊甸宣參佐英聲記往年方伯重臨敷治化
聖朝專意簡才賢長江秋色孤舟月遠道天香兩袖烟樹
鵲甘棠時雨後清陰隨處頌聲傳
題筠軒
容膝軒中分易安繞軒多種碧琅玕烟籠晴靄雕園暝雨
洗炎天嶰谷寒滿地黄金林影碎半空清佩葉聲乾青青

淸風何處覓未天惆悵送斜暉

送揭侍郎巡撫廣東

海邦迢遞嶺南陬有脚陽春下九陔方伯舊宣
津澤後亞卿新賜 璽書來風雷號令遠人服霖雨洒
濡生意回化日紫禁深樹底黃童白叟笑顔開

滑縣訓導尹器奉本府 表賀元旦賦此爲贈

中天閶闔九重開獻歲遙同萬國來奉 表稱新
正祝頌橫經依舊育英才東風送暖絲吹柳北客含情莫
寄梅文旆翩翩南去日恩光千里照銅臺

顧泛堂爲知府樓文昌作

林下華居遂退休官資曾擬古諸侯朱轓皂蓋成陳跡綠
水青山恣舊遊日照桑榆佳境暮風高松菊故園秋庭前
綠服情深處壽祝靈椿酒滿巵

送侍讀學士邢太用赴南京

早占臨軒第一名霜侵短鬢遂登瀛寧論行色踰千里共
羨聲華播兩京侍讀經筵頻有夢留題詩境最多情文星
高照鍾山外萬丈光芒分外明

耕學爲張惟善作

身辭紫禁向林泉志在攻書更力田世業不忘鄉里舊生
涯應賴子孫賢鹿門終老懷遺事梨谷投閑勝昔年四首
恩光依日月夢中咫尺 九重天

五月九日祭東嶽前期得雨有喜用東三司

近臣一介控宸衷香幣東馳禱岱宗三日甘霖消旱虐萬
家生意兆年豐丘園鶺鴒神功妙疆宇芃芃景貺同潘臬
懸知共相慶編氓倏爾起疲癃

懷忠堂爲山東李進都司題

懷自將軍束髮時許身報 國有誰知干城已副英雄
志弓馬寧忘少壯期華髮數莖雖點雪丹心一片愈傾葵
雲臺千尺連霄漢幾度悠悠起夢思

琴書樂處爲方勉俞事子作

早當英妙慨沖襟床有遺書匣有琴萬卷已誇今日富七
絃好識古人心汗牛充棟論功久流水高山託意深好是
燈窗勤苦學便從世路遇知音

三月朔日竜 駕視太學釋奠

聖朝釋奠重成均朔旦鑾輿出 紫宸天近杏壇浮瑞
靄日臨槐市藹陽春萬年正統風雲感八表文明海嶽新
經幄獨慙無寸補衰容也忝屬車塵

挽吏部尚書致仕黃宗載二首

暮景懸車忽殞身爲憐宦業動悲辛早從中外揚風紀晚
上雲霄領縉紳北斗職司喉舌重南洲歸去夢思頻當時
祖餞都門道撥輅于今有幾人
五朝嘉會世尤難八座輸忠晚謝官辭寶已爲當世重文
章還遺後人看香飄□采里黃花晚光奪豊城寶劍寒江上
高墳勞弔祭歐塵 天使下雲端

正月九日朝　鹵簿駕出以明日有事南郊也

齋宿二詩和叟循韻

曙啓層霄絲仗臨六龍扶　輦出騤騤華旗旭日重光
絢馳道祥雲數疊深大禮好看昭　國典淵衷定見專
天心何人解獻甘泉賦也似相如諷上林
寶炬生花燦欲垂清談滿座任時移神閑不入鈞天夢與
足何須別墅棋宮漏沉沉傳綵吹𢠿紗隱隱見南箕雞声
漸報東方曙共整衣冠賀受禧

中元日謁　三陵作三首

秋早中元節又臨　三陵從祀倍傷心累朝澤洽乾坤
碁萬國謳吟兩露深世隔童泉天渺渺神來上界夜沉沉
蒼翠栢陰森處月色風聲正滿林
雞鳴紫陌漏聲長又聽朝鐘促曙光冠蓋暫辭青瑣闥山
陵重謁白雲鄉隴禾雨霽吾嘉穡野樹風微送早凉寢殿
望來何處是蒼梧雲氣盡茫茫
賓天仙駕每匆匆二十年來感慨中猶記鳳巢阿閣久頻
嗟龍去鼎湖空微臣供奉慚清秩實錄編摩表寸忠咫尺
六顏無復覲謾揮老淚洒秋風

讀書樓爲安福尹仲和賦

讀書樓在古安城高傍尼山舊得名帥閫因家千載重開
科連世類人榮溪山出色看重一構著綵增輝屬後生黃卷
青燈相對處吾伊半夜每聞聲

送胡榮還

文場戰罷未多時鼓篋橋門又促歸遠道何須論萬里高
堂應喜拜重闈秋城霧雨明朝變鯤躍波濤幾日飛平地
青雲天路近春花強滿待芳菲

送鄒求歸省

橋門歲月費沉湮詔許寧親別講筵故里椿萱勞昨
夢滿城梅正待明年路紆淮甸雲連樹帆度鄱湖水接天
好憶故人相候處攀龍應讓祖生先

送黃御史巡按四川

奉命西行編華陽汶泗江漢出封疆繡衣直指心如鐵
玉陛遙辭面帶霜鷹隼秋高須遠奮狐狸夜半擬深藏
聖朝盛德宣揚處好訪民情答委章

送張固給事　冊封往晉府

聲咽銅虬滴漏微娟娟滸月照龍旂黃門暫輟辭朝日册
邸遙從致命時路遠晉山勞疏雲隨輦馬任驅馳雄藩
此去須參佐何用臨岐悄別離

送楊郎中再理徐州洪

彭城官舍舊相過此日重逢奈別何紀上彤墀聽禁漏又
從紫陌聽鳴珂長年白晏愧陰合極浦春餘草色多尚想
匆匆分袂處臨岡三疊賞誰歌

壽刑部左侍郎廷用乃父九十

星當南極正垂輝光動衣冠際盛時　鸞誥久膺稀代

城縣八景

金埠虹橋

渡梁免病涉蝃蝀跨溪水如何賢大夫小寨澤湊消

靈聖仙迹

神仙諒渺茫云何有靈迹經行不記年蹈破山中石

古廟鐘聲

鐘聲旦復暮廟古殊荒凉人心感忠烈每拜張睢陽

鑑池書臺

書臺俯池邊書聲散庭户滿室皆芝蘭清化沐時雨

龍窟漁燈

漁火照深潭星月發精彩夜深不見人時聽歌欸乃

篁岡脩竹

脩竹削琅玕高岡凝翠色美哉君子人堅貞堪比德

螺嶺喬松

高哉大夫松老幹倚空半恍若騰蛟虬盤拏入霄漢

湖田晚稻

罷稏湧黃雲萬頃湖田秋豊年幸足食不復飢寒憂

逆口春濤

春雨晚如注渺渺長川滿魚龍變化時三級桃花浪

層洲漁唱

漁家傍洲渚微茫烟水間一曲滄浪歌聞之心自閑

石下樵歌

樵人行負薪仙爽或相遇清唱隔烟霏那郢澗何[illegible]

陶侃書臺

高臺昔讀書古木連荒烟分陰不輕棄悠哉懷昔賢

葛洪丹井

洞我寸仍峯上有煉丹井緬懷葛仙翁無緣寄高境

題張中書四景畫爲尹侍讀作

花鳥樹象于晴光絢高樹遊冶誰家郎聯鑣向何處

罷易長閉門洞天翳林薄境靜閒無人雲端下歸鶴

秋浦蒲葉黄秋波漾明鏡孤舟滄浪客夢入江天迥

策馬踏深雪訪我山中友庭空不見人興盡即回首

題墨竹 四首

瀚林春雨

春雷發新籜崩騰雨初作籜龍感時來變化出頭角

三徑清風

三徑遶竹開蔽此青琅玕颯爽任顛倒清風用歲寒

蒼崖滴翠

懸崖竹蔽此君托根寄幽位諒清高真姿晚尤翠

漲湖群鳳

錦竹斜新稍翻拂雲霄近朝陽下丹鳳飛翩自千仞

題藍采和韓湘曹国舅徐神翁呂仙各賭神通過海

雜珮歌聲遠乘風去甚遲蹤波容易度還到碧空涯

琪樹花開後飛遊向海天臨閑深雪裏相見復何年

題畫菜

嫩葉抽條並玉除龍接異產竟何如蔡齋一日[illegible]小菜

德傳來事豈虛

知時好雨初晴後嫩葉爭榮薇一畦此色君教學海內想

君何以慰黔黎

知時甘雨育嘉蔬生意誰將入畫圖明日調元逢好手飢

民此色有還無

題畫石

天琢蒼姿玉 園亭堂幽處見嶙峋翻思艮嶽凄涼後何

似今朝畫裏看

題班鳩圖

雨晴相對立高枝好似桑間井上時龍準一從相識後年

年元旦荷恩私

僉都御史羅亨信參謀軍務于甘肅用賦為守

塞北孤城磬鼓聲玉人迢遞惜分攜獨騎驄馬經年去天

接西秦更向西

秋半風高塞草黃又嚴斥堠禦西羌但存報 國丹心

在不管年來兩鬢霜

題唐十八學士琴棋書畫圖 四首

天策群僚總俊流府中退直正優游絲桐縷撫消長日曾

奏南風一曲不

當時妙選捉登瀛對奕閑來坐小亭一着直期全勝處書

誰復似玄齡

健毫揮灑意從容晉帖臨來字字工十八人中誰第一世

南未必讓諸公

清曉更番治段[illegible]往緗[illegible]寂無言解衣盤礴非無意只

恐秦王促討論

題右軍觀鵝圖

寫跡黃庭偶得鵝縱觀[illegible]水欲如何流環河洛風塵外羽

對青山趣更多

題朝陽鳴鳳圖為周崇武繇丞作

岐山喚後[illegible]京阿閣集空更渺茫爭似 盛時多好

樹羽儀儀 向朝陽

題翰贈兗州晏穀知府

兗州古豈古提封咫尺 京華雨露通況有使君能愛

物閑花野草自春風

寄浙江布政孫原貞諸公 二首

幾年不見[illegible]朝雖遙望天南思欲迷滿路甘棠應有樹綠

陰已遍[illegible]

藩府遙臨浙水開府中僚佐總長才舊交自愧乖音問批

句聊憑驛使來

題竹為豐城羅鶴御史題

生綃寫出碧琅玕帶得清風六月寒況復栢臺霜氣凜故

將勁節與人看

栢臺御史好襟期愛竹披圖坐對時好似故山烟雨裏秋
端萬玉翠依依

周經歷宗淵姪還廣東求賦四首

五羊城下赴京華湫湫江湖道路賒萬里孤舟雖遠
派近晴咫尺帝王家

蓬萊宮闕五雲中玉帛梯航萬國通江漢朝宗同此日
盛時佳氣正葱葱

五嶺迢遥接海湾秋風短棹促南還代勞已了公家事堂
上嚴親動笑顏

祈太津頭冋去程故家仍近五羊城洗泥多醉新蒭酒好
共鄉人頌太平

題蘭竹

蘭生深谷倍青青竹削琅玕秀幾莖不有奇芬與高節當
時那得擅雙清

王母蟠桃會

天上蟠桃熟幾時羣仙高會自瑤池承華殿裏傳遺核千
載令人尚有疑

山水畫爲胡秉常題

江上層巒擁翠鬟參差部屋小雲間小橋終日通行客誰
道孤舟渡口閑

四景畫爲丘邦禮大使題

屬千山復萬山人家隨處託壁寰關河昨夜風波起萬
頃孤舟盡日閑

野渡無人藹日斜問津何處訪君家橫舟此際空相待水
遠山遥莫怨嗟

山逆斂塞陽飛埃一夜西風捲地來滄海茫々波浪濶當
年誰是濟川材

雲擁關山積雪深將春猶自嘆窮陰何人試出調元手早
遣陽和慰衆心

送習昭姪孫赴永新十首

鄉闈早着祖生鞭振鐸辰溪已十年此日除書重拜
命栢臺雨去意翩翩

二

暫從京國叙宗盟慰我衰年久別情玉樹庭階今又
遠故園江上暮雲横

三

家住鈐陰赴栢臺樹連鄉路不紆迴雙親政喜彌遐壽禄
養相迎任往來

四

至樂無如奉二親舜從浦瀨未爲貧從容芹泮談經處忘
養章辭問候頻

儁封六幽兩三程僕馬何須憚遠行勝得清光系梓小歸

衣錦似綵衣榮

六

稽古堂文物素來多士子榮身重椒科文化秋今逢
聖代施經好為謳菁莪

七

才華未覩入金閨楚楚儒衣稽群攜莫負平生靈霄漢隔功
成科貢即冊擲

八

蒙孤幼太守晉時墳東木山頭碧草紛久客守來乘汎捧清
照好遣紙錢焚

九

老妻華髮映珠冠二弟立團考槃文旆明朝過舊宅殷
勤好去報平安

十

欣欣蘭玉蔭堂前經訓詩書食必經遲望故山無限意科
名官譜要相傳

風雨二竹為劉翰送 二首

淵林翡翠根鮮飆漾集相看瀟灑遶縷珮瓌琳空外響枝
疑鳳老嶽宸飢

湘山宿雨歸瀟湘門掩蒼煙白欲西望斷蒼梧靈駕遙碧
雲無際暮雲飛

寄東城奉政 二首

佐政閩藩展素心別來猶自惜分襟每借時時燭指親處遙
憶清光照夜深

浪靜南濱亘火針仙宣正值 聖明時海墻列郡無抱
鼓謠日楽陰滿路歌

雙鯖四鰥圖為編脩劉定之題

得意雙鯖漾碧漪悠悠四鰥樂相隨禹門莫道龍先化浪
煖桃花更有時

題雙鵲圖為鄭秀才作

欲隨丹鳳向朝陽並立枝頭待曙光明日錦衣歸覲早喜
聲還擬報高堂

題陳摶睡圖

紛紛五季閙干戈華嶽雲深夢正長一自騎驢驚喜後人
間幾度變滄桑

題脩竹枯木圖 二首

清梁未具奇才老冰雪方嚴翠葆榮應是玉堂歸去日揮
毫師後寄高清

勝朝文物大江西山斗同時海內推此日看詩兼看畫高
風百歲重相思

題煙波垂釣圖 二首

風塵滿眼厭強胡待 詔辭朝作釣徒若餌不垂魚自
遠此生隨意在江湖

手把長竿釣碧漪翰林待 詔罷官時風波西塞山前

月不似人間更險款

為王孔目題鵪鴿練帶二圖

濟水悠悠尋甸平來巢往日豈無情聯蹤二百餘年事紀
異當時獨得名

綠衣公子巧能言金鎖雕籠受　寵恩何似山禽誇棲
息一枝高處好風暄

寄同年何文淵侍郎致仕二首

天上歸來萬事空清風明月與誰同山中逸興知多少蓋
說年來屬寓公

三十年來共擢科故山回首近如何多情好為嗟同榜落
落晨星苦不多

題龍虎畫

同上青天送雨來丘園生意一時回硯池黑水還須借應
恐人間有旱災

寒鵲聲喧風滿林林間猜究畫沉沉度河負子渾無意誰
似弘農德化深

題畫梅四首

歲晏江南別有春寒梅亞雪轉精神相看畫裏多情處偏
屬紅蓮幕下人

舊說清江楊補之寫真貌得美人姿何如今代徐姑熟為
尒傳神標絕奇

雪滿瑤林花滿枝歲寒相對獨相宜春花莫是無紅紫爭
柰芬芳永終時

奇花占取百花先玉骨冰肌映雪妍結實天公應有意和
羹金鼎待明年

和吳淞訪友二首

戊戌科聯永樂年聯登黃榜姓名懸別來相憶遙相訪雨
後吳淞月滿船

高卧經年不下樓相如懷渴幾時瘳可憐昔日登瀛處遙
隔仙家第幾洲

題蒼蘭

何處東風送國香楚天無際水茫茫白頭冀北空相憶莫
裹有來意更長

寄王翱都御史

東踰遼海肅風霜獨荷　殊恩鎮一方好似內臺多種
柏經年枯葉已蒼蒼

盛世安邊付總戎特　恩監視有誰同胷中兵甲知多
少一道長城過海東

題群鳥圖四首

繁花昨夜笑東風群鳥聲喧錦繡叢不是陽和盈六合如
何物物意無窮

直主乘乾景運新元重天上布深仁總教品物蒙生遂不
獨園林一片春

物意春來海國同一燃遲和氣藹沖融圓臚方趾知多少共

飛檐縮㟼㠐中邊簇翻渺々皓々委々蛇々嶒嵯綢繆乎
峰岫璀琨幡岳乎乩蠕幕廻照于金水之河晨浴影于太
液之池指錢乎藻櫨櫛比乎芝栭珤璐滢篤夾而凌危鈸
瀰灩蔚蒼以涵衍榮光繽八面以縹緲霏靄炫四壁而陸
離東觀屹層構以鳥革雙闕張繡甍而鳳飛檐為吞吐於
綺窓乾坤閶闔於金扉莫九闥以淵乎奧杳級九陛而秩
乎崇庳朴不以純素而見儉麗不以極侈而為期至若奠
圜丘之巀嶭赫禜壇於晴曦湛辟雝之滈溶漾文瀾於輕
飈旋囿之畜則麒麟騶虞之馭杳狻猊龍馬之交馳彼白
烏與玄兔福祿與文犀暨走飛而動植樂自然於天機若
乃曹以六卿而列次府以五軍而制宜九寺准今而創建

百司較古以設施萬室鱗次之軫轄戶絃管而瀰々九衢
脉絡之周流人車騎而纚々廩庾露積則漕渠輓輸之如
坻而壓倚充則山琛海錯之近以繚以言言之金城壕以
沄沄之湯池實與成周之洛邑儷美又何漢唐兩都之足
竒者矣
聖天子乃命有司肅鹵簿導朱雀從玄武挾蒼虬掖白虎
端拱而面垂衣當宁朝六服之侯辟覲重譯之夷裔宣中
和於雅樂渙絲綸於天語于以首夫敬天勤民之事于以
先夫明禋宗祀之經或束帛以賁丘園之逸或三推以率
南畝之耕或興學以敦[illegible]或苑囿以訓兵敬於賢之禮
是舉巡狩省方之務是[illegible]官牧之命既重政令之施爲

祈將壽殿最以嚴其黜陟公刑賞以昭其勸懲時則有植
縉之翁騎箕之人分陝之老持衡秉鈞燮理大和尊主庇
民賡起之歌既賡無逸之篇是申鳧鷖之詠既作天保之
什是陳德化已洽而益致其洽世道已泰而益致其泰江
海不足以擬
皇澤之深天地僅足以侔
皇仁之大蓋將城八表以為甚池四海以為界綿荒服于
冰天裸壤之隅亘幾甸于九州萬里之外是都也歷一十
五萬九千六百歲而天地神人永有所賴

上元觀燈應　制賦

今夕何夕清光溶々滕六奏晴望舒轗空太虛一碧穹々

窿々闔閭闉以無外敞黃道而當中銅虯傳漏以徹咽金
烏疏鑰而逕通爰太平之有象而燈張于　元宵也方
其黄六鰲兀三島交琪樹鬱瑶草玲瓏珠宮髣髴複道雄
踞蹙霄高摩玄昊尔乃燭龍迴駕陽遂吐精鳳腦熱焰豹
髓噓榮煒々煜々熒々煥乎虛明之境皎兮不夜之
城蓋有似乎北極為天之樞而森拱乎繁星於是
宸遊監觀鑾輿至止翠蕤婀娜雲旓靃靡羌鐘鼓之既陳
式衆音之聿備樂奏中和而曲歌昇平固有以彰
皇明之盛而動　龍顏之喜矣維時家視六合臣來百
奚歲豐物阜世底雍熙芝草曄々嘉禾甤々麒麟騶虞之
合遝玄兔瑞象之委佗信曠古所未有而應今日之昌期

兮同和鳴乎千載之

瑞應麒麟賦

繄乾幬坤載之幾千萬里兮均陶甄于聖世兮錫舒徐之祥飆藹絪縕之和氣曰有瑞而為麟諒應時而載至越淡渤之僻途去島夷之遐方海若為之訶護鯨波為之不揚至重譯以入貢遞來貝于 帝鄉惟
聖天子嗣履寶位至仁厚德敷敎出治明無幽而不照澤無遠而不被深涵人心覃舒物意祥登嘉穀屢致豐歳是時也麟乃翩然而特出其出也誠非偶然而無為蓋其稱四靈之首拔乎其群類驤若龍軀馬持若間素而孔潔質載黃而尤純濶然被雲靄而紛郁繫素而列瑣琮而璘瑞定不以觝而角不以觸音協乎律而心懷乎仁是故生必當乎景運出必覩乎 聖人伊昔
皇王奉若天命化隆熙皞聖以繼聖致福之物莫不畢至斯麟也實與鳳凰龜龍同一禎符之祥悠悠乎千數百載之下僅兩見于我 朝致臣民之以慶治于今茲復臻靈貺斯皆上天昭以表乎文明之盛也是宜陋夫魯狩之[illegible]書而續以周詩之歌詠也歌曰
麟兮麟兮出逢昌辰何以致之兮我 皇之仁本支萬世兮洞燭[illegible]振 又歌曰
呼嗟麟兮 聖化之徵世不常覩兮瑞不常呈前以昌八百年之成周兮後以啓千萬載之 皇明

萬木圖賦為 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建安楊公作

蔚萬木之蒼蒼儲閩中之勝槩瞻斯圖兮彷彿念昔人兮安在朝發軔乎天衢夕弭節乎建安騁于懷兮古昔遊予目兮巑岏爾乃灌栵陰森銅柯鐵榦大者蔽牛高者拂漢影落搏桑之東秀壓武夷之半羲斜月之在樹鬱秋興之悠悠眷托根之深固紛枝葉之綢繆悵先德其未遠垂清蔭其愈稠予於是有感於中矣昔值歳之大侵委餓殍于溝壑爰指囷以活人乃種樹之是托忽若雲而荷鍤林如束以向榮藹欣欣之生意若坤后山靈者有以陰相其成曾歳月之幾何材均中于繩尺備宮室之是需奚于人而或惜浩生生之無已利及世而靡極德既積而益豐豈天報之難諶挺孫枝以獨秀屹梁棟於茲今宜斯圖之有作蓋歎幾乎昭先德而識初心也嗟夫微德之積曷足以致萬木之盛微圖之作曷足以表世澤之長彼平泉之卉石午橋之芬芳較輕重於其間譬碈石之與豪芒乃歌曰
德之積兮彌厚木之植兮斯茂枝柯以蕃兮厥蔭斯阜圖不足以盡意兮漱于懷於百歳之後

頌

瑞應景星頌 有序

上天眷佑 皇明重熙累洽垂萬萬年之丕緒
皇帝陛下臨大寶以來 朝廷清明海宇晏安二元既

五辰順序雨暘寒燠燥不時若熙皡之隆茲惟其時乃
宣德八年秋閏八月八日戊午之夕有三星來見于西北
方合而為一其色瑩然其光燦然大如半月當天門之上
越翌日欽天監臣以聞於是文武群臣稽諸載籍曰景星
者德星也亦為瑞星狀如半月出有道之國又曰王者不
私人以官使賢者在位出號施令協民心制禮作樂得天
意則見又以為天子孝德之應古昔之世惟唐堯時出于
翼虞舜時出于房自是千數百年之間蓋鮮矣至于今而
特見者夫豈偶爾哉遂上表稱賀以為此誠國家之禎符
稀世之上瑞　皇上謙抑弗居申勑群臣咸敬乃德用
答天既尤為盛德之至矣臣欽惟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混一輿圖積德累仁貽于萬世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撫盈成之運致文明之治禮樂昭融鱗生靈
于泰和之域
陛下紹承大統勵精致理任賢使能務舉厥職至于興聖
文物與古同盛聲教所被烝庶欣戴重以興孝繼述
祖宗祇事　聖母皇太后是皆有以格于上天而天心
感動故茲瑞出見以彰　祖宗厚澤篤遺萬世之慶
陛下至仁大孝光前啓後之徵又以隆
陛下萬萬年之壽　聖子神孫萬萬年之福也猗歟至
矣臣嘉言叨職翰苑目睹瑞應之盛不敢以蕪陋自默謹

撰頌詩一篇以獻曰　瞻彼昊天赫赫在上昭茲監觀
惟德是享惟
聖天子格于天心嘉彼景星見之斯今有煒其光有瑩其
色有興其狀如彼半月助月之華見于初昏西北之隅出
曰天門其應伊何歲惟癸丑惟秋之閏斗柄建酉是月初
吉戊午惟良顯氣澄空瑞應匪常惟茲瑞應傳之前古稽
之載籍寔所稀覩伊昔僅見曰虞曰唐唐出于翼虞出于
房三代而還千數百歲稀闊有間茲復呈瑞蒼蒼者天佑我
皇明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惟
聖天子嗣登寶位仁育兆民恩覃庶類由邇及遠由夏及
夷皇風所漸載恬載熙宅俊濟濟率由群匹典章文物煥
焉可述重惟　聖孝繼述
祖宗祇承　聖母惟祇惟恭蒼蒼者天惟…
聖[illegible]之物日月見西南諸番于海島居有瑞曰
麟[illegible]萬里是將貢于　丹陛未彌于旬茲瑞沓
至[illegible]瑞之至近古所無媲美儷休于唐于虞于唐于虞其
應在德惟　聖同符光昭史冊小臣作頌以永其傳載拜
聖[illegible]萬年
瑞應甘露頌有序
永樂十有八年十月癸亥甘露降于
孝陵神松凝如凝脂誠瑞世之貞符也
皇太子即日長進稱賀以昭景貺在廷臣庶莫不欣忭鼓舞

躍咸以爲　聖德感孚之所致者洪惟
皇上撫太平之昌曆重熙累洽已以光被至仁大孝之達
于穹昊格乎宗廟而及乎生靈者固非一日惟時風調雨
順草木鳥獸咸若普天率土熙皞同俗而靈氛和氣充溢
六合產生獨物如川匯雲集極其盛矣至若甘露之降或
頻年而繼見或一年而屢呈又不一以足乃者肇建新都
首營　獻陵十月初吉用告成功而至誠格孚不惟昭
格于　天心我
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尤以降監焉故甘露復降于
孝陵而不于他所者實以昭
陛下仁孝之至而表新都之盛亦以際　聖子神孫萬
萬年無窮之福也猗歟盛哉臣嘉言覩茲上瑞謹拜手稽
首而獻頌曰　睠彼鍾山龍蟠南京惟山之陽奕奕
孝陵孝陵何有鬱鬱佳木松兮柏兮其葉有沃其沃伊何
甘露之瀼神漿靈液凝脂截肪湑湑紛紛溥溥浥浥如貝
之編如珠之綴迎然朝陽不隨以晞味洌且旨若餳若飴
有蕊斯芬亦湛乎色於繁其英亘于氐北氐北有星乎乳
熒熒騰光流彩乃注其精惟精之注是曰上瑞就其降之
曰惟　上帝惟皇上帝下臨有赫明明昌秘眷于有德
於昭我　皇聖繼神承至仁大孝暢幽達明天用降康
民物生遂乃建　新都居中圖治　園丘大廟旣基
依崇歲曰上章受告成以　皇天是監
聖孝是假上瑞之降載仁其澤載仁其澤洋溢綿綿
聖皇萬壽　聖皇萬年

平胡頌有序

臣嘉言聞包含徧覆者天地之德一視同仁者聖人之心
而安夏攘夷者帝王之所以治天下也爰自近世夷狄肆
倣以居中國我
太祖高皇帝奉　天承運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
歸其膻羶一清六合鴻基盛業垂之無窮伏惟
皇上嗣位以來中國尊安裔夷率服蠢茲醜虜偷生絕漠
敢恣其鼠竊于西北隅　陛下嘗以六師臨之用示天
討旣平之後使安其生已而深懷詐譲辜恩背義間侵邊
陲侵于大寧今年秋
聖駕直抵塞外欲正其叛服不常之愆六軍之士咸桓拘
如貔虎僅罷次于陰山未擣其巢穴虜乃自知其罪責之
不可逭天命之不可違　聖德之不可負又適爲瓦剌
順寧王脫歡所困其名王也先土干遂率部落稽首降附
用特封爲忠勇王益嘉其忠勤而撫勞之也
皇上即日班師告　廟策勳勞士先期乃詔告中外以
示共享夫雍熙之治於悠久焉臣惟
太祖皇帝旣已開萬萬世太平之基于其前
陛下又克繼志述事于其後而聖德神功輝映古今者至
矣大矣所以體天地之德廣一視同仁之心而超軼乎帝

王之治者曠古所未有也猗歟盛哉臣忝職詞垣不可無
文詞以稱揚盛美謹拜手稽首獻頌曰
皇矣上帝眷于有德惟我
太祖君臨萬國掃除腥羶華夏一清鴻基盛業聿開隆平
皇上紹統恭膺天命重熙累洽聖以繼聖日月照臨光于
四方舟車所至莫不來王蕞尒醜虜僻居漠北托處窮髮
偷生鼠穴昔嘗入貢效順來朝云胡背義欲逞奸驕謀爲
不恭懷邪畏[illegible]天討式加天兵甫臨殘厥兇類殲厥元凶
俾安其生子彼絶漠孰意乃心有如虎狼負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還鎭 [illegible][illegible]曰嘻醜虜狡黠不可以不恭行天罰於是
六師親[illegible][illegible]二千麾萬幟天高日晶仁義之兵誓不輕進
羙次陰山[illegible]彼而應惟茲醜虜罪不容誅窮困[illegible]刺討莫
逃遁且怖且懼卒莫敢競惟降之圖惟命之聽惟命之聽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遠上順天道奔走來歸乃揭妻孥乃率部落稽首
受降既誠且懿
皇帝曰吁可矜者情既忠且勤用錫顯榮其錫惟何王爵
是寵受茲特封曰爲忠勇惟
聖天子即日班師策勳告至 宗廟增輝聖德神功祇承
太祖赫赫鴻名超軼前古華夷一統萬世之基惟茲臣庶
永樂雍熙永樂雍熙天地悠久
天子萬年 天子萬壽

御製爲善陰隲書贊并序
嘉言伏覩
皇上嗣統以來右文爲治故禮樂文章粲焉與唐虞三代
同風矣著既頒布性理四書五經大全于溥天之下俾家
民傳誦而有以復其本然之善 宸衷復慮其爲善之
心或有未篤乃於萬幾之餘采輯古今人爲善而有陰隲
者類編鋟梓頒示臣民咸欲使其有所感發同歸于善以
享乎太平之治于惠斯民之心何其至耶誠所謂建極斂
福用敷錫厥庶民者也傳所謂與人爲善者也唐虞三代
之治又奚足以比隆也哉稽數至矣臣嘉言謹拜手稽首
爲之贊曰 與人爲善而帝德以大斂福錫民而皇極
以行則知 聖訓之諄諄也不惟饒謳而爲善亦有以
致人文之化成固將與天地同其悠久而昭億載之
皇明是與巍巍而蕩蕩者不可得而名所謂爲天地立心
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者矣

寄齋先生文集卷之九

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前翰林院編脩後學莆田黄仲昭校正

序

送監察御史賴侯序

士而誦六籍之文味道德之旨以歸諸心又擴拾其糟粕以取科第世之人固以為榮矣其有任準繩之司居紀綱之職為耳目於　大廷糾工百僚捺持憲度執不允稱兹孝哉逮　國家清明發寬仁之典推恩以及其上世俾仍嗣子之位號無存歿與有光寵其榮又為何如耶矣進士為盛時所貴御史為朝著所重顯親為人子之所難兹三者欲得而兼之誠鮮矣乎明江賴君侠嘗用易經魁鄉闈以起時譽已而被求樂戊戌科進士之選爰授監察御史在職勵操行惟尚廉正卓卓於臺司最者出按浙東西人尤見稱恭遇　聖朝舉誥勅之典以勸撫臣無凡祖父至于伉儷亦從而封贈之其恩意固有甚補君冒躬荷斯榮雖不幸居求感之下而其尊府獲贈監察御史然贈儒人固已責又泉下所謂三者人鮮得而兼之者既具見不惟具見之又克舉其官不屈其身以不辱其說從徒且是美者相去又豈不相遠矣夫比乃切其孝思婺黄自陳詔許之於是御史金君洎同年而同官者欲往其行以予亦忝同年之好遂屬為序云

贈監察御史李朝用序

昔夏侯勝言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俛地拾芥誠以經術本出乎聖人而脩己治人之道莫此焉具士而有以講說研究之探其理以會諸心而歸于其躬推所得而施之無適而不可者奚祿仕之不易矣乎其或於聖言無所聞而徒事于進取者譬猶無舟帆之利而欲憑于巨川以達于滄海者未之見也其或有之必非遠渉者矣今世用人之術雖不暨于一途而惟明經為首稱發身科第為特異而進取尤為無難也

聖天子即大位之初首選進士為監察御史者六人而朱陽李僤朝用其一焉知者莫不慶其進取之易而尤喜其遭逢之幸顯融之日盛也蓋謂朝用自妙齡游邑校誦詩二百篇以端其趨嚮充其學識領丙午鄉舉登第庚戌之科用拜今官甞　朝廷一新治化之日得列官內臺振風紀以試其所學大其所施其至固未易測也較諸勝之所言信有徵矣夫勝在當時固明乎經術者也屢用洪範五行災異為說已足致顯官而今世經術之學一二諸義理視勝所說誠已不侔所至又豈止其下哉主事余君一陽暨同出之士既為之賀復徵予序為贈云

送南京大常寺卿董君序

聖上新即大位值四方多事災異迭見乃簡賢任能脩舉庶務以圖化理至于卿佐之選尤惓惓焉惟其人者所以承心而謹天戒也適時大水復為災于　南京言者

覲歆灾之故必由缺政間以祀事不能感格爲之一
皇上即日詔吏部選老成人往膺其任吏部亟以寺丞寅
錢唐韋君　在薦遂拜　命爲南京太常寺卿蕭蓋
特恩爲夫太常詠者謂爲班於也畫日月其上
朝廷有大事則建之以行而禮官奉持之因名其官曰奉
常後改太常秦取尊大之義也官在虞廷謂之秩宗在周
官謂之宗伯俱以祀天神享人鬼祀地祇爲職事與神明
交所任固重矣卿則周官大宗伯之謂也君一旦超拜衣
臨訂偶爾哉君始自鄉貢進士司訓于同安久之
皇上在潛邸時得君爲伴讀以儒學詳雅簡在有日去年
秋從　龍而興擢太常寺丞才十閱月遷少卿又三月
復拜今官斯所以爲　特恩也嗟乎君以　潛邸之
故不甚月而三遷其職所遷又非冗雜之職所得例視非
爲人之賢曷以臻此哉且以宗禋之故而屬意於君奚彼
之者所可同語耶君必將圖爲乎報稱矣昔伯夷嘗膺是
任命詞有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由其義者謂事神之道
必在於敬敬則此心收斂無少私曲而能直直則此心虛
明無少雜亂而能清然後可以交乎神明可以交神明則
嘉祥是降斯亦弭灾之一道也君既行同寅諸公俾序爲
送予忝職在是欲舉其職而未能者也宪致灾之由寧免
於愧乎茲敢同寅之好不可不即所聞以告云

贈右僉都御史余君序

南昌余君持敬須自監察御史拜
上命超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　潛邸舊人也前年秋
聖天子嗣位之初於潛邸舊人若　今禮部尚書儀公數人
者俱超授部寺佐貳余君及數人　者俱從外補君乃領判
光州已而被召改大理評事尋調監察御史才數閱月超
授今職寅論莫不以爲榮焉蓋先是時
朝廷篤親親之義凡潛邸官僚之若率慎其選故儀公輩
出自侍近之職餘多出自校官君之起家也嘗領鄉闈
會試禮部列名副榜與教事于兗澤追丁外艱起復被選
爲紀善于潛邸閱歷歲月久之素以文學受知遇且以端
直聞至是拜　特旨俾僉乎都憲豈偶爾耶都憲之任
固重矣秦漢以來始置大夫其後與三公並列今制則與
六卿相等特受耳目之寄荷風紀之司以讒朝會論政事
覈官邪辯冤抑或大臣尸其位百司曠其官許參之人有
壞法亂紀者率得糾正之　國家大體由是而益尊故
於任之所宜應者不可以不知知之不可以不言言之不
可以不行所繫之重誠如此且其言之行也爲正人所喜
而爲邪人所不喜從之公道與已之所存或寡楙乎疑或
行之而病乎正人而爲邪人所快不惟於已之所學有所
負固非　朝廷委託之初意亦非賢士大夫之所望
也君所學者聖賢之道又以端直著於時皆於所繫之重
始將有所自見矣抑聞之都憲之職豈特不惟並列於三

公比有缺負亦由此進拜且諸邸舊人從以進弼佐之任者往々而是若君之房杜可徵已君幸以是自期云何御醫永慶敦鄉郡之好徧于序為贈故為序焉

送監察御史魏源復任序

士之發身率以科目為貴往々由此累至尊官者何哉其人能以經術相尚故措之政事也有所根據視諸末學之徒蓋棄其本而務為末節者大有徑庭矣然則進士之見貴於當時豈偶然耶永樂丙戌建昌魏君源舉進士科踰二年拜監察御史方其為進士時人謂君有所抱負他日當膺顯爵及擢御史人又曰君乃名進士而居風紀之司必將不忝其職矣厥後果振聲內臺甚愜輿論遂奉

上命出按西陝陝之隅地迫邊鄙其務在於備急警至則一有所備明而整飭之所歷人悉憚服雖藩臬之重尤畏其明察䂓出乎藩臬之下者歟用是其聲益振去年公卿大臣廷議以君總攝南京都察院事夫羣御史之於君相視為同寅所以舉措於時政者自常情觀之若為不易君之用心蓋將有以哉恒歉焉若不足遂獲重諾於一時由是人益賢之以為異日尊官之寵未必不由此而始耶且謂其始終將毋負為名進士而科目亦豈徒貴於當時也哉今年秋考績于吏部即日復任于南京都察院而福建左參政熊君以議監察御史熊君孔明喜君為鄉邦之光於其行日率交游之士餞之而徧予序焉

送按察副使劉君致仕分韻詩序

四川按察副使吉水劉君之謝事也年未底于七十筋力公底于衰倦耳目聰明未底于昏瞶乃决意於請遂侍歸老于鄉知者莫不重其去賢其為人而賦詩以送鄉郡相厚者復舉陶詩靜寄東軒春醪獨撫之句人分二字為韻以賦意蓋有取矣是詩淵明辭彭澤歸休日所作夫淩游東軒一無所累引觴自酌誠足快於其中劉君由是徒以自如固將不減於彼分韻之意殆以此歟予惟淵明進退之際時皆不偶其寓意所樂韓子所謂有託而逃焉是也君抱德負材為名進士録用

聖朝為名御史超遷外臺復以風裁著稱為名憲副茲之去也遭時清明海宇又安日得與賓友子弟陶然於春風和氣之中同樂隆平以享遐年視淵明始終所遇誠已霄壤矣夫君子適乎進退之宜必有所見而後能否則悖於理矣淵明嘗言匪道曷依惟其惟道是從故所見的然而其所處之當乎理者如此然斯道也劉君既以為學於疇昔茲去而不為顧吝豈無所而然哉誠非貪得者之所能也是故進退之機君子之大節存焉後之欲求君平生者殆於是而可徵予故書以弁于卷端

送知府洪侯赴任序

皇上弘一視同仁之治以涵育華夷茲誠天地之大德也然所以承流而宣化者臨民之職是矣邇者天下郡守有

欽頒詔大臣循著令各舉其所知之賢且能者以備委任
時新城洪侯惟徵以寧縣秩滿九載大臣薦其名吏部銓
其賓 聖天子厚其禄遷其官俾治貴州之銅仁定制
九有司煩劇者九載無過而有善政者陞正二級於內令
至守超九級信不次之擢也豈易致哉盖侯為人闓爽
而暢達敏於視事勤於蒞職所歷二縣始治于新喻後調
山西之屯留皆煩劇之所咸優為之上官稱其善下民懷
其惠屢當文章保留之其賢且能可驗若盖如此彼荷
簡命宜矣昔在永樂中侯之諸父 甫判泉州予鄉先輩
胡士璉甫膺郡寄二人者同心同德持廉潔之行播愷悌
之化爲泉人所感慕者無異父母或圖其像或設其主立

祠祀之至今不能忘侯時隨侍于郡二人所爲之善目擊
而心識之聞者從予道其實予竊定侯所以著乎賢能而
有所自者又如此今往治銅仁因所以爲縣者而充拓之
成效可必矣焉有優於彼而不優於此者也且士璉甫歷
後長定于貴州政跡尤爲章章銅仁其屬也其人豈無能
道其善者侯有所聞尚其追慕諸父所以善治郡之方措
之於政則聲績由是而益隆高爵厚禄亦由是而薦臻矣
於其行御史論君貞明暨吾邑之士歎疇昔之好者屬予
以送予故序云

尋樂習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前翰林院編修後學莆田黃仲昭校正

送鄭孟英序

孟英往時拜 上命任[illegible]巡檢予[illegible]丁內艱去比服
復調任象山之欝溪[illegible]以游獵為事出則[illegible]
矢刃弱之屬斯皆兵[illegible]武人所用而孟英[illegible]
樂爲之何哉孟英自[illegible]校循舉子業[illegible]選入胄[illegible]
晞猶有老母存而春秋高孟英平生篤孝道者也志在[illegible]
官遂其禄養以爲親榮意以爲仕而或及親存雖末秩[illegible]
足爲幸然發身胄監者恒拘以歲月不能躐等驟進會廉
西方面以屬官末品多缺員爲言
朝廷遂詔胄監生之願仕者不限其次第而孟英以母老
故慨然就職其志殆爲少償而中之所存者亦可見矣至
是或謂君子之仕不以位卑爲嫌者是有所爲也在古已
然孟英始既不擇所仕以慰其母所志固可尚矣茲乃不
及政官惟調任而去詎能無所不懌然者予曰此非所以
知孟英也君子之仕曷嘗必意於其間當隨其所處以
稱所任而已其往也誠能舉其職司使百里之境[illegible]
而外户不閉強暴遠而鬭爭不興海濵之人咸得相[illegible]
樂於隆平之世而已之名益當日以有聞不惟無負於
朝廷所委任亦將不辱其親而有光於地下矣予辱同出
有疇昔之好重其行序以爲送云

既還任九疊嘗同寅及今而同官同調者莫不以君爲
榮重其還展序以送夫經術之學自昔所尚也以之脩身
而身無不正以之齊家而家無不治及推而大之以至于
國于天下無適而不著其效者經術之有關於世用也誠
如此是故今世進士科之制非素負經學者莫能與惟王
乃由是以階進取仕踐中外俱有聲稱誠非偶尓矣昔劉
晏職司財利以裨國用而史稱其撿劾出納一委士人得
非有見於此乎晏遂以膺高位播顯名爲古今所稱道若
既以之藏於其躬推而見之用他日所進與其所至殆將
不讓於彼矣經術之有益於人也尤如此嗟乎經術所用
固大矣君所以求爲臣職者恒在于是至其子職所爲亦
豈外乎此數尊府太守公退休于家撫桑榆暮景壽且八
十餘得以優游怡愉者以君克舉厥官而顯榮之足以慰
夫衰老之懷也惟君其勗之以遲
聖天子之寵命而益顯榮其親於方至云

喜塘四咏詩序

吾渝張氏卜居縣北之喜塘者其地有景物之美焉居之
四面四峰環列並圍秀特異地理家或謂爲金之象峰因
以名也爰皆北向俯一沼中峙鉅石泉出石罅瀦而泓
渟瑩若一鑑與四方峰相映而同爲奇勝宜張氏有家于
玆也所居之左周以墻垣植卉木于其中每幽花間開清
香襲人四時芬馥焉居近環植以竹琅玕交加秀色延豪
君綠雲之作興碧濤之並起其景物之美者蓋如此不惟
宜夫居第之足以適夫賞翫之樂也張氏居此者若干世
肯堂殷盛家恒饒裕讀書崇禮先世以門[illegible]稱於鄉邑昔
久矣今曰求堅蓋族之褒然者也暮充拓先業紹其家声
縣大夫比年舉長萬石嘗因其景物分爲四咏曰金峰環
秀曰鑑沼凝清曰花塢聯芳曰筠坡擁翠欲求善詩者賦
咏之因其從子丕戉愉秕上北京以予烟家屬序以
爲引予惟景物在天地間無處無之第淪落於荒山窮谷
不遇乎人者豈少哉求堅乃能因其所有表而出之求爲
賦咏斯殆有所得也且自其先代有家而景物已具未必
不有挺而樂之者至于今而始從見稱所遇殆亦有時歟
使遭逢不偶而顛頓無以遂其生雖或有此亦奚從樂之
方今　皇風清寧海内無事林林之衆得以共享隆平
而鼓舞於光天化日之下以優游怡愉於景物者皆
上之賜也推此可以類見爲賦咏者尚有以及之

送右參將都指揮湯公赴淮安詩序

今歲秋九月右參將都指揮湯公叔正督是歲漕運事訖
祗奉　朝廷成命將復往焉公雅好儒書儀觀佩服無
異士流與翰林諸君子宿締文字交諸君子重其爲人於
其往也胥賦以送蓋漕運軍國重事也必得人負荷而後
有賴若唐之裴耀卿劉晏所任者是已先是
朝廷惟事海運米以石計者歲率百萬寧免覆溺之患焉

□漕舟會通河抵臨清而漕運之利既便且益定制以南北
內外衛所百數十之濱水者俾役率用每歲春至淮安聽
發運以次至 北京其役寔大矣惟特總之者都督武
公暨公二人而已二公俱以論所舉者既發運矣公必後先
董督之舟雖數萬艘卒雖數十萬衆以號令嚴明撫慰兼
至故行有經伴至有程期輸納有序人不知勞而無或遺
者得人之謂於斯可見彼二子者寔得專美於前歟且公
之膺是任也既十餘寒暑每歲所漕視海運逾數倍
京倉所儲日以充羨而勤慎之志公忠之心未嘗或怠所
以著勞績而被 寵擢於方至者又豈二子所能同語
哉抑觀二子者固已著稱史冊垂休後世以公所成較之
誠有過之史冊之書為可少矣然則茲之胥賦以送者
安知他日不為所採取者歟予故并序其實于卷首云

送南京禮部右侍郎杜君詩序

君子遭逢 盛時於文學政事得並見諸用而顯融後
先者固為難能矣矧職當侍從處乎清華之地位列卿佐
貳乎寅清之任者豈不尤難哉予友台郡杜君宗謐膺茲
用大臣薦自翰林侍講擢貳南京禮部翰林諸君子既爲
之慶復胥賦爲送而俾予序夫首簡蓋以予於君嘗同寮
於史館復同列於 經筵前後二十餘歲相知非淺也
君始以英妙之齡適用之學 景陵踐祚之明年進
士及第筮仕史官已而實錄纂脩君獲搽筆焉其間詳
乎紀載俾聖德神功昭垂萬世迨
太上皇帝弘開經筵繼獲數陳大道修乎講說啓沃
宸衷以惠澤民物夫禮文之事二者為甚重俱從與勞其
間所學固已大用矣茲乃貳掌邦禮雖曰政事非若甲兵
錢穀之司之冗且所謂禮者誠莫大乎神人之祀虞廷伯
夷所典是已周官則謂之宗伯其所掌者既曰以佐王和
邦國又曰以佐王建保邦國所係之大者誠如此宗伯之
貳則小宗伯今官即小宗伯之制也所貳寔有差殊哉君
以端謹之行英敏之姿從而臨涖之殆將有以焉諸君子
所以為賦者非道夫 恩命之榮必及夫職司之重不
啻申夫僚寀之好致夫惓惓韜別之意而已也第念予以
猥陋恆忝數益於君今茲之薦又忝同列君乃翩然遠去
教益之資由是斷望曷以為懷哉顧君之視予既辱加厚
予於君焉得以薄耶昔者衛武公致乎賓盛猶篤於自脩
先正稱其有文章能聽規諫以禮自防君所以期之方來
者尚日進於武公云

送翰林倪侍講謙使朝鮮詩序

聖天子龍飛九五即日詔告臣民嘉與惟新日月所照皆
風雲雨露所沾被者頓增乎光輝茲誠千載之遇也已而
宸衷若曰四夷萬國無小大奉正朔勤貢獻稱藩于廷者
惟朝鮮於東藩為特遹奉臣職為尤謹視他國宜先有所
詔諭且其國傳緒既久素慕儒風崇禮文禮部其選詞臣

懲于文學儒于儀觀者將命以往於是翰林侍講徐君元
議被選在行實公論所推也君正統己未科第一甲進士
及第非直儀觀之偉也為學究本須明體用為詩文有發
才務矩度詞理俱勝精采動人為德温純沉厚不為物動
公卿大夫謂君於是行必能先事為慮物至斯應變達無
窮學稍通宜得尊中國撫外夷之道足以不辱於
上命者從可知矣盍賦為送以臨其行於君固榮矣於戲
上天以
國家克肖厥德付之大命創業垂統奄有華
夷本道德以為治興禮樂以為化甫及百年薰蒸涵需矣
闇乎中外矧朝鮮去京師數千里者歟俛君以
朝廷講官履侍近清華之地一旦甫臨其國前此未有也
其君臣上下不駭乎心目重乎瞻望相與觀感羨慕百拜稽
顙益隆本木水源之思者何莫非
聖朝深仁厚澤之所覃及也諒足與榮於君矣故以序于
諸作之首

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前翰林院編修後學莆田黃仲昭校正

送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周君詩序

今天子踐阼之明年庚午改元景泰翰林侍講學士周君
功叙自南京入　觀適三載考績也先是君上言惟四
郊多壘而虜患滋殷者皆由奸臣亂政所致爰具言八事
不獨關乎國體又兼切乎時務措用受知于
淵衷至是吏部　奏君既考績循例當復職
皇上乃調任于茲君即日疏陳多病願仍職者所俾得養
攝勉從循正宋遼金三史非敢為安逸計然　上不聚
俞允未幾吏部意謂翰林之職設于南京者為斯文儀表
院長缺貧非學行具美者不足當實難其選　上遂詔
君復往翌旦　陛辭命光祿飲食而後行君子謂君
之至也方踰浹旬其去與留皆出乎人所莫測始之見留也
宸眷所存殆欲寘諸左右備顧問而俟擢用茲之復任也
重以學行具美儀表斯文于彼其留其去所係固非淺淺
焉者所可並稱　朝廷眷顧倚注之意諒斯在矣其不
輕而重也較然矣於是縉紳輩嘗同宿好者各賦為送自
稱道祝況之餘大率惜君之莫留與其遠去者之意居多
予因為之言曰君臣以義而合理固然也惟義之合而後
臣下之情得以上通而盡其職分君在京樂中有明體適
用之學以取科第造事　四朝俱以文學為職業而德

望威著至如經濟之具才智之優雖屢嘗有所建明未
見諸大用愚公論所惜者久矣豈直今日哉茲復受知于
上簡在有衆將其之右者發其抱負者非朝即夕君安得
久從遠去者哉予其用存于珠玉之端以為送亦將以慰
乎同好諸公云

送大理寺右少卿李君序

君子之仕也往多早之秋仰智效勞克稱委任固足見乎
下之事上之誠矣　且有疾具以為請　朝廷從而矜
憫之俾休養于家亦足見乎上之待下之厚焉此君仁臣
忠明良相遇上下交泰之時也人皆少卿弋陽李君文耀
為者以疾自陳遂蒙　聖恩從所請俾養疾誠天地之
仁也君何由致是哉去年夏君以大理寺丞奉
命巡撫畿內之大名廣平順德及河南諸郡縣與湖廣接
境凡軍民利病官吏善否暨一切政務有可便宜興革者
章疏屢上多所允俞迨逆虜犯北京甸服之民竄
為驚疑君復奉　命專撫大名等二郡即日各集民兵
為之捍禦人賴以安比長垣諸縣無賴之民有欲倡盜者
輙設方略擒捕之觀變所為殆足見乎學識之優矣奏任
之重斯為克稱焉事聞　皇上重嘉勞之故拜今官尊
以疾乃還既至即得請以去權符之意何其厚耶使非君
為人之賢居官之善曷由臻此因是較其後先俱足為君
之榮也君子乃請君所以為榮者非止乎是異以學行政
事之懿為內外校官復用薦為御史風裁有聲名邁時
予綰家學擢進士官御史方頴然朝者以投武於君具宗
又為如此於予誠之在君者不一而足世豈多見哉然皆
皇上之賜也何所報焉宜有所感激而起以圖報稱語
曰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斯之謂也黃御史嘗從君
游且有姻婭之好重其去屬予為送

贈錦衣衛指揮僉事曹君序

維時武臣荷顯榮於　朝者未有不由軍功積累之漸
焉蓋軍功所成豈易易哉非矢石紛紜之是冒則干戈縱
橫之是嬰非瘴癘沉溺之是觸則風霜凌厲之是犯熏歷
乎崎嶇顛頓蹈不測之危而後能全其軀命至于臨陣受
敵必嚴其坐作進退攻刺擊殺之法而後能取勝於僥倖
得生於萬一功次所成由一級以始其不易易者誠如此
朝廷從而錄其所成之大小定其職爵之崇卑以為顯榮
俾得及乎身家而世蔭後世焉者　滎陽曹君源自錦衣衛
右所正千戶陞本衛指揮僉事以其征勦福建寇賊有功
也先是尤溪諸縣之民照良者劫掠鄉曲肆毒齊民始遁
于諸郡福建守臣以聞　先帝乃命太保寧陽侯陳公率
師往討之太監曹公以內臣重望才猷俱茂往監督為君
為太監公猶子朋於[illegible]　武事乃隨征在侍娶等平
猥當先立奇功爰拜　今命焉於是衛幕[illegible]文派先

於請額移其品秩封及於公公於是得以侈夫簪紱之榮以不出于其家榮幸爲何如哉然推原所以致乎是福者眞有由然矣予嘗讀洪範九疇諸首乃云自五行至庶徵各得其叙則民自歸於五福其意謂由
皇極之建所能致也欽惟 國家肇基垂統餘五六十載禮文之化漸涵海宇躋斯民於仁壽之域以介茲諸福者豈一日之頃歟矧公遭際之幸又得被夫榮名之貴者哉因以推之不惟有以見夫孟機之孝於
朝廷恩意之隆與夫治平之徵亦於公而具見之矣公之天齡且垂八袠餘有田園以供伏臘之具接賓友之歡心康而身寧族屬又凡三千指公恒以孝友之道帥之其威福之方至誠又不可量也凡若斯者世亦豈多見哉工部主事程鑑歷能道其美且屬予序以贈云

湖溪漁樂詩序

湖溪漁樂者劉翁仕貞所自號也溪出萬安之東鄙下流入于贛水其泉四時混混逶迤演漾介乎兩山之間恒爲魚所容焉翁故得從以漁而樂也或人乃言翁所志亦淺矣長江之綿亘人所共見也重湖之渺淼人所共稱也自溪而觀之涯涘固不可同語矣彼魚豈不尤多乎翁奚爲漁其小而遺其大漁其少而遺其多且樂者人情所同也豈此欲之而彼獨不欲乎樂與人同仁者之心也苟或樹其一己之私而不矜乎人君子不爲矣翁聞之辴然而笑曰吾家乎溪之上漁乎溪之中安吾分也使吾家乎江湖之濱焉不能爲江湖漁哉方是時 朝廷清明海宇乂安農者樂於隴畝樵牧者樂於林野士君子樂於詩書仁義公卿大夫樂於功名事業孰不怡怡然者吾奚獨樂歟亦奚待吾而洵之歟矧因其地而漁夫多且大居其位而與人同樂皆有命焉吾將脩吾身以俟之言方既乃鼓枻而歌曰溪吾居兮溪吾漁兮地雖卑隘兮吾心其舒兮又歌曰漁何爲兮樂而施施兮樂與人同兮俟命與時兮歌已復漁而不答翁恬退讀書今壽六十子四人俱教以義方賢而逸者歟蕭主簿學敏翁之倩也道漁樂之實於詩俾序之以求善詩者知其爲人而歌咏之

餘芳集序

前進士萬載劉君迪誠裒爲給事時嘗以其先君子文忠甫所號静樂軒與桐岡書屋諸當世名搢紳得詩文若干篇迨先君子捐館又求爲墓誌銘及哀輓之章若干篇所得前後殆富矣已而乃併附搢紳輩所爲作一樂堂詩文詩篇又若干彙爲一帙題曰餘芳集編不啻富矣乎審其用心亦勤矣蓋芳即香也芝蘭之爲是已有取於斯甚有旨哉文忠甫平居不事榮利於世俗紛華泊如也所居雖家邇闤闠而斂跡終日惟適夫恬淡之趣故號所居之軒曰静樂桐岡書屋則其別搆也庋經傳子史于其中以足被閱所以貽之後人者亦斯焉在且于茲延師以教諸

[illegible]難[illegible]遭或遭際之不偶莫致于用遭際矣或致用云
[illegible]或所以大賢者無所建明及無所措置者比又足爲
志者乎[illegible]矣哉渠由是勗之則所以荷重任蒞要位
成重名於[illegible]者詎不由此而始耶故爲序云

尋樂習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尋樂習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前翰林院編脩後學莆田黄仲昭校正

送浦知縣赴任序

語曰政者正也意謂以已正人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乎人者浦洪字會川日者由大學生解 上命宰縣于河南之登封行將施之有政以正人也太僕寺丞[illegible]其行俾序爲送且言會川學問素積詞氣溫然尤善彈琴得紫於士君子者衆矣予惟琴之爲用能禁止邪僻以正人心古之君子無故未嘗去之琴者衆樂之統也君子所當御也會川平居究意於斯則心之存乎正者可知矣脱有不正從而一操之所發之音必散亂而乖戾矣足起人清聽哉心果正矣從而一操之音淳意古鳳儀獸舞亦可致矣況推之於登封以理乎庶務臨乎下民又奚施而不可者且琴爲君子所御豈特正乎已哉實足以正乎民心也若子游於武城是已其在當時人多不用禮樂惟子游獨以爲治及絃歌之聲有聞雖聖人亦爲莞爾而笑況衆人乎會川信能以之治登封他日政化有成豈不足爲其儒紳而致喜動於人歟抑予聞之圜丘之奏以雲和方丘之奏以空桑宗廟之奏以龍門琴之用不既益大矣乎會川生逢盛時躬覯 聖明在上幸毋以登封自滿尤宜正其心脩其德更張其絃之未調者以俟焉會川世家淛之[illegible]水家嚴仲淵甫尤篤於義[illegible]謚有所白者其在大學

時祭酒陳公器其所學與行所能恒加善視云

送指揮僉事楊文英序

官一歲而屢遷者文職已不多得矧武臣惟論其戰功者乎茲乃從以聞見者文英是已文英名俊為游擊將軍副總兵後軍都督府楊公之冢嗣也公自京秩[illegible]許功業為爵鎮守開平寵任誠不輕矣去年秋北虜犯邊文英亟率前鋒從摽之公繼其後大破虜衆斬獲無算

朝廷論文英之功允宜特授所鎮撫自是北虜畏縮不敢向開平頃者遠超西北竊掠延安諸鄰而還文英率精騎哨及虜跡馳報公麾衆邀擊之遂大肆所獲生擒其酋長與所掠延安男女馬畜飛文英先披數騎越塞馳報。

上嘉之即陞正千户賜文綺襲衣楮幣以旌其勤能未幾公令所部以所獲生口來獻并列上功狀有司言凡在行有頭功者得陞官一級并宜有所賚文英遂陞撫軍衛指揮僉事受賚如例夫自去年秋迄今未及一歲已從數遷固為不易致矣聞者莫不豔羨之予惟賢才之出詎偶尓哉昔周興德化大行兔罝野人具足致干城之咏文英生長盛時蒙被 朝廷德化之隆言動之間文理藹然猶儒生一旦富貴逼人以至顯榮奚足怪者然文英春秋鼎盛自是益堅其志益[illegible]其器略益樹其榮名偉績則好腹心之求又從傳之斯窮矣幸無以干城為自足焉文英比還[illegible]王事于君之子欲賜借其外求[illegible]政通以文契之雅屬予序以為送云

送僉事劉君赴河南詩序

人恒言大臣得人不患無賢監司監司得人不患無賢守令茲蓋識者之論也夫大臣公而不私然後辨淑慝則所舉惟賢能非賢能者莫得與矣監司明以燭物審其邪正可否以激揚勸懲之非其人者不能容矣然今之按察司即昔時監司之謂也職任誠已重矣宣德中

國家勑在廷大臣論薦而任之遂為著令

皇上即位以來命論薦如故乃者吉水劉君俶殷自刑部主事膺薦拜河南按察僉事殆所謂賢且能者歟君平居坦易寬厚尚平恕自進士官刑部以儒道飾吏事尤能體

朝廷欽恤之意不使訟者嚬寃以去又屢嘗奉

命録大辟之獄于外多所平反而聲稱隱隱今茲所薦夫豈偶尓耶然則是薦也固足以驗大臣之知人君之往也奚可不以監司自任而究意於守令歟其考察之方昔人所謂八計者是已以之審其稱否而激揚以至公又奚守令不得其人哉守令得人則善治以興而君之圖惟報稱以無愧所薦者其庶幾矣超擢之榮必將由是而可待矣因其行士大夫相知者胥賦為送貟外郎王君功載於君為同出且同寅徵序其端以為贈云

送參政龔君復任序

廣東布政司左參政蒼梧龔君來朝 京師三載考績

也以寂善于吏部談者謂廣東為嶺表大藩疆域廣而民
物衆盛郡邑多而政務煩劇參佐未與績以有成非優於
治才者莫能也蓋君自永樂初筮仕□□□□丁親艱累遷至
部皆見揚累中外非一朝矣然流□□□□其職方惟職
事之煩也足以驗其有為而致其餘逮且不特治才之優
而習孰乎經術開學之英門皆在甲申之科值
宗文皇帝踐阼之初文運聿興第士之多莫此為盛皆
以經術明理為根抵君之祿用以由於斯故用以縣乎各
學□□□□□遂在大臣呼推舉以驂今官不數十間
卿以家書豈偶然耶於是兵部諸公凡舊嘗同寅者莫不
為之歡羨重其還而主事黃君彥俊悉談者之說屬序為

送予惟自職之置大小相承內外相維者非徒設也為治
道計耳今行外論之所係之尤重者無踰方面誠以方面
得人則　聖澤由以流行紀綱法度由以脩明郡縣諸
司由以是則是效一方之人咸若措之枕席而無杌捏之
患否則奚益於治道哉龔君之還幸不以績之有成而自
滿勉其所未至以期盛名高位於方來也予又竊意君所
以同寅協恭和衷者若方伯吳公彭公大參蔣公二王公
左公皆時之表表者平居必相與究意於治道矣奚俟乎
贅瀆第予竊效夫仁者所贈而為之覼縷云

送周學正詩序

江田周氏吉水文獻族也其秀曰蒙字敬熙前職方先生

之孫予同年同官石溪先生之主器也邇時以鄉貢上會
試禮部中乙榜授滁州學事人或謂兹行也未足慰敬熙
伏同寅諸君子賦詩以慰其行復俾予序焉永樂戊戌春
試以及　廷對石溪俱褎然前列而文名特盛逌入翰
林凡所制作足以動人時職方先生自掌教長洲縣學秩
滿入　覲予從拜焉是後先生官國子陞職方幸獲相
接者數矣嘗其問學之富德善之厚乃知石溪今聞藹行
之日盛以至此年侍
聖天子經筵敷陳帝王之大道演繹天地之鴻休以廣
聖學以臻至治者所自誠不偶爾予因竊嘆君子之垂訓
家庭者匪徒然也討敬熙所學於兩世之間必具有所得

觀其器宇之□則深沓觀之偉特殆足占矣語曰曾無君子
斯焉取斯故敬熙如至時見者謂其德業與年俱進會試
當在首選及得乙榜皆為惜之在予則又有所歎焉蓋予
忝預考較不能拔所作於千百之中寧免滄海遺珠之歎
及從而思之或為科額所限歟亦或定命有在歟雖然書
云惟斆學半敬熙得以廣其德業安知不由此而益通也
歟蓋職方可嘗□□師儒也且聞先世所積者久而所遺
者深於職方□□則天報之漸也既漸必至于極斯亦
理也安知敬熙不臻乎益盛矣惟勉之勉之是為序

送陝西布政司右參政夏君之任序

今之布政司外服重任也一司定貢有長有貳所任惟均

所選俱難其人比舉以來詔在廷大臣論薦破擢用之
者乃宣德庚戌頃者吏部具天下諸司缺員爲請遂命論
薦如故事時豐城夏君希純以南京刑部郎中三載報政
來朝大臣遂以君在薦擢右參政赴任于而陝焉蓋君之
入仕也由明經及爲丹徒簿仕刑部主事善於自勝決獄平
恕有令名乃考績陞正郎多歷年所而又於練達矣今之
膺薦於佐上者將有所自效奉宣
聖化惠安一方之人論者乃曰昔召公以文王德化宣布
於境有位者[illegible]而化見于其躬者有蒸羊之節儉刑于
其家者有采蘋采藻之誠敬以及房帷之間皆以禮義自
守而行露標有梅之詩以作致乎風俗之美豈直惠安其
人已哉　國家深仁厚澤覃被宇內久矣宜布已至者
宜觀明效君踐其任幸屬意於斯於是凡與夏君同出而
仕于中外同寓京師者屬文爲送予故序以告焉亦以爲
同官者告也方伯會稽王公景暘予同年也不奉教久矣
或以所告者爲可采歟幸同屬意以致乎風俗之美甘棠
之思也是爲序

送蕭助教序

南溪蕭氏泰和望族也曰瀠字彥清山東鹽運副使鵬舉
之孫處士孟熏之子今翰林侍讀孟勤之姪也頃者自吳
來教諭秋滿陞南京國子助教君子莫不以爲宜焉且[illegible]
于於侍讀君爲契誼悉蕭氏之流風餘韻宜序以送予
即具近者言副使公之學得於劉尚書子良先生[illegible]
仁義之質所攷類之常借叔自成長于大賦其民陶官甄
御史出以非叔曰非姪也我嘗坐副使公曰任役者我非
叔也叔受以辭召諭衢州公號汝頌家居往紹四明爲斯
道作斯義傳著其美鄉裏與諸從叔同居胥篤友愛諸
從惟公言是承一門雍睦劉先生作世訓傳播其善已而
被徵擢蘇州同知比坐謫復起爲運副在官一以廉介自
守勤愼自勵而慈惠之化溫如也處士與侍讀居家亦尚
孝友予雖未及接處士接諸侍讀君之雅飭恭謹謂乎仁
義之言有可則已彥清則予於往時相見於侍讀所舉動
於諸父不少異心甚爲敬愛及叩所學皆本之家庭而得
之侍讀君者尤富去年秋又來自吳中相見之間覺其有
益於勤竹之態橫橐所造視曩時爲益盛也予退而嘆曰
信乎習與爲子斯爲取斯之說矣茲之入教國子君子所
以謂宜此護夫向之爲教一邑之士之所被也今則及乎
天下之[illegible]及乎天下之士不以仁義爲說詎可乎哉蓋
仁義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傳其說矣合[illegible]則爲師者無以爲
教爲弟子者無以爲學而以默於大[illegible]之世[illegible]尚力植
之恢宏乎家庭所以增重於副使公父子間也俾序以
送者秋官侍郎[illegible]公　謝君　皆同出所以有爲期待者亦
予之意矣

送[illegible]本[illegible]松江[illegible]序

本素李氏世爲安成人今翰林檢討克述之仲弟也曰者調任司訓松江郡學檢討君之同寅重與本素敦契家好者喜其膺師儒之任又得善地胥賦爲送而俾予序焉蓋松江爲東南鉅郡物産殷盛人多富庶今且列之兆識

皇澤之布收始禮義之教易入俊偉之士往往輩出固爲善地焉茲得司訓于是教道與行殆爲無難亦奚患職司之不舉成功之不著也歟且本素所以爲此而無難者是有由然矣初其家居時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專志春秋之學以求麗澤而遂乎所得檢討君既用是取科名擢史官入侍　經筵以學行著譽搢紳間日躋顯融本素養時亦用是被舉俯就今職司訓于郡之華亭亦以學行得舉當時尋丁家艱去今乃調官郡學蓋華亭爲郡之附郭縣其學行之實鄉也詎不有關于郡學諸生茲從以施教信爲無難矣本素之往誠足爲喜也然予竊有所言夫學校之教莫重於明倫經籍所載亦斯是重第叔世以來士之明經者鮮求其本惟撫拾葩藻措之文詞爭先揚歷汲汲焉爲利祿計於所謂明倫者果安在哉由是士風不振善治不興君子閔之顧其要在乎得諸心措諸身而後能以刑諸人是道也本素平昔既得之伯氏而致學行之譽矣俟乎喋喋焉予復從而申之者非直爲一人告耳欲以徧夫九爲師儒者且俾從游之士皆有所聞焉

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前翰林院編脩後學莆田黃仲昭[illegible]

贈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楊公序

聖天子登寶位之九年夏擢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楊公洪爲本府都督同知并賜白金綵幣文綺衣以公有邊功也且遊擊將軍參將鎮守開平自將調兵悉如故寵任甚不特專矣乎公守開平立奇功取顯爵者屢矣頃者北虜犯邊公即日率精兵往禦之至則已宵遁命長子俊領前鋒深躡虜後逾千里覘知虜所駐遂用勵報公亟麾所率擣虜穴殺獲無筭生擒其酋以獻

上嘉之故有是命凡在行有功者陞賞有差　命下之日朝之文武群僚莫不嘖嘖嘆羨以爲有功必賞雖

國家令典良由公不負任使有以致之因相與言曰戎狄豺狼世爲邊患自昔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以此爲意要在撫馭之有方備禦之得人也

皇上[illegible]懷威服四夷遠邇罔不歸順比者[illegible]已革心嚮化

朝貢之使接踵來廷今之犯邊蓋其部[illegible]迫[illegible]者欲爲鼠竊之謀耳非公克奮勇略擒[illegible]以敗[illegible]知其不以爲得計耶公既有大[illegible]寵[illegible]非私恩也賞一將以勸百也使凡[illegible]公不事張惕嚴飭備禦彼雖有豺狼之心何[illegible]亦奚邊陲之不靖耶茲固公之偉績[illegible]

曰不宜乎同官周君功叙陳君汝同乃俾予序以張
之用以為贈云

贈考功郎中李君序

河陽李君原德日者自驗封主事秩滿九載吏部以考功
郎中缺員亟擬為請遂從超擢之朝之大夫士莫不以為
宜焉謂驗封考功皆吏部屬也君在驗封自鄉佐而次歲
月相處朝夕相視必審其為德之美涖職之善故擢之考
功專長一司以考課內外百司而黜陟之所係尤重非見
知乎昔之有素奚委託如是哉又謂其先世以義相聚凡
弟輩同爨而食者五十人宋時嘗旌為義門至于有元義
卿仕行省[illegible]章威仕乾州總帥並有時名以忠厚相遺家
世所積非一日矣原德始用明經登進士第躐踐仕途茲
復擢任樞要之地黜陟百司由是底于遠大以食其報者
從可卜也或曰黜陟百司所以為有位者勸戒也誠欲詳
乎黜陟而較其功狀則巧詐徧出而能否相淆及察其毀
譽又或所司臨涖之者愛憎非正以承順風旨徇其所私
者為能其有自持剛介確焉無變者則扞格不合非惟不
能要譽而毀亦隨之凡若是者何由得其實以為之勸戒
乎曰是無難也第切責其上司親臨而考[illegible]一有不當
輒反坐之奚患不得其實而不能勸戒也[illegible]特術當終
而為之亦非所以待非常之才德者也古之人有自鄉舉
而任三公於焉有布衣而位宰相者焉朝上書而[illegible]
佐者焉是又本乎薦舉而出乎考課之外也誠如是又奚
有位者之不勸戒矣乎故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
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然求其
為有司者必本諸[illegible]公至明而後能耳君之受任也郡邑
交同任于朝者徵文為贈予序相知之雅故序以贈并為
凡在同僚者告且以告夫當路者云

送按察副使李君復任分韻詩序

昔人因物之美以譬夫君子者意亦至矣若淇澳詩之綠
竹如簀譬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是已貴州按察副使濟寧
李君　乃者報政書最當還治予翰林諸君子惜其別
且重其為人舉唐詩鵷鴻得路爭先翥松檜凌霜貴後凋
之句為況謂是詩亦淇澳之意也或云淇澳於綠竹以挺
生之盛況金錫以鍛鍊之精純圭璧以生質之溫潤而譬
乎德之成就者由生質之美學問之篤也茲所況者以鵷
即鳳屬具九苞七德鴻則先後有序松檜則歷四時而不
改散歲寒而並秀於君殆有所似矣有復之者曰斯言於
物理則得之至所以況李君者奚止於是君績學領鄉薦
入成均仕光祿寺有令名舉於大臣參佐貴州藩司盛著
英聲大臣復合薦之遂擢今職視同僚則風斯下矣斯非
得路先翥之謂歟君入仕幾三十年荷蒙顯庸發輸忠勤
以事　朝廷者先後猶一日斯非凌霜後凋之謂歟然
猶未也遭逢　聖明在上選賢任能君既久佐方面為

老成人將猶彼之入贊大廷和鳴朝陽而備乎大用如璵
堂杞梓者行見之矣諸君子皆以爲然遂用其詩人分二
韻賡賦爲送予僭序于篇端云

送劉君赴福建參議詩序

世之進士重乎同年者豈特以聯名科第爲貴焉必其道
義之相關也過失之相儆也事業名節之相尚也所以資
益者若此其至或一旦分携遠去烏得不戀戀于懷哉此
固人情之常也鄱陽劉君志伊頃自考功員外郎荷卿佐
合爲奉　璽書參佐于閩藩蓋君學篤而行淳雅飭不
尚表襮嘗任行人副儀制所歷皆有譽迨副考功而善譽
允著故獲從拜榮命焉於是同年諸君咸惜其去意謂求
樂戊戌科同登者二百五十八人仕列内外今僅三十年其
間以衰疾或坐累而退暨不幸而物故者什之七八所存
誠已落落君復翩然以去自是爲之資益者日少不能不
爲惜也雖然閩控南服爲大方面職司之所係與閭閻之
所仰賴者不輕君誠思所謂事業名節之相尚者求其實
而施之於以無愧於科第而亦足以慰乎所惜矣且於君
又有可喜者焉一方面之上同年以薦而往者相繼先是
周君時叙由郎中參大政方君載道由御史任憲長又俱
同郡於所謂相關相儆并所以相尚者誠宜何如三君子
者必將增重于同年矣劉君旦夕幸以語二君維時同年
者既惜其去復賦爲送其官翰林者三天官者二柏臺者
亦三皆同朝惟樂君守大同報政適至嘉言亦忝侍同
後僭致意焉實簡凡十有一人云

積慶堂詩序

積慶堂詩者縉紳君子爲鴻臚卿楊公作也公貫地于
北京坊靜室君下撮前堂後寢敞以門庭旨祀先之所
以及燕息之居左右序列秩然其間茂密爽塏堅利不華
既完且美矣以辰之令集縉紳君子同落之甚相歡也公
乃以堂名請于少保石首楊先生遂扁曰積慶堂蓋謂公
之先大父自元季有家金臺秉德尚義教長者之行爲之
繼紹者又益以滋培之而所積益盛致公顯擢于朝蒙重
列聖寵光日臻月從封殖之慶將流諸無窮矣名堂之意
所以昭先世而期後昆也予惟天下之事可以智力爲而
不能必其成者多矣如德義之實施之於躬於心得之能
所以顯其身而垂及後裔者所係尤大恒不可必譬之植
藝焉苟人力既至而旱澇肴蘖欲求有秋何可得乎及雨
暘以時歲底豐稔收必倍之彼固係之天也公之先世所
積者若此其久至公之躬食其報而致位通顯者又若此
其著斯亦天耳天之於人其如是其昭昭則凡襲世澤而
登降茲堂者可不益思所以封殖歟若封殖之不謹則天
之所報殆將益厚矣抑聞公爲訓家甚者不獨詩書而已
自立身以及接物之隅一本之忠厚悉條示之有志封殖
者無待於外求然則公之先代與其平生所志視世之餘

王是積者詎不有間矣縉紳君子既爲賦之于故爲之序云

送工部尚書王公致仕序

往年春工部尚書鳳翔王公年甫七十上章謝事
聖天子惜其去不許初公上章時僚屬皆從勉留意謂當
佇方倚注髦舊以資寅亮以熙庶績公之所任重矣宜加
調攝增精神強念慮以綜率吾僚以昭答
上意豈可去乎及有詔不許僚屬咸爲憂幸公復視事如
故歲餘乃嘆曰茲年七十有一矣衰病日臻雖欲自效奈
筋力莫如所志　聖恩誠不可負然於大義豈可逡巡哉
即日復上章力請　宸衷察其誠而矜其意遂聽以本
官致仕僚屬雖復欲勉留孰能用力其間矣士夫君子[illegible]
者莫不爲公盛美相與言曰夫士強壯而仕七十而致政
固大臣至正之道爲古今有天下者之令典也自昔能審
去就之宜識難進易退之機以崇廉讓之風免躁進貪得
之譏者固有其人或亦不可多見也有能之者其求必無
所愧負公遭逢　盛時發身胄監兩佐名郡貳大藩職
方伯遷亞卿及進今官所歷俱以剛果寬敏見稱輸忠
四朝裨益政化者多矣迨引年退休翩然而去斯亦無所
愧負於中耶且茲去也不惟足以見公爲臣全於終之義
實亦推見　朝廷於公全始終之仁矣昔宋之元豐間
[illegible]公有退休洛中者集衣冠爲耆英會以樂夫優游當時
稱爲太平盛事仰惟　方今治臻熙皞臣庶同樂公之
歸也以廟堂貞姿圭璋雅望增重關西豈乏乎衣冠文盛
宴嬉暇日娛桑榆之暮景追耆英之高風俾稱爲太平盛
事不讓乎昔人者尤庶見
皇仁沾被於無已矣於是縉紳之士與公同此關西者重其
還徵序以送而[illegible]特屬筆於予云

送南京禮部尚書王先生詩序

皇上重惟南京爲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所萬萬世根本之地爲重且大而既創
六卿之任于彼者恒比聞見通年益爲寥寥矣屬者臣下
有以根本所係甚重宜仍具六卿爲言深契
上意惟特臨川王先生自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特
拜禮部尚書以往　命下之日朝之公卿大夫而下莫
不躍然以爲公論所愜謂先生立朝四十有五年逮事
四聖而德業之光碩文學之淵懿高名雅望流播四方爲
天下之人所敬仰者奚一日之積之所致耶惟其敬仰於
人也久故受知於　朝廷也深比年貳禮部屢嘗抗
章乞休致　皇上惜其去皆不之允至是
寵命特頒者良以朝著所列八坐爲特崇必得碩德老成
獨當其間垂紳正笏足以表儀百辟矧邦禮所掌尤爲清
華者乎予惟先生所以致此者顧豈容易歟起家永樂初
科選爲庶吉士績學翰林　詔比二十八宿恩幸盛矣
洪熙宣德以來典事內閣續述

在北予以識公於金文靖先生所先生稱雅好於公者也
後公之從孫敷寛被薦擢帥府都事予復得與公往来於
敷寛所未幾先生以公在薦領南雄推官遂脱去戎行人
莫不謂廉介之不負於公也敷寛在官衆謂所持大率似
公暨得從征安南以贊畫戎幕及南征之行雖未有所濟
其意氣則自若而無所與也間謂予濟之非無所贊畫務
所用者不自由耳已而調任浙江都司所持恒如在帥府
時既丁内艱茲乃復官有雲南都司之調而其意氣之自
若者無異曩日君子乃謂其曾不憚夫遠行萬里如而反
如是者盖其中之有所主耳予因從告之曰西徼之區舊
稱六詔雲南亦其地也内附
聖朝嚮化久矣其接境雲南者固非一所雖每自守臣
貌方物来貢然纔性多詐而獷悍爲守臣者固宜上體
朝廷柔遠之道以待之彼或自爲不靖致治化不通則嚴
兵遣備因其可攻而攻之苟或擁衆深入則爍熱之不時
水土之不服且其因險阻裝擁而設伏者彼之上策一或
不審辯不爲其所損矣凡若此者雖皆守臣之事而亦贊
畫之重務也語曰良辰在茲勗之而已敷寛之先爲宦族
選將族祖原榮衆孝廉宰福清父汝肅亦舉茂才出世則
析于吉水谷坪爲西平忠武之裔云

千氏流芳集序

予故友禮部主事金川千君汝霖前仕中書舍人時家
朝廷錫之勅命并推封二親其尊府予猶甫逖詣
闕下稱謝且就養焉誠足爲榮矣比邀學士大夫相知者
以詩文爲送蓋予猶甫讀書□儒雅故得以□□□十
居九嘉種菊號乎菊莊翁因以爲號□□主□□□桂
諸學士大夫爲賦咏之予猶後先時得可謂富矣間者乃
併其平生與其父子兄弟凡有得於□□□流者若詩文
賦贊之屬大篇短章彙爲巨帙悉手録之且以而所增
勅命四道冠之卷端題曰流芳集意蓋有在矣期以傳示
久遠也乃命其孫欽賜来北京求善書者書之復求予爲
序夫芳者香之謂也香莫逾於花木姑即其所好之菊言
之種植之以時滋培之以力及夫繁茂盛開芬馥满叢鮮
颺一豈沸之則香氣襲人肌骨毛髮爲之洒然誠爲可愛
德善之積于千氏者果有所自又況之詞翰騰載集中所
以發揚其芳者誠何如耶然菊之爲芳有時而歇是集也
得以傳示久遠芳之所及與之相俱豈特一時之頃哉矧
賛書具載如瑞日祥雲昭田玉山金水之閒家庭橋梓濟
彩無窮非直流芳已也惟爲千氏子孫者尚有以琢磨之

送參政張君致仕序

仕者之進退係乎大節爲於人之賢不肖君子慎於是而
下之不其流形之秋遭時清明幸見録用奮躬而進宜矣
迨夫血氣既衰精力日耗辭禁謝事乞身以退言不忘宜
哉斯皆人中至正之道果有以昭合之其爲人之賢不言

可知矣視世之壯而躁進不嘗其幾老而宜退不度乎義
者奚翅穹壤懸絕耶此予於張君鳴玉特從為之嘆羨廿
沿世家閥之建安永樂初擢進士科官于大行人繼數名
郡補宗人府幕調正部于稽勲參知政事于湖浙良以遺
逮
列聖在上引用名流乃得相與周旋中外躋顯融
于無已因其時沛然自放仕之日以迄于今幾四十年覩
聽之際雖未底于昏瞶顧惟桑榆侵尋暮景乃著請
京師自陳遂獲拜
命以去固翩翩然足以自得矣予
揆君所獲者如此烏能不為之歆羨也嚮抑予所以歆羨
者殆有由然也予辱知於君久矣蓋存諸已者磊落而閎
奕施諸事者暢達而不滯所以踐歷朝著踰膺方面所至
俱著嘉譽若夫豈偶尔哉然自君所得觀之殆非盛福莫
能矣君之歸也優游怡愉又將匪咸福於末艾且以膺遐
壽於方至矣夫壽元人所難得古人相感之至無不以是
為祝詩云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斯之謂也吏部郎中常君
中孚暨同僚諸公重君之去屬序為贈庶以篤嚀皆同寅
之義云

送知府曾君赴泉州序

泰和曾君上以舉進士官
朝著前後三十餘年矣頃
以[illegible]部郎中為尚書徐公所薦遂膺
上命領守城下閩之泉州不亦榮矣哉夫職已立德
以來凡有闕員必俟在廷大臣所論薦而後除與否則未
嘗有及固異乎資格循常之選用是而謂之榮豈不以然
矣然尚書公所以薦及於君者奚偶尔歟君每談當世之
務能反覆辯論揆之於理及行之利害成否悉如所言蓋
由所見之明也其議論文章則曰其出入于韓柳其出入
于歐蘇王曾此足以關世教此足以措之政事非馳騁才
詞徒為誇張而已蓋由學之有所造詣也至其在職則政
無不舉且有所自持非獨同寮寀者推重尚書而次莫不
見重焉茲以薦而去誠不偶尔也嗟夫尚書公是為知人
而能為矣
朝廷寄以一郡所任固不輕矣君所以自
效者將何如歟君學聖人之道而知所務者也聖人嘗曰
政者正也君佩服而推行之既驗而信之茲推之一郡益
堅其志則於副尚書公之所薦稱
朝廷之所委任者
詎用他求歟抑聞之勞以
璽書增秩賜金公卿有闕
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此古昔優待郡守者然也矧遭逢
聖明在上顧倚任賢由是以膺寵進者君尚以之自期焉
士大夫相知者重君之往徵序以送予故為序云

送龍翁還金川序

士君子生長
盛時撫桑梓而安田里謝喧囂之撓備
德行善與鄉閭同享隆平之福怡然不知老之將至此固
有生遭逢之幸也身安而心寧志遂而興發乘濟川之舟
利涉江湖行則無所跋於前止則無所疐於後紆餘數千
百里上謁
京師覩聲名文物之盛華夷琛幣貢獻之

當與　聖天子道德光華之降見所未見盡副生平所
願遭逢詎非尤幸哉其或有子且賢列官朝著式遄其來
相從一視以寫久別之懷奉祿養之豊使爲子者獲伸返
哺之情致孝愛之忱而已得優游歲時怡愉旦夕不知身
之在客者所幸誠又何如矣金川龍翁善政以令子澄仕
大理評事遠迎就養翁亦惓惓特勤一視不遠數千里自
其鄉徑造官舍迄今三易寒暑於人生所幸而難得者今
皆具見殆足致歆羨於吾人矣君子乃謂翁所以得此者
誠有所自平昔篤於教子蓋有慕乎古人遺子黃金滿籯
不如教子一經之說俾評事晏從明師及子交學士周君
子寧家君就俾執經函丈朝夕請益翁於東脩之奉率常
加厚禮意兼至暨沃良多遂用取科第爲名進士筮仕今
官致有今日且所以爲幸於翁者宜不止此評事爲人愼
厚居官有令名維時　朝廷誕舉恩典人凡有子效用
而賢者賜之誥勅推封以子官翁於寵數行將有及者計
日可待矣翁將南還士大夫同鄉郡者莫不榮之屬序爲
送予故序云

送參政余君赴河南序

今之藩司所任承流宣化之責是已不其重乎蓋承流宣
化悉委於郡縣漢制然也考之董仲舒之言有可見者茲
委之藩司良有以哉夫　朝廷德意之所播布政令之
所沾被欲下之於民俾無遠而不屆無幽而不及必藩司
是從旁使然也今世之制治臨外服統領諸郡以涖
州縣者惟藩司爲然故凡有所沾被播布非由於是則
從下達此古今之制不能無異而藩司所關之重者誠
今天子嗣統之初誕敷寬仁之治擇賢畀治於藩司長
務從得人遵　先朝著令詔在廷大臣舉其人而任
乃者大臣以禮部主客郎中余君天祥在爲遂拜
命陞河南左參政輿論謂君於是行方將有所報稱而
致乎尊顯謂其發身大學預脩書於　中秘筮仕主事
于主客智足以燭乎理才足以舉乎職尤勤慎夙夜秩滿
考最陞儀制郎中久之丁家艱調官主客歷職一十年練
達有素而美譽咸著者受知大臣今爲所舉膺重任于外其
克圖報稱以致尊顯于方來者可預卜矣遂屬予序爲送
嗟夫安養斯民固長民者急務也安養之道誠莫先於衣
食先訓有云吏若得人安有穀人不足於書然人不足於
夜哉承流宣化之所重者實得舍此而外求歟惟余君以
爲何如

送參議黃常赴山西序

君子之學必見諸世用非直蓄于其心裕于其躬已焉果
用於世矣殆將靡懈夙夜毋負厥職若外而一邑之寄一
郡之責務求安養于黎庶而後可也方岳則當乎一面之
任土地盖廣矣閭閻益衆矣制郡邑所繫尤重矣則所以
爲之安養者孰謂不難也歟至于內而　廟堂之上臺

部之設其卿佐暨夫所屬之所理雖崇卑之不侔然當其所至必因夫職司究夫施設爲庶衆焉其或遭逢其時秘其所學各其所推而無所自效則至公之論在所不取也莆田黃君常祖自少肆力經術有志于用永樂壬辰之科擢進士第尋領刑部主事久之授員外郎已而調官工部夫以經術之懿飾于吏事又益之以勤愼故所歷悉播善譽頃者遂用 廷臣三品而上者所會舉拜布政司左參議以往涖于山西蓋先是時宣德中 定制凡方岳長貳諸職有闕必詔卿佐會舉宿練之賢以俟擢任其人必聲實之俱善爲衆所共知者然後在舉否則未嘗有及舉之若是其不易者必欲得人以膺乎一面之重也君乃從以起被 今命非學之有所本聲實之有所自曷以致之哉然則君於所學既用於世矣歷官皆郎署亦嘗有所施矣茲之往佐方岳且以表率郡邑於黎庶安養之道亦惟推其所嘗學者而施之豈待外求哉果由此而一於忠勤推之以至其極則所謂臺部卿佐之所措置亦本之所學而已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用序爲送云

賀劉知觀八十壽序

上天錫壽於吾人吾人以爲不可易得乃謂八十爲中壽百歲爲上壽恒懇懇致乎祝願焉至於方外之士又視壽若無難者何哉蓋以攝養之有方服食導引之有功然其從於其所尊亦欲以壽爲之祝願者斯亦平昔之情也泉外劉氏號雲泉出家吾郡之仙遊觀洪武辛亥春正月十有八日爲其始生之辰至來歲庚午壽躋八十其徒胡觀澂比者赴 北京待度雖未遂所請而於歸壽其師之意尤懇懇焉者泉外於觀澂爲師祖故爾觀澂言其自以師事道士留玄默讀儒書并研究本教深得玄妙之旨乎居謝外想甘素澹守清靜於觀之殿堂門廡創造一新者皆躬爲倡率俾山門之光及神靈之衛護所以致丕彖肅者宜矣予惟泉外誠所謂方外之士也於攝養之方服食導引之功殆有所得歟既有所得壽固不足言矣豈特八十之是躋歟百歲亦將從而可冀矣予聞異人有善長生久視之術者其信然歟否歟泉外必有所自處矣此吾儒所不欲悉言者竊意泉外始生之時當
聖朝將乾符之初氣運肇隆元元之庶賦稟均厚致多壽於今日爲隆平之徵而紫帛酒肉之賜將及閭閻此於處方外者雖無足論然壽之所本將奚有所異歟斯又不可不知也

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前翰林院編修後學莆田黄仲昭校正

記

江山具趣亭記

林爲閩中著姓声稱久矣其號方山林家者蓋尤著焉曰
汝[illegible]乃自方山析居瀛洲以其有江山之美既居之復
即居[illegible]亭以覽其勝揭扁曰江山具趣蓋誠有取矣頃
高臥其子成上北京介進士陳叔紹以亭記爲請叔
紹於林爲姻家能悉斯亭所有者於余遂書之曰閩縣東
南八十里有地谿然於群山間曰瀛洲謂其幽勝彷彿神
仙家所居焉洲之上有丘隆然以起曰瀛島者斯亭所搆
也其地三面皆水烏江遶其北橫江遶其南太平港遶其
東如明鏡如素練合流出閩安鎮以入于海群山者前則
浮峰鼓岩大頂首石鼓其秀後則獅峰仙岳獻其奇序列
左右則雞嶼龍門洽浦之若拱若顧者是已具足爲斯亭
奇觀而真趣斯在也固宜記亭中所寘惟古琴書筆札之
屬一無長物喧囂不聞埃氛不到佳晨美景或自游息或
侍列諸子孫或招致賓友同事宴嬉非嘶盃賦詠以爲樂
則鳴琴對奕以取適其接乎耳目者有竹樹之陰欝花卉
之秀麗鳴禽清籟與夫薪歌漁唱之間作以及清風白月
雲霞烟靄之變態於四時而爲趣無窮者非直江山已也
又宜記夫真趣具乎人其或累於物欲而不忘乎外鶩則亦
奚以爲樂哉汝儀甫平生好讀書輕利重義篤庭訓士家
布衣角巾若將終身焉者放其爲樂是有得乎真趣矣審
如是則所居之瀛洲於神仙家所稱者奚爲有間歟其於
記尤宜故書之俾歸而寘諸亭中云

真拙記

徐翁子傑家于劍江之上以真拙自號而爲君子所取者
何哉謂其無幾乎古道也或曰居宅服食人所不能無者
古者巢居而穴處草衣而木食信已拙矣後世則華棟廣
廈以崇其居文綺錦綉以華其躬膏粱膬羞以悅其口腹
果可謂之拙乎以至結繩變而爲文籍標枝野鹿變而爲
尊卑禮義亦皆聖神繼作法天以制治因時以制宜不然
不然矣翁之生也居今之世爲今之人而惟真拙是尚其
可乎哉翁曰噫吾守先人之舊廬[illegible]風雨衣
則布帛以不遺凉燠食則蔬食以[illegible]飢[illegible]如是而已
文籍則誦之少壯而粗識乎大都尊[illegible]禮義則生爲太平
之民勤其耕耘時其賦輸暇則敦乎父[illegible]夫婦之倫以洽
乎家彼之華棟廣廈綺綉膏粱吾何[illegible]爲如是而不謂真
拙可乎君子聞之曰善哉翁之拙也豈無所見於中者歟
誠有所見則其小者固不論矣若世之追逐於勢利之場
奔走於權倖之門巧計百出孜孜旦暮所謂作僞心勞日
拙者[illegible]壞矣翁其賢乎哉遂舉濂溪先生拙賦爲
誦之翁莞爾以笑謂至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

絶翁和而歌之其色津津焉其心欣欣焉若深有得於袖之趣者翁既捐館子伯和須者上　京師悉其實於余求為述之以垂訓於家伯和其殆能子者歟

代祀靈應記

去年秋不雨冬亦不雪今春妨東作麥乃不有秋
皇上軫憂傷四月癸卯遣近臣丁有七人齎香帛禱祠嶽鎮海瀆暨鍾山　宸衷尤惓切焉嘉言忝遣首得代祀東嶽時馳驛詣山東者三人彼以沂山東海也比至三司率官屬迓香帛為禮甚恭予語以致禱祠之意莫勝感激議分職助禱於是憲使張君鵬偕行五月丁子宿祠下翌日祇謁余默禱曰亢旱以㷧　聖天子遣一介臣代禱祠于神神宜有所昭答焉幸無爽退偕張君分[illegible]司召民之出大牢及蔬果者聽自言其直給以所齎鈔人人喜忻望外是日午雨乙卯雨如注丁巳又雨戊午[illegible]款[illegible]刻祭具星月如書既舉三獻禮仰瞻神靈若響若答[illegible]成雲候以迎雨大作移時方止州之父老助禱者歎[illegible]三日為霖茲既幸見矣可多得哉遂再拜曰
皇帝子我恒於憫我既旱禱以雨我使我播種以不飢困
恩德何其至哉又曰　神利澤我亦多矣旱而有禱輒雨矣使旱不為災患莫加矣又曰是雨也尚　宸衷感通所致良由神之克效大靈應也顧無所於報願
皇帝壽萬萬年神得歆禋祀於無窮也時齋郡[illegible]

[illegible]安泰安州守施守正暨僚屬助禱者謂靈應斯盛盍[illegible]記於余張君以為宜余惟神以尊冠五嶽發育萬物靈應往日者豈小耶然未若今之捷於影響也誠足副
上意而慰民望矣雖然是歲之旱奚翅一方焉所謂不崇朝而雨天下者余尤有所冀也

詠歸堂記

詠歸堂者取孔門弟子曾皙所言之意也堂在金川縣治之西五里許地曰荷蓮塘山水明秀風氣翕聚曹氏之居在焉先世本北人避黃巢之亂來居于茲相傳為金紫光祿大夫録尚書事某之後子孫蕃衍今及四十餘世矣冠纓詩禮奕葉有繼鄉邑稱名族堂以是名者士夫君子以其彥衡鑑之志焉衡鑑意謂人固不可以不學學所以立乎身成乎家紹乎先世苟為不學則身奚以立身無所立則家奚以成家無所成則亦奚以紹乎先世吾家相傳為曾國之裔先賢咏歸之事由學而至恒景仰而不敢忘歟以為訓於家庭而勖乎後之人焉君子既以名其堂乃曰詠歸之實豈易致歟曾皙與子路冉有公西赤各言所志於孔門而特見許故朱子謂其所學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而其[illegible]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程子則謂便是堯舜氣象又謂其樂而得其所其識趣之尚信由學之所至衡鑑以是為訓甚有以耶又曰使陟降茲堂者詠味其旨日進於學以充其[illegible]

視學宮其在棟宇者底于蟀仆悱懞風雨者底于不支塗
墍丹雘黝堊者底于漫漶像繪洎配侑以下施于五采者
底于不彰亟謀諸令貳時縣令張某縣丞某主簿某教諭
某相與叶志而一新之名輸其稍入為屬人倡而耆某某
等又克勸誘其邑人於是閭右之庶歘然出其私有無吝
服勤以後為蓋其善材堅甓至于工傭之物胥此焉具以
明年三月訖工自像繪以及于豆籩之類自殿廡堂齋以
及于庖湢之所悉閎偉壯麗倍于舊觀焉於乎君之此舉
可謂急乎先務敏而有方者矣良由其自名進士歷華要
識大體而然也君於余為同年又嘗同食祿于翰林有祖
知之雅迨廟學之成愛徵余記其實以告諸將來學者有蘇

類演所撰記所以[illegible]矣復奚贅詞然余嘗學
於聖人之徒[illegible]一詹并舉以為告焉初
聖朝崇化[illegible]教育士類以俟科貢
太祖高皇帝受[illegible]教於凡教之之方有可
自田祖之餘悉[illegible]執石俗于學宮令世守毋
遷善而遠惡[illegible]又圖治乃命儒臣編輯三經
敢有渝
四書傳[illegible]之[illegible]來[illegible]人為善非孝行之實
製成二書刊賜天下
仁宗昭皇帝正位踰月而禮文之懿舉行殆徧
今皇帝以武聖神博求古今人臣之善可為勸惡可為戒

者　御製成書名之曰臣鑑訓迪臣下是皆本乎文運
之隆佑我　皇明昭宣人文以嘉惠來學臻億萬載文
明之治置生靈於禮樂之中而
聖德神功巍巍蕩蕩雖虞周之盛莫或踰矣士際斯世何
如其幸耶蓋上高縣也治蚩山之間其士農安於世業而
質朴是崇故教化易入又得良有司倡新廟學使鄉閭俊
秀揖讓其間俎豆之儀誦詩讀書以致其知由是飭其
身家推而達諸天下後世庶無負
聖天子興學之意良有司篤率之德顧不美歟若夫藉此
以為利祿之計於大德無所顧命當時之所鄙余亦不敢
以為說也

新喻縣儒學大成殿重建記

世制禮神之典得通祀於天下後世者惟孔子與社稷等
社稷以其養民也孔子則以其教焉教養之功均矣祀固
無異然教之為道本乎天者也天以斯道付之聖人有其
位而行之當時者堯舜禹湯文武也孔子無其位則明乎
斯道傳之後世而無窮焉惟其傳之也君焉而仁臣焉而
忠父子焉而慈孝兄弟夫婦長幼焉而友恭而義聽忠順
使後之世主得以行之舉林林之衆而甄陶之不然則斯
人之不淪於禽獸夷狄也幾希孔子之功固大矣用是廟
祀天下以致乎敬仰雖千萬世不能有間宜也我
國家君臨萬邦　列聖相繼尊用斯道凡[illegible][illegible]頒報

之辭也詩啓處善事於母矣臨使一於儉而無以承順母
志則母何由而樂耶顧胡爲恒產之家先世所遺者厚矣
有田園之資樹藝紡績之利又得內助之良織紝之勤於
爲養之具何須而不獲爲事儉乎名堂之意非謙退而何
抑聞之曾子善養其親者也謂椎牛而養不如雞豚之逮
親存孔子亦謂子路於親啜菽飲水盡其歡茲堂爲養或
亦有見於此歟淳啓聞之曰是言也信所謂知我者宜從
竊然之然儉雖君子盛德事固不敢施於吾親至於吾身
吾家其可少哉以名吾堂亦以爲訓於爲吾後者[illegible]
鄉貢進士今歲會試禮部淳啓挾之行以母命觀[illegible]華
麥至也已而挾之歸拜茲堂以授于母父子姪[illegible]必供[illegible]
志母殆爲之充樂矣母樂則一門內外同爲之樂焉以樂
母遺值 盛時之治和也乎故道乎樂之實并記於堂
中云

元左丞余忠宣公廟記

皇我
太祖高皇帝之肇造海宇也務褒旌忠節以爲世勸方
天兵下安慶日亟命有司立廟于郡城之忠節坊以祀元
左丞余公以大節肅集即列公祀典俾郡守春秋行事歲
爲定制俾命史臣錄忠節之懿與道德文章政事之兼著
者於元史而爲南土殺身成仁者稱首初公歿時陳賊殘
之購公尸具葬于城西門外至是 詔訪公遺嗣得幼
子止於太湖俾依墳廟以居專奉守焉止之家丁憂嘗自
戍伍于京衛已而伍缺止父子既卒家惟曾孫先于產死
於公爲玄孫有司爲請于 朝遂除其伍令奉守如故
時正統甲子十有一月也嗚呼 國家所以優禮於公
者何其至矣屬者予邑士余男恭携弟男誠謁公墳廟已
過先叙宗好甚篤先舉手加額傾悉 朝廷眷公之隆
且言廟祀久矣未有紀其事者男恭因暨弟上 京師
語予屬爲之記盖忠節在人彝倫大端也士之克全乎此
者必善養乎浩然之氣而後能焉公之保障江淮竟以此
自盡其充塞兩間而不可泯者卒昭著於
聖明之朝與三光相照耀宇宙同悠久雖死猶不死矣非
所養者至而能然耶昔文天祥死于宋論者以爲天以報
宋待士之厚且以昌世教公之死于元天豈無意哉顧諸
同時死者率倉猝遇難而成仁公則獨守孤城者七年大
小二百餘戰而後死也嗟夫宋有天下以天祥而增重元
所以增重者非公其誰矣公所繫者固如此
朝廷嘉公而致恩數之備果私於公耶莫非天地覆載含
容之仁也公名闕字廷心勝國贈攄誠守正清忠諒節功
臣榮祿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封
豳國公謚忠宣廟之立也行及百年有司閒從創備而[illegible]
祀不少曠充足見人心所感慕者亦不能自已云

尋樂習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前翰林院編脩後學莆田黄仲昭校正

怡雲樓記

金川縣治西十里有地曰珠溪鄭氏之居在焉昆季四人長曰恭則篤率諸季或讀書或力耕稼或覽勝江湖問志在樹立邇年協謀創層樓于所居之後客名之曰怡雲樓或人謂珠溪爲佳境與清江新喻之界相交鐵[illegible]樓歸然其中高岗崇漢而百丈峯之雄嵬玉笥閣皂之逈亘峭拔與夫紫山之蒼翠表顙二水之透迤演漾憑闌四顧而山川秀美萃在目中孰非可以怡情者奚獨於雲而有取乎客曰恭則昆季之意有在焉老母壽將八十華髮尨康強昆季爲養親之[illegible]以致母之樂母樂而子亦樂矣故與昔人望飛雲而講親舍在其下者不同盖彼以間關殊鄉不奉慈顔因所見而致契濶之懷此則爲養朝夕不離左右雖有所見則不勞遐思反鬱然于中此樓之所以名也或人乃曰親[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其昆季善事乎母天下之物雖至貴而至美者猶不足以愉其所樂雲亦奚足言耶抑古之人子善事其親者或以草蔬飲客而母享珍饌或浮杯樂飲綵竹騈新或懷橘致葡萄爲奉茲皆以善養稱恭則昆弟兼取於此乎或別有其道乎是數者雖曰奉乎口體而[illegible]養志之[illegible]存焉人子於親能養乎志斯豈易爲哉方今[illegible]國家仁育民物海内承平閭閻之衆得以相安相樂於氣之中以養其親視詩所謂不遑將母與有母尸饔者殊爲不類而恭則昆季得以供爲子職者可不[illegible]自[illegible]恭則之弟寛則早世今同養慈侍者信則敏則也敏則[illegible]遊京師徵余爲記云

貧樂軒記

吾淪洪橋吴氏其胄本諸宋太子中允公拯迄一廣十有一世矣一廣恬退家居闢小軒自娯因自號曰貧樂軒盖吴之爲族盛矣撤條蕃衍散處吟峯之麓敦慕儒素讀書固其求業也用是爲立身之本以取科名被薦擢流芳仕版者奕世相繼中允公開之于先爲表表者歟公之族孫叔元夙抱清德蘇穎濱爲記其家之浩然堂稱其志學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爲世所重厥後凡不事進取者亦以談禮樂崇道義處善安分爲務視里巷輕儇之流固邈如矣先人或仕或否世濟其美誠如此一廣殆有以繼承焉嘗告余曰生長承平藉門地之舊弟昆幼恒立志讀書期不墜先德曰刀耕薄田聊供乎伏臘仰事俯育僅足而已賓親過從者輒治具爲歡晋鄙性好飲飲少輒醉醉則取漢魏古詩擊節歌之以娯客歌或未終即就寢茫不自知其爲貧矣間獨酌亦爾此軒之所以名也屬者一廣因從子匯領鄉舉陞胄監族弟用舉官大使族姪方大官刑部郎中俱寓北京從而視之間過余道故舊雖布衣泊然了不介意於富貴余乃命酒酌之觴數行輒擊節歌詩如

居軒中時信乎貧而能樂者矣始[illegible]觴家家有山林之
樂之謂哉一廣遂徵余為記余竊以愚言之不文所以撰
述其家者不能希蹤顏淵然以鄉郡之雅請又懇懇故為
記云

三豸圖記

三豸圖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海[illegible]羅公亨信所有之圖
也夫豸為獬豸一角獸也世言[illegible]觸邪佞九獄或有疑
視其觸否以驗之法官所服之冠[illegible]後惠文者高五寸
一纚為展筩鐵柱卷成謂之獬豸冠非取觸邪佞之義歟
古制惟侍御史服之侍御史乃法官也
皇朝著令自都御史以及監察御史按察司長貳始通服
焉公自永樂初科進士仕給事中拜監察御史既服是冠
矣在職以端謹自操而風裁著著受知于 上擢僉都
御史分餉邊防于西北二邊積有勞功拜右副都御史定
制秩三品者例得贈 誥命榮及三代於是公之祖得
寬甫父祖昌甫俱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一如
公官冠服之制存沒無間公遂紙令善繪者貌二親像并
及己身俱服獬豸冠父子祖孫前顧後從肅乎儀容穆乎
文采足以起仰瞻而致乎歆羨矣嗟夫冠服之貴加之有
官君子者歟世者使其異於庸眾之人也仕而冠我獬豸
固為華要之職且見重於世矣刻貳憲臺端表率乎群御
史者歟比歷膺斯任一旦厚沐 國恩贈官祖父同加
是冠增榮于遺像者世重又何如哉此圖之所由以作也
竊意公之致乎茲榮者詎偶爾耶予聞得寬甫讀書好義
雅敦潛德奉親事兄孝友兩篤間俯從刀筆未幾即退遁
時繹騷不為利誘祖昌甫尚志進學不求仕進不妄交處
孝友有父風晚得足疾督耕稼以給租賦號英溪耕隱其
本之上世者殆如此公式承善慶追事
五朝仕當華要綱紀朝端奠綏邊徼裝齎遍烈揚于中外
日底隆盛與古之名公鉅卿方駕並驅奚容多讓歟先及
所出圖以三豸名所以彰 上命而表先德也屬者公
進今官尋引年以請荷蒙 特恩優待老成得休致而
去榮又何如矣予故志于圖後俾為公後者有以知上世
起家之不易公之遭逢為不偶求演乎世澤而[illegible]也

重建聳福寺記

盧陵有僧曰守宗道江涉淮不遠數千里抵 北京盖
以廣謁名刹也間造余言所居在縣南三十五里之永福
鄉山曰婆羅寺曰聳福其創始歲月莫知所自第開元皇
慶至正天曆間寺僧惟堅屢嘗有所建造其棟宇其規模
壯麗矣至正時勅賜額曰大聳福寺既罹兵燹棟宇悉燬
惟賜額斯存 國朝洪武初寺僧菊生草創數椽僅庇
風雨永樂甲申先師冶超鼎創法堂丁亥師天然創三明
正統己未先師復創正殿化若天將殿祖師堂[illegible]廡之類
以及像設莊嚴俱次第一新先師之功多矣[illegible]吾行[illegible]

持嘗置私田二頃餘欲并衣鉢以付守宗暨法弟福瑞脊
爲贅勸盡鬻其田爲資并廣求檀越蕭廸良龔仲敬等所
樂施者遂致棟宇歸然于山其伽藍堂及鐘磬法器之類
守宗罄餘貲所成也前功具存未有紀載乞并於守宗之創
始而記之以示永久余按古郡新志寺所在與守宗所言
無異乃由僧鑑空開基於唐會昌中也舊志謂與仁王院
寶峯院同隸高灤鄉俱爲楊氏所置鄉之不同者或有所
更割歟置于楊氏者或從擴大之歟自是而下或廢復興
亦勢使然也然余因之而竊有所感焉凡教莫不有所始
也敬其始而尊事之乃常情也法超能鬻其私田崇棟宇
爲尊事之所殆知所重者矣視夫衣冠之流竊孔氏之徒
之號以取富貴惟利其家而莫知所尊事者爲何如耶然
此惟假之者然也法超於其教殆亦不爲假之者歟不然
何其尊事之若是乎守宗求爲之記其亦知所重者歟余
故不辭而記焉

重建新淦縣德領觀記

老氏之宮峙之以穹堂崇之以奥殿翼翼衞之以重門修廡
自通都小邑以達于深山窮谷莫不歸焉爲者雖由其
徒之智獻才辯足以振起之其貲則出於富室而後能以
有成否則未見其就緒也新淦秀峯山之德領觀元季燬
于兵洪武庚午玉笥之承天宮道士郭景貞暨其徒羅引
年來住持焉殿堂門廡存從鼎創歲月既久滋以頹弊于
統丙寅引年之徒劉嗣漢意謂維揚實鹺司所臨巨商大
賈雲集於彼遂持疏往叩檀越廖延昌偕姪昭暘李殿紹
爲之倡且爲之勸廖與李固新淦名族也衆以其勸樂爲
之施嗣漢所得殆不貲矣於所謂峙之崇之翼衞之者歸
而鼎創之無難色搆架於丁卯臘月廿又一日落成於己
巳冬凡齋宿之舍庖湢之房以及像塑之粧嚴率爲一新
遂邇瞻覩者莫不相羡謂兹觀乃葛仙翁修煉之所丹臺
井竈示異迄今四山環抱者皆玉笥之分支玉笥爲洞天
爲福地實神仙之宅其環抱兹觀者亦存異蹟東曰雞籠
峯三佑真君道場在焉南曰大聖山唐真君道場在焉西
即秀峯山丹臺井竈具于其麓北曰劉仙觀劉仙飛昇之
處也兹觀屹然其中俯清溪風氣完翕詎無神靈爲其
呵護觀之幾廢而輒興者孰使然歟棟宇昔成而延昌遂
爾物故其子魯汶繼其志而完美之復捐貲跨觀前之溪
爲石橋其孫建中者仕　北京述祖父所成於予求爲
之記以示久遠嗟乎前世以來南面君天下者必躬理萬
幾委之有司而後得以少逸公卿大夫暨于百執事必夙
夜靡懈修其職務而後免誚讓士農工賈必世其生
業以給其身家而後免飢寒凍餓老氏之徒乃衣食於閒
施施焉自如又能侈麗其宮以尊禮所師其故何耶
老氏哉釋氏之徒爲尤盛焉余於是尤莫知其故而
無所感矣因記兹觀故云然也

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前翰林院編脩[illegible]黃[illegible]校正

銘

守約齋 有序

教諭湘潭陳君遵禮學為孔子徒者也暴游鄉校時嘗扁其藏脩之所曰守約齋殆有以得夫為學之要領者矣及被鄉薦歷教咸溪江陰奉新諸邑猶揭是扁于其齋益篤進學之志其所得嘗不少矣予聞而嘉之遂銘曰

協于克一古昔攸傳一以貫之聖訓赫然一之為言乃約之謂嗟嗟學徒守斯為貴惟善之具萬殊之多匪博而求求如之何求既博矣或失之濫匪約以守九學之欠昔子曾子有得于斯道統之傳豈不在茲齋居自脩用是揭扁我作銘詩尚其黽勉

箴

方寸地箴為刑部侍郎段瓛乃祖進賦

人心方寸衆善斯具勤以治之惡奚繇著譬之良田載耘載耔惰或弗治蕪穢自茲田之治矣丕謂有秋心之治矣慶焉悠悠有斐君子於時弗傈穫善其身敷遺厥後彼蒼者天影響報之榮名用錫達于孫枝嗟世之人心無或異地皆方寸昧而弗治昧而弗治善以遠而式微式微請歌我詩

跋

恭題　宣德賜妻員外　勅命後

聖朝臨馭之日寵賜羣臣以誥勅者信稀世之逢也今職方員外郎膠東姜珪守廷玉時仕掌醞署正以端愼自持勤於職務故與茲榮進階宣德郎而　恩推二親與其伉儷　命下之日光彩煥發寵數沾被無間存歿榮耀誠何如歟夫褒賞者　朝廷馭世之大柄也所以為世勸故賜之誥勅以示　寵嘉非特為有位者勸也其於為人父為人母與妻皆當有所勸矣拜觀茲賜悉有可見然是賜也詎克常有自洪武以迨永樂數十年間所及無幾洪熙更化始蔇舉　今典至于是時大小羣臣[illegible]皆有及矣寔稀世之逢矣斯固千載之良遇也猗歟盛哉雖然寵意所加信渥如矣然有位者或於職弗稱或行已有玷則亦未嘗濫施今茲所得夫豈偶爾耶珪起廢職甚賢矣孝且其積之於先者必有所自演之於後者必有其實而後能及信非偶尓也

書世直堂後

同官周君功叙所名世直堂者以宋直寶謨閣六世伯祖伯寬詆賈似道之權奸元薦入史館曾祖以立言以宋為正統尊府岐鳳先生往年仕紀善職諫漢王之異謀直矣哉仁人君子之道也且所言若出一口茲所以為祖若孫之直矣然在當時悉不見聽已而權奸竟以誤國

於是哉惟其不外於是而剛大之氣正直之風[illegible]諸人學行昔炳々琅々受知　宸衷爲當宁所倚[illegible]儀刑華夷所仰望以福乎生靈及乎天下後世者[illegible]見矣抑公之爲訓雖由於主器亦以爲支子者訓[illegible]佩服之以見於用以俱叶天有是父有是子之[illegible]不題歎鄭生切進也後辱從於公三十年極荷賜教[illegible]高山今不可復覩矣永寬示以此詩臨楮慨然敬以鄙見所得者拜題于末簡云

書甘氏祠堂記後

追遠報本仁人孝子之心也予於豊城甘氏祠堂之作始有所見矣甘爲邑世家曰孟進甫者隱居而好禮敦崇古道故有是舉乃其良心之呈露也視世之庸衆人蓋遼矣予意其於有故而告月朔而謁歲時薦祭而牲醴粢盛器皿之備升降進退拜跪周旋之儀具有可尚者豈庸衆人所能跂及焉雖然予聞之易曰孚乃利用禴謂薄祭不[illegible]乎備物直以誠意交感耳否則皆虛文也語又曰禮[illegible]禮云玉帛云乎哉所以將之者誠何如耶孟進甫尚其[illegible]之

書少保黃公訓子教儀卷後

右教儀今少保兼戶部尚書東萊黃公福書以訓其季子琮者也所書雖才數事而於倫理之大暨事物服食之微足以檢身立行者具有存焉公之用心何其至哉[illegible]訓誡篤矣今考所紀年月乃宣德丁未公任工部尚書[illegible]交阯[illegible]既拔　朝廷以公嘗有惠愛于彼擢詔公往經綏之[illegible]於瀕行倉猝之際而爲訓尤切[illegible]此豈膳于所私哉乃情之至親且愛有莫能已耳然固仁人君子之心也因是求之公曩於交阯有惠愛亦此心之推也迨公再至彼人於搶攘之際不忍加害而護送公還且曰公吾父母也使當時治交阯者人人如公則蠻民不叛矣故公得生還奚其感之之深歟然此特推于一方者也視公祗事　列聖爲世名臣碩德豐功足以照耀宇宙者何往而非此心之推耶是則公平生所學之正與所履之善有得于聖哲者微諸所書數事既見矣琮果服膺弗忘則所以繼志承家者奚待外求歟所謂有餘師是已

書練氏全城詩文後

臣嘉言伏讀練氏全城詩文

太宗文皇帝所御製也昔在永樂中時和歲登民物估熙

國家右文爲治以陶育生靈乃於宵旰之餘閱古今傳記所載脩德行善者有六十又五人編集成書各系以論斷并詩名之曰爲善陰隲爰鋟梓頒示天下俾臣庶觀感而興感樂於爲善焉於乎至矣而練氏者有六十有五人之一也燦子章太傅仔鈞以有全城功致子孫貴盛今其裔孫霖荷　聖天子錫以爲訓不惟拳々服膺且屬臣嘉言于其家譜以示爲子孫者不敢忘其所得[illegible]蓋亦書所謂思訓迪行以近　天子之光者歟臣[illegible]追思昔時待[illegible]詞

垣叨侍禁近雖報之淆埃然於是書之須華獲與
賜非惟一介微臣之所榮溢實天下臣庶之所共華尤足見
朝廷文化之所由成也寶而有之者豈啻若烏號之弓爲
稀世之逢而已哉於是焚盥流涕拜書如右云

書章文肅所撰劉岳李魏四將傳序并所進傳表後

右四將傳序并所進傳表各一通宋禮部尚書謚文肅章
公所撰也四將者南渡初人以恢復中原爲己任然求
之同時有若韓世忠宗澤張俊諸人爲中興諸將首稱而
公曾不及之者何哉良以其名書旂常功備國史可以傳
之不朽之四將者智勇善勝並爲金人所畏第當時錮於
和議未獲殫其所能或爲奸檜等所讒嫉或天不假年皆
齎志以沒公特以其奇謀偉績紀載未備恐遂湮泯故既
輯其所聞人立一傳又爲之序若表以進蓋其時宋既要
於偏都雖興師北嚮而宿將不得在遣卒以無功忠義之
士莫不切齒公之所以惓惓于此者欲以誘時君激勸忠
良致用以雪國恥蓋公之心卽四將恢復之心也然是公
且名在黨籍顚頓有年追尊禁方贈復官于朝者豈幾何
時能不以進退榮辱累其中又亟爲此舉其賢乎人者亦
遠矣哉抑公平生立朝剛正以愨行自勵文章特其餘事
而此文又皆懇惻亮直而激厲之意見諸言外豈腐才所
可彷彿及耶惜所謂四將傳者不盡見於世而所存者僅此
耳嗟夫隋珠趙璧奚以多爲哉公之八世孫鼎因修其家
乘用錄此于卷端寶藏以示其子孫鼎之用心亦可謂
美其於遺文別有所采輯者又俟附之下方云

書廬山高後送余侍講鼎歸南康

右詩歐陽文忠公送劉凝之歸廬山之作也凝之嘗令穎
上以持正不容於世而去文忠特高其節作是詩寓意以
美之今翰林侍講鼎菴余先生亦辭官去歸故山大夫士
莫不共道其賢而李中書栖霞乃書是詩爲贈蓋亦文忠
於凝之之意耶竊謂先生始擢甲科入翰林先後歷官六
餘年矣作爲文章以紀述歌頌太平之盛者藏諸中秘其
散傳宇內亦不少焉蓋由其蘊諸中者邃以厚故其達諸
外者茂以閎方當　聖天子嗣位之初右文顧俊人皆
期先生以耆成必躋尊秩大展其經術俟一朝謝病翩然
以歸豈不容於世者之倫歟蓋又有所見耳用是人因賢
之疑之之在當時復交致蘇黃諸公之譽至考亭朱夫子
亦謂其高懷勁節可以激懦立貪斯言殆亦先生云乎哉
先生之風必將與斯人之風同並山之高矣世之進進不
已者當共有所觀感焉予於先生之行雖嘗賦詩爲贈衆
無以增重盛德有歉於文忠之於凝之奚啻萬々矣忽不
揣狂妄復贅詞如此云

書婁氏衣冠世系圖後

鄱陽太守婁公文昌致仕言歸也以家世衣冠之圖見示
屬題于後圖始仕宋顯祖大夏迄公凡八世在世之隱顯

為常案又以陰陽地理之術利于鄉之人何其仁厚若是哉蓋天性然也初處士五尺時父紹華率鄉兵禦寇卒罹于難母施晝夜含泣相挾求父於積尸中以葬歲且荐饑惟薇蕨可食入山採以食母適遇寇執之覔金不得將殺之乃泣訴父歿非命惟母僅存丐歸一見而後就死渠魁哀其言竟獲免母後八十六而終生事葬祭皆以禮平居語及罔極之恩輒泫然出涕思慕終身未嘗忘也由此仁孝之風為鄉邑所敬慕不呼其名惟以竹逸翁稱之迨卒世之日咸嗟咨涕洟若有所失焉贊曰仁義之在人以國同然也愛親以及乎物乃仁義之推以合乎中庸處士不及者誠不足論過者亦君子所不取處士殆庶幾乎昔鄭世通篤於孝行鄉黨莫有呼其名者處士之善不一而足差勝於世通里人亦惟稱其號而不名益亦見化於處士而有所觀感者歟然世通之在當時救表其門閭更其里號為孝行坊処為世勸今處士雖歿而流風遺韵之在人亦未能泯者故書之以俟夫採取焉

壽樂習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壽樂習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前翰林院編脩後學莆田黃仲昭校正

贊

刑部尚書魏源像贊

明刑弼教任重虞廷惟明克允士焉是承眷盛時之職司隆古注于秋卿惟其具文學政事之懿號中外華要之榮肆三典之致慎恒翼翼于側戚用之以刑邦國而詰四方民協中而期無刑所謂縉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庶將由斯焉而有徵

侍讀周君功叙像贊

温温然容抑抑令儀將對越以有事端步趨而委蛇蓋其速紹家學也不獨由科甲以發聲乃懷經濟而有為歷官翰苑也不獨工紀載於史筆乃闡揚帝猷於經帷於乎貢舲艎於巨川孰不知其為器之宏剡杞梓於大廈孰不知其為材之奇然而樽罍之具豈得究其所任必也萬前之載始得稱其所施抑天將老其所成而遠大之是期也歟

祭文

祭黎諭德文

嗚呼天乎君之生也果無意乎曷為畀之瓌偉卓犖之才而成乎文章事業之盛果有意乎曷為奪其耆耋期頤之壽而俾之不永中道而斃縉紳之流所以聞君之亡皆為嗟悼而不自知其涕泗乎泫涕嗚呼哀哉君初值乎盛

年即奮身于科名乃蹉跎十載之間始列官內臺之榮轉
抗疏而陳言經闈以于中情遂一麾以出守逾萬里於南
濱雕題之區魑魅之所宣布　皇化躬致綏撫父母其
人幾閱寒暑儼雲旄而還朝仍鳳鳴于朝陽偉大廷之鉅
公爲登名于薦章契美秩于官僚日從容于玉堂
帝獻同以黼黻治道同以鋪張隶史筆于奇遇侍經筵于
清光優詔特頒焚黃先壟焜燿桑梓邑里增重夫何一疾
經年斜纏館今弗顧遽焉棄捐嗚呼哀哉以君之器之才
方將期之大用奚如斯而止耶年方逾於五袠位僅列于
六夫誠如斯而不起耶或壽夭之數有定而莫能從耶抑
或爲顏而夭爲跖而壽非常理耶是皆付之冥冥而莫究
其所以耶嗟嗟吾儕托好鄉邦匪媚則友道義相忘放既
永訣咸懷盡傷薦以蕙肴奠以椒漿靈兮不昧來假來嘗

代尚寶寺丞楊允寬祭周學士文

嗚呼周公廟堂之資道事　五朝瑞世羽儀學足以尊
主庇民而莫推所蘊才足以經邦濟世而莫致所施竟高
步之登瀛俟掮軀之是期嗇大志而不展重知己之[illegible]嘻
閔予小子同學初時纖詞致奠萬里心馳既以申斯文之
慟亦以寓方寸之私

祭少保胡[illegible]楊先生文

嗚呼公之得壽也[illegible]有五年辭文淵之極品豈造物若
之偶然[illegible]湖秀氣[illegible]特鍾

列聖在御一生奇逢試起家於科第[illegible]筮仕於史職俄首
宮之列屬爰翰長之斯陟旣進用於　中秘壽受知於
宸衷每論思而密勿荷恩眷而雍容奉常由是而秩進太
宗伯由是而位崇惟
今天子弘開經筵公陪元僚進講後先天地之鴻休日以
闡發帝王之大猷日以被宣優總裁於　國史本至公
而實錄官乃加於三少聯載隆於華祿愈謙遜以待人兼
敬畏以自牧奈何比年元僚俱逝惟公一人首荷
聖意心懇懇而爲　國無一念之或置竭忠勤而弘化
曾莫憚乎盡瘁胡不弔於彼蒼倏翛然而捐世嗟嗟小子
瞻仰下風哲人不見徒切于中一觴薄奠猶冀俯從鑒兮
有知鑒此微悰

祭族子祠祭主事佩文

惟汝於予分雖叔姪齒則儕似而予少長數月學則同窓
仕則同時而汝之擢第先予一科前後又皆廁名翰苑以
俟顯融汝旣授任祠祭旦暮恪勤用不曠乃職未及三載
竟卧疾不起以茲夏五月十四日絕世于京邸而壽止三
十有六嗚呼哀哉天何奪汝之速俾汝之學不得究其所
施乎汝縈縈在朝出入無復有所親附嗚呼天乎復俾汝
之三豎早孫于家惟一僕在侍啓汝之手足且汝之父以
汝之疾經歲遠涉視汝以歸以四月晦日遽卒于固城舟
次訃至之日女兕長逝而莫之知矣嗚呼哀哉天之降割

予汝家何其若是之慘耶故以十月十日載汝之柩歸祔
先塋汝其有知䰟氣將無所不之矣哀哉尚享

行狀

金母周氏太夫人行狀

太夫人周氏諱某字某曾大父世榮仕元爲武清軍統制
大父永茂繫父官父慶甫不仕洪武初徙淮安母馮氏有
賢德太夫人歸金氏贈資善大夫刑部尚書某之配也今
太子太保兼戶部尚書某之母也自幼端靜寡言笑循嫻
教慎禮度誦小學內則諸篇通其大意孝事父母爲所鍾
愛及歸事舅姑一如所生姑王夫人性嚴每事承順得其
歡心姑嘗遘疾歷久奉湯藥衣不解帶復露禱上天
乞以身代而姑疾果愈遐壽方終平居祇相贈資善公中
饋實絲治具惟謹稍間輒勤紡績寒暑不輟每以教子爲
言曰非治生無以養家非讀書無以發身二子宜隨才器
授之以事贈資善公遂命某爲邑庠生洪理家政恒以勤
儉爲喻某或休假還輒以昔人有斷機教子進學者吾慕
而未能尔宜自勉某一遵父母命日進于學登永樂戊戌
進士仕監察御史歷陞副都御史刑部尚書 朝廷推
恩累贈祖父官皆尚書祖母夫人母亦自太孺人進封太
夫人冠服屢加而儉素如曩時至於睦族黨敦姻舊恤貧
困之念恒懇懇焉正統戊辰冬閩賊梗化某以刑部尚書
來 上命綜理軍政往平之未過家時太夫人嬰[illegible]
劇謂長孫輔曰吾子以殘暴鮮民倒懸吾不及見矣至劇
令急往以副 上意毋以老身憂痛爲遲留尤宜以蕆
公爲務盛滿爲戒言訖而卒是冬十有一月某日也距所
生洪武戊申某月某日享年八十有一訃聞于朝特命行
人諭祭工部治墳葬淮東石塘原祔先塋也子二長即某
以平閩功陞今官次即洪先幾年卒孫男四輔弼佐翀
孫女三皆幼太夫人既葬懿行尚未載諸銘誌太子太保
公以嘉言嘗辱同年進士乃悉其先世及行實俾爲敘述
再有徵焉太夫人往年就養京邸時嘉辰令旦凡同年諸
公暨嘉言屢嘗上堂拜觴爲壽獲覩儀容端靜不凡退則
嘖嘖相羨以爲福壽之至誠不偶然又曰不有賢母安得
賢子爲國良弼哉茲故不可以淺陋辭用敘述如此

右春坊右諭德黎君行狀

君諱恬字潛輝黎氏別號熙熙齋清江版城人也其先析
自新淦之三洲今傳若干世素號詩禮之族曾大父允誠
以上運數世不仕大父惟琇當元季兵變輯里人爲保障
人賴按堵歸 國朝任通州衛百戶父宗瑞號松菴敦禮
教崇仁厚鄉稱長者母鄒氏既賢且淑君昆弟三人而君
在季自幼敏慧閱書即成誦比長爲詩文多奇語及爲經
義之屬悉有造詣松菴翁嚴庭訓且延明師爲教若新喻
吳彥貞暨其姪武寧訓導仲濟二先生相繼在函丈而於
仲濟獨久罹澤尤多年二十餘游邑庠終業于訓導李唐

拾永樂辛卯就鄉舉會試禮部中咸前列所著河圖洛書
之策人爲傳誦廷對擢第二甲進士時年獨妙姿貌如玉
雪文藻奮發搢紳輩見者莫不愛重之居無何丁內艱久
之拜監察御史務正直持風裁決獄則尚平恕歲辛丑
奉天殿災下詔求言同列偕君條具爲對言多剴切激直
觸忤時政尚書李慶等銜之謀欲中傷之賴
文皇帝仁聖不加言者罪俱擢州守君得交阯南靈州州
近占城地極僻惡君跋涉萬餘里曾不憚其險遠比至夷
民畏悦爲甚華言不相入漸煦嫗之撫摩之勞來誘掖之
始稍稍可相近施恩惠既久乃謳服如父母及黎利梗化
君始從遂朝宣德壬子　宣廟出招賜之歌與勅書旁
求俊彥今少師廬陵建安兩先生同以三人爲舉君其一
也拜右春坊右諭德預纂述于翰林癸丑禮部會試爲同
考官　今天子即位之初詔脩　先朝實録茂簡儒
臣同纂脩明年　上開經筵復簡儒臣侍講論君俱在
列屢荷宴賚是歲仍同考會試書績考最蒙
錫誥命進階奉直大夫追贈松菴翁如其官階母贈宜人
君遂告舉焚黄之典荷賜鈔爲道里費馳驛而還衣錦焚
黄奕祥榮耀人皆爲之歎羨柰何嬰疾歲月弗瘳以戊午
正月一十二日終于正寢其生洪武戊辰十一月十又一
日享年五十有一元配欵氏諱淑靜功容言行稱于閨閫
先君以己酉年七月十一日卒享年四十四贈宜人繼室
王氏封宜人亦以婦德稱子男四紘出縉敦出頌生側室鄧
出顥生王出女二小敦出長適新喻傅徵次聘同邑進
某孫男二昇生晃生孫女一君篤於孝友善事二親承順
厥志不敢或違伯氏運早卒仲氏慎極和歡好慎泊程之
子經並讀書究理道攻文辭昆弟叔姪三人自相師友禮
義文學一門蔚然道以明經被徵引疾而歸與縉前後早
喪慎子綱君厚視之恩義兼至綱亦事君如父君辭色嚴
整人不易犯人之邪正事之曲直恒辯直不容少私无擇
交處非其類則漠然不睨視果志同道合有資於己亦則
歡盡平生久益敬愛每喜同詩酒之會或爲賓主必更唱
迭和顛倒盡醉樂極而後退平生襟宇磊落抱遠大之志
見世俗屑屑于瑣末者輒鄙薄之嘗謂大丈夫之事有
不難能者蓋由其學之宏博識之超詣天資之遠出于庸
碌故也故下筆爲文章有理趣有議論滂沛如洞庭春漲
洪瀾疊出滴瀝如芙蕖相鮮沃之涼露詩亦俊逸新奇不
踏塵土真草書亦遒整不越古法所著詩文凡若干卷藏
于家嗚呼君具學行之懿爲當時名流所推奬方列官侍
近期以歷陳帝王之大道敷揚天地之鴻休于盛時以展
其素志茲遽如斯而止孰謂非定命也耶初君之去留統
于官舍訃至統歸殯奉君與元配之柩以某年某月某日
合葬于某山之原乃欲拜求碑銘于墓以昭示永久垂泣
告予爲行狀予與君生幸同郡又生同年自壯角以學業

相關爲同志弱冠已定道義[illegible]入接武雲衢爲同好暨君亦入翰林同事者五載有所論較[illegible]于理雖談笑亦多所資益他人相得殆莫[illegible]章以迄于今彼此未嘗出語爲得[illegible]用[illegible]好謂之非深且篤可乎既聞[illegible]不[illegible]奚忍數其善而具之狀邪雖然予[illegible]之善底于湮泯豈仁人知己者之爲心哉[illegible]惟君子悲其縷而有所采輯云

墓表

明汝姜武郎[illegible]

褒旌令典 勅廷[illegible]璽書特從頒賜者所係尤重焉惟有官者[illegible]以賢德[illegible]治功之成或委任之專始聞有所及至于[illegible]閭巷之士亦獲蒙被斯榮者殆絕無而僅有[illegible]新淦[illegible]公宗魯以宣德甲寅大旱民飢祇承 朝廷勸分之[illegible]私廩穀貳千石以賑之所活不少矣 上遂遣使賫璽書旌門褒異宗魯旌之爲義民復其家斯固稀世之遇也鄉邑莫不豔羨以爲足以爲公家世之榮焉公系出浦江義門遠祖某宋熙寧中刺贛州卒于官子頴旅殯于淦之[illegible]江[illegible]家墓近曾祖榮甫祖德翁考伯聰世篤厚俱韜光不仕公襲其慶澤不事浮薄居常讀書好善崇信義其接姻族待鄉黨交游江湖間咸見敬禮於人尤篤慈愛訓[illegible]孤姪如已出善於治生致貲產饒裕周急濟貧率爲常也及名聞郡邑以達于上實廣其所施故得荷 恩命焉自是不勝感戴詢所知曰吾雖衰暮敢不躬詣 闕下拜舞稱謝以筋力爲辭乃命二子政宣政通侍行比至竣事而退私謂人曰草茅賤質得瞻 天顏咫尺密邇清光誠此生之幸矣凡文章鉅公素所仰慕者皆執贄幣謁見無不加禮遇而賢其爲人於所建 勅書閣恩榮堂爲作詩文以張大其事比還珠玉滿囊矣還未幾遽焉以逝正統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也生以洪武庚戌某月某日壽年七十葬于黎家橋之原初配興寧令李遜女有令德賢於內助卒時年二十又七子一人即政宣續配干氏亦以令德稱子四人政寬政昌政裕次即政通女一人孫男九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其葬也已嘗求 太子賓客致仕胡公爲墓銘納諸幽宮政宣以爲人莫得而見復屬予表于墓道庶以昭示永久焉太史氏曰義者天所賦予以具五性人所固有也蔽於私慾徇以淪喪者豈少哉苟能全之且篤行之詎不爲當世所重歟浦江義門以義聚得名天下者久矣宗魯系出于彼所爲固本諸天本諸已而亦本諸其先也國初王師駐九江乃祖德翁嘗載米爲獻力辭所酬直玆亦義槩矣宗魯所本其又有以哉所以衣被 寵榮誠不偶爾也予故表之以爲世勸云

安福誠門尹處士墓表

持服長孫資在侍扶柩南還祔葬里之兆木薮論公塋次
君孝於奉親與弟啓徹相友愛財利一毫不妄取與與人
交尚道義始終無間生洪武丁巳某月某日享年五十又
五娶張氏克執婦道子二人墅堕女二人適某孫男　人
嗚呼君即世將二十年矣與其墓諸生有嘗從君游或仕或
未仕至金臺者輙訪予官舍稱道厚德并悉其教益感佩
不能忘甚至涕泣思慕因致謝於予者予每從嗟咨謂於
非君之善教何自得彼之稱道感慕如是哉使世之任於
官者皆以善教自任奚患師道之不立善人之不多矣故
表于其墓俾爲世勸云

墓誌銘

故履和養素崇教弘道高士管道録司事兼朝天
宮大德觀住持周思得墓誌銘

聖天子纘承大統布寬仁之澤覃被臣民如海涵春育猗
歟盛矣時履和養素崇教弘道高士周思得亦以高年獲
從歸老于杭鄉仁和縣之玄元菴其徒至靈周道寧扶侍
以去俱特受　恩旨乃景泰紀元庚午五月也明年辛
未八月二十四日高士卒于菴未幾有司以聞于
上特遣行人許箎往賜諭祭道寧復以往治葬事爲請遂
拜　命焉嗟夫高士於存殁之日榮荷優待何其至歟
道寧將行乃偕同官孫道玉狀具高士行實謁予爲墓銘
期以某年某月某日從葬于縣之某原也狀稱高士字養
眞號素菴野人先世居汴　遠祖白雲處士　系隨宋扈
渡遂籍于杭至父太玄處　士某贅會稽陳氏修德行爲
慕榮利外家奉玄壇神甚謹母陳既娠高士夜夢壇前
光燁然白衣人賜一金魚令養之水盂覺白其父曰得
平昔行善之應乎若生男子以上天命神錫我者明日高
士生因名曰思得方成童頴悟出人讀儒書輙成誦甫長
慕玄教還杭敦孝友于家沈氏某知其奇異妻以其
孚既生男女各一即棄絕家累數從遊方比登吴山遇宗
陽宮提點丘月菴行靈寶五雷神法有靈應祇受秘訣不
數月洞究玄微自是放情湖海間歷謁名山訪求眞選於
玄理益邃矣永樂中偶坐外累歲丙申謫戍登州尋荷
長陵見知驛召至　闕凡叩幾微神應響答　命光
禄日賜三膳歲庚子　詔建天將廟于宮城之西俾時
節奉祭兼領焚修已而　聖駕連年北征扈從抵沙漠
大闡神休屢著護　國之勤　宸衷嘉勞賜金織道
衣并白金五十两寶鈔二百五十錠　獻陵恒賜清問
恢拓廟規建玉虛昭應二殿領焚修如故月給薪米優贍
景陵尤隆眷遇問以前席　勑建玉皇寶閣改廟額爲
大德觀特命住持仍領焚修宣德戊申　誥授履和養
素崇教高士凡有祈禱靈貺愈著洎乙卯授　賜誥加
授履和養素崇教弘道高士管道録司事兼朝天宮大德
觀住持正統癸亥

兮雷繞殿以臘傳領蘗仙而登瀛兮擬經天之列宿纖二
十而有八兮夫子挺出于其右工黼黻于
帝猷兮發洪音而鏗鏘被青綾以內直兮恢宮僚之發覺
事　三聖以始終兮屢蒔乎于文衙諒簡在于
帝心兮衆所期以台輔雖鬢雪之鬅鬆兮益祇謹乎禮度
夫子之去兮孰㓗而上征竟長追于逸景兮復還擧于
飛遷上下四方其無所底極兮跡將邇而復遠設列星而
願指兮與造化者同乎游衍嗚呼哀哉猿啼鶴怨莫慘于
兮徒竜旨之兆廣夫子其不可載睹兮慨逝者之如斯

臣南秀侍講哀辭

蹙廬山屹立乎長江兮削金芙蓉於斗南毓靈秀於天子
兮肆聖涯之是航奚斯世其不能久晋兮竟凌忌以長逝
懷忠年之至好兮慨疇昔之遺事肇發軔乎場屋兮擢巍
科於盛年遐比列宿以覧秘書兮樂從容於木天職史館
而首列兮進經筵之華㳟時　文廟之□□兮荷寵光
之碣巢豈大敬乎所詠兮紛鏗鏘與琢轟或粉藻乎
帝猷兮或鋪張乎治平既皎皎於直筆兮亦踏踏於進講
條侵尋於暮景兮飄飄乎歸田之遐想渺黃鵠之一去兮
翔寥廓而莫羈慕滄浪之濯纓兮湖水清且漣漪倏閬風
玄圃其遠遊兮曾不顧乎天地之所委懿哉廬山高之清
風兮雖曠世而儷美

陳侍讀淑剛哀辭

二氣迭運於四時兮秋何繁零乎霜露又中之以金飈之
蕭瑟兮先凋摧乎嘉樹繼物變之有時兮奈莫終其天年
諒降割之不均兮徒咨怨乎彼蒼苦天戕予懷之耿耿兮
夜輾轉而無寐悼夫君之莫覯兮念繾綣之良契魂既招
而不復兮曷悵悵於四方重思惟於疇昔兮泱雙揮而淋
浪惟夫君之在世兮跂前脩以自勖道德以為冠兮仁義
以為佩服售藝文于場屋兮攀桂枝于月宫宫栢府以振
風紀兮尋列職于詞苑之中侍史編劘千　經惟於
三朝兮秉長杠之巨筆粲王道之敷闡兮侍
禁密暫得請以展其孝道兮祝親壽於淵□叶塤篪之□
奏兮溢喜氣於高堂云何遽焉以長逝兮曾不顧於不□
嗟仁者其短命兮茲理微而莫究孰丁丁其伐木兮鳥斯
鳴而嚶嚶屢出幽以遷喬兮竟勖求於友聲淵皓月於屋
梁兮或一見於顏色離群索居以自傷兮復疇資於麗澤
謀

夜耕謠

日耕已云苦夜耕復何樂老翁爲言久不雨自春及夏妨
東作　聖明天子憂我農特遣太牢祠岱宗山靈頃刻
布雲氣實嫐天鼓轟雷公雷公急催封雨至滂沱三日均
霑被眼前百物盡昭蘇頓使九圜有生意原田每每潤若
酥深耕不□憂乾枯但愁五月今欲半百穀未種當何如
我□□孫與子種不趁時□徒爾農家活計惟在勤夜

京正好勤生理夜深殊未央明月流亭光淡未曉晨歌唱
歌心愈怡唱歌種粟總方了又言種豆不可少種多秋來
收亦多一夫定要耕百畝官粮有額嚴徵科供納有期將
奈何朧頭若不夜無眠如此甘雨空蹉跎看兹甘雨真神
惠實由
聖主精誠致夜耕誰復敢少休但願爲農得豐歲饑饑百
穀收淵倉早從官府輸官粮妻兒飽暖重孝養家家相慶
歌時康

詞

風入松　壽李侍讀學士時勉六十

瑞靄香迴爇玉爐清韻氣秋凝壽星輝曙當南極流輝低映
長庚值此良晨初度畫堂載祝遐齡欣逢　景運際
明　龍遇登瀛年來小試經綸手粉藻　昇平頌歲
歲身長健看　齊眉偕生

尋樂習先生文集卷之二十終

原缺

尋樂習公文集後序

脩辭所以明聖人之道也脩辭不本
於聖人之道則爲虛辭而已耳古六
經之辭聖人之道載焉善脩辭者必
邃於聖人之經明於聖人之道蘊諸
身則爲德行措諸事則爲勲業行諸
家則爲孝弟施諸國則爲忠愛匪特
吐諸口而爲辭章耳予觀
太子詹事習公允矣爲脩辭明道之儒
君子也公江右臨江新喻之儒宗先
君子仕
國朝爲湖廣教官以公侍養謹家庭
教承源委之傳甲湖廣鄉試試
對

尋樂文集二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習經撰經字嘉言號寅淸居士晚自號尋樂翁新喻人永樂戊戌進士官至詹事府詹事經於成祖時亦以試黃鸚鵡賦稱旨擢授編修其賦今在集中又有皇都大一統賦朱彝尊撰日下舊聞未經收入葢未見此集也集爲其子興化府同知襄所編其文結搆頗有法而意境太狹往往失於枯寂未可云似澹而腴詩則七言長句淸婉頗似東揚而他體未能悉稱也

高吾靜芳亭摘稿八卷

〔明〕陳洪謨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靜芳亭摘稿八卷》提要

高吾靜芳亭摘稿序

靜芳亭稿若干卷為今少司馬高吾陳先生所著其門人判常德府事聶君璜輯而刻之以傳謂應祥素受先生知愛宜有一言以引諸首應祥非知詩者乃謬為之言曰

言也者心之聲也詩也者言之發而有章者也記曰詩言志歌永言古人之詩所以道性情而已後之論詩者或謂詩有別才或謂詩不關理道以愚觀之謂有別才則可謂不關理道則恐有未然者夫理

則性也性之發則情也豈有外性情而言理者乎三百篇曷嘗言理而所言者政教之興衰風俗之美惡皆切於人情物理之實故其感人也易而讀之使人一唱三嘆有餘味焉乃若文人墨士勦古人性命道德之說以修飾其辭殆所謂對塔而說相輪者故終日言理而不足以感人是乃說理者之病而非理之病於詩也顧曰詩不關理道不幾於率天下而為偽言乎此說一立而世之為詩者遂專意於

用字用句之間而於所謂性情者全不理會是雖極其模倣凌駕漢魏上薄騷雅而謂之由衷之言則非矣詩之道恐不如是也今觀先生是集雖一時應酬隨事寄興而造語圓融格律雄健已優入詩家三昧且實而不誣婉而有則其殆所謂發於性情之真者歟是可傳也已先生少有文名甫弱冠起家進士歷官中外三十餘年所至風聲政蹟光明俊偉蓋有卓然與古之名臣並馳而爭先者獨詩云乎

哉兹集也惡足以盡先生而欲求先生之全者又豈可專於文字而已耶先生名洪謨字宗禹所居近高吾山別業號高吾書舍而靜芳亭則其中所有也詩蓋其所自摘者云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敕巡撫雲南等處地方吳興顧應祥拜手序

題高吾先生詩集

此少司馬高吾陳公詩也予嘗楚閩粵以驛丞兩期事畢退暇首詭采觀風俗景陵尹對德紹遺此屬予一言因得展閱竊見其寄象于心取妍於物本諸敔雕高明以志而融會羣籍闡發天趣詞興格調不落凡品春容寀寀信乎作章試加玩味如遊陶米以宰武陵之間而顧盼不暇也如聆清琴澗琤泉而心目洒然也至於忠君孝親宜家式穀信友作民及物之意種種穎見豈直選景得情隨事寓懷以徒宣寄其間適於一時一事而已

彖蓋天質既敏問學復富冀公芳
詡宦業家庭之間由來久矣是故
弱冠釋褐祥刑田省才名已斐然
守閩漳遺愛猶在辰泉賢侔剿棄
蒙葬寧郤補南黔劓力樹風範撫
章貢周旋理獲已中貳夏卿竭力
本兵之略身心言動終始遵庸植
本固而發源深矣是益雖首而然
哉予不佞乃忝東歸題不盡意卅
有全志尚表章之
大中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晉
撫江閩湖嶺地方蘇歎霖從陳察
原習書于叓臺之觀德亭

葛吾先生詩稿跋

君子有可以示教者無所於隱
必因遇而形焉者哉
司馬高吾陳公之作友人聶
子鳴卿表以廣其業焉志遇
也字序鳴卿所謹跋諸末曰公
旬宣保釐於吾江右也實維二
為凡字公門八有先碩碩振拔
者公極喜曰若聶兼知予者洎公
歸休之明年己丑秋復序者
十五人皆奇士也字子鳴卿乃儕
吏于常亦遇也於方以序教令
足懼而又以得旨能正有幸焉喜
況逢公大喜曰昔聶兼知予者甫

展賀應同趨憲臺中客旌旆凌晨驅鞠躬
向
丹闕拜稽同嵩呼清光近咫尺
天語親都俞試問觀風者皆前萬里如妖氣應
屛伏民物盡昭蘇褒旌稱明試吉蠲秉高車
去去歷臺省令名重璠璵
出金馬關別二司諸同寅
我來庚辰初萬里動遐思豈不惜薄劣
君命胡敢違明明國常憲奉敭臣之宜矧茲荒

服外人心還澆漓賄成放以寵刑政日昌披
我材本樗櫟所志良不卑願言傚前哲明允
人乃依舒慘一以理而敢秉以私苞苴與女
謁赫赫天鑒茲任重道更遠心役神已疲所
幸僚寀賢日夕相夾持寡過雖未能勵行真
有資脂轄忽東往寧免負乘譏諸君並才俊
矯矯麟鳳姿
神堯挹虛服皇國開重離拔茅慥運茹以次升
鼎彝組鞭謬先著臨岐增忸怩把酒不能別

寸言非訣詞明朝渺南北只在同心期
壽周宜人八十
吾人寄霄壤五福鮮克全矧茲女婦流令者
爲尤難憲憲周門毋至性本靜專結髮事君
子堪擬鴻光賢家理日饒裕隣鄰蒙惠鮮種
德必食報源深慶乃延有子清廟器早作瓊
林僊筮仕秋官屬明允人不容載持憲使節
聲實還燁然平反有嘉績[illegible]勤慈顏年登
八十餘鶴髮垂兩肩方瞳復雙炯步履還輕

便茲當設帨展蘭玉森滿前令子紆官守雲
渺心旌懸殷勤繪圖素瀕比松筠輕行當過
梓里畫錦舞蹁躚金杯漾綠蟻玉膾堆水[illegible]
榮恩方[illegible]　封誥再回鸞全福誰能及哉
倫理不偏古今重慈孝傳播付詩篇
撫州舟中
予撫臨川趨建昌將從舟行咸曰舟行
倍二日上司多從陸予笑曰以四日之
適而節百人之勞何如既而[illegible]

歊已蕩滌杯斝勞重斟江山足消賞□□
豪唫昔人盛風致流傳猶及今清談豈足貴
保障應同心名樓義在此良賈貴藏深

遊君山值大風

泛泛古城隈中流極凝睇擊楫時奮昂十巳
六七際風伯何飄搖陰雲亟排翳白日將無
光飛沙觸人背濁浪拋幾尋船欹柁難捩吁
嗟湘君祠咫尺不可濟重華去已遠即此亦
云契悠悠百世心瞻望增泗涕事變難豫防

對面成乖戾風乎無太勞天道終開霽

赴　召荊南道中偶成

通宵雨不歇及晨乃微晴輕陰散天末風細
沙隄平揚旌上官道白露猶縱橫前驅爽弓
弩矛戟何光明鼓角厲音響健馬還嘶鳴趨
召靡敢後稽首瞻
神京豈不惜衰朽
殊恩難荷承朴忠固有素勉旃惟茲行

・邯鄲望京師有述

一從別京師經年十有六時巳忝金緋秋□
大藩牧馳驅既多年沉晦實所欲
聖皇開離明迂朽復甄錄洪都綰銀章中丞儼
華轂訓詢踰三秋政譽尤碌碌
賜歸即翩然棲衡本願足豈意虛名浮公薦累
尺牘
重華廣招徠達聰更明目兵侍晉新銜
徵書照林谷自惟樗櫟材宜腐同草木荷茲非
常

恩感厲貫心肯大馬尚有知
君命敢家宿況值　勵精時臣恭義尤竦惕然
就長途風霜甘冒觸朝渡黃河流暮循大行
麓茲惟過邯鄲貫初入畿服稽首望
宸居紅雲正如簇咫尺覲
天顏衣裳拱清穆顧茲衰病餘乃復冒簪紱毋
嶽高且深涓埃那可續
聖壽當無疆俚詞代嵩祝

・宿趙州

曉發內丘縣暮投鄗城館天寒霜滿林路[illegible]
日云短燈火已深更虛堂月華滿隱几欲無
言小酌銀缸淺豈不惜衰顏
君命義難緩明朝又欒城應鍾月初澣

臨洺道中因憶方棠陵憲副

曉發縣北門晴空淨如練須臾長風來樹聲
若鏖戰揚塵滿郊衢咫尺人不見行行問僕
夫云近沙河縣此地素有名積沙若陵岸天
昏鬼燐生月白妖狐幻言者已寒心過者猶
膽顫昔聞棠陵子作令人稱羨天宇長清明
風沙不為變我今過斯地思之不及面今君
在何所身東南閩憲雲樹影微茫臨風發長
嘆

真定值雪有感

孟冬纔初旬飛雪遽如是微聞夜總鳴及晨
忽盈砌古樹垂寒枝亞亞瓊瑤綴烟靄如雲
屯咫尺迷城市須臾風怒號入面勁如刺僕
夫聲嗷嗷茲惟凶荒歲枵腹已連朝鶉衣近

徒[illegible]瀕斃死不免凍餓何足言
此地人多累南方當此時和煦如春氣辛勤
事耕鋤衣食亦不匱雖遇水旱年倉廩猶有
備今我過諸州亦聞發賑濟貧者未霑粟富
者已盈笥從來救荒難十百纔一二易哉諸
有司輯寧尚加意

渡頭哭

官舟過下邳忽聞渡頭哭我問何為然其聲
悲更促老婦呼至前欲語還局縮髮居四十
年攻績趁隣燭無食又無兒辛勤育一僕委
身驛會家得錢惟易粟雖不饜膏粱吾爾足
飦粥今晨朝士來錦袍坐華褥先聲馳風霆
官吏咸竄伏庖丁索雞豚廩人餽不逆迎怒
遂[illegible]魚癡兒竟遭毒捉去繫高桅拔髮始潰
肉篙師催發舟颺言要錢贖瞬息百里餘鞭
長不及腹我老誰復憐日食計難續行且填
溝壑遺骨安所屬吾聞泗流人事真反覆
初惟究權璫今乃出士夫[illegible]則愛人

僉論汝曾讀詩不似人言

國憲豈容黷老婦須暫歸吾當爲汝暴王政失

窮民賙卹在守牧臨風草新篇用以示忠告

題扇柬梅村憲副

梅村寄二扇狀本撒扇而展之即團團

可愛予因記元以前士人皆用團扇至

我

朝永樂間倭國貢扇因

賜羣臣 內府又倣其製爲之而士大夫始

有持撒扇者四方遂相傳製爲撒扇以

從簡便而團扇之製罕矣然撒而復團

尤爲罕見因漫題以對并記其事

團扇古所製摺扇今通行如何製此者團摺

還兼能入手不盈尺倏然明月升良工極巧

思隨物乃賦形故人持贈我遥自芙蓉城貞

方識新樣舒卷占我情清風布几席塵襟藉

以澄在君意孔厚我報慙乏瓊珍藏復什襲

凉冷非所憎

·望君山和二山中丞韻二首

櫂歌歇長表波光瀲斜陽一碧餘萬頃心目

共徜徉浮洋露水面遠睇縈寸腸叢林集重

翳蘭芷揚餘芳路疑蓬島隔地引銀河長古

祠委丘荒蘚香無由將翠華去不返湧痕留

跡皆此命貫今古麟閣飛鳳岡亭亭本難再

人事多飄張勝言憂樂懷哲士空自傷春深

樹影合綠葉繫枕椰臨風更興嘆浮海非眞

忘

美人新篇來慨我前日事嘗爲君山行大川

冀涉利中流聞人喧倏忽驚濤至巽二胡憑

陵天吳還幻異梜枕尋歸途淵靈尚凝視惆

悵傷我懷耿耿夜忘寐林深玄豹孤緡密征

鴻避含情采江蘺登樓寄遐思湖山千里間

几席若坐致公茲匪漫遊將使民物遂甘棠

垂淸陰南國幸重値悠然話襟期那問隱與

吏

·病起閒書集陶二首

衛生每苦拙立善常所欣念之動中懷逍
遥何因談諧無俗調鳴鳥聲相聞素顏斂光
潤閒居離世紛觴絃肆朝夕歲月不待人
總髮抱孤念游好在六經羲農去我久緬焉
起深情栖栖世中事倏如流電驚負痾頹簷
下惻惻悲襟盈逝止判殊路寒華徒自榮清
謡結心曲持此將何成

七言古

白帝城

灩澦堆下白浪走舟師膽落蛟龍吼赤甲山
高雲接天蒼崖翠壁排重關地形似此真奇
絶按壘猶聞路人說虎視中原力有餘恃險
欺天計非得君不見左孟門右太行周師躍
馬如康莊東函谷西漢中楚人一炬三月紅
從來地形不足數西京大業起農畝區區莫
訝子陽蛙猶勝王郎作威斗

東海廟

廟在萊州城外四海之一載在祀典予
以使事至萊適郡中舉秋祭書所見若
是

清秋銀漢浮槎去暫向萊州城裏住忽聞鼓
譟動諸營云是海邊賽神處神兮神兮奠東
荒包括萬象儲精光秩祀自與嶽鎭等豈宜
瀆禮沿尋常我聞郡中事草草奉幣陳牲若
不早伶歌覡舞夾堂階士女來觀皆絶倒強

言故事能樂神孰知祀典重明禋禩獻未
日巳旦劃然狂吹飄黃塵几案盡歊燈燭滅
暴雨如傾天轉黑鼓龍聲吼浪翻空人噤不
言皆失色自辰至午天始晴鼓吹喧闐自入
城陌上相逢各相勞似道長官非積誠我知
此變亦偶會竊恐民謠附公議從來為政須
祗嚴況說彝章重戎祀

新野見道旁枯樹有感

道旁老樹猶紛披皮膚剝盡無完枝聞說去

年罹大旱人家採割聊充饑夫搖婦炒不待
熟老稚爭食曾無遺質麤味澁不下咽腸回
腹轉空撐持愁看道殣日相藉官府祿碌徒
辛悲從來水旱本天數恤災救患須人為帑
庾儲蓄貴有素發囷作粥從時宜不聞青州
善荒政萬口就食無流離陶公有方名大道
脩製依法可廣施殫心料理力能贍斯稱民
牧無忸怩苟叨厚祿乃坐視一身雖免天胡
欺我對此樹惟嘆息臨風不覺增涕洟安得

天公恒庇覆五風十雨無愆期普天率土遂
飽食驚塵不起人康熙方今
聖人御宸極此願必遂奚復疑

東湖書院為都憲吳公作次東塘侍御韻
吳公獻臣嘗作書舍于所居大雲山下
旁有湖因憶舊貫嘉魚之東湖遂以名
之亦周子名濂溪于湓浦意

大雲山色繞晴湖湖邊掩映皆楸梧便從此
地構精舍回首湘山非故吾胸襟浩蕩湖亭

小萬卷圖書讀來少下探濂洛上躋黃墜緒
茫茫尋未了廟堂事業本優為寒谷須勞行
律吹從來學道貴兼善
聖代伊周今復誰

黃鶴樓次西涯閣老韻簡中丞秦公

細雨江城秋霽泊一尊何處堪攜鶴選勝重
來近十年虛樓視昔還恢廓兩山矗立誰蹴
鑿萬壑驚趨猶脉絡壯勢平吞白帝城寒光
遠帶湘妃閣雕甍繡闥俯蒼峰水波搖曳芙

簪宮幾家絃管廛居密千里舟[illegible]錢
銜聲張時對月蒲帆影亂晚隨風過門花鼓
水儓客入畫青簑羨釣翁把袂同遊皆國彦
錦席高張叨我半凭欄觸景各抽毫摛詞誰
復過王翰楣間高扁少師章海若天吳駭吾
見中丞更續郢中歌秋月春花如靚面況說
綏懷動隱憂民情吏治精而練二公聲望將
無同屹屹斯樓並霄漢

三鳳圖爲陳虞山僉憲題

虞山曩以大僕少卿左官南海連得三
子是時年幾六旬前此固落落也是豈
偶然繼而得累陛茲以浙僉臬　表來
京公同年及相厚者相與作三鳳圖以
貽之予素厚公漫題下方

虞庭韶舞曾來儀九苞文彩環奇姿德音琅
琅協律呂一飛千仞青梧枝從來靈物不易
見人傑挺生應過之大丘良亂姑孰彦少年
射策魁

九垓自登仕籍列臺署清風[illegible]
孤韻敷言處覽德餘輝按部時一朝奏起集
南海百靈予祐開亨期明珠掌上曾幾見纍
纍三顆光陸離孔釋抱送亞所有河東並美
人奚疑大者生來好紙筆次者開口談椿梨
復聞小者更超絶雙瞳炯炯橫脩眉極知丹
穴有奇種始信化工無偏私方
今文教日熙洽徊翔老鳳將鳴岐太液池邊看
毛羽世掌絲綸定屬誰

宿金山寺

金山突兀江心起上無依附下無[illegible]遠觀疑
若一塊浮近看還將三島擬我[illegible]風傾
心茲來喜值天宇清淨練平鋪[illegible]時
樓閣開雙晴衲子持齋尋吾上[illegible]鏡
中像纔臨巖洞覺窈深復到[illegible]明坐
來風日更恬熙共摘山[illegible]泉甘
我自酌萬斛塵土纖無遺轉頭忽見陰雲布
共出寺門覓歸路白浪翻風勢蹴天[illegible]

雨聲如怒舟人艤岸不敢撐勝息上下俱沉冥我亦退歸寺中宿復聽山僧夜講經因思一日陰晴異咫尺甕城如夢寐楚中亦有岳陽樓後樂先憂記應是

辛卯冬復過黃鶴樓有懷鳳山再步西涯翁韻

萬里乾坤眞浪泊秋風獨跨青田鶴高樓縹緲試一登俗抱無端盡軒豁江山縈帶信天鑿芙蓉繡幰明珠絡觴聲啞啞水平磯潭影倏倏日沈閣關尊手擘紫駞峯雙眸醉睨馮夷宮千尋鐵鏁功眞費一派銀河路可通回首都門有大老昔曾持節來觀風威行化洽閩歲久至今傳述猶村翁名高海内臺之彥全視斯樓何止半憂民大惠謄條規懷古餘情託篇翰昨我扁舟過秣陵咫尺門墻不及見江湖廊廟本雲泥秋月春花共言面醫緩行看備渤澥墨卿未許悲絲緑樓頭烟樹正霏微望望台垣麗層漢

賀聞山先生生日用韻

華堂錦瑟傳纖手簷鵲飛雙鶴鳴九玉壺滿泛長生酒持來再拜爲公壽須比岡陵隨衆口况忝葭莩後年友噱飲何妨杯似斗金盤縷切冰絲藕君家本是文章數棣萼荊花照軒牖鵾鵬運海力能負龍馬行空聲正吼遐齡擬出彭喬右維嶽降神生豈偶商巖霖雨還屬某渭水熊羆兆非後我醉放歌日已酉濃墨大書愧如帚哄堂一笑兒童走黃鍾之側鳴瓦缶乘興更欲剖餘瓠

疊韻壽德峯右史七十

宗藩久試調停手譽重一方周鼎九餘情日醉黃封酒蔗境夷愉天所壽少日文章曾信口先公每謂忘年友心胸落落羅星斗空明豈說泥中藕（古詩藕胃羅七星白拔泥中）風前議論稱談藪熟聽眞能開耳牖授簡梁園才豈負筆端風雨蛟龍吼年來精力誰能右襟懷瀟灑神仙偶花曆重吾甲子某期頤擬在七旬後識

飲自辰還至酉抒詞那計千金帚吾衰酩酊
循墻走莫訝壺傾空擊缶內厨良醖方開瓿

贈鳳坡院長用韻

花翩翩鳥閒關憑公談笑靖戎蠻乖厓蜀郡
去復還須頌聲並起江之灣公才落落齊斗山
東宣西拊無時閒秋霜器局春風顏宮墻數
仞誰能攀不須萬里論封侯皐夔事業應同
流

戲答禽語

秦晉山中有鳥鳴曰得過且過遇深冬
毛羽落則云云至春又鳴曰鳳凰不如
我俗名寒號蟲

得過且過朔風吹巢巢欲破幸爾一枝尚未
墮啄有殘黍亦不餓饕時春景融毛羽無點
涴千仞光輝還只那人生富貴皆儻來百歲
康強能幾箇得也過不得也過

楚蜀春間反鳥鳴曰甜也喫苦也喫蓋
反舌類也

甜也喫苦也喫有鳥飛鳴胡[illegible]
爾所知口腹至微何足惜餓來西山薇醉飽
墦間食九鼎鴻毛須自擇甜也得苦也得

汴洛山中有鳥鳴曰兒回來孃家炒麻
誰知來相傳昔有二女皆適隣邑歸省
其母長者乃前母生其母偏愛己子及
行各授以麻子囑曰植麻生者得歸家
母乃預炒麻子與長女仍戒其女勿易
至中途其女食熟麻子而美不知其謀
遂易之由是植麻不生過期不得歸母
思成疾乃卒化爲鳥呼其子云云

兒回來孃家炒麻誰知來植麻過期吾心猜
誰知中道成禍胎蘆花阿母何偏哉千年精
衛徒興哀兒回來竟不來冥冥天道如安排

高吾靜芳亭摘稿卷之一 終

菁芳亭摘稿卷之二　　　詩

五言律

梁燕二首

紫燕重來日青春欲半時泥融巢未葺風細語還遲豈戀華軒穩應懷故主知夙心薄蜂蝶冷煖逐花枝

對語音還滑幽飛態自生樓簷營壘易舞席落花輕皎月莊姜恨廻風漢后情等閑春意滿哺子已雙成

武陵八景

善卷古壇

莊子云舜讓天下於善卷卷不受而去然未始指爲何許人亦不詳其所止郡志乃以爲武陵人竊意舜皆都冀武陵遠于荒服且當苗民逆命之前即有是人恐帝亦不得而召之也意者卷遜位之後遠遯于此或有之然莊子多寓言亦不審果有若人否姑依郡志列爲八景之首

柱山稱福地郡乘托高名無意居宸極何心來楚荆林深青嶂合壇逈白雲横民化應成俗今猶少宦情武陵記人多淳朴少宦情以黃老自樂故云

伏波遺廟

漢志馬援軍至臨鄉破蠻兵二千餘若然則伏波征五溪厥功著矣壺頭之困又非自爲之今本地廟祀惟有梁松不知起自何時郡志猶有遺廟之說盖本

舊文也且以忠直被讒齋志以没正祀典者宜加考于斯

廟祀何年始今惟古壘存疆場功自著風雨晝長昏馬革還初志明珠信浪言可憐漢英主不辯絳侯冤

秀水斗門

郡城有渠水縈廻如帶流至西關以出仙家海蟾翁云此秀水河實武陵一條玉帶也郡守龔穎因篆秀水斗門[illegible]

表諸通衢宋季郡人張[illegible][illegible]草亭畫平
鑾策充轉運使畀之玉帶人以為符讖
子竊謂草亭當國奸回得志事皆倒置
實不足以當是他年必有奇應者焉
郡治開江面清流引地中匝城二三里疑秀
占今同高扁書賢守嘉祥訝海翁平鑾何足
算
遜此方隆
沅陽書院

郡人丁易東宋末嘗舉進士為翰林編
脩入胡元遂隱居不仕教授于城東遠
近及門者多一方文物勃然有興郡守
李秉彝輩交薦不起乃授山長後人即
其地為立沅陽書院
楚南鄒魯遠文物此開先一代斯文幸高名
北十懸碑陰苔蘚合門巷水雲連猶恨丁胡
遥歐蘇未比肩
桃洞春風

桃源本武陵郡屬邑
武陵號名郡太半以桃源僊跡逢人道山花
閱歲繁田桑年自熟禮讓俗長敦更說崇黃
老餘風猶爾存
橘洲晚霽
郡人李衡嘗仕吳為丹陽太守慮其子
孫貧使人植橘千株于氾洲後因名橘
洲臨終呼其子曰吾種橘乃千頭木奴
汝衣食不廢貨志謂江陵千樹橘其

人與千戶侯等蓋謂此也
嘉樹何年植秋風萬頃黃寒沙頻弄影落日
遠浮光錫貢珍堪擬侯封富莫強孔明亦貽
後貧郭只田桑
萊公甘泉
寇公南遷日過武陵甘泉寺嘗汲井飲
泉題諸東楹云平仲酌泉經此回望北
闕黯然而去後數年丁謂南遷亦過此
題諸西楹云謂之酌泉禮佛而去人皆

嗤之張南軒乃特書萊公泉三字今[illegible]

人扁于寺門

古寺一掬水孤臣萬里心國恩終不負爺赫

若爲臨勝地神應秘高風世所欽匪人亦饗

酌聲跡自消沉

崔婆仙井

宋時道士張虛白嘗館于酒姥崔氏家

索酒不責償經年無厭後詢姥所欲姥

以江水遠不便汲爲詞張遂指舍旁隙

地堪爲井掘不數尺得泉甘洌過于酒

人爭市之家道日裕後虛白仍有詩道

然今其地井存而泉則非矣

吾郡多仙跡崔婆事更奇當壚[illegible]見報

倍常貲一脈泉長在千村月正[illegible]年苦災

肯安得醉嬉嬉

送晉工正終養

雙親年九十有子亦稀前相望頭俱白歸來

樂吏真醉浮春酒滑舞愛綵衣新凝境少偷

序如君定幾人

賀程審理五品服色

著姓宗伊洛人豪本晉陽王門訂巢久

聖代沐恩長鵰錦翻袍絢銀花壓帶香梁園更

能賦聲望有輝光

賀徐審理五品服色

省闥名已重宦轍歲云賒潁水嚴師範王庭

老法家一經儒飾吏五品帶橫花宜室應虛

席賢良對轉嘉

挽陳太孺人次韻五首

善教推軻母才名見二方閨風堪勵俗懷德

未登堂朝露歌初動春暉念正長百年埋玉

處霏雨五湖旁

令子中臺彥清風揚遠方[illegible]色

動高堂衣線心勞在杯棬口澤[illegible]御時入

望隋淚幕江旁

大子憐真操佳兒荷義方壹[illegible]懷母德

重淚堂

考須勞部使賢

㠏西宗伯爲作三至軒詩和荅二首

南楚懷歸客西江氾梗身亭臺叨領舊[illegible]玉
荷緘新未奉染開月猶懷座上春更聞揮麈
處氷玉迥無塵

德業眞名世雲霄早致身玉堂承
制久南省轉階新明徹千陂水仁孚百[illegible]春嚴
廊需燮理寰海淨風塵

荅張濟甫吉士用前韻

南省倫魁選西江玉樹身文[illegible]德器
日俱新應
制鸞坡曉含香粉署春恂如瑣[illegible] [illegible]芳
塵 聞文襄當爲庶吉士又狎[illegible]

挽宋太守

名以方江西瑞州守[illegible]維繫之
獄濠反逐擄以登舟宋乘隙投水死久
不需錄予巡撫至瑞廉得實乃具疏以
請得 贈光祿卿配享旌忠祠

遊焰燔烝日洪濤感慨中孤忠元不[illegible]
自爲公諮訪章物上
褒嘉典正隆 贈階名秩重廟祀更無窮

丁亥除夕

此夕眞堪惜相催又一年燒燈聊共坐酌酒
向誰先爆竹聲傳急梅花影對偏詰朝拜正
旦舉手贊
堯天

花朝節

今日花朝節看花引興長少年紅杏使老[illegible]
紫薇郎桃李陰初盛芝蘭氣更芳東風延佇
久海宇正蒼茫

春日西郊

河洑關初啓荷塘路轉幽春深林樹合雨過
野雲流老眼花搖落吟懷鳥唱酬夕陽山色
好歸騎更淹留

城西二舍地野老百年心別去時何邁遷來
日未深 時萬淑人遷葬于此 山川應協吉竹樹漸成陰

登覽富春暮冷然風滿襟

方太守汝學中秋初度

鍾靈由汝水嘉慶更中秋千里心同皎頻遷
治轉優三(謫王部)衛莘豐惠澤市肆寡誅求祝
頌同縈志
優旌異品流

壽閒山翁

年齡初望六名秩已登三雅與超塵表清聲
動斗南冊成堪換骨善積更生男展席當秋

爽金莖味轉甘

送陳舉人孟登上春官

幼孫能自立早慧更耽書祖澤承芳遠賢科
發軔初春風[illegible]
玉殿曉傳臚大志應[illegible]飽天曹學有餘

答滇士張俞光春日韻二首

楚中春已動江館夜還風才將凌雲客情兼
失馬翁(張病且被盜故會試不及期)　化工聊戲劇吾道此
開通會展灑池翼相看鬢未遂

滇南天萬里昔我與觀風尸素才應[illegible]
貌已翁交情論久近人事感窮通此會須珍
重浮蹤類轉蓬

贈俞光貢士用上元節韻二首

病魔初謝却詩思更縈牽家國幾千里才名
四十年唐賢知已賦楚相遠遊篇醉裡還彈
鋏青春亦自憐
江館春初動雲山意[illegible]牽才名驚絕代福祉
納新年路涉經千里吾求第幾篇孫陽終識

面和璧重堪憐

挽方恭人

金荔初垂帶絲桐忽斷絃[illegible]
月輪偏(思道方自廣還聞訃中途失偶故云)　鯉躍同[illegible]
鳴早播賢令儀應不泯(鸞)誥正聯翩

復周蓋臣郡博二首

絳帳開今日弦歌重昔時(明府公[illegible]矣)　鄭禮[illegible]
透鄉律煖先吹譜學真吾愛憐才豈[illegible]
家羅綱密麟鳳未終遺

千里騰驤地重湖暫寄時露楓春未返厓柝
晩還吹仗劒明初志開尊話舊私吾鄉近傳
勝詩問日相遺

戊子除夕

一年惟此夕相對意茫然飽食還終日豪吟
僅數篇人情經歲改物色向春姸醉裡敲殘
句燈花落影偏

西郊用舊春韻

行行山徑繞脉脉野泉幽地主還無恙韶光
正易流烟霞盟甫踐霄漢志粗酧下馬逢僧
話閑情任去畱

題周推官雪夜平賊卷

喚妖頻作孽豕㾀嘆如焚司理才應邁臨戎
捷屢聞風馳林響溢雪霽夜光分漫憶平淮
後何人共此勛

送周節推漢調任

牛刀初試郡政理與民宜關節何曾到臺評
孰所爲秋空孤劒倚烏道一琴隨珍重風前

操青銅鬢未絲

答張憲副子魚見懷二首

春江横素練霽宇散輕陰軒蓋經行遠衡茅
入望深鳴騶開小隊流水咽孤琴莫訝茶瓜
久高談慰我心

春城初按節草舍重論文意氣還傾蓋才華
信出羣清風袪瘴癘甘雨徧江濆秀毓維崧
岳塵懷愜所聞

次少華提學桃源韻二首

嚴程聊弭節高興欲窮源秦晉人何在江山
跡故存風聲浮遠嶼月色徧荒村覽勝多奇
思摛詞數百言

名縣秦代後地僻鼎江偏桃樹還彌望人家
自力田茹芝懷綺老飛笛傚回僊山徑多豺
虎愁聞更幾年

過公安有感

灃陽三日地燈火文公安雨過江流闊秋深
野色寒閭閻人苦急官府政從寛久謝觀風

寄鞠思攬轡難

荆門卓刀泉廟

千古英雄淚孤亭上木身松蘿蟠歲久蘋藻逐時新杖策紆天步揮刀灰日輪有泉堪飲馬灝氣貫秋旻

古郢普門寺次南塢閣老韻

小憩雲林靜門歆歲月深禪機知避客佛典重明心竹樹分塵界笙簫遞梵音登高聊眺望禾黍半成陰

古寺僧還秀青林路更深風來如有約雲去本無心遠澗疑虹影虛堂憶足音更看山色好日上轉霏陰

襄陽楚侯祠

漢水秋風外樊城眼界中祠酉賢哲像人憶保和功市肆前還盛年華近少豐只餘官道柳綠葉尚叢叢

新野道中遇雨

湍陽初遇雨晴霽已經旬毎訝秋還熱公看景一新郵亭風陣急茅屋滴聲頻頗愛吟鞭穩渾忘客裏身

裕州龍泉鋪次韻

小憩郵亭靜欣然識地名前溪龍巳躍此井脉還清澤被蒼生潤光浮碧漢晴倚闌頻鑒賞猶可濯塵纓

何人營此井今古擅芳名莫問龍何在惟便味更清客懷忘去住天色倏陰晴更愛僧供茗全無俗慮縈

昆陽城

縣南三十里鉅鎮數昆陽比屋多華構村氓有厚藏中原全盛地前代戰爭場事業昭青史人惟憶漢皇

葉縣過沙河

沙河一帶水船受兩三人遠道來良賈清流接上津樹聲秋淅瀝山色晚嶙峋獨念民生苦年荒賦役頻

襄城清涼寺

綠樹藏深寺清涼表舊名鳴騶[illegible]
篆香縈佛法通三界禪機貫一誠風煙還日[illegible]
暮燈火又孤城
渡河
鄭衛河南北風聲百里聞平城懷禹績郡縣
憶秦分徒馬嘶沙墅鷺鳥下水濆
真定道中
聖明聲教廣遐近正同文
前旌開曙色花鼓動重門馬躍冰霜地鷄啼

遠近村荒年常賦減重鎮宿兵屯巳荷
皇威振邊庭上綠痕
定州曉發
晨鍾催曉旆霜落月初沉古陌輪蹄續人家
煙樹深
皇恩真曠蕩老病日侵尋獨喜天[illegible]猶堪式
短吟
夢先君
獨立頗微似庭趨教復承[illegible]

竟何憑冒進嚴初戒求仁願必能（夢中[illegible]以進[illegible]）
（義庭）驚心歆枕處烏鳥恨徒增
己丑冬至京師值歲至恭謁
大壽山七陵
地肺天攸啓
神謀聖克承　鼎湖龍已化　實曆日初升風
定松杉靜煙霏紫翠層拜瞻違二紀茲復奉
嘗烝
立春二首

明日驚除歲今晨喜立春天時真應律
聖化此更新綵仗隨京尹鵷班集縉紳十年還
幾遇舉手聽韶鈞
踈鍾　鸞掖曉花鼓禁城春文物　方今盛
風光隔歲新亭嘉符　世運雖肅協　朝紳
惟願年豐裕羣方仰　化鈞
老滿獲拜　封典志感
立　朝纔數月計俸實三年兩任還通理副任
（鄉御史臺俸二年有奇致仕後起作郎問兩月即以滿考吏部援例以）

殊恩正廣延 誥頒三代重 文絢五花鮮感
激何能報清忠本世傳
河南獻瑞麥偶成二首
聖德符昌運 神功轉化鈞 雍熙人共仰和
氣物先臻麥壠看枝異候邦奏瑞頻先是蜀中亦奏瑞麥普天須飽食稽首頌
堯仁
帝德光天下嘉禾兆域中兩岐三縣是四穗幾

莖同物極生成妙人多刈穫功遺蝗應屏跡
邪復嘆民窮守臣奏河內温脩武一縣產四穗一本有[illegible]一穗[illegible]生多
贈冠郎中天與之遼陪省同年約之子
遼陽荒服外
今代版圖中民用惟資食邦寧在詰戎人應經
濟妙家擅甲科雄青鏡須頻看而翁報未窮
贈袁司訓魯之東昌
子撫洪都日黌宮識俊才甲科眞老矣吾道
此行哉鄒魯邦惟是

韶華治日恢試看梔李色雲錦正昭回
聞蟬次
此聲頻入耳相對又斜曛露宿渾無累深藏
蔚有文危枝愁積雨逸響遏行雲百鳥誰同
調嬌懷莫可聞
見螢次
幾點疎窓度相看爛有輝分應忘草化意故
向人飛隱約緣階砌分明振羽衣煩歒更難
寐紈扇為停揮

過新興公館
窮遊三十載此地鮮經行野渡秋波渺禪堂
夜雨聲前此過者皆寓宿僧寺且麻河水汎難渡鮮經行以此玆開公
館建人喜路岐平為政須知體前賢論說明
贈思州王推官澤
貴竹人稱遠思州路更偏編氓夷語雜封域
楚山連土物丹砂貴公庭綠草妍漳南素門
閥愷悌有心傳澤漳州門下士乃祖嘗守撫州有惠政予為入名賢祠
贈蔣卿實夏官使竣北上

早[illegible]銀漢迥書錦故鄉餘大器[illegible][illegible]晚[illegible]才
譽不虛官冊風正急化國日長舒經濟還初
志前賢訓炳如

園亭雜言八首

亭高纔八尺茅覆僅三重居陋功還省林深
秀所鍾性靈聊自適造物若爲容醉後猶歌
枕拈鬚又夕春
地僻人過少林深草自春昔賢詩正似吾扁
意還新亭名靜芳摘杜詩江亭晚色靜年芳之語小構便茅覆常
居愛竹憐風煙渾荏苒行樂自天眞
小坐深依樹虛檐白蔭茅避人慙豹隱藏拙
擬鳩巢風月緣隨分乾坤量廣包對花時自
摘餘馥滿樽匏
結茅亭甚小累石地還崇舉目雲千里知音
竹幾叢驚飆塵不到皓魄影常通俯仰應無
怍行藏自轉蓬　右靜芳亭
掘地深爲沼凌虛小作亭濯纓便水近移榻
愛林靑對鏡忘姸醜開尊任醉醒鷗鷺不道

今何假北山銘
構亭秋水上築趾碧池中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光
愛鑑空亭名樂止師魯論知者樂水意種蓮花易發邀月影
先通物理誰知妙三玄未可窮
孤亭開水面結構小爲橋蓬島形微似平泉
景更饒閒情聊爾汝塵世總紛囂欹枕羲皇
遠柴桑不可招
三徑重開處虛亭五月秋周遭還水綠咫尺
即雲流大隱誰成拙微生總類浮倚闌時索
笑魚鳥自悠悠　右樂止亭

重到新館用前韻二首

已辦杜門卧今成出郭行雲移江樹影風帶
野泉聲對景誇奇絶逢人說洽平淹留還日
暮歸騎月華明
百里郊原地驪騄兩日行風前蘆雁景雨後
寺鍾聲路曲迷南北詩豪倒不平持杯還對
菊千載憶淵明

和答二山中丞見懷四首

江城枌按節草閣此回春開甕[illegible]欲向巖雲鴻聲振厲沙鳥性沉淪醉裏敲詩案山靈笑濫巾

春雨驩江渚懽聲動市墟論交千里憂愛國數行書重地年還少清才譽不虚萬間庭廣庇誰信食無魚

江湖憐斷梗霄漢嘆浮雲春草情偏繫秋蘭氣愈芬文愁玄豹隱意狎白鷗羣開府今才俊新篇幸屢聞

卧病衡茅下欣聞使節來一番春雨潤千里瘴雲開憂　國勤封事安民惜露臺（以[illegible]故云）河中應借寇徵詔莫頻催

王司訓若思受獎

南閩東魯並言大意非誇觀子吾尤信爲師譽更嘉甄賢毫橄重學道化源縣講席須珍瑟三鱣兆未涯

送龍潛之尹蜀中

勝遊稱蜀道仕宦重親民楚地江山接巴西俗尚淳甲科才豈負祿養意還眞試聽循良頌褒旌典正新（近例以賢不以資故云）

送毛應部學正綿州

弱齡吾所畏對客白揮毫文采莊騷近賢科姓字高十年還小試千里更孤操莫謂成都遠文翁正衮褒

送談舜美尹江津

吾郡人多秀如君更偉然賢科雖驥伏銓部

喜鶯遷游宦巴渝好親民守令專政成須德化義重本家傳（談累世同居故云）

高吾靜芳亭摘稿卷之二終

數光輝遠白日崇階萬疊[illegible]把[illegible]
酒盃簪重話洞庭秋旌旗又指臨蒸路[illegible]
應紆
廟社憂

送梁長史致仕還南海

五嶺雲深夢寐頻力辭簪組作閒身歸帆渺
渺情何劇塵鞅勞勞見獨真積學早陪前席
對移文終托北山隣未荒松菊西風裏杖屨
追尋日幾巡

雪景

一冬天燠人方病萬里雲同[illegible]不佀嚴
霜空敝潔還如時雨剩滋培[illegible]逐風花
亂短鬢翻驚歲月催一脉陽[illegible]在江城
先放幾枝梅

大雪連朝應臘前更看臘[illegible]不愁茅
屋氷三尺擬取秋田歲十千[illegible]花疑點
額隨風柳絮故漫天從來祥瑞關人事道路
新傳召杜賢

過宋僊鎮謁武穆王廟

兵駐朱僊力抗金指陳恢復見胸襟卻憐十
二金牌詔盡失三千甲上心道濟長城人與
敵孔明遺像古爭今東風下馬來瞻拜滿樹
啼烏正夕陰

長沙道中

山路縈迴草樹稠午風輕度鳥聲幽禾苗盡
秀初逢雨衫葛微涼早報秋旅店曲隨流水
轉戍樓高傍暮雲浮更聞此地民淳朴女織
男耕夜不休

幾年鄉郡說潭州旌節今來亦壯遊青嶂近
收衡嶽雨滄波遙接洞庭秋誰家簾幙朱舞
地到處簷甍綠滿疇最是
聖明文化久夜深里巷有歌謳

三顧草廬圖

奔走荊州志已灰卻從徐庶得良媒要收感
魏吞吳策須仗耕莘釣渭才三顧廬中隆禮
数鼎分天下此胚胎君臣契合真非偶[illegible]

蒼蒼意不回

贈劉大尹之寧川

製錦花封已有年一封
鳳詔許超遷明時自重親民選此郡今逢太守
賢人傑從求多禮讓歲窮隨處有顛連行行
珍重循良傳苡叔高風正宛然濂溪嘗令分寧

送許啓衷黃門使交南

聖代華夷共一家南交臣節更堪嘉一函雨露
覃

新命萬里星河泛使槎折柳沙頭春未暮題詩
山外興偏賒歸來有疏多民瘼諫草聲華正
未涯

登黃鶴樓

湖南勝槩此樓尊遠接瀟湘近漢川黃鶴名
存形正肖白雲詩好世爭傳風簷晝永禪機
靜月渚秋高雁翼翩獨倚危欄一舒嘯芳洲
晴樹自年年

新正二日大雪

隔歲久晴天氣暄新正喜見雪翩翩花分六
出春還淺光滿重城夜不昏禾黍登場應有
望蝗蝻遺孽諒無門風簷欲續豐年頌造化
冥冥未易論

挽陳好古先生

好古餘姚人嘗爲蠡縣掾歿葬于蠡不
能歸者三十餘年至其孫都憲公雍爲
主事時以使便親詣蠡訪實手舁[illegible]歸
合葬于姚之桐湖

蠡吾昔作百年夢越下今歸萬里魂天道悠
遺還此老善門積慶有賢孫九原合璧心期
共三尺貽謀手澤存極目桐湖春草綠天邊
恩露正頻繁

謁龍陽尉青公祠

青公名紋盛蜀人洪武中任龍陽典史
時邑民負租三萬餘石青詣
闕請免章三上不報遂自經于
登聞鼓下

特命官顯實 詔免之仍以一萬三千爲頜民到于今思之因祠祀焉噫靑公以卑官能爲民如此任尊官者當如之何哉

江鄕誰構此堂新香火春秋薦藻蘋當日孤忠陳大義百年殘喘沐深仁史輶既宛尸猶諫東野雖窮業不渝官轍底今多厚祿幾人行政爲疲民

戊辰元日壠前紀恨

恨徹重玄淚徹泉凄凄又換兩流年痛分椒酒澆墳下想斷斑衣舞膝前經眼松楸成拱把入春風雨故連綿日來倍覺肝腸苦夢裏音容正儼然

大祥後述哀呈陳文鳴提學

萬苦縈心不可論又看秋色滿郊原孤雲逝水歸何處落月啼烏正繞門養志旨甘空往恨教存忠孝是深恩因思昔日門墻下道義能令士習敦

契我頻將道義論可堪斜日耿[illegible]斷空淹坐松徑風回欲掩門淚[illegible]首情親何止故交恩歐公鄕里廬陵是吾省文風已復敦

洞庭舟中値先大夫生忌

辛苦終喪已届秋又垂別淚向官舟日逢生忌情何限恩重劬勞報莫由壠樹正懸雲裏望江風偏撼夢中愁孤懷萬種眞難遣十日猶從此地留

楊介誠書室次韻

至道已聞窺閫域此心猶爾厭浮誇一椽地遠眞良賈兩雋名高本故家經笥香凝時剔蠹墨池水暖晝生花東風綠草蹤窓外幾見豪吟亦帽紗

已已除夕書懷時以郎中使浙

老郎心事總尋常翻覺人間歲月忙舍館燈花頻爛熳江城風物自凄凉官移南部[illegible]拙望入并州思更長獨向空樽歌未[illegible]

爆竹過南墻

漳州登八角亭

城上孤亭面面空滿城風景入亭中溪流東
下潮聲近山勢西來地脉雄邊徼無虞鉦鼓
靜黎民有喜歲年豐公餘到此情無限北極
迢迢望未窮

郡齋禱雨有感

雲漢關心夢亦驚曉來風雨作秋[illegible]一誠敢
謂能昭假萬彙爭看盡發榮天不人違還沛

澤官因民望每含情叨臨海郡慚無補惟以
昇平報
聖明

行南靖縣

縣門西去永豐鄉山路行行險且長禾黍滿
田秋熟早竹枝夾道午陰涼邊防無警今殊
昔訴訟多端弱為強莫憚一麾勞遠涉懸孤
初志正堪償 是日初度

過古樓公館

[illegible]作忽振古村肩輿再至豈辭煩門前雲
葉饒丹色階下寒蕪褪綠痕隨處稻粱秋大
熟幾家燈火夜初昏勞勞塵鞅渾無定回首
湘江有夢魂

哭道弟

楚雲閩樹兩茫然幾度連牀客夢邊鴻雁排
空聲忽斷鵾鵬搏海志空懸病來自倚春秋
少身後誰將翰墨傳遙憶高堂腸斷處不堪
雨坐聽啼鵑

壽王體民驗封乃尊

鳳雛天上羽儀翩幾向椿庭薦綺筵養重三
公人所貴壽隆諸福世希全江湖樂隱賢名
遠
誥勅聯封 御墨鮮慈孝兩[illegible]誰跋及詩林從
此盛流傳

桑園大風野泊

打頭風力已連旬又閣孤舟淺水濱茶竈酒
爐何處是桂薪玉食此時真路同巫峽經行

久望入幷州夢寐頻頃刻陰霾須歛盡
長發莫逡巡

次韻簡李都憲

東湖十畝水雲寒釣艇悠揚意自寬松徑秋風團鳳尾瓜田春雨長龍肝詩壇調古應誰敵草聖名高有客干回筆高軒千里地清尊何日更追歡

與陳文鳴憲長話別

同年同署幾心知道義如君更可師夜雨廬陵重論舊春風江漢正興思五車胸次由中秘三品宮階又臬司躬際
聖明還黑髮鹽梅舟楫豈容辭

謁文丞相祠

青螺山下相公亭瞻拜遺容仰德馨百代衣冠知守正一方山水自鍾靈夷齊重義輕周粟李衛貪生拜虜庭讀罷碑陰懷往事夕陽回首淚如零

發南安

循行兩月皆南路此日肩輿始北還涼雨倏飄衫葛冷曉風輕動帽紗偏民窮且喜兵初散（時贛盜初聽撫）地遠真愁澤未宣努力諮諏成底事虛糜廩祿媿前賢

復至分宜

夏秋兩度分宜縣广旆今來歲暮天幾處穠華成落莫一年寒暑自推遷誅茅結屋人還儉傍水爲城地亦偏最喜民間新破賊西江兵力已殊前（近有賊八十人刧縣庫當被獲七十餘人可謂奇功矣）

除夕前五日自分宜之袁

旆影飄揚曙色寒紆迴周道古江干歲華此去無多日民病今來更幾端擾擾訟源那可杜頻頻
國賦未全寬風煙數里山城渺鴉噪深林暮雪殘

送右轄吳公獻臣之廣

江嶽幾年夷險地廣藩千里紫微尊寵公河內民須借張詠成都澤尚存（吳公嘗撫姚源洞賊至萬年縣）

為賊所留奢靡旬月人所不堪公處之泰如揃此遭逆嶠詔枷號幾死不變可謂百折必東者矣公嘗令順德轉廣泉所至有惠政學道有源闚聖域憂時幾䟽扣

天閽亨途此去蒼梧近春信梅花正及門公項以績敍之故將令人迎取玆則過門之便

永新道中

山逕逶迤白日斜荒煙碧樹野人家幾經仕路心何補虛度流光鬢欲華縣僻尚誇文物盛民窮還苦歲供加時濬府有橫徵故云峯頭雲影湘

南地回首神州望轉賒

秋日永寧是縣僻守巡罕有到者

攬轡西風入永寧山深林密兎狐驚馳驅敢畏王陽道憂樂真懷范老情人遠市廛應力本地近邊徼可忘兵秋來農畝多收穫珍重循良更薄征

草樹縈廻石磴盤仰窺巖穴俯驚湍坤維自設西江險人世虛傳蜀道難滿野黃雲秋正

熟連溪疊嶂雨初殘地窮車馬從來少應笑旄倪夾道看

龍泉道中

西風斜日下龍泉雲漢參差白鴈翩地阻淺山猶壯縣田收赤黍自豐年人材久滯今須振訟牒多端昔已然莫謂防邊勞遠涉折衝尊俎愧前賢[illegible]

萬安灘有感

今日經過皇恐灘江風江雨晝漫漫舟人[illegible]岸試斷險[illegible]明邊觀心事暗隨鷗鳥定時光又見歲華殘翻思千古數難句[illegible]諫掩面看

乙亥除夕

西江飽饑又經年風物觸發意黯然一歲光陰真浪漫幾家燈火自西連深懷民瘼虛糜[illegible]祿長沐君恩有俸錢獨坐忽驚窗雨漏撫起看

極正中天

江城別意送李僉憲

南浦春光入櫂歌綠楊風軟水生波可知尊酒徘徊處無奈萍蹤聚散何彈鋏馮驩心自壯投機曾母事應訛百年忠孝男兒志報稱還看鬢未皤

南安道中

百里巖程兩日間挽舟驅馬亦艱關（水從陸行）數聲鳥過雨初歇一片花飛春欲還地勢自

分江右界嵐光猶識廣中山因憐蹤跡天涯遍大道何曾見一斑

江行和韻

江練平鋪雨欲晴入簾山色更分明當春何處看花鳥問俗從人識姓名古渡日斜帆影亂前村風暖笛聲清悠悠世路行難盡驚見桑田變海瀛

新淦分司用韻

落日江城萬井煙新[illegible][illegible]風物亦凄涼來相問

俗懷前史撫景題詩娛翫倦鵜帶鍾聲來古寺鷗隨帆影過平川行莫[illegible]征輪急淺劣直憐馬腹鞭

謁練學士子寧祠

夾江風義動簪紳採擷餘馨感歎頻昭代精忠方論定故山祠宇已維新心甘鼎鑊言應切身繫綱常道亦伸宰木不餘宗系盡一龕香火自昏晨

華容弔東山先生和韻

山斗聲華四十年古今榮辱道相先南朝定策功應著萬死投荒事可憐宿學曾令青簡潤老懷終結碧山緣高風一代推完節褒衮還看御製解

臨江驛道中

雙旌梟梟早寒餘十月霜風報信初望裏好山時隱見路傍老樹漸蕭疎如奔歲事心真切欲邇親闈道不迂觀察遐方猶重任感

峯天作畫中藏諸佛石爲宮書
鑄曲竇遙疑碧漢通屈指中原遊覽處蘭亭
金谷總成空

除夕黄平道中

路入岩荒更向夷旅懷况復歲窮時深山日
落旌旗渺遠戍風生虎豹危跋涉豈備憂世
志嘯歌聊續送年詩吾生蹤跡真萍泛更聽
行人唱竹枝竹枝湖湘曲也

新正平越道中

千里嚴程歷險夷又驅旌旆歲初時春光未
透霜華重曙色纔分斗柄危貧縣幾迴憂世
事觀風隨處采民詩驛亭更遇梅花便笑折
寒香薦壽卮時遇使司命進表

桃源縣學産瑞芝二本

昭代文明遐邇一桃源奇跡古今同誰分靈種
來僊界共喜嘉祥兆學宮膂漢雲霞爭散彩
門牆桃李敢論功從來人定非天堊快覩英
雄入彀中

喜雨次陳烈守韻

江村燈火對愁眠北境誰能力格天試看蟻
封方應候不煩雞骨更占年田疇綠滿輿情
洽桃簟涼生客夢圓剛道西南民力竭綏懷
全仗濟時賢

燕寢香凝晝未眠此心齋祓擬回天喜聞甘
澍連三日已卜豐登勝往年綠野坐看桑陰
合覆盆還仰月華圓共叨粒食真殊賜漢傳
應書召杜賢

雨餘偏愛北窓眠夢到周公又葛天志喜役
看亭有記洗愁無用酒爲年杜應用酒爲作盆榴盡
濕姿還秀江樹初晴影自圓物阜民安非易
事臨風三弄正懷賢

遊桃源次韻

一派江流翠接天樓船歌枕夢遊僊野花欲
盡還縈眼村酒頻沽不費錢子燕隨風穿遠
樹老龍挐雨過重淵青山欲暮堪圖畫便把
桃源作輞川

菊坡衍端卷

宋季崔丞相與之以文學德業見重于時號稱菊坡先生至八世其家有菊數本皆一蔕兩蕋人咸異之爲作此卷雲孫上舍復郡守陳公内弟來吾武陵出是卷索題予夙重先生因致景仰意焉

相國聲華照世光曾將心跡託寒芳題名便覺風標迥啓後還看慶澤長天巧範形如有種花神傳勝信非常三槐盛事行須續今古

詞林共播揚

七月三日有感

登科尚憶龍飛九入賀常陪七月三至治唐虞還上下深仁海岳正泓涵光承輦路知無分泣抱遺弓痛未堪最是霸陵培國脉明明四百豈虛談

挽太宰倪公

公名岳父尚書文僖公嘗代祀北岳以禱而生公故名

台斗相承照世光降靈維岳信非常清[illegible]

重鉉衡地文藻雄歸翰墨場

帝念曲江風度遠（公貌偉若神孝廟嘗器之）人傳涑水姓名香

希文不相非天意海内衣冠抱恨長

高吾靜芳摘稿卷之三終

有餘年粟拙官非無補田令幾世情難[illegible]
足蕭條門巷對愁眠功成補漏誰堪托煉石
從來亦浪傳

喜晴

野色[illegible][illegible]曉吹邊鼓鐘聲裏迓晴天川原歷
歷高低樹禾黍亭亭遠近田稚子喜隨簷曝
坐漁翁穩傍鷺行眠臨風莫訝詩懷放花塢
微香陣陣傳

土洳直成水底眠又從簷際望晴天一憂一

喜非無意時雨時暘信有年花塢晝長雲錦
爛荷池風細露珠圓無端物色皆天巧徙倚
前川憶昔賢

伏日驕陽肆虐郡中方率齋祓即獲一雨
之應因用前韻紀之

暑氣煩歊[illegible]不眠不禁愁思入雲天轉頭風
送及時雨滿耳人歌再稔年隴外稻花秋色
早階前棠樹午陰圓新涼雅興[illegible]外劇飲
何勞問聖賢

秋堂水簟翻清眠入夜簷聲徹曉天[illegible]
開金盛日喜人重詠屢豐年荷翻翠蓋枝枝
嫩稻熟黃雲顆顆圓閒雨心勞誰不羡麟經
無譏魯庚賢

送郡守陳公入　覲

燕寢香凝治已成又勞飛舄上
神京帳帷曉日三湘遠行李秋風一鶴清萬口
嵩呼環珮肅
重瞳星燗袞衣明相看顯秩隨春到更望輶車

向楚城

哭中丞孫公德成

正德己卯六月寧王宸濠生日鎮巡偕
三司致賀待宴十四日詣府謝濠預集
兵校露刃侗立將巡撫孫公以下皆縶
縛厲聲曰
朝廷有密旨叫我起兵進　闕汝各官知
大義否孫公不從請密旨看濠怒令押
出斬之先是公嘗與人言濠必反宜為

倘又累疏其反狀爲權幸所[illegible]
獎賚以釀成之憾是孰使然哉
彭蠡腥風六月寒孤臣無地挽狂瀾氣吞偕
竊詞應激身繫綱常死亦安必反祿山曾有
疏無庸叔段孰爲端凄涼廣潤門前路老稚
吞聲血未乾

補滇懸述懷

苦塊三秋念已灰偶聞
新命重徘徊官仍臺察才還拙

恩出尋常分豈該（服闋滿當推江西左轄尋補滇黃未赴部）壯志未
謫千里道衰頹先覺二毛催遐荒風紀應敷
布況說文明治日恢

過桃川次丙子冬韻二首

塵蹤何處探僊源晚共漁翁得細論滿地野
花桃樹少半山煙雨洞門存輪蹄影絡東西
路雞犬聲聞遠近村更願年登薄徵賦人人
溫飽即
君恩

倘[illegible]塵戰外[illegible]
蹤狂何處今古人家住此山水咽笙簧[illegible]
洞雲連屏障倚江灣花飛片片隨遊躅莫怪
[illegible]驂帶月還

伏波祠用韻

仰高千尺此神祠老榦蒼苔覆道旋一代威
名曾服遠百年香火自興思江流[illegible]鬧三
楚煙雨微茫晴九疑下馬亭前[illegible]不辭
瞻拜載賡詩

山塘道中用韻

碧樹蒼崖入徑斜隔溪煙火有人[illegible]山村野
晚行猶遠花塢春深興轉加野[illegible]泉頻灌
藥園丁燒筍慣供茶驅馳不[illegible]恨卻笑
年來兩鬢華

沅州明山書院

山環抱州城岡巒重複浮嵐積翠如圖
畫然正德戊寅分巡汪僉事玉嘗聘王
巖周君廣來沅與諸生講學時周以御

史謫竹寨驛文行高古汪乃於此山建
書院以舘之生徒多所成就周以遷去
州人馬生元吉士其事予赴滇登焉因
憶河東薛文清公嘗監銀冶于沅壺易
爲文清書院可乎以俟當道君子
遐荒何處寄塵蹤十里山堂紫翠重滿目清
陰那可畫百年文運此真逢天光雲影心偏
靜魚躍鳶飛道所宗因憶大儒曾過化文章
當代本人龍

石鐘鼓洞

辰溪縣西南龜山下一洞深里許有二
石如屏倒懸於崖一扣之聲如鐘一扣
之如鼓人謂之鐘鼓洞予步其下扣之
果然然亦含胡髣髴耳人莫詳其由予
因記東坡云大石空中多竅風水吞吐
有窾坎鏜鞳之聲意者其此類乎
蒼崖百尺倚江濱有石玲瓏扣則鳴月榭忽
傳鐘響急風簷時聽鼓聲鏗鬼神訶禁留奇
跡今古臨觀播盛名更喜淵泉斷雲泐似分
餘韻入詩清

羅舊阻雨用壁間虞山侍御韻

雨鳴山舘三更急浪拍春江兩岸齊古道泥
深人跡亂虛堂簾靜燕飛低宦遊我亦悲岐
路肉食誰能念阻饑却憶山家傍谿谷茂林
修竹稱幽棲

鎮遠行院有懷

三楚山川此地窮夜郎西望古南中百年治

教衣冠變萬國梯航道里通芳草郊垌春意
藹古槐庭院午陰叢江天渺渺風煙靜摧廓
應慚范老功

遊玄妙觀次周子賢侍御韻二首

此地來遊如有約滿前塵俗總無干陰陰門
巷迎流水屹屹樓臺倚翠巒樹色參差雲谷
瞑櫓聲嗚軋暮江寒超然風景遐荒外不礙
憑虛縱遠觀
高閣凌虛曲逕通輕雲素霧迷蒼峰江流遠

接牂牁郡山形近俯馮夷宮也[illegible]
竹時有白鶴鳴長松杖藜莫厭歷千仞披襟
灑洒來天風

偏橋次韻

恠石槎牙作兩門衆山不斷若雲奔竹橋波
漲流還急花塢春深氣欲温短騎叢林驚獸
攫一燈公舘笑鵄蹲馳驅峻坂心如折漁浦
輕舸念正存

渡崇安江奉懷黃山都憲公四首

三年前過崇安路百里人愁虎豹危今日單
車遊甦處滿庭明月蹈歌時人無菜色春初
遍地有棠陰日轉遲欲記功宗作元祀
聖朝韓范復書誰

百萬貔貅勞統馭一方民物繫安危心如渭
水留乜日當積粮二年方大擧筭勝崑崙會食時狄武襄夜度崑崙是擧亦以夜克雷動陰厓聲虓虓春回窮谷景
遲遲風前欲續平淮頌一代文宗竟屬誰

兵火頻年巳可憐今來江滸有漁船窮儴[illegible]

[illegible]藤雜月小犢深耕桑柘煙青聽虎[illegible]
旅猶聞范老舊籌邊幾回虎帳論心處坐我
春風玉樹前

江頭春草意堪憐日晩猶横兩渡船山徑雨
晴留獸跡戍樓風暖淨狼煙紛紛人語花驄
外隱隱夾歌碧樹邊欲論此中安攘績休光
韓范未專前

懷朱升之大叅次韻

乾坤今古歎才難此道憑誰得大[illegible]白璧微
瑕還可惜高枝鳴鳥似多端半[illegible][illegible]虛秦
策千里神交憶澧蘭獨喜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價夜深
猶傍斗光寒

初春

入春風雨暗江干未試春衫正怯寒笑折梅
香勞遠使強持蔬甲薦新盤壯懷到處須尋
樂衰鬢年來似改觀獨坐清宵烹雪茗漸看
月色印雕闌

芸舘塵囂了不干東風吹雪弄餘寒舞筵共

辦椒花須鼎食誰甘苜蓿盤豆有行厨人
義偶從書字得奇觀一川流水相思渺獨抱
朱絃倚畫欄

韓守清憲副出河南十同年會卷索題

昔年同醉曲江春此日朋簪更幾人秩並冰
臺非會偶義隆世講故情眞丹青共許衣冠
偉是卷俱有肖貌晤語曾聞麗澤新莫向賓筵歌泛
梗須看晚節傲松筠

北堂榮壽爲高知府公甲題次卷中韻

萬里親闈憶夢縣江雲川樹影重遮于于毋
壽應增福蹇蹇臣躬豈爲家壽國斗長袍絢
錦華筵春暖笋流霞階前更喜芝蘭滿幾見
含飴傍小車

和答周子賢侍御二首

每憐蹤跡走塵埃殊域眞成兩度來俗態不
嫌隨日變好懷今喜爲君開翩翩鸞鳳騰雲
路凛凛氷霜映栢臺入眼新篇還幾見分明
玉笋共瓊杯

詩句連篇迥出塵揮毫隨地布陽春力追郢
調慙非我遠繼居風喜有人萬里晴山丹闕
囍一川流水白鷗馴澄清已了遐荒事又覲
中朝諫草新

滇南謁二忠祠

洪武初梁王弗庭
命翰林待制王公褘往諭公仗義直言遇
害八年後遣行省參政吳公雲往其行
右欲易胡服辮髮以見公責以大義亦

遇害後雲南平二公先後被
贈謚共立祠于城東歲時祭焉

翠竹蒼松護廟門百年遺迹見忠魂手持
丹詔詞應壯氣折狂胡氣奪[illegible]帝一心甘斧
鑕雖陽世節照乾坤[illegible]淚 [illegible]變
衆僇頻[illegible]
御題存
義取當空萬化行星[illegible]火強爭明一曲
天謳[illegible]凝[illegible]死臣躬義[illegible]此日冠裳世並

虜當時心志似同盟秋風蕭[illegible]
稜稜海太清

書都憲燕泉何公出行四圖

經國從來重本兵東曹官歷得將英才名冠
世年還少節鉞臨邊望不輕塞外草肥春意
滿馬前人靜月華明歸來有跡先民瘼不似
王褒萬里行

右職方未使

河南七郡古中原

帝遺儒臣作屏藩腰裊金花階已重心同水檗
望還尊日高棠影春迎野風細薇香月在門
應憶使車循省處更從伊洛泝淵源

右[illegible]省[illegible]

九寺諸卿地位隆周官太僕領皐工邊陲令
肅傳新檄公諭奏馬政修例簡閱心勞未至公秀[illegible]
湖南直獄降才高冀北已羣空[illegible]大廄[illegible]
神駿誰美詩人頌[illegible]

右太僕考牧

帝念南荒風俗殊內臺綱紀託名儒手持三尺
令方肅心醉六經道與俱召伯循行多惠政
范公經略總嘉謨相將台鼎頭還黑大沛甘
霖徧九區

右都憲巡撫

遊圓通寺

參差樓閣俯塵寰此是滇南第一山花落空
壇人自靜鳥啼中谷路還灣笙簫斷續雲霄
上尊俎淹留竹樹間極目海門天萬里騰[illegible]

心賞入詩慳

遊太華寺

滇南風物最宜秋偶謝塵紛到上頭洞口苔
痕雙屐破海天雲影片帆收山連金馬形還
勝地擁青蓮景更幽莫謂登高便乘興杞人
心事正悠悠時庚辰秋故云

送史憲副禹臣致仕

滇海澄波淨不紋一天秋色此平分黃花采
采北[illegible]白鴈翩翩勢拂雲彈鋏馮驩今未

老投機曾毋昔猶聞平生事業圖書
虞卿續舊文
贈沐都督還鎮金騰
萬里風波海不揚老臣忠愛此遺芳出人儀
表孫枝秀照世衣冠
帝澤長[illegible]焉暫臨山雨霽驪歌初動野雲黃休
憐萸菊增金輿把酒登高約未償
虛亭爲許方伯本厚作
塵鞅紛綸了不閑結廬還喜近江濆聲傳空

谷詩懷壯思入層霄酒面醺滿架圖書眞自
適一川風月此平分山靈莫訝歸來晚落省
事名正憶君
曲靖道中和答黃方伯鐵橋
滇南岳鎮聲先到海內名流望巳深邂逅階
墀驚偉度淹留尊俎話同心浮蹤萍水應難
定遠道風塵未許侵望望郭門更攜手不禁
離思繞孤岑
出宣威關用黃方伯韻

貴發猿聲巳熟聞雨灘[illegible]
憶滇南路旌旆遙瞻薊北雲豈有才華清徽
服更將衰朽負
明君風節大述非能事淺薄眞慚諭蜀文
關帝廟用韻
萬里揚鞭馬首東兩行旆影日爭紅威靈神
作山川主來往人祈庇護功蜀地戰爭千古
恨鬚翁風範萬夫雄綿綿香火新祠宇不似
高唐憶夢中　廟有絕氏像

新添道中用壁間韻
萬木山深聽鳥啼兩行旆影路東西鶯花影
亂青春老象緯光垂碧漢低萬里驚風塵滿
目連朝時雨水平隄耔耘莫訝農夫苦一枕
桑陰稱午栖
淡雲疎雨黯重城落照猶看粉堞明數里驚
沙方遠戍一番時雨稱春耕鶯花略似湘鄉
景芹暖遙馳魏闕情因憶七年遊憩處浣衣
叱馭總山程

東湖書院爲鄒憲吳公題

十里湖光萬里心結廬隨復鶴林圖書畫永夜裏古門巷春陰竹樹深茂叔行藏非想像公取名意與濂溪同希文憂樂自胸襟明明立建還忠孝極目宮牆今幾尋

杜士榮明醫卷用韻

桃花溪上幾盤還玩道無言意自玄世事頓忘蕉鹿夢心機寧作壁蝸涎昕今於下間看鶴煮石山中漫引泉欲識陰功定何處杏林

春畫影長圓

汲福井

湖廣藩司前有古井久湮塞方伯周公公儀浚之得泉甚甘冽易今名

誰作誰藏若有神一泓清影淨無塵天開玉竇源流遠人尚薇垣政化新吐納風雲推雅量昭蘇民物感深仁爲霖海內符羣望寵渥應聞

帝眷頻

仁壽卷爲陳千載乃尊作次韻

兩鬢黻紛皤面渥丹高標嘗接杏林間扁舟湖海風塵遠談塵尊罍禮樂關天上鶴書方錫慶勝前萊綵正承顏相看老耋非私幸仁壽從來本樂山

壬午乞休病中閒書五首

五十年來身已倦四千里路望眞迷時東藩奉文來促衰顏每許壺觴滿閒適惟甘藥裹攜陶叟掛冠空着彩沈郎移帶更圍犀白雲縹緲東

陵近欲傍山翁學灌畦

浮生浪說三休早太道猶聞七聖迷湖海聲名全未定錦囊風月此眞携病回豈厭梁無肉睡穩何須簟有犀昨過小園看春色青青藥壠勝蔬畦

枝頭果熟風還急眼底花香蝶不迷負郭田園聊慰止舞雩童冠此扶携陽回酒面光凌玉爽入吟肩粟照犀莫許僊蹤在平地輕雲鶴護春畦

幾年塵跡路東西此日山靈爲指迷蹤跡更不
驚春枕夕鳥聲如勸酒壺携世情飄忽憐猿
鹿瘦骨崚嶒愧貫犀試向鵲聲占藥喜滿前
生意在芳畦

抵源本是神僊窟何事漁郎眼界迷山月半
簾堪徙倚山風滿載足招携咫尺再厭栖梁
燕陳無己詩韜晦翻憐映水犀山犀自降文禾則飲溺水共說
雨餘青草細桔槹何用向秋畦

無題用前韻

風回緱嶺鶯歌巧雨斷巫峯蝶夢迷簾裏春
衫香未試袖中秋扇斂猶携塵根漫爾思騎
鶴忽帶憑誰學佩犀獨倚畫欄摘新蓝卻憐
珠露滿朝畦

疊韻贈周了賢侍御二首

幾年渴思欲生塵此夜叨陪坐上春淸論毋
驚瀛海客知心何止故鄉人才高烏府名應
重化被遐陬俗已馴更喜吟詩篇超近格要還
醇古謝尖新

白簡霜毫淨掃埃遠人驚見德星來連篇月
露詞壇迥入眼珠璣俗抱開萬里仙嬉歸藻
鑑一方民物囿春臺明宵燈火論心處不厭
臨風共舉杯

送李繡衣按浙

天下名藩稱兩浙明年試院更掄材老成已
極羣端選人物今逢藻鑑開報國有懷惟得
儁埋輪何地復生埃公餘定有湖山興莫厭
新詩次第裁

送侯守止之饒州

曉日開尊潞水邊送君出守意悠然南州大
郡六十縣西省同官四五年地帶湖山清興
在民蹬千旱隱憂專循良有傳須頻看莫遣
聲華後潁川

高吾靜芳亭摘稿卷之四

登臨又夕曛

贈少司馬兼中丞盛公移鎮兩廣

聖書初下紫泥緘司馬崇階舊銜多士正便南斗近遠人又喜爾星咸歐蘇氣節誰堪繼韓范才名自不凡百粵瘴氛應淨洗

天朝麟閣正巖巖

謁文丞相祠用舊日韻一首

廟前松竹正亭亭十里餘聽草木馨香火故園增俎豆乾坤隨地著英靈常山風節空諸

郡（明皇謂河北數十郡何無一忠義士得用）沂水文章冠大庭（宋狀元無愧甲科王公異公）何事奸諛甘賣國滿奴回首已飄零

碧蘚蒼苔護廟亭瓣香此復拜餘馨千秋士類還生色一道疊江自炳靈（疊安河也 江吉）突兀新祠存故里清高遺像肅中庭六歌載向風簷讀凜氣堂堂正未零

進賢道中二首

路出雲山望進賢（進賢縣名山）深冬冬短晝雪餘天依

徵燈火還三人含在莆韶華又一年七十

風自別民疲奔命地非偏獨憐經濟虛籌策三復班崔諭蜀篇

樓船十月下湖東此日西還歲已窮山館地寒霜在草草橋冰滑雪初融無端世路經行遍有約山靈夢寐通獨喜馳驅身尚健不妨題詠采民風

新脩滕王閣并閣後二忠祠成喜而有述得十首

高陽稿 卷五 詩

幾年風雨鎖層樓此日重脩七十秋人地發興元有數江湖遊覽正多愁連城絃誦時還盛近浦帆檣夜未收南北衣冠多萃止不妨民事廣諮諏

高閣重脩倣舊規二賢秩祀展新儀（文山疊山已各有祠予以洪都會城宜崇祀以勵士風且以風是閣故建于其後）乾坤正氣吾人共湖海高情隔代知風激觴聲潮未落雲連潭影日初移年來憂世情應切已覺蹉跎兩鬢絲

從來臺諫須才俊極日
中朝論草新

聞兒子中鄉試口占寄之

絳蠟簾深燦復明吾兒就試喜名成幾年庭
對詩還禮三世科聯乙與庚丹桂巧分天上
種綵衣先動夢中情傳家忠孝須頻念極日
扶搖九萬程

送萬治齊府尹北上

經國文章濟世賢雲程九萬着鞭先名高吏

部還虛巳公嘗發解及歷考功選部秩並龍圖更少年粹
德里中方感化
綸音天上忽傳宣巾車咫尺台衡地趾美皐夔
黼座前

挽陳方伯

藩省功名早掛冠百年行誼此須看松筠未
謝凌霜色葵藿猶餘捧日丹太史立銘垂世
重賢郎持節過家難乃子將命以使事便省得躬湯藥人所難也
豐碑幾尺章江外風雨瀟瀟草樹寒

巡臨江之瑞州

鼓角聲嚴曙色遲滿天霜露拂旌旗松筠閱
歲孤忠在蒲柳先秋兩鬢知俗喜蝸爭緣地
薄人多菜色爲年饑敷揚
帝澤全無術遠適隆寒豈足辭

行安仁縣

落木孤村曉吹寒兩行旌節繞江干半生憂
國心真切此日觀風責更難津吏漸聞垂首
去野翁還許破顏看擁徒被繡皆

君賜淺薄無能愧素餐

餘干行院亭子獨坐

江國風濤入夜鳴行臺無寐思凄清竹松曉
節
天應鑒葵藿微誠日共明志在激揚緣國體政
從寬簡本人情獨慚經濟全無術兩鬢新添
雪幾莖

東鄉道中

兵戈猶憶十年前此日東鄉路不偏車馬絡

朝聞振策閭閻隨處盡炊煙千山太落深[illegible]
景古戍鴉啼積雪天遠涉豈堪辭鞅掌
璽書珍重要敷宣
麻姑山
差參樓閣抱江流歲晩登臨景更幽落木滿
山偃跡湫芳泉一派酒香浮桑麻蔽野民生
阜絃誦連城士習優莫謂公餘恣遊賞
神京北望思悠悠
遯翁先生錄示被 旨免 朝詩次韻奉

寄二首
身歷
四朝山岳重文昭一代斗芒寒
恩推元老千今盛禮絶羣僚自古難中外久勞
心已殫神明倣相面還丹股肱
元首眞同體坐論欣看海宇安
九重初啓星辰近百辟嚴趨劒佩寒
聖主恩綸元自厚老臣筋力豈直難松筠閑[illegible]
還凝翠葵藿[illegible]

鳳池徐步日相安
觀 東閣讀卷詩次韻
水晶 宮殿曉陰陰五色雲中降
玉音昭際百年熙洽運共披平日對揚心羣公
臺省承 恩渥諸子文辭造理深明日
大門放春榜姓名從此重南金
贈陶繡衣將莊清戎得代
幾年風采重南州此日西巡擅激揚文雅涓
標還秀水循良嘉譽自河陽(嘗二宰縣) 霜檔尺牘
三秋老月滿離樽兩地長少謂康莊尚淹驥

臺臣還轉更殊常
城峽江新縣口占
地遠山深憶昔年潢池赤子亦堪憐
聖明洞徹貽謀遠父老歡欣向化便江面縈廻
雙澗引天邊拱揖數峯連微臣體國思經野
(借用)此議元成岳牧前(予十年前以參成分守此地嘗有議上之[illegible])
二親榮壽恭爲潘繡衣直卿作
令子烏臺正妙年慶門誰似二親賢龎公種

渾如洗采采黃花意更眞

繡衣三司會餞滕閣留別

新秋高閣敞華筵雜管飛觴意惘然多病仰
承
明主念離情翻爲故人牽長江風浪今須定梓
里松篁性所便南北鴻泥眞浪跡相違猶共
月華圓

白鹿洞登文會堂示諸生

文會堂高遠市塵百年遺迹典刑存乾坤永

壽斯文脈奕俊須求入道門亭下淸風消宿
垢階前時雨長新痕宮墻咫尺應瞻仰燈火
虛齋要講論

舟泊九江亞卿黃公遣人來逆兼聞得男
詩以賀之二首

扁舟夜度潯陽江忽辱司空命使來喜得前
緘塵思淨呼童開訊笑顏開珠生老蚌光還
遠慶積喬門理自該老我秋風會湯餅喜聲
應羨不凡材

滇南消息未全眞更喜湖南[illegible]
遣人迎貴眷聞已入虔並傳者之誤至是改湖南始來 棲李春風神自
契熊羆夜月夢還頻霄林挺桂分香遠淸廟
掄材拜
寵新 時公督木于楚 從此公侯須袞袞商瞿風韻正嶙
峋

登希庚樓
庾亮嘗鎭江州何副使棐新構此樓扁
今名

小樓新構草堂東公暇登臨景象雄坐鎭晉
卿才自美籌邊蜀帥志還同一簾風月塵埃
外千里江山指顧中吳楚興衰多感慨開尊
無厭數逢逢

遊赤壁赴鄧侍御文端約

千里滄波接素秋偶從豸史得重遊風流詞
客今何在霄漢陰雲此尚浮不斷藤蘿緣古
樹無心鷗鳥下中洲銜杯莫厭靑山暮燈火
相看興轉幽

簡一溪侍御夜會[illegible]風

中州風采隔年華忽報[illegible][illegible]

寵嘉公新陞大理

人道老成名自重不分知己望還賖才猷蘊藉須經國絲綸輝煌又過家論別莫辭燈火夜鴻泥明日即天涯

初度發夏口

今朝五十四生辰久滯浮名此遂直黃鶴樓頭猶是夢桃花溪上未全貧微消那補滄溟潤大造能容老病身鼓檝中流還自適菊香

飛入酒觥新

登岳陽樓

此樓飛構自何年作鎮南州勢不偏日暮巴陵雲滿地春深夢澤水連天登臨自古懷興替憂樂憑誰問後先短棹秋風聊佇望幾行征鴈正孤翩

遊君山中流二首

泮從幾泛洞庭波望望君山意若何此日勝遊情正愜十年遺事恨難磨風中[illegible]

吼雲暝深林鬼魅過回首岳陽遥絕[illegible]斷酒聽漁歌

君山四面皆湖水遥望巴陵十里餘渺渺烟波無客到陰陰石洞有僧居風清氣朗秋分後虎嘯猿啼月上初獨有含毫無限意幾莖斑竹尚扶踈

將近君山風忽大作而返

郡侯邀我看君山此願真酬十載前短棹悠揚纔及午濃雲頃刻即漫天長風巨浪人皆

恐弱水扶桑意獨懸半日陰晴猶未定窮通何事更紛然

和奉西樵宗伯

嶺南山水鍾靈遠海內人龍著望高幾向雲邊占動靜偶從江上識旌旄賢良漢策天人秘禮樂虞廷拜稽勞霖雨褱區應遍及更分餘潤到林皋

劉憲長丹崖二親雙挽卷

令子才名久擅場論交初識廖淵長[illegible]
德心無作柳邱和熊教有方譽重鄉閭眞嬉
美
詰須天闕更聯章百年雙鬢青山外多少行人
拜墓傍
到家志喜二首
衛宇初瞻一愴懷半生碌碌此歸來
累朝殊渥叨三品十載虛名更內臺衰病慚無
延老術遼蹤眞乏濟時才東園近喜兒裘就

一枕清風翁正開
五年慙負草堂靈笑我今來白髮增宵漢豈
鴻飛已倦園亭孤鶴夢初醒階前棠棣看無
恙膝下書香看有承旋煮鮮鱗剝村釀雖然
笑語總堪聽 進退
聞大臣薦口占
歸來頗愛碧山幽世事無心只自由却許鵲
聲來草閣豈應鷄薦動
宸旒宰臣謀國心須赤迂叟投閒鬢已秋況說

文明熙治久雍容豪省總伊周
聞推南院書懷
弛擔歸來席未溫忽聞明薦重心搁材同樗
櫟甘拋擲
德並乾坤復齒論倦鳥一枝棲已足羸驂千里
意徒存南臺何地堪衰朽
御筆親裁自渥恩
纖橋公書報吏侍之推口占奉復
司空飛翰自荆南盥手開緘意更慚官序從

來銓部重 廷推何謂論才堪
盛時圖治懷應切老境尋醫業已諳却笑消磨
無着處明明海岳正泓涵
清明邑中二文學携酒過草堂漫書二首
萬木欣欣已向榮小園聊試踏青行清明風
日誇晴美序[illegible]交遊重老成興到不妨頻載
酒心平還喜共聞鶯春光九十今餘幾又見
飛花入兕觥
勝日携尊過草亭暖風拂面雨初晴斯文雅

會情眞契城市山林夢亦添刻燭話傾
話飛觴還訝酒如兵方塘半畝堪垂釣小艇
悠揚漫自橫
碧樹濃陰接草堂百花門巷富春光多情文
學勞頻過未老琴書笑自忙對酒共誇鄉醞
美[illegible]姑烹茶時嗅野泉香方塘近喜春
波潤釣得鮮鱗一尺強

題孔侯州清時高賞卷用韻

九日江城天宇清碧梧脩竹影亭亭逍開自

擇招提勝情洽眞忘爾汝形喜共窮㩦歌化
日光聯北斗避文星相看更菊須拚醉人世
浮蹤總類萍

和答鐵橋公自蜀采木還荆

兩月音書頗寂寥不勝西望首重搔槎回星
渚聲先到地切台階嚮正高旌出鄧林眞國
瑞秀鍾南海本人豪縣知覽勝多題品楚蜀
江山幸有遭

寄治齋都憲用舊韻

南院綱維託後賢銓司頻上姓名先（公兩[illegible]章疏皆）
（[illegible]）激揚風采看今日經濟才猷重昔年輿
學久令青簡潤
殊恩終見白麻宣衰遲何限師承意耿耿風晨
月夕前

得孫二首

五十五齡初見孫笑看喜色動比鄰祖宗奕
葉栽培久兒子南雅憶念頻小試啼聲殊覺
異后來吉夢果傳眞千籤幾卷應須繼豈謂

含飴意獨親
老眼婆娑此弄孫開身初近北山隣休誇蘭
葉分香異卻訝燈花送喜頻綵上詩書惟祖
澤膝前兒女總天眞逍開湯餅當長夏笑把
樽罍強自親

聞山岡卿生子用前韻賀之

手持雲錦自天孫月姊分香正切隣共說祥
麟符夢久驚聞喜鵲送聲頻綿綿家祚誰堪
並燁燁書香此繼眞辭識之無纔七月便看

筆硯早相親

疊韻復開山

竹林春雨漫生孫松逕孤標更結隣能發天
教吾願足覺書人訝笑聲頻懸孤此日心期
遠積善前人締造眞自是閑愁應脫屣不妨
詩酒日相親

德山寺禱雨次韻二首

方郡守汝學因歲旱屢禱不應謀于予
謂德山幽閴可作雩壇遂令周郡博士
其事予出春秋繁露助之令依法禱焉

縹緲雩壇建此山滿城老稚走江灣精誠擬
出方書外感召只隨呼吸間深洞出雲直欲
藉老龍挐雨共追攀窮簷莫訝成荒歲人定
從來理可還

今古人傳福地名（佛書三十六福地德山其一）有靈直可
卜陰晴愁看羲馭騰空焰愛聽神鳩喚雨聲
憂切閭閻心共[illegible]同林谷興猶清循良莫
緩寬租號

政于今正顯行

和答伍松月司馬督師雲貴二首

芸館方從綠野開蒲輪又載
御書來膺功狄嶺曾親試相業商巖已厚培歛
歷兩京才並美汪洋千頃量還恢精神玉立
風塵表不羨當年矍鑠哉

[illegible]詔遙將萬里開使星親下九天來勳名赫赫
才何邁節鉞堂堂福自培南徼塵氛直蕩滌
中朝治化日弘恢從來申甫生非偶衡嶽湘江

更壯哉

寄王子揚考功用韻

我昔乘軺來吉水分明江上見青峯路當孔
道才何邁話及窮檐意轉濃治效要追前漢
吏詩篇還繼盛唐風心知一別幾三載雲樹
依微憶夢中

孫節推挽詩其子性甫任長沙守

偶從令子識芳名數載殊深向往情扁揭訟
庭今若水化行鄉[illegible]揚城輿同晚菊風神

遠夢繞空梁月色橫食報自天還不爽[illegible]

槐樹日敷榮

懷鳳山司徒公二首

台樞初倦章頻上羣望方殷許莫留

聖主優賢還渥與老臣經國正嘉猷六曹地迥

身應徧九轉丹成鬢未秋況說四夷問安否

太平相業定垂收

珷玞崑璧價眞殊良賈兼收見亦迂時議與公亦羅

太宰塗菴趙司空西峯姚都憲東泉等同被薦

聖代掄材須極品臺臣報國此良圖果山霖雨

須公等南畝煙霞故我徒便欲乘舟衝雪夜

客星恐犯帝星墟

新正大雪

舞絮飛鹽總不如園花庭草更平鋪幾番帶

雨陽初瀚萬里隨風勢[illegible]上寒暄勞代

謝門前榆柳任[illegible]梅花發倚杖

來看興不殊

微省清風小影

予參藩江右日好事者寫照予[illegible]

花下立馬問俗意後十年張愈光貢士

爲題詩八首于其右予依數荅之令記

四首

昔叨岳牧方年壯自分霜翰薄紫清十載塵

蹤還禊泛幾莖華髮已星明生綃半幅眞狂

態刻脽交騰愧浪名長擬學顏亦志尹獨憐

衰病竟無成

良史筆摛秋水碧薇花香送午風清郊行敢

効甘棠茇分照猶燕爝火明人物科名

令代盛江湖襟帶此藩名六條八事平生志

拙何能次第成

畫師未究平生拙素練先鋪越水清筆底緋

袍眞掩映鏡中白髮已分明浮蹤湖海今誰

愧有美東南舊得名莫[illegible]花間頻立馬[illegible]

民物重裁成

微垣晝永花[illegible]放[illegible]史清帶縮金

犀文理密袍翻白[illegible]山似解供新

江畔昔年三弭節草堂高處發[illegible]
爰居連學心遠眞宜面對山業搏祠遺孫繼
處選當天設地藏間從來名勝因人重況說
仁賢治所關

寄亞卿黃年兄兼祝生男

江漢聲光幸久專化覃令肅總歸賢雄飛遠
道看今日雌甲同升愧昔年 與公同庚 靈淑鍾南
還問出才華當代許誰先從來仁者須昌後
老蚌珠生理固然

聞方思道轉憲副走筆賀之

棠陵去丁舊知心屢見當遷慰我深織面允
宜冠着豸緋袍初喜帶橫金文章倚馬誰堪
並孝友傳芳世所欽霖雨而今眞屬望幾回
翹首憶東岑

和陸僉憲樂之春日武當宮

陽回大地春光滿路入雨臺眼界寬千里湖
山初弭節百年心跡一[illegible]雲開石殿星辰
逈雨過江門草樹齊[illegible]徙倚[illegible]

元大禁林官

[illegible]僉憲光春日書懷二首

武陵春色來何暮不見汀花與沚蘋昔雨後
時還作祟驚風連日只揚塵有懷撫景常吟
酒隨俗逢人也問神尚有羈棲滇海客大篇
文采燭蒼旻

客懷聊寄楚江春渺渺澄波漾綠蘋自是才
名驚遐邇從來談笑出風塵南園大老眞傳
訣金馬江山此降神長劍匣中須自拭夜深
光采貫于旻

高峯靜芳亭摘稿卷之五

洲渚名
飛龍此夕霜貞心已共黃花晚莫寄清霜手摘盈
坪

葉縣道中

春秋此地楚疆場經畫何年入豫方地有古
祠稱葉令人懷舊德誰問吏路當衝要官還
好民苦征徭歲屢荒獨荷
皇威今遠被風颸千里絕飛揚

過襄城

中州各縣皆平曠界入襄城有阜岡秀色遂
依山麓轉清光俯帶石虹長旌旆擁日疆場
靜坊扁連雲里閈光獨念民生苦困今年
雨足又飛蝗

謁鄭大夫祠次韻

惠政在人年已遠荒祠猶得衆心歸衣冠頌
作終非謗辭命文存蔚有輝百尺杉松來野
鶴一龕香火送斜暉秋田尚說頻年旱亦了
還間失所依

過河偶晴有感

滎澤北來三五里渺然秋水映晴空徘徊雲
影還如此翻覆人心恐不同萬里乾坤真照
物百年蹤跡自飄蓬奔流近說多衝決脩治
還誰繼禹功

衛輝道中

曉日停車望太行雲端樹色隱蒼蒼兩間元
氣真旁礴三晉侯封此界疆地遠尚愁人虎
聚車摧猶說路羊腸時青陽山方令賑物乎
神化覃中外已聽羣黎頌治康

湯陰謁武穆王祠

上將奇才第一流轅門長自讀春秋中原響
應聲何壯故主生還願未酬姦佞無端天地
老英雄有淚古今愁百年正議終難泯廟貌
巍巍照故丘

過彰德訪晝錦堂

晝錦堂空人已遠武康節在世猶知三朝紅
日擎天處五色祥雲唱第時人傑由來鍾間

氣兵籌曾說震邊夷勛名一代誰與立右大
希文衆所推

望嶽

天下諸山宗五岳此山尤極北方尊千年形
勢凌霄漢一派雲煙接薊門賢俊代生靈自
著雨暘時若澤斯存瓣香莫遂登臨願風雪
瀟瀟暗古村

邯鄲呂仙亭小坐

道院午炊聊小憩呂翁相見一忻然幾年汗

簡留奇跡此日經過領宿緣鐵笛風流人已
遠黃粱富貴夢虛傳憑君欲假飛昇術塵鞅
勞勞未息肩

慶都謁堯母祠

下馬孫城又夕陽訪求遺跡説陶唐坤靈秩
祀膺崇本胎教逾年自典常化物有開先必
盛至人無欲慶斯長徽音式啓千秋範任姒
于今並耿光

因節澤悅發

良鄉稽首望

京朝五色雲中日正高

聖代輿圖眞遠大小臣蹤跡本蓬蒿

重瞳天表還親覿司馬台階實濫叨羽選復聯
今二紀不堪霜鬢影蕭騷

仲冬朔日

奉天殿頒曆

嘉靖紀元初九載

大廷頒曆與更新祥浮　閶闔龍文動喜洽臣

工虎拜頻

萬壽吾皇天正啓一陽君子道方伸檢詳歲月
還增懼備位非才又病身

至日恭謁

天壽山

出郭微溫風不動

諸陵王氣正中天鴻厖國勢幾千載感悵臣衷
二十年外補二十餘年今古耑光惟
聖哲乾坤儲秀此山川嚴途敢昧齊明訓肅肅

大風遺作立如綸
温旨復親承圖書細檢緘縢[illegible]捧[illegible]熙
遥分
寵遇勝願得全才貲　廟略萬年
皇運正中興
齋居
聖德精純重事
天南郊上吉日從先舊制每歲郊皆中旬茲有詔改于上旬儀文
宿戒牲還潔

誓戒新承　制更尊百辟駿奔眞傷若萬方感
化自忻然六街最喜風塵爭白雪霏霏兩日
前
庚寅正月恭遇
奉天殿侍宴
殷禮初成契
聖衷大廷張宴典還隆韶鈞迭奏風微度
黼扆弘開日正中
温旨下臨邊[illegible]

[illegible]云嘗聞酒又云賞人酶飲也塵凡何幸陪　僊蹕仰[illegible]
恍在瞻躬
恭遇
賜鮮
宣召班聯　紫殿春尚方分惠總時新冰花久
藉枝還潤土脉微封品自珍萬國朝宗脩貢
遠
一人嘉慶溥　恩頒持歸細嚼香盈頰報稱何
能又病身

贈浚川儼長擢大司馬之南都
薦剡初騰我濫陪如公
簡在固宜哉萬年王業留都地絶代人豪武庫
才屢聽星辰辭
闕下帆開春雨度江隈從來申甫鍾崧嶽況說
重華治日恢
奉賀大宗伯序菴公玉帶次韻二首
文翰人稱大作家秉心忠實
帝還嘉掄才允叶台衡選　賜帶先看寵渥加

崑璧隋珠光自別鹽梅霖雨望[illegible]賢
明良一代真非偶元凱
勛華未過誇
瀛海衣冠第幾家有文華國更稱嘉百年禮
樂才還俊一代雲龍寵故加
賜出尚方非倖致價同崑璧不須賒從來平格
天應壽保乂殷邦衆所誇
送同年洗汝實之南光祿
華髮鵷班定幾人與公同牓最情親沙場考

牧才猷壯南寺遷鶯
龍屋新地本儒曹詩更好人於蔗境樂偏真開
樽尚憶相逢久回首江門鴈度頻
郊二日前
欽賜織金大紅孔雀紵絲表裏志感
聖上承天敷澤遠小臣叨賜感
恩頻衣裳篚啓　絲綸重胸背文裁孔雀新自
是形骸蒙被寵極知海嶽愧涓塵百年禮樂
脩明世奔走無能又病身

贈李侍御仲謙之南臺用杜韻
鄉彥科名定幾人每從世講識情親故家文
物稱奇特南院風猷動縉紳家繡當春辭
闕下黛帆飛雨度江濱只今
堯舜弘元化諫草頻看大義陳
辛卯中秋張灣對月
去歲清光千里共今年風物幾人殊金波泛
影隨時興夜色生寒積閏餘是歲逢閏野泊漸看
閭闔近舟行真與水雲俱生平貞素猶堪信皓

魄依依正照予
重陽過濟水
一葦蕭然夕照間淺流還苦路行艱幾番風
雨重陽節數點人家柳樹灣野菊有香頻寄
目杯樽無酒也開顏餘情欲續登高賦已愧
才疏力更慳
望太白樓
是樓不登二十載此日相過重顯然落木無
端秋色老碧天如洗月輪偏奇才尚憶昭陽

曲傞舌誰憐貝錦篇莫倚回欄歌往事浮

流水自年年

高吾靜芳亭摘稿卷之六 終

送趙太守歸河間

桃花三見武陵春鈴閣無言化自馴終惠正
深南國願抗塵先結北山隣雪鴻蹤跡行邊
蕉鹿功名夢裏新瀛海衣冠今最盛稱雄
詩社屬何人

德峯右史七十生子戲作

每愛僊翁精力健今看雛鳳羽毛奇試啼我
已占英物巧步君還憶鷺鷥老手擎珠情自
愜善人有後理眞宜筵開湯餅當春晝門館
陰陰柳正垂

小孫長齡試周德峯有詩賀次韻復之

老去深懷裕後圖焉多梁燕引飛雛含飴式
助衰年興試晬驚聞座客呼架上蠹編吾積
有窓前苦力汝能無箕裘敢謂如斯足况復
前人締造餘

壬辰中秋對月用李卯年韻

玉輪天際光初啓萬里重看色不殊嵩齡

燈燭又將持
寒英無數當階放老眼驚看勝舊時清嗅杜
陵應感興知音陶令獨憐誰慣充藥裹眞扶
病要識花名定學詩（菊有七十餘種）莫訝芳姸踰歲
晩想因眞宰巧扶持
無意種花成五色坐令秋日勝春時當階翻
覆如邀我滿袖携歸欲贈誰彭澤似傳心上
景輞川眞賞畫中詩頹齡更說貧僊品泛之
金壘正可持

靑枝忽訝金錢滿爛熳階前更幾時三逕就
荒存獨汝一尊拚醉賞同誰從來天巧那容
畫欲語花神似課詩卻憶晩風易顚仆欲煩
老手一撑持

至後大雪六首

初昏猶爾飛微霰及曉階前已尺餘隨物賦
形淸更白因風作陣密還踈何堪愁入茅簷
短獨喜陽回大地初莫訝衰安只高卧山陰
夜舫總成虛

瑞采自當和氣釀重陰還是久晴餘淸分月
殿寒應冱光滿梅窓影正踈愁極灞橋詩盡
處唱低金縷酒醒初從來農事須三白禾黍
穰穰願不虛
分明日候三竿外猶爾花飛萬點餘欲墮靑
枝聲漸近映階碧草色全踈夢回東閣梅開
處興劇梁園賦就初更喜淸輝同月朗夜分
猶射綺窓虛
花開六出來千里粧點山河頃刻餘玉馬影

高宮道繞春蟲聲亂曉窓踈思窮瘦蹇尋詩
處書絶寒江罷釣初莫訝炎凉頻代謝從來
天道妙盈虛
強扶衰病層樓上萬里瓊瑤極目餘江外鷗
鳧還浩蕩門前楡柳正蕭踈寒增白髮唫安
處夢繞靑綾酒困初因憶舊遊曾夜半幾廻
北斗望星虛
瓊華傳物纖還巧絶勝良工繪畫餘衣鬢淸
遊誰浪漫杜門僵臥我迂踈光明擬照茅簷

會稽開倚喜晴香凝臘脯月夜猶[illegible]
山陰舫可乘
喜逢佳節頻搜句猶憶
天門街放燈影動重城今夕是花開六出隔年
曾新爲未壓香先透凍筆微呵墨尚凝欲假
星橋度銀海九霄那有鶴堪乘
又次鄧丞韻
老去偏驚歲換新聲傳土鼓又迎春即看薄
暮風飄絮更喜中宵月挂銀興劇不妨詩作
話病餘猶藉藥扶身休云瑞應須[illegible]白鷳結

先秋陌上人
送高節推致政還上
場屋當年識俊才吾邦司理同[illegible]庭虛尸
饋民應㧑器別盤根地自恢
之詰一函來 關下蒲帆千尺舒江隈從來臺
諫須時彥况說數言路正開
午橋清隱[illegible]使次韻
談正當宛六[illegible]千[illegible]所聞丈[illegible]

能回白日晳杯志已托閒雲堂成肯鄙情應
愜地跨清溪色自分一擲千金真利涉近看
畜特已成羣
恩覃雙壽卷爲聶通府二親
洪都行部舊聞名州里鴻光重老成有子賢
科還邁迹一官吾郡已蜚英
龍章下被恩波潤鶴髮相看笑語并遙想開筵
當夏日翟冠烏帽共崢嶸
和答二山中丞紀行兼壽親韻

一別心知還七載幾勝書翰到江村詩才益
見清無敵民瘼今聞控有門雨過衡湘山月
朗春回夢澤水雲渾霜軺下郡應先我燈火
清尊正細論
行臺公暇多題品坐鎮才高庸簡書並道陽
春回草野曾聞風節動
鑾輿（公省以言事左官）鵾鵬海上騫騰遠蘭芷湘皋氣
味如應喜故交情不爽又從驛使領雙魚
莊道封君善可稽木蘭雲水足貞棲平生愛

上畫圖展啞啞枝頭爲鵲餞金縷唱低將沚
半青節步遠采詩歸分明嘉貺符來歲人事
天時總不違

秋浦院長惠詩奉答二首

南中氛沴已全無千里人懷保障餘諭俗威
傳司馬檄留題寧讓大方居千門月色秋空
處滿地棠陰日上初人傑從來兼將相豈誇
玉帶佩金魚

冠世才名眼底無幾回操翰自公餘規條整

整非緣俗夷獠訢訢已奠居過化正傳思召
久公嘗撫楚傾心寧計識荊初爲霖海内符群望
斗水何煩論轍魚

贈周侍御子賢還　朝

章華路俯武陵東重湖沅澬山崒嵂精靈萃
磚人攸鍾後先趾美稱豪雄八座之峯尤鬱
葱周子世業當其中弱齡秀發仵終童頭角
崭新氣如虹九丘八索羅心胸扶搖萬里搏
秋鴻大叫閶闔驚
驄翩然變爲豸花封棠陰滿地方春融
晝飛錫褒氏功　舜裳有闕須彌縫藻繪粉
米黻華蟲夙夜蹇蹇思匪躬

九重西顧勞乘驄殊荒僻壤忻遭逢草妖木怪
無遺蹤坐銷金甲歸春農村氓峒叟謳時雍
蠻南行處織埃空揮毫染翰鋪情悰開襟
嶺標題同光焰奪日聲玲瓏如威鳳鳴孤
桐德音歲歲開顓蒙行當入奏
明光宮皁囊歷歷披丹衷拜手稽首臣節恭
天顏有喜恩禮崇從來大雅非凡庸還知梓里
猶鍾靈前有東山司馬公清忠大節儒林宗
又有明山司徒翁文名厚福完始終君今□

高壽芳亭摘稿卷之八

五言絶句

曉起

天宇已澄澈晨光猶熹微此際澹無欲終日
胡可違

畫菜

春意横疏圃吾餐日所需民間還粒食此色
願全無

葵

老圃孤根在花開任意尋丹青雖極妙難寫
向陽心

菊

花發金錢滿西風霜露天豈同凡卉色隨例
作春妍

梔梅

踈影青窀小微香引興長何如結梅實調鼎
有餘芳

畫馬

火鏡雙瞳炯追風四足輕五花眞若[illegible]
豈虛名

老馬

櫪頻嘶秣長途猛着鞭猶能諳舊路齊相
尚推賢

硯

文房稱四友言壽獨歸君度量誰能識含污
不自文

寄意六首

新月簾櫳上懷人山水間月圓行復見人去
幾時還

抱瑟花陰下朱絃玉指纖東風彈不就明月
下前簷

攬鏡不可照倚樓時有懷西風衫袖薄種竹
向東階

倡隨古所重匡救義斯存君如貴佞舌妾貌
安足論

君恩終不薄妾命自爲乖鴛枕已無分雞鳴

猶有懷
我心如古井波瀾不復生又如江漢水千古
朝宗情
心
斂之一掬小放之六合寬欲知舜蹠分須徹
念慮端
性
上天賦吾形一理即寓之試看動靜間此理
元不虧

情
吾心本無欲觸物則有遷應之[illegible]其正即爲
動以天
枕上聞雞
喔喔聲還遠遼遼夢已驚何人能起舞千古
有餘情
聞烏
中夜不飛去哀思返哺難卻憐絕裾者空戴
楚人冠

聞蛙
草閣林塘近終宵鼓吹通塵囂正紛擾何地
夢周公
聞鵑
有鳥聲悲切初聞涕可揮似諳行路險故與
不如歸
題桂
松栢節理固桂枝香色殊歲寒不見齒鄒魯
豈全無

羣兒春嬉圖
行厨張百玩飛蓋走羣嬰莫訝行春樂須看
體物情
暖風欹繡帽霽色稱華裾拾[illegible][illegible]偏欣然
共小車
天上出羣驥水邊同隊魚隨人到城市聲色
還安徐
駢肩歌白苧飛步軼紅塵共向沙頭坐誰當
畫卦人

七言絶句

江口阻風二首

長江風浪晝喧豗我艇江邊不敢開不識漁翁作何狀張帆舉網渡江來

密雨斜風陣陣寒小舟無數閣江干莫嫌風雨撓人意還喜田家活水寬

漂母祠

釣食城頭未有名殷勤一飯自賢明千金亦是酬恩事莫訝侯封作憂羨

喜雨次陳太守二首

去冬三雪兆年豐何事驕陽六月中一夜雷聲送甘雨果然天地有全功

雲漢悠悠繫衆情黃堂昭假雨如傾即看田野稻花發更聽街頭米價平

火繖騰空夏日長一天時雨布新京旣宴滿載家家慶何用豚蹄拜道傍

挽曾紀善

執簡王庭歲月深壯心無柰二毛侵悠悠蜀道千年恨莫把哀辭作楚吟（曾蜀人嘗以老乞歸未遂）

風雨免朝二首

隱隱簷聲曙色微吏人又報放朝歸聖情體下還無已不遣塵埃漫點衣

漏刻沉沉罷曉鐘東風吹面雨濛濛宮闈此夜能安枕迓續天休願所同

過荆州

百二河山表此州蜀吞吳噬幾曾休千年戰壘無尋處辛苦英雄淚自流

梅坡卷與儒商陳根二首

一種暗香浮月夜數椽茅屋俯林臯欲知風月會心處試看江湖詩思豪

古澹風姿迥出塵西湖詩句若傳神也知鐵石心腸共豈羨清江泛梗身

萊州神山洞

洞在州東南十里郡人劉長生學僊處有石像臥于榻面一小竅水出不涸于詢郡人云有太守劉姓者見石像面有

贅疣命工削[illegible]後劉酉生一瘡如削狀
祭之方愈今剷處長有水溽出予驗之
果然
面帶微痕淚若流可憐太守過爲謀僊家慣
說能尸解一石緣何念不休
行龍巖縣
龍巖小縣萬山攢官府而今治亦難欲逹民
情何所事征徭惟薄罰惟寬
過李承春莊

亭館參差出粉墻甫田千畝稻花香可憐聲
跡俱沈没猶有鄉人說李莊
過楊老哨有感
春水溶溶綠滿灣征夫荷鍤有餘閑承平已
喜兵戈靜猶憶前年夜破關
出金馬關别諸生并父老二首
萬里風煙兩鬢皤菲才承乏愧如何一時高
誼推庠序只恐乖違負蜀多
曉夢初殘畫角催旌旗日暖瘴雲開登清未

[illegible]衛屈志虛負山中父老[illegible]
望鞋山
蒼巒百尺屹中流風雨波濤度幾秋五老想
應騎鶴去尚留一髮鎮南州
過寧邸故苑見花
百尺宮墻半欲頹桃花猶自傍墻開風翻露
葉如啼面似恨江充小有才
螫毒狼貪禍已成曲將文幣釣虛名不知敵
國江門外卻泛樓船到皖城

西園雜題
叢唾花徑比重開屐齒微沾旋掃苔滿逕清
[illegible]天若假杖藜寧厭去還來
擾擾城居地獨偏草廬虛敞稱高眠一篙春
雨池塘濶旋理綸針向釣船
半畝雲林此卜居塵心剛謝省方餘猶分舊
業堪消遣幾卷蟲魚校勘初
圃丁長日効茶瓜清味如飴思轉加小丁[illegible]
前芳草膩逢人猶說長桑麻

梅花幾枝開臘前移來親植小池邊傍人莫
訝凌霜色還有貞心鐵石堅
雪中賞瑞香
羣芳揺落此依然緑葉紅英朔吹前寄語花
神須愛護貞姿元不為春妍
臘月觀蘭
秀色凌寒葉葉新肯隨凡卉困風塵乾坤生
意元無限根下靈芽又動春

垂絲海棠初開三首
海外仙株自不凡柔枝垂𢇁濕如丹東風睡
足渾無力猶帶餘醺倚畫欄
秀色輕盈絢紫霞從來花譜屬仙家園亭得
子增殊勝傳語東風好護遮
艶勝臙脂弱似綿東風尤惜日娟娟無香猶
惹詩人恨一種幽蘭色自妍
芍藥
紅藥盛開春欲暮芳姿逈出淨無塵花神為
留還珍重九夏風光獨占新
小子移葵栽戲作
掘得靈芽土未乾旋生緑葉日娟娟主人解
爾殷勤意為有丹心似舊年
海榴初開
昨日來看猶蓓蕾今朝開放幾枝鮮小園春
暮花飛盡卻喜奇葩占夏先
榴花盛開
緑葉叢叢萬朶紅南薫清晝景無窮花神不

作尋常艶還有纍纍結實功
石榴為烏所啄
青枝初亞味猶酸顆顆眞堪薦玉盤何事饑
烏性狼戾忍將瓜啄故摧殘
觀紫薇花
花樹初開三兩枝紅英如簇日紛披小軒睡
起清香滿猶勝黄昏坐對時
弔龍陽尉青公祠次韻令記三首
半畝荒祠草莽間百年高義重如山一時令

佐皆塵土朱紫而今亦厚顏
一尉心能雄萬夫英風灑灑滿湘湖情同魏
絳緘遺表事異王戌上版圖
春雨荒城泣暮鵑祠前香火鼓闐闐無端老
穉呑聲處道負公私又幾年
池亭
東風吹雨小池平隱隱荷錢日漸生試問荷
開還幾日西隣釀酒味初成
題江司訓強恕子卷二首

吾心元與天同運一念初虧便覺離欲識聖
賢傳道意須將人己一般看
勉強從來作聖基吾心應物貴平施前脩有
訓終身事况說令為學者師
題周藎臣親夢存愛卷三首
一體精誠妙感通百年形影夢魂中繪圖莫
作尋常看大孝終身義所同
夢裏音容久益眞數言遺訓儼生存懸河泒
枕情如割月落烏啼正到門

天性深恩歲更深依稀聲語杳難尋幾回掩
卷沈思處誰識良工獨苦心
小春見紅梅
十月紅梅葉未抽忽看蓓蕾動枝頭花神可
是傳春信標格從來壓品流
賞紅梅三首
淺紅深白影還疎酷似梅枝葉却無想是華
清初浴處薄勻丹臉襯冰膚
王母蟠桃春色長素娥乘月秋蒼茫化工欲

試調停手薄點朱唇映粉粧
玉質天然不受粧舞筵聊爾試霓裳由來國
色多殊調自有臨風一段香
雪後訪紅梅
鶴氅飄揚踏雪行梅花正放兩枝榮休言草
閣多寒沍已有春光映酒觥
復伍司馬松月二首時督師雲貴
棨戟滇陽又貴陽滿天風雨洗炎荒欲知退
極陽生處多少旄倪拜道傍

[illegible]老夷一彈九天戈遙指即摧殘從來將
略須儒彥幾見文光射斗寒

題辰郡孔太守輔汝涯卷

寧靜從來入道門藏脩初擬住江村汝陽勺
水皆清澈流入伊川望更尊

蔬圃餘芳卷爲孔太守題

治圃功成政暇時生生蔬甲日披離可知太
守無窮意滿眼瘡痍此念推
爲愛園蔬色色新吾心應與物同春只將餘

力先民事絶勝當年運甓人

示德子上春官口占八首

望望金陵路幾何扁舟五月泛晴波從來弦
矢男兒志莫謂親庭憶念多
四方英俊集橋門況說南畿教化源諒爾此
行非了事聖賢成性日存存
少年頭角頗魁奇三十登科若已遲春水龍
門高幾尺要看脩翮奮瀧池
寸心平實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處理則然乃祖傳

家本寒素青氈文綺抑誰賢
臺務初辭已二毛未終心事付兒曹羅[illegible]
趙數大老乃父何人亦濫叨 時與整菴諸公同被薦
學道年來歎望洋人心如溺貴隄防補勸助
儉終身事亦著而翁有義方
人子體親須愛身垂堂不坐千金人物凡過
侈終戕性言若傷煩亦損神
老頽書史頗相隨種菊當軒晩更宜長擬希
文終未似純仁能似是深期

送弟表赴省試

湘江風浪起潛鱗送爾翺翔秋水濱老我層
霄曾繼步而今繼步屬何人
洗着工夫定幾年從來人衆可回天秋風會
展排雲翮斥鷃驚看落照前
三楚人才勝往時武陵來學更瑰奇勉旃文
字須詳整定價收名實在玆
古今豪傑出賢科東洛南閩亦此過豈謂登
庸皆利祿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事還多

讀明妃傳

紫臺一別頻啼紅豺虎鴛鴦類[illegible]
絃咨圖史由來失策在和戎

過新鄭洧水

大夫德政多遺愛何假輿梁一試功二水分
明亦遭際至今名著簡編中

過淇縣

舊說淇園竹頗繁于今不見影翩翩道旁只
有槎牙木去歲皮膚亦不存 歲人饑人剝樹皮食之

扁鵲墓

百尺穹碑古路岐行人指點說神醫如今民
病還多少願假餘功一匕痊

謁三仁祠

大義人臣在匪躬去留何必跡皆同孔門此
論垂千古嬰杵何人亦嚮風

比干墓

七竅從來理渺茫獨夫何乃事顛狂可憐祇
綱猶家法恐使忠貞就劍鋩

諫諍頻頻爲國圖如何冒色敢行誅由來妲
已基人禍空把匈殘罪獨夫

國勢頹然力不支犯顏死諫理難辭龍逢地
下如相見莫說荒淫過[illegible]

對鏡

少小揚鞭京洛春宮花插帽喜津津而今兩
鬢渾如雪却謝青春亦誤人 初年失學

兩鬢星星日漸皤百年蹤跡總如何方諸莫
訝頻開看一片貞鋼正未磨 初志未變

贈閩司訓潮

西江場屋幾年餘茲喜循資上
帝都莫道一官惟了事厎今賢路重三途

贈葉傑節判吉州

十年戎幕徹官箴半刺新遷也夙心更看吉
陽樹奇績我吻舊政望還深

過邯鄲

千金散盡自遨遊胎禍亡身亦拙謀鬼蜮行
藏吾所嫉何人爲刻呂春秋

伯牛祠戲書

心齋獨坐杏壇春德行名科第幾人可惜此人還此疾却遺口實到南閩

滹沱河偶成

茫茫河水濟真難候吏傳言度自寬豈有堅水遽能渡聖人神教此須看

宣父西河濟亦難光皐欲渡即氷堅由來興替皆天意操莽何人敢肆然

過保定憶昭王荆軻事

一臺何事費千金好士當年意獨深東下齊城豈臣力篋書須識始終心

虎口誰云可揣摩壯夫無用強悲歌圖窮已恨謀身拙地下將軍怨更多

過涿州有感二事

涿鹿平沙草自春絶無尺霧障妖氛旻却憐利網令還感頃刻飛塵不見人

萬夫之敵本雄姿一顧興劉足有爲可惜帳前無着處居然束手羿偸兒

宋京失策在捐邊此地英雄勢必先設使雛能守固胡雛那敢渡澶淵

賜鮮志感五首

樗材長愧筍班聯珍重君恩又賜鮮自是上林多雨露照人風節正娟娟　右新筍

珍賜江南入貢餘纍纍青子照盤盂齒牙莫訝多酸味若作和羹不可無　右青梅

金丸飛墜水晶盤長憶開花冒歲寒正席親嘗風味足誤疑聞樂欲忘餐　右枇杷

江鱗五月泛樓船氷葉層封色正鮮惠及小臣增感愧情投魚水仗諸賢　右鰣魚

幾段琅玕大似拳金盤擘出色芳鮮微臣豈荐頻霑惠始信遭逢不偶然　右新藕

七夕二首

河漢經年恨未消七襄仙馭亦徒勞何如月姊無人道歲歲秋光影自高

設果陳犧禮碧虛年年婦孺走紛如雖然今
與人間巧却說謀身術已疎

蟢子窩成巧思長天孫度世未終忘却憐我
拙應須乞祇恐家庭愧女孃

甘菊叢芳圖爲秦生壽乃翁鳳山司徒作

風節稜稜老更芳引年何用事昌陽試看階
下叢生滿況說天邊雨露長

題明妃圖

氊帳春深面欲醺琵琶撥盡不堪聞籌邊將

士渾無策遠色君王信好文

題運甓圖

王室偏安人所憤郡齋運甓亦徒勞前脩肯
說才須學何不招賢講六韜

曹操姓考

操本夏侯姓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
故冒曹姓其時有以讖緯進者云古者
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
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天意也操之不
復姓蓋以此

水木從來重本源老瞞才智豈昏昏猶然
讖橫胸次故爾貪天不復論

閔朱淑貞集

淑貞性慧而妙於詩其父母失審嫁爲
市民妻悒悒以終身無所慕視世之號
爲文人而甘心改圖者何如耶

自憐白璧委塵泥滿卷新詞意最悲却怪漢
臣更男子河梁泣別欲何爲

題五雨卷

一雨回枯澤已寬五祈五應事尤難欲知造
化潛孚處須把循良兩字看

月池卷爲高都閫應文乃翁作

一鑑初開素影流達人對此意悠悠由來十
地皆殊構有子登壇望已優

月滿層霄心自會塘開半畝景常存臨流詠
物渾儒事取印提戈自將門應文尚乏嗣故云

節孝卷爲鍾指揮秀題

[illegible]飛意自閒暮年風義動江關轉
子稱純孝天道寘正好還
阿母抱貞心獨苦佳兒能養色常愉一門雙
美誰堪並少謂遐荒習俗殊
周郡博自德山移竹次韻
橫舍新移碧玉竿孤峯高節照人寒源頭活
水須頻溉門下他年作杏看
首蓿盤中日幾竿廣文高致素清寒移來鳳
尾心應契不礙虛臨日夕看

學道靈臺論百尺 長經風味正高寒堂前植
立非無意要使言衿作樣看
碧柯初握不盈竿頭角森然色已寒培養年
來便棲鳳傍人莫作等閒看
草堂石山十首
幾年移得碧雲根幻出壺天景象新盆沼更
看波漲綠細浦芳草一般春
片石移來碧海東曇煙和露影朦朧醉眸半
倚唫魂放東海分明兩袖中

會爾鍾靈自太湖草堂遥致價還殊終朝拱
揖如人狀風雨炎寒不改圖
賽玉貞姿聳漢身凝然特立不沾塵中通外
直還支理脉脉天機著有神
勝槩平泉例不同等閒泉石未稱雄從來樂
壽由仁智不在區區玩物中
孤峭形模萬竅通外存樸陋秀由中誰知物
理從天巧不假人間鍛煉功
丹模常惹俗 月鏟新玉峙小

訐渾比鶴此
蠢鈍苦侵不言 草堂默坐思俱玄傍人莫
作頑空看還與眞空一樣傳
移山無力愧愚公幾個如拳亦自雄百具眼
前惟適意平泉木石已成空
奇形曾說補天餘封植中庭思不孤一片眞
鋼元有本豈隨煙霧日模糊
高吾靜芳亭摘稿卷之八

靜芳亭摘稿八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陳洪謨撰洪謨有治世餘聞已著錄是集爲洪謨所自定以致仕之後居高吾山下築亭山中榜曰靜芳故以名其集又自稱高吾子故亦曰高吾摘稿其詩音節諧暢而意境不深蓋宏正之閒風氣初變漸趨七子之派而未盡離三楊之體也明史藝文志有陳洪謨文集二卷不載其詩今乃獨有詩集而文集未見傳本考此本卷首標題之下俱有詩集二字知尚別有文集故以示別非史誤也

宋金齋文集四卷

〔明〕宋諾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齋集四卷》

提要

刻宋金齋文集序

賜進士第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陞本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
事同邑周世選譔

余自束髮與金齋宋大夫共筆硯
于里中昕夕相與劘切余最不敏
幸窺一斑不至終闇曶實藉大夫
為指南無何大夫亦釋褐官郎署
顧涉世跲踔輒起輒躓謫忠州稍
遷南部改北部出知東昌改鄖陽
繼調河南尋以親老棄去又數年
復起補兖州官輒幾半天下所至
蒐奇抉異懷人吊古贈酬記序總
諸體之玄粹勒成一家言即日蹤

踆簿書間苦吏事障而縱横揮灑罔非寸珠尺璧斯以難矣然大夫直寓耳非其好也迺大夫之大者在佐部治翫時奏對疏議事宜規則諸篇今觀所條陳若救荒弭盜學校農兵錢課漕兌吏治軍政皆切時務之要當事者能設誠致行

之鑒鑒乎功見言信夫玉巵貴當於盛龍淵貴當於割文章無當於世用雖工奚裨若大夫者所謂有用之文章非耶及誦其自警之銘克復忘助之論學有本原已可槩見膏沃光燁仁義之人宜其言藹如也視彼藻繪者流驚華絶根鏤

脂刻冰一無所用之者㬰然縣矣惜也位未滿德年不償才竟不獲以經濟之學潤色鴻業豪傑所為於邑已第其道德有之身其勳澤加之民其論列雜著俱足鳴世不可磨滅古所稱三不朽大夫有之於大夫乎何病焉嗟嗟人亦有言

存則人亡則書大夫之身與其不可傳者已矣獨賴此編之存余乎其編未嘗不廢卷流涕也是用忘其蕪陋弁之簡端捐俸託開封守同里陳君威如氏付之剞劂以志感云

宋金齋文集卷之一

廿陵金齋宋　諾著
東光慎齋王嘉言校
男吉祝
孫聲著　仝編

序

送大司冠黄葵峯致政序 代作

今上即位之元年夏四月大司冠葵峯黄公[illegible]跪乞休　上念碩德舊臣慰留至再竟弗能奪

賜馳驛歸蓋異數也說者謂　聖天子方臨馭宇內百度更始一時巖穴宿老咸彙征於朝[illegible]時舊庸思以自樹公與邦刑當並明[illegible]治不宜遽自引去公曰大臣事君[illegible]之余何忍言去顧余閩人也蒦[illegible]蕩廬墓先人冢冠久未有識所每一念至忽若有遺慈　主上明聖百執事濟濟[illegible]日[illegible]於理余幸得聞告歸脩治先人冢以遂所欲[illegible]若迺蹈止足遺塵世懸車自潔則吾豈敢[illegible]

朝之公卿大夫聞公之言咸嘖嘖稱嘆因祖公於郊而屬其以言其謂古大臣之在人國其於進退之際非苟焉而已正色立朝則必殫猷宣力懋一代之事功退居林壑則必抗節守義開一世之風教此義不講而大臣之進退無所據矣公由縣令入諫垣直節勁氣凜然朝宁宦遊諸省所至輒有聲稱而在蜀最久勞績最著方開府中丞時當　國家昂建殿宇梓杞巨材強半取給於蜀而部使者又督責嚴甚公獨竭智

攄謀躬歷危險委曲應之而三巴瘡痍之衆所以拊循備至竟以安枕尋晉川貴總督歷大司徒改今任率以脩潔方嚴著聞一時上下交倚重之可不謂事功卓然而進有益于時者耶茲惟松楸在念悽然不寧一旦得請而行若所求而有獲也是退身於功成之日而孝切於水木之思彼持祿遺親者視之可以媿矣詎非關於世教者哉然甚且有說焉大臣出處中外重輕係焉非吾身可自為伸詘也是故以盈滿為戒

廉頑起懦若兩既之於漢則不可以不去以天下國家為念安夏蠻夷若司馬公之於宋則不可以不來即今四郊多故　新澤未流吾二三老臣協力一心殊懼弗堪元祐之政非君實其誰望之其故賚公之去而尤深有望于公之來也若曰老卧江湖而遂漠然廊廟則非其所敢知亦非諸公卿大夫與海内蒼生喁喁厚望之意也公高識遠覽其亦以其言為然否

孫沙溪文集後序

萬曆戊寅歲刻沙溪文集既成右司諫衛陽序諸首予輟拾始終事序之末簡昔予為舉進士時會諸名士咸謂弘治間進士有沙溪先生者乃知今四方則稱沙溪公名云公幼警悟超拔善屬文總髮游靳文僖公門下輒聲流京師既舉進士觀吏部政督太宰試以彭澤士大夫送陶潜序嘆曰今歲例不選庶吉士驥伏鹽車矣惜哉陝西段翰林德光康狀元德涵與公同時齊譽每推服焉時逆瑾當國公題其畫曰霏霏

芳草帶幽林上有螳蜋藉曉陰清露滿枝堪自適應知無復捕蟬心文僖公為之色變瑾素重公文譽竟未忍以私忿中傷然公性剛直終以道不偶謝榮不仕歸老於沙溪之上嘗作無用閒談數卷以見志今自為一書不在集中誥封户部郎中家君時從公游予年僅數歲公教以禮經面授句讀為之講解大義終日不倦公歿予復受學于公之嗣君太學生小溪先生兩世師生迭相授守久欲梓公之文而力未逮先守鄖陽時不數月即入　覲志亦未竟暨謫河南府周司諫伻來更致書促之噫吾父公之門人也是集之傳否吾父之責也吾師公之嗣子也是集之傳否吾師之責也吾父之責吾師之責吾之責也而又親受教益敢不圖厥攸終乃出平日所録公詩文若干卷與府二守王君撤三府張君夢麟陶君性節推胡君夢豸暨陝州守文君羽鱗嵩縣尹李君化龍宜陽縣尹劉君敏寬登封縣尹金君一鳳偃師縣尹李君春孟津縣

尹曾君嘉攝新安縣尹張君栢永寧縣尹崔君宜春沔池縣尹侯君奭署靈寶縣事府經歷竇君爾長協力校讐俾壽諸梓因語諸君曰公其爲不朽者矣盖公之行誼備于家著于鄉聞于四方者匪淺且鮮況有是集以誌之乎國初去宋諸儒未遠文多尚簡樸迨成化弘治間詞人墨士競以文潤色鴻業彬彬然稱盛際矣乃其時非先秦兩漢之文不談而公其著名者吾嘗謂公之文雄辯而不誣如懸河瀑布漫瀚激射

而漂流之餘有縱鱗焉質而不失其文若韓退之娟靚而不靡如杏塢桃蹊蒸紅炫爛而芬芳之中有佳實焉文而不失其質若司馬子長渾然天成如物生之妍媸各本于自然而造物者無心也論公之文章不必盡謂其爲秦漢之文直謂之沙溪之文亦可作古矣得是集而讀之者猷以意逆志求之牝牡驪黄之外則何稱知已難焉古之人文有藏之名山者有傳之通都大邑者名山備亡也通都大邑誌廣也胥必待其人而後行予刻是集不敢自擅而敬以傳校于諸君有道之側其志同其道且合稱曰得其人也非耶要之皆公生平之行誼正大光明故其精誠融貫而累累見之文詞有如此者若曰于斯刻爲有功也予小子何敢冐昧云

送周衛陽　召入諫院序

士君子之仕也有搴蕭剗瑕之才而後足以平群情有含忠履潔之貞而後足以振綱紀不爾仆矣欲其馳聞譽於當時垂聲光於後世也得

乎先　世廟時周衛陽公以進士節推毗陵署理宜興湛湛青天之頌聲徹遠邇時倭奴報警公出奇禦之諸郡俱賴以寧撫按交薦迺授禮科給事與同科今少司馬愼軒辛公少司冦繼峯舒公少司空來山何公暨今同起用大理丞魏公昂昂然各以氣節相許不諂不屈京師號爲周鉄面厥状多出於一時羣小忌憚者之口稷廟改元時當事者欲遷爲私交公弗許且銜之甚以私忿恣中傷當其時非不有爲公不平

而扼腕憤嘆者終莫之誰何公道汶汶不泯者
幾二十年朝野重之公惟杜門存省日印正於
程朱格言及陳白沙羅念菴諸教旨據以實用
自課子外並不言時事且曰吾豈敢忘吾君哉
不在其位矣事繼母以孝每曰吾未及事君以
畢吾忠能事親盡孝亦以攄吾志耳偉哉賢聖
其疇歟先不以苟同竊位後不以擯斥詘心祿
食不負於國家食不負於所學終日優游宴如
也今 天子詔録遺賢命言官各舉所知南科

道中宇余公虞岡楊公副院事都御史月林丘
公巡按御史順衢李公諸君子皆迪知忱恂舉
公復歸諫院得與 天子宰相日可否天下事
朝野春台玉燭之想日翹首嘖嘖係望者憮然
賞矣吾邑士大夫祖餞道別介伻累緘不遠數
百里來徵余言其方株守一郡不能祖觴以周
旋於諸執事之末而其心則切切也不辭僭踰
因序公之先而尤望公於將來也云云

贈孟豐麓巡撫真定序 代

御史大夫孟公撫中州之三年有 詔移鎮恒
陽維時文武守藩之臣介河南北八郡紀綱之
吏雖惆然不得所以留而皆知 寵命之有在
所以為公賀者不容已也其濫與文學故例次
得贈言焉蓋聞終華之北涇渭之南有名世者
生于其間曰王端毅公其人重厚質直而少文
其性清簡淡泊而物莫能入其治操大體而先
任人其為將帥要在肴定不以翦夷為事其秉
鈞軸參大政守成深堅而無形迹之著事君内

外四十五年前後所上二千餘疏危言勁節而
上下一無可疵是故近世魏恭簡公綱之曰剛
毅木訥近仁其王公之謂歟惟茲孟公生與之
同土仕與之同蹟王由郡守為轄中州而復撫
撫其地公亦由郡守參轄中州而復撫其地
王公奮乎百世之前吾黨非親炙之而[illegible]
于夫人之心今此守藩諸大夫八郡紀綱之吏
皆悅公之德而比于王豈非以質直重厚同清
約簡素同危言顯諫則又同持大體不苛細則

又同提師破虜于雲中而不矜勝是即荆襄戡武之績為撫臣藩臬閫師各得其職而受厥成是即典釣衡使韓戴王周諸公名自以賢稱者耶王公保釐留都之後德望愈茂以至于總百官今公在畿輔将大展洪猷聲實亦且愈暢寵命豈有量哉其又聞之韓忠獻由西夏移中山未嘗出師而赫然為兩河椎鎮遼夏過心而韓之相望愈定 國家既頒二順戎王之朔而使公居韓公之地薊遼宣大列于前而椎鎮隴

于後聲勢之聯絡威望之震疊又豈居韓公下耶公之終陟三事将在是矣述端毅之世頌公之先斯今也述忠獻之世賀公之後斯今也詩不云乎景行行止故謂余言之近於佞者非諸大夫授筆之指也

周衛陽奏議序

憶自髫年與衛陽周公執執于同門自講業制行外輒相與抵掌而譚嘗謂不佞曰士置身大塊間當如翠蚪絳螭思聳蒼梧織樛葛不當作泥蚓露蟬態也既而公以壬戌歲釋褐不佞亦以乙丑赴公車偶爾亞第褎然從薦紳後矣顧不佞自筮仕迄于今荏苒韶華碌碌猶昨乃公以司憲授諫議大夫即以直聲震天下當世廟末年公慮其漸弗克終也極力敢言以培植元氣首重師儒崇太學與夫弭禍裕財鑵奸清憲罔不鑿鑿指陳天子且嘉納焉迨 先帝御極海内咸拭目以觀新政而公萋奸回無少忌諱竟以忤權赫䟽疾求去不佞旋亦再䟽乞歸養

與公結盟泉石而公時亦以彈劾諸稿不佞讀其文類經生時迅馬礨數千言不留意斤削也而獨其批逆凌轢山岳傾頹為公膽息者再嗟夫忠誠蹇諤之士自古稱難而從諫轉圜之主世不多覯今 主上明哲求言如飴蒐舉遺佚之 詔間歲屢下而公以 先帝直臣復拜為户司諫是公昔以言去今以言與言於公奚負哉語曰主聖則臣直假令 先帝非聖明則公無危言公胡以去 今上非聖明則諫官之庭

無公之跡公胡以仕然則公出處大都皆　聖
明所使也不佞故付之梓焉俾後之觀風者將
掇管以書之曰周君司諫能以忠格　三朝者
如此　聖天子廣闢言路而能采訪耆舊者如
此國家世德相承後先軼美而世有諫臣者又
如此　上下相成豈非　昭代一盛事耶謹揭
之以弁簡端

贈義士高可大序

夫義所以行仁也仁之施愛人匪義弗行也以

義行仁殆推轂而致之轍與掎角之者利耳卜
商之賢也猶肥癯于義利之戰矧夷人乎故義
不勝即利勝天下事未有不以慳于利而廢闕
者義弗勝也鄉傭斮樹斧脫落殺樹下人獄成
抵罪適爾也高可大傾囊貨樹下人之婦請于
官傭得不死以養其垂白之老夫財者人所資
也以人捐財富室莫肯出手況其窶者乎施而
望報恒情也施于可報猶莫肯施況施于不報
之所乎可大井里之貧人也而能毅然捐財施
恩于不報無所為而為真義士也哉因為之序
俾傳之以愧夫懷利而秦越人者若夫樹風聲
表宅里則邑大夫匾其門楣者尤可傳也

賀邢小園膺獎序

今仕者何難邑難也匪邑之難畿輔之邑難也
何言乎邑難也令主邑若家長然百姓子也丞
若簿尉同胞也府史胥徒僕役也簿書獄訟錢
穀徭役之屬家政也巨者巨巨者細者細細者
為利為蠹為休戚癢痾舉于令是係故曰難也

使居遠方或僻在一隅上人側以困敝視之徵
需少而調發寬其事或易以應若延道當衝徼
服列輔郡地似饒而實瘠民似裕而實困符牒
沓至士客紛來繁如蝟毛冗埒織縷日弗暇給
又舉于令是係故曰畿輔之邑難也苟媢責大
促民易以怨緩則恐不及事且人情好惡弗齊
前以為是而後或非說者無幾而恨者至高才
處之猶未易為而況翦翦者乎故城介燕趙齊
魯之交當南北水陸孔道密邇京師邇來河水

漂溺歲屢弗登工役頻仍原野荒蕪公有雜賦邑有積牘民感額而官焦思所謂纖悉之難者非耶去年冬小園邢公來蒞吾邑介不絕物通不徇俗剸繁若游刃而蘇瘵如陽春之煦物也既數月疆畝脩治政刑清簡民恥偷薄而士崇篤厚矣且殫力漕河而 國儲萬艘咸利賴焉冬官大夫余公聞而賢之亟下符奬勵以風有位何人之難而公獨易易也蓋其才猷清雅原于篤生而遠承王父太守公之深澤近服尊翁

司諫公之庭訓培植已厚而且筮仕中舍日與臺省諸賢優游于鳳閣鵷鵉之側日覩清光薰炙成性暨而被讒左官又涉歷風波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再補吾邑輕車熟路而治效之速若是也率是而崇階駿業殆未可量矣諸交素沐公德者樂茲盛美相與稱賀而推余為之序

送成都郡守梁及泉歸養序

今 上御曆五年天下郡邑吏朝會余同年及泉梁君守四川成都府循例入長安大計事竣荷 恩旌異竊念親年遲暮庭路險遠就養則弗便隔越則弗忍乃疏于上曰臣母年踰大耋災釁日侵朝不謀夕臣雖効犬馬于 陛下而母子之情縈于腎腸終弗能釋幸容臣歸少迓烏哺則臣感天恩死且不朽章上情甚惻然

上憫念之下吏部覈寔聽其歸越翼日戒行就道一時縉紳張餞郊外林君廷翰潘君汝思知予與君有年誼之雅且契甚素有習於君也屬予贈言予喜曰是誠盛世事哉曩誦北山詩嘗

嘆當時君長不能體念其臣及讀温嶠傳嘉其勤王之節而至於絕裾事則未嘗不嘅[illegible][illegible]爲怪其待親之薄也今 聖天子不以公[illegible]私[illegible]郡守不以忠忘孝則體下之仁慕親之義可謂兩得之矣是誠盛世事哉君嗣今登慈闈稱壽觴慰離遡而舒愉娩不知其為何如樂也雖[illegible]養有二曰祿養曰志養如毛義之奉檄而喜[illegible]以祿養也蘇文忠感母范滂之教而以文章忠義顯于當時是以志養也君今無事于[illegible][illegible]矣

志養之道君所已行而未究者寧不有俟于它
日乎傳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余尚有厚望矣
君其有意乎哉諸君曰善遂書之以術其行

壽純菴許年伯序

純菴許翁鄧之內鄉人也令子月軒先生與余
同舉進士且同肄戶部政出聯鑣入結袵也每
為余道家世因悉翁之賢心竊慕焉玆歲其月
日適翁初度之辰計春秋七袠有三矣月軒留
滯長安目睇南雲愴然增感居無何以部事便

得歸省覲我同榜兄弟榮其事相率徵言為壽
或謂余曰夫人少壯時誰不冀身之富貴也者
及不遂而遲暮矣旦夕惟其子之望幸舉于鄉
而有獲則門閭光矣及角春官對大廷而有獲
則冠蓋至封章錫矣顧不大樂哉夫純菴翁少
有大志不獲售而蓄諸其子月軒榮矣得翁之
壽而歸省焉翁壽矣得月軒之歸而榮焉所謂
一時而衆美具也顧不大樂哉余曰翁之壽與
月軒所以壽翁之大者不盡于此嘗聞古今論

壽者必基于養而昌于積蓋惟克養有道則本
植而神日粹惟濬發有託則名遠而流益光備
是斯可語壽矣苟生平無可紀述或繼之者又
未必貴且賢皆未免繫累其心也奚其壽又奚
其樂耶翁閎深宥密不浮流里閈間居恒以書
史自娛即炎風朔雪無間也髫年失恃所以奉
繼慈者備至不問家人生產雖室鮮厚藏視之
蓋澹如矣然窮阨必周顛連必䘏行誼禮讓造
次不忘而一切浮靡之習脫落殆盡以故年踰

古稀而筋力強固形神益溢翁之以德致壽者
理固然也矧月軒負才卓犖崛起甲第行將樹
績揚名以奏膚功羽翼　聖天子仁壽之脉用
光許氏素業相傳未艾此又所謂不朽之壽也
夫翁以深厚之養既足為引年之基而又有嗣
世之賢以衍積善之慶是翁之壽固有自來而
月軒所以壽翁之大又不徒區區一省覲間也
余辱年誼不獲登翁之堂以效岡陵之祝而實
有不能已于情者乃為南山之歌頌之曰南山

嶔崟兮靈椿輪囷有美一人兮八千其春徂秋毓粹兮介爾昭明載歌曰南山嶕嶢兮靈椿旋樛有美一人兮八千其秋韞光抱樸兮伴與優游又歌曰南山崒嵂兮靈椿蓊蔚有美一人兮德音秩秩子孫似續兮詒爾遐福于是羣公迺然謂之善頌遂請書之以侑異日壽斝云

贈旌表潘母王氏貞節序

明興重倫敦典風化寰區立朝勸忠居家勸孝九一節一義卓絕者咸與褒揚所以扶人紀彰

風教也侍御田東洲來歷三晉觀風詢瘼例當求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得王氏節乃憮然嘆曰抱節如氏誠有裨於風教人紀者胡可使之湮沒無聞耶於是疏其節行可表揚之狀上可其奏勑有司表厥宅里于是士大夫嘖嘖嘆慕之矣按王氏潘一峯配也一峯蜚聲文苑人謂得青紫當如拾介不謂天奪之速也時王甫年二十有五誓從夫地下其姑與母勸曰若自為計得矣獨不念遲暮之舅姑與襁褓兒耶顧養事俯育誰當任其責者汝夫將不瞑目矣故死節易事老撫幼難若何不舍易而啚其難耶王聞之瞿然遂強起以奉舅姑撫諸孫為事紡織紡操井臼蓋三十餘年如一日也嗣是舅姑安其養先後以天年終其孫曰文升文光文奎文明文明用儒術起為郡庠繼一峯家學餘亦勵行勤業彬彬可觀以故家計視昔殷腆君子謂一峯為不亡矣嗟夫天道無親嘗與善人一峯以彼其才雖不幸蚤殞而其配以不二之節顯諸

孫繩武揚芬日以昌熾所謂不於其身必於其子者彼蒼亦何負於潘哉又嗟夫粉黛笄褘之婦非必有圖書肄習文史訓識乃耿耿烈烈咲其正氣而挺節義於波流風靡之表斯亦難矣彼冠冕珮玉之夫居常以志節自許及當患難顧頹然喪其所守視此不有餘愧耶余故曰抱節如王可以示勸也已

賀范憲副擢中州大叅序

人才之生豈偶然哉必有山川之間氣以孕毓

之故以河洛而阜盗産鄰豫而伊傳出豐鎬而周召興崧嶽降神而申甫繼起歷歷有明徵巳維茲金谿之境形勝舊矣其山則天馬攢奇雲林聳秀其水則清江飛瀑灌馬縈迴皆扶輿清淑之所聚也是以人文炳煥代不乏賢宋則陸子靜兄弟闡明心學研窮聖道我　朝大學士吳公伯宗大宗伯王公英或輔翊一人或脩明三禮奇猷異勛後先種種豈偶然哉公纂紹先哲以循良卓異首著於碭及入內臺手秉昂昂

權奸斂跡暨而東符西粵軍政肅清持憲南楚冤情帖服智足察幾才足濟事隨試而輒效者也邇者擢叅河南夫茲地乃周南故都姬文公畢公君陳之素所保釐韓范司馬諸公之所經綸二程邵康節諸賢之所薰炙而化誘者也嘉績懿範炳炳在策茲而攄公之才景行而會通之因民風土俗之異酌輕重繁簡之宜蓋恢恢乎有餘裕者也行將繼芳聲振遺響由是紀之太常勒之彝可與嵩丘洛水相耀映者豈淺

鮮哉或者又曰先時土夷煽亂公特揚　聖天子威德深入其阻執元兇而殲之餘黨盡散曠世奇績也方擬膺殊典肩重寄以大其報以盡其才今之擢毋乃有未厭衆心者乎余曰否否子不觀諸水乎風乎水之積也不厚則不足負大舟風之積也不厚則不能負大翼公蓋有所待也問者唯唯諸公亦以余言為然遂書之以贈且以厚望于公俾後之頌今無異於今之頌昔而後公真無負于山川之孕毓也

桃花嶺詩序

今宮保太宰楊公旋轉乾坤掌邦國之六典膺依日月洽聲教于萬方拱紫極而璀璨金徽奠蒼生而調和玉燭岱宗齊峻台曜澄華東毛玠之清公頃易流俗蕪山濤之甄拔各當羣才辭太平于周邦闡時雍于聖世歷二十四考鴻功駿績燕翼于前會百千萬葉鳳毛麟角接武于後斯九重之至寶四海之元樞矣逌役身畀簪紱志託煙霞綱紀丘樊選勝東齊之境撈羅泉

石馳情北海之尊念方朔本是前身羨玄都斯其福地有紀有堂萬樹桃花散綵于沼于沚一庭蘭葉生香洞壑藏真邀紫芝于閬苑漣漪蕩槳借白苧于吳池靈音與佛日爭宣漁唱將農歌並朗蓋右軍遯其幽致中散避其玄風爰輯樞吟傳之繪事凡為總圖一小景二十詩篇稱之奏技云𢑑言志已爾

韻畧易通序

今夫字者所以成書也音者所以叶字也韻者所以諧音也故人有唇喉牙齒舌而音有宮商角徵羽天機一鳴萬籟符配豈意假而強排哉即五方風氣不同亦未聞有以宮為商以徵為羽是韻書之作顧人人能叶之也然則其為韻畧易通何夫字之聲有四而氣有二氣之出也有抗有抑有洪有弇有出有入有縱有橫有嚾有嘘而聲隨之清濁高下是以分為平上別為去入其判在毫髮而其展轉翻切至茫乎不可窮世之學者苦於疑似之混淆病於韻註之遺

閱即閱之且求其叶而不得乃曰此詩家律令也吾治博士家言安用是弁髦為嗟嗟平上去入出於一字轉為四聲譬若五音之旋相為調而起數於黃鍾詎能致詧於唇喉牙齒舌剖其清濁審其高下則無論騷人材客可以翹首詞林而鼓吻操觚秇者亦且馳騁四六之選矣此韻書易通之所以作也昔有善語音者咸池韶濩大夏武象歷歷可據然卒以其言言音而人亦卒以其聽聽音也試語之習攫掇學操縵則疾徐始終可按曲而奏矣茲易通也者豈不比之攫掇操縵也哉余初得是書謂後學指南於斯為大治究之二年試生儒以表多失粘且平仄未叶遂重梓布之每生各給一部俾學者因畧致詳由易及難沿字翻切亦諧律之捷徑云

感應篇序

感應者天人相與之際氣機之所乘也箕子陳庶徵休咎之籌王與卿士師尹之省計以歲月與日然則人感天應理不可誣也但于人世之

善惡醜類而擀比以償如持券手付以交者恐天雖聽卑亦未徧及或有鬼罰焉參伍其間行天之令以慕畏小人也若君子則無爲而爲善無畏而不爲不善日以天命自度固無容心于善惡之報惟小人則大逆天道鬼蜮爲心虺蜴爲性狠貪以肆其吞噬鷙擊以迅其獵取雀角鼠牙誣上行私以速人于訟力足以折人力不盡則不已勢足以殺人勢不盡則不已有位則朋奸以擠排善良無位則羣兇以圮壞族類陰謀詭計但欲取便于已而坎塪谿谷不顧顛越乎人世有斯人固肢體之贅疣瓜蓏中之蠹父也不有鬼罰以連滅其身世必待上帝禍淫之命則其罰已緩其人已死骨肉腐爛不足以汚雷火之焚燎矣生逃其刑死受其罰誰則見之吾固謂感應之理不誣而報應之不爽者必有鬼罰以陰譴之也李贊皇作陰德論首以陳戶牖陰謀示戒正以君子之所不爲者小人不可以爲得計而肆志也余前觀是篇卽欲以語人

今因外舅讓齋李翁印施以翊四遠有爲善之心者廼序其欲言之意云

賀永寧王文淵殿下弄璋序

維周封建時合文昭武穆爲二十國國別而爲氏其後卿大夫著名於世者多出於公族我皇祖二十四王太支之衍可知也間讀太宗正之令知　皇祖之所遺訓及　嗣天子篤親睦之義者在同其富貴而無涖事長民之煩故二百餘年神明之胄賢智之資莫不闇然萃德厥躬而已而未嘗以材自表著然後知我　皇祖之訓使後之人得以賢賢而親親其訏謨淵膚矣哉至我　周定王於太支之數居五葉永樂初畋獻騶虞朝廷之上頌聲交作昔詩人以騶虞配麟趾夫騶麟固　文皇帝聖德之應然獨獲于定王則所以大衍公孫公族之兆者其有在歟是宜汴之宗姓蕃衍獨最于諸藩也惟今永寧王列周宗之貴介承累葉之麩光敦書悅禮選于古昔賢王之籍而師尚之敬以事其宗

王愛以敎其屬族牧民之長敬而無怨肅肅之
士好而不厭由是闇然日積其美而樂我　皇
祖之訓者見之行矣王既樹賢稱而踰齡三十
未有子[illegible]之報今之新春首得焉於是官于汴
者率造賀焉夫木精紫氣之感山王水犀之應
踈派天潢又自今始而吾黨有司之情所以賀
王之得者誠樂王之賢也百藹初發神芝其挺
鸞花湯餅之筵威儀卹削藩臬閫帥卿大夫詩
工文匠之篇述夥矣守郡之寮共委辭于諸故

志其偕而為之序

贈趙　廵按河南復　命序　代作

所貴乎監司者大都紀綱肅舉劾當利弊沿革
惟允已爾然而莫能盡也意者曠然玄覽舉所
按視者識其澆朴奢儉之因且推誠寄委以羣
工為一體而通觀厥成尤其要矣乎侍御趙公
奮跡東海之濱其學宏博而知要其器識凝重
而善藏其用自宰邑著譽間已非近世循良可
擬及由　郎署陟柱下風裁凜然增重朝宁茲來

按中州省方觀民搴帷攬轡慨然有澄清之志
天中州廼許杞宋蔡隨鄧之地其事列于國風
者可考鏡也以桑濮淫靡之俗而羞惡之心自
在以宛丘放蕩之習而攻苦之心不忘故知其
所為潰則知所為防知其所由潰即知其所由
防是聖人存詩之義也聖人非存詩也存此心
之良也公求民之良而志大道之行者也是故
禮制之儉節之以張以弛莫非導之以此心之
良吾見跨河南北輻圓千里彬彬而就約束者

僉知也尚何淳風之不可挽耶始余亦介藩于
茲慨古之道而未知所施今茲來撫則亦求前
之所欲施者而未拓乃公一旦行之沛然豈非
余之師乎間竊其要則亦先有司而已先有司
而又以惻怛之誠動之能無遂哉昔何武剌豫
州代二千石置吏聽訟故史譏其煩苛程夫子
曰監司不在伺察在與州縣為一體而已公實
得之矣是春之季公將歸　丹陛下而余亦移
鎮于恒陽因二歲之得師而以別為感也于是

予贈言

賀州守熊一齋入　覲序

明興每三載合天下有司之長各總其職入覲
京師新吏治也治績卓茂者　聖天子享有宴錫
有銀幣命復厥職示寵異也然必天官卿掄其
卓茂而後賚予行馬則膺是典者亦不易矣州
大夫熊公戒行有期邑侯蔣君及吳橋王君東
光左君相率祖於郊謂公有茂績宜受寵異來
謁余言予惟自古國家遴選賢能分守大州者

寄以師帥承流而宣化也公守景周星政化浹
洽績用彰顯師帥承宣之寄不怍天官卿將必
上其最而有寵命之錫三君之言匪誣也宋馬
從周公邑人也英宗朝守宿州政聲籍甚爲擢
二部侍郎公守景不減於宿豈寵擢不馬若耶
因頌以詩取古人政成必有邦人頌之意也詩
曰皇皇天子赫赫厥靈稽古建官萬國咸寧三
載考績簡陟賢能惟兹簡命以莫不承燁燁熊
公天性忠欵馭民不苛敷政優緩　帝曰休哉
予之龔黃何以享之大烹是將何以錫之銀幣
輝煌　帝謂熊守歸覲爾師惟既厥心期予于
治朕將洛汝爲予龍夔公拜稽首承兹休命何
以報之脩土是靖

賀蔣慕竹膺奬序

余聞正德中名臣有少司空竹塘蔣公者慨未
悉其人慕竹先生來視篆爲邑父母則少司空
子也前聞始悉及守鄖陽則所聞益廣盖少司
空曾以大中丞撫治鄖陽云慕竹公以名卿賢

胤自辛酉得雋懷英負奇其居養則閥閱世家
其聞見則臺閣事業文法吏事無由及焉縣令
若非所屑也而乃毫無盛氣且蒸蒸然有古循
良風何哉誠以治在急其所當先者吾邑土厚
民醇素稱易治邇年來鼠牙儉夫噬嗑之政
借以規利臺郡多不之察一事羅織入網動以
百數凡赭衣髡頂執牒係械于臺郡下者率多
吾邑人也夫邑各有令訟獄者不之令而之臺
郡彼臺郡者爲其所惑每謂令無照覆之明以

是欲行其志不亦難哉先慕竹楼南皮庠敎與
吾邑密邇聞邑事最熟及涖邑乃以剸繁割劇
之能求清其源貪狼黠鼠莫不屏迹于秋霜烈
日矣由是政日脩舉民漸懷服而淳厚稍稍如
故則以能急所先也易曰豶豕之牙吉先生以
之部院檄書四勞將揚之王庭矣簿傺衛君尉
傺楊君曰公言甚善然猶有未悉者少司空晉
以孙治丙辰進士為縣令選為名御史晉臬歷
藩所至有聲蹟耿耿然則文法吏事先生亦

有所受之也其律例明允化理孚洽豈偶然哉
且先生以清潤修絜之姿負遠到之器譽命上
達必將羽儀天朝以前所庭聞于少司空者為
聖天子獻則鴻功駿業後先相映褒然為海內
之望矣余曰有是哉允若茲則司空為不亡矣

賀蔣慕竹部院交獎序

侯治邑有為民實德部院交勞以書學宮師友
晉賀諸縉紳士晉賀掾吏輩不敢稱賀來言我
侯有治水殊績屬余頌之吾邑面運河左右挾
之若帶水自寧陽會通東下漳衛兩流交焉故
多泛漲善嚙堤岸蟻穴少潰即淵湃滔天渰沒
甚慘四五十年來數遭此患矣今八月腓越四
日既夕水暴漲欲溢民莫不絕木為桴以待胥
不克有家矣侯急疏其下流殺其傍渚防其堤
衛暹明視之水輒寸下輒寸寸下輒尺下民大
悅暨德郡障潰吾邑城郭人民俱當其衝陂及
衛及濠塹及城侯築葺益力卒賴無虞民又大
悅夫水性當湍急決嚙處若有神以司之令非

有為民實德神所不吐弗克防也且漳衛水發
常在夏秋之交每巧節後十日之外即伏流若
縮下厓岸丈尋今愆期暴漲異常謂有神焉非
耶公禱之即殺防之即止于此境則寸下于彼
境則丈溢所謂有為民實德神鑒而默祐者非
耶今民不其魚咸我侯賜也古稱活萬人者封
侯且福及子孫公之所活奚啻萬計將世為子
孫福矣掾吏持余言往頌人必不以為諛也

送李沱南赴　召序

古為邑者存仁恕肅紀綱親賢養民化行俗美然後聲稱藉藉騰薦章下徵符進諸廷宁服在大僚而寄以重任是守令之責古以為難而今亦猶是也何者宰邑最為親民民朝夕瞻依軀命攸托凡有張弛動關欲惡况公稅雜役罔不是需或攝乎大都而當衝道則上吏之所禁責過客之所挾求日擾擾焉來貿貿焉去者又不知凡幾也其間老書黠筭頑獷猾狡媒孽巧伺陽伏陰鈎者且種種焉莫可悉數存以仁恕而

威或莫伸肅以紀綱而令多不行將循文避咎弗遑又何暇于親賢養民為也以故養望自愛坐累俸資以冀遷轉而已是豈設官之初意使然哉勢也惟沱南李先生負奇杰之資懷朴茂之意先任獲鹿盧龍卓有異績繼莅吾邑值崇牘紛填人事旁午糧稅多未脫之籍村落比逃亡之屋改邑正爾經營築城雜以喧囂百凡總總付之望洋公廼殫心戮力量事酌情蓄材鳩衆計公度私整飭焉調停焉孶日夜不厭由是

遠悅邇安逋者歸病者起君子揚眉小人奪氣遂使凋瘵故城允為薊南首邑而公之政譽褒然駕出于灤鄭之濱而邢深齊趙諸邑以循良見稱者舉在下風矣茲月鳳詔渙頒先生闌闕吾境自有縣治以來顯被徵命實自公始邇者琴書載東四牡既駕邑士大夫素感公德共謀贈言而猥屬于不肖余嘗覲公於庭仰挹手釆俯事窺測莫擬其涯涘然竊觀田野甿庶其于公也出必憂未反必望至必喜公何以得此哉

要亦以真實之心敷優游之政故爾詩所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非耶由今以往邑人又失襁褓矣雖然公將載筆柱下秉憲臺端為 天子貞肅百僚進退賢佞以造不贋之福于天下則我井陵又未嘗不在公大襁褓內也諸縉紳士夫及父老子弟俱餞于道余也不佞敢以是為吾邑之攀留而不得者解云

賀李西園膺奬序

國家設城建官特置守令以膺民牧又慮知人

不易而地遠或未悉也設監司部使以總郡邑以司掾察評擴其實上之銓部部按籍而綜覈之賢否以著乎奪行焉內外相維體統不紊二百年來愈久愈效我故城為河間屬邑道當南北水陸之衝星軺使槎過無虛日頻年荒饉薦加徭役繁囏民無固志追呼鞭朴日不暇給雖有智者亦難之矣客冬永寧李公以試天官擢高等來主是邦閲簡書察隱伏計逋負憮然太息曰治在力行矣不可肖乃兢兢然拊循有方

操作有術明以格奸衛以糾勢而徤以儆乎嬉息數以絜矩之道持以恒久之規漸爾民安物洽甫三月政平而譽流焉上之人皆移文褒嘉以風有位而侍御梁公獎擢先至闔邑之人既仰慶我父母學術之大行且俯幸吾士民惠澤之深被同謀贈言猥屬不佞竊惟治民以獲上為先今上官灼知于公者若是由茲聲實益茂踐歷崇階奇猷偉績行將赫奕于寰寓中矣吾邑云乎哉且聞公先大夫以制科浡發于嘉靖

間令德芳名溢于雲間究陵者迄今令人讚誦不衰則斯邑之大有賴于父母者蓋亦有所自也睠德思頌情奚容已耶書曰率乃父攸行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塈受福無疆四方之綱敬以為今日頌又曰愷悌君子令德令儀丟錫韡侯玄袞赤舄預以為他日賀

送曹南霍還任河間府序

官箴三事最先者清而愼與勤則衆之惟心常恬澹湛然而清者有真體則能時自檢飭不忽

而慎生焉能時自奮勵不怠而勤生焉若乃侈肆而情無不至懈惰而政罔弗聚隳聲敗官豈當官者樂有此哉允以心之不清而汨其原也昊隱之守廣州試貪泉以示介趙軌被詔入朝餞盃水以明廉二君者循政美績偉然卓冠一時非必其材知過人惟清以先之而慎勤以成之耳古今從政者不先有不為而能有為者鮮矣曹南霍先生太平名士以恩選入業成均筮仕通許一芥不染既而經歷河間蔚然有聲簡

相愛惜不絕其禄而來必有二疏圖畫之事今先生之行也縉紳士以言道别者或近體而律或古體而風或寂寥短章或舂容大篇渢渢乎調異而用情同也又繪其情意于圖邑侯蔡竹蔣公為之題曰瀛州别意兩疏揚侯之美無之矣夫先生服在下僚未必有國史以紀其盛而兹圖兹詩在焉則情真意雅或亦可稱野史而所謂不朽者其在斯矣乎其在斯矣乎

贈揚簿僚膺奨序

我國朝定鼎燕都凡東南荆揚兖豫數千里之粟以及遐方絶域有貢山藏海錯有珍商賈貿遷有貨莫不自漕而進故漕河之務最重永樂中平江伯陳公等會南北諸水轉折入漕迄于漳衛以達京師隄岸延袤數千餘里其間分符建節與夫監郡倅簿之司領漕事者星列而鱗次自臨清以上各有閘堰以防涸溢以下惟緣岸築堤以時障蔽順水勢也然旱則易涸潦則湯盈稍稍踈虞運即阻滯是故漕務難也剝運卒慓悍載販私塩恃衆莫敢誰何司漕計者或不察而怙焉是以漕卒倚庇官舫每玩法而不可格吾邑三尹揚公職專河務勤于事事察漕阻之由又悉漕卒之弊偹濟捜剔不遺餘力以故漕運塩法相緣俱舉大中丞栗菴宋公移書旌奨謂緝私販而官塩無阻築堤岸而漕務有裨盖沈蔻早知何水部美邑士大夫榮之徵余言往賀且曰先生知其原乎職匪智受欺匪材弗辦公智周才裕是以職舉而譽流也余曰諸君所言似矣而未盡也公厥考栢崖先生以禮經魁多士由邑歷郡遷尚書郎出參貴藩翕厲中外淑問騰播舊矣然則公之耳浹目濡皆經濟也豈直以貴游公子溷俗沾禄云乎哉區區河務不足以盡之也行將褒然以膺不次之擢而大展其猷以流光于不朽者尚有待也公其勉之哉

送米東泉致仕南還序

人有餘閒是即福境達者信之功名富貴非所

論也王元之記待漏院極狀公卿勤政之態至不遑假寐方其待漏時紆金耀緋瞻曙色於鳳闕之表豈不巍然若僊侶中人哉而其憂先天下之心一息不懈宦情羈之也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備道其採山釣水之樂且謂起居無時惟適所安以愿既歸來身有餘閑僻眈山水尋真樂於烟樹雲山之外者至今可遐想也人生之福祉豈惟功名富貴然哉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始于事君終于保身不羈縻于宦途不營營

於失得而能爵然超出于塵埃風波外者亦僊侶中人也東泉米公簿吾邑二載矣政聲燁燁西臺御史移書奬勞不日顯陟矣而秋風觸目輒起季鷹之思朝告休牒暮促行裝汲汲焉不能一日挽者豈無見哉意者昌黎之所談蓋有獨快于心而一時功名富貴之情不足以羈之也偉哉身將有餘閑矣晚歲之福境誰當歌咏其盛乎慎勿以余言為弁髦也

賀李小川榮選聊城三尹序

李君者余不佞先大夫龍溪公門人而李君令弟爾培令似慎與又偕從不佞遊蓋稱世講云初李君受業于先大夫也操觚翰飾藻繢發口吻有奇氣性尤眈詩書古文每鄉會程式積之靡鉄遺不佞時握手長談則數稱引詩書及試録之意工辭古者一誦輒數行私以為李君竟所至當列秇藻之林豈謂其令為尉簿而斤斤若此也夫命猶尺幅耳杼軸既定不可增而易是以鸞鳳德輝或棲枳棘而深谷喬松反不得

與高嶺之寸苗論頡頏則所值殊也此足以揄李君矣李君居里閈恂恂有謙德塞淵恬泊履矩蹈規其事親孝定省咸中禮法而愛弟尤篤豈獨天性醇哉亦繇其世濟厥美漸使然焉李君之祖曰御史漳南公御史之子曰兵備方川公右轄孟川公李君則右轄公之子兵備公從子也其先皆樹德好脩而李君又雅自飭勵小心謹慎綜事周密即魯國之處子未為脩而兢石之君家未為重也故環我茌陵衣冠世德之

家必推曰李君李君可不謂賢哉不佞從莫逆
交有年矣每登樓李君輒竊嘆以為崑山之璞
產必為良而搜雛毛于丹穴自不與九翼杼翔
李君善雕琢厚翮翅斳無忝厥祖父之家法則
行誼高標固宜其推轂于鄉評不佞心傾慕
之所謂久而敬者非耶不佞守兗二年而李君
起銓選拜主聊城簿聊城信地瘠民疲然其俗
尚儉嗇而胥卒隸役猶循循飭奉上法不佞曩
承乏守東昌嘗得其槩矣乃其風俗所易所難

所宜興除所宜振廢或有朝仍而夕更者此其
責固在邑令與佐令者斟酌而條行之也蚩民
之于吏如金鐵之在爐惟其所鑄而已昔南陽
好商賈而召信臣富以本業潁川好訐告而韓
延壽敦以禮教南陽潁川非素好善地也被二
君之化其易若是況聊城固尚儉而能守法乎
尚儉則可使富守法則易繩以禮李君今且耳
而目之矣夫世之所難于佐邑者三而督捕職
最不與焉事上使下戒于色傲移文吐辭戒于

稚魯商事度機戒于果窒今李君攬秇華躬孝
友耦退讓君子而又閑御史公兵備公方伯公
之嚴訓即以其居鄉理家者推之鎔鑄聊城豈
不稱易易然語曰君子芳蘭無在而不好也彼
李君固質有其文哉彼李君固質有其文哉

賀蓮幕黒閔湖膺憲臺旌奬序

余守兗州之明年邑尉黒君有漕院之奬士大
夫介伻徵言以賀夫吾邑文獻地作者不乏人
矣顧徵言於數百里外何哉以余嘗守河南君

為陝州杰士素有習于君也余烏能辭夫士之
當官惟其遇而已山有木大匠度之鑪有金良
冶鎔之木不得大匠雖楩楠梧檟不過翻風弄
日于蒼崖巉巖間耳金非良冶則汰不精躍不
伏又何以從何以華而惟其所用哉是故木得
大匠而無棄材金得良冶而無遺金者遇也物
且然而況人乎仕服末僚而非遇官長明達任
或非其所長策或非其所願吾該誠彼見以為
迂吾奉法彼見以為拙事體在渾厚彼且以為

遅鈍機會在明作彼且以為欲速踈前掣後雖有伊呂之資管葛之材難以效矣苟得其人則用不枉其才使必隨其器政成名立而無曠官之誚者遇也吾今見黑君之有所遇矣以霍郡楊紹堅為宰而君為尉斤正有方陶鎔有術是梗楠逢大匠而紫磨銑鈑之遇良冶也茂不濟矣由是聲誉隆起司漕御史移書旌奬謂邑無犬吠之驚念絶蝇頭之利者嘉其能供職而有守也夫縣尉秦官也漢魏以來因之使主盜賊

察兇狡今吠犬生氂四民安堵而又能以苦節自茹材與守蓋兼之矣吾固重服司漕公之能知人也君倘矢心如一日則豈特不孤御史而於楊公之斤正陶鎔亦與有光也哉

贈醫士閻鶴松序

夫藝售為貴弗售弗精耳精而弗售譽望未宣自効無媒也匪藝病也白居易以詩謁宰執一時許與聲華籍甚士大夫以儒為業猶必得達人為之先聲矧藝乎德州閻鶴松以醫得官州士大夫多題咏以頌其術藝之精譽望宣矣宜有所售矣然而一鄉譽之猶未大著聞也豫章李立之深于醫豫士大夫贈頌繪為巨軸署其堂曰千金以藏之名譽著聞矣猶必得盱江鮑日齋而名益重是立之藝行于豫而名則盱江之聞人也今鶴松以醫鳴于德郡而售于其州之守不患其不為立之也鶴松勉之

贈清源賈潤菴序

余守東昌時奉委掄選民間俊秀者育之鄉學

清源有賈子明道者秀而慧選寘甲等後余卜先君宅兆求諳曉堪輿家者弗能得槩之清源左右以賈生潤菴舉試其術果精當遂了吾宅兆事足不負所舉矣方圖俻報而彼謙讓不自安曰大人有造就吾兒恩澤此不足以答萬一也敢云謝乎叩之乃明道父也因嘆曰人生會晤固不偶哉後滑樓夏公邀抵茌陵再會則故人矣偶値二候不調生以善藥投之輒效扣以卜筮應答如響細扣則奇妙種種未易以言盡

也乃呼駁曰生能醫能卜是倉公季主合而為
一人也况精諶與哉厚意乂不報復欲脩謝而
或者進言曰夫夫也有恒產非市藝者流也且
高義足嘉儻可於財物外答之乎余曰然于是
乎贈之以言

賀曹少泉入太學序

少泉例游太學入仕版為銓曹儲彥有宦途蕟
翱之階君子曰人世之功名底于有成而已奚
必登制科踐華履要而後為快哉况其分亦有

難強者乎君既入太學語師事則翰苑清流語
交游則四方英彥周旋乎禮樂之區翺翔乎埶
物之藪造詣之以成其德輔翼之以達其材甌
其中之所藏貯其用之所需則他日之經綸即
今日之學術也苟可以無負於國家亦可以無
愧於身心奚必制科華要哉底於有成而已雖
然人之情實易流於侈而器宇易入於驕君席
父祖赫盛之業膺冠裳之榮而蚤恆其疇昔功
名之想固驕侈之所以易生也不驕則降降則
退讓以明禮而弗流於侈不侈則儉儉則制節
以為度而弗入於驕驕侈不生恭儉之德所由
成也君其勉哉無負國家建學立師之意可也

贈希天上人署僧會司序

儒佛之異趣若岐路然其道術不相入無惑也
嘗恠王謝諸公名重江左為一代偉人乃從惠
遠支遁輩游談不厭昌黎佛骨一表磊落有氣
節其在潮州乃與太顛留衣為別東坡大悲閣
記足以呼寐者而使之寤顧于了元禪師結以

為社夫數公者豈其操筆立論一心而與之把
臂傾懷又一心耶或其言論風旨解脫纖累有
以動數公者而因是接引之耶是未可知也吾
邑僧會司缺員邑令楊公簡希天上人使視厥
篆僧衆咸悅服矣上人惴惴焉懼弗克勝而欽
束抑畏滋甚余至是益信公之用得其人也學
宮諸士素與上人游者亦佳之索言以賀余思
厥師祖慶堂曩猶及見脩眉炯目狀貌古朴似
有得于內養若今剎中所肖優婆奢者一時前

華諸君子曾與游詠焉厥師淡菴寡嗜慾樂恬靜亦不為俗衲態余亦常接遇而禮貌之上人承兩世衣鉢益闡發教旨其青於藍也有由矣兒華吉祝假其丈室肄制舉業予時往督課見上人慈顏怡氣慧表和衷若有得於法樂正印者所謂不以衆生障礙故墮落營營苦海者非耶昔髙開上人有逸行劉後村令其邑嘗有贈言今上人固未敢以開事望公而公之簡拔彼也儻亦心王謝諸公之心而徵示以後村之意矣乎然則益敦戒行以求無負于公者在上人當如一日焉可也

賀郭生為孔廟禮生序

郭生者太學生靜菴之子鄉進士竪東之猶子也幼讀書習于禮今試為孔廟禮生以有事于孔廟也夫子廟祀徧天下其在闕里者則世爵其裔以公使主祀事然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濡獻之際必于能用禮者假之衣冠俾相之以成其禮誠以肅肅在宮之時而執豆籩駿奔走者各有執事匪斯人蹌蹌踧踖于間亦不足以盡其觀美則茲選也顧不重與昔者夫子使闕黨童子將命覲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欲使之知禮也千百年之後有能于周旋動容升降進退之儀陳其數而知其義焉者亦門墻士也今生于夫子之宮墻得其門而入矣仰瞻廟貌而擬其道德之光輝不啻親炙之矣則茲選也顧不幸與公西赤欲學禮樂而願為宗廟小相以宗廟之中禮所在也矧夫子之廟祀主之以裔孫而沿襲之以過庭學禮之家法固千百世問禮之準也今生借其假廟之時以畢其頭學之志則茲選也顧不大有所得與生讀書習禮不能取一第以繼父叔之志猶能以一善之長取重于聖門由是檢身修行以禮自持以堅定其德性無逸其志無惰其躬吾夫子在天之靈必將與其進與其絜嘉其明禋之誠而享其所由之禮生固聖門之徒哉

賀黃南渚生女序

父子之親豈獨男子哉生女亦然家門傳業豈獨男子哉有女亦然陶彭澤謂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然則女與男子宗祧事固不能無緩急而性天之親無厚薄也今世人舉子則賀舉女則不然吾以為偷俗焉餘姚黃南墅以商僑居吾邑中年舉女日延賀客出其女坐膝上白皙明媚如玉在抱司諫周衛陽命名曰玉余字之曰藍生世豈無美玉而藍田之產惟良顧名思義南墅之休德足徵矣盖商以行貨為業射

利之志於四民中為獨殷南墅業商而能不周剥于非義蓋近于庶靜寡欲者然而其欲彌寡其貲彌裕其貲彌裕其好義彌篤史所謂蕪貫玉之富而好行其德者耶由是人助其順天錫之祉譽譽與璠將紛至沓來匪直此一玉而已吾固以商瞿者望南墅也更遲數年則黃氏門庭有喬梓之義矣

甘陵宋氏家乘圖譜引

人生父母乎天地故凡同類而相親者皆吾同體于天地者也而奚為有族譜之作也盖先儒因帝王別生分類之法思及天下國家之衆其分自殊其情各自有所本乃始自我一家經之以圖譜别之以昭穆世次有序閑誨有法吉朔趨賀有儀憂喜慶吊有禮耕讀貿粟類以聚羣以分也有期豈惟長幼尊卑別之以分也已哉且敦敎正義之典亦寓于中舉行時懃懃懇懇令族屬人聚萃而傾聽之曰此吾宗祖家規也共敬率之當不殞墜家聲後世子孫視為孝順

矣蘇老泉所謂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者不在是乎此先儒譜族之微意也亦古今同然之心仁人孝子之所以用情也敬舉以倡之吾同姓之親其中親盡服盡不倒叙其世次者譜行以五世為率也

宋金齋文集卷之二

井陵金齋宋　諾著

東光愼齋王嘉言校

男吉祝

孫聲著　仝編

辭

賀曹象泉膺奬詞有序

伏以有漢循良百里柄諸侯之用皇明品式一方當畿縣之雄敎化爲遠邇儀刑時惟善治任用必科塲俊乂意在得人往古盡然於今尤盛恭惟邑侯象泉先生南陽碩士泌水名家經世文章一擧鶴鳴在野作人氣節卽看鴻漸于磐是殆如昂曼當庭而雲天煥采復奚翅龍泉出匣則牛斗騰輝掾司牧于井陵懋嘉績于燕薊播承宣之化雷動風行運晶斷之明山增水闢井崇滿地鳥雀不喧春草侵階豺狼屛跡良羨雖傳之宦海本原實出自民謠激濁揚淸柱下重掄材巨典薦碩立儒臺端嚴馭吏徵擢惟象

泉有見甄收廼東省爭先超擢勸修勵俗有懷召父之風善教得民實踵文翁之武室家胥慶名實咸孚白叟黃童盡逬翩翩之鷹刻香輪曲蓋行瞻燁燁之徽書喜溢閭閻光生尊俎諸等感在庇庥聿深欣抃言無足采敢云三嘆之音事有可徵竊附兩岐之頌詞曰畫鼓塡塡彩旗獵獵歡呼聲動庭階見一封褒奬牒下霜臺治行云誰第一都則讓南豫鴻才堪羨處循良勛業伉爽襟懷○薦前聃夜聽微雨祥光晴色昭回稱夙昔挾負字字琪瑰香泛青州從事祝當筵引滿霞盃措置經綸大展高陟三槐

右調鳳凰臺上憶吹簫

賀明府李西園膺奬詞并序

金烏高揭萬里光輝絢曉晴玉盞橫飛四座衣冠增春色錫類不匱共驚曠世之觀期月有成爭仰大人之變芳休懋著令譽旁昭恭惟　西園邑父母李公宸宇宗工永寧華胄質毓乾坤秀淑胞羅星斗文章價重雞林風高槐市承淵

源之家學擅月旦之公評謝丹鉛點勘於芸窻
任薄領悾惚于花縣咸宣百里爵列諸侯出治
有方更化多術堂階清切情周于遠地孫村志
慮淵深幾洞于覆盆蔀屋四境迢迢雞犬靜無
嘶列宿之封千家夜夜杼軸鳴盡賞百城之表
蓋異才實出所性故利器允發深藏屬三月報
政之期見一旦膚功之奏膏沃而光必燁鼓鍾
則聲自聞徽糾察之烏臺博旌奬于豸史昭玆
禮席俾彼公庭觴豆星羅笙簧昻沸春風一盃

酒須敎今日盡歡夜雨十年燈想象當時不負
維察屬群彥隨少府崔君沐愛孔殷仰德如兕
式圖燕賀來藉蜩鳴其也愧久鈍于詞鋒柰聿
堅于祈請敢將芹意用託蕪詞詞曰華筵秩秩
人如簇簫捲蘭香馥簷端乾鵲報佳音喜溢[illegible]
囊書櫝銀帶緋袍寒氷華玉涼月穿脩竹〇[illegible]
揚飛送盈尺牘聲價薄雙鼓撫巡交牒應相[illegible]
仰徹　皇闈清穆頌獻青雲　詔銜丹鳳遠邇
同拭目　右調御街行

賀楊東溪膺勑命詞有序

子承父訓義方之教昔所傳父藉子榮褒封之
典今為重惟聞詩聞禮儲用世之才于家庭故
如綍如綸隆自出之恩于天府錫從異數獲匪
幸成恭惟東溪先生背參孕秀汾霍效靈初賦
質以溫仁終完德于醇樸業儒幾世鱣堂藹藹
承休風垂教一經膝底彬彬融佳士香分蟾窟
高標樹望于中條邑試牛刀清譽映澈于漳水
治理勤渠三載聲華卓冠一時屬交薦于臺端

爰奏最于銓部　聖天子恩推所自不負養中
養才之心賢大夫貴及于親用酬事父事君之
志剡方迎養正值馳封玉軸金虯煥綸音于帝
闕銀文紗帽應冠珮于璇霄老人協發彩以交
輝庭闈怡豫郎宿偕少微而並耀倥邸峥嶸事
出罕聞情深具慶蓋父子夫婦共承天上恩光
逦遠邇童旄俱詫邑中盛美自今伊始允超揚
璞之銀黃更克有終會見裴公之金紫無慚朝
貴盍煥鄉榮海濶天空源源沐皇恩之浩蕩川恒

日至常常浴提社之淵深念余與衛陽咸屬通
家之末顧時承令子並垂覆庇之私感切蛩衆
恩申燕賀聊陳短韻用付長謳詞曰藹然見神
仙明霞綉錦更瑩晶銀帶腰橫原是德福合併
瑞發蒼旻慿地時名壽騈臻○欣欣喜色惟悰
九陌如醺二百年見此封君箇中事人觧否別
有慇懃卜吾僕記屏有分

右調鳳凰閣

賀州倅楊公榮膺臺獎詞并序

伏以春秋汎舟之後實開水運之先而秦人北
河之倉乃貯瀕海之粟行齋居送民患寔繁引
渭穿渠漕端屢見唐宋勝國措置不常迨我
皇明立法盡避海運之險盡免漂溺之虞置倉
通之河大利江淮之涉先生海宇名流中華閒
氣冲襟露湛泰宇春融慱綜墳典之華玄覽天
人之奧爰捧除書于東省來佐瀛渤之篠城以
教得民用儒飾吏王休徵暫從別駕沂山蒙康
賴之休帝評事判事姑蘇仕路奏旁逵之譽巡
河臺使灼見賢能亟騰嘉獎之書用昭顯比之
典諒政蹟登山公之啓事將姓名列　内殿之
御屏卓邁公廷嚴設禮席好風一杯酒須教今
日盡歡夜雨十年燈想像當時不負凡沐休德
莫罄名言惟曠世之偉儀慰閭邑之紳珮仰申
燕賀來需蛩吟其荷二天之覆庇慶一日之遭
逢喜極欲狂愛莫能助請傾衆耳咸聽我詞詞
曰聲名茂幾見氷寒玉潄使君庶事人推右羨
中州華胄○袖中雙劍初售水部文章今又明
年拜嘉封章奏鑿坡趁宮漏

右調謁金門

送蓮幕陳少松榷寧波府廣盈司倉詞并
序代作

伏以光捧綵綸喜九遷之發軔職專會計看四
座之稱觴蓋馮讙履本水鏡之資宜顏師古獲
幹治之擢芳聲懋著允矣風動東瀛利器咸宜
行見露積南紀恭惟少松先生八閩令族一代
遴標門擅橋梓之榮世濟衣冠之盛祥毓于金

鶴白鹿肉映花顔秀出于月嶼靈岩才脱雖頴
讀書萬卷竟收讀律之功服政幾時早得服官
之要詎意茸陵佐牧淡寒暑于三周即爾鄞水
司倉寄出納于萬斛融融和氣欣沐花封喈喈
賢聲頓别蓮幕攀留無計憐黃童白叟之情藉
賴方深孤秋蜀春蘭之仰時維九月序屆重陽
聽僕夫之在門式供張于祖道莫辭桑落難窮
今日之懽緩微陽關須計明朝之望全也甫來
視篆辱荷賛襄茲値趣裝益切傾注雖詞餘之

夂鈍柰蘭味之同馨南浦夢魂寧效江淹之賦
西樓風雨謾賡丁卯之詩伏願永矢初心彌堅
晩節念儲胥之峙司徒所以利民而委吏之除
聖人亦以行道簡書知畏夙夜在公佇奏榮名
旋膺上考渙五色之鳳檢奮九萬之鵬程勉綴
荒詞代申衆志詞曰金風綺浪河橋路津鼓參
旗留不住荒城回首渺烟波挂帆夜宿天邊樹
○宦牒程嚴遥往赴山煙海月随人去他年還
最大明宫會沐汪洋新雨露

右調玉樓春

賀張性原發解詞有序

恭惟性原致稽古之力捋擷科之才名在月中
聲馳日下丙子貢士明主司曾許無雙丁丑狀
頭　聖天子必擢第一是謂經綸有用無慙雲
案縈光且見術藝咸宜得意風簾燭影透文奎
之華焰發宦署之先途士氣既昌雲程無阻其
自媿無聞雅承推遜曾緣說易因辱問奇喜斯
文一脉之傳馨赤衷欲言之意盖國家取士不

徒富貴其人而士子逢時要在忠貞其節侍穆
清則克勤于絶言絶動居密勿則入告以嘉謀
嘉猷位三公而燮理陰陽獨一人而寅亮天地
必商周乎治化務堯舜乎君民庶幾不負生平
是逈有光吾道勉爲遠業勿棄微言詞曰莫不
與一介書生發舉當日初承勸駕　恩波今如
許○明歲桃花浪急南宮多士雲集試看臚傳
君第一引領羣仙入

右調謁金門

賀邑博劉文田膺臺奬詞 代筆

伏以五教淑世貴乎達材三德誠身要于獲上盖英才之育所當樂而君子之道焉可誣勝玆善誘之循循仰見緝熙之穆穆恭惟先生數年學易一日歸仁宜家夭桃故國喬木蚤趨過庭之對聞禮聞詩繼詠舞雩之風樂山樂水惟我與爾素有用行之幾非予而誰自任覺民之重來倡木鐸丕振金聲以正己之大人造何述之小子髙矣美矣幾及宜右登天輔之翼之悠乆

所以成物言其上下察及鳶魚孰有後先譬諸草木以俟能者既引發而躍如將欲從之咸瞻忽于卓爾惟與進與潔之有道故斯行斯立以無邊養心而知雖大之求蹈仁而見水火之甚為之小為之大曲能有成故進之故退之知其所止溥大化為時雨視不義如浮雲是以簡濫而有文理之章充實而著光輝之大置鄭傳命不遠千里而來嘉樂宜人庶幾永絲之譽遂泮泮乎盈耳舉欣欣以相傳莛肆宮墻器設瑚璉當絺綌之暑奏管籥之音恭敬是將儀物成享正席以坐雖莱羮而必齊取瑟而歌惡鄭聲之亂雅于斯為盛時然後言媿我牛刀稱彼驥德顧學未入室難左右以逢源而文莫猶人乏始終之條理草創效裨諶之筆潤色無東里之暇雖既竭吾才亦奚有于是其詞曰梧几時凭常編日啓質疑無數書生腹為經笥隨叩喜隨鳴靜後閑觀萬物活潑潑魚躍鳶騰虛堂隶爐烟輕梟瑟罷韻猶鏗○關評堪與那關西伯起先

後齊名羨褒章飛至實大聲宏人道文章有用謂夫子不負生平從玆去華階頻轉扉楫到公卿

右調滿庭芳

賀趙二泉受西臺嘉命詞有序

先生魏博人豪褰匯宗匠日光玉潔川媚山輝筆端剌絢穀之文襟抱蘊珠璣之美幾年玉篆舊分燭于青藜不日鱣銜先秉鐸于絳帳胡安定之善教士有餘師楊允宗之談經人爭向慕國人多所矜式吾道得其宗盟養中養才與造與絜陰陰桃李舉欣醉夫春風落落盤飧何慙映乎夜月名實加于上下聲問達于四方移撤旌揚茂著于今之烈肆筵醴酒用侈稽古之榮

共慶遭逢大酬扶負勉戢柔翰靦綴荒詞詞曰

桃李徧瀛南爭醉陽春有腳池上芹搖水碧徹底清如昨○青氈莫厭宦途寒際此開關鑰天迥日長雲淨看萬里橫鶚

右調好事近

賀曹少泉納粟入監詞

曹少泉納粟入監韓上庠之文章友天下之善士沐天朝之洪恩改閭巷之瞻視謹稱賀以言者伏以範金為器必從華而後精攻玉為文必雕琢而後客事則宜爾理有固然少泉以金玉之姿為國學之彥從華既勤于大冶雕琢已預于宗工養六翮于紛齊所就既大拓三餘之舊業其造愈深仕籍因之以通宦途由此而始名譽渙發頭角峥嶸風度便便冠裳奕奕無慙閥家之世父是謂有光于先人喜溢無涯愛莫能助僉多儀以為享爰捫管以授子敢將燕雀之私聊申蚯蚓之竅詞曰旭日正朣朧塵斷一簾清曉好上華筵沉醉聽笙歌縹緲○一團和氣

滿人間會見恩波遶試看烏絲欄內注賀客多少

右調好事近

記

靜谷軒記

邑大夫李公作園于永寧邑城之西構堂以繼先志蓋環城多名園而斯園為盛繼先堂居園之中央又其勝者引望垣外諸山巖岫青蒼紛如也其中花徑蓮塘天光雲影溔如也視園之右則有古溪君之竹塢吟龍捿鳳秩如也其左

則珍樓秘宇廣殿長廊鱗如也時序逅遷獻奇各異當花月佳辰雨風芳晝公未嘗不往客未嘗不偕公自為記以侈其盛一草一卉凡被紀錄各欣欣向榮矣公擧觴屬客顧而樂之曰樂不可極也盍圖所以制之乃相地築基別構軒于堂之背扁曰靜谷下車以來每有會晤公輒向余談西園之盛不置間徵余文俾闡其義余惟玩物而適性古哲所不廢也然倚于所嗜耽耽逐逐則以為戒焉何者物能適性亦能汩性

苟檢束不加防杜無術則禮度將乖德閑盡踰矣君子守自然之天真以會夫在物之趣吾常有以自樂而不拘于物之是需忘己觀物忘物求道昌常後後于聲色臭味以自失其真乎陶潜採菊以適情西門佩韋以戒暴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夫靜者靖也谷者深也不徒曰靜而必曰靜谷玄之又玄深乎其深之義也由堂而軒由煩而逸若不見紛靡于外而專求無累于所存者有抑情窒欲之學有內外賓主之辨有洗

心藏密之幾有定靜安慮之實有澄然兩忘之妙充類盡義周濂溪主靜之旨李延平未發之中即此而在彼告子之強制不動莊生之隱几嘘嗒皆在下風矣然則公其尋樂于靜專之境而推遠煩囂于羣物之表者耶且也累葉世族而不溺于富貴足識志節之奇百度是貞而不役于耳目足占識趣之高余蓋追慕龍山翁遺澤之深長而茂仰公之有成也故不辭荒陋執筆為公道之請揭軒楣以為記

故城縣題名記

國家稽古定制建官分職遍海宇之廣設縣置長以恤民隱以督徵役承乎太府以遠屬于六尚書省暨御史臺尊卑潤絕固迥判淵霄而維係之情牽聯之義實則匪輕縣之制令一人丞若簿尉各一人所以布猷宣教彰軌維風以統攝一邑者其責在令丞簿尉則各有分職盡協心以共成而有紀綱焉者也故城為瀛南遠邑自建署以來歷若干年閱若干人令尉有定員

中間丞簿或設或否或革而復設又歷若干人矣雖籍記具存欲一時歷舉其名氏亦甚難焉至其履歷之詳宦業之終行政美惡之炳若夫孰得而知之此固勢必所至亦理之者無人故耳去年春太原李公沱南來涖茲邑事暇中知題名碑缺懇久益散漫士紀乃謀諸僚屬三尹牛君蓮幕詹君考凡宦茲邑者為題名碑細檢故牘參閱邑乘傳詢耆舊登錄貞石揭書其名詳著其字著貫址以備考稽因年歲以序先後事

既具余適以使陝之役抵家聞來問記余惟縣官之繫于民大矣賢則彼其福否則承其禍朝措置于堂惟暮即溥達四境矣欲惡喜怒動輒有關歡忻顰蹙轉以相告奚待列名于石而後永傳也殊不知非立石則名氏不聚具瞻何屬論辨無所施矣況乎時移事改往迹漸湮揆厥恒情又復誰何今茲石立焉名咸在焉垂諸無窮千載一日羣聚則研醜易形聯比則得失以著孰也為賢孰也為不肖問者無所沮撓評者

無所顧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愛憎誠僞向背是非不可毫髮爽焉以流于誣斯石也寧不為勸戒之典之最大者乎凡百君子尚其端乃心礪乃操以修乃職以成乃德毋自屈以徇時毋違道以干譽毋從己以咈民毋遷就于毀譽禍福以病所守庶可望于永令名哉李公甫竪石應 召上京師去太湖詹君桂峯承之無怠督工積襄築城徙邑勤敏尤著澄城党公徐川繼來視篆樂觀厥成遂志無陋而借妄如此公和氣春風詢瘼考政孜孜不倦諒亦不罪予之多言也哉

故城縣重修城隍廟記

城隍理幽道以佑民與郡邑守令牧民者同功廟祀亦宜與郡邑廨宇同建置吾邑城隍廟在文廟東安化門內邑乘載成化四年安城吳太史所撰新築城池碑記云宣聖城隍二廟仍舊是廟當在城池未築之前但未紀年月暨嘉靖甲申道士張鸞請於鳳陽十松趙侯脩之夫甲

申以前其頹敗修葺者不知凡幾無碑記可考
甲申以後迄今五十餘年雖其神之象貌如故
鍾簴未移然歲年浩刼土木之功易以消爍風
雨震凌舟艭之飾易以剥落穿無梁欲缸没尾
欲駕飛者乎穿無松生茵茵生蟻或陂且傾者
乎穿無壁敝蠹柔敝蝕埃侵可拂者乎其間可
修之會又不知凡幾而竟無舉之者　豈其昭
格之誠未至哉工費不貲一人之力難而疏募
未易以急圖也萬曆乙亥秋邑侯慕竹蔣公論

甫下車謁神觀廟貌傾頹欲加重修既數月令
行禁止百廢俱興迺捐俸以先之尤恐不給命
鸞之徒孫演鳳具疏募緣如縣簿衛君錡縣募
楊君楠儒學掌教楊君應奎分教趙君時亨暨
邑之士大夫庶人各輸貲若干購材鳩工鱗次
雲集子來効力撤舊更新兹固神之威靈感通
吾侯之倡率振作不可誣也今年仲夏余方奉
命守鄖陽郡道經故里適當工事落成之期衆
介揚生確等述前意屬余為記予惟廟倚夫子

之宮墻在震之方門御周道背玄面陽端神馭
也樸斵明啓墍塗宣哲毹甓剛滑宇棟搆結妥
神靈也複簷邃殿廡阤階級閫蕭限閾廊列甲
乙示有禮也金鋪載扃瑣牕翼如廚座靚麗几
豆罇滌昭其敬也而又列庭樹以棲神之蔭抱
簷厦以庇神之依井甃以昭神濟民之澤屏蔽
以肅神有赫之臨凡此皆今之所有而昔之所
無也規模雖未之大改基宇則擴而充之矣由
是邑大夫瞻拜以展其事神治民之心邑士夫

尊禮以致其遷善遠罪之誠不惟有來至止者
寔能容之神亦將享于克誠而居歆之矣則夫
陰佐吾侯之治盍永保一邑之民於無虞者厥
有由哉因為詩二章以樂之詩曰
奕奕厥廟有新其宇何以樂之坎坎伐鼓迓神
兮延竚歆神兮萬舞荐獻兮蘋藻灌降兮醽醁
繄我人兮惟虔羞神道兮不吐
奕奕厥廟有新其堂何以樂之鼓瑟吹簧神之
格兮皇皇粤陟降兮洋洋駿奔兮在廟福祉兮

穰穰惠我民兮作乂示我兮周行

隆興集重修玉帝行宮記

昔者季路問事鬼神孔子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然則事神之道與事人一也勿僭分勿瀆禮寓遠於敬其事神之大較歟夫玉帝者蒼蒼之主宰天神之尊而無對者也風雨露雷之變化日月星辰之照臨與九神之麗于天地皆其所司其流行于於穆之表以為化育生成之幾者理與氣而已矣世之人肖以像而供養之者以

形氣言也揣度臆想之私也豈曾見其康座垂旒如王者端拱于殿陛之上哉縱有之亦當在重霄之外非人世所可棲遲者故祠而居之則近于褻祀而祝之則近于誣褻與誣也僭瀆之所由生也今祠宇徧天下報賽祈禳在在皆然何哉蓋夫人為善去惡之念則驅勢迫治之以官府之法也難為功嚮福咻禍勸之以神道之教也易為力帝為天之主宰而人得天之理以生故所為順于理則安逆于理則危惺惺不昧

者以有此理也善人未嘗有為惡之心而或念于善入其祠而敬心生焉曰吾何為弗事天以終身而有愧于神理也而善日以生惡人未嘗無自新之幾而或汚于舊染入其祠而畏心生焉曰吾何為弗順天以循理而見殛于神理也而惡日以去淑人心翊世教潛驅默挽有出于降典折刑之外者是祠祀雖若近於僭瀆而其心則主於勸人為善其效則愈於刑驅勢迫則祠祀又何害乎隆興集有玉帝行宮在市廛北磚

橋之南諸佛寺神廟椅附之勝槩也歲久傾頹像貌丹青亦間剝落僧會遷道人潘萬募緣重脩而力未逮以余外舅讓齋李公好善樂施懇其圖終公慷慨任之由是輸貲者雲集不踰月而落成棟宇靚麗瓦甓剛滑重階複簷曠如也奧如也中則帝像莊嚴傍則諸神拱衛金碧輝煌光彩陸離展拜而瞻仰者莫不敬而善心生畏而惡念息公之心事遂矣以余為其子婿能悉其事也命為記因檃括事之始末趨工使勒

之石

故城縣重建護國寺碑記

護國寺舊在衛河之滸國初時已有邑乘所載無歲月盖古刹也洪武十七年遷于文廟北成化間賈太守忠奉詔修城寺乃在城内永和門之東嘉靖丁亥邑大夫平定李侯春命寺僧道成募緣重修隆慶丁卯孟縣李侯紹先遷縣治于成内卜宅永和門之中寺址與公廨並峙乃復遷廣川門外西南隅名雖未改貫非仍舊故以為重建云工訖而霍州楊侯紹堅時方下車簡僧廣化護司印又取殿廈而更新之寺僧成覺以兒輩吉祝嘗肄業於内來乞余為記夫人之心易溺而忘返者莫深于信佛君子之立言似易而實難者莫甚於語佛孔子之道如日中天其視異端之教猶螢燄也據聖道而立言以闢若無難者不知人方溺而忘返吾重訾而深詆則見以為阻其好而不吾信一或緩其頰薄其責衛道者又以吾為入而主之迎而合之也則

見以為惑而深吾之罪其為言不亦難乎雖然亦視吾之所以自用其道者何如耳使吾見之未真以其道為佛氏用也是自逆也吾誠有罪焉若取其說之近理而不至亂真者假之以為吾道用如橄叛亡者而使之效順也吾為聖門之忠良矣而何難于有言也吾觀柳柳州蘇長公諸君子著述立論其得之心而筆之書也若勁敵之鋒不少挫抑至作浮屠文字則兢兢然不敢輕加非議又若有所取者彼誠不敢惑焉以自逆而且不阻其好善假之以為吾道用也盖佛者本西方聖人其法與吾道雖異然其為說亦有翊人心向善之幾者如萬派涸濁而一溪清澈可汲者界于其中暍渴者所不棄也謝疊山作觀音經序亦謂西方聖人以好善為教然則以善覺人者乃佛氏之本心所謂苦海彼岸者示人以善惡之介也慈航巨燭者廣人以入善之路也五覲三戒者約人以為善之法也遡流循幹豈其心以不善誣人哉徒以其泥于

空虛如忠順慈孝尊卑貴賤禮樂刑政凡所為維持人紀以胥立于世者悉目為事障理障欲盡掃除焉則有悖於吾道耳苟君子者覓其法而恕其心陰融而默挽之不使大肆其毒俾小人之樂其誕而入焉者又因以興起其好善之心雖黠狡鬼蜮者亦怵于禍福果報之說不至大為奸惡此其以善教人之心有可取者而何忍于無言也今世之人後世之天下有衛道之君子者出焉宜以余言為從俗獵較簿正祭器之家法迺不得已之意非為彼立赤幟也

重修關王廟碑記

吾邑西南數里外方墊村在衛河之陽舊有義勇武安王廟創於弘治七年居民孫伍歲久漸圮迨嘉靖四十五年來圮愈甚堦砌殘缺龤堊漫漶勢將不蔽風雨鄉村刁君時夏等遊於此佇而嘆曰廟貌森嚴棟宇弘飭則明靈攸妥香火可歸今若茲不惟人心渙懈神其何依吾輩容逌於斯寧愁然已乎迺會其昆弟族姓及[illegible]老鄉士立社輸貲鳩工掄材剗荒蕪拓基址殘礎斷甓易以新梁麗榱題更其舊廟為三楹中塑偶像四壁繪其勞績廟後一楹高起為水母廟前為大門三楹塑靈使神馬于兩傍以便出入寓道士於東北隅司晨昏香火舊無外垣今築高墻週匝廟宇視昔為尤飭少北有古寺隱隱林木中如山抱其後峻嶺崇巒迴行委曲如蜒環于前衛水東流潺潺旋轉如帶遶于左右巨樹參天陰翳如簇形勢視昔為尤勝自是望者改觀過者起敬焚香瀝酹稽首陳詞赴如市

肆擁若雲屯人心視昔為尤虔夫武安解人也家西北一隅起蜀漢世遼邈矣無論兩京諸藩窮村僻疃皆祠祀不絕果何以得此于人哉蓋其精忠大節磊落軼倫雖鬼蜮如操亦且高其義而嘆慕嘖嘖不置是以在當時則社稷依賴在後世則英靈赫奕歷千萬禩而耿耿焉如在也邇來每值暵乾環廟一方輒沾井澍河水或漲賈客胡商不能自保艤舟虔禱即為安流一

夕有盜剽刼廟左無何颶風欻起盜皆迷墜地自投于河馬駭走因為村人所縛凡若此類何莫非王之神化默運于冥冥中也其起人敬畏而致昭事之忱也固宜刁君竭力修葺褎然為倡首明有賛于人幽有功于神顧不偉歟工興於乙丑春至丙寅秋告成時夏復礱石廟左率衆請余言以識歳月用垂不朽余愧不能盡頌王之德義而喜時夏尚義好施足為一方之勸也是為記

重脩劉十八廟記

夫藝精為上矧醫乎弗精弗售矧廟食乎故醫者所以寄死生者也病苦極則籲天祈神靡所不至有人焉一砭刺一藥餌當彌留時歘而甦之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圖報之忱有誓不忘終身者死而神其人祠而尸祝之不有由哉然其方術要旨千百年後猶可據以活人其法在則人在也祠而食其報又不有由哉邑西北隅去董子下帷地東三里許舊有劉十八廟邑乘不

言矧自何時疑勝國時所建世修葺之篠城楊手好善喜施慨祠宇剝落竭力料理棟宇像貌煥然一新可以啓居民供養之誠而善人曾一變者以道人有功於廟舉以告余外舅謙齋李公且述其欲紀重修托石丈人以傳之意余唯舅命又奚敢辭按公女直人諱完素字守真號通元處士以葴序十八鄉人相傳為劉十八云少聰敏慱學遇異人以酒飲之大醉及悟洞達醫術撰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素問玄機原

病式行于世蓋明醫也四遠以疾病持瓣香來默求陰護如公在世而乞藥餌生活者且也父子相禱則見慈孝兄弟相禱則見友愛夫婦相禱則見和樂一展拜間而藹然仁義之良心具見則斯祠也固足以教民睦也是宜紀之以俟國家咸秩無文之祀者庸可缺乎殿東西各有長廊内塑十二司曹門之西有關王龍王二廟司曹冥官司人間善惡與公若不相涉二王尊神又不宜附於門右此鄉人見聞不暇叩辦亦

以記公祠云爾因系之詩曰人生固多欲百疾
潛以滋嗟哉六尺軀持以付庸醫生死須臾間
人命亦險巇生者良天幸死者吁可悲憶昔古
聖王著書開愚迷寥寥千百載遺緒繼者誰古
瀛通元子擇術仁在茲精誠一夕通上帝帝招
巫陽為醫師口授真訣有奇術手把如舡大酒
卮一醉便教能解悟要旨玄機俱可窺西距恒
山東滄海北條大河燕南垂老羸有終壯有長
更無夭札與痺痿當時人活刀圭劑今日猶傳

原病式有功於民稱旌禮祉南祉北來血食

景州小洋店新建泰山碧霞元君行宮記

去蓨城南餘四十里有店曰小洋小洋之西半
里許有泰山聖母行宮店當孔道行宮實臨通
衢余往來于斯至僧宗演嘗出逕道左入其中
譚空說有以慫以游意甚適也自是情稍洽熟
雖自顧剪薄未敢仰跂陶許諸君子而演上人
之戒行則無愧於惠遠支遁者問謂余曰行宮
之建久矣顧無文字以識歲月何以備考稽示

永久敢以是請余既嘉演師清履而外男謙齋
先生又從而史之義弗得辭竊惟五岳惟東岳
最鉅而元君之神為至靈愧怩薦馨者咸趨岱
宗可矣何以有行宮之建也蓋神無往不在斯
祈無所不格民居錯布遐邇殊方人人必至泰
山而後伸致慤盡敬之衷貧窶若于空乏老弱
廢疾艱于匍匐望東岱于青蒼之表而徒切思
惟揖元君于夢寐恍惚之中邈不可詰孰若椎
輿斟酌使禮起于義事因乎情謂非通變之善

者乎行宮之設未必匪由于此也是宮也謀建
始于居民郭倣而宗演適自安德來議與之合
迺號召梓里遍告遐方僉謀大同駿奔雲集遂
捐地市材鳩工築基俾次第以陳西為殿燬
中祀碧霞元君旁以子孫瘢疹諸聖母配之北
為殿三楹中肖玉皇大帝像左右夾侍西帥伴
尊卑以莫對設大門周以垣墉隆棟繡楣碧簷
彩飾其中幡幢環繞寶蓋匝疊異香芬馥爐燈
縹緲俾觀美以備殿前雜植花卉紅綠參差門

休光濯淵淵于江漢暴皜皜于秋陽彼林林之宇内孰能外扶植之綱常則夫雲仍爵上公以無斁附壟守宗國于無疆者實 聖代褒功德以相償也恐徘徊而不去繫斯道之感傷歎覲風之車騎揖落日之荒凉

過濟寧子路家感而作文

捧天書於蓬瀛兮指東山以遐征察風俗之愿淑兮蘇億萬之含生泝濟河之清駛兮期弭棹於任城慨昔賢之故里兮想遺教於生平望卞墟而不可見兮糾予懷之縱橫當春秋之末造兮獨聖道之艱難勤歷聘而皇皇兮每道路之巑岏沮溺偶耕而不顧兮僅丈人雞黍之盤桓慍絕糧於陳蔡兮歸鼓瑟於春雨之壇壹千乘治賦之才兮宿石門一夜之寒車裘共敝之志永齎而未伸兮徒喜于取材桴海之嘆六蔽既祛而高朗兮聊試於治蒲三善之端晚食祿於出公兮值禍賊之弗刋柰孔悝之干紀兮竟取義以纓冠惟盛德之皎皎兮信古今之罕匹濟之山兮其高盤紆濟之水兮其匯洋溢景行澤潤之在後人兮其曷終畢過枌榆之葱蒼兮乏牲酳之有苾望川陸兮茫茫遡晚風兮瑟瑟

到任祭城隍文

神饗君祀官食君祿何以報國秉心惟毅竊自受命以來夙夜祗懼滌慮澄心因與神誓不費民財不輕民命導民所利防民所病禁民為非作民興行不通奸邪不入譖佞遏惡明懲彰善推慶舉此數者期敝始終明有未燭神啓愚衷行有未逮神相愚躬如此則幽明協贊治理相通紀法有守德澤不壅善良在道奸宄潛跡旱潦不作豫大攸鍾享祀無忝食祿有功若夫癈絜以守官箴斂怨以臨政事曾預誓于筮仕之初而永不敢以背盟者也今再與神明之敢告

清明夜雨禱城隍祈晴

惟天惠民惟神奉天東郡休戚惟其之緣若啟若教官守弗虔曰雨曰暘時序斯忒茲惟恭蒸農人東作靈雨既零神惠已博我民攸望以潤

以瓶潤矣不瞳嘉種弗宣稽首代牲明禋禱祠
陽和保合春日遲遲生我百穀慰我郡黎民如
有罪民陷無知某如有罪毋冒天誅勿以其罪
並連其餘敢告

謝雨文

自春底夏天久不雨褰陽肆凶旱氣塞宇赤日
映山龜拆南畝三豆五谷將不我有黎民處其
靡有孑遺用疇慮其有今因後徃告于神酬兹
霡霂旱禾秀發嘉澤浹民敢用牲醴報神之貺

勤

祭八蜡文

麥秋方告惟日未久不圖飛蝗蝝集其亂厲我
禾稼後我蠶旻三豆五谷將不我有斯民不辜
乃罹其災淑穢何德入穢不茹衆均何政避境
以去胡馬援之可畏而入海以自濡胡趙行之
可懷而墮水以自除豈余德之不良乃據疆場
而久處古稱官蝗厥咎在官實有罪神罰其
奸亦不宜假手孽虫以為民殘自今伊始神其

體天地好生之仁驅此孽虫以佑我民或亡赤
幟以導之或奮威靈以逼之或令之入海而化
或令之墮水而湮使不得孕遺蚍蜉以為民害
則神之愛民深矣若或螟螣蟊賊助蝗為虐者
利我禾稼蔽神之聰而不以告則我司守者豈
毋心於汝哉必秉畀炎火以耗其皆招致鶖鶴
以吻其身致何厥之術以消滅其神豈毋心於
汝哉其惟以民為念祠其豆谷俾歲則大熟使
有司圖報以致其福勿徒自損威靈以恣口腹

也

祭河神文

惟神主張地脉窟穴百谷氣先五行德首四瀆
負載之利永賴無休何圖今夏淺不勝舟東南
財賦鱗次稽留惟時祈禱歷神之愛源頭活水
一夜漫洲流滑無聲秉衰有力挹彼注兹快瀉
不息三千儲艘魚貫而刺數萬運卒讙呼動地
由是而東下長蘆北沿潞河用急京儲之需以
舒當宁之憂匪臣職之克供實神理之能修敢

備茲匲藁襲　徽光倏驚上賓我心孔愴有蔬
一簋有醴一觴餡風喟然感與奠將

祭張龍山文

惟公鄒魯俊彥海岱琮瑛其篤生也應玄穹純
佑之命其植德也萃光岳渾噩之精蚤列黌宮
聲華藉甚繼登仕版政績崢嶸智同朗鑑心擬
清氷萬姓佩德三輔稱平將超擢於要路遽解
綬而東征枕石漱泉督誦課耕大發祥於冢君
連午未而登瀛出守中都鸞鳳蜚譽宣威西域

熊羆大驚若仲與季行將繼伯子而騰躍遡此
淵源何者非世德之陶成以故　帝命褒揚荷
茲寵榮信一代之元老誠斯道之主盟方仰德
耆蔡祝壽岡陵以永我國脈惠我後生胡然擬
鶩星隕山摧木傾在公也得正而斃存順没寧
固已返乎天真乃厘嗣萬里跏哀奔走悲號抱
長恨而耿耿其承乏茲土式閭慕荊弗獲一拜親
公儀刑適聞訃音輙增涕零嗟嗟修短數也榮
辱遇也公登八袠膺三命備九德已稱天下之

達尊矣復有賢嗣文武全才若北門鎖鑰之寄
公吾固知公之芳名將與岱宗比峙滄海同流
也又安重用攖情為哉愚竊官守躬吊未能絜
酒生芻聊以付伻神其洛思鑒此微誠

祭馬小厓文

嗚呼小厓而止是耶公維組芳裔世荷　國恩
而能亢宗樹績作述重光其行誼在鄉評官常
在竹帛慶遺在子若孫誄公者率纚纚述之矣
余何庸贅第生涯流水世事浮雲幽明一隔今

古恒分顧慕循省又焉能以無詞哉余自髫齔
與公同講業於賈師之門公之尊人時加繩斷
雅愛若猶子而公亦伯仲視余相與爭自磨濯
期不負所睠睠暨余以乙丑釋褐筮仕民部公
亦起家鴻臚聯鑣都下詎不愜始願哉何公超
然解組雅適林原長厚存心謙冲御物鄉閭依
依咸仰公若高松喬岳余亦出守倦勤移疾歸
養公或呼童掃徑下榻傾心余亦邀以登臨舉
酒相屬即隆寒盛暑未嘗不杖屨相後先也衆

歲余奉 命復起以山林習儕欲再疏謝辭公且毅然爲余勸駕引觴把爵祖餞江亭公猶監鬢健強精力無恙不惟視公者以公爲未艾即公自視不遽以爲止於斯也嗚呼哭死而哀情有獨至自伯子絶絃郢匠輟斤豈不以同心鮮遇知已難覯哉余與公握手論交三十餘載而公之猶子且屬姻家一旦聞公之訃五內欲崩蓋不待覽宿草而傷懷聞隣笛而興嘆也顧執守一方不能躬東生芻陳此繾綣顓使扶輀向風洒涕耿耿弗忘徒抱此衷而已

祭余母水夫人文

夫人之生蒙祉自天震帔鳳誥齊體名賢夫人之德閨門世則咸宜坤順垂光罔極夫人之徽暉昌厥嗣寵蔭瀀渥秩序昆季凡今之人豈不履祉擬之夫人莫躋其美其聞在昔翊贊我師佐以膏火期以龍變惟我師翁忘憂忘食日知所亡以就懿德壬戌之歲高第臚傳詔歸鳳池紀勳紀言乙丑之春禮闈閱士其始繹禍濫觴

桃李道則知己分則門生有恩未酬失心堅貞維翰私謁不送不迎義分雖嚴情意匪輕惟我師母亦勤德惠念其妻孥艤舟遣幣薜苔蕭柳馨此蘭蕙感恩圖報沒齒勿替曁我師翁　忍入內閣玄黃職典陰陽鑰纂百祿百福自天錫命謂我師母宜侈其盛遐齡壽考耋耄期頤不謂婺姿竟迈瑤池聞訃摧傷有泪淋浪搖搖歸旆拂拂風檣羌精神之不可留越駿奔而彷徨

祭周母黃宜人文

天畀其粹神篤其生貞淑靚麗柔嘉惠明蘭馨玉潤淵靜川泓旣歸司諫一代名士金紫崢嶸閣書充肆喬木縈蘿乃相依附夫貴妻榮承天雨露鸞誥輝輝錦綬奕奕慶福源源德澤繹繹相夫子于諫垣爲朝廷之耳目叫天閽于閶闔頭孤忠于綴牘苟龍鱗之可批彼儉夫其凡肉盆柢觸乎權豪不諾諾而碌碌勤態兀于午夜勞諸子于一經豈父教之獨專亦母訓之丁寧俾學富而辭贍爲儒林之俊英刷健翮於江浦待

騫翥乎雲程夫有風鄧子有令名既熾而昌方
顯而榮胡彌留於一疾遽殞沒於九京傷珠玉
之沉埋覺理數之叅差豈天孫之誕降終歸命
於瑶池抑造物之善忌奪人世之母儀悠悠蒼
天茫茫莫知臨風酹酒神其格思

祭周母黃宜人文

維母厥德蕙郁蘭馨維母厥行松翠竹青骨梗
秉輿撓斥權貴天下固仰大諫議之丰采鷄鳴
儆德執紼勵行天下亦同頌賢内助之芳名而

且爪瓞綿綿兮維麟之趾螽斯振振兮維鳳之
鳴談咸羙者固談周室世德篤生之有自讃翊
羙者尤讃宜人懿德培植之相成龍章赫赫霞
錦煌煌方舉案齊眉以偕膺乎方新之天眷而
乃瑶池促晏翩躚駕鶴輦以遑遑嗚呼噫嘻人
孰無死惟宜人之死也妻承夫貴死矣尤芳多
子多孫含笑玄堂不惟誥贈當時光昭乎里閈
行將焚黃不次兮泉壤增光玆焉靈輀即駕泣
血滂湟其叨眷屬尤切盡傷枯木寒鴉兮胥助
其淒楚夕陽荒草兮掩映乎素衣縞裳芳樽滴
滴兮躬沃酹惟靈不昧兮或庶幾乎洋洋

祭孫母顏孺人文

婦人之福大於有後俾昌厥嗣乃爲賢母是以
卜相宗事大家惟難吾邑名族有孫有顏孫氏
彭彭先朝冏卿有子奕奕賡鳴蜚英顏游國學
譽望頓宣有子婉娩拱璧靚娟之子于歸三星
在天宜其家人式是静專孝協舅姑順德有報
報以多男克明克肖鄴架芸編繭紙牙籤錦心

繡口惟史惟玄儲俊槐市肄業黌宫御枚藝戰
奪標元戎拖紫紆金宫中舊物握券而弋寧俾
我拂嗚呼孺人有相于室有慶于堂作配名儒
篤生賢郎所謂積厚而豐浚深而泓正宜壽考
百年配命多福以修其盛夫何鸞書鳳誥曁刻
斯須乃不少延竟返瑶池嗚呼孺人嘉祉慶澤
方來未已有福未盡有報未食彼蒼將啓大其
後以其嗇于此者而豐于彼也天寵貤贈曷牲
静嘉是在令子斷不僭差

祭縣簿孫同野文

惟公之生稟賦純貞洛原毓秀河奏萃精簪纓家世奕業崢嶸公彼頡頏載振家聲蚤邁跡于芹泮期擬桂于雲程擅藝文之宗匠超儒林而蜚英歲薦春官策試承明佐政吾邑暐有賢名公之縈慮若衡而平公之律身若玉而瑩曾日月之幾何遽聞望之崇隆云胡一疾數値奇窮訃聞遠近衢巷忡忡矧斯文之雅誼忝教愛之素蒙悼哲人之遽萎付浩嘆于長風瞻令子于縗帷卜遺澤之猶洪天道有知啬而必豊爰陳薄奠寓此忱衷英爽不昧鑒于冥宮尚饗

墓誌

處士義軒周公暨配劉氏王氏胡氏合葬墓誌銘

公賦性剛毅能以倜儻率物不存城郭義聲耿耿人咸號為義軒翁云生弘治壬子八月二十五日以嘉靖壬子七月十五日棄代壽六十一塟先塋之次配處士劉傑女生弘治癸丑四月十一日淑媛貞靜相夫啓後有鷄鳴儆戒之忱有螽斯詵詵之慶先公卒得壽三十繼王氏邑人王 女撫育劉氏子女人不知其非己出以成化乙巳八月十八日生亦先公卒得壽五十有七繼胡氏邑人胡杲女生弘治壬戌十月二十三日卒于萬曆庚辰九月十九日將以是年十月二十四日啓公藏合祔公之孫右司諫世選自為狀屬余銘泣曰選幼失恃雖荷毋氏夏孺人昊天之復顧而胡祖母之恩育實亦罔極也今將祔塟吾先祖之壽藏因痛念先府君北[illegible]塟毋而不得窆其棺啓窆而不獲臨其穴

有知不無終天之恨敢丐公爲吾祖銘以慰吾
先君於地下余與司諫有燈火之親有締姻之
好而又同登仕版結盟泉石揄揚公德以明司諫
之志非余而誰按狀公姓周諱珍字寶之先世
太平府當塗縣采石鎮人世爲宦族永樂間諱
思誠者從河間之故城遂爲故城人思誠生福
樂施好善受釋迦戒行居常坐卧一樓不問世
事福生源字德淵號懷石由廩生充運司從事
冠帶守支太倉京都人士延爲塾師雖未及出

仕而門第之盛則自懷石公始也生三子積稼
穡稼生公四歲而孤從懷石公京師就學歸遭
懷石公喪伯叔異爨家務既彫遂廢學里中桀
鷔者弱公孤幼欲乘間侮之熟見其傾貌豐姿
志氣怡蕩又相戒勿犯且不忍欺公亦不與校
也不欲一毫受挫於人而能屈於知已不欲一
介暴殄乎物而能傾於急難人或以爲矯枉公
曰誠若矯枉然吾之心則非有所係吝也神祠
社宇之報賽道路橋梁之構結非公則功不鳩

婚姻死喪之不舉仇讎忿怨之不平非公則不
釐人或以爲混俗公曰誠若混俗然吾之心則
非欲以要譽也從弟全以邑掾被訟破家公鬻
産救之表兄胡允清僑居病疫垂斃來歸公處
以耳室家人有染其病者公亦不悔王氏妹有
遺孤收爲已子命名良臣爲之娶妻成家不惜
貲費人或以爲癡公曰吾誠癡然吾之心蓋自
以爲安也扶弱疾強力不怵於縉紳豪俠嗟德
被善心不遺於褐夫竪子公之生平大槩如此

事母胡甚孝嘗云丁蘭刻木爲母吾有母而老
養未至尚得爲人乎即大酵後每懷異果奇品
獻晨昏定省固無間也教兒孫讀書常舉温
積書積金不如積德之訓以自見意又舉學究
中憁前苦學馬上錦衣等語以勗其勤渠之志
善於佑啓厥後類如此晩年寄情於酒學宮師
友舉爲鄉飲耆賓辭不赴事有不如意者輙劇
飲酣歌若佯狂態而其衷固烱烱其言亦未嘗
不秩秩然出於道義也然竟以是罹疾不起子

男三長良佐贈禮科給事中娶李氏贈孺人繼娶夏氏次良佑娶張氏次良弼娶羅氏女二一適王第一適何得雲俱劉出孫男八人世通太學生娶王氏世選禮科給事中娶黃氏封孺人德州衛冠帶總旗鸞女世逵娶張氏世安娶耿氏世道娶胡氏繼娶胡氏太學繼芳女世寧娶粟氏世進廩生娶王氏世懋娶朱氏孫女二人一適高應祥一適劉應元曾孫男十二人昺廩生娶兵部侍郎任公士憑女繼娶王氏杲娶李氏

鸑廩生娶知府陳公桂女繼娶黃氏棐娶太學生郭鱗女喬附學生亦娶鱗女冕聘庠生蘇樞女昺聘太僕卿孫沙溪之孫廩生起宗女喬聘通判鄭梓女景聘庠生楊太湖女冏聘序班張衡女一尚幼曾孫女十二人一適太學生王化光一適劉延慶一適孫　一適吏目孟雲凰之子同芳一許聘廩生鄭譙光之子一麖一許聘王覲光之子家柱一許聘太學鄭祚之子養直一許聘廩生趙用譽之子　餘俱幼玄孫男二

承祖聘余子廩生吉祝女一尚幼玄孫女二俱幼公齒德父重於鄉閭芝蘭楱蔭於階砌若公者可謂全福也已銘曰世好淳傳惟我弟炫惘愊無華世好恁睢惟我弗競知雄守雌彼能者人吾獲者天福履綏之誰曰不然封章承旨惟子之子離經應門惟孫之孫世澤瀰瀰禔祉濟濟百千斯年徵我銘辭

明太學生小溪先生孫公墓誌銘

先生既沒之明年是為萬曆癸未子起鳴將以十

一月初六日為祖載禮送歸壽藏思勒美於隧因以先生表弟庠彥李公燮所為狀來乞銘欲刻石寘諸幽竁余先生之門人也先生之父沙溪翁又先府君誥封戶部郎中龍溪公之師也余守河南時嘗刻沙溪詩文使傳於世蓋推先君之心於其師推先生之恩於其父也先生既老且病不能經紀家務子幼弱懼不克立門戶察其心乃有王仁裕託孤門生之意則又勉以推先生之愛於其子而畏其有不勝之力焉余

平生愛惜道義師生之際視猶父子矧於先生
之家兩世師生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比乎曾
南豐沒陳無已欲持瓣香之報以終其身有無
已之心而能不為先生銘哉按狀先生姓孫名
若谷字思謙號小溪先世東海人高祖諱太公
曾祖諱五籍占故城祖振有計然術能周人之
急父緒沙溪公登弘治己未進士歷官太僕寺
卿為兩朝名臣先生生四十日母張見背時嫡
母丘孺人先逝慈養於諸母劉氏劉生子今遂萊
縣丞若樗而先生質瑩如玉英特不凡劉愛之
與己出者無異性莊重不好兒弄蚤能屬文長
於舉子業太僕多文譽門下士常五六十人遠
方士有來就學者先生以童年與之頡頏校藝
無務之者太僕以大魁期之常自誦曰福曙譽
兒真是癖蓋奇之也為鄧襄倰解嘲詩未就先
生竊題其末聯云引繩維繫腸應斷忍把先生
作蒠談太僕愈奇之錄用其語今在沙溪集中
嘉靖癸卯秋偕賦吏北上不售丙午府與臺試

皆第一督學艮齋王公亟稱不容口時新建少
司馬丁公為郡守陽城方伯李公為郡丞各錄
其文以示楷子姪輩其他傳誦儒林者紛如也
入棘闈中書經房考額竿掣落竟屢試不第以
年未舉子不樂進取入槐市為太學生交天下
士遂與古今人詩文有李杜韓柳歐陽兩蘇曾
王大九家詩鈔批點羅圭峯文集皆手錄成帙
有與其弟癸卯舉人若緘所作聯芳集未梓愛
馬孟河草書詹孟舉行書俱刻于塾周司諫衛
陽常與唱和論文多所取正邑侯粵西蔣慕竹
山右楊紹堅每以學行優長牒之府臺匾其門
曰文行兼美蓋先生錦心繡口山媚川輝有可
愛可求者雖專意務學不為表表行而德行裒
然為一鄉之望馬君訂正沙溪文集不避寒暑
務期可傳瘠母張蚤逝表墓一文觀者酸心報
母劉衰服三年可以觀孝矣處諸弟君妹暨族
表昆季以恩相與無絲毫嫌怨可以觀友矣接
引後學推獎里戚謙德和氣藹然襲人曾無一

毫紈綺驕浮之態可以觀諠之乎于鄉邦矣第以閉户讀書肅靜自守若遺却世事者故論者謂其有經濟之才而不欲急於用世故其所見者惟文章守先人之業而不求多於前功故其所勤者惟詩書余于先生亦誌其所表見者耳然豈足以盡先生哉生正德五年卒于萬曆十年六月六日娶周氏成化乙未進士御史洪之孫側室李氏劉氏起鳴太學生劉出娶庠生韓德裕女銘曰學之所醞為龍與夔業之所就惟文與詩吁學優而不仕徒使含章而未竟其施後之考斯邑文獻者將因余言而於先生有仰止無窮之思

行述

先考誥封奉政大夫户部郎中龍溪府君

行述

先君諱良籌字文謨別號龍溪生而穎悟七歲頌詩書即曉大義十歲善屬文十六入泮庠賦性剛方存心愷悌遇可怒未嘗不怒事已即渙然釋矣至於時所當言理有可為人不敢前者輒以身當之毅如也其先潞安府屯留縣人有諱德成者配王氏生三子長一公次二公次友以永樂二年奉例携家遷故城新義南鄉遂為故城人開荒為業一公生雲雲娶張氏繼薛氏好施予禮浮屠有善行子三熊鳳鸞俱薛氏出鸞即先君父也字天瑞號誠軒家素饒體貌修偉心性純慤為縣掾守法不阿雅為縣宰所器重然非性所樂也竟棄去明農族人茹其柔善多侵侮之產遂落耳自淡泊無欝欝意配秘氏今臨洮府同知秘公心傳祖姑也無子側室張生先君於里第先君年弱冠奮父業消溥痛自砥

礪杜門攻書史即三餘靡息也遊太僕卿泌溪
孫公門下公竒其文以掄魁期之每歲試輒高
等屢躓場屋而志益勵年十七娶先母王氏痛
恨不及事母秘顧於張甚恭謹曲意承順得其
懽心鄉黨稱為孝子賢婦待弟良策良簡友愛
備至析爨時任其所取一無所校後良策早逝
所遺子女俱與慎擇婚嫁罄所有以辦服用良
簡貧窘屢益以田產又命諸為經理之務俾罔
愆今相繼成立族人老而孤少而貧瘵篤而無

告如諦臣諦玉賓輩處之各得其所治家嚴肅
教諸曹勤懇諾幼自塾晚歸親燈火多至夜分
先君見其志不怠且惜其勞勩恐成疾時時慰
諭之弟語詔諾又虞其不果於進也示以命名
之義繼以字號之說以警其怠訓誨生徒名隨
材質而漸漬之一時名士多所成就里閈中有
號佛聲蓋為母病許者先君偕姻親師公慮夜
起誦讀聞而流涕不已師公諗之得母疾未愈
之故夜竟徒步歸省又同師公途遇凶服者大

慟不輟停驅問慰知其為貧不能葬也隨邀師
公捐銀為棺以葬本縣丈地議不除道路隣婦
某孀居極貧地少路多苦之先君代訴于縣侯
喜從且賢其為恤寡之仁庠生某被諸掌教怒
已屬稿將申先君曲為勸解得釋河水泛漲先
君沐浴備牲致祭而水旋退其厚親友感神人
率多類此諾登乙丑第官即署值穆廟覃恩封
戶部主事晉封郎中先母封太宜人屢迎養公
署不就暨轉東昌補鄖陽再調河南始就祿養

未幾即還旋感瘍症甚危諾居洛得家音方寸
甚亂屢具疏乞歸得諭旨獲奉湯藥撫臺孟公
遷其賢下檄云才藻久振於儒林義方先膺乎
天寵相應旌表以勵後人為之豎坊牌始欣然
解順晚年村居手不釋卷所著有論草二冊行
于世或遇春燠秋朗邀所知攜榼笑傲于柳陰
沙渚暢然自適或預人讌會款洽移日人多樂
于親就邑大夫歲舉鄉飲大典虛上賓席延致
一往輒固辭不赴非公事未嘗履公門人咸服

其高春年舉一子衆以為喜先君獨憂諸徐察
其情乃以已所分宅為之造舍治莚推以予之
先君果喜見顔色曰天理人情於是為至憂遂
什士何感風痰醫藥罔効徬徨歷四年所病勢
轉劇嘗乗間問及後事則曰予所欲行者爾已
措置得宜夫復何言竟不起先君生正徳壬午
六月十七日卒萬暦九年三月初二日享年七
十有二生男子五人長諾河南府知府娶邑庠
生李性女封宜人次語邑庠生娶張氏次詔王
府典儀正娶邑庠生師慮女次諾邑庠生娶韓
氏女一早卒俱先母王氏出幼子訓側室李氏
出孫男五吉祝廩生娶太學生郭鄰女諾出吉
徽聘邑庠生王盎讓女吉士吉祥俱語出吉祉
諾出孫女七一適省祭于北子儒士躍澤先卒
一適序班劉惟敬子太學生源潔一適御史陳
桂子太學生寀俱諾出一許字監生李制心孫
一經語出一許字省祭崔與立孫繼光一未許
聘俱詔出其一尚幼語出曾孫男二一聲著聘

棗強通判鄭稡子庠生養浩女一聲聞聘御史
陳桂子監生寰女曾孫女五一許聘庠生胡素
長孫封周一許聘給諫周世選子廩生㫤予承
祖一許聘太學生萬化行子鍾一許聘舉人張
道一子九德一尚幼俱吉祝出嗚呼吾父已矣
謹于本年十月初四啓先太宜人之藏于盧川
之源合葬焉忍淚畧撫封號世系行實梗槩敢
勞詮次為神道碑樹之墓前用垂不朽惟希仁
人君子哀憐棌擇幸甚孤哀子宋誥泣血謹述

顯妣太宜人王氏述

先妣姓王氏邑庠生王公諱朋之女也母陳氏
年數歳知遵姆訓攻女紅少長淑慧端嚴語笑
簡重及笄歸我宋氏為家君封户部郎中龍溪
先生元配值嫡姑秘氏棄養事庶姑張孺人曲
盡孝敬中饋衣袵躬自調製他如井臼績紡諸
瑣務亦任之不厭遇舅姑抱痾嘗藥視饌憂形
于色嘗語人曰桑榆景逼乗此少竭志力庶償
萬一不然他日終天之恨悔將何及性嚴重無

濟以寬馭僮婢雖㤼亦不聞罵詈之聲故人人
爭先頌德家君有弟二人良策良簡俱束髮受
室將析產先妣預告家君曰貧富有命詎資遺
產可任二弟擇取上則意承二親下不取怨昆
季謷流鄉鄰慶鍾來裔君其審之家君笑曰吾
志也遂一無所校後良策早逝所遺子女先妣
憐之俱與慎擇婚嫁𧁡所有以辦服用又命諸
爲經理之務俾周悉今相繼成立家君業泮庠
先妣勤膏火以佐誦讀時舉古人寸陰分陰之

說諷之家君閉門羅書史丹鉛點勘餘三十祼
屢躓場屋志益勵及受初封進往之念猶未釋
然每立諸子于庭教以義方言辭懇到皆唯唯
受命不敢惰吾家舊儉素西郊瘠田僅百畝日
費恒瑟瑟然先妣節縮斟酌稍得優裕遇族鄰
有急鄉鄰癃疾無告者必力賙卹之內外姻識
或有指爲鈞謷者亦置不問人多愧感日淅米
爲炊輒取一合貯別器名曰盆餘旬積月累所
獲盎彩常用以備空乏之乞丐之需舅姑沒先妣

哀毀骨立動循儀式出所藏佐家君襄事諸叔
諸娣姒畧不閡白所親或止之答曰勿多言此
物易得父母寧可再生乎因泣下沾襟言者感
歎以爲不可及平生書愆罔見顏色詬叨鄉舉
及登第遠邇走賀先妣舉止自若曰此儒生分
內事隆慶改元遇恩例封太安人次年晉封太
宜人始色喜曰教子之勤不爽矣生子四人長
即諾東昌知府娶李氏封宜人次語邑庠生娶
張氏次詔娶師氏次詺娶韓氏女一早卒孫男

三吉祝邑庠生娶郭氏諾出吉徵語出吉祉詺
出孫女四一適省祭官于北子儒士躍澤先卒
一適鴻臚寺序班劉惟敬子國學生源潔一許
字御史陳桂子監生家俱諾出其一尚幼詔出
曾孫男一聲著聘東强兵馬鄭粹女孫曾孫女一
受太醫院吏目趙應時長孫孝思聘二尚幼吉
祝出嗚呼吾母已矣痛念生存時吾妻李宜人
晨興問寢訖預備食具案上先妣就坐色喜越
三日洗爵致酒再加豐腆先妣諭之曰爾夫勤

王事夙夜匪懈勞爾贊襄乃又為姑縈心如此
語畢盎暢悦且教以治家勤儉為先一錢尺帛
不可妄費嗚呼勉遵慈訓追慕令德曷有既邪
先是諾備員兩京每懷迎養先妣輒不許令承
乏東昌家園密邇迎致官邸無何忽感風痰延
善醫清源趙吏目至藥罔奏功竟不起生正德
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卒萬曆元年五月九日享
年六十有六諾荒迷憒亂言之無文畧摭封號
世系氏行梗槩敢藉忝寀之義乞次叙為狀將

問銘于立言者刻之金石垂示後世闡我哀衷
以無負先妣于冥漠是仰受仁人君子之賜為
至渥矣伏惟採擇幸甚五月十六日哀子宋諾
泣血稽顙謹述

宋金齋文集卷之三

井陵金齋宋　諾著
東光慎齋王嘉言校
男吉祝
孫聲著　仝編

詩

五言古詩

述意四首

其一

志士念溝壑烈烈凌風骯豈不愛厥身百年良

亦艱清宵起躑躅白日羞飯餐悠悠古先哲歷
歷殊可言高節伴鳳翔素心逐龍蟠一榮能照
曜千齡見肺肝朱顏與皓髮有立即英賢宇宙
無窮期斯人挈樞環丹衷渺天際雅意將誰攀

其二

叔季熄玉澤智教在蒸人開基椎草創繼體附
風雲中多命世士遺像圖麒麟聲名見赫奕戚
望亦嶙峋奈何得志秋古治竟沉淪蔚簡刪衣

食風俗未還淳才力非不椎規摹耻相循條奏
多率意無乃愚其君卓哉漢四賢所行僅所[illegible]
班生雅好古禮樂志遺文斯理良不昧誰為捺
丹宸

其三

海外有大鳥栖飛不在山烟霞尚遼絕況乃通
塵寰振羽杳無際迴翔隘兩間渴飲滄浪漪儀
宿峴崙巔攬輝下雲霄喁喁驚相傳毰毸千仞
岡飛鳴偕鵷鸞百鳥隨羽儀率舞齊翩翩忽爾

惜珎奇顧影虞摧殘寥廓向太虛凌厲翀九天
長翮不復覩希聲留八埏

其四

翛翛檻外枝瑟瑟鳴阿簷娟娟拂素几廣廣列
華編青幌羅明曙虛檽生曉烟流光日可玩俛
仰一室間潛思事幽討雅意在真筌胡為近世
儒竪白滋蔓延晨昏迷糟粕畚思明水玄列星
燦天表日月麗中天昔人已明備小子何述焉
多闕諒無當篤信聊為賢

飲友人園亭

主人眺勝地開徑臨芳蘘濯巾漉新酒坐客深
林中高枝掛殘照平疇度遠風倚醉忽凝眸引
步蹀籬東朱實擘丹砂勻圓各不同莫嬿濺齒
牙解酒有奇功別意多珎重相贈滿筠籠

贈友人

遊子遠行後被服春羅裳風雲方浩蕩萬里懷
飛揚攬轡神先馳飄颻輕故鄉東壁懸層霄舉
頭挹其光青冥可攀躋無為滯莽蒼獻書丹鳳

闕待詔白玉堂陟身非小儒大用盛低昂功名
量無際彷彿見太常回視山澤儒清癯徒自傷

古意

誰家十二欄簾垂控玉鉤捲簾明月入照見別
離愁別離愁幾許曉夜逐東流

贈潘母王氏貞節

嗟嗟王氏女及笄歸潘郎蚤歲稱俊髦如何忽
云亡矢心以身殉五內咸摧傷舅姑雖云沒諸
孤忍相忘備嘗百苦艱鞠訓時徬徨取次睹成

立初心膺未慣捲闈髮已華完節對騂蒼柏舟
黃鵠操曠世同其芳幸有觀風使宅里一表揚

七言古詩

題漁翁畫意

烟波浩蕩江天曉浮光爗爗明霞繞灘頭終日
綠雲濶天涯幾點青山小棹歌聲徹蓼花灘鷺
飛三兩沙邊鳥半篙清淺再加撐撐過白蘋新
渡口檢點絲綸着意垂竿頭一線羅星斗釣得
滄溟巨尾鰲賣時說價知多少个中頤約知心

人換酒醉談同傾倒聞說鰲足奠坤軸古來此
意誰能了嗟哉磻溪釣鰲人丹書數語何表表

題樵夫畫意

乾坤浩浩雲山渺山徑迢遥雲杳杳尾盆木鉢
菜羮疏繩樞甕牖人踪悄擔頭荷斧出門行徘
徊却顧情多少妻孥叮囑向山阿往來切避懸
崖過貳棘最參差剪却枝與柯長藤頻蔓延劈
除根與窠梗柟豫章千金價睒日翻風堪大廈
願君勿以凡材看廟廊留作擎天架

贈趙二泉陞晉州學正

二泉先生曳長裾風流𡚒雅非俗儒過庭曾受
毛萇傳負策走向帝王都近來多士太狂簡進
取紛紛競成迂爬梳雜書滿几席各開戶牖鳴
機樞遂令彼此不同轍豈惟南北各殊途公當
下帷來子歲高搴絳帳延生徒待問從容如叩
鍾町畦文字較錙銖鼓鑄陶鎔別有術不在朱
筆濃抹塗短日橫經發逸興夜談玄理識真吾
進與兒輩彭宣後為因憤悱舉一隅我自通家

慜昏眊題詩話別詩腸枯明朝相望恒山路莫
惜宣尼酒百壺

贈蔣慕竹膺奬

世宗實錄藉臣工慎簡當年少司空司空夫子
竹塘老家世邃臨九嶷中九嶷山前虞舜祠祠
邊慣養龍與夔慕竹先生天上來紫皇錫與龍
夔姿姮娥亦愛清脩士香分蟾窟最高枝濃此
芬芳肯韞匵祗適乃考馨香治帳暖春風談經
日簾垂清晝鳴琴時印匣啓鑰塵封綵花村吠

犬足生鵞燕雲衛水芳聲接畫省栢臺褒敖馳
東曹啓事功堪紀露冕乘軒應有期天子闢門
羅俊彥登庸若釆方疇咨

麒麟篇贈蔣慕竹生子

紫皇殿上玉麒麟壽年完具根基深太始眞液
絡其脉元精玄化瑩其心鳴發律吕委天和麟
趾振振歌公子由来造物貴仁德欲令化作南
宮士遥看慕竹漳河干手弹宓琴心酸寒閒吟
秋水供民事細嚼梅花入肺肝官自清貧民自

肥煦煦四境映朝暉帝曰仁人宜有後釋氏抱
送排雙扉憐得我翁説夢熊相殊還似少司空
湘水雲停萬里餘一緘封裹弄璋書

贈希天上人署僧會司

人生五性本相同實理由来帝降衷西天大士
傳心印不談實理談空空漢皇誤聽細人言遠
詔重譯尋宗風自從白馬西来後群愚坌入空
門中希天上人愛淸淨叅歲沙門問釋姓琅函
貝葉習朝昏同歸覺海識情性解脫叅透眞菩
薩以心悟道心活潑不向梯[illegible]凌空虛豈抱儒
釋分胡越朝牽草路瀉山牛晩馴闕里伏犧提
来者不拒往不追吾道天空與海濶逃歸即是
箇中人招致何妨入我闥吾邑大夫慧眼者荆
棘叢中抽梧檟便令上人坐法乘傳燈期與天
花下

蟠桃行壽蔣母

湘江蔣母本仙姝西與王母連根株紫皇有命
錫福極仙伯不敢少踟蹰旋披仙籙檢仙籍洞

開天閣飛天符手把天符召王母新摘蟠桃東
海隅海水三淺纔三熟筭年豈止三千餘扶疎
老幹子纍纍匀圓大似合掌珠朱實顆顆擘丹
砂光彩爛爛爍明霞王母將来凌倒景服鸞不
駕雲輧車君不見王文棗紫色梨尹喜食之長
不老李耳食之眉壽躋今將此苑獻阿母壽年
宜與太華齊

賀楊紹堅三年封贈

有客有客携古編乘風直上青雲巔簡命特来

撫瀛邑飛鳧應宿輝中天試觀期月亦云可況
懷襁褓今三年三年樂鼓單父琴阜財時入薰
風絃三年愛種河陽花灼灼四境舒鮮妍儒雅
馬能涵流俗清高自可方前賢望隆岱岳齊崔
嵬澤長衛水同瀰漫九重褒嘉邇所自炳蔚溫
綸光後先福蔭誕膺何煇赫祥光長藹吉繚綿
從玆大展經綸術溥海蒼生厚望懸豈惟井陵
荷襁褓仁恩恢潤沾八埏會見勛庸圖麟閣耿
耿芳聲萬古傳

送掌教楊東臺致政

羅喬山上羅喬仙服石飡霞不計年東臺先生
神仙侶緇塵軒冕吟林泉時攜龍劍來山下一
曲陽春和者寡深沉淹貫老明經下帷鼓腹為
陶冶門墻桃李競芬芳芹泮馨香化日長忽爾
羅喬牽魂夢悵望白雲思故鄉泥塗九陌人斝
軌先生行李一肩耳余忝從遊為賦詩却慙聱
意聲鄙俚

題劉少岩會所書樓

多賢敬業奎樓東螢窻星列文彩紅窻外青青
草交翠透簾時有楊柳風夜靜梧桐得新月此
景默默誰與同君不見百尺竿頭進步看空中
樓閣常玲瓏又不見經綸獨向彤庭對可與海
宇作幈幪筆洒滿天星斗燦時或吐氣呑長虹
偃仰棲息羲軒几闔闢宇宙何終窮尋樂樂之
有真趣眼前紅紫付春工

採茶歌

渴飲江海風雷吼渴消不羨公與候洽我三萬
六千寂五六二五咸如召太和噩噩何名言翼

翼奉我維皇詔問君採之奚所自駕馭神鼈入
雲藪靈根盤錯蔆仙芽仙芽條達俱天葩層巒
石澗凝井露護以祥雲與錦霞恍惚採以三兩
東摳衣回首崐崘睽問君烹之有何法烹時鶴
舞猿獻花聚一會慢一會文武火候不相悖弋
金烏捉玉兔爭龍鬪虎不相害沸躍定兮坎離
交坎離交兮天地泰天地泰兮湛澄澄徐徐飲
以浴吾真徐徐飲以浴吾真清香井苦非凡品

此味人人知可佳猛然省之渾不醒何須再問之萬籟皆真境念念與茶清海岳潛其形三碗五碗漫傾倒時哉時哉只茶好

五言律詩

丙寅入楚除夕舟發長沙

年華盡今夕孤棹發湘江作客頻搔首逢春獨擧觴天涯身漸遠烟水路偏長黃鶴風雲外飄飄覽八荒

贈徐使君鳳竹

憲節臨三楚奎纏動曙光明珠連璞玉井雨潤羣芳望已踰喬岳心常傾太陽羽儀千萬世爭看鳳翱翔

入蜀過神女祠風便不得艤舟

緣斷巫山夢江風吹去舟停橈不可問把酒為誰留冉冉雲衣濕蕭蕭雨飾秋一航江水綠直到瀼西頭

蜀中大石坡

南兵來七澤西界入三巴嶺峻天門近林深雨脚斜馬遲盤石凳鷄唱亦人家秋氣來朝爽清音入暮笳

題四季畫中意

春

山靜客初到林深鳥不驚危樓橫澗碧野艇入萍青竹雨龍吟笛松風蟻落枰長天明晚照何似赤霞城

夏

醉飲茶方罷携琴上翠岑不惜芳時恨常懷太

古心鳥度花間語雲移水面陰橋畔有平石相期披素襟

秋

青松拔灌木朱夏歛餘威海岳清光滿山城爽氣微藤垂猿引蔓霜重鷺拳磯主人清興發于暮澹忘歸

冬

阿翁動逸興乘輿出山房鳥啄墻隅雪橋凝月午霜洞深生煖氣梅冷發幽香山城多野色細

檢入奚囊

送宣司訓陸靜海掌教

忽憶菁莪化而今孰繼之蘇湖真可羨山斗自應思三載聯經案一朝別袂巵相看河畔柳不忍折長枝

贈烈婦張氏

天地有正氣流行浩浩然男兒或虧缺女子獨能全破鏡心何切盖棺志益堅兒亡更無待瞑目向黃泉

祝壽代作

天地清寧日山川納受時雲霞浮瑞靄壽考應昌期霓舞連仙奏金杯映紫芝庭除集朱履絡繹獻新詩

詠燈花

矜明形見毀繼晷影長搏燼散金成粟棋凝火結蘭垂光供几席吐穗報平安虛幌頻挑處爐烟半夜殘

送掌教楊東臺致政

井陵敷教澤堯孝正芳菲時雨偏能化春風自可依未符伯起兆忽逐季鷹歸祖餞臨江水驪駒嘶落暉

送伊學博延部

少歲軒頭角前途在簡編聰明休自縱事業要爭先大地文章重斯親屬望專行看修羽翼九萬奮秋天

東昌道中詠雪

風釀彤雲密烹茶沸鼎時旅懷情慘慘松徑影

漓漓窮簷多菜色僻野鮮吾伊試問尋梅客寒梅吐數枝

秋扇

自從團扇棄空復掩深塵寒影收[illegible]暉月輪誰憐班氏女薄命漢宮人但使[illegible]情會更新

僧舍

一入招提境心澄太液清地從諸佛淨山[illegible]雲平千里琴尊侶三年薜荔情春風輕引出江

海蟄龍鷲

出居庸關

迢遞居庸道旌旗此日行九關分地險八[illegible]
天城風急笳聲碎霜清劍氣橫呼韓來[illegible]何
日請長纓

登八達嶺

石逕穿雲入攀緣此最高烟霞雙眼豁[illegible]
身勞絕塞聞鼙鼓征途擁節旄平生多[illegible]
爾試豪曹

宿太和宮

入嶽朝真祖焚香日未斜穿雲拾瑤草[illegible]
南華雲霧仍令㓗梅寒正簪花尋[illegible]
夢落烟霞

五言排律

寄環洲吳大司馬

萬里封侯客隨時攬轡收亭亭忠貫日[illegible]
橫秋舉世推元老惟公克壯猷籌山多詠賦[illegible]
塞重經籌欲作嚴陵隱盛辭漢主求[illegible]身還[illegible]

召社稷廓洪庥

賀方伯許南台二尊人雙壽詩

慶積侯門遠人逢晝錦長維祺敷平格雙壽仰
高堂術遇安期授神從火棗康崢嶸南極燦搶
映婺星光崇嶽倂遐筭貞松同永芳齊眉忻怙
詩繞膝羨珪璋爽氣迎初度華筵藹異香相將
羅珠履絡繹奏霓裳愛日傳優掌黜　恩被寵
章猶懸烏鳥志未慰綵衣望疊嶂瞻鄉國風烟
接淼茫天涯戀遊子遥祝萬年觴

送燕盐齋憲副之陜西

燦爛紫微光都俞　帝命將璽書勤載顔豸繡
遠平壥持斧監諸郡搴帷撫異方旌旛彌道路
戈戟凜冰霜懷古登商洛觀風賦阿房崆峒摩
麗藻隴右化馴羌憶昔辭金殿專城近帝鄉餘
芳留畫省清蔭滿甘棠冠禦城新築禾登野自
康界平誰歆福耕鑿力難忘愧我鰥生列叨忝
國士行雁才勞汲引令聞藉褒揚徐穉懸前榻
彭宣燕後堂恩深難口出惠渥但心藏灜水遺

波瀾驪山轉盼長顧言秉鈞軸會見坐巖廊駿
業高千古鴻息暢八荒獨憐雲樹緬騷首倚斜
陽

七言律詩

送宣司訓陸靜海掌教三首

其一

業盈黃卷袖青萍董里于今化已成蠡篆丁年
鳴俊士鱣堂午夜對孤檠時宣木鐸心偏苦晉
佩銅章秩更榮幾載從遊慙覆鹿瀛南瀛北慕
雲平

其二

絳帷三載羨君賢忽讀承 恩着去鞭息國鴻
名人自重宦囊螢火老猶懸依依遠樹催行色
望望停雲滿會莛 聖代掄才途正濶雙飛鳧
舄在他年

其三

一笑傳呼滿泮池除書昨夜下彤墀耳陵忍別
文章伯靜海欣看儒雅師但將高興酬清秩莫
謂寒氊負盛時別酒溶溶揮盡醉頻聽驪馬弄
風嘶

送邑侯蔣慕竹陞撫州幕府二首

其一

自買吳舡萬里行布帆風飽雨初晴豫章猶日
識豪俊瀛海何人再卓成鴉背夕陽喧晚渡人
憑宿酒話離情明年候鴈來玄塞珍重懸音到
故城

其二

蒞李河陽滿樹紅使君還是舊時窮河南太守
知君蚤衛北元黎入化同三市喜迎新幕府九
江曾說舊司空除書明歲鄖舟鳳直入七閩兩
粵中

贈燕益齋脩城工完二首

其一

何代成城淺帶沙忽然高起望京華濠收寒雨
迷初鴈堞近行雲濕暮鴉千里河關新保障萬
年燈火舊人家朝廷注眷先畿輔指日宣麻將

拜嘉

其二

新築高城本舊垣週遭險固失綠後萬人鎗鎗歡雷動數月餱糧役蟻屯湟受水風滋地脉堞連級甃砌雲根湯池鐵甕今三輔爲壯皇輿荅帝恩

賀蔣慕竹生子

靈椿萬里始生滋根蒂由来自有基蚤向湘江疑秀氣晚於瀛海發新枝風神自是麒麟種頭角驚傳虎豹姿萱室遠聞情更豫支顧含笑未孅遲

送楊蓮幕入　覲

星旂黄綬入長安天子臨軒注目看可愛清時蓮幕府無慙昔日伊閭灘除書應喜御丹鳳最課先宜照紫鸞盡說溧陽官况好無人知道孟郊寒

登京師西山

恒岳中分并與幽東張形勢擁神州峰銷重疊

親戎索帆暗三川遡上遊顧帝青旗孫棘褒康公廟社鎬京頭八陵占勝尤雄絶王氣應知千萬秋

荊門謁象山先生祠

祠在荊門夙巳欽江干一望寄鄉心靈泉派派流真脉祠下蒙泉乃先生禱雨處新艸芊芊護遠岑静裏天機何出入眼前風絮逐浮沉須臾領畧乾坤意却信髙風亘古今

向南坡坡在巫山江上懸厓陡壁車馬不通徒步攀緣崎嶇異常又非歸州諸路比也

巫山江上南坡路不比歸州鬼見愁石棧連雲迷過鳥陰厓催雨滑鳴騶旌搖紅樹山河壯劒倚青天艸木稠豈有羽翰可飛渡直從霄漢擁貔貅

賀潘近山壽八十

江湖滿地任徘徊早把漁竿上釣臺巳向褒中延鶴筭何須方外訪蓬萊壽星燁燁輝清夜蘭玉森森獻綺杯簫鼓畫堂春似海嵩高擬賦娓

非才

題水墨梅

淋漓水墨寫梅真濃淡相將各有倫寥茂新枝拖鳳尾紆餘老幹旋龍鱗乍見融融涵化育細看隱隱更精神雨露栽培滋味足何當調鼎獻楓宸

遊少林寺

流沙上士傳衣鉢福地中州選少林閣外三峯靈鷲落洞門雙寶毒龍吟青蓮幻化隋唐遠金界熀熀歲月深浩劫蒼蒼千歲栢登封鶴駕憶遐臨

送劉文田陞參府教授

送君捧檄入朱門不羨當年賈傅尊匡輔東藩酬 聖主追陪仙仗奉王孫莫嗟鴻跡摶孫影許見龍章示寵恩無柰寒霜拂行服酡顏何惜罄芳罇

初夏喜雨

昨朝霖雨沛郊圻萬姓騰歡 聖主怡爲愛祜

苗滋霡霂直看穠麥蔚陵陂閭閻共樂南薰泰疆圍齊歌解愠詩從此三農占大有明良喜起洽雍熙

咏紅梅

度嶺多開白玉姿一株獨自染胭脂謾誇寒谷園紅錦競擬瓊林簇絳霓風潑踈枝香暗送月侵泠蓝影頻移曾看雪壓欄杆下儼似楊妃醉鳳池

送錢恪庵守河間

君乘五馬赴東瀛飛旆翩翩候吏迎瑞麥連雲浮翠野甘棠含露傍新城循良相繼開三輔德澤駢綏懌萬氓俄頃政成閶 聖主黃麻指日詔調羹

賀司理項任庵得冢嗣

欝葱佳氣靄良辰仙署閨中喜誕麟爪種天台根蒂舊從生瀛海蔓延新廟堂珪璧徵三世庭院芝蘭茂萬春今日乍歌湯餅賦熊羆從此夢還頻

賀蕭允嵎詔入爲左司馬

奏凱歸朝拜　冕旒百僚瞻仰九重𠊓峻嶒聲
譽搖山嶽爽朗襟懷印斗牛即挽天河看洗甲
還圖麟閣待封侯當年方叔稱元老此日蕭公
亦壯猷

咏燕

雙雙別楚過燕臺輕翅隨風入幙來結壘梁間
偕伉儷尋花檻外共徘徊携朋叅漢窺三島引
子朝天陟九垓正值三槐花放處潛蹤藏跡隱

蓬萊

題山水圖

天削芙蓉聳具瞻寒潭影落浸松杉白雲重鎖
蓬萊徑紅日斜穿湘水簾百卉紛紛舒紫翠萬
山矗矗拱尊嚴主人終日渾無事獨對金烏送
入崦

早春夜雨

不是天公憐下土誰能解破萬家愁陰雲挾濕
黑閣月溜水乘深白蕩洲竊意富人輕績巽旋

看市價貴耕牛太平有象明朝見拂拂霏霏隴
麥頭

題霓裳仙子圖 乙卯秋試畢詩

丹桂連雲萬丈餘秋風香滿玉蟾蜍霓裳傳奏
寒宮曲廣樂遥聞夢野居仙侶笑同黄鶴月奎
星光動紫微墀高堂此日懸清夢頤得泥金登
報書

五言絶句

泰山試心石

平生抱赤心耿耿成箇是鑒知有彼蒼茲石安
足試

捨身崖

嗟彼投崖人豈是懷沙者留以報君覩珎重勿
輕捨

盆松

松兮托盆土團團何太卑縱欝參天質不改凌
寒色

咏扇

搖搖動輕颸颯颯生微凉卷舒聊自適非以恣
猖狂
聽琴
偶爾神情爽洋洋思欲狂漫弄梅花引弄時明
月光
送別古意二首
其一
送君臨廣路欲語行且遲恐到送盡處惜此須
臾期

其二
欲將別離意寄向關河柳柳絲易消歇別意終
難朽
擬四時詞
春
瓊樓十二欄簾捲怯春寒燕泥香墮地知是杏
花殘
夏
一曲水畔亭簟展清無暑香散芰荷風凉生蘋

荔雨
秋
露下衣裳冷夜長砧杵多流光入懷袖人如明
月何
冬
寒漏滴疎窓凍雲滿虛閣梅花自多情對雪開
如約
書
鉄筆銀鈎銳龍翔虎踞雄大庭陳禮樂染翰日

方東
畫
歷覽山河壯開瞻宇宙空漫將經濟手點入畫
圖中
漁
獨坐江上磯顛狂浪欲飛一竿釣今古芳草映
斜暉
樵
荷斧雲端來駕言伐惡木惜此櫝與梧培之恐

不足

耕

僻跡種烟霞誦説空吁嗟耘耡日僕僕雨露新

桑麻

牧

牽牛度青草偃卧乾坤小信口歌羲軒笛弄西

風皦

蜀中鑚天鋪

混合原無際鑚天別有程紅塵千騎落白髮一

縈生

虵倒退

無足能千里胡然却倒回祇緣嗟世路自合附

風雷

鬼見愁

此鬼何岑寂多愁逐世迷未須憐苦海彼岸即

菩提

有所思

洗竹東園内春風長笋肥所思室不遠素心那

可遠

醉歸

頻頻策蹇驢剌剌道爾汝路轉各呼僕前村是

何處

題友人庭栽三竹

凌寒三幹竹品立清且芳瞻彼蒼蒼處中虚表

可量

贈劉文田陞臬府教授

辭顏曾躍治理發入王宮漢皇思賈傅去去草

忡忡

訪顔明府

濯巾新漉酒開徑臨芳藂明知非栗里怪此柴

桑翁

試筆

畏酒辭新社閑情改舊詩相如猶畏渴未敢便

辭醫

春陰

滃雲乘雨意野燒帶痕青天心與物理交待正

相停

遊開華寺

髗菩空空殿悠然興滿腔細看雲外鳥閑藝佛前香

七言絶句

為嚴子陵解嘲人有以先生不著簑衣著羊裘為有心者

懷仁負義隱灘頭人世功名水上鷗便著簑衣亦如此羊裘不是敝貂裘

次楊鹿野韻

剪紩池邊浦漵幽尋芳拂翠共耽遊平生頗有爭名志深愧忘機水畔鷗

送施遠洲還晉陵二首

其一

候吏朝朝擁簿書紅塵涸涸竟何如晉陵山水生新夢漫倚西風憶舊廬

其二

盡捲經綸付釣磯閑情得意宦情違湖山魚鳥堪行樂好去登臨趁夕暉

送楊少府西歸

疊巘陽關指驛程天底野曠暮雲平緇塵漠漠人千里極目河橋長短亭

約友人泛舟

準擬今朝笑口頻堯花流水正青春武陵有分通仙界一葉漁舟可問津

白蝶

末諒精神擬柳絮即看活動豈梨花欲緣晒粉尋踪去花徑深深日已斜

感舊

月轉西樓玉宇空人閑無語立東風舊調鸚鵡今飛去十載殷勤似夢中

蚤行有感

星有殘輝月有痕何人獨醒未開門不知墻外蕭郎過疋馬西風向遠村

折桂圖

老桂銀宮吹古香天光雲影護仙粧姮娥應愛清修士許折高枝歸故鄉

龍門圖

巨鱗俻翼養初成勢鼓春雷第一聲最是禹門乘浪勝未忘霖雨福蒼生

送楊東臺致仕

送別重斟酒一巵酒酣還賦送行詩贈君折柳河橋畔思逐關河無盡期

題未開梅

消息南枝勝尚遲凍雲宻宻鎖瓊甤芳心未必終緘默自有相知吐露時

三月見梅有感

淡淡疎梢且莫忙儘教紅紫亂舖張遲遲開向羣芳後滿與殘春迹晚香

遊岱見旱霾有感

四民蹙頞禱南郊風釀飛霾雪稿苗青帝由來司發育井霖何吝降層霄

孟夏題竹

瀟湘嫩竹放新梢欝翠堪為鸞鳳巢昨夜一天時雨過滿庭芳影躍神蛟

荷花

曾看登翠滿渠塘長夏花開十里香絜似六郎新起沐媚同西子醉臨粧

山梔

妖娜仙姿嫱素裳雖無艷色有清香最誇蒂結黄金子堪染宫袍進未央

宿太子坡阻雪

乘輿重来坐晚風紛紛瑞雪落瑶空醉来一挑遊仙夢身世飄然碧海東

泊舟夜聞漁笛有作

晚泊平沙傍碧岑蕭蕭寒雨過江林一聲漁笛吹殘月驚破滄洲夢裡吟

雜著

辭

和歸去來辭韻送程行東致仕

歸去來兮行東夫子完名歸多士攀留而廓送惟佇立以與悲景昔賢之遐軌諒芳其可追既自其夫求志奚人言之是非月明昔照乎前渚垂楊掩映乎征衣遵歩流之淇水懷古道之湮微琴囊書筒風帆若奔信宿泛泛遙望蘇門山窻幽竹清影猶在佳賓紛至酌彼金尊鼓雲

和以適意送夕照而開顔足北窻之高卧趂涼颸以便安務匪棘于在公門永日而反關值郊坰之淑景拉朋儕以于觀探柳花之芳潤盡逸興而言還忽田翁之相遇商晴雨以盤桓歸去來兮脫簡書以優游䠶里閈之棲泊何身外之遑求撫謝砌之芝蘭看萊綵以忘憂恰春雨之及時載服事于先疇長林曳杖遠壑藏舟隨遨遊之所寄即褒窩之丹丘備若水之仙風方勇退于急流豈終南之充隱乃坡叟之真休已矣乎洛社于今閱幾時聲華耿耿依稀留吁嗟乎先生高尚孰同之山蘊嶄挾負風籟谿襟斯課三餘于孫子督四序之畬耔袖凝香以採菊矣叉手而成詩請一質于栗里符千古其無疑

索銀桃辭

粤貞觀之盛時兮旅庭實于康國渺玄都之千樹兮徒後時而栽植乃杜陵之詩老兮不分夫紅錦之色相譚氏之選地兮奠成蹊以自得羨倚雲于日邊兮嗟我生之偏側撫白賁之無咎

兮薄炫畫之修飾凌霜雪之貞素兮承冰盤以進食諒屢遲而罔緇兮方孔門之盛德適口腹以怡神兮恣談笑於何極願分啖餘之耳兮幸無效桓崔之畜籠匀圓之萬顆兮虞園丁之抑勒漢武留核胡為兮東方竊之而終忒達古冶氏之釀禍兮杳武陵之難即彼輕薄之逐水兮何足着諸胸臆聊與放牛于林中兮壓河陽而食息日採實兮紛紛繁枝兮翼翼

題素白面

君子質兮素娥裳掌握兮有弛有張煽天兮雲
漢輝煌煽地兮山岳晴光廟廊兮播禮樂文章
湖海兮撲世態炎涼用則行兮舍則藏

賦

沉竈産鼃賦

己巳秋七月大水渰浸戲賦沉竈産鼃以示兒
輩賦曰嗟三晉之初侯兮爲智伯之方張互爭
地以殺人兮環戈甲于晉陽幸保鄣有尹鐸兮
及番勢之趙襄舍長子邯鄲而弗守兮𦖇兹土

以回翔深園灌之水兮念汔濟其何方亟登望
以咨嗟兮訝僅剩乎女墻柰寸心之如焚兮增
兩目之茫洋城晝閉而沉沉兮人奔呌其喤喤
巷若易而溝渠兮院落鞠而水鄉汎軒楹以招
搖兮又何有于芸緗攉曲突之烟縷兮結蛛網
于昺鐺彼鳴蛙之兩部兮爭噪聚于中堂吾衝
人以躑躅兮聲成陣而當寬扶老稚而孫起兮
笑撫弄以相將遍肢體而沾沐兮想世澤之同
長皇風宛其未改兮敢畧刻之遺忘覩旂幟之

翩翻兮聽金鼓之鏗鏘誓弗去以守死兮異千
祼之流芳對斯景以長慨兮應悔蘄乎皐狼天
心篤于黙佑兮人謀出而允臧忽孟談之遺說
兮謂寒齒于脣亡韓魏轉而定約兮堤吏殺而
決防智氏之血食其殞兮庭廟毁而聿荒頭旋
漆爲飲器兮激豫氏之剛腸凛呑炭之高風兮
圖茸心于橋梁信乎得人之死力兮在恩波之
汪汪延如人之兮遺率由之舊章挾僻見以自修
兮殘補掖以如狂植當路之荊棘兮伐遺愛于

茸棠惟先哲之明訓兮戒出反之何常彼胡不
見此兮空杼軸于封疆邈古道之既遠兮叩玄
化于東皇嘆狂瀾兮誰挽下斜日兮曲廊

勝貧文

吁嘻哉貧之能爲其大也是故以巳律物而物
莫能外焉天之高也能亢之使不足于雨露地
之厚也能斥之使不足于滋長虞舜之玄德足
以妻二女也使之鰥而在下太公之膺揚足以
侯東土也使之傭而不售仲尼以萬世爲王眞

不瞻于養者使之絶糧于陳孟子之辭十萬豈不豊于財者使之饑餓不能出門户吁嚇哉貧之能為其大也而天地聖賢有不能外其運量者矣是何也盖大莫大于無形有形皆物也物固得而囿焉惟無形則不物不物故足以盡物而開之天雖高也有關可闘地雖厚也有軸可揮聖人賢人之盛也有命可制為其涉于形焉則亦物耳若貧則無方體無窮盡不可以議界是不物之物也其能律物以已而天地聖賢不能外之也固宜天地且然況人乎聖賢且然況戔人乎兹其為之戲謔而尼之以貧使之殞獲不勝而乾沒不已也雖然豈終無勝之之術乎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惟動也故吉凶悔吝之所由生也貧得而乘焉若靜以守之不涉于形則兩忘無事與貧為敵矣

上梁文

伏惟某先生懷梯雲望月之想興借天補地之功遂於新樓若覩翬飛之剛滑期守棘之[illegible]

不日落成惟時居處忭賡短韻用舉修梁拋梁東孟灣柳色綠葱蘢曉霽煙雲開早日岩堯一帶海山紅拋梁南衛水飛帆露氣酣剩留新霽呈圖畫一抹林煙瀉碧嵐拋梁西潢瀘雲稼趁高低城中納租歸魚肉話隣白酒黄金雞拋梁北寶堡朝煙輕似織瀛水燕雲供煥景萬斛明珠買未得拋梁上雙峯晚照晴光漾化為瑞靄入赤霄凭欄日日閑相望拋梁下新街午市真瀟洒萬象收拾一闉中主人不是蓬蒿者伏願上梁之後神人胥悅德福咸休玉樹階前淑氣和風永日靈椿堂上修齡徤骨百年

疏

觀音堂修造山門募緣疏

仰山門規模猥窄須溪起弗禰之譏香林院棟宇傾頹疊山致興修之勸盖發心布施誰謂小果之因而含笑輸財實仗大檀之力恭惟觀世音菩薩禪院昔年剏建世界既成一片金銀此日懸熱供奉幸有十方香火祖師孫累世髙軒

屢見來過殿廊門三般深願一籌未了山門衆陋難于妥明靈以壯具瞻市井纓聯何堪攢慧眼而資並照過者咨嗟以相望行人傴僂其奈何月夜遲歸大省推敲之計日高未起謾勞啓閉之煩苟非式廓之恢增徒爾神明之褻瀆以大易小移下就高豈獨設内外之防兼以揭莊嚴之像但碧眼僧相看素手將完美邪底于成而黃老子不現金身惜卜兆空食其墨行命工師求木期鄧林豫章之良亟須長者布金擲黃廪滿籯之積遠祈嘉貺好結善因倘有慈心諒無難事戒聿謹于三乘功旋奏于一時如翬如翬來觀動四方之悅斯朝斯夕歸依解萬劫之寃願學孔子從心與釜與庾與五秉應同箕疇斂福俾富俾壽俾多男擬而動擬而言匪敢為佞無不讐無不報尚懷永圖間以過佘託之題疏惟俯原其一念是所望于群公謹疏

護國寺建三門募緣疏

本縣護國寺舊在城中新遷關外事雖止于易地勢則同于開山諸佛像巳有超越發心三門椽更無疏頭伸手出不由户使驅野狐禪無路遁逃入不得門就招行脚僧何地掛搭要成功果須在抄題願得長者布金不惜合尖之費即請工師度木竚俟圓滿之功

宋金齋文集卷之四

井陵金齋宋　諾著
東光慎齋王嘉言校
男吉祝
孫聲著　仝編

奏疏

南京户部雲南清吏司署郎中事員外郎

宋諾為患病日加沉篤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臣直隷河間府景州故城縣籍山西潞安府屯留縣、由進士嘉靖四十四年七月内除授户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歷陞本部河南清吏司署員外郎陝西清吏司署郎中隆慶二年三月内伏蒙　聖恩准臣實授郎中本年九月内降調四川重慶府忠州知州隆慶三年五月十二日到任六月十六日接憑陞授南京户部湖廣清吏司員外郎未任八月二十九日接憑陞授南京户部雲南清吏司署郎中事員外郎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先

於閏六月内自蜀趨南京衝冒濕熱兼受山嵐毒氣行至單縣地方感成痰火頭目昏眩四體沉重腿足瘡腫卧牀三月未起續加調理勉強赴任自謂力疾供職可以圖報　聖德萬分之一不意自履任以来復感癨亂吐瀉靡寧火氣上攻致成喉癰飲食不下如值陰雨遍身骨痛每遇便血時常暈倒體肌日益虛損病勢日益沉痼延請醫生楊瀌等用藥調治罔效則臣曠官之罪有不能逃者查得户部雲南清吏司郎

中任汝亮南京户部福建清吏司郎侯國治俱因病陳乞荷蒙　俞允准令回籍調理臣與任汝亮侯國治事體相同伏候　命下之日照例容臣回籍調理俟病痊可即行前来供職則臣螻蟻微生得以保全而犬馬愚衷誓當盡瘁臣不勝感戴祈懇之至為此具本專差義男宋禄抱齎謹具奏　聞

守河南府奏為患病危篤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事
臣以草茅賤士叨蒙　聖恩作養筮仕一十三
年官階四品自慚愚陋未效消埃茲者恭逢
大計得荷存留復經調任正宜勉力供職以圖
報稱曷敢遽乞求退不意自十月十一日接得
家報知臣父良籌陡患危疾精神恍惚莫辨晨
昏肢體屢痺行坐俱廢伏念臣父禀受素彊一
旦委頓床褥必係年入衰遲血氣虛耗所致臣

方午食一聞此言捘筋滂浹五內燻灼遂覺停
滯悶憊遍身壯熱嘔吐眩暈日復數遭旋延醫
生陳科等多方調治畧不奏功蓋臣父手足不
能書而臣子侍奉湯藥之際時時錯呼臣名是
欲促臣之歸甚明臣身雖未即去而連日夢寐
呻吟之中時時如覩父面是欲分臣父之痛共
亟故自罹疾以來魂銷形敗奄奄餘息僅同懸
絲詢問諸醫僉謂藥能療病不能療憂攻病為
易攻憂為難今臣父子相依之命若非抱頭一

哭剖心一談則憂必不去而病必益增豈特臣
蒲柳之姿易凋切慮臣父桑榆之景或難待也
若不瀝陳引退臣之一身不足惜誠恐地方之
人臣之罪莫大焉臣伏覩　大明會典一欵凡
官員年老有疾者俱准令致仕欽此臣又訪得
高州府知府蔣彬因病陳情于萬曆一年乞休
致已蒙　允俞臣之情事適與相同乃敢不避
斧越哀鳴于　君父之前伏乞　聖慈憐臣不
得已之情　勑下吏部查例上　請准令致仕

回籍依親調理別選賢能往代臣任庶地方得
人而臣之病軀亦得以少延殘喘矣臣無任懇
祈俟　命隕越之至

户部題為釐刷漕運積弊以圖善後以裕
國計事雲南清吏司案呈照得歲運糧原有定
額徵收兑運各有定期邇來官旗每每故意延
遲多致凍阻及折乾侵盜捏作漂流奸弊迭務
狼狽目今新運在邇呈乞議處施行案呈到部
看得漕糧四百萬石乃　京師百萬官軍生命
所寄其一切轉運之法節經漕司科道等官建
白本部會同部院議擬明悉覆奏　欽依裁在
議单最為詳盡乃邇年来法弛人玩積弊叢生

以前無論即如隆慶五年各總漂欠糧石一十
三萬三千有零凍阻糧船一千六百二十餘隻
原額船糧虧損特甚今漕司見在整理然其責
有不專于漕司者若不及時議處督行各該管
理官司大加振刷恐将来漕政敝壊至有不可
言者臣等職司　國計日夜憂惶謹即致弊之
源得于查訪真的者條例四事上㕓　宸覽伏
候・命下通行各該衙門遵照施行及照天下
事不難于言而難于行即今漕務積弛已非一
日若使大小臣工仍前沿襲舊套不肯任怨任
事則雖條議可行終屬空言無補仍乞　天語
叮嚀各要忠誠體　國同心協力以圖濟事終
係釐刷漕運積弊以圖善後以裕　國計事理
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申嚴議例

照得歲運糧斛自徵兑以至過淮過洪抵灣京
納各有例限雖經題奉　欽依降　勅責成巡
按御史親歷督催然巡撫乃其職掌布政司管

糧条政或条議等官尤其專責邇來糧運遲悞
固由河道阻塞亦由各處開兑後期各有司軍
衛糧米船隻一槩朦朧開報欠糧欠船彼此総
悞竟至四五月間方得過淮正值水勢迅發衝
與洪濤爭雄以致漂流數多至於糧船到淮以
一幫為率到不及半而捏報全幫漕司當時不
即詳查託付委官一任扶同槩稱五月以前過
淮似此因循釀成宿弊若不分別責成終于[illegible]
遲有悞合無嚴行各該巡撫督責条政會同[illegible]

兊官将前項糧米船隻逐一查驗的數各隨地
方遠近照限完兊開幇如有船糧不足致悞
欽定期限者務要照例着實查叅不得徇情姑
息止叅一二甲官塞責其糧船到淮之日漕司
親自驗放要見其幇果不全到開報有無虛實
逐一查覈明白間有大幇雖過零船未到亦要
開載明悉若果係有司糧米不完及官旗沿途
停泊并将應管督糧司府一體叅究如係各處
來遲者責在各處巡撫過淮不遲而北來遲悞

者責在漕司使例限必行過淮如期萬一仍前
查理失真致蹈前弊者聽本部會同科道各照
責任所在一體叅奏伏乞 聖裁

一查處糧船

照得淺船裝運漕糧經涉風波之險故 會典
載厚薄深廣木植灰麻等項規制甚詳正欲後
人永為遵守今查隆慶五年漂流糧船不下七
百七十餘隻率因原日修造官員侵尅料價草
草了事以致各船釘稀板薄頭尾不全什物不
備甚至船隻缺乏又復多派重載一遇風濤立
致漂沒徒使原額糧石付之河渠殊為可恨及
今見在凍船一千六百有餘并空船守凍未回
數亦不少若不通行早為設處誠恐各處船運
上徒補塞滲漏不論果否堅實及應載多寡一
槩仍復多派糧米則将來損失漂流之弊勢所必
致合無移文各該巡撫及漕運衙門備查各總
淺船已回水次者責令委官大加脩理毋得彌
縫塞責及行各把總官查驗船隻有無堅牢可

用應否裝載多寡酌量分派糧數不許一槩多
派以致重載易壞其守凍未回者先行顧覔民
船将應兊糧米裝運抵垻候凍船回日一體脩
理照前量船派糧接運承委官員剋鑿船尾以
備查考如有尅減料價修緝不堅及各把總各
派重載損壞悞事在漕司者漕司查究在各處
巡撫者巡撫查參務使彼此稽查而委官造船
兊糧等項将不嚴而自肅矣伏乞 聖裁

一查刷船軍

照得糧船自南抵北經涉風濤全賴各軍捧挽故選僉之法如有不敷許于別差補足誠以運軍所係最為緊要訪得近來各該軍衛掌印等官凡遇點軍上運雖有選補名色率皆紙上虛文其殷實精壯人户或營幹別差或用賄買免致使完允閑帮旋顧四外棍徒應名充數其于糧未之多寡帮船之遲速毫無關涉一遇督催稍嚴盡行棄擲逃散近該催運郎中胡來貢条楊州等衛官旗丢棄船糧任從漂流雖經糸行重究尚未查刷弊源恐有復蹈故轍為害不小合無通行各省直巡撫及督糧条政等官會同監兌官員吊查各該運衛所食糧底册除殷實人户先儘旗甲外其精壯户丁不拘何項差役俱要照額選僉上運萬一擇選不敷每船止許顧募攔頭扶舵二名俱于本地方強壯慣熟駕船者取具隣佑火甲人等保結在官方准一同赴運如有名數短少及旋顧棍徒充數者許照近題五船編甲内互相覺察并里長查實首告

即將所鈌軍人行月二糧追扣入官以示懲戒

伏乞　聖裁

一議處漂流

照得漂流糧米成化年間止議上納通倉帶下脚米兩平收受正糧照例加耗正德九年亦始議免晒免耗之例近年以來議得本帮見存糧内免其開晒及扣除失耗處補原其初意亦萬不得已為此權宜足額之計顧今此例一開諸弊種種即如官民船隻往来甚多而指其漂流千百中不聞一二惟各領運官旗多于水次折乾沿途盜賣自知糧數短少往往暗鑿漂流因是賄囑勘奏准令照例及將羨餘處補本帮不足槩及別帮同衛不足槩及別衛其掛欠者又復扣無辜軍士月糧代為處補比之照數上納者輕易反得數倍是使得漂流之利人亦何憚而不為也致使米色粗温充數上倉雖積貯不久亦　盡變為塵土言之可為痛惜今不亟行議處　國儲河賴合無行移漕運衙門及各處巡

撫賛運等官自後漂流務将官軍拘拿到官先
行重責仍行嚴審許諸人告訐如有他弊不許
輕扣各軍月糧務盡将各漂流官軍家貲抵償
仍各于糧船經過處所大張榜文以後漕粮但
有漂流定行嚴查重治不得仍前作弊希圖處
補等項仍諭沿途有司毋得仍前妄行勘奏致
虧粮額如違坐贓問擬本部劄付各倉監收主
事查将漂流撈獲餘米另貯別廒以便先行支
放以後各處漂流數多者固有專責其在各處

廵撫都御史亦照漕司一體參究庶事有責成
而弊有稽查不致如前之恣肆無忌也伏乞
聖裁等因隆慶六年正月十七日具題十九日
奉　聖旨依議着實行

戸部為申明約束疏通錢法以廣德澤以
便小民事該本部題雲南清吏司案呈
照得錢法雖經部院題奉
明旨即今尚未通行軍民猶屬未便呈乞議處
等因案呈到部查得先該司禮監太監梁傳奉
聖旨朕聞京城内外錢法不通軍民人等難過
爾戸部會同都察院體訪民情議處来説欽此
隨該本部右侍郎劉　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
王　議得自今以後凡　國朝制造洪武永樂

宣德弘治及嘉靖制錢并先代一應真正好錢
俱聽民間相兼行使上下通行永不更變仍通
行山東河南等處撫按嚴禁私鑄其在京聽緝
事衙門及五城御史時加訪察偽造及豪勢之
徒敢有捦串責錢人戸互相排駕變更低昂價
值及傳訛言一併拿送法司從重問擬發遣等
因已經題覆奉　聖旨是欽此臣等仰見　皇
上念及軍民難過　聖恩至渥也俯從部院所
請　聖斷至决也德威所加固宜令出惟行永

遠遵守矣夫何至今已逾旬月錢法尚未通行以 皇上新政之時豈容奸民阻隔德意如此壅蔽之下奉令不虔而欲溥海内外罔不承德難矣臣等諮訪其由阻隔之弊蓋有四焉其一曰奸民私鑄夫奸民者性儇巧而氣驁鷙者也多盜取銅佛而淆以鉛錫不費資本而獲利無算比因禁革私錢彼亦用術以阻隔制錢造言煽惑小民無知不覺聽從此一弊也其二曰銀匠擅利夫銀匠者以鎔液研鑿為生而因以分

合夾雜為盜剪錢法既行則小民日用所需不必用銀彼將無所售其奸是以倡為銀可常行錢或有變之說小民無知相傳為戒此二弊也其三曰舖行揹勒夫舖行者百貨之所聚而民用之所資也用銀則彼得以低昂其手而壓取行錢則彼不得多寡其數而濫索是以一聞行錢動輒閉門罷市而民用無所取給此三弊也其四曰錢販為奸夫錢有定價軍民方有所憑依今錢販任意低昂貴與商人則貴至五六十

文值銀一錢其實小舖行錢則賤至九十或百文值銀一錢轉換刀蹬抑勒百端使人反思用銀之便此四弊也抑又有導和之未盡者錢法阻隔既久人家遂不蓄錢加以磨來舊錢歷年久遠消磨欲盡見在諸錢不足萬民行使此又其一也臣等議得私錢不禁則制錢不行以彼潛移默奪之術終為梗塞正錢之害所當嚴以抉其本者也合無在内行巡城御史及緝事衙門密加訪拏及行在外撫按嚴督各府州縣官令

巡捕人役多方根究務將盜鑄正犯捉獲照律論死匠人同罪為從及知情行使者問罪用一百斤枷枷號一箇月照例發落告捕者官給賞銀五十兩里長隣佑不舉者連坐一罪所在州縣正官不覺察者坐以罷軟黜退私鑄人有能自首者照洪武六年例許作廢銅送官照斤量給價值免罪私錢必絕則制錢自行矣又禁諭銀匠止許傾瀉分鑿真正紋銀不許淆雜為巧以資奸僞及倡游言左使愚民舖行人等照常

買賣錢貨通行不許故意索銀及輒閉門罷市以
取故違明法之罪各買賣貨物值銀一錢以上者銀
錢皆使一錢以下者止許用錢及菜園人户不許用
銀錢販經紀買賣銀錢但得畧取微息照依會典
所載國朝制錢及先代舊錢每八文折銀一分不許任
意低昂抑勒商人以上故違者所在官司通行拏問
枷號治罪至於錢少不足流布本部查得崇文門收
銀錢及太倉貯南京解來錢支出給在京各衙門
吏為春季折俸之用以後按季銀錢間支見今護
養御營官軍應該給賞糧料亦不于庫錢折筭支給

及查內府積錢數多伏望　皇上今後凡有賞賚暫
且用錢崇文門課錢除該銀三兩以上者收銀其餘三
兩以下者及九門各城房號行户俱令收錢仍行在外
撫按官令各州縣一體加意禁革私錢若制錢及唐
宋舊錢令其一例行使錢既充足又無他項阻隔則將
流通不滯永為民便而國用亦可因之而足矣再照
錢法不通雖小民玩法之咎而該管官司奉行不
至亦不能無責爾合命下之日本部行令各該

衙門一體遵依仍刊刻大字榜文於人烟輳集
去處張掛曉諭敢有如前抗違阻塞應行衙門
不行嚴禁者容臣等分別具奏庶幾軍民可還
而國法亦無不行矣等因隆慶元年四月初五
日具題本月初七日奉　聖旨依擬行

政蹟

為儹運糧儲事照得本職猥以謭劣欽奉
勑命督理漕儲切思軍　國重務責任匪輕船
糧異地不能一齊軍民異情驟難一律況當漕

政廢弛之餘人心玩愒之日夙夜兢惕惟恐相
沿故習輸運愆期不能仰承　德意莅任以來
凡弊所當革害所當除者靡不備舉除嚴禁換
和關防粗濕息軍民之紛爭懲官旗之科索俱
因時斟酌處分外所有地方冗費于人情有不
便者相應議處為此仰各屬管糧部兑軍旗大
户歇家人等俱一體遵照施行

一呈樣米

一議單內開湖廣一省樣米限三月內觧送太

僉運糧到日比對收受所以防軍士攙和之弊也訪得往年樣米皆以木筒盛之然一省漕糧六十餘萬石共用二千餘筒每筒價銀五錢計費銀一千餘兩且筒以箱盛不下數十百杠其驛遞夫役之擾鮮官盤費之派貽累匪輕今歲樣米每船摘取二升用小布袋盛之每袋用綿布一尺七寸值價銀一分八釐袋縫印鈐書米色于袋上凡袋或二百或三百用一大布袋類盛之書衛所官領兌糧米之數與倉口上納之

名委頭幇指揮一員就于糧船順帶鮮送凡前項杠箱盤費之類樣筒匠價之銀盡皆革去不惟可以防運軍攙和之奸實以省大戶不經之費仰各州縣一體遵照施行勿得仍蹈前轍自罹咎愆

一釐蘆蓆

一議單內開湖廣各府總合納蓆長六尺四寸濶三尺七寸規制已定聽民自置交納每蓆一領價值不過三分往年勢豪之人用強包攬勢

凌部兌官員每領勒價銀九分如漢陽漕糧三十一萬石該本色蓆七萬七千五百領共勒銀七千兩掣銀到手每領止用銀二分轉買稀小市蓆以充之領運官軍懼不合式一有難辭則多方凌壓強逼收領以致軍民含冤陪償之苦不可勝言誠地方之大害也今歲自本部出示後聽各州縣大戶隨于出蓆處所如式置買通候本部印烙隨糧交軍其行戶市蓆務照時價每蓆一領價銀三分八釐如有豪強之人高擡

時價及將不堪蓆片抵數勒賣并運軍大戶交通折乾者照例坐贓究治決不輕恕

一革稅銀

爲議免稅銀事本年正月二十三日據武昌等府各州縣大戶稟稱本鎮除興國漢陽本色糧米不開外長沙荼陵各屬州縣共糧五十一萬石每年每糧一石起稅銀三分共銀一萬一千三百兩乞行議免等情查得先年該漕通判見得本鎮廠頭歇家獲利頗多議允每糧一石起

税銀三釐安仁縣入官彼時廠歇人役指稱税
銀每糧一石徵税銀三分相沿為常誠為民害
看得徵税之名雖自于廠歇趂税之銀實出于
大户況漕糧係軍儲重計原與商賈不同除移
文本省轉行外仰江浦縣將前項税銀盡行革
免仍出示暁諭廠歇大户人等永為遵守毋得
踵襲舊弊有壊漕規違者究治

一裁冗費

切照本部奉　命監兊漕糧駐劄所在合用官

吏皂快門厨傘轎人役嘉靖四十五年安仁縣
議允凡一應官吏皂快人役共五十四　名每
名月給工食銀九錢每年安仁等縣申領本布
政司給銀四百兩該縣召募人役答應四十五
年本職前來監兊見得各役名數頗多冗食頗
衆量退吏門皂快人等十二名前後役過共一
百零五日安仁縣每名照日支給工食余銀俱
該貯庫中布政司知會訖但本部駐劄之日常
少出廵之日頗多況召募之輩素不畏法前項

銀兩不惟渉于虚費且恐更代不常𠊱冒易生
相應議處今歳凡聽事一應人役不必費銀召
募止于附近縣分如安仁等縣每縣于聽差快
手内各借撥四名皂隷每縣各九名轎夫各四
名官各一員抄案吏各二名門厨各一名如本
部移駐江夏即令各役照常伺候出廵之日回
縣應差前項銀兩俱歸布政司收庫廒官銀不
至濫費為此牌仰經歴司抄牌呈堂先期行令安
仁縣撥人答應其原議銀兩不必給費仍將行
過緣由同牌繳查

忠州條陳事宜

一蠲減塩課以恤消乏

照得　國初設置忠州滄井塩課司大使一員
僉充竈丁煎塩每年額辦塩十六萬四千二百
斤徵解銀一千兩先時竈丁齊備柴薪茂盛井
板堅固僅能完課迄今二百餘年舊井頹敗山
木掭盡竈丁消耗且井在河中夏秋水泛漫没止
春冬可以煎塩嘉靖十五年四川通省地震之

後川東塩井率皆變易而滄井滷水涸淡尤甚每日汲煎所出甚微安望其辦課與供官也此皆天時地氣所限人力無如之何官司仍照舊額催徵是以竈丁率多逃竄其僅存者反受賠補之累變産鬻子難完逋負日加箠笞若不悉言況一里消乏則糧差累及各里其禍非小也合行委官查勘將節年拖欠課銀遵
詔盡數蠲免以後酌量每日出塩百斤者令納課塩十斤一年通計出塩若干著為定規即令忠州管理其滄井塩課司官吏悉為裁革以省供費再照忠州又有塩涸高井苦井先年分屬瀘州黄市塩課司相去二千餘里凡遇徵調道遠人難深為不便亦當改令存恤仍乞通行各州縣但有井司塩場一體勘處因其塩之有無多寡以為課之蠲留盈縮變而通之與民宜之庶權程易完竈丁不致逃乏伏乞鈞裁

一議復船夫以濟衝疲

照得四川全省山川險寫北通關陝西接番夷南連雲貴東下湖襄水陸合會縉紳往來者絡繹而遞運所比驛為尤甚自成都錦官至叙定叙州納溪重慶忠州萬縣夔州各遞運所之設迎送合于上司及各省官員每官帶有吏家眷每船二三隻每隻人夫四五十名迎送西番進
貢等項每船四五隻雲貴解裝象馬多至十四五隻人夫至五六百名衝繁為甚 國初叅酌詳盡除 欽發水夫人戶外將各簡僻州縣丁糧之多者僉編各衝繁驛遞船夫俱有定額每船人夫三十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後潰給票往各夫家自行收給各隨土産銀貨折筭為便自嘉靖十九年等將各項工食裁減那濟別項差用至三十五年採運大木裁減尤甚如忠州所原編馬船三十七隻止留十二隻每船止留夫十二名其餘紅船水驛站船俱裁減大半每遇迎送人夫俱取給州民輪當里甲然後嘉靖三十五六年間州官科派撥搜夫五百名共該工食銀三千六百兩夫以本州地方七里無

年里甲丁糧僅七百丁石而船夫工食已派此
數況此外日支下程各項所需何以堪之故民
有變賣子女田廬而逃者矣官夫不足括及街
市火甲以充之官船不足括及民船商民俱不
敢置船以營生船工習知水勢者别圖生理推
之各所各驛亦莫不然故今除按驛丞所大使
多不赴任其弊可知也其船夫工食又令徵銀
解府給領以致百姓將貨變銀不免銷耗其間
展轉延遲各夫借貸應付苦累百端無所控訴

此皆更張之過有損於民而無益於用者也近
因夫船減少乃稱水程不便又開巫峽夔州雲
陽萬縣陸路添設梁山墊江各縣馬驛川北等
處遞運所勞費不貲蓋以官府轎扛船載則易
人擡尤難水行則提便費少陸行尤險遠而費
多況陸行則傷暑病渴死者載塗尤可憐也夫
裁減水程之夫船謂以節省財力而添設陸路
之供應其害愈滋則各驛遞之夫船當復而不
當減也明矣且往來人事日增於昔夫船應付

安可減於今也今採水工完所減驛遞錢糧帶
無別用合照　國初成法將各州縣丁糧多首
查照舊額僉編各水程驛遞夫船務足原數其
各夫工食仍聽私自隨便收給若有包攬等弊
事發究治可也嚴禁各驛遞船夫一站止送一
站屬府所分不得遠取州縣所船代差仍行大
湖廣撫按驛傳衙門嚴責歸州夷陵二遞運所
成造船隻協站交代不得越乘川船直過新灘
夷陵荊州等處如前夔府知府陳停範所議之

害以裁處之則官有應付通行之便民免偏累
極敝之苦至於通省陸路新設驛遞供當尤則
衙僻而夫留之務以便民不為冗費此亦救時
之急務也伏乞鈞裁

一改正廩貢以釋偏累

照得忠州儒學原額廩膳三十名四年起貢三
名與天下州學同後湖廣行都司忠州守禦千
户所與州同城其官軍子弟俱隨入州學補州
止七里塩課累丞驛遞衙疲極矣其通學區湖

門庫祭祀鄉飲歲考科舉鄉會歲貢盤纏坊牌等項俱屬州民出辦不惟廩貢被該所侵占其半而州小費多偏累難供該所十百戶所屯田各軍儘力開墾併多民田歷年清查新增額外子粒每年三百五十四石餘丁幇操併多民人實為饒裕查得天下衛所俱額有學校如川省青州疊溪二所該居邊方人才甚少亦皆有學該所以文盛之地累科有人合應比照青疊二所事例添設廩增各二十名廩餼歲考科貢等費

即將前項新增屯糧操銀供給比照山東德州廩膳三十名與北直隸德州二衛廩膳四十名同城同學不另設官比照二衛學生赴試山東湖廣偏橋鎮遠衛等學赴試貴州事例忠州所學生員仍就近試赴川省比照該所原編瞿塘衛奏改直隸鄖陽行都司事例將該所廩貢一體改正庶供費不累於小州而人才各便於選用民困以蘇人心共快此實綏邦之道也伏乞酌裁

一比例撤軍自守要害

照得嘉靖四十五年因川湖土賊黃中蔡伯貫等流刼地方奏奉　欽依添設荊瞿施州兵備地方寧戢湖廣事宜頗稱修舉但善後之圖係干四川之緊要者尚未有處也職請舉其大凡切者言之查得瞿唐衛忠州所官軍額制冊籍雖屬湖廣而田產墳墓學校科貢錢糧供億俱在四川此其犬牙相制衛養相須　祖宗立法之意深且遠矣先年止在本處操守不知何年

創議將瞿塘衛官軍二班調戍郴州桂陽縣清浪衛忠州所官軍亦調戍清浪今彼地晏然無事徒費糧餉各軍不服水土沾染瘴癘多致死亡軍伍消耗武備廢弛以致湖賊黃中覃正秀等猖獗於雲萬此其害之切近瞿塘衛者也覃榮譚茂遐馬廷魁刼殺于忠酆此其害之切近忠州所者也夫以前項官軍所居者四川田宅所食者四川錢糧顧乃舍近圖遠以素所儲養之兵置之無用之境豈計之得乎無事之時戍

可謂遺肬一有事亦可撤予且施州與瞿忠衛
所事體相同施州之軍治係夷之外出[illegible]在人之[illegible]
其勢緩忠瞿之軍治外夷之內入[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其
勢急緩者有備而急者反獨可無備乎[illegible]兵添
設剃瞿施州兵備所轄上漢鎮惟既[illegible]開隘地
里尤遠而軍伍单弱若此猶治病者在[illegible]而無
藥未有能濟者也合行川湖撫按衙門查照施
州衛事例將瞿塘忠州二衛所遠戍[illegible][illegible]清浪
各官軍通行撤回就近操備各守地方以實行

伍以弭盜賊則兩省軍民勞佚利病均為不偏
地方有警隨便隄防易於撲滅不致兵連禍結
勞師動衆如前日之甚也伏乞鈞裁

東昌府訓民約

一正風俗

倡於上者謂之風成於下者謂之俗風俗者天
下之大事風俗之日衰猶江河之日趋于下也
所賴以挽迴之者則在於上之人耳夫上之不
正而欲風俗之美是猶求清于源之濁也[illegible][illegible]

于表之邪也胡可得哉其必為吾有司者率相
砥礪勿飲貪泉之水務却暮夜之金以端風化
之原凡我士大夫亦必同力協心相尚以道義
相序以禮讓為吾民者亦必敦本尚質不事浮
靡守聖祖之六訓遵呂氏之鄉約在家則孝弟
居鄉則和睦日作生理不作非為濟濟相讓人
人協和則比屋之俗可成而人皆有君子之行
矣豈不為可美哉其鄉間或有節婦義夫孝子
順孫隱而未彰者許里老人役公舉在官除本

職旌獎外更申達上司題奏恩典優免雜泛差
役以厲世俗亦或有不孝不弟蔑視尊長欺壓
良善浪蕩淫邪敗壞風俗者許所在地方保甲
中報量為懲戒一有不實者罪有所歸

一公賞罰

民之有善有惡斯國之有賞有罰兹固自然之
理也昔人謂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唐虞不能
以化天下而況于今之世乎夫刑罰者天下之
公也而人每以私意參之斯賞不當功罰不當

罪者多矣要必其善人也吾從而賞之賞之所
我也而實與衆賞之也其不善人也吾從而刑
之刑之者我也而實與衆刑之也賞之所在務
期賞當其功不參一己之喜賞而在于偕也罰
之所在務期罰當其罪不參一己之怒刑而在
于濫也斯則奉公守法本職之素心也如或受
人之賄不當賞而賞焉納人之賂不當刑而刑
焉是曲法以申恩枉法以入罪必罹神人之共
誅矣則吾豈敢則吾豈敢凡市井鄉民與夫公

門人役要必公稅務為早輸公事期為早辦愛
親敬長安分奉法必期吾賞之所及斯可矣苟或
奸頑暴橫玩法欺官視錢糧為緩圖慢公務如
鴻毛則罰之所及亦所不免矣善之所在不以
小善為無益而不為惡之所在勿以小惡為無
傷而為之遵先王之明訓庶可以不用刑殺而
登于太道之盛矣豈不為有司之一快哉爾民
盍深思以勗之

一 課農桑

國有農桑民命之所關也考之無逸戒之豳詩
自古碩輔莫不以是為重務夫農桑固民之所
事矣但惰爾肢肱休其早織者世未必無是人
也爾民其以時趁爾耕飼爾蠶無惰爾業不惟
爾一家上父母下妻子之衣食有賴而農桑之
所出者亦足以為差徭之所供豈不快哉或有
戶逃而遺下田産不許十排包納止許役業人
民量其人丁與之耕種惟出本地錢糧餘差役
不復相干如無役業人戶方許十排承管又有

或山澤蘆塲湖泊退灘拋荒官民之地許地鄰
報官有丁多而糧地少者儘其耕種如牛種子
粒不足告官給領三年然後起科敢有隱漏地
土私自耕種者究治問罪仍至春秋耕穫之時
差佐貳官巡視鄉村果有不事農業不務蠶桑定
行責罰并訪游手游食之輩夜聚曉散飲酒賭
博荒蕪田土不種桑麻者許所在地方申報在
官枷號示衆決不輕恕

一 興學校

國家學校之設其来舊矣但法久易玩教久易湮所頼以作興之者存乎良有司耳夫有司身任提調之責而士子亦負遠大之器其必自季考月考之外各立文會或三或五務相觀以靡相習以業庶可以掇巍科登膴仕矣其或有志趍向上而艱難不能供會饌者議擇于僧道寺院及公署閒曠之處或十人或五人共會饌供用之費本職為之具備以司教者監臨第其文之髙下以激勸之至于生員有婚不能舉貧不

能葬者本職亦量為區處捐俸以助婚喪若夫山林隱逸原係學校出身德行著聞者許生員公舉本職當以禮待免其雜役或境内人戶果有幼童聰明過人可堪作養者本職為之選師立學俾其讀書使有作養此則本職自倣秀才時所思之深意也如或生員不自清修干碍行止者除本職以言相責外重則竟申學道以憑黜陟幸相體亮

一禁侈靡

國家之財用有限不在官則在民先正已有明訓也苟盈詘無節則國之富者亦貧民之豊者亦敗如江河之水安能實其漏卮也哉夫侈靡之不禁民俗之所由以日敝也其必自今在官者凡遇公晏果殽不過數品酌酒不過數廵不使狼藉百盤取諸異物以傷天地和氣以竭斯民脂膏凡我士庶歳時伏臘之供吉慶賓筵之會悉体此意率而行之可也行之日久可以登太道之盛矣至于嫁娶聘財不過數兩裝奩不

過數事女家不許論財男家不許索要惟各審己量力以成男女之事斯已矣若夫喪者之家固不可薄道以儉其親至于棺槨衣衾亦當稱家有無不可作紙札虛費之物以為無用惟致誠于哀痛可矣若夫衣服僧道不服段帛律已有明條至于民間非士大夫仍有身着羅錦足着履鞋乗異相尚僭侈踰制者如違定行責治茲民止服紬絹無花素白足矣以是數者不以予言為妄行之日久可以追淳風焉

天無懷之民寧不復見也哉信乎侈靡之禁養福之原也其關于國家利害生民貧富豈淺淺已乎慎勿以是為迂

一防奸盜

國家之有奸盜猶中國之有夷狄陽明之有陰晦也陽明盛則陰濁微治道盛則奸盜息理也亦勢也是故在上所以防之者亦惟知所以端其本焉耳本者何賄賂公行盜之原也訟獄繁興盜之原也貴末民饑盜之原也飲酒賭博盜

之原也有是四者而欲去盜是猶之揚湯止沸而不去其薪奸盜胡可得而息也哉是必本之一身而先杜賄賂之原又必明教化不使訟獄之詞逞重農事不使民食之告匱至于飲酒賭博而嚴為禁令之防廢民之亂本息亂本自消奸盜自止矣又由是而吏書舞文者有禁里甲侵漁者有禁緝訪不嚴者有禁暮夜不靜者有禁游手游食者有禁異服異言者有禁如是雖不為廣漢之鈎鉅龔遂之解散則奸盜自是而可息矣向使不探其本徒嚴法以繩之將見防之愈嚴而盜愈熾索之愈急而盜愈不可彌矣是以君子固貴有彌盜之方尤貴有自修之要

謹按為政之道多端而六事其要也蓋挈其綱則目者可得而舉守其約則博者可得而該苟為政不有其要是猶挾尺校以探海茫茫焉莫知底止政惡得而舉哉本職自受命以來思圖其要特摘其六事為尤切于民者舉而措之非敢謂政治之盡于斯也惟冀其苟或行之以期吾職之可盡無負朝廷設官分職之意云爾

鄖陽府條陳事宜

一均徭編銀以輕力差

舊例凡編均徭有銀力二差銀差照銀數徵追在庫支用向俱以力差編餘者徵之力差則出名編僉重累之甚如弓兵庫子門皂等役編銀一兩承役者勒指十餘兩至輕者必三四倍而後足也又有包攬棍徒將各家編定某項差役到沿村包寫原額一兩包至數兩鄉村小民憚

見官府隨其所勒科歛衆丁與之或又立約作
借債算利或折準田地分收子粒其弊種種蓋
有遇一編徭而蕩家滅戶者矣如鄖縣民近有
張興貴包攬鄖西縣皂隸已經問軍王儒包攬
房縣門子已經問徒可鑒者鄖陽七縣止有竹
山上津保康三縣編徭俱是算定各項差役原
額銀數及算通縣丁糧酌之每丁石該銀若干
通徵銀在庫支給各應募之役並不出名編僉
只是有銀差而無力差矣故應役者不得措名

應募包攬者亦無從索役多科此徭編之善法
尚有鄖縣房縣竹谿鄖西四縣俱是出名編僉
非惟百姓編一賠十受其殘害無告而棍徒之
包攬賣此或以低貨折還應役者無素頓收終
歲勤勞而不得實價也且一府之屬縣事體之
參差不一亦豈為通法乎今合無行鄖縣房縣
竹谿鄖西四縣徭編照竹山保康上津之例只
通融編銀不許出名其戶編其役亦通三年為
一編庶民得省不受多勒之害而府屬之事体

歸一亦無參差互異之弊也伏乞　尊裁

一解軍輪甲以杜偏累

夫軍有祖役或新充每里十甲皆所必有者解
軍之地有遠近其往返掛號銷批受累多費不
可勝言鄖陽之各縣向俱以本里各甲人戶解
本甲之軍不得累於別甲此弊端也蓋軍解例
有正副二名本甲中出長解一名為正解本戶
中幇一名為副解其弊正解不去俱併貼于本
戶一名故遍同作弊或不到戍所或到不著伍

假取收管回銷如近之新充軍周文達以其弟
周文道解之到伍不投批賄書手捏假收管回
銷已被查出申改邊衛矣又有家中途中遷延
至遠限問罪將批典當回告本戶本甲人幇貼
盤費各甲受累今合無無論祖軍新充該一格
眼簿由一甲起至十甲止挨次輪一甲人為正
解填寫簿上某年某月日解某甲軍某到某處
鈐印不得攙越週而復始隨所值之遠近循次
而解每解即幇以本戶一人為副解如本戶無

人即以本甲里長或甲首解之庶軍民有二姓並解不盡用本户之人彼此相制自無通同賣放之弊軍皆着伍批得蚤銷亦無捱延多費之累矣伏乞　尊裁

一申解入遞以革淹匿

凡各縣解錢糧等項俱必由縣申府轉批申布政司往往縣之申文不到府或領府之轉批文不到布政司或本解奸猾或棍徒包攬執縣批與申文赴府倒文赴布政司俱不齎投將批文

寢匿錢糧花費並莫能查其到否甚至假批迴銷者有之今合無於各縣凡有解到各項錢糧者只裝批一張與本解齎赴其申文則裝遞而行文到而批不到者即可行縣查覈何為文到而批與錢糧不到必有侵匿輾轉之弊也縣中可拘其的親家屬監併花費未多追補亦易凡申解人犯被侵匿解不到衙門或謀于書吏徑將文書寢遏不提其事或延捱日月躭閣者更無筭矣俱可令申文入遞只給批人犯與本解

庶便查考矣伏乞　尊裁

一類解猫竹以省繁費

鄖陽府各縣原奉单派每縣各派有本色長節猫竹每根正扛銀二兩一錢鄖房等五縣各派數目不一緣猫竹原非各縣出產俱是徵銀赴京買辦交納凡解户往往稱解京錢糧或内府使用浩大者有之每根除正扛價銀之外又派盤纏使用或五七餘兩甚有奸猾之徒藉口不敷輒將批单執當回縣復行告派不下一二十

兩之數漫無稽考致悞查盤卷不杜絕合無俯准通行五縣每根除正扛價銀之外再議加盤纏使用銀一倍如正解之數解赴本府給與各縣批文每年總輪差伍縣解户一人類解各取批单轉發附卷聽查則五年一次不甚于繁擾而盤費使用亦可少省矣伏乞　尊裁

一議改折色以便輪納

查得竹谿縣額撥運竹山倉秋糧本色米四百一十九石九斗九合緣蔌縣離竹山一百八十

餘里山路崎嶇不通舟楫間有高望燕山關王
嶺十轉山黃茅關玄右崖等處陡峻驚險雖騾
馬亦須空行每年運納俱用人夫背負攀崖躋
嶺不惟煩費脚錢抑且苦憊難堪一遇陰雨溪
谷泛漲人糧危險不可勝言及至臨倉交納官
攢刀勒之弊又不無者節該條議改徵折色合
准照保康縣撥運竹山倉秋糧事例每正米一
石折銀五錢共銀二百九兩九錢九分四厘五
毫依期徵完觧赴竹山縣收庫支給官軍近該

縣詳奉　欽差督撫都御史王　行府查議覆
允合條陳改入會冊派單以便遵守庶民免搬
運之勞而官攢亦無守支之累矣伏乞　尊裁

一修復關堡以興保障

查竹谿縣東連竹山縣地名縣河六十里南通
四川大寧縣地名峯溪三百里西接陝西平利
縣地名長安壩六十里北近陝西白河洵陽兩
縣地名熊藏埡銅錢關各四十里係三省交界
處所山林深險盜賊出沒無常成化十二年未

例處置地方流民分析竹山尹店一社老户錢
糧招集四外流移湊編在城等八社共為九社
當差先因川陝流賊野王剛千斤劉石和尚藍
鄢等犯界作亂蒙　欽差都御史洪　按臨征
討寧息於縣治四路際要隘口東設磁尾關南
設峯溪草定岡二堡西北設烏龍關豐邁座千
家坪三堡共為六堡起盖房屋每堡編僉本處殷
實居民克為老人督率地方保甲各備器械輪
流守把幾詰奸細盗賊警懼民賴以安後因年

久房屋頹敗基址尚存近年秦蜀盜賊見無防
守時常越境殃民事變多生合行該縣於農隙
之時僉擇年力精壯衆所信服之人編為老人
起倩各堡地方人夫就近採砍木植各起盖房
屋一二間各堡置梆鈴銅鑼各一件仍豎防禦
小旗一面有警則鳴鑼集衆驅逐督同各該堡
甲人户輪流守把以為保障之計庶盗賊知警不
敢犯界地頼安矣伏乞　尊裁

一議革軍糧以恤民困

查保康縣額設秋糧以充官吏書生之需後添
設望夫山堡撥千戸所軍人百名以守之房縣
月糧之外本縣復給地三十畝令其且耕且守
食非不足也隆慶四年奉文加派該縣軍糧九
十九石有零軍人到守支任意浪費前次署印
通判目擊其事停徵三年而未經裁革以致軍
人覬覦之心復萌縁該縣縣分小而差役頗若
更加以軍糧則變生肘腋矣已該據里長韓欽
等具告撫院而該縣復為之申明前議詳允裁

革倘日久該所軍人告陳議復小民又蹈前日
之弊矣合行申請永為定規免派庶百姓荷生
成之恩無窮也伏乞 尊裁

一議撥民兵以防勦截

事必專職方有統理兵必素練而後馴習
一府介在山谷險峻之中雜三省流聚之民
逞奸徒潛伏為患始而習于鼠竊繼而肆行
掠隨來隨去莫能誰何各縣雖有民兵之設
莫濟弭患之用以統之者無其人而練之者

應也欲責其遂實可任驅使難矣本府捕盜廳
屬有地方之責而職當統理者也然兵無所屬
有弭盜安民之心而徒為暴虎憑河之勢緩急
之際勦截難施查得襄陽府捕盜廳近年議設
民兵於民壯之外有揀充勇士二百餘名常川
操練驅使得藉鄖屬荒僻即有一二
孱懦不堪况衣糧器械無從出辦合無議將鄖
縣精兵六十名見在本衛操練者撥屬該廳分
為二班聽其定期較試武藝得稍精熟間月令

照班赴衛操練而本廳較試之期仍赴不廢若
有盜賊生發則聽該廳輪差巡緝或相機会勦
庶緩急得可用之人而地方有統理之職亦必
無少裨於萬一也伏乞 尊裁

兗州府為查議地方防禦事宜以
照得滕縣沙溝一帶大路諸省通衢進貢
銀人員經過官使商旅無日無之本地南接徐
州一百二十里北抵本縣九十里東望鄒嶧
屬山崗西鄰運河旁連湖泊境界遼闊村落稀

踈故縱馬犬賊與截路邀刼之徒方其潛跡[illegible]
隙莫能偵探于先及其得財逸去又難追捕于
後官差行旅往來受害非一日矣雖有二巡檢
司官卑兵寡無益于事况滕南北之樞通近濉
陳郅宿等處人多負氣好爭結黨逞俠則未雨
桑土之計不可不早為之所也倘蒙今設立守
備官以振之俟數年之後地闢人聚兵漸加增
改為參佐不惟東省之門户鞏固而神京之屏
蔽亦嚴近可以息盜賊之警遠可以壯國家之

威以圖久安長計相應列款具呈伏乞裁奪上
請地方幸甚　計開
一沙溝掩犁滞二巡檢之設原為隄防賊盜計
也乃狃常之弊時報而巡緝之效無聞則以兵
寡力微望輕勢弱雖兼之以該縣巡邏快壯而
數本不多欲以靖一百四十里之地使盜賊屏
息勢必不可得也今議添設一守備衙門令其
專緝盜賊稽之衆論度之事體似屬相應其前
二巡檢司合行裁去則事權歸一而無掣肘之

患矣伏乞　尊裁
一查得守備之設宜在沙溝鎮盖沙溝人烟約
有四百餘家官兵於此屯居人情便妥且地在
高橋五十里南至利國驛五十里地方適中之
所兵壯巡緝且係可迴卒有[illegible]閒亦可應但
查該鎮南至利國驛五十里為東省[illegible]極為
要緊此地備之守備專責守備無越大[illegible]其
滕縣雖有北市然該縣設有巡捕官且有[illegible]
所或難以城南之地舉而盡委之守備也合於

官橋地方分為界限其官橋以南五十里[illegible]
溝鎮並至利國驛又西至夏鎮二十里[illegible]
村一十里俱屬之守備但有失事即[illegible]
其官橋以北四十里俱屬之滕縣及守[illegible]
鎮以西常村以東俱屬沛縣但有失事[illegible]
所之責庶地方各有專責而事體不[illegible]
伏乞　尊裁
一巡檢既裁其弓兵即改作民壯四十名又於
沂州道快壯內量撥馬快四名步壯四十[illegible]

州道快壯內量撥馬快六名步壯六十名濟寧
道快壯內量撥步壯三十名滕縣所守城實操
軍餘四百名量選一百名連前弓兵四十名共
二百八十名再查任城衛原有操軍二百六十
五名撥赴臨清操備相去四百餘里每歲不便
且臨清原有衛分不必借此二百餘兵為之增
重向議掣回久矣今沙潰守備止用兵[illegible]、
十名操演分派委不敷用合無將任城衛操[illegible]
二百六十五名仍行掣回屬沙潰守備統領連

前二百八十名共五百四十五名分班操演聽
緝則軍威丕振地方寧謐矣伏乞 尊裁
一各道馬步快壯及二巡檢司弓兵各有工食
無容議矣滕縣所軍餘一百名雖有供丁然亦
本族父子兄弟各量力出銀數錢以為[illegible]
末之資其一歲養贍之計則未之有[illegible]
出外操備尤當議處查得任城衛原撥臨清
操軍二百六十五名每名每月該正糧[illegible]斗七
加行糧三斗每軍一月共支糧八斗今滕縣[illegible]

餘二百名月糧應合照例關支遇閏一體加給
及查兗州府原額麥米并任城屯糧共二萬七
千四百五十二石七斗內除支給本府合屬并
該衛滋陽縣及 衆府長史儀衛等司文武官
吏軍校廚役俸糧外尚有剩餘該所前項軍餘
一百名各月八斗相應於內動支不必別行加
添則軍食各足操備有賴矣伏乞 尊裁
一設立營房除沙潰鎮弓兵二十名已有住房
不議外其調來各道快壯及拖犁潰弓兵及滕

縣所軍餘任城衛掣回軍餘共五百二十五名
必須每名與房一間然後可以寧居亦免從來
再議添補其房後各留六七尺餘地令其為廚
皂之所計房一間給與工料銀二兩就令得房
者領銀做造他日即許以為己業間有逃事故
者即以此房為頂補者之業則人必樂為之[illegible]
又營房五百二十五間每間銀二兩共該銀一
千五十兩查得府庫貯有免丁糧并沙潰贓罰
銀共六百二十二兩九錢二釐七毫七絲四忽

五徵勘以動支給造外欠銀四百二十七兩九
分聽職等另行措處則不必加賦於民而人人
安居防禦有賴矣伏乞　尊裁
一營房五百二十五間每間地基約該大尺濶
一丈三尺深一丈五尺後餘七尺作爲厨房之
所通共九萬七千零二十丈折二萬七千七百
二十步共該大地三十八畝五分又守備衙門
基址并街道火巷約該地七畝五分通地四十
六畝查得沙溝原有舊城遺址周圍丈量得地

一頃四十二畝六分見住民房四百四十餘家
又有公舘官舖巡檢衙門原無空地今踏看得
東門外官地一段濶三十八步長一百零二步
計地一十六畝一分五釐外迤東相鄰亦將民
地展出三十九畝八分五釐共五十六畝内除
有民房二十餘間并園地約十畝淨展出民地
二十九畝八分五釐連前官地十六畝一分五
釐共計四十六畝可足營房基址其各家之地
仍照時價給與官銀一應差粮相應除豁行令

槩縣均攤庶不貽累小民又守備操演須得一
武場待臨時斟酌用地若干亦照前項處買施
行伏乞　尊裁
一守備官俸糧原衙已有不必更議止當量添
供應查得德州守備每日支廩給二錢該德州
支給今係新添衙門委應支供應銀兩又查得
二巡檢每員每歲閏月共該本折俸糧六十五
石今即以二巡檢之俸照舊徵收即與守備作
爲供應則不必加派而自給矣伏乞　尊裁

一九衛所之設多與州縣同居一城有司異有
制馭之意以故軍職不至縱横居民可恃無恐
今守備設在沙溝去有司頗遠無相制之勢恐
積日久或擅受呈詞或勾攝良民或假以點查
地方而妨民生理或假以緝訪盜賊而擅作威
福且所統之兵鈐束不嚴亦未免爲居民之擾
況彼之品秩略崇或與縣官掣肘爭衙終非事
體合無著爲成規使守備之官止是巡緝道路
與田野居民毫無相干或有事與百姓相干者

亦必白之該縣不得擅自拘擾其軍兵有生事
者聽百姓告訴即行申處其與各縣掌印
官相見當如賓主即從首領難稍殺亦不得視
為轄制縣縣所與伊既有分地事不相統亦不
得以上司臨之斯彼此相安軍民兩便矣伏乞
尊裁

條陳驛傳規則

查得各驛應付事體州縣申報相同似無[illegible]例
但法久弊生奉行者能如今日已乎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嬿當事者能無隱忍諱言者乎且驛遞之設原
為送往迎來本所以厚遠人者始以符驗關文
牌票乎本一切應付驛遞晝夜無暇時矣繼甲
勘合出自兵部有假借者有隔年者一切濫觴
再則以參劾嚴禁搜羅剔刮其法嚴且峻矣然
其泛而歸之制是則然也於是乎縉紳官府等
威莫秩殊非體制及奉　明旨用加優恤大院
道推布德意而往來官員稍覺縱橫職當抵掌
時事痛軫民艱有槩于中久矣夫隨時處中者

經制之善也補偏救弊者達權之宜也故規矩
誠設則天下不可欺以方員使法制盡善而天
下又何容其奸偽乎今驛中之弊甚多而水驛
為尤甚驛之積棍甚多而往来之船頭及前站
之承差人等為尤甚故不患夫馬之應付而患
無名之費不患士夫之往来而患內使之梗強
其更有可議者若真正勘合有定數矣而有小
勘合馬有牌票馬故一驛遞耳而何以當此之
疊疊也一驛則一驛之錢糧耳而何以給此之

紛紛也此其苦難言其害甚多職䘮之輿論訪
之各驛敬奉查取而獻一得之愚其弊之當革
與事之應付者開欵于後須至揭帖者

一棍徒需索之弊

前件驛遞之設本以便使客之往来非以資棍
徒之需索也乃旱驛之中有攊飯而索折乾者
有騎馬而索換馬錢者有押扛而復索快活錢
者有護送承差假稱夫馬不齊拴帶夫頭索詐
者有長厨役假稱小飯不備打毀家火索錢者

有縣用吹手五方旗背來坐馬匹者此旱驛之
受累也至于水驛其害有不可悉言者當船之
未至也家人與前站乘馬至驛先索使費其索
酒食姑無論矣倍折口糧索上馬包馬類每匹
折乾三錢乃其護送勢要之差人或自邊上或
自都中或自各省或自部屬各持票索馬匹船
未至而各驛已用馬一二十餘矣及船之既至
也索趕馬匹要門廚一二十名吹手五六副小
米而要大米且淋尖大斗量之家人及船頭廩

給俱要數錢諸如此類不可勝紀此水驛之受
累也揭其弊而榜禁之驛遞其少甦乎伏候
尊裁

一驛遞錢糧之擾

前件錢糧之額驛有成數照其數而盈縮之驛
尚可支也乃今有勘合之外有小勘合有隔省
牌票所應者不止于夫馬而已也牌票之差人
另有馬票飯食口糧等項小勘合之行有舍人
三四名者給口糧三四分之費一往一返而擾

索兩倍矣以驛遞錢糧而可勝此擾耶禁其弊
而節之錢糧其可充矣伏候　尊裁

一有勘合之應付

前件勘合之行豈惟利于來往寔則辨其章縫
部議稍寬弊孔百出乃今有本省驛傳道申允
事例見行刋布矣合無于有勘合者京堂翰林
科道用清字號廩給辦送准銀六錢上水人夫
四十名過關米五斗下水人夫三十名過關米
四斗皂隸俱十二名開船止用六名部屬方面

評博中行進士用慎字號廩給辦送准銀四錢
上水人夫三十名過關米四斗下水人夫二十
五名過關米三斗皂隸俱十名開船止用四名
寺監府署京職府佐縣正用勤字號廩給辦送
准銀二錢伍分上水人夫二十名過關米三斗
下水人夫十五名過關米二斗皂隸俱六名開
船止用二名雜差各衙門文武首領職官及歷
事監生巡書人等廩給一分准銀八分承差吏
舍公差人役口糧一分准銀三分以上俱印封

給與前所謂前站索馬包提縴之類悉行禁革其旱路翰林等官亦照驛傳事宜應付外如打過站不用小飯者廩給一分照依字號等則准銀就用該驛印封呈送憑實填註单上用小飯者一號三錢二號二錢五分三號一錢五分俱照銀支辦免送廩給一號大轎一乘夫十二名中轎每夫八名皂隷十二名二號每轎一乘夫八名皂隷十二名三號每轎一乘夫八名皂隷十名扛不分一二三號每扛一擡夫二名馬匹

照依原来勘合及前途騎數出備自京堂用吹手四名以外但有妄索金鼓五方旗號者不准應付該驛仍行申報及府州縣阿奉者以不職論前所謂折乾護送各項名色悉行禁革伏候

尊裁

一無勘合之禁革

前件照得士夫往来品秩雖有尊卑榮遇均屬臣子以尊官而野宿太非人情執應付而泛濫甚非節制其無勘合者照依兵部題准事例水驛則京堂翰林科道辦薪水燭炭銀三錢上水人夫十五名下水人夫十名部屬方面評博中行進士辦送薪水燭炭銀二錢五分上水人夫十名下水人夫八名其過關廩給不分何官俱不准支旱路准照等則應付職謂較之水路則有間矣當視有勘合者為差如京堂翰林科道薪水燭炭銀三錢人夫二十名皂隷八名部屬方面評博中行進士薪水燭炭銀二錢五分人夫十五名皂隷八名寺監署京職府佐縣正薪

水燭炭銀二錢五分人夫十二名皂隷六名俱應付潔淨公舘宿歇中火吹手五方一切俱不准應付此外復有牌票不得並支若得隴而望蜀壟斷之流也愧孰甚焉規矩一定而弊竇可塞矣伏候　尊裁

一嚴掛號以稽應付

前件勘合之正數其夫馬固不足用也故部議有不得過幾倍之說近以驛禁稍寛滋弊日甚每于入境之時填給長单務增虛數無[illegible]有索

夫六七十名盡行折乾每名填至六分則索一
錢矣窮夫幾何而不賠補也合無嚴行掛號之
官令其查照本省規格不得擅加一夫一馬其
内使折乾之銀歲不過二百兩貯驛支應請驛
傳道一季發長单一二百張印鈐上照前官品
級註定其官應付夫若干廩糧若干馬若干令
驛夫支給仍每季委廉能職官如州佐縣丞主簿
之類于入境處掛號驗數者盡行革去知會前
驛俱于驛傳道領掛號長单填註季終更別委

呈查革過若干應付過若干以此稽才能叙上考
則人知奮作而于混亂冐濫之弊可絕其端矣
伏候　尊裁

一遵　聖旨以震人心

前件查得驛遞之禁明文申飭刊榜揭示非不
詳也顧墻鏞充盈耳目未警合無以後用板房
一座大書　聖旨二字用金裝嚴另作一木牌
楷書有勘合若何應付無勘合若何禁革一牌
令書禁金鼓伍方旗號如煥馬錢抑扛錢折乾

承差索詐夫頭廚役常例内使紫草索車夫錢
者悉行禁革水驛則如站馬赶縴馬弾羅錢提
縴開鎖錢吹手錢索馬折乾錢及倍支口糧隔
省護送俱不准應付至内使應付令官夫擡
聖旨二字臨船隻公舘發給廩夫等項違者該
驛申究庶人人知所遵守矣伏候　尊裁

一酌議車米以便用

前件查得驛遞錢糧已蒙查議舊額矣但驛有
上衝中衝下衝地分且旱路原無官車不過借

用小民彼内使用其車而復索其錢小民有不堪
其苦者矣合無于上衝製車八輛中衝製車六
輛下衝製車四輛每製車一輛一夫看守輪派
夫趕車騾馬亦輪派以減前車增設前車錢糧
十年一造而小民寬其力矣且也一車止用騾
六匹夫六名可感扛一二十擡較常用二十名
不等可省夫二十名矣亦不可小小計算也水
路過關原用小米近因内使横索已蒙申准大
米矣但亦有大米無大米之地合無士夫過關俱

准大米有米驛分定為八分無米驛分增為九
分廒物價均應付平而小民不至賠累矣伏候
尊裁
一預給錢糧以便民
前件查得驛遞應付俱原官支固矣但錢糧未
必如期而撥先期者尚有揭借之債後期者不
勝償債之苦何也驛丞支使不前則向債主借
貸如一兩止有九錢而限期則陪息矣舊規錢
糧每于季終支領致償債者十不足以當五之

用近于每季預支故錢雖少尚堪支持旱驛無
容贅矣乃若水驛之往来惟夏秋為最煩謂其
江流之便也乃一槩照季預支不免借貸之苦
合無水驛則春支一季夏秋則以三季之錢糧
預給廒窮夫贍于支用而可以乘便盈縮之矣
伏候　尊裁
一禁交界迎接
前件驛遞夫馬額數有限若當衝途則客使往
来絡繹不絕以有限之夫馬供不絶之往来已

不勝其苦矣而又令其交界迎接且如遣牌以
辰時起馬率未必然而彼處夫馬計時而来計
程而候有接至半日者矣接至一二日者矣其
所累何如也夫接之者未至而送之者又来則
一夫而重四五夫一馬而重四五馬勢必至矣
又其寒冬凍雪客使取道旱驛之時窮夫身無
完衣而乃栖惶道左枵腹而候其苦累又何如
也合無于旱驛出示明諭以夫馬本衙門伺候
迎送而使客有欲速行者夫馬不得刁難既不

躭延使客又不傷累小民幾何而不善也至驛
遞迎接間縱使客嗔怪明白見奉上司條約遵
行德意則縉紳亦可情諒矣此雖節省一端於
旱驛小補于小民深便而上下相安矣伏候
尊裁
謹按弊之當革議之當行職嘗目擊其事經畫
于心採之羣言攄其愚謭其驛遞之大槩不過
如此夫法行于民而民便是民力之寛也法令
于上而上安是　明旨之善也要而言之主持

制度在　本道院宣布德意在府州縣奉行不悖
在驛遞官員倘于驛遞任事之官陟以美缺不
以毀言黜不以小疵繩俾得盡力展布則府州縣
無勞于供應而　本道院之法令行縉紳亦實受
其惠矣不然乂則弊弊則壞其何以為補救之
長策哉

兗州府為廣詢利弊以資見聞以裨運政
事今將查議過漕運河道一應利獘事
宜理合開報施行須至冊者

一議建坎河口堤壩

查得坎河口係汶上縣治上接泰山泰安新泰
萊蕪諸泉匯流汶河經流坎河口南濟運道顧
地衍黃沙口之北有山口之南有土峭堅固無
虞口之西則地連東平州界其勢卑下大口洩
水矣先是總督萬　以碎石砌成一壩自以為
世世永賴未久而水決其石固自在也嗣後每
年九月調集各閘并撈淺夫役用椿草打堤以
備濟運但水一猛發則徐翳蕭幕不能捍衛流
以無石土故也年復一年民力困憊築而復築
費用不貲姑無論已且水接泰山之泉流入南
旺之北以濟張秋臨清之運流入南旺之南以
濟長溝濟寧南陽之運所係誠至重也況南旺
地勢獨高非積聚之水不能流貫倘水一涸運
將焉賴誠不可不切切講也求為經久永遠之
計莫若建砌滾水壩自山下起至老岸止長四
百餘丈用大石丁砌塊長丈許濶五六尺許鐵
錠銷砌仍將沙挑盡直抵老土方行砌石底用

濶大漸收幾丈不必陡峻以成圓平之項如水
大則漫入東平不傷汶上民田水小則安流故
道不阻濟運此其所可為者彼中離山石不
過五里許土石既便運量亦可為力也所可慮
者費金萬餘官夫匠作之廪糧木石諸費之經
用誠不可小小度料也說者謂每歲築之不為
勞故前此之有所憚而不為欲有為而不任
此之故也夫北之琉璃河數年為之而底績
之建議寶應湖為之而將就緒則地方經久之

計　國運粒食之原誠不可不為之區畫也伏
乞　尊裁
一議築蜀山馬踏貳湖隄岸
查得運河外有南旺蜀山馬踏貳湖今歲遇例
大挑築壩將汶河泉水開放田家樓等口導入
貳湖積蓄見今充盈以備春末夏初運道充足
許淺水濟運外但二湖幅幀四十里許蜀山湖
東北與民田相連馬踏湖西北與民田相連故
汶河諸泉之水由月河南北二頭入湖蓄積備
運誠為良策使湖水充溢則渰沒民田夫計國
則損民計民則損國是二者輕重固大有間然
康濟萬全當有辨之者民受害則奸計叢生盜
決之類起矣惟總其計而約束之莫若設官兵
守水口夫官兵有限夥集人稠則拒捕激擾之變
有不可不防其漸者今歲因積水瀰溢以致盜
決除懲究處治外合無將蜀馬二湖近民田地
方如蜀山約二十五里許馬踏約二十里許各
築濶大堤基其地取足於湖內以免[illegible]

之搜乘時於正二三月大集撈淺各夫計存[illegible]
所少夫役官出其二民出其一以助堤工其合
用樁草經用之類仰給河道錢糧庶二湖之水
資深而不竊民食之天安養而無歎矣伏乞
尊裁
一議建火頭灣閘座
閘座之設原以積淺有裨經運無滯查得沿河
道陽穀而南濟寧而北近者拾餘里一閘遠者
二十里一閘至如濟寧之天井在城不過三五
里則甚近矣舟行其中無所滯礙以閘密而蓄
水多也然濟寧之天井閘至南旺之寺前鋪閘
則幾七十里矣惟其閘之疎也故蓄水常緩惟
其水之緩也故舟行常遲先該管河同知龔
議於適中火頭灣素稱淺澁之處特建石閘
座以疎節水利庶重運經行不致淺阻已經呈詳
又該前任同知武　後勘得天井閘至寺前長
及七十里之長未經造閘蓄水以故每歲稱淺
即于彼處築打馬頭二座備置活閘蓄水不過

濟燃眉之急似非經久之計且每歲[illegible]費用
不貲合無建置石閘設官一員照常爲水濟運
庶宣洩適均而七十里之長河可無淺澁之患
矣今本職復勘得二閘相拒地遠閘淺則蓄洚
流止之勢殊有淺阻遲慢之憂大約水勢湍激
則進步湧發天井至寺前幾七十里[illegible]閘
誠是也須另開一漕河將見今漕道作[illegible]但
閘官不必銓設查得天井閘至在城閘遠不過
一里許止該用閘官一員應將在城閘合併天
井閘一員將在城閘官移于新建閘座管理設
一閘應其合用人夫亦不必添編及查施家莊
魯橋棗林等三閘每閘夫三十名未設閘板俱
不啓閉合無每閘内摘撥閘夫十名計三十名
併仲家淺溜夫十名師家莊溜夫二十[illegible]名共[illegible]
三名亦與各閘夫數相同坐定新閘應用庶爲
省便可免添設僉編之煩伏乞　尊裁

一議築泉河金口壩

查得泉河金口壩乃沂泗諸水所聚[illegible]處[illegible]分

二支一枝北流穿魯城至濟寧城東天井閘入
運一枝南流由魯橋出師家莊入運先年建築石
橋一大座頗寬讓水入黑風口經流於濟乃以
卑矮水勢衝洩竟權宜打壩調近處夫役歲用
椿草湧築沙堤讓水入黑風口濟運若水勢衝
突壩亦崩塌旋崩旋築亦甚勞且費矣今無于
舊石橋處所高砌二丈底闊四丈橋僅三丈用
長大石塊作三洞口仍用閘板啓閉水大[illegible]閘
洩水水小閉板積水讓入黑風口循故道順流
而南以濟運河除用舊石外估計石工之費仍
舊而更新之勞少而功倍庶兩岸居民無衝塌
之患而水道亦可永賴矣伏乞　尊裁

一請委催運官員

查得運船入河如糧船載及二分則私貨載及
一半沿途假稱撥帮買貨物延捱重務甚有生
事告稱淺阻希圖撥載人夫者矣幾何而不累
且困也夫一船隨帶貨物每船上許四十石所
以資艱費而恤其私耳今有竹木有江米諸貨

是假公而濟私也合無糧船入境之時預先專委州縣管河官數員分派設止地方督同該管閘官及夫役人等糧船一到即便嚴催前進到閘即時啓板打放毋論糧船民船貨魚而行毋以往規指稱擺幫致稽途路如有違玩者據實照例恭究則彼將顧忌稽遲踴躍前進庶河道無壅而運行益速矣伏乞 尊裁

一申明漕規啓閉

查得運河之通塞係積水之時候一日而一啓為閘不濟矣除楷行各州縣管河泉官員濬泉蓄湖通漕外但各閘下板積蓄若照漕規啓閉有時打放有節爲有稍淺者惟有經過官員許大監船隻意圖速行到閘說放無時殊不知此通則彼塞此深則彼淺流行之勢一而已惟有欲速之心以致水利樽節無法運船淺滯合無請乞 本院嚴禁遍示各閘曉諭前座船隻到閘亦隨運船開幫打放再申飭題准漕規庶水利不致走泄且于地方夫役受賜不淺矣伏乞 尊裁

刻先君文集跋

先君甫髫齔嗜古文詞釋褐後益得專攻自郎曹歷守外郡凡有著作各錄成一帙取古人一官一集之意云先是大宗伯肅庵陳公作家也且以文成莫逆交許為批選無何公歸閩因托晉江黃生寄付居諸迅駛鱗翼乖踈不肖開者數祺恐為飄零流落物矣乙酉入覲復搜集舊稿携至京邸擬蕲同榜進士大學士許潁陽公為序弁諸首且以就正先君偶爾以病疏謝人間事已嗟嗟倉皇永訣五內荒迷遺稿又購之不得子雲有言存則人亡則書先君既沒所不朽者文章耳今掇拾纂餘存者十一亡者十九嗚呼文章在天地間存亡固亦有數耶抑尚有符卿慎齋王公其於先君也以同年之誼而有相悅之雅慨然以校讐為已任乃為正其訛言綴其漏字文與詩釐為四卷詮次有倫條類無爽可以付剞劂矣雖然此其存者云爾其亲亡者何祝竊聞之昔魏孫菽以書分郊原游學八九

年後仍以還菘陸放翁得人編簡壞則繹文章繆誤則判苟先君之精力尚得借文章以不朽則祝之所望為邴原放翁者懸矣懸矣

萬曆庚寅重陽日不肖男吉祝謹跋

宋金齋文集卷之四終

金齋集四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宋諾撰諾字子重號金齋故城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兖州府知府是集文三卷詩一卷而別以策對書啟之類附入詩後其歷官條教又標政績一目體例頗為糅雜集中大抵宦游應酬之作

春明稿三卷附填鄖續稿一卷

〔明〕徐學謨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十一年嘉定徐氏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明稿十四卷》提要

春明稿序

徐氏海隅集七十七卷業刻置家塾矣而兹稿以春明名者何春明者唐之國門也唐人詩嘗以出國門者等之天涯則視門以内固不勝其津津而豔羨之矣仕則慕君不已甚乎非也夫易稱利見書敘媚兹利與媚猶豔羨之云也藉令古之聖人遭時行道薄日月而附風雲曷嘗不愉快而

自得乎故曰樂則行之言春明著其近於君也而徃余之出春明也自祠部郎徙郡去而其再入也則以御史大夫　召貳司寇至蓋後先相距者閲二十餘年而其間諸所奄歷非適播之與躋則憂患之爲處也次且退遂疑無復之矣乃一旦時至事會卒戴白首以覲　天顔豈非蒙莊氏所謂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與比於秩

宗荐正猥奉寅清治人事神将明毖祀撿括故牘時惜緯之意猶勑勑動也雖然牘則往時故也而庭之木長矣𣪧念居諸寧無槩然於人代滄桑之變乎夫是以春明名吾稿也稿自再入春明之嵗始以志遇也亦以志感也嵗凡四週而所蔵削草董董如千首匯直政罷晷縮無隙求多而猝迫應酬抽思漸棘夫亦昔人才退之驗乎而知余之不能自解於既老矣姑存之為海隅之續云

萬曆癸未夏至日歸有園居士徐學謨叔明父書

春明稿目録

一卷　詩編

三卷

梁體為李茂才作

贈王長孺文學赴成國次公幕二十韻

新秋日偶同鄉王北部龔虞部殷嚴二進士王沈諸文學暨申甥見過留飲作

送少司徒王公假歸濟南省母太淑人

春明稿卷一　詩編

郢城秋夜夢謁　帝座寤而有述

郢城伏嶽隩兵氣秋澄鮮宵長苦寐短忽夢升九天　帝座拱穆清稽首庭階前夔龍蔚嘉會玉帛森華斬蹻迹綴行列肅珮儼周旋日月垂末曜風雲迴高寥曰余抱孤寒精誠何由宣寤睇河漢側攬衣颯飄翩伊昔校南紀一往十九年徂江復浮漢節旄聿故全匀水知腹

厭脩途謝領延戢景安膺肅飛步虞逃遭徒然感四愁安敢需九遷所欣乘遺泰職司貴靡愆是時物候佳周覽極山川疇稼已如雲邊烽凈無煙何以將明德誓言秉貞堅凡夢舉非真真亦夢馬屈伸交變易幻化相糾纏以茲蝴蝶意不作蕉鹿牽皇鑒儻勿遺履坦任自然

應　召右司寇鄖江志別

領鎮無能叨福地（玄嶽在部）賜環何意望鈞
天（拜命前一夕夢朝帝座）歲星合向金門老卿月
初輝白髮鮮南去颿檣思郢樹西飛組
練憶秦川劚門總識来時路慚媿兒童
竹馬年

九月望夜均州望岳樓與内鄉李封
君酌別

棟宇高懸淨界寛巨羅飛影岳雲端歌
廻䆗寞魚龍起醉倚空濛鳥雀寒四顧

河山澄夜色九霄風露傍秋官顯然莫
問江滄賦浮世應知此會難

移駐襄州候代久之署夜書懐

麋城東望路茫茫峴首雲開見故鄉三
澨江流堪永夜二儀寒色漸繁霜著書
杜預心仍癖（余有春秋竊擬左癖）憶歸 闕黄瓊
鬢已蒼（漢李固薦瓊可備顧問）自是周南受留滯
不須頻趣舍人装（予官楚蓋十九年矣）

雪夜次真州會陳玉叔大叅以督餉
至招飲禪室書此授贈

千崖凍合㳂江天館夜逢君㝡可憐玉
樹恍依禪榻畔琪花紛舞佛燈前曾聞
星聚元芳席何意風廻剡客船淮海正
愁飛輓急可能重賦小山篇

恭展先墓焚 黄志感（時兩宮大慶覃恩始蒙三代貤與）

龍函玉冊賁紫荊 聖主恩深倍愴情
三世總沾綸綍貴一經能重布衣聲愁

来霜露春逾結繡被松楸晝自榮却愧
韋家能述祖路人虛擬漢公卿

過婁塘訪陳進士上之留宿舊館小
樓志感時余將北上

尊酒逢君話舊遊浮雲西北滿高樓十
年風雨勞相憶萬里江湘逈自愁卧向
石床收散帙聽来婁水歎行舟升沉亦
是須臾事漢代終憐老太丘

北上别歸有園作

為惜幽棲地茆堂半掩沙官疑隣斗極
吾自悵天涯老厭名為累春知鬢有華
崇班慙法從末路學名家飲啄成何事
馳驅可但誇苑葩如醉客相別爛於霞

過滁陽張冏卿招飲豐樂亭暮別遇
雨作

蒼崖碧樹隱潺湲邂逅清尊細雨間春
事漸從鞍軾暮吏情終羨馬曹閑天邊
驛路饒芳草煙裏人家傍晚山爲愛釀

泉留客處坐淹餘景不知還

謁費公祠祀閔子騫

昔賢辭費宰今見費公祠半畝桃山宅桃山地名
千秋蘆絮悲夕陽臨古道過客儼
餘思留得丹青在人間後母慈

右司寇面　恩恭述

建禮當年侍　世皇祥刑今復覲　明
光　鑾坡日轉　龍顏近　綺閣香分
雉尾長臚列星辰參執法班聯槐棘媿

隨行由來邦禁資明允千載皋謨是舊
章

送徐殿讀　冊封楚藩便道奉母還
吳

蓬萊詔下諸王國江漢飄乘萬里流南
紀舊京傳絳節北門　新命擁彤騶周
家典為分茅重楚邸箋承置醴優為報
潘輿歸畫繡春暉遙暎鄂城樓

送帥同父給事　冊封榮藩便道還

江陵君擢第十年始歸鄉里

早歲曾題駟馬橋於今銜命趨星軺江
山列郡環朱邸帶礪函封下赤霄洞野
再張黃帝樂　袞衣時補　聖明朝懸
知獻納關民事所至停驂問俗謡

秋日送鄭貢士辭試還江陵

燕庭方市駿而汝獨南行不愛千金價
終成一士名遺珠空復歎失路若為情
詎是干秦者歸家有婦迎

送沈少宰之任南大司空

八座歉名較未遲　兩都位望總相宜
袞衣不隅雲霄遠　簡命偏承雨露
私曾向廈廷宣拈惠早聞神禹佐文思
龍盤虎踞興王地邦土於今頌鎬遺

宋布衣應元遊楚三十年至是聞歸

新河寄訊一首

楚客終還趙知無負郭田一椽風雨後
兩鬢雪霜前酒向何門乞詩應異代傳

宗生歸老日好寄卧遊篇

夏至日齋宿集大司寇嚴公少司寇

陳公

齋居肅穆淨炎氛翊　帝祈靈邁漢汾
坐對西陵人自爽語移北斗夜初分擔
前樹色籠華月檻外樓陰鎖白雲郎舍有白雲樓
却憶　先朝供奉日披函留得問螢
文

北郊侯　駕

泰折壇開夜未央　禁鐘迢遞月如霜
九闢風動清馳道　六轡宵嚴出建章
調夏黃琮通御氣宜年碧黍驗農祥紅
霞縹緲迎　華蓋祝史應占萬曆昌

恭紀　賜鮮二首

太液池頭散井蓮銀荄擘出故澄鮮分
甘自識　恩波地賜食應從　寢廟
薦濯濯金莖同漢露絲絲玉節引堯年
共知液雪消三伏深媿蟠泥戴九天

右藕鮮

上林春雨長琅玕折得仙芽滿　賜盤
御爲調來均燕喜　天街頒罷仰　宸
歡　恩專九列勝分玉珎重千條象舞
干　頵秉堅貞酬厚載還因風動卜長安

右筍鮮

送少司空陸公還平湖效長慶體未寄
掉頭東去五湖東　昭代賢书歎此公
朝論何人當古直部覆推公古直　君恩今日

見杪終千般行遲歸方穩萬事浮雲過
即空莫謂蓴羹猶未熟挂颿何必待秋
風（公舟侯暑退始發）
雨中訪莫是龍文學於圓寧寺不遇
賦此寄贈
兜率清齋尺五天高人所至不離禪浮
雲行脚應無住細雨論心別有緣客座
來花開自媚經堂白拂晝長懸從來蓮
社踈塵轍惆悵東林隱暮煙

翟德夫同年相別廿載餘矣茲來重
聯傷其濩落賦贈短章（君占癸卯鄉試已以註誤削籍）
二十成名世所稀名成翻觸世人機當
年結客今誰在少日離家老未歸俠傍
燕山時跨馬醉聞吳語亦沾衣舊遊總
憶歡娛地搔首風塵萬事非
齋雨集翟莫二子賦十韻
炎曦被高館遲食慰素絲微風動檐楹
一兩生涼飇醒燠不在遠偷景坐自馳
何當蘧休澣開遲邇所知二惠欣競爽
方駕何差池啓筵沃清冷振袂滌塵緇
庭樹吐榴焰盆儵漾蓮漪朱實沉氷盤
綠醑湛羽卮雖乏豐廚膳雅與文史宜
宿尚美林壑清時滯纓緌會情良莫逆
屢醻已忘疲瑤華欲有贈嬿婉不自持
布衣心相許安貴平原期
寄壽周儀丞六十效長慶體

當年豈薄馬曹官神武門前早挂冠延
世共矜簪笏貴為園偏愛水雲寬于家
祝駟崇華閥（公父兄任執法）俱荀氏占龍競綵
驩（公有八子荀氏八龍）如輪甲比余高一歲容顏
不減舊時看
送鄉友落第還家
白玉河邊春水生黃金臺下送君行懷
書空復懸明主當世徒然歎長卿尊
酒片時官舍靜風塵長路客衣輕亦知

歟納非吾事自是憐才意未平

送李潮州 覲畢還任公前以御史按楚余與之別於衡州

回鴈峯前望使旌三年天目寄專城勅强不忘埋輪意 賜鏹真同宴鎬榮歸對懸魚仍卧治到來騎竹重歡迎潁川拜爵應非遠循吏由來數漢京

哭陳上之二首

去日那堪問浮生爾忽過終憐龍卧晚

虛聽鹿鳴歌（君五十外始登鄉試）海内窮交盡天涯容溷多絶絃千古意垂老竟如何

其二

前歲偶相見卧君樓上頭悲凉一夜語寂寞九京愁往事闕堪憶來書恨莫酬殯宮春草發沾灑向南州

南郊耕耤侍 宴恭述

南陌春雲覆苑田蒼龍肅駕 聖躬虔臨耕已識維馨意陪 乘同沾既醉筵帝力豈知覃后土農歌齊唱合鈞天還賡湛露追周鎬願被薰風入舜絃

恭送 聖駕祀陵

青郊從騎藹雲屯紫陌仙班拱 至尊旭日采旋 宸警肅春風馳道 睿顏溫 行宫駐蹕臨丹壑午夜升馨徹斗垣縹緲 棱思承太祝萬年圭瓚卜文孫

迎 駕自西山還宫

宸幄朝開度輦華迓旌還傚碧雲涯魚麗隊引 龍舟出 鳳吹聲迴鷲嶺斜鉦鼓闐城歡就日 羽旂清道淨鳴沙都人迎領回鑾扨酺 賜先沾十萬家

初夏陪大司寇嚴公少司寇陳公遊歸義寺漫興

宦情空復對禪林靜愛蒲團両少陰鐘梵忽聞諸品寂簪[illegible]亦知幻住終無着稍覺清[illegible]此心 久別京

華問僧臘庭前祇樹碧森森

宋布衣至京時在武當相別十二年矣酌酒感舊

太岳晴雲照佩鈎洞庭煙雨夜維舟（與君嘗登岳陽樓）過来都是蘧蘆夢老去難忘汗漫遊一别死生無可問重逢尊酒莫深愁燕燕歌落魄吾憐汝疋馬長安棹白頭

雨中餉宋布衣瓜菜

禪關淹雨後高卧幾閑身苔徑逢人少雲堂禮佛頻一蔬吾亦念獨夜爾誰親終媿西江水那能潤涸鱗

戲題寄遠

繁絃急管若為情一曲能令百醆傾醉後不知歸去晚香閨題作亞夫營

雨中撥悶簡宋布衣

江南此日正愁霖北地如今亦滯霪沸鬱河魚終自適氛氳野馬故相尋漫教葱嶺求生入枉向金門怨陸沉五月披裘翻不悔清風林下獨行吟

戲題二絶寄顧廉訪行之（有序）

行之書来云頃夢與余同見一孩嬉戲於其側因祝余又當生子自念冉冉老矣儻有奇驗足證妙因因憶前年丁丑余在鄖陽一夕夢登　皇極殿有紫衣璫立螭頭連呼行之之名者三余寤曰此三命之兆也已而聞行之以憲副擢大叅尋晉憲伯不一月而引疾去果三命也今閱三年矣豈以孚馨相報乎喜志短句聊為左契云

與君俱是夢遊身老去相期入夢頻待作明年湯餅客宜男應笑白頭新

其二

投桃何以報瓊瑤吉夢還將吉事消欲向閨中傳喜信教誰連夜整雲翹

送龍太守謫黃州別駕（君為吳郡司理名士多出）

其門
来石初傳五馬新題與又向楚江濵山
川自昔留詞客圃練無勞寵逐臣哀郢
獨含芳杜氣恩吳長拂絳紗塵相逢且
莫論飛伏欲解虔刀贈所親

謝 賜鯡魚

江南飛傳趣氷鮮破却炎蒸到日邊珎
賞已占 慈慶洽 餕須還識 主恩
偏銀鱗細簇傳貂貴 玉饌香分想

御筵叨享大官慙素飽秖應長頌屢豐
年

立秋日早 朝 六月望夜戌時立秋是日謝鮮

漏聲初轉月明中爲報新凉入漢宮五
夜朝衣生爽氣三年容鬢待秋風盤鵰
不動胡沙北獵騎長嘶 御苑東解道
天街淨於洗 湛恩真與露華同

宋布衣有徐司寇席上贈吳人翟德
夫之作余誚其不典代爲此詩

相見鄭莊門空庭倒玉尊仰天迴白首
席地向黃昏試聽吳趨曲能銷易水寒
千秋慷慨意不與衆人論

送宋布衣還新河

長揖下燕關蕭蕭秋氣寒無家何所適
有鋏不須彈誰謂買山易 布衣来京意營菟裘老馬竟垂橐而歸 終悲行路難可憐垂老别忍放
酒杯乾

贈孫封君六十 翰撰繼皐之父

少微占瑞臨南極太史 貤恩冠北扉
新釀惠泉成壽酒早看 宮錦作斑衣
人間甲子重輪轉天上仙郎及晝歸聞
道 殿前分鹵簿庭階玉樹倍光輝

吳中大水寄顧行之憲伯

每逢秋至歎歸歟空向山中有報書垂
老翀增 明主戀經時轉覺故人踈亦
知頻水堪遺世爲問尭年可卜居無禄
憂農真念汝别来情事竟何如

送陳補之參軍之任陝右

百二河山在秦中古帝州名藩資典記良牧待分猷朔氣横秋集邊烽入夜收單于今款塞龍劒挂床頭

送孫殿撰省告還吳

雲白遥瞻江上城詞臣趣駕賦南征思吳詎爲鱸魚美　當宁偏憐烏鳥情紫殿香煙籠舞袖碧山秋色候旋旌過家不遣喧鐃騎絶勝臨卭負弩迎

送湯給諫出叅閩藩

夕郎重拜歲差池更遣分麾過武夷瑣闥香含焚草後鄞江秋滿挂颿遲霜前瘴海銷兵甲日下　朝廷籍保釐莫學汲生愁對扆均勞總是報恩時

送大司空楊公之任南都

廿年前侍大明宮白首趨　朝拜舞同遂見崇階懸北斗由来凞載屬司空平成天地須公等佳麗山川似鎬雄蹔到

陪京歌　祖烈垂衣　天子待膚功

哭張希尹開府二首有序

曩與希尹夜别毘陵舟中比填粤西書来約余同退後奏十寨之捷其意更爲决然而希尹不起矣悲哉言念平生卒有此作（發於庚辰七月）

捷書方奏未央宫旋見營星墜遠空萬里炎荒歸旅櫬千年浪泊泣孤忠（用馬伏波）事詎因厄歲占龍讖誰爲招寃出鴈峯

少日論交今永訣七哀凄斷大江東

其二

毘陵明月共孤舟誰信浮生此夜休萬目風塵留一劒拊膺天地合千秋書来欲卜菟裘老死去難銷瘴癘愁桂嶺獨瞻遺愛石路人如哭鉅平侯

謝　賜楊梅

丹霞垂頴露含滋　玉殿分鮮下赤墀色傍朱明占品異珎同火齊沭恩奇調

荚湯擬粲梅實先駕還應逼荔枝沁齒

不須愁內熱園陵方及薦氷時

謝　賜枇杷（相如賦稱蘆橘即枇杷也）

江南珎果似金丸驛騎爭馳五月寒薦

夏幸沾　明主賜驚新應識近臣驩

兩階芬馥流瓊液萬顆勻圓滿玉盤却

媿相如能奏賦承恩今日勝園官（相如故文園令）

讀曇陽傳六首

方昏虎齒目蒙珠幻影題來與世殊試

聽塵風搖動處疑仙疑佛又疑儒

其二

常聞仙迹避高深來往人間杳莫尋何

事夜深高齒會儼然笙鶴在樓陰

其三

跏趺說法類禪宗談柄縱横劒繞龍四

大未離先度世令人恍惚竟無從

其四

十年枯坐一高樓忽有靈蛇作伴遊待

得道成蛇不見莫須蝴蝶是莊周

其五

靈龕閉後却如何龕外心生想像多縱

認眼中真有佛那知腹裏轉成魔

其六

生減何曾得自由西飛白日水東流誰

人了得貪癡念枉向曇陽覲裏求

秋思

秋色還生秋水邊江南風日自依然長

安夢醒敲砧處攪亂離愁已四年

春明稿卷一

春明稿卷三　　詩編

新領秩宗之命玉恩堂感舊湯賦

青霄建禮切論思　簡命從天恍自疑　褒綍再傳丹鳳闕聮辭不允更蒙旨褒　分曹初遠白雲司余自少司冠超拜　超沾異數無今日晚遇重華未後時前度獨憐芳樹在　春深庭院碧陰滋

上将舉　大閱禮蒙　賜大紅羅織金麒麟服併鸞帶銀瓢佩刀等四

事志感

帝簡車徒頌武成侍臣先拜珥貂榮曾聞瑞應光周詠僭擬公銜列漢京麒麟故上公服　金錯恍涵雲錦麗銀罌偏艷越羅輕亦知躍馬非今日圖閣空懸報主情

大閱禮成擬應　制詩二首

黃鉞乍臨玄武北朱旗遥閃日華東勾陳曉肅瞻霄近碣石雲開護蹕雄擬捷天驕歡奏凱旋驚雷動劃呼嵩周家合獻車攻雅漢世徒聞詠大風

其二

細柳春陰駐翠華軍前朝氣集高牙軍法云朝氣鉞　衝鋒赤路揚沙遠疊陣雕戈止日斜縹緲　重瞳分破的驍騰萬舞雜鳴笳從教卧鼓拋金鎖夷夏於今是一家

雨後署中燕坐偶成

齋雨初過霽景新青春無處不宜人　入陵雲色窺丹幌　三殿花陰下紫

宸几閣似連滄海潤羽書不動塞垣塵地分清切慚何補虛擬甘泉侍從臣

初侍　經筵恭述

合殿春風襲講帷香煙時傍袞龍飛瑶函捧帙來東觀　玉几傳經自北扉九列從容森委珮　重瞳烱照仰垂衣宸居肅穆閑　天語璦宴還沾既醉歸

酬皇甫子循僉憲寄贈

春明相見歲差池鄉國於今是路岐余[illegible]

謁時與公相見於京邸 總解君平繇棄世曾聞匡
咼劇談詩覼因白簡寬㷀柵麤得青雲
羨羽儀老却漢庭虛聽履書来疑自北
山移

喜故僚郭鎮夫憲副自金鄉遺書賦
此答贈

岱宗東望鬱差峩廿載相思柰爾何此
日沉淪那可問中原故舊已無多向来
題柱雙龍坼 余為詞部時公郎主客 忽漫緘書一

鴈過老我歲星頭白盡幾時重和濯纓
歌

烏玉鏡歌

山東郭鎮夫憲副遺玉鏡一具其
色如墨差露微明不甚了了似於
老人面孔為宜戲作此歌寄之

玉質貴白不貴烏為問有玉如墨無天
生珎異肯自炫向来劉彩天方隅夷工
斲取規為鏡菱花隱隱光盪摩何處織
雲籠片月宛從赤水出玄珠含暉不用
金膏瀉溢波疑有神靈扶盤龍對鳳不
足數曾聞蜀王以此表武都郭君前日
寄書信以鏡伴緘勞問訊開緘啓鏡拂
拭之闇然摩挲差自慶鬚眉髣髴具大
都疵垢遁藏無左證乃知温栗自天成
不將太察矜名勝城北徐君果不如添
我十年作官興與君徃作尚書郎燁燁
容華朗相暎春明一別今幾年霜霰風

塵集頭鬢我貌已知非故吾君顏那得
如前盛兩人相見必相憐鏡裏流光難
與競漫云人面等恒河終覺空花匪真
境唐人曾作昏鏡詞昏鏡價高皎者畀
皎為不諫昏莫辯臨昏可以混妍媸此
鏡不昏亦不皎用晦用明無所施自揣
形骸元土木寧堪歲月更差池世間後
凋獨松栢所以疑信姑半之物情誰不
厭衰醜老来合付無何有鏡雖不言我

自知少年一去能還否今朝對鏡理朝
衣掩卻蒼顏開笑口縱被包容强自寬
轉慙神影翻相誘骯髒猶塵南省班蹉
跎已負東山友早期勳業上青霄枉向
巖廊回白首鏡鑑不如人鑑明平生肝
膽君能剖

贈王山人世周 有序

山人故友王叅軍元肅子也童時
相別今二十三年矣頃持王敬美

書重遊京師以謁貴人罕遇之者
傷其垂橐投贈此篇

往時曾憶髩如鴉契濶於今幾歲華見
汝祇驚吾益老從前開數世堪嗟人疑
白璧難爲價巷指烏衣莫問家總道孝
標能廣論可令飄泊向天涯

謝 賜川扇

宮箑傳宣自上台中貂擎出五雲開旋
分掌握驅三伏颯動清凉遍九垓輪月

卻從巴嶺度薰風晴逐舜弦來共將披
拂承 嘉惠絕勝凭虛萬仞臺

得張肖父中丞書憐其不調卻寄此
詩

廿年同舍有斯人咫尺寥帷意轉親彩
筆至今占氣象青萍猶未厭風塵深宵
綬帶榆關靜長路題書劍閣頻不久玉
門歸漢節相逢應念白頭新

送沈太史 冊封衡藩因歸嘉禾壽

母

玉冊金函出漢宮詞臣旌節古齊東須
封如賜營丘履問俗猶存大國風凭閒
秋生滄海上倚閭人在白雲中秀谿當
戶迎歸駟錦帳霞觴燕喜同

送莊太史 冊封韓慶二藩因歸晉
江省覲

秦隴河山百二懸函關紫氣使君前開
疆勝阨羌胡險受冊盟垂帶礪堅捧日

地分雙節迴瞻雲天遠八閩偏聊歌四
牡還將父　聖主凭虛佇講筵

送何太史　冊封楚襄二藩

雄藩江漢接天開使者雙將赤壤來鶴
嶺風清聞笛夜康門雲淨讀書臺諸王
爭識何郎貌千古誰當宋玉才世業詞
林冠蓋並夢迴池草向蓬萊長公方在講筵

送曾太史冊封岷吉二藩兼奉母
夫人還衡陽

六傳爭馳使者車名藩雙下玉函書洞
庭一夜聞天樂雲夢千秋邏子盧驛路
山川俱錦畫王程日月自潘輿文章不
待浮湘進南嶽峯前早卜居

張中丞頃從　內旨召入為少司馬
喜而有述

上谷頻年倦塞塵金甌名在　御題新
時來未暇論推轂　主聖無勞歎積薪
忽訝賜環猶似夢旋呼司馬却戍真乘

薇歌羅歌天保樞府初還報　國身

送王世周還吳二首

炎月難為客風埃獨送行一金那可待
孤棹傍誰征遊洛心偏壯干秦計未成
布衣時所賤歸卧掩柴荊

其二

江左家聲在清門有象賢不忘上國意
聊續遠遊篇相馬終疑瘦歌魚漫自憐
綈袍雖可贈臨別更悽然

送錢侍御按楚

西臺分執法南紀促嚴程炎月霜隨憲
清江水遶城轍窮全楚勝冠稱惠文名
藜藿知難採先聲避使旌

送羅侍御按左廣

南粵殊風氣何妨攬轡行時經三伏盡
路入五羊平露簡先懲墨紓籌蚤罷兵
由來炎瘴地　聖主待澄清

送大司馬方公致事還嘉魚

出入　三朝一俊人得歸未老鬢如銀
太師名在華夷口司馬功存　社稷身
跨鶴樓前堪鼓枻黃鶴樓在武昌躍魚山下漫
垂綸躍魚山在赤魚　主恩未許容高卧邊事
還須仗舊臣

翟德夫同年養痾朝天宮道房秋日
訪之戲道此什因促之還舍效長
慶體

君家東市裏西來卧玄都玄都何所有

辟底黃公壚本意思習靜逃虛養殘軀
別君纔決旬閉門秋已徂今晨候顏色
依然山澤癯豪興故不减豊腊促斯須
行廚出新釀對酌仍呼盧戶外車馬聲
紛紛供榼壺乃知此地僻人事未盡無
縱能遠婦聒何以謝酒徒知酒不可止
去家何為乎君病在麯蘖所患亦皮膚
酒病酒藥醫此語或匪誣人生貴適性
罷寂俱坦途寒月苦相迫嚴霜集庭梧
長宵不肯明床頭愁僕夫裹足待人煖
衾裯固有需鬢雲總如雪歡愛良不渝
負暄堪惜日弄孫如抱雛為君作移文
與君祛癉魔心和形不散永以娛桑榆

九月朔日恭進　大報等祀日冊詩
有序

每歲九月朔大宗伯以　大報日
期等日告於　皇帝前期於本衙
門宿鴻臚卿具請御殿及設案

奉天殿中是日百官公服侍班
皇帝服皮弁大宗伯具朝服自午
門中道行奉祀冊日立置于案
皇帝就案先立定大宗伯跪奏曰
某年分　大報等祀日冊請敬之
皇帝搢圭取而躬視訖序班舉
案置於　華蓋殿中　皇帝陞座
百官叩頭如常禮畢此　肅皇帝
欽定儀也臣今歲躬承斯役借紀

異數云

禁垣秋鎖碧氤氳寶冊高擎入五雲感切露霜崇報祀光依日月仰思文儼趨丹極馨香徹端拱 天顔咫尺分穆卜萬年承主鬯兩階齊祝 聖明君

欽遣待宴朝鮮使臣恭述 外夷來朝者惟朝鮮有下馬上馬二宴

稱藩最謹説朝鮮一度來朝兩 賜筵貢篚遠從汕水至羅琢俱自上方傳梯

航通道窮山海風日迎秋被管絃七奏禮成沾醉後華夷同此戴 堯天

九日無處作客喜龔汝脩虞部至留酌賦此

九日花無酒亦無蕭蕭庭院冷茱萸何人自據彭宣坐向晚來尋阮籍厨閱世年光惟爾共登高筋力仗誰扶西風一鴈江東去望斷吳門練影孤

送侯士隆少叅齋捧還任便道過吳省母

金鏡高懸黼座前玉珂初散薊門邊五陵佳氣無秋迥雙闕晴雲捧日鮮給傳已沾將母惠勞歸還被大官筵江南彩袖湖南旆鼇祝欣同燕喜年

曾大司空署苑中頗備禽魚花竹臺榭池塘之勝乃諸曹所無秋日招飲偕余何許三學士同賦

横颷介爽節停雲宣滯情今時不爲樂

何以鳴太平及此枉嘉招軒蓋靡以盈參差苔逕古窈窕筠房清窺簾秘洞壑倚檻臨蓬瀛已欽高明具復覩輿曠幷碧蘿垂幌合朱鯉凌波輕凝香集文彦霏玉流英聲幽期詎伊阻冲緒故相縈當驩酒應醻戀景席屢更巖吹雜瑶管林光薄霞觥盪胸陵氣豁沾醉城陰生厭飲思秉燭戒康仍振纓凫鷖欣燕處天地歌平成眷爾錫圭日素絲希令名

唐道述山人書来賀我六十寄答此
詩效長慶體
少小學同師相将慕青紫及長各有營
君醫我為士醫将以活人士也思濟世
而我偶乗時故交遠相棄一往三十年
臨衰忝高位歷盡風波間始居日月際
於世竟無裨躋顛反愁躓人皆艷文犧
誰復矜澤雉念君擔青囊賣藥練祁市
折樊種竹梧遶屋具山水三竿傲朝雞

萬鍾當一七身不受饑寒足不出鄉里
以茲稱善人於愿亦足矣我年開六袠
君歲更增二出處雖不同筋骨略相似
胙日寄書来殷勤致驩喜遺我畫一幅
寫自平山子滄浪濯足圖蕪葭邀難企
滿地皆江湖何人解知止回首望故園
抽身亦容易曷不歸去来拘牽欲何俟
趂君未耄時畢我久要志無勞北山移
投書作左契

少宰夷陵王公考績日省中適獻誕
麝之祥太宰陽城王公有唱輒和
斯什
嘗聞瑶光精散地毓仙獸昔為韓衆騎
令伏山公囿馴性諧牡牝呦鳴狎左右
公庭故晏清此物亦瑩秀是時　皇路
夷所至滌煩垢穆如揚清風含生欣在
宥秉衡今有人貳銓亦惟舊王公起西
陵道直心彌厚秉時容贊襄雅志康宇

宙進賢勳已崇稽典賞宜懋會當奏最
晨適值誕麝候國人促傳呼羣吏驩騰
驟奇章蔚五花明德協三后於古準圖
經其祥占禄壽嗜欲必開先天人乃輻
輳乳猫詎足誇留犢疑自售何如蓬島
珎上應斗樞宿禎符燦朱明玉彩輝永
晝相将舞虞廷賡歌卜純祜
送馮敏卿駕部擢貴陽學憲
司馬門前初奉　詔夜郎城外促征軺

除書直為掄材重露冕寧辭問俗遥坐
見横經開二酉行宣舞羽過三苗當年
折檻家聲在留得簪纓翊 聖朝嘉靖初令
先侍御公以諫顯名

送汪顯卿山人還吳山人客凌錦衣所
燕山秋盡日吳客獨歸時劒氣寒逾勁
琴心老自知酒酣嚴武幕鱸憶季鷹詩
京洛多塵土那曽上鬢絲

六十生辰自壽時十一月六日

甲子須臾不自知 三朝愁鬢忽成絲
雄心擬逐氷霜老孤植難忘雨露私
北闕垂衣虛造膝南宮分釆誤承鑾堯
天更值舒長日夙夜於今媿伯夷

送臨淮侯李督府守備南京
開國盟垂帶礪堅登壇聲重 制麻宣
漢家肺腑親無比周代岐豐任獨專舊
邸重瞻麟閣畫雅歌須續鳳臺篇風清
玉帳凝香後佳麗山川合晏然

贈唐良德憲副七十效長慶體
五十遺榮髮尚玄侵尋又度古稀年聞
雞漫向中宵舞躍馬都成去日緣俠傍
雙娥人似玉歡呼一擲酒如泉但教百
歲長如此醉後勝參半偈禪

贈王國芳山人七十效長慶體
早歲移家澤國邊看君渾似地行仙吳
山越水人間世秋月春風物外篇強健
不須尋大藥逍遥或已悟真詮輪来花

甲重逾十眼見前頭是百年

雪日東宋布衣獨居禪院
二月猶飛雪春城故作寒應憐衰敝盡
莫覓酒為歡避俗宜高枕隨僧但一餐
門前車馬客誰復問袁安

仲春日與大司冦嚴公飲西隣許錦
衣園作二首
結駟臨芳榭開尊傍 禁城墻頭初過
酒谷底漸聞鶯隔竹酣棋陣看松散履

聲共占星聚處月白更分明

其二

文武承家舊園林選地偏偶乘休澣暇同醉艷陽天簪紱原無碍逍遥故有緣不須期十日来往任悠然

戲題郊寺牡丹二絶

禪關春色正三分艷異名花爛似雲初地由来呈寶相羣芳開遍却輸君

其二

朱明分焰闘残紅無數丹葩趂午風離却塵根生淨土青蓮相伴佛堂中

同年劉子威僉憲自吳中遺贈四詩併寄佳集盖余與子威别三十餘年矣爰勒鄙章用攄情素

秣陵同醉鹿鳴秋頭白相看憶舊遊煙月尚憐歌舞地風雲長護帝王州臺中驄馬猶堪問天外冥鴻不可求恠得淮南開著述由来藂桂好淹留（公嘗為南臺御史）

其二

一自廻車背太行蒯從吳卒門行蔵洛中投劾年初壯柱下留書意未忘夜月爭輝藜閣草春風不散繡衣霜依稀記得前朝事袖裏曾焚諫獵章

其三

閶闔城畔水如天南北相思共渺然尺素忽傳雙鯉至寸心遥折二毛偏不知别日為何地却誦停雲感昔年漫擬夔龍光　帝業箕山誰信有遺賢（公詩謬以夔龍比見）

其四

自昔文章屬大家無勞優孟轉相誇沉精杜預書成癖得意江淹筆有花應識明珠增價色即看南斗避光華已聞天子開東觀寂寞憐君富五車

冊立九嬪禮成恭紀

鵲駕飄颻度碧空鸞簫齊奏彩雲中玉

函分命仍周典金殿承恩在漢宮喜兆
多男應計日仁覃樛木始歌風迴贍佳
氣浮　雙闕傳與歡聲萬國同

入夏苦旱踰　請禱雨三日應祈甘
澍大沛喜而有述

帝軫三農望雨深　郊宮齋籲萬方心
祈靈久識　皇穹格應　禱俄驚大陸
陰遂有風雷乘夏令已開沾足頌商霖
媿於調燮非能事滿地山川盡布金

送王太史　冊封蘄荊諸藩

雄藩占楚甸仙使下瀛洲斐轂金鑾直
遥從赤壁遊江山初胙土屏翰共宣猷
郢客懷新賦荊原有舊樓仲宣樓在荊州

送鄧太史　冊封益藩四王便道過
家

奉使辭　清禁飛旌入建昌朱門榮棣
蕚華袞爍琳瑯駟馬題橋近姑泉釀酒
香彤騶經故里冠蓋倍輝光

送馮太史　冊封代王妃

上國須封日名藩築館年人矜　龍節
重　帝眷鵲巢賢喜接金閨彥聞歌紫
塞篇邊城須騁望朔氣淨烽煙

春明稿卷二

蒙　遣代祀　先師孔子

秩祀嚴承　制命尊上丁初届鬱春温
充庭萬舞森鵷序在廟三更儼駿奔簾
隱碧輝星湛沼漏沈清奏月移垣升觴
未展疇功祝引領今宵恍及門

端午　恩賜扇縷諸節物時妖星夜
見　詔羅西海子龍舟之戲感頌
聖德輙勒短章

蓬萊霽景鬱曈曨三接　恩輝引上公
氣靄薰蘭通　紫掖香分懸艾出　彤
官文繒總繫舒長日彩箋宜含喜起風
袨青已闋停　內宴乘陽端合仰　神
功

代宋布衣贈顧侍御 時按京通二倉

君為周柱史吾覩漢官儀問水資漕輓
題封賢度支有言皆國是所至與民宜
驄馬還　朝日都人誰不知

送鄭司訓之任上海 鄭太座主子

風流司戶後更是廣文官三絶承家學
諸生候講壇羊城鄉信遠龍浦暮潮寒
奇字君能識何愁待問難

其二

舊客鄭莊門看君似弟昆青氊堪永世
白首更蒙恩士有機雲俊人知道術尊
太常方籍奏未遣虎皮温

齋居話許陳二宗伯

微雲蔭高樹夏夜轉生凉深語凄聞漏
清齋罷舉觴星河森自動香茗澹相忘
蹔此遺塵慮悠然對玉堂

其二

睞簾窺短榻燭影故飄翩題柱思前度
祈靈異昔年心　將薦明水班久媿甘泉
倚玉知何補同瞻尺五天

贈吳畫師寫影

山林骨擬廟廊珍三十餘年郭主身過

去不知吾既老憑君識得本来真

贈趙冢宰之任留都

銓省清華遍紫台持衡南北總掄材崇班舊識半神異啓事今看次第裁王氣行占龍虎地仙曹遥對鳳皇臺漢家卿相多循吏籍甚聲名自楚来（公嘗繼余守荆州以卓異聞）

示陳如圭儒士十二韻（故友陳進士炎子予收之篆爲）

逝矣悲良友頎然見此兒形容差帶肖筆札稍能知古有存孤義吾懷鞠子私絕交誰廣論抵掌儼餘思地阻萱慈戀書爭史籀奇冠年通帝籍儒術藉郎貲莫謂雲霄近應占日月遲速成非偉器可久乃賢規珠桂憑增價衣冠且𠶷時箕裘傳世在禮樂任人為地下懸肝膽天涯忝父師他年頭角峻不負九京期

送許民部奉使雲中

韋杜城南尺五天舊家文物故翩翩承流早奏扶風績轉餉今歌出塞篇秋老薊門高朔氣霜清幕府爭烽煙勝遊曾憶趨庭日司馬威名尚儼然（君之令先公嘗總督劉遼）

江陵公輓詩七首

妖精一夜掃文昌明日靈臺有奏章（占云犯內貫）內裏密傳妨上相　至尊凭几獨徬徨（是日值端午節詔罷龍舟之戲）

其二

玉饌琺盤出上方　御書親灑照琳琅綈幌庭院深深閉唯有中貂遶卧床

其三

一病那禁二豎侵憂勞誰識十年心蚤乘箕尾歸何處絳節雲幢已下臨（先是公夢天帝召之）

其四

丹旐飄揚上插天太師名位合穹然（奉詔

明臣無生加太師者生前寵數應無比更領 恩
輝賁九泉
其五
文武傾城擁素幃秋風聲斷薤歌微何
人為有西州慟徒倚斜陽晚未歸
其六
鐃騎喧傳出潞河素車白馬振鳴珂逢
迎盡是銜恩者猶作從前相國過
其七

肖像還將正色看精靈不散五雲端渚
宮落日招魂處地闊山長思渺漫
九日同大司寇嚴公遊郊西禪寺
諸陵秋色 帝城西坐俯琳宮萬壑齊
齋供暫隨僧作禮香厨聊伴佛同栖青
蓮窈窕空花淨絳葉蕭疎落日低一榻
悠然勝泛菊便應雲卧寄招提
皇子誕生承天門放赦恭述
未央前殿漏聲稀 玉陛千官拜 袞
衣 虹瑞乍流符聖誕皇子生與今上同月
龍顏有喜溢 慈闈 天門關網寬三
面臚使宣 恩遍九圍臣在南宮無可
効 皇圖端應萬年祈
書事二首
戍客沙場望赦歸金雞 詔下旅魂飛
誰人解識回天力遺疏能無悟昨非
其二
從來 恩詔似今稀雨露沾濡及細微

貂貴更於希寵渥已聞襁褓 賜金緋
欽遣分祀 郊壇
縹緲神丘拱太清乘陽齋奏九部聲青
旂氣藹瑤階煖紫燎光分玉宇平蠲吉
醻儀畢漢時迎長琮璧洽周京叨趨從
幕升馨處欲賦雍歌媿未成
壬午除夕引酌感賦效長慶體
屠蘇此夕猶他夕筋力今年異昔年尚
子未償遊嶽債虞卿終缺著書緣龍鍾

兄弟應相惜蝎角功名祇自憐酬國不
勝懷土意山林鐘鼎兩茫然

癸未元日早朝試筆（是歲大比）

車書萬國朝正會閶闔千門競綵晨
殿角雲霞宜獻瑞　階前蓂莢又驚新
蓬萊齊祝南山壽桃李爭迎上苑春頭
白自慙供奉久東方原是歲星臣

光州劉子玄進士偕殷無美諸君夜
過草堂即席賦贈

十年曾式中山里今夕相逢即故人片
語燈前堪自許窮交海內更誰親河嵩
不盡中原氣裘馬何慙上國賓總道留
川能勸駕肯因阿世博平津

松江馮咸父進士投詩見訪併覓余
詩貽之短律

雲間二陸總能文屈指諸馮又見君賦
就兩都占氣象書開萬卷破紛紜登臺
價為遊燕重紉佩香疑自楚分更有華
篇堪述祖　先朝遺直至今聞（君祖御史公以諫顯嘉靖初）

開歲訪莫廷韓文學於長安邸舍作

徒聞天上有公車今代誰能著子虛白
璧已當三獻後青雲空負廿年餘到門
人問楊雄字他日山藏太史書最愛墨
池揮灑處春來草帶滿庭除

元夕長安舍中集海內諸文士暢飲
喜賦短律二首

帝里迎芳節賓筵簇錦茵席珎堪照夜
顱雪欲融春萍水驩逾劇煙花意更新
六街方爛熳回騎且逡巡

其二

鰲作三山駕星輝萬仞橋觀光須上國
留醉況今宵璧月輪初滿銀燈焰未消
宮壺延夜色客座起鸞簫（童子有善吹簫者坐中歌之而和）

少宗伯陳公假還禹州　上以公講

臣特　命馳驛贈詩二首

幃幄承恩久雲林去路賒暫辭金馬詔
歸看武陵花壯極心彌赤東山鬢未華
洞庭煙水濶何處望仙槎

其二

春日出春明今朝似渭城薊宴初解袂
芳樹獨含情給傳緣　明主環橋畫魯
生漢家重經術師席待桓榮

眞州李進士祝往贈詩扇久未及報
而君以落第東歸矣高才不遇寄

此慰惜

翩翩文采照餘春自昔維揚有俊人貎
色攬時渾未潑夜光投處竟無因空於
白髮矜先達或恐青鏤是後身解識江
村饒翠竹君故讀書處著書應不悔沉淪

送陳王叔大參之任蜀中王叔故蜀學憲

夷陵西望接渝州楚客還從鳥道遊劒
閣春陰隨露冕錦城花事艷行舟傳經
巴變寅人俗咨岳仍分　聖主憂坐鎭
不煩司馬檄三巴重見舊風流

寄答宋布衣應元二首有序

去歲應元訪我都下留之四月別
去略贈草堂之資因揖余曰老夫
今不患餓死矣頃致書促我懸車
非故人情深安肯及此感茲雅意
媿未及酬漫寄短篇聊以代報

念爾長貧餓臨衰始喀然漫尋花下醉

不廢日高眠有髪通禪理無官享俸錢
閉門堪養拙延得著書年

其二

故人勞問訊勸我盡歸與宦適應無盡
人生各有初深淵虛物望陶令愛吾廬
待得秋風至長安好上書

贈鼓槃美春試十二韻

晋別廉城隅方舟阻娶冰四載一相逢
日月薄頹齒戀組良悠悠垂老念知止

馘人鬚尚玄壯心殊未已衰鳳矜九苞
伏驥縈千里呼酒燕市中斟酌平生意
烈士無暮年悲歌激人耳狗監不可投
凌雲復誰侯謬當獻納司繾綣屬知已
歲晚飽露霜春榮艷桃李仙人遺宴銓
吉夢協休否中宵劍繞龍騰躍自茲始
君寓呂公堂祠玉呂仙授夢云

遺無美禪衣效長慶體作十六韻君嘗謁曇陽仙女許以得度故詩中及之

儒佛匪異指其徒互詆訶香山與坡老
長念阿彌陀蹇余涉世久所經萬劫魔
唯夭有浮雲何氷無驚波第持不二戒
嘆喜都消磨宵中畢敗衲顧影戀婆娑
豈之金章貴瞥眼空花過自性還自解
前身或維摩行年六十餘人謂類如酡
曇陽高第子真訣當如何解衲以衣汝
相將叩禪那總持萬緣寂提挈四大和
長安亦爭土隨處了阿羅恒河浩無際

傳性不在多塵根符自斷何必尋斧柯
他時靈山會叉手哭呵呵

扈　駕祀　陵兼相擇　壽宮恭紀
一首

帝輦鉤陳肅羽林　稜宮臺殿鬱春陰
行隨法從參鳴玉旋擬鐲恩等布金鶴
馭乘風華蓋迴龍旂拂曙翠微深尋山
漫卜藏考處呼岳禰增捧日心

駕臨勸草嶺　須賜扈從七臣茶榼

恭沾　異數短述志感

天峯淨掃屬車塵帳殿傳宣寵賚頻香
徹龍團仙品異甘分玉饌上方珍應從
造膝沾　宸命卻媿調羹忝禁臣共歷
虛無陪八駿回瞻尺五近三辰

同楊大司空梁銀臺尚常侍遊九龍
池

穿池象漢是何年中嶺遙分太乙泉境
引龍湫開別島山橫鳥道接平川魚吹

細蕣蒯波麗花覆雕欄過雨鮮為道東方貪吏隱仙源應許數周旋

送袁六之唐藩乃公故唐吏往以横罹被逮君侍之北行兹以槖裝未歸故有宛役

少年輕遠道單騎謁賢王入洛機雲重看山嵩少長恩沾新置醴塵拂舊行裝慘淡趨庭日傷心淚萬行

送麗芓儀掌教滁陽

為惜明經早蒯嬾拜爵遷官仍鄉土便席自里門移開國英雄在環滁山水宜公車還有待未可厭棲遲

送李友鄉比部守濟南

西曹持法共稱平東土分符第一城郡擬扶風傢紱極入瞻化日麗朱明遊郊爭覩麒麟瑞懸篋唯聞鳥雀聲自是漢家資共理因從循吏識公卿

為沈叔裕自京邸壽母陸孺人七十效長慶體

四十年來誓栢舟未亡人見古稀週淒風苦雨惟孤影嫁女婚男尚百憂白髮迴添遊子戀斑衣終慰倚門愁君家華屋臨東海為問今添第幾籌

送萬仁父都諫奉使西北諸藩議事十八韻

瑣闥聲名久瑤階制命新片言當国是四牡寵王人我　祖開基日諸藩胙土

晨本支垂百世屏翰翊千春詎謂叅斯盛翻貽燕翼貧斗闌心悒怏乞食事酸辛保大思周訓危明見漢臣上書憂不細凭几意彌諄欲折盈庭議還需上国賓天恩原浩蕩星駕莫逡巡赤壤諸侯重朱門帝子親羽儀光六傳軒蓋轉三秦横歷河山界言尋祖稅因感竦應有序裒益豈難匀便殿從容語雄藩意氣馴分甘宣德讓挾纊播皇仁勿剪柯仍

茂無猜耦自均歸来承讌享行葦失歌
頻

書誓效長慶體

古人有遺戒殺人以媚人人命顧不重
所重在其身一身縈百念欲海浩無垠
縈途距須餌藉人膏釣緡扳緣及巍顯
揣摩勞心神既思其所嗜又度其所嗔
所嗜翻易厭所嗔難顯陳刀筆十傯息
胼胝化爲憐第博勢人悦寧問慾鬼呻

糠粃纔蔽目奄忽失三辰嘻爲天地德
而乃降不仁人從開闢来生世有幾巡
捐萌難再植絶命不復娠陰陽理靡忒
證果故有因富貴等駒隙郭應如轉輪
田蚡殺灌夫乞命良悲辛青史皎如日
何爲眩迷津

同龔虞部汝脩饑進士無美曁兒子
葷憩普濟禪林

城郭苦多事西郊見夏雲遐開松際影
峯淨雨餘文依猧竃禪性聽經解世氣
同遊俱勝侶燕語及斜曛

寄王冏伯解元遊寓碧雲寺二首

擔笈從兹去西天訪竺泉空身初見佛
苦行不離禪鷲嶺棲雲碧龍樓吐日鮮
看来無滯礙一了是前緣

其二

凡閑臨青磴香燈隱翠微窻前流水過
天外暮禽歸欲已銷婚宦心寧念是非

因君精進意垂老悟皈依

送沈太史 冊封德魯二藩

玉節龜晃使金函帶礪書諸侯爭擁篲
六傳促行車境入閶絃際榮須賜履餘
岱宗堪一覽懷古意何如

送敖太史 冊封岷藩

江漢稱南紀絲綸下北辰途經天岳勝
人拜使車塵楚甸遥分王滇封故展親
岷自滇南移封武岡 浮湘仍太史應羨客遊新

小齋漫興二首

一室僅如斗開窓見十洲浮生俱是寄容膝更何求雨氣薰朱鯉曦光逗紫榴坐深消別念對此即丹丘

其二

有客遺盆盎呼童種草花退朝解簪紱隨意弄雲霞成趣何須大謀生故有涯臣心應似水高枕讀南華

無題次韻

神駿出驪黃占星瑞應房爲矜千里足不愛百金粧雲錦羣無匹沙丘選莫當嘅生不可見空復慕燕王般無美進士以出格不與館選作無題詩用名妹爲況且自傷無媒余方在事力不能振之也何揚厚顏固次其韻請以馬喩

嫁女詩 癸未四月十二日

吾初生汝時尚守二千石單車滯宛城轉盻窮日夕汝母既免身夢協維蛇吉生女之夕夢兆蛇祥果傳澤國書俄捧襄州檄逝將旋舊廬入門慰相憶汝生未識翁婉戀狎余膝留家不浹旬尋被簡書迫攜之浮大江炎月苦煩鬱吾宦故迍邅夷險隨奄歷東西南北人歲月易飄擲臨衰入國門汝髮方覆額荏苒復四春忽覩頎而晳平生兒女債至老不得畢眷玆父母心寤寐思其匹吾門詎云高人跡亦罕及偶乘天作緣遂詠桃夭什燕爾錫佳期敝馬驪有室顧彼閥閱崇媿

此布荊質何以相蘋蘩何以閑寢食婦道誠獨難恐非穉齡給頫持夙夜警長侍舅姑側所須必雞鳴永言諧鳳瑟知匪遠於將吾懷溢不懌汝母舉二雛辛勤刷其翮卵鷇良苦心黽勉不遑息及長羽毛成分飛各有適養女總如斯疇能得其力徬徨竚路隅黯然若有失咫尺見鵲巢栖栖空而泣

題呂舍人紀畫鸕鷀捕魚圖效柏梁

體為李茂才作

煙雲閃忽乍有無飛樓畫棟臨九衢青松夾石蔭茭蒲淼然匹練銀塘鋪儵魚出遊百不虞揚鬐鼓鬛行天都何物伺之雙冢鳥兩兩鸂鶒引隊呼橫精射水如擊胡翻波跋浪雌且雄小鮮未厭饞胳須俯首直欲空江湖物情誰不矜其軀世間弱肉堪嗟吁一鶘飽飫誇其腴羣鶘延頸涎為濡突看似欲凌搏扶熟

視始覺丹青殊誰為主人畫此圖呂生原是金馬徒當其搬薄神靈驅毫端爍來五色數寫生在意隨所娛色澤自非恒品拘胸中磊落有是夫歎彼强食何為乎任公已死豫且徂巨鰲白龍俱坦途安得惡鳥盡剪屠不令鱗介蒙其辜主人客燕家本吳濠濮之間發興孤生綃一幅懸座隅對此可以倒玉壺漸見忘機萬念祛羣鷗日就海翁鋪揮手滄洲尋故吾

贈王長孺文學赴成國次公幕一十四韻

被褐来江表懷琮望　帝闈侯門方禮士儒術故稱尊記室資賢達承家翕弟昆旋矜倒屣重爭羨辟書溫列席無師友臨文恣討論韜鈐時所用禮義世彌敦契合投膠漆披陳洞本源有時供筆札與客闘璵璠隻字輝干戚三秋夢塞

垣麟圖嘗翊運蟬翼總銜恩左右須提挈勲華振纛健相期魏公子重揖趙平原稷下名應在橋邊事可言他年歸見婦莫示舌猶存

新秋日偶同鄉王比部龔虞部殷嶽二進士王泌諸文學暨申甥見過留飲作

炎天氷簟淨吾廬有客停驂問索居迢遞鄉心吳語外侵尋秋色薊門初蘭臺

事簡餘樽榼畫戟香清引珮裾老去謝
公渾興減擁來吟鼻近應踈

送少司徒王公假歸濟南省母太淑
人

司農方奏大盈功　詔許寧親念赤忠
爲戀慈恩同化日卻看行色傍秋風龍
門自昔誇荀氏（公家兄弟子姪俱登顯仕）燕喜於今
續閟宮猶憶王祥初佐郡曾因解佩卜
三公（公與余爲荆州舊僚故云）

春明稿卷三

塡鄖續稿目錄

江陵司武選奉使還　朝迂道鄖
鄉見訪因憶豫章之別八年矣
愴然感懷作二首時秋閏晦夜

九日雨留酌周小史去年是日亦
雨小史自襄州來嘗飲之酒聊
爲嗣音用識歲月云爾

重陽後一日擬過玄岳雨阻不果
行解嘲一首

題司武選萬玉山房

鄖江送司武選

使院對菊口占二絕

閫帥同父自傈陽尹　召拜給事

贈內鄉李徵君

又贈徵君一首

送王甥復炎還吳

萬審理言策自武昌來謁留酌使
院萬文學士有不遇時之歎賦

填鄖續稿目録

塡郎續稿　附

塡郎續稿盖成於海隅集既梓之後為近體詩二十四首曩謝郎事携之入京邸會迫鞅掌之役是稿散佚亂帙中者五年頃從敝笥檢拾因念古人單辭片語猶或惓情珍惜乃余之嘔噦即連篇累牘直不過覆瓿具爾顧嘗靡費日力未敢捨然委棄之也姑刻附春明稿末云　艸明父識

江陵司武選奉使還　朝迂道郢鄉見訪因憶豫章之別八年矣愴然感懷作二首時秋閏晦夜

岐路迴軒盖荒城罷鼓聲夜寒郢水上秋色楚峯西娛客暮禽樂歸　朝班馬嘶詎云空谷裏此地亦成蹊

其二

章江一解袂動是八年過世事浮雲盡交情舊雨多酒香分橘柚燭影豔松蘿

明發長安道仙班遲曉珂

九日雨留酌周小史去年是日亦雨小史自襄州来嘗飲之酒聊為詞音用識歲月云爾

九日年年風雨邊今年風雨更連綿與君重醉山中酒隅歲同聽樹杪泉忽憶吳萸鄉信杳未歸洱海宦情懸君滇人軍城豈乏登高處寧莫垂簾說太玄

重陽後一日擬過玄岳雨阻不果行

解嘲一首

往時三上太和巔天柱晴攀故有緣此日褰帷當節制深秋行徑獨迯邅無端風雨心先折欲采芙蓉眼劇穿悔却閒身誤鐘鼎未應騎鶴訪真詮

題司武選萬玉山房

紀山横北郭脩竹出東林球玉聲相送瀟湘思正深恍疑千畝緑遥結九秋陰司馬門方闢那能生隱心

郥江送司武選

百轉江流一櫂輕天涯矯首若爲情尋山尚識青霞氣（君遊太岳来）歌郢偏留白雪聲兩岸鳴沙寒騎甲千山落日遠旂旌漢宮題柱猶堪憶年少如君復請纓（予嘗備員職方）

使院對菊口占二絶

四山搖落莽蒼蒼庭菊看来獨傲霜歳事已催短景去吳天風雨夢初長

其二

高枝無賴爛金鋪使者垂簾一事無總解色香祛不盡始知人境隔玄都

聞帥同父自溧陽尹召拜給事

六年琴席坐成温一日聲名動 至尊玉女溪頭花正滿金莖掌上露初繁青霄日月趨青瑣紫禁星辰切紫垣今上垂衣稀衮闕黄門封事欲何言

贈内鄉李徵君有序

徵君故公車士業封翰檢矣非意所屑也故自稱徵君云予守宛時嘗過其家至是来訪輙有斯作

圖書人羨来家舟栽得新詩伴剌投總解浮雲千古事（君尚有用世意）不禁斜日萬山秋往時高興狂能發對客清言喜自由曾向青門勞夢想可堪重憶屋梁頭（次韻）

又贈徵君一首

穰東茆屋枕溪幽乍見徵君感昔遊星

鬢重逢人共老霜林何意鳥相求蒼茫似合延津劒寂寞初疑剡曲舟能作平原留十日知君不忘故時侯

送王甥復炎還吳

秋至秦關即授衣千山萬水一人歸憑君話我爲官好日掩轅門看翠微

萬藩理言策自武昌来謁留酌使院

萬文學士有不遇時之歎賦贈十六韻

昔別臨岐路今来見兩寒乍投庲子國未厭楚王官髮短遊偏壯途長歲欲殘俠能矜一諾險自失千盤暝壑驅車入雲林立馬看琴尊宜幕府魚鳥澹江干地迥風霜勁山空日月寬情迻幽處劇語對故人驩酒氣薰蘿碧厨煙裊辟丹蕭疎欣把袂契濶問加餐念爾遭時拙居然感說難朱絃稀合奏漆室但含酸在泉思翰矯防人借色觀無媒姑韞櫝

有道幾彈冠後會知難偶中懷殊未彈明朝歸鄂渚行矣慎波瀾

寄懷臨桂王員外君自民部遷周藩長史自免歸

官拜司農亦不早翩嫣神武挂冠還歸来桂嶺花深處醉憶燕江月落時（君故燕令）肯向梁園重授簡每逢吳客但題詩思君只隔蒼梧樹清夢何由度九疑

鄖志成送周小史還襄藩十八韻

貢土參梁域分疆自　憲皇提封雄四塞典記待三長君故能張楚臣今已重襄百年開草創獨夜引藜光識大推賢者聞多益舊章衮褒榮照日鏡戒皎臨霜搖筆輝金錫披圖下鳳皇諸侯矜紙貴二酉得書藏寰宇存文獻精華注武當真稱倒屣客不負校書郎宦以無求拙名因有述彰黃金酬著作白璧耻遊揚長揖初辭幕清歌再舉觴歸途寒赤

驥乘月下滄浪轉盻朱門色仍聞碧醴香曳裾身自得工瑟意難忘便殿承筐篚貧家問橐裝不須將舌示呼酒赴高陽（高陽即習家池）

寄賀西粵吳開府平樂大捷昔與公別豫章兼致懷思

差池雙劒斗牛間萬里雄飛嶺道閒多士橫經重問俗（公故粵督學使）諸軍傳檄乍平蠻未應浪泊愁鳶站長對衡峯數鴈還

麟閣閒時聞振旅賜金早已動　龍顏

閩司武選調考功志喜

江津秋色款離觴行近蓬萊日月光解
得山公能啟事竟從司馬乞名郎空羣
祗益燕臺價起草仍含漢署香望去玉
山誰不羨高懸氷鏡切文昌 唐時考功職貢舉

冬至後二日生旦自壽 丁丑

緹室陽廻散曙光函關紫氣接扶桑斑
衣緫隔吳雲遠絲線重添楚日長遠樹

神烏爭鼓噪淩崖天馬 崖名 欲騰驤節
旄空在成何事江漢馳驅十九霜

春夜方奉常允治酌余唐藩三里橋
庄時別南陽十年矣感舊賦謝二
首

漢吏風流遠梁園草樹深異時憇五褲
今夕盡雙簪暝入嵩河色春餘薛荔陰
逢君在空谷厭飲愜中林

其二

星閣移尊晚煙郊擁騎過故人騅未足
終宴夜如何隅竹閒笙管臨池豔綺羅
十年追倒載垂老興猶多

夏日方奉常以詩箑見餉輙賦和章
時奉常有改南之命併以馳慰

玉堂神采瑩氷壺坐上炎蒸晝有無河
朔久虛袁紹酒南陽曾佩杜君符人言
漫擬同三至天意重教賦兩都日暮遙
聞梁父曲千秋想像卧龍圖 諸葛菴在宛城西

宛南諸王孫翮翮博雅兹喜余再至
攜榼郊勞詩以酬之

無勞虛備漢公卿 無勞故杜君公語 深媿諸侯
擁篲迎自識青雲浮宛洛重過朱邸見
平生文章驟起連城色賓客時聞曳履
聲隆準子孫驚代異更生早已著書成

江陵劉侍御過鄖見訪以詩送之北
上

山城雨過淨無埃何客傳呼結駟來境

入賀當春正麗花迎繡斧夜還開却慚
森戟稱烏府誰似埋輪在鳳臺君故在留都
閶闔五雲看漸近法星原自傍中台

召拜少司寇別楚中同年

單車還往漢江邊迴首春明二十年敢
擬虛名懸北斗長懷高誼薄南天久駝
簪紱何為者相望煙波共渺然垂老不
禁兄弟遠驪歌莫是棣華篇

春明稿十四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徐學謨撰學謨有春秋億已著錄是編皆其以尙書召起再入都時所作故以春明為名凡文編十卷詩編三卷續編一卷文編末四卷為齊語皆所著雜說千頃堂書目作八卷葢除齊語計之也其論詩一條云近來作者綴成數十艷語如黃金白雪紫氣中原居庸碣石之類不顧本題應否張以竄入專愚塹暫自以為前無古人小兒效顰引為同調南北傳染終作牖風詩道幾絕其語葢為王李而發學謨與王世貞里閈相近而立論如此頗不為習俗所染然詩多儒響終不能副所言也

性善予乙酉點試時所拔山左亞卷也攜其祖司訓洪匯公文集來遊
京師而丐序于予予素拙于古文詞而先生之文則有引人入勝者語道則自鳶魚飛躍推而極之天地鬼神之微論人則自漢唐宋明上而溯乎黃農虞夏之盛談理則自易書詩禮春秋一以貫乎關閩濂洛性理諸書之奧內而祖父兄弟之賢明表揚昭著外而親戚朋友之情話往復肫詳嗚呼盡之矣文本乎情情深而文明文根乎理理達而詞徹文生于氣氣到而神流斯亦極宇宙之大觀而無憾矣然先

生文非特優于文而已也今讀其蝶庵自藥一書微言大義凡百餘則類有得于紫陽語錄之旨而身體力行之則先生之究心理學而底于精涵養德性而臻于粹且堪入先賢之傳而分俎豆之馨焉又寧第言語文字云爾哉是爲序

康熙四十四年歲次乙酉陽月穀旦浙東馮佩鑽拜撰

[illegible handwritten annotations]

序

予自束髮受書即聞海內藉藉爭傳冢宰月林邱公㷀之名及讀其四書摘訓剖析精微閱其疏稿文集敷奏剴切亦名臣亦偉儒固仈已仰若山斗矣乙酉之秋予奉

簡命點試山左得亞卷邱生性善文

心甚賞之闈後來謁詢其家世即月林先生之五世孫而乃祖司訓洪區公猶親沐君子之澤于五世內者也吾意其家學淵源必有名山石室之藏因索其文集而觀之凡二百篇首太伯文王論重讓德重至德也終箴作入卿賢呈詞而結之以[illegible][illegible]

自藥自信其有得于文章性道之旨而無愧爲卿先生也然則公之自命葢可知矣而其間論說策若干序傳記若干辯解議若干碑銘祭文以及雜著凡若干其謀篇之或短或長音節之或疾或舒罔不中程焉則先生之博物洽聞[illegible]中肆外正猶大

海汪洋而魚鼈出沒變現于其中也豈尺水勺波者所能彷彿其萬一哉予于乙酉榜發後已將門人邱生肄藝選定而序之矣今讀洪區集中所載邱氏家乘歷世多名進士詩稿文集著作如林與月林先生前後相輝映始信瑯琊邱氏爲山左文獻

之傳也予是以不揣固陋而再爲之序

雍正四年歲次丙午嘉平之月朔二日江右魏方泰拜撰

柴村文集目錄

卷一 論三十五篇

卷二 論十九篇

卷三 說十四篇

邱先生文稿小引

人之言曰理學家不主文辭其然哉伊川考亭原弗能古文辭人以其媚於理道寬望薄責於文辭藝苑之間可耳曷至以其故而廢藏名山傳其人之業乎漢儒若韓嬰之於詩京房之於易其斑駁陸離如三代法物而近世王文成文言從文順意自辭出視歐曾何讓焉余既傳邱先生復得其所著百餘篇蕭寺中反復讀之其尚論今古類蘇文忠海南志林孔子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欲學者之有言也宋之儒膠而固陋之儒僭而襲先生其鑒於此而爲文者哉彬彬之辭駁不遠道

織水李煥章拜具

邱先生傳

諸城邱先生志廣字弘區號蝶庵簡肅公從孫也生穎異幼好學沈潛有大志爲諸生年二十四督學王公宇按部至性嚴重諸名雋鮮當意者得先生卷大驚且顧安得是顧安得是置第一先生謂業大勞山中時天門後白道人弟子甚衆先生一一詢之不爲意齊仙翁本守執贄廚祭先生見而異之謂此七真嫡子也從之學求口訣本守日君儒者當闡關閩濂洛之旨此非君所學也先生時時得本守談說有悟入疑道可成矣輒病病且甚其兄某挽之歸歸而復理舉子業安邱馬通政公從龍聞其名慕之式廬而請從定交曰我朝自文清

文成白沙敬齋後學者寥寥況吾輩在齊魯間非他方可比乎當共勉先生始憶本守所告語遂俛首下帷究坐沈思久之有省後通政公爲邑令所甞中禍亘測先生倉皇赴其難通政公戍都勻會赦歸後之江南逆旅而死先生徒跣足繞緊哭幾絕或勸之先生曰吾不慟馬公慟理學自此失墜也自是先生意緒忽忽若無意人世者先生生平教授生徒侍讀單公若曾輩前後咸負笈翕更汲引後進諸貧窶子弟賴以補學官者甚多時齊仙翁沖舉已久先生往大勞尋舊從遊處惘然久之先生貢例入太學遲二十年日却掃坐德滋堂取四庫書單心研究著書一爲理學函發明諸大儒精蘊一爲子史函評騭古今成敗得失是非一爲騷賦函比物連類託意屬辭自屈三閭文園令以下無讓也先生文尤長于議論往往翻昔人成案洋洋灑灑累千百言皆中窾會而不詭于理先生更潔庭宇治園圃瀹茗摘蔬蒔卉木松竹作小令以遣逸興時有會心引吭長嘯人過其旁嘆曰此蘇門遺響也晚年先生閱張長白先生傳曾受有司準遺爲邱國祭酒官如元山長今教諭訓導類俯就之住院寺羽流之任官觀無害也遂爲長清司教訓化濟西學者濟西學者翕然事程朱之學自先生始無何投劾歸年八十三沒于玉斯博綜精制義屢試場屋皆幾售弗果明經擬授官以疾卒王待菩屬文

稱名下士有父風先生天資高邁假道謹勤馬通政公嘗曰吾篤資聰明皆不及蝶庵其爲所推重如此先生著述頗富多散失有文集數卷藏於家云栗安末學李煥章曰余少時郡之南以理學著前有簡肅後有蝶庵祖孫相承其盛也吾山左當漢時諸儒以百數而瑯邪蓋公爲之冠蓋公本儒者好黃老曹平陽用其言而齊大治至今稱賢焉先生嘗入大勞從齊仙翁學至病始歸殆聞蓋公之風而振起者乎今先生以學行宜享瞽宗而大勞尚供先生木主侍齊仙翁亦宇宙一大異聞也

泰伯論

簞食豆羹見於色讓豈易事也哉以天下讓則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直視之若敝屣矣此其中有名焉則好名之人猶不難以為乘易一名蓋名與利固并重者也而名復踞利之上利暫而名長利穢而名清此好名者所以能讓也若無得而稱則名復未之聞矣泰伯之時何時哉於殷則全盛之際而周則太王播遷之餘也荒高山而居陶穴周且幾幾乎不得謂之國矣泰伯一遷國之公子耳安所得天下而讓之讓也者謂人以天下與之而莫之受如巢父許由卞隨務光之迹伯固岐周亡公子也奔竄流離文身斷髮不知者以為匹夫知之者以為僥倖無天下也而何

以讓天下無以天下與之者何為以天下讓惟是奕世之後孔子彰往闡幽遂因以天下讓耳於此曰民無得而稱豈惟民哉非孔子之聖固無此千古絕頂之識也嘗試論之凡人家國之將興也必驗乎祖德脩察乎孫枝不必其富貴光顯而始知之也祖德不足則岐嶷之子孫不足恃不見其子孫則祖德之杳茫無憑周自后稷公劉以來其積德也久矣且禹發於身契發於其後曾是后稷發祥於邑跡而有粒我生民之功其子孫如不窋者雖竄伏戎狄間未聞有所謂違命也盛德之後百世祀周之子孫有不與禹與契同膺天命而食其祖宗之報者哉且公劉太王世為賢主而古公生三令子季歷復生文王繩繩之

中宛已大異犁兒矣太王實始翦商以聖孫之非常知必終集乎大勳泰伯有讓商之心亦以從子之不偶知必終全乎服事也泰伯之時商之盛極矣此東鄰殺牛時也如火之烈而薪已盡如花之爛而氣已脫有將衰之機矣周既積善於其前而昌復鍾靈於其後太王曰我祖宗之德食報於此矣而泰伯則以為不然伯之心非古公之心也古公之心在大其祖宗而泰伯之心則在於全其君臣也夫子謂三以天下讓吾誠有以窺之矣泰伯見商運之將衰而周德之日盛也以謂吾為古公之長子後世之有天下者非吾之子孫其誰與歸逃周者讓商也身廢為荊蠻之人其後安得享翦商之福此一讓也伯去而仲雍嗣矣

仲雍嗣能保其後之不翦商耶偕雍逃周偕雍讓商也此再讓也伯仲去而季歷嗣矣既遂太王欲立之心而復遂泰伯欲讓之心泰伯之讓迹似近於讓季而心實在於讓文意在於讓文而實在於讓商太王之翦商也見有昌也謂集大勳者此兒泰伯之讓商也見有昌也謂終服事者此兒太王之知文固不若泰伯之知文尤為知文之至者也泰伯惟知昌故讓季以及昌泰伯惟知昌之能服事故讓昌以讓商也此三讓也武王牧野之舉伯之所不及料矣泰伯之絕嗣以終亦伯之所不及料矣但為商延一日之祀即盡臣子一日之心此泰伯意也非孔子亦孰得而知之

文王論

禍福之如環也福也而或爲禍所伏禍也而或爲福所倚誠有不可以預料者獨是身爲至德或匹夫而具公輔之器或百里而爲帝王之資郎[illegible]而禍繼之憂爲福堂固不可以禍而遂變其志禍也而福繼之福爲興機是尤當以福而愈深其謀禍也福也皆至德之人可以動忍可以奮起者也如文王者后稷之苗裔也稷與禹與契同事舜爲五臣禹爲大司空契爲大司徒而稷教稼穡爲司農此俱有帝王之資者也禹於身王矣而稷如故契之後至四百年而生湯伐夏爲天子而稷之後如故又六百年始生文王公劉太王王季[illegible]世累仁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之流也是[illegible]侯同爲紂三[illegible]侯封入爲[illegible]以九侯鄂侯之後慨然太息遂囚之羑里且殺[illegible]子伯邑考郎演周易於[illegible]三木亦幾殺有不免之憂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憂者憂禍之已及患者患禍之未已當是時也內文明而外柔順文郎善於居禍善於免禍而王公之業成此乎之夢四海之歸等明日之陰晴矣向非散宜生以[illegible]而救其主用美女名馬之計安知不偕九侯鄂侯同罹於禍之大耶噫福兮禍所伏誠爲叵測而至德之人動忍在斯禍亦何傷耶釋之而命爲西伯賜斧鉞專征伐回視羑里之囚寧不天壤也哉向之憂爲福堂者今實登福之堂矣文王於此倘肆然鳴得意則以禍而轉爲福者安知不復變而爲禍耶顧陰行善於不侮鰥寡澤及枯骨之仁而耕者讓畔行者讓路虞芮質成慚而歸焉嗚呼文王於此郎欲不爲受命之君維新之主而天與人歸亦有不得辭者矣后稷與司空禹司徒契宜近則發其身遠則發其子孫非一朝一夕矣至昌而始大其宗亦安得不王也乎文倘曰紂吾君也祖宗以來世爲臣子踐其土食其毛且分茅而爲列辟天王明聖爲罔臣尚念舊恩豈可於賜斧鉞之後而遂背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以服事殷此周所以享八百之祚迥異於夏商衆獨出於古今也身爲至德禍也而亦修德福也而亦修德福而禍禍而福外至者郎不

可必而拳拳修德[illegible]不以禍[illegible]也此[illegible]里而帝王文之所以爲文也若匹夫而具公輔之器者亦然宋之呂氏庶幾近之

伯夷叔齊論

千古聖賢其情有隱而未發者後學闡幽必有以抉其微而特揭之廼無負於尚論也如泰伯之逃尼山明其以天下讓且曰三以天下讓其與無得而稱之民始迺乎大異耳伯夷叔齊之讓夫子許之以賢許之以仁昭然爭光日月矣而叩馬之諫太公曰義士遂餓西山不食周粟稱忠臣者必歸之賢之仁之以其讓義之以其諫忠之以其死見閑無容置喙者也有隱而未發者則讓也仁也適以成其忠義而人未之知也孤竹君遺命立叔齊其中有難測者以齊爲賢耶夷並不賢者哉紊兄弟之序而從父子之私中自有說未可臆斷也若兩人之必逃孤竹則吾知之

矣夷齊皆負高世之識者也知商運之將終而天將新之命此兩人者倘受侯封而從少君乎一朝改玉之際□□則其忠商之心矣抗周則必從五十國覆宗而滅嗣矣以彈丸之地抗壹戎衣之天子夷齊非武王敵也叩馬時左右之兵尚父可爲之解若擇孤城以抗大衆尚父可爲之解耶惟超然於社稷存亡之外諫可也即以諫而得殺亦可也餓可也終以餓而得死亦可也後國人立其中子未聞其與周抗也有存孤竹之人則夷齊可以告無罪於先君矣不爲臣周之人則夷齊可以告無罪於商之先王矣此夷齊之本懷也若以爲齊之讓以天倫父命不重於兄也耶夷之讓以父命祖宗數十世所傳之國自我以讓而斬之夷亦非通人也兩人之逃雖迹在於讓而意則在忠商此當時之隱千古來未之發也闡幽之士能不爲之亟白也乎

伯夷太公論

孟子論聖不及太公而言文王之見知則又不及伯夷錯綜而互見耶抑各有所長而聖不必君聞知之班聞知者不必其聖耶然同歸西伯則此兩人者俱文之友矣一得文之經一得文之權方其就養而共處於一堂也同康樂夢吾嘗從千古之下尚論之夷立天下之大節者也望成天下之人功者也服事之心夷知之此夷之所以歸周也大勳之集必待太公而後成此文所以載之後車而終奏鷹揚之績也夷之歸周也曰王室如燬矣而君臣之義復耿耿於中終耻周粟而文之周非武之周也此其粟可食也倘文而無服事之心即九為三牲夷有食之不下咽者

矣太公之歸周也曰豈歸附有王氣享而援之餘慶而必能末清大定為斯世斯民之主含周其誰與歸就養焉可也此兩人者欲立天下之大節則始終於窮不肯以一飯之德友其父遂事其子欲式天下之大功非藐悦乎富蓋將以一綸之釣大其後無負於先夷之逃孤竹夷之讓也文之守三分文之讓也兩以讓為德夷不歸文夷將誰歸耶即就養無礙於清若太公者圖齊之發屠而渭濱之釣叟也請六韜而執三器終屠商而釣獨夫焉其歸周也文即不懷牧野之心而伐崇戡黎有不與子牙一商也耶文之養此兩人也諱報國之忠則訪墨胎之公子議尊征之略則問磻溪之老人吾知不一待之也而一得其經一得其權非文之執友也哉武於此兩人為父執卒封呂望於營則其功也亦曰此先王之所以遺我者也若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固念平昔相與之雅而武王亦必曰此先人之舊也數子罪待以狂奴可耳釋之

□□於天下雲擾倉卒定交於草莽之中初非如四海底
定之後受命爲臣者比也蓋意氣相許委心於彼搶攘之
際畧見無蹤若者故以其身奉之耳旣而情或不洽道或
不合則去而適之者亦良多也如韓信九江王布初何嘗
不事項王哉旣則見項之發其不足以爲四海之主也而
間行歸漢且終取項王而代之非負項王也蓋天下未定
欲立功爲興王之佐無不有擇主之思如良禽之擇木耳
管仲子糾之臣也而卒相桓以覇齊鄭公建成之臣也而
卒相之至此英雄擇主之常也亦何害其爲反覆耶如范
增之於項籍也意氣相許不過於搶攘之際畧見無蹤若

者故以身奉之耳立懷王以係民望籍印慨然從之則
籍與增亦可謂有同心矣厥後所爲如坑秦卒殺降王子
嬰燒秦宮室弑義帝所過無不殘滅苟非無目鮮有不知
其敗者增未聞一諫止之其所謂多奇計惟殺沛公於鴻
門令項莊拔劍舞耳餘未之聞也明知爲龍成五采有天
子氣而必欲違天害之王者不死固未之聞耶則增固匹
夫之謬戇者也但以始於倉卒中定交草莽不忍負其初
心卒爲豫讓之死以愧後世人臣之懷二心者而必不肯
如韓信之爲如九江王之爲也噫此其人誠可憐也天下
事大定矣乞骸骨歸如能超然於成敗之外若張良之從
赤松子范增亦不失爲智否則若陶朱公爲五湖之遊亦
無不可爲英雄之結局何至疽發背死爲千古哭耶增之
死增之忠也增之忠增之愚也然亦可以愧天下後世之
懷二心以事其主者

魯國絃誦論

急其所急緩其所緩人情之常也夫平崇文其所急在詩書如豐年之玉是可以登之廊廟貴重而華美者也雕龍繡虎之技成而爲卿爲相將富貴者在此卽論道經邦爲天子調燮陰陽亦不出乎此篇篇而得之一旦而攀變忽起四海鼎沸則毛錐無用而長鎗大劍其所最急矣若仍安坐而閒援綴抱膝長吟不變於急其所緩緩其所急迂而無當其亦之爲蠹儒也哉如魯自周公以來禮義之邦也秦亡在閭後而人不高亦之德於是魯與田齊等並峙項羽與西楚劉王諸侯侮焉魯於是秦西楚爲主盟則魯爲楚之所收於下也魯亡於勤王之師犄角漢王以執楚還朝夕絃誦不廢不近於王欽若之閉門誦經噫此魯之所以爲魯也此魯所以爲周公苗裔也周禮在魯未可伐也左氏傳之矣凡人各有素無論在家在國苟能於搶攘之際不失其守卽不可猝犯天下雖而於以自保固根本之固也忠信以爲甲冑甲冑苗衛身之具禮義以爲干櫓干櫓者防患之具甲冑干櫓與矛戟異固不可以破敵然以之自衛自防誠優然有餘者也沛公以不降而欲屠之聞絃誦而遂釋其罪且以魯公禮葬項王以暗啞叱咤之雄死得享禮義之邦之俎豆項王亦榮矣況全其社稷而復有益於君公誰謂安坐而閒援綴抱膝長吟不可以自全於搶攘之際耶

留侯論

君臣相遇志投氣合既非鄕里之親復無知交之素一見而遂以其身屬之且此胸中之奇慷慨畢吐此有所必傾彼有所必解若天授此人力者卒成大功爲元臣之冠是固與衫芳不識其人而竟出心膂股肱或既投於東復投於西其始也似若無主見而終得其所歸迺相與以有成也亦大不侔矣留侯之於漢高季爲泗上亭長而良則韓人豈有鄕里之親與知交之素也哉漢高起沛往從景駒於留張良道遇之從少年數百人屬焉沛公以爲廐將當是時也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輒善之而用其策良以之後語人曰沛公殆天授之烈矣惟大公兵法良受之圯上老人其所儲蓄於此此留侯胸中之奇也一見沛公而卽以此語之沛公一聞而卽無不解此真天授非人力矣是與蕭相國淮陰侯有迥乎不相侔者蕭何爲掾主吏素與漢高爲鄕里之親而托知交之素者也呂公以相人之術知季必大貴而欲以女妻之何曰劉季多大言少成事是寧識季於微時者耶終卽居三傑之班領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絶糧道功誠大矣而一見卽識爲真主其股力固讓良遠甚爲心膂股肱而比之留侯蕭雖左右手而手與目較手以形用目以神用良目也蕭相國手也目與手孰上而孰下耶孰貴而孰賤耶蕭以沛公爲多大言少成事則其目不敵良矣韓信初從項梁梁死以從

賈長沙其人無成乎死於吳王之陛焉而卒以痛哭夭也若文帝即大用之則紛紛多事易服色改正朔試三表五餌於匈奴而漢文以柔道安者不反壞於賈生耶洛陽年少才有餘而器不足其氣足以服千古而卒以夭死此賈之不幸也然神龍見首而不見尾安知非賈之幸也哉

鼂錯論

聖王之爲身後慮也其謀之者無不周而有所備亦有所失則明主之所不能免也蓋人各有短有長因其長以忽其短則用其長得矣而必受其短之害是故居其後者有以善用其長而不至受禍於其人之短乃爲無負先王耳如鼂錯以上封事其指陳用兵利害及中國匈奴長短技歷歷指掌即孰孫武司馬法不過云爾也文帝愛其才不減洛陽賈生以對策擢爲中大夫而得幸太子文帝不之禁蓋以太子與吳王有提局之嫌吳王日鑄銅煑鹽有窺漢室之意然不制也錯賜之几杖文帝固未嘗須臾忘濞也蓋固是文帝亦以爲外有細柳將軍而內有鼂錯

智囊爲之謀主即吳王老叛將不能忘其子之仇而此兩人在固有以制之無難耳詎謂錯爲刻深之人而景帝性復與之相近則七國之反雖有周亞夫爲之破滅文帝之按世行軍也固得其心而卒享其報而聽太子用鼂錯不能無得失於其間也鼂錯之智似足以洽七國而啓景帝以削諸侯削吳可也何故以吳之故併削諸國爲吳王樹黨耶錯之智於此過用矣則以其人天性刻深必不肯用寬書以享安靜之福之爲也徜景帝體文帝几杖之意如周亞夫者令之典兵時爲敵國之防而鼂錯調兵食於內令之無隙可乘不數年吳王老矣或可以坐享太平之福而不然削亦止削吳耳如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且特[illegible]

之以爲天子之尊臨吳王雖强亦安能叔諸國於無事而
令之與天子爭于錯之削諸吳錯之失也景之聽鼂錯并
削諸國景帝之失也而文帝以天性刻深之人令之得幸
太子卒致七國之禍則文帝亦未爲知人矣喜其長而忘
其短知其可以爲國之利而忘其可以爲國之害文帝猶
不能免於餘人耶若景帝皆[illegible]刻深人也令之體文
帝几杖之意而善用鼂錯則吳楚反矣賴周亞夫漢社稷危
而復安則終文帝有以遺之也

霍光論

濟天下之事識與胆而已矣而胆尤重焉韓魏公平生未
嘗以胆許人良有以也眼或迷於一旦尙可任夫百鈞吾
終以大受之器許之漢有霍光其于昌邑王之廢立千古
比之阿衡而後世稱之曰伊霍博陸侯何如人而遂等於
有莘之聖也耶伊之就聘於湯也可謂有特識矣而五就
湯五就桀不近於脚跟無定乎似無胆矣非也其就湯也
知其可與有爲也其就桀也則湯之意也桀之意可回湯
可以罷南巢之擧而全君臣無斷德矣不得已而爲伐夏
之事非湯意也亦非尹意也此尹之所以爲聖也湯崩而
太丁以元子蚤殂太甲嫡孫以不立而立外丙外丙二年

[illegible]村文集卷一　論

宮車晚出再立仲壬復四年短祚而始立太甲兩及庶孽
以支子而承祧甲以太孫獨遲遲抵於數載而正大寶蓋
於東宮之亂知其非主器之人故不遽以九鼎付之耳六
年未久喪我而君尹於此亦復何如何矣不得已而藏太
甲尹之心亦戚甚也湯之典刑何遭顚覆之桐宮誠不
知幾爲徘徊矣以臣而廢君其胆誠不可及然再立庶子
始立嫡孫以其不肖而乃放之固非不學無術孟浪之爲
也霍光之於昌邑立之不審廢之如戲亦安得與阿衡并
也哉方漢武之殺鉤弋夫人而以周公負扆圖賜霍光也
漢道無大將軍靑及不冠不見之汲黯與平津詭之類哉
而托孤獨以僞光武誠具眼人也誠眼之不迷者也其識

不可及矣而光於昌邑之立孝昭不嗣光於此宜博訪群下廣求賢宗當是時公孫病已業著名於藩矣迎而立之寧不爲得人耶昌邑不道之狀想非衆所不知者而舍卒迎之此其人固大異外丙仲壬何舍孝宣之賢絶勝太甲者而立昌邑也哉霍光此舉以爲不學則誠不學人也以爲無術則誠無術人也以其有伊尹之胆敢爲桐宮之爲故千古稱伊霍焉錯認昌邑王眼光一旦之迷也先輔孝昭後輔孝宣膺任千鈞之重也大受之器終必歸之獨是霍顯弑許后而光隱忍聽之不知大義滅親竟致夷族霍之胆終有所不足亦安得此聖之任者哉

蓋寬饒論

忠臣之諫其君也有顯而指之者犯其諱可以取禍有隱而刺之者借其名可以致刑此批鱗之士或發其所忌或未白其心而卒以之自戕者誠不足人也如蓋寬饒之自刎北闕下也亦何以取此禍致之刑也哉嘗試取而統論之宣帝英察以法律爲詩書此其所短而陰重法律陽托詩書則又以爲操術甚精而門人指之如隱疾之忌醫然哉寬饒直指之明白無諱孝宣安得不怒耶若以刑餘爲周召則實有此病矣宣帝時恭顯即典樞機其任之者誠專也卒留之以病孝元而爲兩漢胎禍之主如聲色之華[illegible][illegible]於時似可以[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以衰不免體爲之敝非王處仲亦誰能開后閤然之耶[illegible]變之此尤宜之畏人犯忌者也寬饒發之安得不怒而下執金吾遂欲殺之耶此皆顯犯其諱有以取禍事也惟是五帝官天下不識其意則誠悖謬之極嘗俯首爲之深思寬饒未病狂喪心何至迂蕩疏濶作此等放言耶我知之矣元帝柔懦觀其後之所爲誠足以亂漢而帝亦知之欲屬意憲王即被望之與蕭周堪張猛等事不及惠帝遠甚惠帝賢主漢高猶屬意趙王元帝何如主而可以付大器也乎立王氏爲皇后而卒兆新莽之纂與朱均不肖庶幾近之寬饒之所謂官天下而傳賢蓋欲帝之惜此座耳欲帝之爲漢高別有所屬耳此隱而刺之者卒未白其心而致之死此批鱗之難也雖

然帝於此亦未免爲輕殺矣寬旣自刎亦未免爲輕死矣

光武論

凡英雄之未遇也每善藏其用於不測如龍之未飛未躍或水潛而淵伏或穴居而土處蛙蚓得而狎之魚鱉得而弄之固不若蛟之長丈尺而異於凡衆匹儔也及一舉而升天則風雷作而人驚雲雨興而物潤光采絢爛靈奇變化然後如向之未飛未躍也蛙蚓狎之魚鱉弄之乃藏其用於不測而人莫之識耳如光武之在南陽也一白水村中稼穡之布衣也無言他人卽至親如伯升猶目之爲高祖兄仲高祖兄仲何人哉固[illegible][illegible]侮之父而郞嫂之夫也郞嫂夫婦以沛公爲不事生業之蕩子弟而沛公視之則以爲田父之儈而鄙吝者乎此其人何如而伯升乃以之比文叔伯升豈無目者耶湖陽公主文叔之姊也則亦伯升之女兄弟也以其奴殺人而彊項令不爲之貸也言於光武曰文叔爲布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此其人非郭解朱家輩乎如是而人目爲謹厚且目爲謹厚者卽南陽父老非藏之極其深妙至不可測何至云爾耶且南陽父老止爲隣里鄕党之人若湖陽公主則閨閤至親曾有知之不真者乎藏亡匿死湖陽[illegible]之而伯升不知乃比之高祖兄仲吾誠有所不解[illegible]用於父老猶易藏其用於兄弟實難藏其用於兄[illegible]於姊抑又何說也哉骨肉之間亦有知己想湖陽[illegible]知己故於其所爲無不有以示湖陽如伯升[illegible]

文叔則目爲粗人如藏亡匿死云者亦不令之聞耶不然何目之爲愛羹侯之父邱嫂之怨天也哉代王高帝之賢子亦高帝之聖子也居膝下而不知以惠帝仁柔之故止以趙王如意類己欲留意立爲太子而弗一及代王蕭相國居三傑之班者也當高帝之未遇也呂公以相人而知泗上亭長爲隆準龍顔之天子蕭何曰劉季爲人多大言少成事此豈知高帝者耶以蕭相國而不知高帝以高帝而不知代王然則伯升之不知光武是又無足怪者大抵英雄之未遇也固未有不藏其用於不測者漢高之在豐沛也則藏之於好色藏之於多大言少成事而光武之在南陽也則藏之於謹學藏之於小敵怯如龍之潛人亦烏得而端倪之也哉雖然高帝之起沛也有斬蛇之異有雲氣之異而縱觀秦皇帝則曰大丈夫當如此光武之在南陽也有一莖九穗之祥有佳氣鬱葱之望而聞應運者爲劉秀則曰何由知非僕耶英雄未遇亦大有以自負矣

嚴子陵論

嚴陵與光武共臥而橫足加帝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千古以爲美談一則美帝之尊賢一則美陵之高節著之史策爲君臣間希覯是大不然君臣首萬世之大義朋友者五倫之間聲其位細固霄壤懸矣無道則隱不爲暴主所不爲明主出非理之正也苟遇知己之主與之有故人之素則出而參帷幄效股肱俟其經綸爲社稷蒼生造福庶不負抱膝長吟自許之意有堯舜即有皐夔有湯武即有伊周若[illegible]巢由以自潔世亦安[illegible]有若人哉光武德過高祖以南陽布衣而中興漢祚[illegible]此而不與之相勗爲理遑狂奴故態吾不[illegible]遇何如也且無出而仕耶以匹夫而加足皇帝無論失上下之分雖在朋友亦驕蹇甚矣樂道忘勢不踞蹌於聯牀不能轉於下位何至倨傲驕人爲處士之傲云爾乎太史奏客星但當星象豈天子之象也以下凌上曰犯以臣子而獲犯上之罪陵何以自安耶雖曰窮臣者主賓之可也窮也而犯其主亦爲主人所難堪別尊卑等於冠履而可犯之哉鄧萬世與桓帝有[illegible]游之舊而引與對博太史奏客星經帝座[illegible]帝座已爲非常而犯則尤其甚者想以加足之故耳光武之尊賢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京者也而律子陵以中庸終不免爲賢知之過

馬援待梁松論

貴貴朝廷之重典而自處不可以驕人老老鄉黨之達尊而過倨亦近於失禮少年鮮傲或以屈己而生嫌此長者宗紀之常吾無責焉矣惟是老於經事熟於閱人而以一時之迂跡遂生怨隙則吾不能不懷衛武之抑抑而致恨於耄年也如新息侯伏波將軍固光武之功臣共事二十餘年親屬散房而班則舊將者也其於梁松爲父友則松子弟之儔也見父之執謂之進始進謂之退始退至問對亦不敢先本子之行宜如是固已然獨拜床下松何嘗失長幼之節哉松侯援則松客也無言帝婿卽律以賓主之儀有當拜於前而亦不爲此答者耶周公以天子叔父爲須展攝位之人猶吐握待士援卽爲松父友可儼然自待爲父兄而忘武公之抑抑忘周公之凡凡耶援雖老不以筋力爲禮而據鞍顧盼援固矍鑠哉此翁也以矍鑠之人而忽於屈伸宜乎來梁松之怏而有他日構陷之禍也玄晏先生不送陽城太守彼多藐人也且爲烟霞中白髮貧賤驕人無妨也若伏波將軍身爲列侯處帝舅之尊不答梁松之拜松恃其帝婿安知不以援爲恃其帝舅耶梁松少年輕薄此其所不足責者伏波何如人而廼有此迂跡之爲誠不能無遺憾於其間矣責馬援所以責天下之老者所以責天下之貴而老者

班超論

崇文之世聚好文之賢而共處一堂父敎其子兄敎其弟無非欲爲博雅君子誦法詩書思有以撫往古而傳後世爲之子弟者苟非分甚騃之毛家庭之間咄咄相過何以堪此耶否則錄錄凡庸甘爲人下俯首相安耳嘗思班仲升之投筆而嘆三十六騎立功異域也豈無故云爾班固兩漢重經術有兩司馬爲文章之伯其所崇重者固在經籍矣卽東漢雖以節義顯而明帝臨雍拜老環橋門而聽者億萬計則自是以後其所尊重者固天祿石渠之賢也非崇文之世也哉班氏一門爲之父者有班彪爲之子者有班固[illegible]其先漢書大其後[illegible]閨中女子如班大家觀其後代兄成一代之史而中有難字學士弟子皆就問壇帳之下則班氏父子在內在外皆好文之彥也仲昇以虎頭燕頷飛而食肉之人處一堂博雅之間其父其兄其姊妹未必不目爲異物目爲粗人也仲昇何以堪此耶慷慨投筆欲爲張騫傅介子雖其奇畧夙抱不欲以几研自老而目超爲粗人者超亦目爲腐儒然天下事不激則不憤不憤則無成蘇季子之爲六國相也妻嫂激之也超之封定遠侯也安知非諸文人諸腐儒有以激之也哉

班超待李邑論

得當以報讐卽睚眦之私亦有所弗釋此忌刻者之爲也而世以爲豪傑從寬以解怨卽[illegible]之致亦有所必忘此寬大者之事也而世以爲[illegible]世[illegible]愚待人寧厚斷不失爲君子亦庶幾於聖賢也如班仲升率三十六騎從事西域殺匈奴使者於鄯善虎頭燕頷飛而食肉卒封定遠侯入玉門關此何如英雄也茂能爲國樹萬里之威而不能爲巳快一日之忿吾知其不然也撫劍疾視匹夫之勇也建威立功丈夫之事也爲丈夫者必不爲匹夫何以知之如李邑毁班超擁愛妻抱愛子樂居西域無內顧志至使超遜[illegible]以自明此[illegible]之私也耶帝明其冤切責

邑令歸受超節度[illegible]不效李廣之殺霸陵尉哉霸陵尉之[illegible]夜之令也怨不在深淺於其傷心居[illegible]之中而爲無[illegible]者所鄙是誠可恨若比之陷於君父之前而以[illegible]保妻子之人非遇明主則不測之禍生焉霸陵尉之罪固可等之睚眦而氷霧消之者也李廣不釋霸陵尉而超則釋李邑令之隨烏孫侍子還朝以虎頭燕頷之人而短作此長者之事仲昇何以能爾耶我知之矣仲昇之父之兄皆詩書中人也其於忠厚之敎聞之素矣身雖爲異域之人而猶不忘趨庭之訓故與飛將軍起家弓矢生而猿背者大不侔耳雖然藺相如爲繆賢舍人此豈聞詩書之敎者旣能瞋目[illegible]全趙璧而歸復讓廉頗忍人之所不能忍天下事亦有其人何如安問其家傳也哉

陸續論

漢明帝天下之聖主也陸續天下之賢人也處聖主之世而身爲賢士寧不自期免於刑戮哉以楚王英陰疏天下名士而上得其錄遂汝繫廷尉備受五毒親異辭足固與顚民輕生能堅耐於痛楚之下者異也何以知之觀母至而不得見逢悲不自勝此孝子也世焉有孝子而肯折文綱耶且其母切肉未嘗不方斷必有義方之訓於其子矣斷葱以寸爲度是必教其子爲信度之人矣家有賢母則其子爲賢子可知聞母至而悲不自勝此豈不奉母教如趙括如嚴延年如范曄之例諸妾而泣等哉則其爲賢子爲孝子是文不待辨者也以明帝聖主而獄有冤民如陸

續豈不爲盛德之累哉處危亂之朝如黨錮諸賢叢頭三木蓋上無明主且俊顧厨伺閒標榜禍之來也亦彼有以取之也居隱解藏羽之時而若於見逸爭鳴躍躍露頭角無識乎其雉罹於羅魚亂於下也明帝之時何時乎天子臨雍拜老而期門羽林之士皆受孝經章句三代以下如此世界亦不多見者也而陸續廼以名士而中此禍上無桓靈之辟下有李杜之冤欲爲惡耶則惡不可爲欲爲善耶則陸不爲惡范滂之言不獨發於天地閉時矣君子得福爲恒以陸續而得福廼爲理之恒君子得禍爲不幸以陸續而得禍是寧非其不幸也耶但不幸於無道之世猶爲理之恒而不幸於有道是不能不爲於悒也由是觀之有道之世理爲主子亦弗之信矣明帝爲有道之君明帝之世爲有道之世値有道之世遇有道之君若陸續是所當不廢者而廼不免於刑戮誰謂謹身守法希蹤聖賢而遂可以蒙福耶人不可以有名英錄天下名士而中有陸續此卽所以致禍噫生我名者殺我身嚴君平言及之矣此亦爲無道言之也若有道而賈大學洪亦學士之所難隱也名亦何傷也哉概之以命爲主不獨在無道也居易俟命君子之所以自處亦若是而已矣禍福天也毀譽人也而是非則在已爲君子者亦信其在我有道無道罔不然

就者大則曹爲漢高文若卽爲子房且遂其初之所以自許曹不幸不得爲約法三章之人或亦安得爲圯上孺子不負占星之德權也乎操之姦百倍王莽而陰爲厚利陽爲名高亦時有新室之一班當其讓還三縣而欲以漢征西將軍題其墓也豈實欲終事漢之節耶不過不得爲漢高之爲而三分之局已成仍欲以西伯自處如鳴殺牝雞旣挾制其夫至於奄奄就斃而復向人言守婦道不欲以河東獅子自處是將誰欺耶或於曹九錫備物以爲不可而曰曹公本興義兵秉忠貞而守退讓君子宜愛人以德不過以曹有負名之意而卽告之以名此亦揣摩太過而爲與時上下之級耳操之姦假厚利而飾以漢高之操之意在名高則又以周文王之似昔於逢君者而反以得其不悅竟飲藥而卒操卽得爲沛公淮陰何嘗不死於誅夷剝不得如漢高耶或於此背從赤松子游曹何嘗不聽之去令作一始終子房也哉

禰衡論

士生於世小有才而不免爲盆成括者多矣苟非善藏其才善用其才固未有能全者也三國之世何世耶曹瞞爲一世英雄出而爲竊國之敍攫其鋒者有不殺之者乎孔文擧曹之敵也非曹殺融則融殺曹此固不容並立者也融志大而疎故竟死於曹之手若禰正平者則其雕虫之才而遇天發殺機之際此狂而妖者也遇曹亦死不遇曹亦死是固於曹無與者也陳宮背曹則殺之不以忠而釋楊修勝曹則殺之不以才而寬其不當殺而卽不殺者惟關夫子耳劉皇叔者欲殺之而憚矣而卒不能殺雖曹公恐失天下之望然亦其[illegible]以相敵其才足以相敵故阿瞞卒不能殺之也若禰衡曹以爲不足殺者智不及陳宮才不及楊修的辱曹於鼓吏而擊鼓淵淵爲漁陽三撾曹此以爲可惜而必不肯殺足與文擧等耶其卒死於非命則衡不善藏其才不善用其才而自賈禍也已與曹何涉也哉所謂遇曹亦死不遇曹亦死者也衡之死實死於孔文擧千古來未有知之者文擧有意扶漢而其才不足故卒潦倒猖狂於牢騷不平之餘當是時也融有不可一世之意而無人可爲其悲歌之友得一禰衡遂足以寄其牢騷之志於聲氣之狂此文擧之所以善衡也衡遂自以爲融之顏子世有此心齋坐忘之顏子耶噫此衡之所以死也衡之死文擧殺之也若以爲曹公殺之曹何嘗殺

欲亂中劉累以復鮮卑之業也一國之人固未有以此行爲當者違衆國之人心而獨伸其斷犯衆欲難戒之誡矣然則秦之南也未戰而氣已奪安之墅賭焉知非庸能有以告之而得其情故能以靜而鎮物耶謝玄謝石素有將略而復有安與桓沖以江左偉人爲之謀主且正湖所在人心既屬而君臣輯睦無隙可乘則又非蜀失武侯而主昏主失望抗而以歸爲之召其暴有必亡者比也秦之伐晉適於以無道伐有道以失人心伐得人心之國矣紂有臣億萬亦何嘗不強且衆哉而武以三千勝之寧在強與衆耶此論其理也若其中之機則在於用朱序之間而見之明審之熟耳以靜耳比其所繫密哉者也此吾於千古之下闡服而得之者

柴村文集卷二

謝城　邱志廣

論文

天有天文可以察時變人有人文可以化成天下孔子贊堯曰煥乎其有文章乃可以爲文章也何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文於是似偏於辭章矣四教以文爲首而後乎以博學於文爲先文顧可忽乎哉自後世善爲雕鏤漸爲風雲月露漸爲帖括而文於是浮文於是偏矣浮則妨要偏則失眞亦安用此文爲哉然自易以後文亦不可少者也作儀則有文作詩則有文詩亦文也作春秋春秋亦文也負圖而畫卦出

書而濟時六經有無一非文皆此文之所以不可廢也無花之果絶少不業之櫓獨倖甚矣文之不能已於斯也今學士家有古文有時文於古文則曰某可以比左國某可以普史漢某可以入韓柳之室某可以登歐蘇之堂於時文則曰某可以擬王唐某可以師瞿薛某可以入歸胡之門某可以循楊湯之路又有云時文者趨時者也曰旦旦而明草木歲歲而春亦何必循途守轍爲也文亦惟時之趨而已科歲有牘鄉會有墨依樣畫葫蘆即抄手也苟可得第便是高才固無庸世俾爲也總之文不離於理順理即可成章文不外於情入情即可共賞明白條暢不必深崖幽洞之奇魑魅魍魎之怪也虎豹而文炳豹變而文蔚

三八而用九六也其位則下爻爲初而二三四五以至於
上凡畫卦者自下而上也下一爻爲初則上爲終矣不曰
終而曰上明尊卑也且於上多凶亦戒亢也上一爻爲上
則下爲下不曰下而曰初明始卒也且其初難知亦慎始
也爻辭出周公而小象則作之仲尼蓋將發周公之所不
言也孔子於卦之彖則傳之於爻之辭則象之文王卦辭
曰彖孔傳之亦曰彖尊文王而不敢易其名也周公於卦
則彖之孔於爻亦象之亦尊周公而不敢易其名也若文
言則[?]之名若以爲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吾欲以示遠
[?]不敢爲文彖[?]人之[?]也且[?][?]吾亦以言文之耳
[?]辭上傳[?]辭下傳則於[?][?]周公所繫之彖辭爻辭而

爲之傳分上下者其辭繁故分爲上下篇耳說卦傳說乎
卦而爲之傳也序卦傳序乎卦而[?]之傳也雜卦傳則雜
取諸卦而爲之傳意多比偶則相雜而成文也不及爻想
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故深嘆其妙
而[?]其言之詳也孔子所作爲十翼固將以羽翼三聖上
經彖傳下經彖傳上經小象下經小象合之文言爲五繫
辭上傳繫辭下傳合之說卦序卦雜卦爲五

書

[?]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書者書古帝王聖賢以及
[?][?]之言動而傳之於後此史官之職也故六經惟書爲
[?]中之史斷自唐虞不及黃帝終於秦誓且及[?][?]刪書
[?][?]深矣司馬史記首黃帝孔子贊易黃帝其所道及之
而[?]則始於帝典想是揖讓而黃帝爲征誅之首歟故不
以[?]冠耶二典之下有三謨皆唐虞之史君主要故云典
[?]謨故云謨何是以禹貢卽爲王之首倡而三盤八
[?]訓六誓七命除則不以誓誥名不以訓命名者誠多
[?]相其意皆誓誥訓命之類也與治同道罔不興其可法
[?]在焉與亂同事罔不[?]其可戒者在焉法戒昭然其言

[?]有不書而史職盡矣其言動以垂之奕禩可以警當
[?]以示後世此史之所以貴也二帝三王之史盡於書
[?]秋存詩實繼書而作也春秋亦經之史也有古文出孔
[?]壁中有今文則伏生口授判爲古今似壁經居先而口
授在濟南猶居其後然其眞其僞孰古孰今則固未之或
知也出自今文者半多追蹤安知古者之非今而今之非
古則詰屈聱牙出自伏勝者强半恐以爲吃口之人年近
[?]安知無昏忘既畧於其間也哉蔡沈依附漢儒不能
[?]解亦但取其不違理道者近是聽周之昔侯鄭之[?][?]
亦止在恍惚間首揖讓之帝以文德敎天下也終[?][?]之
[?]知繼周者且爲之秦焉左氏曰如秦之不復求征也則

昔人之所由始也二南十五國風大小雅皆周詩也而頌則及於商頌者尊祖之章也何始及於商上崇古也再及於魯魯亦國也十五國風不及而列之頌孔子魯人且周公有大勳是安得夷於列國耶此春秋所以存詩而以魯爲主即與商同傳孔子殷人刪詩而不崇其宗國與其先代曾聖人重父母之邦與崇祖宗之義哉國家之治有始有本始於教孝終於敬祖詩可以與其全旨在此

禮記論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禮也者不可斯須去身者也而禮不下庶人則禮也者固學士大夫之所當講而習之率而由之者也乃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則所當講而習之率而由之者反躬自化之亦何以爲庶人之倡也哉有周禮焉周公之所制也有儀禮焉其文煩碎疑後之君子之所爲今茲朝廷以之取士而士以之取科名者則大小戴禮記不曰經而曰記者記其事記其言凡有合於禮有關於禮者卽記之若樂固與禮並重者也存樂記一篇於禮記之中則禮也而樂在其中[illegible]不可斯須去身而文之以禮樂夫子曰可以成人[illegible]危也耶大學今以之首四書而中庸則尤四書中之最精微者皆拔之於大小戴禮記禮記一書安得不奉以爲經與詩書易並傳而等於春秋也乎夫朝廷以之取士士以之取科名一旦身登樞要則所謂學士大夫也所謂世祿之家也其所由以爲安危者亦何得不講而習之於貧賤而率而由之於富貴之日也乎若鮮克由禮則貴不期驕富不期侈自適其咎之所爲也豈學士大夫世祿之家之福耶若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所謂自卑而尊人者也雖負販者必有尊焉則又不獨在世祿之家

春秋論

春秋何爲而作也哉詩亡然後春秋作詩經也春秋記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春秋者經中之史也以史繼經以史爲經經之中有兩史書首唐虞以及三代史之盛也春秋多桓文之事史之衰也春秋多桓文之事而實本於魯史孔子不過承舊史而筆削之耳仲尼述而不作者也而孟子於春秋之繼詩則曰春秋作[illegible]一生志在春秋子與氏亦不能[illegible]民未有[illegible]而光畢而不可論議[illegible]遑之所爲宗國也周公[illegible]成王[illegible]而朝諸侯彼亦爲者幾幾乎[illegible]之作爲周而作也此篇章之本懷也東遷之後[illegible]無王思文武而欲爲東周

合魯其誰與歸然其大書特書書名書字之間是非即爲賞罰賞罰者天子之事也春秋原爲周而作而頗以賞罰之權自予而不以歸之魯者歸之周夫桓文假周權三家竊魯柄夫子深惡之而忍自蹈之乎曰非也魯周公之後也周公翊王室者也夫子夢想周公而春秋之作一本於周公之禮經賞一善非我賞之也以合乎禮經而賞之也罰一惡非我罰之也以悖乎禮經而罰之也是周公賞之罰之而實文武成康賞之罰之耳麟經告成此即周道已興於東方矣故曰撥亂世返之正春秋固治世之書而非從托之空言也與

擬顧覲之定命論

命有出之君者或爲卿相或爲列侯群曹下至於五斗之祿一尉之任命自朝廷非臣子之所得專也命有出之親者或令讀書或令業農學圃艱至千里之行百貨之貿命自爲堂非人子之所得辭也有天焉君且稱爲天子天子者天之子也吾父吾身同皆聽命於天者也較之君親不尤爲至尊無上也哉謂之造物則凡物皆其所造者矣如陶冶之於器盤盂瓮甑犂鋤刀劍惟聽乎陶冶器亦安能自爲之耶人之於命也亦然貧富貴賤吉凶禍福百年之間適一時之得失人如傀儡暗中供有線以捉之啼笑拜揖未尚不能自爲也雖若無定而亦自有定似非人之智

力可以侯伴者或作得而忽失或禍也而福生倚伏無窮其如塞翁之馬信天緣以靜而肥浸益以勞而瘦梨園子弟登場傑而冠裳扮錦衣之蘇李傑而藍縷控乞食之齊人瞬息升降有莫之爲而爲者此其中有命如春之君父緣粟不得自由公卿也列侯群曹也下至於五斗之祿一尉之任也讀書者業農學圃者艱至於爲千里之行百貨之貿者即遷謫殊方漂搖異域亦有定命縱以君命以親命亦天命爲之耳君子於此亦奈之何也乎惟俟易以俟命云爾惟行法以俟命云爾易者平也心無不平者無不平不必生怨尤之想不必作矯媚之行命之貧富[illegible]俟之而已在我者不可移在天者聽其變君子之[illegible]

苟道也心無不歸於正事無不範於理不興覬覦之念不
作規避之思命之吉凶禍福俟之而已於道無所違於命
無不順君子之事畢矣有至命之聖人有立命之大賢焉
是命之所不得拘而囿也然義理之命聖賢可以御爲而
氣數之命卽聖賢亦聽之莫致千古大聖至尼山而極而
終於魯國之司寇千古大賢至顏淵而極而夭於陋巷之
寒瓢聖賢亦奈之何哉劉宋顏覬之有定命論予援筆擬
之而爲此作

制義論

合天下而奉一人天下之人皆其人天下之事皆其事治
天下之人任天下之事是必取天下之聰明才智心術中
正者用之乃可以理人而無廢事其選於衆而擧之也亦
何以辨其爲聰明才智而心術中正者哉書曰敷奏以言
言者心之聲也文者言之美也制義初場首以四書五經
命題其所發揮者非盡性之要卽經國之謨天德王道盡
是矣次場論一試以性理或以經四註命題與初場意同
表則效乎殿陛之颺言判則習乎朝廷之律令三場五策
其於國計民生皆言言石畫可以見之實事者也亦何嘗
不善也哉惟是沿習之久流爲帖括勦襲陳言抄寫腐套

如優孟衣冠偃師啼笑非其語語肝腸忠孝出於至情
聖賢吐之微言豪傑陳夫經濟文爲眞文人爲眞人亦何
負於國家取士之擧也哉廢棄有意與才亦惟嚴飭學政
重倖進之誅防冒濫之弊先德行而后文學重老成而戒
浮誇養士則欲其端慤謹厚取文則欲其簡易明切先審
其素有踰閑者文雖善而不揚徐觀其後無實功者名雖
成而必斥固不在變格例也天下無不敝之法如以五策
爲可採夫豈無紙上觀之可以指掌而於以當機[illegible][illegible]焉
設之言過其實者乎且言言性命而不可信言[illegible][illegible]而
即可信也耶策謂計策語多機術如戰國策云可以戰國
發士之學加孔孟誠正之上非所以正人心也[illegible]剝[illegible][illegible]

安石爲宋朝奸臣言苟可採事苟可行固不必問其人也井田創於商周則湯武之制也自秦開阡陌以來數千年不易何不遠法聖帝明王之湯武而乃循祖龍暴主之爲耶保甲之法始於荊公何行之至今耶千古之制善行之則沿舊無妨不善行之則創作亦敝若云有因有革此廼所謂革也

世凱

聖皇帝十八年聖明英辟何不舉八股而廢之也哉

復八股論

有剥必有復則復爲一陽之回有往必有復則復爲九轉之反無有剥而不復無有往而不復此固理之宜然而數之不得不然者也文有八股作始者王荊公也蘇長公孔子從先進論亦其發端者也題出之論語固未聞有八股之說制於宋明與遂取之爲法三百年未之變其相沿爲八股則學者揣摩之久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於斯也起講可以散行提則兩股有小股有大股有末股亦云後股鎖不必股矣結則總不必股矣先有破破其題也有承承其破也曰八股蓋除破承并除起語除鎖除結但取其中之八股而名之耳分變有無小股者起語或爲兩對亦近於兩股矣毎讀先輩文字破承即爲長句而結語最大是可知發端之宏偉而結局之長也至明季則結但三兩句是可以知結局之短且促矣前朝癸未一科亡國之音也會元如陳名夏以下五魁皆宏深博大猶爲壯響故勝朝大國而文運未墜我

朝

仍因之作則如殷之因夏周之因殷蓋八股之入人最深若復承秦後其官制儀度半用秦禮固未嘗盡更之也今股業於宋習於明而我

朝

相繼習而安之則亦習而安耳改爲策論策者春秋兩闈之末場也論判則二場試之亦何嘗盡翻先代之舊也哉獨八股整者散之密者疎之似反取難者而易之多者而

少之矣今又從而復之量有數焉將以爲如剝之復耶則復八股者一陽之回也將以爲如往之復耶則復八股者大輔之反也是理所宜復而亦數之不得不復者也以孔孟爲主而及於學庸大學作之曾子其十傳本之聖經孔子之本支也中庸作之子思其門人傳之鄒國孟子之正宗也五經爲聖帝明王治世之書士有專經取此以爲頭場其所寫者皆內聖外王之道治天下之務有先於此者耶策則策其治國安邦之急論則論其安上治民之要表則推乎睿人仰聖之詞判則判其折獄致刑之案先有三場未嘗不及之也復八股以頭場爲先固是回復之據正者也但古者數奏以言之典章對者生不必見天子而開口一吐胸中之所以筆墨代喉舌是當以爲言而因其言以考其心因其心以及其行言者心之聲也行者心之驗也明試以功果爲醇德則論道經邦之宰輔也果有寔才則承宣分理之群吏也有言敢諫則居臺垣理煩治劇則掌郡國務有一藝之長必爲九重之用此八股也即爲藩天八柱即爲成林八桂於以爲八州之八伯於以宣八方之八風亦何不可也乎此一復也謂元氣之復可耶

繼母論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地無二地母亦安有二母也乎然花之移者此地生彼地亦生果之接者此地結彼地亦結繼母者移花接果之地也爲花爲果亦安得忘移之接之坤母之恩也哉獨是爲之母者心有彼我因之情有厚薄乎雖爲前母之子固繼母之夫之子夫其夫父安得不子其子耶子既以父之故奉之爲母矣母安得不以夫之故待之爲子耶母雖有生繼之不同而父之視其子有親子固無異也吾夫既無異視吾爲之妻可異視之子妻者齊也吾之分與夫齊則吾之情亦宜與夫齊矣前母之子呼其生者爲母以其夫也繼娶之母亦呼前母之子爲子以其夫也聯膜外之人而爲母子夫於中如媒妁然外之人而同母子母於母如乳乳母之待其子也往往等於所出況與其父爲同衾同穴之人而其子喪之服之等之於父三年之生母者耶言念及此繼母有不爲之動者非情也即不爲其子動獨不爲其夫動乎即不爲其夫動獨不爲其夫之難動乎夫愛其子妻妬其子家庭之最難者無如夫婦而同床異夢喃囈中因想中亦有小弁寧不爲禍階也乎若爲之子者固如所移之花所接之果亦安能忘所移所接之地之坤母耶其母逝矣顧我者無人矣復我者無人矣所瞻惟父而父以繼母爲妻子安得不以繼母爲母所依惟母而母以繼母之夫爲夫子安得不

以其母之夫之妻爲母無言慈父即頑如瞽瞍娶於後妻之嚚且欲殺舜於焚廩於浚井舜何嘗以此廢其孝於瞽瞍也乎舜何嘗怨其母因怨其父而並讐其弟也乎閔子之母繼母也衣子騫以蘆花可謂薄於恩矣人不問於其父之言人不問於其兄弟之言可也至不問於其母之言則母亦化若之母也已王祥之母繼母也乃剖氷取魚而奉之其母愚因爲慟哭而朱氏之虐亦已極矣乘夜欲斫之避其大杖跪而請罪乃取所於氷不避凍死何爲耶無非以其父而母其母則父無二父母亦似無二母繼吾母[illegible]猶花之地也然花之地花當不顧其生長耶[illegible]吾母者猶果之地也猶果之地果當不顧其成熟耶吾母也矣人不能一日無母猶物不能一日無地父天母地天誠尊矣而親莫如地親莫如母成人後其於[illegible]母猶以妻子具而孝衰於親若中路嬰兒失其母焉是安可不以繼母爲母也予父無異父則母亦無異母吾願爲前子者亦勉爲大舜爲閔子若王祥焉可矣而世之人但知繼母之不慈而不知前子之不孝此蓋苛於論繼母而恕於論前子也若母爲慈母不以人苛求而生怨子爲孝子又不以人之怨皆自恕也則庶幾矣

紫村文集卷二　論八

福極論

洪範五福不及於貴六極亦不及於賤予偶思之而不能無疑于中也貴人大者則爲君相山龍火藻衮衣繡裳出則警蹕居則鳳闕此天子之貴也下至九棘三槐輪蹄赫奕呼吸風雲即分一命之榮亦五斗之祿亦自足以誇里巷山澤[illegible]雖五福都之及此何說也貴果不可以爲福耶抑福極不在于貴賤[illegible]于匹夫下而至于奴隷人得以與谷之[illegible]此猶不[illegible]吾不知所謂極者果何貧賤而[illegible]析困窮疾之有[illegible]而呻吟床第委頓萬端甚至有流離終身者[illegible]較之[illegible]爲甚若貧則士之常也定與惡爲[illegible]何[illegible]中有[illegible]而[illegible]及于賤耶惡人可以祀上帝而弱者仁之賊惟憂[illegible]世以爲恒迺及此三者而獨忘夫賤吾不知之矣再以思維貴賤皆分也分爲人之不可踰福極者命也命爲天之不可強不可踰者宜從乎人不可強者宜從乎天貴賤之等不外天子卿士庶人前已及之矣故此則畧而弗錄

紫村文集卷二　論九

論寬嚴

夫子與子張論爲仁以寬爲第二而堯舜以來治天下則以寬爲第一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甚矣治之貴寬也書曰敬敷五教在寬卽教亦云然而況於居上之治民耶天網恢恢天之寬也然疏而不漏則寬也而未嘗不嚴天無春溫何以生物天無秋肅何以成物潤以風雨不發雷霆秦失之急故秦亡無幾年二世而滅宜也周失之緩故周衰無寒歲亦豈治天下之道也哉雖曰三皇之世如春四時熙熙亦何以成歲也乎子溫而厲溫其寬也而無不厲寬固未嘗審嚴也漢高稱寬大長者入秦有三章之約而秦民以蘇湯武自周以後稱五百年王者舍漢高其誰與歸甚矣居上者之貴寬也堯舜以來治天下先則曰寬則得衆此治之所以貴寬也漢高以寬而致治庶幾應五百興王之運然韓彭葅亦死其手則沛公固最疎人也亦何嘗專主於寬耶諸葛嚴治蜀曰繩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此以嚴濟寬以嚴救寬之道也子產鑄刑書寧爲火不爲水夫子稱之曰惠人是知寬如天之恢恢而非方蹶之泄泄也寬如載江巨網網目疎潤漏小魚而不漏大魚非如網之破者無所不漏也大抵當寬則寬寬不失之縱當嚴則嚴嚴不失之酷其要在於明明則寬無不當嚴無不當庶幾可語於執中也

論人

清氣上升爲天高明而已矣濁氣下降爲地博厚而已矣天地交而人物生人者萬物之靈也故取以配天地而曰三才高明配天是仰無愧於天者也博厚配地是俯無慙於地者也高則人居其下明則人無不照此全天性者也博則量無不容厚則渾無不浹此合地德者也如是而乃可謂之人否則卑瑣昏暗狹隘輕薄亦何以配天地也哉亦何以爲人也哉有小人焉小而人者也有庸人焉人而庸有凡人焉人而凡有愚人焉人而愚若人而惡較之凡庸愚惡爲尤甚則不但同於物而且爲禽獸中之虎狼昆蟲中之蛇蝎草木中之荊棘鉤吻亦何以爲人也耶若欲無負於人始於夜氣清明良心真切是見人之平旦者也作人有其根芽矣再則涵養德性功不可以旦夕致變化氣質質不可以稟賦限至於私意淨盡天理流行則聖人地位也聖而人亦止盡乎人人而聖亦止全乎人初非於人之外增得一毫亦但完其所以爲人而已矣完其所以爲人而位天地者在是參天地者在是配天地者在是如是而始謂之人乃可以稱三才然其工夫亦只於人中做人有五倫若能克盡乎人中之倫則爲人之孝子忠臣爲人之義夫節婦爲人之慈父爲人之明君爲人之令兄弟爲人之好朋友內不負屋漏外不拂人情此庶幾可以爲人亦何必逃之深山尊乎異域爲仙爲佛也乎

論財

財也者所以利乎天下而周有不通者也君非此財無以利臣民而統御之百官有養廉之典三軍有兵餉之費卽庶人在官如胥史亦有升斗之給焉士非謀食者也何以食之餘君子非志穀者也何以糜〻繼粟也哉審爾則仕雖以行義而朝廷亦必有以利之若爲之臣民者則非利亦無以奉吾君而效忠而急公也九州有貢百畝有租丁有庸户有調輸之府庫以供國家之需耕耘刈穫民自食其力耳帝力何有而必納秸納粟爲折色則挽寶縱而致之各倉卩致之京師夫非以普天王土率土王臣我非君則無以安此百室安此百畝故必有以利吾君而烏得自享其利也哉然則財也者上以之利下下以之利上上下交相利而無有不通此萬年之變也王者富民公此財於天下小民好義供此財於我王如人一身之血脉然腹心手足頭目指節血脉無不通而人可以無病矣首固賴於血而血聚於首有癰疽之病心固賴於血而血攻乎心則其人不可活矣下元虛者足冷痺而不可與立民卽畀如湧泉穴湧泉竭尚可以爲人耶財耗於下則無以供上上聚乎財則無以得民中飽者富大夫之國也國其僅存矣若亡國富稍餘則血聚於頭目如世俗所謂大頭瘟矣亦如血之攻心盛世寧爾耶

論力

事父母能竭其力近於服勤孝子之事也然力固不同極其能竭之至卽聖人亦不能外焉有骨力彊立不仆在於骨力有膂力頼之以經營四方者也有筋力則能屈能伸而爲肢骸之固者也曰有目力竭之可以立準繩耳有耳力竭之可以審音律獨至於心之竭則不曰力而曰思心之官則思而心豈無力哉語曰竭盡心力則心亦有力也心之力竭之可以横四海可以周三才心之力大矣心之力實氣之力也骨力膂力筋力耳目之力皆氣之爲而心之力則氣之靈也不離乎氣而亦不專倚乎氣故不曰力而曰思雖然卽易思而曰力亦無不可也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以爲盡以其不用力耳其於一日之好仁者則曰用其力於仁果在於氣耶抑不在於氣耶孟子曰善養吾浩然之氣可以塞天地可以配道義而歸本於志氣之帥志者心之所之誰謂心之力與氣之力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旣竭心思卽旣竭乎心之思之力也此聖人之事也苟能竭之德爲聖人大孝在是矣善書者曰有腕力能文者曰好筆力此雕蟲技而猶需於力力之所關誠最重也哉而可以不竭耶

紫村文集卷二　論三

千古總論

千古之局迭變大抵以征誅揖讓盡之叢望以前無論已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黃帝者千古衣裳之祖也自是以來有以爭而得天下者則事必征誅有以讓而得天下者則事必揖遜然讓之名美而爭之事惡故讓有僞而爭無僞爭亦此天下也讓亦此天下也其要在於安定寧輯之耳黃帝有涿鹿之戰有阪泉之戰大約以干戈而得天下此征誅之首也堯則變而爲揖讓始以發帝無道堯啻侯也而人推戴之遂爲天子後以丹朱傲嚚訟之人不足以若予采也遂求有鰥而傳之大寶焉得天下於兄失天下於子失天下於子傳天下於婿然以征誅而變爲揖

遜初近於創亦戞戞乎難之故賓門納麓封山濬川旣試舜以諸艱且至二十八載而乃受終於文祖蓋以黃帝百戰而得天下我乃拱手而讓之人何易易也以是知創爲其事之難也至舜則薦禹十七年而以天下傳之雖商均爲似舅之甥高密爲幹蠱之佩以歷山耕夫布衣而得天下不難擧而授之禹以酬其羽淵之痛然堯已行之於前舜卽踵之於後如記誦文字揣摩而作謄錄生其事固無難也禹傳子以賢後至桀民怨之曰時日曷喪天下岌岌乎殆矣湯負生民之望爲匹夫匹婦復仇亦何難頂爲大武之誅遠祖黃帝之戰而職此無遊䘏也哉乃必放之南巢如桐宮之擧然者且曰予有慚德是不過以揖讓之爲

[illegible]之已久而我忽起而爭取天下驚人聽聞並似於愧余[illegible]影故不敢遽爲征誅之事耳至武則陳兵牧野直數獨夫之罪紂已衣珠玉焚矣斬其首懸之太白以舒囚父教兄之憤以舒四海蒼生之憤如學士家術嘗湯猶小心之文王武則放伐文矣前絕黃帝之遠祖繼翻商湯之迂局後聞漢皇明太祖之大作如武者眞征誅之至快而盡掀揖讓之窠者也降至平王東遷以後天下之征誅於是變爲列國之征誅矣春秋戰國無人不持戟無日不擐甲[illegible]其君子弒其父王弟則兄弟兵戰則仇讐積骨如山流血成河至秦而列國爭奪之禍極矣始皇以大有爲之才而負篡悍之性吞滅六國然天下而郡縣之自以爲黃

帝復出駕湯武而上焉不二世而武祖龍蓋漢之前矛也赤帝子以泗上亭長先入咸陽約三章之法出秦民於水火而衽席之眞一時之湯武矣其三代以後之湯武矣此征誅之最正者也楚項燒秦宮室殺子嬰坑二十萬人所過無不殘戮此代人征誅而且爲征誅者作驅爵之鸇作驅魚之獺者也此又一漢之前驅矣二百年而有新莽漢變而爲假揖讓虛擧隆洽暗移漢鼎儼然自以爲舜禹之受禪而安漢公作皇帝矣於是遂開一假揖讓門户後來襲此故智而受禪者因而接踵比肩矣光武以南陽謹厚當人心謳吟思漢之時昆陽之戰無殊牧野而除莽苛政則遂繼三章矣且事固征誅心則揖讓如更始者親猶

之衎獻之太憲亦一時征誅之雄也而得志之後肆然於俳優之中卒以之喪身馬鐃新磨所笑哀哉石敬塘兒皇帝也劉暠兩世四年也是皆無足比數者征誅揖讓無關也郭雀兒以裂黃旗加身故推戴者之所爲而爲天子亦揖讓之局也柴榮養子承大業於郭氏而思將大有所爲亦五代之英物也御軍號令人不敢犯攻城畧地矢石雨落而畧不動容倘天假之年庶幾唐之泰王而少年早殂不得以卒業亦以其根基淺薄且天將付天下於殿前點檢開宋家三百年忠厚之風此恭帝七歲續緒而陳橋兵變遂唾手之間得之於孤兒寡婦得太尉作天子不獨將士之心爾也四海之人當五季掄攘之後有不願天生聖

人如藝祖者爲之主耶書生腐儒往往不滿於陳橋之役吹毛求疵曰禪詔出陶穀袖中而杜太后亦曰吾兒素有大志此似有所作爲於其間者觀其肅隊而入太后主上無驚犯之者公卿百官無侵凌之者眞李世之唐虞矣亦何必避之南河避之陽城如有鯀之爲如文命之爲也哉黃袍加身即朝覲訟獄謳歌之歸矣三代而下惟此爲揖讓之美者耳山後十六州自后晉獻之契丹而卒不可復宋之有愧前王在征誅不在揖讓藝祖諸宗之才之短耶抑時不可爲也耶徽欽北狩高宗南遷雖有韓世忠宗澤岳飛諸人爲之將李綱趙鼎張浚諸人爲之相而惟得偏安一隅如東晉亦其規摸原不逮漢唐故子孫因而不

振其朝多君子野多賢人道學繼孔孟之盛周程張朱爲之宗較之漢唐實爲遠勝無愧乎稱三代於夏商周之後而與唐虞比隆也若遼若金若元迭主諸夏而性皆獷悍不暇揖讓尚事征誅此其所短而率與不肯作僞則亦其所長耳元世祖代尊文教其所以崇先聖者無不至此元所以入主中國而有八十九年一統之盛也豈但以武功也哉順帝發科舉而遂至於亡文教顧可忽也耶重文教者善談揖讓者乎天下之要務也明太祖以濠泗布衣掃中原數百年之僞俗而有天下黃帝而外征誅得天下之正者無過大明[illegible]用李習章溢諸人爲之謀主如劉誠意宋景濂皆文學之士而有徐達常遇春諸人

爲之斬將搴旗攻城略地而時時崇儒重道終有片刻即與諸儒講論如光武之投戈講藝息馬論道焉此固祚一統之長自西周三百五十年後一姓相傳幾三百年未有如明之盛者也靖難也土木也武宗盤於逸樂而世廟以楚藩繼統也亦何害有異姓之人如漢之新莽如唐之安祿山朱溫踞九重而人爲之山呼者乎懷愍徽欽之禍則又其所絶無者矣征誅類黃帝而一姓享祚三百年亦足以報太祖矣惜自神宗而後政事廢弛閹宦肆虐率之群盜蜂起闖賊禍延遂至社稷爲墟中原塗炭矣非我

大清世祖章皇帝孰能拯天下於水火而登之衽席也哉

闕里說

諸城邱志廣

天下之全德莫仲尼若也而所居曰闕党後世傳之曰闕里五百家曰党二十五家曰里當世以党名後反滅而稱之爲里此何說也闕則無有不闕法於今傳於後闕而愈闕何爲云爾耶多聞也疑則闕之多見也殆則闕之仲尼者多聞多見人也有何疑殆而以闕自居吾不知之矣艮爲闕以其[illegible]形類門闕下二陰門之闕也兌上缺而艮則下[illegible]且[illegible]闕故云天子布政令之所曰象闕亦曰魏[illegible]大名也象者則而象之也而

同名之曰闕帝闕曰闕下[illegible]所居亦稱之爲闕帝王位之至聖賢德之至[illegible]可以闕自居德之全者安在不可以闕自居耶在于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仲尼生而知之者而又無所不知由細如萍實怪如墳羊巨如防風氏之骨遠如肅慎氏之矢自其性命而言之則仲尼爲眞知自其博洽而言之則仲尼爲多知仲尼者無所不知人也嘗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且曰何有於我吾師乎何無時不闕如也乎孔之居曰闕里固未嘗自處於全也顏之居曰陋巷固未嘗自處於文也世俗欲其宅吉而製以令名名固令矣而德之弗彰其祇闕里奚啻千萬也哉

叔姬演說

羊舌子好直言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邑而三室則其地亦甚陋矣是惡足以容賢者想以其地之僻耶有攘羊者遺之羊三室之邑仰有攘羊之人古云一畝之宮三甑九鼠用是知里仁之美固不多得者也受則汚于攘不受則獨爲君子攘羊者惜之避人于三室而以清節自異非所以全身也羊舌欲勿受叔姬曰不如受而埋之潔己而渾俗姬之處此固善于羊舌也羊舌曰何不例肸與鮒嘗不受者何心而廼欲以之食其子耶姬曰南方有鳥曰吉乾食其子不擇肉子多不義食其子受其子也而[illegible]其子子不義將無壞其子也乎今

肸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化大人而義彼亦爲義士矣苟食以不義之肉見悅甘其味且曰文倡于前子何不可和于後攘羊之肉可食則攘羊亦無妨矣不特隨大人而化將隨三室之邑而化矣埋之墟後見之舌不嘗不義之味文之身不染不義之俗而復無惡子不義以其受而埋之攘者不知也及攘敗發而視之舌尚存羊之舌存羊舌子之禍免矣心事白矣吏曰羊舌子君子不與攘羊矣廉而善藏晦以避忌不失于教子而妙于全身叔姬之智大矣

硎谷說

秦有函谷其險足恃秦之所以興又有硎谷其暴已甚秦之所以亡吾嘗反覆思而爲之說雖以臆斷亦以理推讀可以解頤文可以補缺見之者勿笑其妄可耳按硎谷在驪山爲始皇冬養花果之所亦名溫谷則以其隆寒如春耳二月瓜熟寧足異也哉戰國橫議之風久熾稷下不治而議論者三千人萌芽間得利積有歲年矣抵祖龍不忍聞朝廷廢井田改封建爲郡縣而以古非今者寔繁有徒輦赴長安叩闕陳辭至四百六十餘人秦皇惡之李斯又相惡之中車令趙高尤惡之將舉而棄之而恐其有殺士之名也紿之曰驪山硎谷瓜春熟陰陽之氣何乃獨至此諸生不遠千里奔走京師是必宿儒明達天人如三老五更詣硎谷共視此瓜騁爾張鄒之舌辯之各出所見來奏當上意者受上賞諸生讀書而騃者也遂入于函谷上命閉之衆方爲埳蛙之鳴而寔同阱鹿之殺矣上曰以古非今詩書爲崇舉百家言盡焚之聰明者無書可讀武勇者無鐵可刃十二金人百千火聚愚弱天下無此計若也抑知沛公且入函谷其險不足恃而硎谷之寃共籲于上帝而一怒之利且如新發于硎耶古有鬼谷硎谷殺人溫谷而鬼谷矣后有金谷園函谷關與金谷園同破富貴俱有不可常者令人惜亦令人快

南極老人說

南極老人天之壽星也見則治安不見兵起夫老人者衰耄之人也以之謀干戈則弱以之搏虎豹則畏以之投石超距則逡巡退矣是無用人也是無能爲者也亦何關治亂也哉乃見則治安不見則兵起者何蓋老則更事多是熟於閱歷者老則慮事周是審於謀斷者古人惡老乞言於三老毆重衣之帛者此人食之肉者此人寧獨以其爲人父兄當孝之悌之耶國有老成社稷之福家有老成子弟之師老人星見此固有老成之兆而爲君者亦知養老卹敬老之兆也二老歸周王氣在豐鎬間矣亦安得不治安也乎不見則二老避紂之象播棄黎老耄遜於荒有前徒倒戈之事焉寧但兵起也哉

東施西施南阮北阮說

天下之一姓者多矣亦安能必其姓一而遂無不一耶管蔡與周公一姓之最近最切者也同氣也而不同志不不同品兄弟猶如此況椒聊之遠條也乎如東施西施止隔一若邪衣帶耳固同姓也近姊妹之班一以惡傳一以美傳止於眉黛容色爭妍而其人遂千古矣西施爲吳宮花草同亡國之物也何以傳且其人始躧於范蠡而終從鴟夷子歸五湖誠以色亂德者何以傳傳千古傳其色也且並東施亦傳傳東施傳西施耳美者傳惡者亦傳如西施捧心其妍傳即病亦爲之傳矣如南阮北阮北以富傳南以貧傳貧何以傳傳其高耳阮氏

有籍咸諸人而阮氏之宗傳南阮之宗僉傳非傳其貧也傳其貧而狂狂而真也且俱爲晉代奇才故傳不然顏氏之傳寧獨其簞瓢也哉南阮之貧亡之高傳即北阮之富之鄙亦傳北阮之傳以南阮傳也犢鼻褌傳并與犢鼻褌共晒者亦傳浣紗石傳而東施醜女亦與無鹽及鍾離春俱千古矣然究竟妍媸之影與鏡同幻也噫

東昏易東明說

先盧州太守似林簡肅之猶子也登明萬曆戊戌進士筮仕燕之東明東明屬大名古天雄也領州一縣十東明其一也太守夢中得句云一片紅輪光海剛故釋褐即縮銅章于此東明原名東昏想失國封之以東昏亦詬辱之也新室王莽先即改爲東明同一東也而昏變爲明不近于朝烟出日世界更新耶王莽何如人哉字巨君以假篡漢誠千古賊臣之巨君也其先爲王賀以繡衣活人甚衆知後必大至王莽有天下巨君亦巨盜也因而毀宗族制尊親之至辱親之至者也于劉爲不忠于王爲不孝此其人何如人哉凡諸所爲後世宜衆

而更之方爲改兹明太祖千古英主千古聖主也從莽所易之名取而遵之亦何爲者事不必出之何人名不必命之何人或有當于理不以其人廢昏也而變爲明其所當變者也日月之食吐光皎潔有何不足以傳耶名以命之固足以爲其地生色矣亦安問其出之何人哉

君子抱孫不抱子說

物生小可念人意老多慈此白太傅詩也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豈感樂天言而爲之說夫人而至於有孫則延暮之年矣所謂老多慈者非乎若黃口童孫初則笑啼聲知英物漸而膚華充盈蘭滋玉潤嚌嚌笑語蹣跚可愛者艮多故祖視之真掌上之珠矣凡物生之小者可念如乳狗雛雞馬之駒牛之犢人見之罔不生憐愛欲把玩者況吾孺穉之孫耶物之生小則可念孫之小其可念誠倍於物而復當自爰多慈之日此孫之念不但倍於物而且若倍於子無感乎其必抱也子之分之情似近於孫孫則抱之而子反不抱者何我知之矣

子者孫之父也凡人成童以及弱冠壯而有室始可以發熊羆之夢分離子也儼然丈夫矣巍然大物矣博帶峩冠等於嬰孺無論道學尊嚴以爲不雅即禮非爲我輩設者寧有取趨庭之人而抱提之者耶乃亦有不必然者子爲孫之父則不可以抱若孫與子同生孫育之於婦子育之於婢均一生之小可念者子之分之情復近於孫亦何不可抱也哉即出之雲藍小袖獨不足以當乳狗耶獨不足以當雛雞耶獨不足以當馬之駒牛之犢耶若晩子而產之婢作意不抱此則更自有說禮以別嫌以明微以辨尊卑妾不可以匹嫡則妾之子不可以匹嫡也明矣矧出之老子贈雲藍小袖也乎

二子荷篠說

子者親之枝也人有子爲不死蓋以其精氣嘗留於天地間耳然如叔向者則又謂之無子是必賢而無嫌其喪無愧衣鉢乃可以爲子一子稱孤掌復有難鳴之慮須有兄有弟始可咏宜兄宜弟之齊有難兄難弟之日是子又不可以不二也荷篠丈人以二子見子路五畝寒燈一室并列即爲弄影之雅亦與至味園葵同趣況成人也耶服勤有人奉先生饌有人分畚奉命亦田家之樂也矧詩禮趨庭哉子有二子皆可以執杖可以捧凡兼之識字故爲荷篠之二子作傳

慈孫說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然則父而不嚴無以正位乎外母而不嚴無以正位乎內父與母皆宜嚴不嚴則無以持其正而且難乎率一家以正也慈母多敗子慈豈易言也哉迺世俗稱父曰家嚴而稱母則曰家慈似父與母又異道矣父之于子也親賢而下無能何其嚴也而母之于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矜之不將以慈爲主耶父在曰嚴侍下母在曰慈侍下案只君子民之父母有歌召父者有歌杜母者想嚴與慈亦有分焉子産爲惠人而稱曰衆人之母母其上于慈也乎然大學之咏文王也又曰爲人父止于慈則家庭尙嚴亦可均以

恩勝而以慈爲止于孝者也歟是子曰孝子而孫則曰慈孫是誠大戴婦姆矣父也止于慈生我者也母主于慈鞠我者也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皆慈之爲也孫之爲慈父爲慈母宜也孫之于祖之分尊矣而較之父則疎是安得長育之而復之出入腹之等于父母之待其子哉以膝下之人而以遶膝者待王父母如禰孫中嬰見有此理耶是以有說爲之祖者至于有孫則其必老矣人老每至于還童出入多遺忘言語多昏亂殆幾同于敎數教方名之時孫也而謂之慈孫蓋以嬰孺奉王父王母肯甘棗栗孺子之所餕也必以之奉其祖行止待人提携坐卧費人看視少違則慮有傾跌之患養孺子者類然而養祖父母亦如之是安得不謂之慈孫耶父母之于子也可以慈亦可以嚴而孫之于祖則一慈無餘事者也祝噎祝鯁奉几奉杖朝廷之所以養老也孫之于祖父母亦如之

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說

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此杜少陵詩也旨哉其意深矣俗云水至清則無魚蓋比乎人至察則無徒也人遂以爲官清者每至于無後誣矣漢有楊震不受王密暮夜之金官之至清者也而四世清德豈無後者耶官清者無後則文官必愛錢而乃可流慶于其子孫想臧汙爲積善矣世有此理也哉清白如關西夫子而無後何以有四世之傳也乎一官清則可以無後四世皆清亦何苦爲作偏云爾蓋官清則無後謂官之至察如察見淵魚等於然犀之照則近于刻刻[illegible]不[illegible]燕則亟壞酒薄則亟酸身且不保亦安問其後若清以白絜如

酒之美者似水之清而味復厚此德之醇也不於其身于其子孫斷斷不至于絕徹以終也杜少陵云地僻無網罟地僻如元結之春陵而無網罟則不肯漁民以自肥者也水至清則無魚此則水清反多魚矣魚不至于網密而近于竭澤如民之貧于貪吏而其後如楊公之四世亦不至于無後雖曰廉吏而不可爲于孫困窮而幾丘之封固愈于季倫之金谷

樫岺山樫樹說

一本千枝然則本合而枝分者樹木之常也福州府有樫岺山山有樫獨根分而枝合其大十圍陰甚茂密人庇其下盛夏不知暑根之分也如宗族之各支枝之合也如兒孫之雍睦枝無不相糾有聯合之象葉無不相庇有覆蔭之象古云一本而萬殊此則萬殊如一本也雖曰根有各分如服從不無遠近而爲之後者情無不通眞無不接枝枝葉葉相庇而無相戕如兄兄弟弟之相好而無相尤也子子孫孫之相保而無相害矣樫乎眞木之聖也乎鮮哉乎其以樫名也大十圍則喬木矣樫於險絕衆木中之最弱者而得于喬木幾幾乎故因之

嘗入憩其間忘苦熱酷吏不得而侵之清風徐來如逢故人無非以其枝之合也枝而不合則其陰疎于夏赤日射人有同趙盾罔不畏之者人亦安得庇而忘暑耶此物雖小可以諭大睦族者宜作如是觀

破甑不顧說

物之成毁有數人之得失何常卽一飮一啄罔不有前定者於其間惟人不知而茫茫於中憧憧於中於是乎得也而欣失也而戚且徘徊於心旣思其前而不能舍復念其有而不能忘未有不逌回眷顧者亦何益也哉如孟敏之甑其物雖微破焉而不顧人遂以此服其介決去知其識之過人也知其量之過人也何也此甑之墮卽爲之留戀惋尙可完則以不完之物而動其心亦徒勤其心耳何無識至此而爲之喪氣何無量至此士寧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此卽不失聲之類也雖謝安之墅賭不過爾爾而寇萊公之欣博自如不過爾爾蓋其量足以鎭定於得失之間要亦識定故能然物之成毁有數人之得失何常非達人固不能識也識定而量因有餘矣此林宗邂逅之而卽與之定交終身矣若有愧於叔達則不能不有恨於破甑

黃絹衫說

曹娥賦有人題之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而黃絹則四之冠也黃絹色絲爲絕而絲之有色者不止于黃染之爲朱則可以爲朱衣染之爲紫則可以爲紫綬是可以陪衣黃之聖人若惟白爲無色而衣白者山人如李泌等在朱紫下歲蔚有白纈之爲素絲素絲五紽詩咏之矣盖美之也素爲質朱紫與黃皆文也曹非賦之文則不足以表曹娥而賦非曹娥文亦于何生情耶曹娥爲質賦曹娥者爲文白受采於後素于此可以悟禮並可以言詩也已老人之叔祖簡肅公之弟也有第五之名所謂不栽騕騎者也爲六區方伯兄之祖方伯以單恩封三代其品題第五也日下筆而千言立就無非黃絹之妙辭乎自六十六以後撰十文亦庶幾黃絹之妙辭似不愧第五而行則尙肅班行也今當着製黃絹爲衫以抵秋尙可褲之爲裡衣從宜也故援筆爲黃絹衫說

三事喩衍說

漢公孫弘上公車不能治裝鄒長倩解衣裳冠履贈之又遺之生芻一束素絲一繸撲滿一枚致書曰芻束則謹絲積微至著撲滿欲聚而散謂三事喩予爲之衍其說

生芻一束

芻可以食牛羊亦可以供炊爨生芻者芻之生者也不束則不可以登載詩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蓋以芻之束者比如玉之人玉石之美者也可以備信桓可以飾冠紀可以重瑚璉人而如此無負于粗其君子矣束芻何以比之芻而束則芻無不整夫人而能束其手足無妄持

妄行束其心思無妄踰越妄覬覦其人之內外有不整者鮮內外無不整尙復有暴慢之爲懈于溫厲乎溫而厲望之得其中者也誠哉其如玉矣而揔由于能自檢束故以芻之束比如玉之君子

素絲一繸

絲成衣曰繸素絲絲之素者也素絲曰一繸則素絲可以成匹縑而爲衣服者也其義曰積微至著一絲至微也一絲一絲積成一寸一寸一寸積成一尺一尺一尺積成丈匹一絲而至于丈匹可以爲朝衣可以爲祭服對越鬼神拜颺天子無非是物也寧不爲著也乎而揔由于積以微而著積累之功烏可廢也耶詩有羔羊之詠而緫以素絲欲其潔也厲潔淸之操可不積微以至著也乎是在從其微而加意焉

撲滿一枚

凡物之成器者其用之也有入必有出杯至淺也斟之近於入飲之近於出瓶之深也汲之近于入傾之近于出人欲其聚出欲其散禮曰積而能散此物此志也有撲滿焉俗名悶葫蘆以瓦爲之有一竅如線納錢其中入而不能出矣聚而不能散矣待其滿也必撲之而其中之錢始出以積貯之故遭破碎之慘身以之亡亦安用此錢也耶方陶家之造而出也豈不以爲成器也哉方撲夫之積而聚也豈不以爲賴此成器也哉而滿則

撲之滿招損在此盈不可久在此矣義曰聚而散良有以也

善說

諸城邱志廣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善乎其陰陽之精而道之最純者乎大學在于止善善者希賢學聖之基餘慶在于積善善者造福傳家之本然則人家之教子弟其以之爲弓裘以之爲衣鉢莫善若矣以善教兒則可以保德可以免禍可以種福以善涉世則可以得人可以諧衆可以樹型善也者一善而無乎不善者也吾家有五孫四出于斯一出于待後來天祐安知不于五而更爲添丁且至充閭乎天以太極生陰陽爲二二生五則

爲五行荷篠丈人有二子符陰陽之數若公沙穆及燕山竇氏則得五行之秀者也陶靖節雖有五男然總不好紙筆此得五行之偏駁者也無怪乎無賢于間山而令其家等嘆鬼神之沉昧也吾家有五孫不敢望公沙竇氏而猶知紙筆則不安于柴桑先已兩更其名茲將教之以善遂各以善易其名長元善元者善之長也以其長也故因以善之[illegible]名元善無言長人首無愧于長兄其以善爲諸兄弟之長也乎元于天爲春于人爲仁陽和而氣愛衆親仁子于元善有厚望焉次繼善繼此元也不斷陰陽矣三贊善吾初欲名以積善而彼自改贊善若能贊善亦無負于善者也四樹善中似有人諧之曰樹善樹善樹善者樹德也樹德務滋念茲在茲矣吾嘉善諸兄而善耶五能嘉之兄之善即汝之善善何必自己出哉五孔名夢劉生多吉夢後來者居上則此固積善之翹者五能嘉其兄之善則善之長且爲嘉之會矣是爲說

說心

性之者善也善在性之先成之者性也性在心之先心也者載氣而生所以貯性而發之爲情持之爲志者也有意焉必誠而后可以正心心有正不正此道心人心之所以有別也〻非道不立心有人則雜此擇之所以貴精而守之所以貴一也[illegible]心不存則亡矣曰養心不養則恐流於助門[illegible]所以載性而爲吾之天也上帝臨汝勿貳[illegible]可以不事耶尊莫尊於心事心如事君[illegible]心事心如事親心爲嚴師事心如事師心即是[illegible]心如[illegible]天下之最要者莫心若也最重者莫心若[illegible]而存道心爲所謂性之

善也堯舜性之以性爲心也湯武反之反心於性也若人心則無所不至矣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夫豈非性也哉亦豈非心也哉飮食也而至於乞墦男女也而至於踰墻是亦人之爲也是亦心之爲也且近於禽獸矣道心而淫於人心人心也而流爲獸心從惡如崩是不過以其不能存心不能養心不能事心之至於炎山失脚如佛門所謂地獄畜生餓鬼一切爲心造耳均是人也有聖人有賢人有富貴人有貧賤中聖賢人皆人也皆心之爲也有庸人有惡人有富貴中庸惡人有貧賤中庸惡人皆人也皆心之爲也人心者聖狂之界善惡之間也故曰人心惟危存之養之則危者可安人心亦何負於人哉至流爲獸心則牿亡之極在吾儒則謂之路在佛則曰此地獄種子矣地獄中衆生菩薩救之一聲叫佛地獄化爲蓮臺如惡風吹船飄落鬼國亦有可以返棹者然亦危矣人心然也操心者不可不愼也周處卒爲晉忠臣戴淵卒爲吳名士古今來有幾人哉

名韁利鎖說

甚矣人之亟亟於名利也予偶思之而有以權其輕重矣自世有貧富而利之心於是生自世有賢愚而名之心於是生以緩急言之則利急於名以淸濁言之則名淸於利急者世之所重淸者亦世之所重此兩者似不可一無也無利似可以無生無名猶不至於死乃利則曰鎖而名則曰韁亦何爲也耶馬有韁韁則馬不可御馬發嚙豹則必至於狂奔人有[illegible][illegible]鎖則人必有罪人解韁鎖則庶可以從容名如[illegible][illegible]以駕御乎人者也有名分辨上下者在此有名術實[illegible]否者在此有名教風化關焉有名理天良別焉是如馬之有韁必不可少

者也不然甞則交頸相摩怒則奮背相踢亦何能範我馳驅也哉若鎖所以繫擧罪人者也解其鎖則如釋兩冠之囚固翛然自得亦安用此縲絏爲也鎖可以繫人利可以鎖人驕於利則爲小人孟子曰何必曰利甚矣利之入人深而累人者大也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是猶可以羈靮人如馬之有韁亦安可少也耶予與夫子於好名之人深惡之而以爲陳仲子爲必不可爲誠以其好名之過也若易曰利者義之和則利之[illegible]妨於好是在乎得其當焉耳

虎負子渡河說

彼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兄弟而相爲瘉即生絶倫之變亦何益也哉其武猛勝其矯捷勝凡加於兄弟一等皆兄弟之害而非兄弟之利也人於伯仲生有異質父母喜即伯仲有不喜之耶而乃以之自賊人亦何樂有塤篪也乎雖然有父母在賢則親之無能則矜之誰非屬毛離裏之兒而忍令其相殘也哉百計全之務使其不相害此父母之若喪亦父母之慈懷也久聞虎生三子必有一豹之說又聞虎負子渡河之說以爲妄茲則聞之山以西山以西多虎似其不誣故就其事衍之其說長意閑有作虎一生二虎乃常也至三

則虎之衆者以衆而繁必有特出以標奇而豹於是育於其中文以炳而蔚以橫而圜是與虎同羣而異於虎者豹有胎豈盡生於虎想豹亦有出之虎者出之虎者種之與之奇也其母虎也其兄弟虎也而獨爲豹其皮毛殊則其性亦殊於是乎卑視夫虎卑視虎而虎於是爲豹之肉矣弱肉强食即虎亦不得免焉寧復以爲同産耶豹曰思食虎而爲之母者益懼是以有負子渡河之說豹與虎之同穴也豹耽耽於虎二倘不足以敵一虎惴惴於豹一固自可以勝二有母存三子俱幼幼則弱尙畏其母不敢爲相瘉之事此不令兄弟之猶可苟全也至於渡河則有難全之勢而虎母有術虎很有父

子之仁智窮而巧生恩窮而慧現豹終不能食虎母有以全兒禽獸之中有慈母有智母嗟嗟其爲愛幷育而不相害則大費婉轉於其間也虎先負豹渡又負虎渡再負豹回而虎豹兄弟於是隔岸豹倘得食夫虎耶仍負虎渡豹又與虎爲各居之同胞豹復不能以强而噬再負其豹渡河虎於是卒之行豹將切齒於同生而畏其母不敢動豹不得負絶倫之材蹀血於骨肉也已此爲之母者其苦衷云爾其慈懷云爾也然豹與虎異種審爾兩虎不足以敵一豹理之不可信者且豹固捷於虎而其形小於虎易以虎象大人以豹象君子以君子謂足以喫大人吾有所不信

名馬說

馬遂伯樂而斷以其知已也伯樂亦何常也哉後有九方皐亦知馬然則能知馬即伯樂也唐擧善相呂后之父善相許負亦善相鉗徒相衛大將軍預知封侯然則此鉗徒也與唐擧與許負與呂公預知沛公爲天子一耳是知能知馬者即爲伯樂固不必問其何地何人何姓名也已茲有異聞一人於燕市飽主人之臺殘而無旨齊以償其直容粥馬者也留一駑與之馬毛長而瘦蹄原近尺餘不能行近旁[illegible]不家强委之去逆旅之人以爲殺之則不仁賣之亦不售何之閑櫪則費芻豆受之亦無可如何也忽有人過而見之則知馬者即一時之伯樂矣曰此名馬也是可以空冀北之羣遂爲之剪拂削其蹄而薄之如常馬喂之數月馬爲鮮怒之爲加鞍韀策之如飛一日可千里爲之得二百金猶以爲賤也人之困於貧賤也如衛大將軍其誰爲相之鉗徒則亦馬之伯樂也夫

一瓶老醋說

前朝有吳瓠庵狀元諱寬年近服官未第有僕奴作醋索售以給公朝夕讀書之須見公連不得志於有司如會稽太守之未遇也遂亦如會稽太守之妻取素掃而折舍瓠庵而去倘能如蕭穎士之僕憐其博與吳當貴亦何能忘其辛苦於貧賤耶吳爲南陽人太守亦其姓氏想與其長鬚奴雖有貴賤亦不知爲子都之姣者也吳素爲諸生名宿太守曰一瓶老醋卯終於此而已矣不轉瞬吳遂聯發選寄南陽守一絕曰吳寬還是舊吳寬纔到京師便做官寄語南陽賢太守一瓶老醋裂牙酸蓋瓠庵傳臚得狀元及第旋授翰林修撰耳五味有

酸亦其所不可少者也酸屬木土旺木爽真作酸味以可以養肝者而醋則取米麥釀之五月五日是謂神醋可以入藥有火醋則酒家取以調羹以時酒醞之旬日而成者也惟臘脚醋則以臘釀之糟粕爲脚雜[illegible]之許久而就日暴之淋後愈老則味愈酸較之神醋火醋味之絕厚者也以瓶貯之不以老而收醋欲其成老則尤酸至於裂牙則老之至美之至矣秀才曰酸子如物之腐者必酸秀才曰酸子以其爲腐儒也壯少皆曰乾坤一腐儒豈易言哉然儒至於腐則亦淡高所尚之儒冠也若元世祖列之娼丐之間則又在[illegible]之下[illegible]應狀元寧若鼎也哉僕奴不識南陽太守亦不識[illegible]

塵埃中可以識英雄耶

捕鼠之鼠小說

古以捕鼠也固未聞以鼠而捕鼠者畜猫以捕鼠也從未聞畜鼠以捕鼠者茲有與聞揚晉記之其中固有說也不知何許人惡其家多鼠而猫復與之同睡狎一術則以賊治賊之法也取鼠之雄者數枚日食之待其肥而壯也始閉之一器而餓之急則相食歉之性往往然也久之弱者皆肉之矣再閉之一器一櫃弗與藉然亦不可得也強與強相捕而尤強者出尤強者出而強者亦爲之肉矣閉而飢飢而相噬愈久惟存一鼠此鼠何以獨存則以其黠而健能食鼠以自肥也習於性成若忘其爲鼠矣忘其爲鼠而鼠乎是乎猫矣其形鼠也其

性猫也性似猫此鼠乎是乎可用矣用以捕鼠羣鼠以爲鼠也寧知其殊而害物同類相殘也哉狎也而不之防奸也而莫之測包藏禍心投穴抵隙鼠之竄罔不知也鼠之技罔不識也其捕鼠也較之猫而倍巧爲主人愛之亦倍于猫較之猫與鼠同眠者真不啻千萬矣主人自有此鼠而羣鼠避之各携其子女以逃永夜安眠無窺屋翻盆之若終宵常靜無穿墉耗米之憂鼠誠主人功臣也乎久之鼠與主人行坐追隨近狎奴一日臥于主之傍客自外至見之訝其險物且肥壯異常搖而殺之主人傷之謐藝之隱処聚土爲邱亦帷蓋之義也客則欲其相殺不相殺無以拔其尤繼復欲其同[illegible]不[illegible]以除其害此以小人攻小人之術也客殺之亦無妨也以鼠捕鼠終不若以猫捕鼠之爲正也

翁鳥二種說

人之祖父其名曰翁鳥也而可以翁稱耶翁以之稱鳥則必有異鳥有白頭翁生而白頭人至於爲人之祖固未有不白頭者人自少而壯而老幼則朱顏衰則皓首而鳥之生即然以其頭之白也彼白而我白之故謂之白頭若稱之爲翁想以白頭故尊之爲翁耳亦有信天翁有白頭亦有不必其白頭者居溪畔終日凝然不動魚偶過其前即取而食魚亦以其靜而常凝且不以其食而得飽故古人有詩云沙上魚臟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信天翁與白頭翁俱鳥也皆稱翁白頭以形信天以識頭至於白老矣以年而稱翁固不若信天而稱

翁爲無負於翁也人至於白頭則其閱世也熟矣其經世也久矣而猶不知惟天是信焉則頭雖白不得謂之翁也焉知非福焉知非禍惟塞翁知之亦安得不獨天是信也哉鳥猶知信天人可不信天也乎苟不信天雖白頭不得以翁名矣負此翁負此白頭矣

螟說

爲不善于冥冥之中鬼得而誅之人之所誅者陽惡鬼之所誅者陰惡陽惡著於身陰惡害其心心受其害鬼瞰之矣此爲不善于冥冥所以有鬼責也吏冥冥犯法其災生螟以食苗心苗食其心秀寔無望矣人之有心等于苗之有心苟壞焉倘蕤其穎如秀苗實如嘉穀耶法也者朝廷懸之象魏以彰志貞教者也犯之者有律有司執三尺繩之若冥冥犯法所謂爲不善于冥冥者也吏既暗奸乎法則有螟食乎苗之心者與奸吏相應吏冥冥犯法蟲冥冥食心奸吏者人中之螟蟲螟蟲者苗中之奸吏天降此災蓋罰人壞其心故苗亦壞其心

云爾苗之心壞而秀實無望人之心壞即爲吏亦安帶其秀出于衆而爲家亟之秋實也耶有食之于初生者此壞其童心者也有食之于將秀者俗云轉心將秀而心轉凡無實粟之登況初生時乎苗之心有螟人之心亦有螟爲不善于冥冥之中大都皆自食其心者耳蟲食心而苗壞人壞心而品傷即人不得而誅之寧逃鬼瞰耶寧逃鬼責耶寧逃乎鬼之誅耶吏冥冥犯法者自思之人冥冥壞心者自思之

蟹說

人有四肢手持足行行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有徑行者其失在直有旁行者其妙在不流惟橫行則近于獨夫此紂之所以不善而武王恥之也物亦有之蟹爲介族八足而雙螯與龜鱉同爲介屬龜可以卜蟹無其靈鱉爲神守蟹無其神麵面目可憎橫行而不已自負其介如武夫之擐甲者然雖曰無腸公子非腹劍者比然人止見其橫行而惡之亦誰諒其無腸肚耶其死也孽子育于腹下子成形而母斃矣如蝮之墳母而生也蝮以毒而坼其母夫蟹亦有然者想毒如蝮橫行如蟹固未有不等于食父食母之䲷梟者也延其母受橫行之累而以墳死其子復然得無有種性耶噫

四種菊說

菊爲晩香花中之隱逸也不爭妍於牡丹之富貴蓮爲君子則讓其蚤芳焉梅逃於寒與雪爭菊嫌其奭骨冷捷於小春之餘卽冒雨向重陽而開燕醉巢鴻度塞而菊於是乎登盆矣菊有晩香爲隱逸亦作富貴容也有繡金帶而爲色者有繡紫綬而爲色者白髮婆娑朱衣爛熳是俱不作窮相可以從隱逸中物色之乎司訓長淸於登高前後有贈菊者實具四種紫可以奪朱與綬同乎未紫綬亦何堪與之爻也哉白可以間黃與髮同乎正白髮亦何不可與之友也哉若朱則與朱衣同而可以近衣黃者聖人也廣文寒氈何足語於斯耶歸來三徑其與此菊終安息衙乎爲潯陽之隱逸而已矣

李善室親家貢碾說

李善室親家貺子玉待之樂令也有子四人第三子其
愛子也且其婦爲燕翰林之娣而第三子字敬夫則謹
公之継私也有一碾以多年而其物薄新買碾則舊者
其長物也敬夫夫婦欲得之其家翁固不肯與曰此公
物也欲得之必出價不然則兄弟以予爲不平而有爭
心矣敬夫與其婦謀以翁爲者而堅不肯作售主於是
此長物仍屬之翁焉有里長逆洪向善室索私泒而見
此碾曰小人正需此售之予何如善室欣然與之洪解
囊出錢六百以爲價而退還一百五十此讓德也予偶
宿其家乃向予誇曰予兩日宿故買肉菜有錢買魚有

錢沽酒有錢囊中兩日所餘二百如嚴君平之卜也自
矜其智自矜其公且自矜其廉勝予多多也已

予別玉斯兒且一年矣非始來長湍省予故爲此說

玉斯予之長子也予年二十五以學仙病於狂當是時
也成則可隨劉安之雞犬鳴吠雲間否則隨塵埃顚頓
死矣兩年哭阮籍途窮是吾生死之累亦吾家絕續之
關也吾之伯氏夭於弱冠吹塤也而無遺育吾之仲氏
纔過五旬吹篪也而後無餘嗣惟吾於先人不貳之年
始懸弧焉倘如伯仲不幾讀予絕耶二十六於病
中乃生玉斯兒婆人以金錢卜云生貴子果貴子耶則
當爲賢壻登甲第光吾宗矣然以爲非貴子耶予以
十七補諸生而玉斯亦以二十二遊庠而世爲秀才詩

禮趨庭亦庶幾彬雅之相承也予以二十四食餼玉斯
以二十六食餼同蝸粟於國則父子均爲季斯之倉鼠皆
沾升斗於朝廷固選造之班也予以五十二爲歲献五
十九試於天子之廷去歲過古稀之三授長湍訓玉斯困
頓九科明年且爲伯玉知非之人倘脩不閒歲進士
之例玉斯兒於阿爺領單卷之時同領單卷矣天假之
年不又一廣文也哉廣文在先朝二祖諸宗之初爲外
翰林轉侍從者此人陟臺垣者此人不誠貴也哉自
皇清定鼎之始亦選知推有至開府者是安得不以貴
人目之金錢之夢仍望不誣獨是予之於此子也十九
年而乃得其晚弟其先十八年中兄弟兩人止有一子

覩之眞掌上之珠旣貴之更危之也出門則切倚閭之望入戶則開臨窓之顏未嘗有經歲之別也列帳於西席也逢佳節則歸秋試於東省也不兩月而反縱不能昏定而晨省固不絶夏淸而冬溫有自秋而冬自冬而春且歷秋冬又迈焉過一年始一見者耶霜降而雪寒草生而木落星移斗轉物換花飛爵梓方一聚首且欣然且愴然孑羈一官兒滯一帳老父於玆不能無感於中也故不禁叨叨而爲之說

眉說 王斯兒初名眉當字不書故作此壽之

眉之爲物也與斯人相終始嘗眉壽矣齒則也可以落髮兒其長也自孺子至成童我剪薙焉節加冠不及鬚鬚稍兒其長也處頰下其發也遲眉不則不與鬚髮爭長故能與斯人相終始也嘗眉壽矣目能視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者也眉無功何以處曰上眉惟不矜故天下莫與眉爭功眉胡然而壽也以其常也勿奇勿太奮計眉胡然而常也以其無功也吾願汝處不競之地焉戒之哉

夢說

覺不靈而夢靈其果靈耶乘馬張蓋牧夫之爲王公久矣抑以爲不靈書言艮鄉詩存熊羆記有我百爾九十聖賢未嘗不信夢也盲左信夢之尤者也卽大聖如夫子猶皇皇於不見周公矧餘人也哉吾疑夢之有無驗也非一日矣至人無夢愚人無夢余則居二者之間殆所謂多夢者也多夢則其夢不靈因想而已矣亦何定之有雖然何吉夢之不靈而惡夢之偏靈耶蕉有鹿以爲有又以爲無鄭士師不能決問之黃帝孔卽人世其誰非夢者哉丁夢於商文王武王夢於周左丘明夢於春秋莊周列禦寇則又夢之齊諧者也齊諧者誌怪者也

中州之人晝夜半焉荒服之外有古莽之國多寐而少寤以夢爲眞以覺爲妄此御風人之言也安知其不果有此地耶

柴村文集卷五

諸城邱志廣

問湯文孔子聞知何如

道也者萬古常存而無一時或息者也以悟之者少而幾絕復續其所賴於大聖者恆多不必其帝也卽王也而開放伐之先不必其王也卽王也而居侯伯之位道不以升降異道不以飛躍異也豈但此哉雖以匹夫而爲木鐸以布衣而振金聲貴不必天王分不必西伯苟有得於其中卽數百年之後其耳猶順其心愈靈以耳傳耳以心傳心默而識之固亦不知其所悟者何事也是誠有不可名言者如孟子序聞知之統堯舜而下首

及湯禹則列之見知矣再及文武則畧而弗錄矣若孔子以晉司寇終寧敢望伐夏之湯事殷之文也耶子輿氏竟以之接湯文蓋以其祖堯舜而爲生平所願學故以尼山穉亳都繼豐邑而列之聞知耳孰事明問及之其詳不可得聞也請試爲之陳其畧湯也者居禹之後五百年而承王之統者也禹以禪而得統則爲王之升湯以放而得統則爲王之降此其道寧可以一轍拘耶然而禹此道也湯亦以此道也道無二道則知無二知禹之所見湯之所聞湯且以此接唐虞而況於禹文也者居湯之後五百年亦承王之統者也武以伐而得統愈爲王之降文以事而得統仍爲王之升此其道果可

以一科定耶是誠見武此道也文尤此道也道則皆道知則皆知武亦爲見文猶爲聞文方以此接商湯而見於武孔子者敎誨爲木鐸條理爲金聲道以司寇終較之湯文昌平鄕一老布帛耳然先孔子而生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生者非孔子無以傳此其聞與湯文同聞而賢若有異聞也知與湯文同知而賢若有異知也其人愈賤其道愈尊其德愈晦其道愈伸宰我曰賢於堯舜獨湯文也哉雖然湯聞而知之文王聞而知之孔子聞而知之所聞者何物所知者何物不可得而聞也不可得而知也遼耶之三聖

樂毅策

國家興亡之故皆天爲之君若臣不過奉若者耳苟祖德在人天命未改則絶續之間依希如髮而勝者敗敗者勝倚伏之機恍惚莫測固未可以目前決生平也如燕自召公以來甘棠之澤其浸潤漸漬乎民而得天心之谷也久矣雖子噲子之以假揖讓失國而天終不欲剪拜蔽芾者而遽斬之故生昭王生樂毅君爲好賢之主臣爲智勇之將使齊五旬而舉之燕者燕亦六月而舉之齊燕之敗父兄子弟有能殺傑果之苦而齊亦不免焉齊鼎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前重器之遷也齊之怨報而召公之業復見雪陵離樂毅之功固天將以此償

湣之暴而絀燕之亂云爾當莒與卽墨朞年不下而昭王薨矣惠王立矣樂毅去矣騎劫代矣田單以火牛敗燕而前之七十城爲樂毅下者又爲田單復矣田單之謀不減望諸而法章佐以君王后保齊祚四十餘年亦幾幾乎昭王焉蓋齊爲陳敬仲之後而舜之苗裔也虞德在人天命未改絶續之際依希如髮而耐役于遂皆天爲之也樂毅田單不過奉若者耳非人之所能爲也

問樂毅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期年而不能克莒與卽墨何前勇而後怯耶

以敗而奮者其氣必激激則有一夫決百夫避之勇以勝而恃者其氣必怠怠則有一將驕百卒惰之敝當其激也大功可以成當其懈也小敵無不怯如李廣之射虎以爲虎則一發而石沒羽焉旣見爲石則矢不能入盜心有專與不專志有致與不致同此一人也而勇怯不同先后不同皆氣爲之也知此可與論樂毅之下七十城在六月之間而期年不能克莒與卽墨矣方昭王之築黃金臺師郭隗以招賢也與齊有不共戴天之讐而樂毅以比肖管仲之才往見昭王君臣同謀其處心

積慮思有以報齊也然矣迨四國之兵直搗臨淄當是時湣王之惡固有以垂諸侯之怒且氣驕而志昏者在齊謀深而氣激者在燕士卒皆有死之心無生之氣旣惜子胥之死復念召公之仁而佐以賢將輔乎明主閫以外將軍主之君旣任之專臣復感之至三軍用命鄰國同心齊七十城皆苦湣之暴者也望風而降近於倒戈復如前日之簞食壺漿以迎齊也亦何疑哉七十城旣下寶鼎大呂移之於燕如前之遷重器則昭之怨報矣毅之功成矣餘區區莒與卽墨君與臣罔不曰此踶死也卽后世兀木所謂可以靴尖踢倒者也然而志已滿氣已驕矣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凡人於晨興之際振衣彈冠其神淸其意爽以之作事鮮有不擧擧而克奮者至於日晡則暮氣勝而朝氣衰矣卽貴恭君子亦往往有欠伸撰杖厭之病況餘人耶樂毅之下七十城也朝氣也其不能克二城也暮氣也况天不欲斬敬仲之祀而復有田單爲之守毅亦安得以前之所以下七十城者下兩城也哉

問王蠋田單人品孰優

較生死之重則死事者為難語成敗之分則成事者為
急然而平心衡量二者之品則固無優劣之殊也古人
云死生亦大矣惟是自經於溝瀆如匹夫匹婦然者乃
無關名節無益國家空以其身決一旦之命耳如程嬰
公孫杵臼俱以其身全趙氏之孤一則死於十五年之
前其死也為趙氏之孤死也杵臼不抱他人子冒趙孤
介岸屠賈殺之使無趙氏之慮趙孤亦安得全也耶若
程嬰艱難隱忍保趙孤而卒報下宮之仇亦止無愧杵
臼耳若謂杵臼死易即左臼而右程嬰古人云死生亦
大矣苟有了然於然于死生之際而猶謂不足以成事

者吾未之聞也使當時易地而處程嬰甘為其易者臼
必克皆其難無疑也[illegible][illegible]可以論王蠋之于田單矣
方殺之破齊也七十城燕不下矣其中男子不但數萬
戶未聞一人拒燕者亦未聞一人為齊者況為之死耶
且樂毅聞其賢令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召王蠋可謂
敬禮之至矣以布衣而受異國賢大夫之知齊王於蠋
何如者而必守忠烈之節至於絕脰而死此其人與伯
夷何以異孟子稱二老先西山而後渭水謂西山之節
固可成渭水之功無難耳其不為太公非不能也若田
單以鐵籠得全其人固素稱智士而卒以火牛破燕舉
齊七十城而復之此其功誠大然田單即不以蠋而治
為忠臣而即舉之人未必不以不事二君之言動未必
不以王蠋之死於不事二君動也七十城可知齊之復
也王蠋倡其先田單收其後如率然在山擊首尾動王
蠋首也田單尾也亦孰從而為之優劣也哉

問藺相如勇於秦怯于廉頗何如

勇無所不勇者有剛折之憂怯無所不怯者有柔懦之患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孔子之贊易也言此之矣然其間亦不易言也勇人之所不能勇一勇則可以觀氣怯人之所不能怯一怯則可以觀養能勇能怯非有豪傑之姿有聖賢之學未足語於斯也此不必出之丈人而間氣所鍾有賦性境合于萬夫之望者知幾其神不過云爾也藺相如之在趙一繆賢舍人耳繆賢爲趙宦者令閹豎腐夫之餘也相如委身舍人則廁養卒之屬矣此其人豈仲尼之徒聞仁義之說而從事于善養浩然者耶一旦奉和氏之璧入虎狼之秦能以城不入趙璧不

入秦自期而卒踐其言知季路之諾此其人使之遊於聖人之門亦何讓於四友中惡言不入于耳之仲由乎方秦王之玩視此璧也相如給之入手而張目直視持頭璧俱碎於庭倘秦奪其璧爾必不令秦得璧而有以負趙也明矣其睨視柱而欲碎此璧也知秦人愛璧必不激之使碎耳其欲碎之也乃欲完此璧以歸趙也其令舍人懷璧而歸獨以身留也知璧既不得矣秦必不殺相如傷隣國之好而復無益於得璧也凡此皆識之既定而膽復有以濟之耳若其屈於廉頗也豈畏其握重兵爲趙大將而屈于其勢也哉明于國家之大不爲意氣之爭可以勇則無有不勇強國有所不能加可以怯則無有不怯小忿有所不能動于以觀氣在秦庭于以觀養在同列此其人真知柔知剛萬夫之望也已而乃出於宦者令舍人誰謂廝養中無人耶趙文子舉人于管庫而管仲遇盜取二人焉有知人之鑒者當觀之牝牡驪黃之外

問平原君乞師救趙信陵君竊符救趙得失何如

六國合從以擯秦雖蘇季子之餘謀而當時苟堅守其說始終不渝六國之可借以圖存其計固無善於此者也矧趙魏與韓三分晉地則趙魏士壤相隣誠哉所謂唇齒之邦而輔車相依者趙亡則魏不能獨存真唇亡而齒寒矣秦圍邯鄲旦暮破魏之必救則固無待於平原君之乞師而即當提數萬之兵如捄焚拯溺朝發而夕與秦爭也至信陵約車百餘乘欲赴鬬死於趙過侯生䢖爲之畫策令借如姬竊兵符卧內又謀朱亥搥殺晉鄙而始奪其軍以救趙解邯鄲之圍皆魏王之暗於謀怯于斷卒致信陵含父母之邦而奔趙功歸公子而

魏王得庸儒之名雖却秦而趙存救趙而魏存兩國以此延數十年之祚而君失其君近於弱臣失其臣近於強皆魏王之昏儒有以使之也如平原信陵亦安問其得失也哉平原身在圍城之中趙破則妻子爲虜固必不能免者信陵君以賢公子能結客數千皆智畧勇力之人自負爲當世豪傑而復與平原君爲姊妹之親坐視不救亦安在其爲信陵耶亦安在其爲信陵能得士耶則其乞師於魏也患難中之常耳亦安問得失也乎若信陵之救趙也素負列國賢公子之望而骨肉之戚在湯火曾不能一引手焉养客數千而臨期無效一計[illegible]安用此養客爲耶侯嬴不獻竊符之計不可以爲智不獻朱亥之椎不可以爲智之周而信陵不以此解邯鄲之圍則信陵不惟負其姊負平原君亦且負信陵之名矣信陵之竊符以救趙也止無愧於信陵耳亦安問其優劣也哉救趙之失在魏王若平原若信陵皆列國賢公子也吾未見其孰得而孰失也

問縮高不從攻管之命安陵君不廢太府之憲信
陵君之避舍縞素何如

天下至戰國人心之變詐極矣先王之仁義至此亦幾幾乎澌滅無餘矣然亂者天運而平旦之良知雞鳴昧爽則風雨晦冥其膠膠喈喈之聲固未至寂無聞也天無昔而不夜日無晦而不明濃雲密布燈火三更一點微明良心不死雖晚季反覆之極固未嘗無確乎不拔與確然自悔之人也如縮高之子仕秦而守管也子雖高之子仕秦則秦之臣矣管雖秦之管高之子守之則高之子之管矣攻而守死生以之高之子之志也亦高之志也攻而下有役君命高之子耻之矣高亦恥之矣

信陵君之生致縮高而欲以戮其子也此戰國之常也高必全君臣之義不背背秦且以全父子而不使其子兩難于君父之間此高之所以爲高也爲忠臣爲義父有確乎不拔之操焉若安陵守太府之憲國可危而王章不可廢臣可全而強敵不必畏此亦一確乎不拔人也高遂以此死其子聞之必仰天泣血謂吾知無以全吾父背爲秦一管之故喪吾罔極也哉若趙苞之背爲母子今爲王臣高之子必不爲矣高也高之子也安陵君也皆以飭而全其平旦之良者高死而信陵避舍縞素此惕然自悔以全其良者也可以守經則可生可死可必不可易可以知變則可過可更而無不可爲戰國而有此非風雨之雞聲濃陰之燈火耶于此可以知良心之不死

問高帝入咸陽除秦苛法光武入河北除莽苛政何如

從古帝王之與其困華之際必有以大劑前代之獘取斯民之所最苦者而爲之悉除焉乃可慰雲霓之望而悵壺漿之迎也或崛起匹夫或克紹剏祖未有不出民於水火而登之袵席者蓋四海之結怨愈深而來蘇之願愈切九州之倒懸作解而後后之懷始伸勿論以異姓而受命以同姓而嗣興誓伐暴之師正秦逆之罪其所以正告天下者必反勝國之所爲而迺新天命于會朝之淸明也如秦自商鞅立法以來其所以驅固者無不在于虐民至秦乃以鷙悍之性行雄吳之才吞滅六

國殺人者固不知幾萬萬矣築阿房築長城徒作驪山坑儒溫谷其民之憔悴亦云極矣高帝一入咸陽取秦之苛法而盡除之秦一桀漢高一湯秦一紂漢高一武且大武猶爲太白之懸而沛公待降王子嬰止以屬吏使秦其民復不誅其君高帝貴遠邁寧王矣光武出長沙定王其嗣與也寧不爲紹剏祖哉然久已失國爲南陽匹夫湖陽公主曰文叔爲布衣時云云則秀固白水村中一躬稼人耳其入河北也取莽苛政而盡除之與高帝無異然而苛政則莽與秦大別矣秦之苛法專在于獨刱凡前聖之所作必更之以從今莽之苛政專在于謬板凡後聖之所爲必變之以從古一則恃才而不能靜一則作僞而不能安其殘民以自逞均也高帝除秦苛如洒商辛之炮烙此從烈燄中拔人者也光武除莽政如解優孟之衣冠此從矯飾時休人者也摠之慰雲霓之望悵壺漿之迎其取民之最苦者而盡釋之則異姓受命同姓嗣興固未之或殊也愚生以聽見復執事明問固未知有當否耳

問高帝既約三章之法文帝何又有除收帑之令

與

帝王之法世輕世重其必主於寛大者一代忠厚之意而隨時爲之更定則未可以一時之所約遂認以爲畫一而中無所推移也如高祖之入關也秦民困於虐政與不啻在水火中矣約法三章鮮倒懸而衽席之一時牛酒迎之無不願沛公爲秦王當是時也寧復有收帑之令耶秦以暴亡項亦以暴亡漢約三章較之秦項寧但湯武也哉爾後如烹醢英布彭越族誅淮陰侯則高帝未必不於三章之外有防民過當而淫怒以逞之法及諸呂作姦欲移漢祚平勃戡定安得無治亂國用重

法之誅文帝以柔道治天下志在得民凡可以恤我赤子者無不至焉則高帝於韓彭有餘怒平勃於諸呂有餘怒而制爲收帑之條者悉爲除之大亂之後一與更始此又文帝一時之三章也

問匡衡治性正家孰何如

國家之治亂關于人主之性情而性情之所先被者則在于家庭世未有性不能養之以正而任其偏至于身之最近者不先受其蠱者也葢性有剛柔剛固易暴而柔之害更甚怯懦者易于不斷凡家有不齊者不能毅然齊之于是婦子有嘻嘻之失而夫婦父子之間有暱于燕私惧于親愛而性情之失遂流爲嫡庶之不明妖淫專寵支庶乘權皆不能治性之弊也是在乎爲大臣者朝夕啓迪有以矯其偏歸之正耳如匡衡善于說詩而人爲之解頤此固經術中名士也爲太子太傅而上疏其辞不可以縷陳也大旨一在治性性一而已而氣

有或偏則淑之所在慝即伏焉如玉之有瑕如苗之有莠治之者去其慝全其淑無他術也千古聖賢之相傳執中葢之矣化其偏以歸于中而性無不治其一在正家家一而已而分有不同則情之所辟理弗顧焉如聲之有淫如色之有治正之者防其情範于理無異治也千古關雎之肅雍正位葢之矣去其邪以閑于正而家無不齊治性在學正家有法剛不過于剛柔不倚于柔性治而家可知矣嫡明其爲嫡庶明其爲庶家正而性可卜矣元帝爲人固天性怯懦者也元年立倢伃王氏爲皇后卒兆新室之簒若傅昭儀及濟陽王康愛幸殆皇后太子此特其一時之失耳觀處蕭望之及周堪

猛昏懦之極尙可以爲天子耶以好儒術用匡衡亦未
謂失人然君如元帝匡衡[illegible]百上疏言治性言正家亦
何益也哉

問諸葛忠武自比管樂何如

讀書懷古追慕前哲而竊比之往往也學焉而得其性
之所近此希聖希賢者之所爲若豪傑之士有志經濟
必取古之立功一時垂名千載者以爲已之所期獨是
才或不足而妄意前人盜虛聲卒敗迺公事如殷深源
者亦復不少此誠不能無遺憾耳惟器識處其有餘而
擇先賢一二人吾可以優爲之者于抱膝長吟之日嘯
傲自許迺如宣尼之于老彭人不得譏其僭也如諸葛
忠武之在茅廬也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此從事于
聖賢之學幾幾乎可以窺陋巷之樂者是豈世俗功名
之士止欲樹勛業以耀當世者哉如管大夫雖爲天下

才而一匡九合孔子薄之爲器小且以堂阜桀臣脫之
檻車鮑叔薦之曰管夷吾治于高傒高傒何如人而管
以之比管之爲管可知矣樂毅以燕昭王懷報齊之意
而築黃金臺師郭隗樂負其才可以有爲遂杖策相從
如投身應募然者此豈等于三聘有莘者乎卒期月之
間破齊七十餘城後期年不能破莒與即墨燕惠王疑
之脫身投趙而卒敗燕事雖惠王任賢不專而律以人
臣無貳之義樂亦不能無抱慚于其間也若諸葛忠武
何如人也高卧南陽其于天下之地之人籌之已熟昭
烈三顧立譚如漢鼎三分先必待三造其廬如伊尹之
應聘殷湯之尊賢而始出而扶漢不負司馬亦[illegible]此[illegible]

堂阜脫囚與杖策歸燕者所可比也耶亦心爲漢先不負先主後不負後主雖漢祚已移志夬身殲而此心如光天皎日管之覇齊樂之與燕固未足以媲美也管仲死無以遺桓諸葛死以蔣琬費禕諸人遺之卽姜維終不能保蜀而九伐之志固有可取皆忠武遺之者也其視管何如者自帝托孤始終不易卽秋風五丈原隕未嘗有全軀之意如樂毅投趙之爲也自比管樂與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者奚啻萬萬也乎身爲聖賢而自附于功名之士此如尼山之竊比老彭云爾老彭豈尼山比哉管樂豈諸葛忠武比哉

柴村文集卷六

韻府羣玉序

諸城丘志廣

學富五車理明一貫乃可登古作者之堂也蓋胸中無萬卷書不可語於多錢之善價而下筆無一點塵則又如微雲點綴終覺其滓穢太淸也宋五星聚奎而産眉山父子長公謚文忠次公謚文定是誠得與於斯文者也其父文安先生以其爲文安銜耳而亦以文冠不近於天文之三光耶是無非以其學富而理明揮毫能縱橫發之故抵今數百年矣學士大夫苟識之無二字無不知有三蘇如三光之明有目者無不仰之也三陰生

於宋末至元內外一統而猶以文字聚一堂何以知之竹埜爲八十四歲老翁而稱前進士非如唐之粱震也哉韻府成求序於趙松雪松雪宋之宗而仕元者也則三陰喬梓其宋元兩代人也明矣是猶分聚奎餘光而以文著乃今學士大夫無不知有三蘇而予自童子時卽知讀老泉及其二子文若三陰者於韻而曰府於玉而曰群幾以圭璧鏘鳴而引商刻徵於五音六律矣此詩人之重有賴者乃學詩且四十餘年而始讀韻府群玉始識三陰之好字婆娑老夫固不足語於斯文而有負於詩人之名然予知三陰最晩而三陰知予亦最晩則三陰之讓三蘇遠甚果以其名位之卑無翰林學士

之榮耶抑以其等於碎金有散錢而無貫索未能如曾子之唯耶南能北秀此或遜於曹溪若三蘇者其有得於文章之頓宗也乎故五星聚奎其鍾靈者端歸之蘇氏

喜雨小序

喜者七情之首也雨者四喜之先也喜爲情之獨快雨爲喜之共快東坡先生有喜雨亭抵今數百年矣亭作荒椽記存古簡然則文也者事之最壽者也康熙四年乙巳冬尙微雪入春遂旱農失種且幾無麥柴邨老明經家之口寔繁白太傅侍郎也五十口杜陵工部員外也兩京三十口予則居二者之間霙漢與歌閭門有滿釜之慮若以歉而飢以飢而亂則尤其共憂也孟夏念二日雲油然作雷蟠四壁如注者絕晷刻而溝澮盈原田透耕者共快焉予携二子省麥東郊父子各有獨快之意荷蓧丈人一時在目小試青州兒孫輩俱不得意

而歸諸生平平童子三下第花紅寂寞韋布淒凉然雨足而有麥瓏田可種悠悠蒼天雖不可知而望歲無恙人情晏如是則予之獨快人之共快者也東園書屋僅爲喜雨之亭而有文以記之乎若然一柴邨子贍矣小序之以誌喜云

落葉詩小序

社友丁野鶴和江南孟誕先落葉詩凡三十韻其指遠其辭微其稱名小而取類大興觀群怨觸類引伸賜也可與言詩並可與言易也已後來者居上須捶碎黃鶴盡翻巢窠乃可以奪丁氏之席不然絕唱者難爲繼也無寧閣筆王粲已耳但柴村老執友久不見吾野鶴讀其詩恍睹其人思其人不得不和其詩此續貂所爲作也次元韻亦三十律野鶴悲歌燕市予嘯遯柴村心迹不同情事亦異如一落葉也或翱翔天衢或棲息林埜或落几案件詞客之孤吟或落席筵供大人之調笑葉固不同落亦不知彼着者天任其安置而不復計較其何以若此也野鶴吟落葉予亦吟落葉野鶴吟落葉落葉詩中有一野鶴予吟落葉落葉詩中有一柴村流傳遠邇或以爲翱翔天衢或以爲棲息林埜几案席筵品題各似作之者不知讀之者不知亦任其平章如造物之於落葉云爾

作訓詁序

先簡肅公予曾祖之姪簡肅公之父出之庶予曾祖出之嫡皆東武邱氏也簡肅有摘訓行於世蓋摘衆引存疑而損益之以訓子者也簡肅爲南京冢宰有男舉進士授深州知州三月卒於官其時公年五十一生幼子小字賴有謫雲出摘訓之作將以教童兒也予今有孫之痛無以消之亦作訓詁附先大夫之後彼則作而不克遂其志此則痛而仍欲存其書斯時也予尚有兩男六孫二曾孫天佑吾家其讀此訓詁者尚有人也晏先君之弓裘學如簡肅所謂篋中之敗扇也哉

贈曉晨大士序

曉光入戸塵影紛然有隣虚塵焉則隣於太空近超塵近絶塵矣曉晨大士在塵而不染於塵其塵之隣虚者邪曉日开而萬象見亦震旦之獨出者乎佛教之東來也從事於浮屠者不一有蒲團枯坐而立雪可以齊腰蘆芽可以穿膝好奸不動堅豎脊梁坐到香烟盡處親見本來面目如瞿曇之雪山修道然者有甘心塵勞從花街中翻觔斗酧應隨人市廛混跡對境無心不必於深山寺静坐佛在念常日於半偈參禪者是又一道也乃所謂大隱也曉塵其大隱也乎是閒與團枯相坐者異游城市之中修菩薩行晨昏誦鍾聲等五夜之雞

栖越跡酧火宅出三車之庭曉塵大士其在塵而不染於塵者哉謂之超塵謂之絶塵亦可謂曉日之隣虚塵亦可冀無負此法號云

賀繡區兄七十九歲序

天有八風地有八方州有八伯則八也者固數之最重最貴者也人至百年日期誠以百年壽之大齊也八十去百年倘欠一冠字之庚甲乃世之諺有之動曰慶八十若八十郎爲可慶髦亦無妨耋亦無妨耳繡區兄今年七十九矣去八十纔一春秋是所當預賀者也予與兄幼同席硯予少兄四歲兄有弟第五少予四歲兄行三予於本支行四而少予四歲者則行五予少孤伯父收之家塾時食眠其側一堂怡怡近聯行鴻雁人罔不知爲猿從也爾後予狂猘逅北牖兄以肉糯似南冠其得至於今雖皮皺髮雀頂鳥衣兄之衿予之鬢俱青苗

焉則俱有天幸起白骨而肉之兄閒予孫繩繩而予亦二子五孫門戸不至寥落同有平生偉錬喟然笑耶兄近八十予七十五矣倘天假之年予望八何兄且望等八旬而上之處子國非久戀之鄉廣文當行且歸田兩袖清風蕭然踏衡宇南隣北舍笻杖相逝依柴莊之酒旁瀨橋之驢人無不指而目之曰此東家二老也金陵諸骨云予當活九十三番爾則兄爲九十七矣然乎否耶是當爲之一喙

爲一區兄賀將八褒序

太公以八旬而發飛熊之夢由此而爲鷹楊老將封於齊幾歷年所乃如狐死北首反葬於周由此觀之則八旬者歸周之年非牧野與周之年也太公豈以八旬終哉世俗於八旬則慶之欲出渭水而載後車卽爲人之上壽焉則八褒者固人之可慶者也將八褒者亦人之可慶者也伯兄一區少讀太公兵法登武制科則六韜其所熟者也三畧其所熟者也餘年少登壇可以奏淮陰之績亦何必矍鑠速若如馬援無踰老臣如趙充國也乎八褒可也將八褒亦可也一區兄喜讀書籍畧其本事也耳昔出其緒餘側理精左國史漢二十一史古

今來竹帛所載罔不點定而言之歷歷令且及出渭之年矣由此而天假之壽八十九十庶於期頤皆其所不可知者鷹揚是其夙志卽不鷹揚亦無不可逵膝兒孫趨庭詩禮以甲胄之身爲文章之祖亦儒雅亦英雄誠不負東家丘之風也孔子曰我戰則克誰謂至聖獨竟繇中人耶

賀商衡擧晩子序

人生嗣續之間往往光於微渺而究乎光大譬如一粒粟種之於地可一穗穗數千粒一穗援而種之可數千穗穗各數千粒原其始則此一粒者固數千穗數千粒之所由生也此一粒安可忽乎哉江發於岷山其始不過濫觴而浩蕩數千里皆此濫觴者爲之源也凍絶之木根下但有一芽有人焉爲之壅培長養參天凌漢皆此一芽所不可知故不問何人何家但有一襁褓中兒延先嗣卽不可忽此一縷者商衡於余爲同族之從子而數乎多歷星霜者五有子成童讀書且望有成而殰於壬午干戈嗣後側室中不無所生而半爲女子子又

不育今黎一男所謂凍絶之木根下一芽也商衡倘樹德以滋埴之不置此一芽者安知不參天不成林也耶卽不敢望如趙氏孤而吾族以詩書閒大吾家亢吾宗是皆所不可知者且卬氏以簡肅公起身而簡肅公之父封太常卿者卽出之側室其子孫印綬纍若勿謂此一男出之側室又晩立商衡老[illegible]不克見其成如晩立不克見其成如趙氏孤亦危極矣而卒大有所樹若云出之側室則太常封君之例在

曾門三世傳

諸城邱志廣

曾爲大禹之苗裔在春秋爲鄫子宋襄用之以祀淫鬼者也後遂去其邊旁而爲曾氏以鄫子之不得其死爲諱耶抑別有說耶曾晳在孔門其年最長與子路同列且父子俱北面尼山則又顏路之班也有狂名琴張牧皮友之季武子之喪倚其門而歌則與原壤登木均爲達生死一流人也春風沂水孔子與焉其子參魯人也聞一貫叙晚然逮事舞雩詠歸之人其養之也必有酒肉參也貧固三日不食讀商頌有金石聲者酒肉何自

來哉曾參養志酒肉問有餘則必曰有想童冠之儔俱分餐而狂者始樂否則點有不快矣是必居武城西席之後剖束脩之餘遁可以給甘旨子朝夕也童冠想即取之門內曾元曾申逮賤老曾晳樂矣然五六人六七人固不之間也曾氏未題高陽里荀氏不能不傳曾點與少樂不若與衆酒肉祇孺子餕則又非曾狂之志也不難爲魯而貧者耶其後曾元養曾子有酒肉遁前例也日吾不至餓吾親淡泊吾親足矣五六人六七人亦誰能減所以自奉者奉之乎然三世俱不至飢寒爲之親者庶幾王政之老而參得養晳元得養參是又大勝陋巷中矣不如回之貧不如回之夭仲尼之徒曾門三世有福人也夫子有子有孫故爲曾門三世作傳但不知長男何日師席武城耳

彭澤令傳

陶淵明柴桑人也史書之曰徵士千古傳之曰陶令則彭澤固一生得志時矣其未授官也瓶無儲粟瓮橘矣巾車何自來也即孤舟或亦未備也以刃稱紛然遂從叔建威將軍幕得彭澤於百里先此西疇有田與三徑同荒南窗寄傲於門設常關即吝及欲一到東皐惟植杖耘耔安步當車耳彭澤歸來於[illegible][illegible]為乘軒者兼製一舟有酒盈樽下男兒與草木[illegible][illegible]欣為鼓之遂髮歷菌見人有作色者時大不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欲經丘呼歡迎之童僕命駕鼓棹聽流水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發熙熙令音猗猗原陸雖晉情稱閒閒僻然一致[illegible]翻神也五柳樹不貫

且免瓮之作薪焉五男兒居然公子更有王弘送酒厥案二十萬付之酒胡得日夕吟詩命故人書之淵明樂矣當世即目之為陶彭澤不獨民到於今稱之也一命之榮五斗之祿固可怨乎哉不然終身于環堵蕭然亦栗里一民也已

楮國公傳

楮國公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辨其族之所由來似與史記褚先生唐人褚遂良同姓而以木為衣者也生而草木服飾枝葉無松柏之貞而亦不至樗櫟之惡桑柘可以蚕錦繡之貪也救栗可以食朝夕之需也若楮則生於山谷崖岸亦止可以供樵爨耳不知始於何時善造者以代簡冊行楮國者於篆隸而以楮供書則尤易於刻木省於汗青之竹楮乎其與蔡倫而走趨便之遂者乎自是以來楮有三益友一為毛穎一為端溪石先生一為兼愛之墨氏此四人者左右不離行止為伴有喜揮灑者有[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墨而楮當守黑者惟楮則

後素而無妨於繪知白而甘受乎采性方而用最圓有時乎與聖賢對非三代兩漢之人不為之寫真而潘房酒肆亦不嫌於往即歌兒舞女亦聽其卷舒焉於以斷獄則鼠案可以任張湯於以訂交則雞鳴可以同越俗楮雖草木蔡倫以後於是乎陪文章巨公矣即二十八宿羅胸中者將由中達外而吐其所欲言玉麈之餘此即為玉版五等之爵有躬圭桓圭信圭璧有蒲與穀若卿羔大夫雁士雉又其等下者也庶人之贄鶩愈不足言矣楮與執雉之人為友者也羔雁成羣亦與之作朋然草木為質亦山中烟霞之侶耳而辟役即封之[illegible]楮國公後世有以竹為之者若高麗佳蘭以錦為之是等

於經綸閣下三公何不圖公封之指乎其質野其德薄而封爲國公僭矣

馬給諫見素先生傳

予平生所奉以爲道學之宗者惟見素先生先生寔受教于寧陵呂新吾侍郎誠一代之大儒也予不獲承教而讀其書固心向往之若給諫則心性之友而師者也先生之太翁爲定宇中丞迺吾家簡肅公長子深州伯同年友也以年誼則予于先生爲伯仲而齒德官爵瑣末小子宜在北面明壬戌癸亥間予獲交于先生固相與于勢分之外者耳先生爾時以終養在告晉心方外內典而外以儒行治身同淸白吏之係朝野望者也少年發禮記名魁與其兄北溟同辦才子司馬時中丞公優游于綠野堂中一門三貴先后接踵誠甲第之盛族

其後先生兩爲戎宰幾幾乎關西夫子楊伯起矣陟諫垣直聲聞于時以僕部兄北溟蚤逝而太夫人在堂烏鳥情深于是草陳情表如李令伯以報劉歸矣歸則衷與緇黃遊而譚般若者居多然亦時譚兵以明季時事日非不能無杞人之憂也予與之遊已年逾耆指其殆予而讀書于負郭別業之門家埤也寔聚首譚聖賢之學予叩其生平得力云十四卽知讀宋賢語錄當時視程朱如天際眞人冠而字卽讀佛書因下視誠正之功予問之曰先生今六十餘矣其自視也與關洛諸人孰若瞿然自失如塵埃中人望松喬在霄漢也予曰二十仞下視宋儒何抵今反讓之耶復自笑問眼食于[illegible]

有所得乎云爲孝廉時以酒色嬰失血疾生死事大因
生恐怖忝如斬一握絲一斬一切斷二語六日而霍然
病已遂自以爲証佛果登大覺彼岸坐堅牢船矣舉家
以爲狂乃得小休歟如楊業之止兒啼也彈指復塑妻
肉止作一壯夫而已如學儒則以李國母哀爲縣令衰
經二十七日稍有証悟餘茫茫耳聚首者不數月予以
病歸柴邨先生初見予喋喋漫錄拱手曰二東有大儒
矣以病故有世界空虛之嘆且謂自古文人多不壽韓
纔得五十七柳四十七歐蘇亦止六旬有六予謂先生
所謂短小文人耳勞心而耗神未老而衰病蘇長公言
之矣若文王演周易於羑里亦在文人之列九十七而

終寧不可爲壽耶先生笑爾后先生于壬申孔亂以橫
証謫黔中予兩省之無戚戚之容言不離經史絕口患
難弗之及是時先生近耄蟄側室中尙有紅袖一身萬
里膝下五男瞬息各天無離別可憐之色先生平生于
此卜之矣羈之請室有獄中八景詩示我前此固不知
先生之能詩也先生知恭同堂者累月不知先生之能
恭也先生之深靜于此卜之矣此其大畧也後南渡死
于江南之句容先生淸而介每憶予讀書門家卑偶共
食食必粗糲誠腐儒餐也布衣羸馬往來城郭中固不
知爲中丞公子少年甲科靑瑣閭中人也先生之爲人
則可謂云爾已矣是爲傳

孫太母傳

孫太母者簡肅公之祖母而吾
高祖之貳室也以孤女適吾高祖其兄嫁之一哭之言
而卽他走而高祖曰嫡乎庶乎高祖曰誠有妻固在病
也高祖想可以服之曰我嫁汝遂從之來歸入門拜嫡
也是知正位乎內者爲重也旁更有一庶卽拳毆之便
爲婢焉乃生簡肅公封君其長子也而吾高祖母爲嫡
乃生吾曾祖太母曰吾未爲[illegible]家因未聞有子
也自此諸母所生皆吾子也[illegible]諸子婦悉聽其約
來而一待之無異視自已出者[illegible]不自已出者固無彼
我也簡肅之母其冢婦也而首待之嚴無減乎牛南家

宰諡簡肅也諸婦無不憚之者簡肅之母以爲虐誓于
姑就木時必被紅食肉而太母有盡抉其目瞽矣是可
知其生其死必不肯受侮也然至公固無之親愛之職
惡而辟者吾祖母猶及見之尙有遺愛展矣衆之母也
以展而奪嫡之權近于匹嫡而諸子諸婦固不之怨也
今其後有五甲科薦賢書一人皆太母梧槐之澤也是
爲傳右所以表孫太母者至矣而吾高祖母則嫡也其
爲之後者予始爲廣文長男玉斯行試明經一堂四世
孫七人有四讀書日者卜其中有太貴爲廉者而發六
科第嫡之後當何如

第五明經傳

第五明經諱桴簡肅公之弟蜀茂宰之父山西右布政之祖也爲諸生屢試得雋以俠氣自矜負觧難排紛亂近海上畱仲連山西方伯封三代及之其誥語有云登堂而六籍紛然爭就絳紗之前列下筆而千言立就俱爲黃絹之妙辭先與簡肅同就試科小試有二難之目俱錚錚皆璧簡肅薦賢書仰與深州爲雅咸叔侄爭鳴伯仲作塤箎之吹競長猶兒作仲容之倡當是時也東家邸有三秀才而兩雄飛一雖伏第五之名雖不減驃騎其顯名厚貲固讓簡肅父子矣而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覩國之光白他有烨較之氣幸固綿綿瓜瓞葼之延

且長者也每見邑侯人所不敢言者即言之侃侃不屈若有問民生利病輙揭居吐氣於宮墻堂階縱以此逢長官之怒弗恤也待宗族有恩簡肅嚴公常主寬然亦未嘗不嚴恆面折人過其於孤嫠失所之宗庇之若不足當阨之施出人於死地而生之動如朱家之救季布李陽梟樓緩茲則慕李陽者也亷頗藺相如至今恆凜凜有生氣吾於第五亦云同邑有王十萬者其子不才至流落爲乞丐持鉢至門延之上坐同飲食嗚呼如此舉動今成希觀矣七科不第以明經結讀書之局郎獨冷之官如鄭廣文亦未之授也賫志以没餘慶將有不盡之福而五世其昌在龍標司李今爲施秉令八世之後裔之與京如陳敬仲吾不知且何如也

蜀南部令傳

少林孝廉簡齋公之猶子也其父滄巖七科以明經貢於禮部于簡齋有第五之名不減驃騎之目孝廉其季子也二十四補諸生深州以二十四成進士而少林亦以二十四游泮序其於猶從不將爲封胡遏末中曾參聊以得爲疾曾從事方外有爲之法病愈絕口不言攝生事此子之深有愧者采芹時爲東武前儒之冠而俶秀才亦屢加於人一等食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幸不修小節教子弟以寬而循循善誘則與以[illegible][illegible]任持者其受益更倍也於書無所不讀而問微古今[illegible][illegible]史漢信口歷歷獨喜太史公此子之親受提命者[illegible][illegible]采葉簡而得法曰

錫中綴七篇耳所觭不多最不喜人親燈火惟[illegible]不輟廢業不荒于嬉即用不盡亦何必然剡向之藜附夜也哉文有格者熟其格文有漢[illegible]之句採其葉如蜂釀蜜但取其蕊上鬚而雪宮成金液滿焉亦焉用活剝生吞取汗牛充棟者悉載之五車耶四十五舉於鄉是吾家中之最晚發者强仕三餘卒薦賢書至癸卯其子亦登山東第一門兩張悉喬梓同上公車長安道上羣美之子成進士乃筮仕得四川南部令遠宦過棧道以老人馳驅數千里近於叱馭王陽然蜀中錦繡山川于太平時縮銅章出入爲翠屛主人公之樂可知也俗淳民樸百姓有知几令竹頭生筍公之性復如國僑殆茂宰中悉人每獻春酒以介眉壽如家人父子几等之野老爭席焉惟抵成都咏少陵萬里晴紅上三年落日低之句不能無去鄉之感旋調直隸阜城而五柳與思賦遂初掛冠歸矣倪覩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以彭澤旋里而有子翱翔天衢在內在外俱著聲公固不知爲王家貴人亦不知其子之貴也每晨起即命童僕携書一篋步過負郭之別墅不乘[illegible]不騎馬往來人弗之避蕭然眞一陶元亮也已不爽不忠弗矜塵俗之高亦隱亦官絕少輪蹄之態以七十五卒於正寢謂之林下一人其誰曰不宜

山西懷來道傳 公諱志充字介子號六區

山西懷來道以右方伯爲監司生而岐嶷十七游於庠二十一以遺才第一薦於鄉濟南太守文綠進士名魁也試者督學而閱卷者文也慧眼拔爲遺佚之冠貢院點名即指而目之曰此必中與青州同年房大中丞同稱時年來弱冠纔踰一焉方伯寡兄弟母掌珠視之以潦雨中河漲促裝邑宰親爲勸駕廼發獨子啟行遘暑兼大雨時行母氏聖善賢則視之何以爲情耶捷報至喜可知也爲孝廉落魄章臺柳中每與茂宰公同上公車以嚴見憚庚戌獨行先北上携艷妓紫衣者揮鞭唱紅樓絕妙好辭抵燕與同年王季木二魁金陵亞元張

賓王等七人結南宮社韓求仲榜登甲科刻稿浩然篇海內傳誦之皇明名稿未有不棃棗及之癸丑殿試授工部主政奔走簿書固其所不之卹者也中以庚戌鄉試癸丑前後六十年與倘肅相爲輝映幾幾爲冢宰後身爲工部適朝廷有大工之役其爲國節省而人不敢欺較書數萬萬也右遷出都門爲汝寧守其治績口碑在地方不具悉既遷磁州監司時遼事孔亟磁爲南北之衝丁卒往來頻劇騷擾甚而公以游刃處之裕如也陟承天再轉長沙俱監司楚中一囊詩料收數千里江湖三載治功優譏萬端盤錯公之才實綽綽于斯也征川以監軍與張我續揔督兵事其破重慶而擒樊龍公之功居多公之謀居多以病歸既起則爲河南揔憲雖未居臺垣而艱難之任美要之官公實膺國恩寔無負天子之托矣還懷來右布政御爲魏璫所羅織而拘之請室卒死於法先爲進士猶未對大廷耶塢有孤甚而不敢見及其將禍也懷來有孤椰榆公弗之惧同一孤也同一公也畏而憚之者遂狎而侮之何爲耶

邱近瀛傳

邱近瀛諱可登迺吾羣從兄弟所謂封胡遏末列屋中珠瑱珠玉也有詩名先簡蕭雅重之能作古文辭凡爲人撰墓及誄或賀諸上壽茂宰每從之代諸如此類南冢宰見之必曰此吾家老孫子可登華也亦善詩餘吾猶見安石碎金一片云其爲人豪俠氣不爲貴交下焉有陳後崖先生亦能詩近瀛與之游偶相觸卽投折柬云生而爲男子生而爲聰明男子上不知有王使爵宰相貴兒五品諫諍哉于時陳固爲諫議如陽城也此吾藏輝娅之從伯而學山孫之從祖也予有不報之恩而徧絶盛世予于近瀛蔵不能報也已救先人于死生

之際誠吾一枝絶續之關也先君以孫孫失天回強幹中弱枝也非我家近瀛起白骨而肉之乎八少孤近於厄山而又甚于彼死生之際竟斃于凶八之手貌諸爲如老愚夫亦何以有今日也哉予今年七十九矣登八袠且尺有咫以長清司訓老所謂花開子結八也老乙方行試明經而晚弟玉待亦九尺四寸曹交與兄有二難之目孫七人予有聯云雲礲臨門爲老父七星照戶有諸孫倘自天祐之予素爲積善之家其有餘慶也歟知不五世其昌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如陳敬仲之游將耶是皆吾近瀛羣從有以留之也而兄竟爲若敖氏之鬼予寧不悲之乎雖欲報之安得而報之

莊家姑傳

予孿兄弟今年七十矣止一仲姊莊家姑雖爲女兄弟然匪行零落女兄弟同兄弟不啻矣長予六歲猶有夫踰太公耄耋之年四雙目俱盲一有子之妾亦盲朝夕奉湯粥敬事夫子惟吾姊是賴今又病目不見物天乎何使窮老之人一家至此極戾耶吾姊爲女中君子十八歸莊氏辛苦紡績節省米鹽初亦白亂之農豐于財者也姊夫有弟廢學者且十年忽發憤治童子業八月而補諸生時斷絃吾姊供餅餌佐之讀書已祈著視若同居無彼我莫無負申祥之嫂矣吾姊女中君子也伯氏有子失其母吾姊皆撫之如已出飲之食之婚娶則

助之粧飾衣服庶兄弟之子猶子矣夫之弟姊之叔也列庠序數歲不祿遺孤鶵先失恃既又失怙中路嬰兒靡所廦依煢煢莫與庇之不亦可憐也哉吾姊夫時尚乏亂姊收而鞠之一則無子而有子一則無母而有母如樹之接者遂根枝同雨露矣嘻嘻一堂庭闈無閒也壬午清兵入山東姊携雛遊諸之南山驚爲操戈者所得刃且加頸焉吾姊跪訴于馬前曰吾無子此孤兒也無父母吾以爲繼卽乳哺者不是過相依爲命此子死吾可以無生矣血刃恐之吾姊弗惧也再恐之色不變情深命賤吾姊負愛重于生義重于生矣兵因釋之弗殺且與以錢一緡曰吾爲尒母也夫人當患難若子此

不相顧者矣況以他人子爲子如樹之接者耶吾姊與女中君子哉與士君子所不及者哉且有逸事一更爲記之萬曆乙卯丙辰山東大祲至父子相食有王士英者莊之瓜葛也携錢一篋數十二緡托藏于莊姊之家其伯氏朗謀于吾姊之夫將竊此錢以去而穴墻以誑之商之吾姊姊曰寧餓以死可利人之有于相托厄苦時耶遂止吾姊君子哉慈如吾姊廉節如吾姊天宜報之以無疆之福今老而貧有庶子單弱不堪且三醫同堂荒茅敝漏饘粥不給簞瓢屢空衣穿結江魚妻妾泗轍而譬天之報施善人安在耶

龍門先生傳

龍門先生諱鯉膠東人生負癖性頗濩圍仲子遊庠序錚錚知名食餼強仕之餘歲献於禮部試天子之庭趾爲廣文盐一氊不足以盡其才也入監事竣除一簿爵爲邑幸有所發抒而困頓佐領先生之奇幾幾不獲伸矣之官携五䃴以行一貯幽菽一貯鹺三貯鹽菜履任佩三字符清慎勤無曠厥職誓不取百姓一錢也淶蕪長非絕等矣人稱之曰五䃴先生知與不知無不服其潔脩者一日褂衣臨其境法宜迓之界上蚤起具衣冠出門將鼓筮而赴庭有懸繩固用以暴衣者胥其烏紗墮地兼裂其袍服袍服則大布之衣也以爲不祥

欲取其繩寸寸斷以急行未遑也遂碰而繫之腰曰汝相纒耶吾亦不汝放針線紩朱衣之綻迎直指於境長跪揆以歷履直指不之省盔鄙之也已而山路險阻肩輿者蹶于昇哭傾跌覆直指於車外而肩木崩折直指怒扑其衙胥之候者且將扑簿問其出身乃朗誦脚色弊震林木直指曰詩書中人也改容禮之訊以脩藍輿之術曰山無工將取儀衛中版具縛以繩令之同舁大人抵城始可易而新之也直指曰碩安所得繩乎即答曰事須備不虞簿已備繩求矣直指奇之遂從衣底復礎解其繩二丈有奇以竹版附肩木之斷周結以繩而肩者續等堅牢船矣直指以爲才特薦卓異由簿右遷

邊縣令邊縣需才亦良苦故以明經以薦乍陟此職而
人弗忌也一日有虜闌入警急報先生公服出坐露車
上手鳴金刁斗率白徒百人操田器出戰誓將殲此而
后朝食也一武弁將馬步五十餘偶過見而詢之此何
人此何舉鄉偵告之曰此某縣令將出兵殺賊也大笑
面之曰君此役是以肉投餒虎豈其能吾爲君破之可
命其伍什長各擐甲執干戈直前乃虜之牧馬者乘其
無備肆掠於斯也不滿三十人此將肅隊而前麾擊之
得武功級十歸而獻捷曰吾以此捷歸邑宰縣粟不分
功因報敘監司報最撫軍及持斧者交薦之察其屢任
之素稱天下淸官第一且才勇丕著陟邊歷分司潛臬

先生于是乎貴矣喜可知也即掛冠任事不辭難先生
非辭難也蓋悳流勇退知止知足學老氏遺一[illegible]
歸築室于大道之旁吟誦之聲徹于戶外固不知所讀
何書也有高軒過闕其聲而問之人曰此天下淸官第
一五確先生某邊道張公讀書之廬也下車謁之問所
明吾者乃少年爲諸生時舉子業時藝耳大笑之先生
曰此老婦著簪也予以此陟身顯爵敢忘之耶農以犁
鋤獲有秋工以斧斵謀衣食是腐爛者吾之犁鋤吾之
斧斵其何敢不賑食于是乎今且百年餘矣書屋既毀
上基在焉人猶指之曰此五確先生讀書處傳於今不
衰

過文陽傳

贈憖公七十七詩見謂友夏集憖公者憖山和尚也文
陽茂才今季等憖公无子女无妻妾蕭然一身近一個
滿國一個僧矣无憖公之禪觀其形虎貫酷似中耶而
季復與之齒二十四補諸生與予俱爲明萬曆神宗辛
亥弟子員予皆方十七同於尼山入廟之季而文陽則
鄧禹對侯昔矣其大人號石泓能詩且善臨籠鵝帖於
群從爲兒女姻則予於石泓老少懸絶而分則伯仲也
文陽以叔呼予予謙讓未遑而出自父命文陽固弗之
違也抵今且五十四季矣而白首如新文陽遒遺訓不
衰文陽真不死其親者哉文陽少季高才曾見知於直

指馬公拔列觀風副冠軍絳帳械侍郎家婣於儀每爲
茂宰小相章縫周旋禮樂之班也上下釋奠及鄉飲酒
趨蹌賓介間无纖芥愆越之失皆受邑侯垂青焉室有
紅桃爭妍取憐而老孟光復有樛木之仁登孔杏之壇
爲戀花蝴蝶當是皆也文陽亦庠序中享用人也今老
矣顧影隻立獨行踽踽行止相隨一交頭拄杖耳一舊
布被耳攝敝衣冠據上座雖无憖侯燕而次第乞巳等
於世尊等於世尊之弟子與憖公叙方外兄弟放懷在
此樂懷亦在此矣傳其父家法雖不能詩而楊黃庭不
愧先人雙瞳如鏡雙腕如鐵七十七无異少季文陽亦
[illegible][illegible]中之異人也哉

梁秀仲傳

文君薛濤一奔一妓唐人謂錦江峨嵋鍾此双秀甚矣人之重色也色而才尤重之矣海棠留詩卽無香亦傳之渠邱有梁秀仲者初名雙鬟劉文度山人養女也㓜讀書學小詩初從事比偶父指瓶花出一對曰瓶內花開如小樹出戶旋入應聲答之曰屋東雲起似高山噫是非生而具賜慧之才者耶文度無子女子其疾而病也以之託執友韓仲玄令覔一伶才者字之有弟朋桓長於詩將娶焉仲玄愛之以德曰吾弟貧貯此花月之妖非金屋不可吾非愛此女也朋桓恚甚旣以双鬟委張學海通侍御觀海公之兄而巨室而文人者也初肯

之甚留意下陳有專房之寵已而爭姸者齊其愛遂怨而自經于燕子樓中作絶命辭數章潑墨題墻欲自絶尺組之下人救之得免而學海于是悔其殺花悔其弄蝶矣仍歸璧于韓不欲受此風流隊中莽男兒之誚也朋桓初欲得之而阻于仲玄此天作之合也合浦珠還朋桓寧無意耶仲玄寧無意耶兄爲雁媒弟負鴛債雙鬟歸朋桓赤繩之足月老夙繫之矣嗚呼雙鬟自歸朋桓而復其姓曰梁字之曰秀仲一觴一咏吟月嘲風其膠漆在尋常燕爾之外然一部傳奇此幾得其半而向後之離合則更婉轉關生無所不備者也秀仲如文君加薛濤其奔妓寔無不同而才色以此傳矣秀仲詩女朋

桓詩人相得甚驩其詩如風樹流泉不辨辭可稱絶唱河東獅子有不吼之者非情也又嫁之孫子仲爲晋陽太守貴公子嫁學海以愛弛而繇子仲秀仲寔慚好迷於是乎二仲吹篪有失如兄如弟之好一日以書寄朋桓纏綿婉娟鵑哭鸎啼而朋桓欲爲相思死矣露刃詰孫將自刎否則必殺孫也孫卽以秀仲歸韓而破鏡復圓韓之喜可知也韓貧無一枝之棲弟僦存割五畝之半處兩鴛鴦雙宿雙飛其晛有倍於前渠邱宿舊有不齒其所爲者予小試靑州向予道之以爲文人無行也予曰詩三百篇以風爲首關未嘗不以情許人君並何腐儒甚耶韓聞之悅甚謂老道學不醜我我可以無赧

顔於知己矣予雅與朋桓善一覧之而朋桓愈益相暱予臥病靑州相過者日不絶予詢之君日夕誰與處曰稚周小新孝廉時跫空谷之音此外無聞也予曰外有小新內有雙鬟其視年仲求仲寧復有別耶是可以無恨矣明甲申閏變朋桓携秀仲避海東十八郵因偏交諸名士紫霞仙翁范相爲秀仲夫婦主人而詩社酒盟秀仲姓字遂與薛濤文君匹錦水峨嵋鍾彼兩人秀仲則不敢當海岱而汶水牟山寔產此鳳凰毛焉有難遊草予讀之良爲心醉朋桓自海東歸予曾訪之於梁秀才郎塢有詩贈之中二句醉吟三畝宅夫婦一床書在蝶庵集中爾時秀仲卽抱顚痾有絶句相贈欲北面師

我子破杳壇之限伊破蘭闍之限人不無敗道之訊而
子遂似薛濤箋中題詩人固未敢以相如自夫也既又
走灞橋驢背問詩女疾而秀仲病矣不復能起而訣矣
為呻吟語曰海內相知固不乏人而垂死時止一卯師
致問為之泫然流涕者久之此傳之朋桓不數夕秀仲
沒矣

柴村文集卷八

互鄉記

諸城邱志廣

天下之地之傳也有其地可傳者矣有其地可傳其人
亦可傳即因其人以傳其地者矣有其地其人未必可
傳而一時一事無愧於高賢大良即以其人之一時一
事而傳即其地或得異名教為士林所不齒不以其地
之惡掩其人之美而一鄉一曲言之則汙薉類者亦有
所必傳焉且傳之奕萬世不衰善無微而邪錄惡即深
而可洗甚矣人不可忽於一時一事而人於人之善亦
不可以一時一事而或忽也以一時一事之善而即傳
其地奕萬世不衰地何幸而得傳人何幸而可或忘也
昔大梁為春秋衛鄭陳之境戰國魏都之五代梁都之
而北宋為一統天子建都於此非地之可傳者哉歷代
諸侯王以至為四海共主如宋藝祖以及諸宗非人之
可傳者哉人以地而鍾生地以人而愈著傳地耶傳人
耶皆有可以不朽者是安得不傳也乎若互鄉為大梁
商水一隅之地遐陬僻壤無名山大川之勝無崇山峻
嶺茂林脩竹如蘭亭之秀且麗也亦烏足以傳耶且鄉
以互名則家與家互相結戶與戶互相比所謂相助為
非党於奸僻慝於邪愿之區也天亦憎其積不善而將
遺之以餘殃官亦憎其積不善而將加之以梏終之賊

刑者也何以傳傳互鄉傳童子耳傳互鄉之童子者傳其一時一事之善耳互鄉有童子其質弱矣志潔而行芳世有孔子誠春秋大聖人也而當時有刪其迹者有伐其講禮之樹者厄之餓之要而欲殺之固不乏人而摠角婉弁所謂五尺之童者乃思上謁此一時爲何如此一事爲何如冏所謂潔已以進者是安得不傳耶傳其人安得不傳其地耶雖然非傳互鄉也傳童子也非傳童子也傳孔子也有孔子而七十子傳即三千亦傳邑乎鄉闕里傳即互鄉亦傳噫互鄉幸矣噫傳互鄉傳互鄉之童子童子彰而互鄉之惡愈彰互鄉亦不幸也

顏舍事兄小記

顏舍方數歲其兄饑客死嫂夢饑曰吾爲醫所悞不應死速開吾棺舍哀白其父啓之一息尚存胸煦煦然溫也舍朝夕營視十三年不出門而其兄始卒噫嘻云百日床頭無孝子矣況爲其兄耶況十三年耶年至於十三星霜不知幾換矣少者壯壯者老矣天時屢易人事屢更即人子侍父母之疾有不爲之倦者乎視危如安視久如暫一念不回有恒之至者也其營視乎兄也或飲之以藥或禱之於鬼神巫醫之求罔有不備矣有恒可以爲巫醫是眞悌弟之耐久者也書之以爲悌弟勸以爲難乎有恒者勸

其人則吾不知也爲醜政下吏没於官此人宦於家牧生爲蜀中小史與櫬而歸數千里艱難道路小官貧於囊資罄何出耶有一女年且及笄亦鬻人時也欲鬻之以備存没逆旅之費而乏主顧卽置一小車下簾命女子坐其中列府治之前其母立於側見經過者卽爲之道其由行道之人皆弗忍也三日無過而問娶者平度賈公爲府吏中丞公之父也時方隱於衙胥間見而憐之詰其母曰吾爲汝覓一壻聘金若何母吾亦不論婚價之多寡但得丈夫遺骸歸故里是謂永畢敢較貴賤耶公問其里道幾何且棧路險阻是又不可以日計者

再屈指非五十金不足以結此局偏覓之無謀色不謀富者而公亦詘於策矣因發一想曰吾作此陰德何如遂借府帑白鏹一錠正五十金謂母曰汝嫁女於此敢保于歸后不念母耶母之念女又無待問矣吾以此金送遺骨還鄉而復完汝母子無地角天涯數千里離別之苦不將尤勝耶母感泣恩出望外而卽以促裝之事屬公焉公爲之經紀者甚備取白鏹就銀工銷而分之以供零星之用銀工貪此鏹之完也卽以碎者易之送母子歸蜀矣數日家一老牝馬有孕將乳夢此女之父來曰吾某大使也向爾廐中化一馬固將報公之恩耳醒則閑櫪産汗血矣三日而馬母斃公以米粥乳哺之三歲而成龍駒直空冀北之群賈之得五十金買主初欲滅其價憐其神駿遂出白鏹一錠付之乃前假之長府舊物也鐫字猶存固不知此鏹何以入此鬻馬者之手也已

記方伯六區兄逸事

方伯兄倜儻文人也其生平不具述適趙文陽道文說其逸事敬操管錄之陳揮前孝廉未第時為秀才中文案小試屢得售在儕衆落落不羈有李鶴號臨皐方伯童子師此兩人日與方伯兄遊方伯中進士尚未大對而邑宰唐為同年友且素服膺六兄之才雅重之有莒人劉其姓者以人命監司下諸獄陳李謀招之免方伯為之請將以鮮簌纏而謝金則二百有奇陳胃吾方伯而李往來其間吾六區非虎而二子則狐而假之矣虎貲卽不似中邸而假盃儼然在劉氏固眼迷五色作僞書如贋鼎示之金入兩人之手而吾兄夢夢也兩造陳

於廷邑侯嚴刑下劉於獄利歸之兩生怨歸之六區亦安能嘿嘿耶望門謁過之于途人非其人則書亦非其書矣可知也而質之愕甚呼陳李至皆袒背謝過而吾兄亦付之無如何矣一則為文字之交一則為書計之得逆取其原案再讀之劉亦有一面可開之湯網焉即趕告之唐侯為劉平反而此兩人馬扁得金彼劉氏楚囚釋羈絏絕纓一笑而畢

長清訓康熙八年二三月病

禮曰大夫七十而致政又曰七十老而傳杜少陵云人生七十古來希然則大夫而至於致政人至於老而傳固古之所希覯也古人云天佚我以老於是時也尚可以折腰於五斗耶惟歲歉為三星照命蝗國粟以多年作倉鼠於逛暮而乃得試於天子之庭且歷年多而始得分一命之榮滌倒於堂階停俸詿名曾不得附縉紳之末無惑乎古稱之曰[illegible]林者而茲且著之笑林也予以五十二領單卷於五十九入都門對策於千步廊下乞授教職而年七十三歲除盧子國一訓七十三過古希矣所謂宜致政者非耶所謂老而傳者非耶

天佚我以老佚之此其時矣獻曰無民社之責無錢穀之責是謂清班而於朔望有與伏鞠躬於朝賀有三跪九叩於各壇與祭於上司有迎送有考察此固與烟霞中人俯仰自如者大不侔也二月三日撫軍抵境先候渴即憔悴兩日而始得一面是日晡即攬轡而馳昏夜乃至吳生之家林樹中不辨門戶有指而導之者纔得叩其關而入主人他出代為之作東道者石生也飲之食之問果甜已三鼓矣未明求衣戴星而行謂是日尚可抵泰安也去泰安尚二十里倦極止宿一山店次發乃及泰山之下棲身一枝亦僻巷中考察之日雨雪霏霏因昔人所謂令我求思之際也撫軍幕在王[illegible]

八駿而會瑤池者有人大難爲侍從之班焉官獨冷而與雜職混處且老而耄不尤難耶請見自廣文之常避無可避既衰則息偃之老勞而愈勞長跪亦令之扶分阮籍青眼拱立幾至於仆笑鄭虔白頭初九歸寒齋而七十五老人病矣不寐者幾夜痰嗽不止就絶者三闋羅放假丈留在架之雜裝綵當跌回失守株之兒尚若有生還之望故喜而爲之記

萬壽藤杖記

稱之曰藤原藤葛之類其爲物也柔緣木而生是不過善扳援者耳與兒孫同爾近春生秋死亦何以能壽也哉茲有物山中之草木也縱有壽亦山中草木之壽爲杖杖有杖於鄉者有仗于國者有杖於朝者八十杖於朝予今年八十一矣若等中公則安車聘之若等太公則後車載之者此其時予文字人也安能鷹揚希蹤梁太素司訓歸來久廢舉子業金陵攜背云壽九十三是倘可如伏生爲傳經之叟故人王鉄閣製萬壽藤以賜老夫亦祝壽之意乎何足以當之

記孫新亭三兄弟同盟逸事

渠北孫新亭吾朱陳之好也爲明季歲祇先發天下將亂慕漢管寧之爲人結同志馬畊侯亦渠北人也復有壽光隋献哀者素爲執友均希蹤皂帽於是分避東姓字既析一而爲三仍合三而爲一孫名管馬名幼安隋名寧承慷高士嚶鳴托之矣飄笠海東卜居十八郁此壬午前事也既則一死於兵爲馬幼安名同於管實大異於管矣求爲摽鋤之人可得耶一死於賊爲孫管孫也而不待孫乎管乎皆[illegible][illegible]可得哉惟隋献哀猶覩息人間世隋號之咏亭　康亭之[illegible]矣庶幾乎不負此亭也已海東雖今新[illegible]逐其人次其[illegible]一片刻復三元且

無一樣托身爲現居人也則[illegible]兄弟[illegible]得遂避世之願爲十八郁一壓之民亦且爲[illegible][illegible]矣八非其人希求可希也地非其地避無可避也[illegible]者不可恭隱者無其爾任分隨緣俗人事即達人事也惟胸懷落落與世推移是便爲苦海一航耳

記朔州異聞

朔州山西屬尉遲敬德之故里也敬德善鍛抵今其鑪猶以善鍛聞稱之鍛鍛而達而狂者也尉遲之鍛鍛而勇而將者也敬德以鞭聞叔夜以琴聞鞭出於鍛而琴亦出之鍛琴以木以絲而鞭以鉄鉄屬金八音之中有鐘乃金聲者也與琴同列而與鞭同産玆有異聞則鑄鐘者也朔州有二鐘其鑄之也有童男子二皆齠齔七八歲兒也鑄而投於鑪衆異之以爲兩幼童何屈抑而作若是死耶鐘成而聲聞數百里叩之大大鳴叩之小大鳴兵無愧九成之金聲已一日者兩童子如姊妹舞蹈騰空飛翔出城衆擊其一墮地以不得中天今懸之

城樓遂止聲聞數里不如前者之驚人也其奇固與歐冶之以血沃金而爲劍者均一顚雄也嵇生之琴奇於廣陵散敬德之鞭奇於奪矟若鐘則奇於兩童子之精神化爲金聲也

記至言與所聞

吏安侍讀學士單拙庵予之及門也其父爲右都御史以侍郎巡撫遊化予姑母之子於予爲中表兄弟而年倍之拙庵以國子師陳恂予告得終養歸里予語之曰予有千古至言曰貧如賈山君知之乎凡詩書中子弟或托先人廕有餘蓄或自致顯爵得美仕果如海剛峯爲淳安令以母壽市肉二斤爲直指所糾亦安所得錢耶否則積而能散曲禮言之矣晏平仲相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而齊之待以舉火者七十餘家父黨有乘軒者[illegible]無有食肉者妻黨無凍餒者吾猶嫌其隘也世祿之家苟有積即當以作德事爲大費或爲人

助婚或爲人助喪如范文正父子捐麥舟乃無愧賢喬梓耳或爲人排難解紛破慳囊出人於險皆感應篇陰德事也即不敢不以清白吏說先大夫然固不同庶人汗珠中刀錯亦得之易易者也積而散之不愈於費之呼盧費之青樓酒價耶不愈於費之恒舞酣歌耶爲五陵公子則爲先人蓄愈爲金張之室則爲子孫種福且傳云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積而能散可以樹德可以解怨是又可以爲其身免禍者也賈山之言稱爲至言老生且竊附其後矣拙庵貴公子也詞林清晳也首肯予言道一事適與予之言合乎庶符紳尚先生以鄉薦爲茂宰拙庵之外家而爲妻之烈父

明壬申孔亂城且破有官嫠垂垂若難提攜以三千金縋之井蓋以爲旁無人知定後倘可以舊物歸主人也不虞有取之者亂餘歸來三千金落阿誰之手去矣此物倘出以助婚助喪排難解紛爲人納贖鍰不知積感應之篇如許陰隲也而吾有所聞適與相符固知民聽之非妄也乎度倘先生之弟行三後爲明經今其孫已膺賢書孔亂避柴村予居停也其姻大俠李起寰亦避難於柴村與予族弟葉區善葉區亦俠也起寰善伺人陰事而倘氏爲朱陳則倘氏之天知地知者無不知之也於是以三千金之井地告曰環城皆賊也惟亡命不畏死者乃敢入探驪龍於睡而取其珠非孟嘗門中雞

鳴狗盜不能得此一注橫財也乘月明攜轆轤往縋井水乾下取之陶朱之富可立致也葉區如其言以卒淵人往汲井水寒泉欲竭而蟠雷暴雨自西北來井地卑濕雨流四注之如卜曆者之滿井焉葉區無他盜之福他盜得茂宰之金此其中俱有天焉然能積而不能散取助婚助喪納贖可以爲先人蓄愈爲子孫種福之資而費以餉盜亦甚有愧於先賢如范文正父子也已

高安小民之父欲為娶婦而丈人多索其財遂傭貸以酬其所求親迎之後新婦問翁所在將伸拜堂之禮婿道其故婦叩其債價緣制錢二千曰是固可贖也家有銀一兩八錢其素積也母亦有錢六百不足則以此繼之即歸而謀之母母曰是吾女之孝賢也並六百共付女手將與之成其美也其女懷而歸且贖其翁且慰其婿而已之婦道亦并為之盡焉不虞有屬垣之耳所謂幾事不密則害成也有人於家道伏林莽中出而索其金兼索其錢焉初亦抵死諱之以貧告而乞憐謂可以欺之也而盜已數計竭照之亦安能逃耶婦畏彼益遂

刧而縊之去矣婦歸夫家因自經於翁舍婿向傭其父之主人言歸而其婦死於尺組之下矣其事固爽奧也痛哭踰三日而瘞於叢塚畢死則歸土之事焉至夜雷發其墓而婦破棺出且更生焉其盜震於雷既死而賊縲之金分毫未動也其人乃新婦之隣雖雷火焦頭爛額而面仍可辨從爛爛之餘取原物歸主而贖其翁歸竟全其孝以結其願神何若是顯耶報何若是速耶仍為惡者其果報皆衙人猶敢為惡也哉其孝而為善者皆若是之有善報是將與
朝廷旌善之典并明赫也是可入感應篇之一則

夫人而至於貪不獨人惡之即鬼神亦惡之矣人惡之而愚弄之固巧鬼神愚弄之則更有巧焉者矣卸其貪而有以中之將無所不至焉客有補鍋匠者非明靖難時之補鍋匠也有事於膠路遇兩馬負重載初無乘之者奔踶而逸其所負墜地破而露其藏皆黃白也使嘗幼安當之固視之若無物也即道不拾遺亦過而弗之問矣若守劍之人則當守之而待其人乃以為天賜也天與不取寧無天殃耶驚喜交集遂從而取盈盈懷袖盈箱篋皆寶錢也暴富乞兒飛欲說夢而不知有大不祥隨之也鹿疑鄭相蝶化莊周是誠可笑也哉欣欣且

歸芒芒然歸也歸而告其父振拍者告其子此則告其父矣曳其父入室私語之曰吾父子從斯富且若將終身焉稱巨室無疑也先取袖中一寶與之乃爲灰也出箱中亦無不爲灰矣而其人遂仆吐血數升且作譫語曰吾於道上馬奔逸失囊金許許乃汝劫之耶須臾就絕鬼神之愚弄至此世之以貪得禍者俱可作如是觀夢幻泡影露電金剛經為衆生說法有入非非想者雖一小事誠絕妙公案

春王正月辨

諸城邱志廣

春者四時之首書春重首時也貨始資生爲乾坤之元是不得不重也春者四時之首王者四海之首書春王尊正朔也月自朔而望而晦爲月之一終一年十二月皆以月之始終爲一月也正月十二月之首不曰一月而曰正月言一月正則無不正也君正莫不正王者天下之君欲其一正而莫不正也春正則四時皆正一月正則十二月皆正王於一年爲春春爲四時之首王爲萬國之首也於十二月爲正月正月爲十二月之首王

爲十二國之首必一正而無不正焉故以一月爲正月也本正月音與征同則遵呂祭祖龍之讖也若以爲夏正以爲周正則千古不決之疑矣節以豳風言之則亦有自相剌謬之甚者七月流火大火西流則夏正建申之星候也九月授衣則夏正之戌月也戌月始寒人思綿絮故曰九月授衣若周正則七月也殘暑尙存人猶苦熱亦何必授衣耶八月剝棗棗於夏正之八月始熟故於其時剝棗焉若用周正則六月矣六月棗方青者於枝而小亦安得遂剝之耶十月獲稻則的爲周之十月周十月夏八月也若爲夏之十月則稻已收倉久矣四月秀葽五月鳴蜩皆夏之四五月也若從周正則四月爲二月二月安得有葽之秀五月爲三月三月安得有蜩之鳴耶若九月築場圃則的爲夏之七月十月納禾稼則的爲夏之八月若用夏正則九月而始築場圃十月而始納禾稼寧無慮其晚乎若五月斯螽動股有螽斯之小者其色褐于刈麥時以股鳴六月莎雞振羽莎雞燕都名哥哥齊魯名乖乖以羽鳴生於莎名雞以其亦能報曉故云若皆以爲蟋蟀蟋蟀未聞以股鳴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亦夏正之五月六月也豳風之詩既自相剌謬矣諸如此者不可勝紀暮春浴沂的爲夏之三月三月浴沂猶嫌其蚤以沂有溫泉尙可浴也若用周正則今之正月正月安得浴之沂水又安得爲舞

雩之風耶若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似的爲夏之九月十月乃周之十一月十二月也若用夏正將嫌其遲矣七八月之間旱亦似爲夏之五六月蓋其時需雨甚急耳春秋有十月隕霜殺菽之書若夏正則十月安得有在原之菽而隕霜亦安得殺菽而書之爲災耶九月肅霜豳風言之矣其爲夏正之九月無疑也十月隕霜自天之正既無殺菽之事而春秋亦不得書之爲災也傳曰春王周正月加一周字則春秋所書皆用周正矣豳風雜用夏正與周正則千古不決之疑諸處亦有然者存疑可也春王正月爲春秋之首尊王者在此本春正月中加一王字尊周天子也十月雨雪春秋書

之的爲周之十月於夏則八月也八月雨雪爲失時故
春秋書之爲災若夏之十月則宜雨雪矣何以書或曰
改正不改時周以十一月爲歲首謂一歲所行之事于
十一月頒之耳若夏時則自唐虞來皆然周未嘗易之
也吾亦不敢以爲信

呂武二牝辨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千古來呂武爲甚而罪則不同天
之所以報之者亦不能無不平之感焉呂后漢高之元
妃自爲亭長時呂公卽以相人之術知隆準龍顏於逢
而以呂雉爲箕帚妾則呂固沛公之結髮沛公之糟糠
也識雲氣於芒碭呂於漢祖不啻干將之雌雄矣其惡
如人彘戚氏譖殺趙王如意此不過妬婦之憯烈者耳
大風旣歌宮車晩出惠帝仁柔呂何嘗廢其子而登大
寶易姓改命如武氏之爲也哉卽惠帝短祚金刀嗣絶
呂止取后宮家人子奉爲少帝冒姓劉氏而居中用事
固未明張膽自居然以天子自命也請看當日之域中

猶是劉家之天下其視武曌誠可以從末減者且惠帝
不嗣劉未絶呂固絶矣兼之平勃交驩北軍左袒取産
祿而誅之卽臨光侯亦不免焉是固足以快趙王母子
於地下而淮陰冤魄亦幷爲之暢然矣且光武中興竟
以薄后配享高祖而除呂氏以高帝結髮元妃貧賤糟
糠乃不得同祔七廟受黍稷馨香于上天之所以報呂
氏者似可以無遺憾也已若武氏以太宗才人而高宗
問疾於其父伏魄之時因之目挑心招有父子聚麀之
醜出身微賤而亂唐家宮闈雖太宗奸巢剌王妃之役
而武氏不能無罪其托始固大異於呂矣已而太宗崩
而武已削髮爲尼以王皇后蕭淑妃爭寵遂潛令蓄髮

納之宮中立爲昭儀業恃才人而上之浸假而有專房之愛殺王皇后殺蕭淑妃投之酒甕令二嫗骨醉殺淑妃如殺戚氏而殺王皇后則以婢而弑其主母此其惡何如者是固不得與人彘戚夫人并論也高宗晩年幾於失明而武遂與國政中外称二聖高宗肩儒惧信許敬宗李世勣之言令之正位中宮雖高宗之過而武氏以陰揜陽其罪固不可贖矣既而中宗踐祚甫雖居漢惠之下固大唐長君繼世而有天下者也武竟廢之爲廬陵王而以周易唐以皷君稱余一人殺唐子孫殆盡九廟神靈吾不知何以堪此耶郊也而天神格禘也而人鬼享嗚呼天地將爲乾坤顚倒女媧補天以煉石果

云爾也哉享國者二十年幾同秦皇而以巾幗婦人爲之莽莽者天何爲而有此布置也已五王起兵戡亂所恨惟二張竪子耳三思逭漏網曾不得與產祿并以罪誅而武氏老寡婦適以則天聖神皇帝謚入葬終于上陽宮殿復以天子之禮葬之中宗復辟後幾于淫帝之手隆基起兵討韋氏殺三思諸武如朱虛侯劉章之爲豫王旦嗣統固武氏之子也玄宗爲武氏之孫稱中興賢主而唐家三百年天下皆武氏曾玄武氏苗裔也爲武氏子孫亦安得除其祖母如光武之舉也耶南陽文叔非呂氏血胤故可以薄而易呂而大唐天子世世皆武氏之后故不能正武罪而除高宗配享也呂以[illegible]

不得配享高帝於東漢武以婢而其罪甚焉乃得配享高宗終唐之世無除之者呂至惡二世而絶武與唐俱終不絶者幾十八葉天之果報若此吾能不爲之不平也耶同惡而異報頭上天公已爲耄荒況武之罪大浮於呂武之報乃大厚於呂誰謂此明赫者而昆淆若是乎是誠不能無惑于玄穹矣

民母辨

有父之配而嫡則父之敵父其父者無不母其母而母其母者則無不母其嫡母然則嫡母者固正位乎內與父同稱爲嚴君而母之最貴且尊者也上下之分君爲貴臣次之民固最下者也謂其張張無間故稱之曰民母也而可以民冠之耶若嫡母謂之嚴君則其分亦尊甚矣人之卑莫卑於民母之尊莫尊於嫡以至卑之名而加之至尊吾惑之矣稱吾微時民母奴視之服虔解之曰民母者嫡母也大將軍之微也爲平陽公主家奴吾爲民其母安得不爲民母耶若然則謂之民母謂青爲民時之母也服虔解之曰嫡母無有惧也乎服子

愼學問人也應無有惧解史者想平陽公主家奴而其父稱之曰民父其嫡母稱之曰民母歟然平民無異奴之母而稱之曰民尊其母也稱之以民莫於尊則嫡母無不可以民稱之矣若凡爲嫡者皆得稱之爲民母諸侯之嫡卿大夫之嫡皆得以民稱之耶嫡母爲民母則爲嫡之夫者無不可以民稱之矣諸侯卿大夫而以民名之吾知其大謬不然也尊也而名之以卑卑也而加之于尊何混淆乖爾耶然亦有嫡母而宜可以民稱者則奪於妖妾其夫卑之其妾卑之子卑之隷撻之奴隷之顛之倒之如唐高宗王皇后武才人役而投之酒甕寧止爲民母也哉但嫡也而民之則又不得以奴視人矣吾不知於義也何居

謗譽辨

人有善惡是非生焉人有是非謗譽興焉其人而果善也是也譽弗問也謗亦弗問也其人而果惡也非也謗不免也譽亦不免也位有上下時也人有君子小人品也品不以上下異則謗譽亦不以上下異君子而在下位謗者有之譽者亦有之孔子東魯布衣也武叔毀之而子貢則比之日月是非譽之至者耶小人而在上位謗者有之譽者亦有之丹朱居堯元子也皐陶戒之而放齊則稱其啓明是非譽之至者耶要之譽而當君子之善之是之彰也上固彰下亦彰也謗而當小人之惡之非之著也上固著下亦著也君子而遇善人未有不

好之者在上位固好之在下位亦好之固不以窮達異矣君子而遇不善未有不惡之者在上位固惡之即在下位亦惡之亦不以顯晦異矣小人而在下有譽之者必其人之党也否則鄉原形於世而人弗之識也党之者不善而惡者也不識者不善而愚者也無目人也均謂之不善君子而在下有謗之者必其人之讐也否則獨行拂於世而人弗之知也讐之者不善而惡者也弗知者不善而昧者也無見人也皆謂之不善若其人而善也見君子必好之見小人必惡之矣君子而在上好之即在下亦好之好之則譽之矣非譽也君子之善之彰善人之好之彰也小人而在上惡之即在下亦惡之惡之則謗之矣非謗也小人之惡之著善人之惡之著也若在上位則多譽在下位則多謗無問君子小人此人情也而鄉人爲甚鄉人者無目者也無見者也若鄉人之善者則一鄉之善士矣一鄉之君子矣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此定論也柳氏謗譽之說不可以無辨分在上在下文而辨然不免失之激失之偏

名字諱號辨

人之生也有乳名亦曰小字則乳哺時有名亦且謂之字矣長則命之以名惟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師亦可呼子弟之名餘則人固不得名之矣以其死則子孫將諱之也故馬援曰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桓玄聞溫酒至卽哭以其犯父諱也韓文公有諱辨是知諱之重也已今人於朋友或問其名則曰尊諱生以爲名沒以爲諱是不可以不敬也男子二十冠而字敬其名也蓋以其殁而子孫諱之故易之以字於以示敬耳今多重之而問其字每謙言無之字原非知諱之尊其所不敢居者也世有以稱字爲卑者謂[illegible]字父而爲之不拜遂

世世傳之也初不爲尊故了[illegible]其失[illegible]於家尊而爲之不拜也則問字有何可謙也哉[illegible]則[illegible]重益必爲一世名賢鄉人不敢稱其名亦[illegible]不敢[illegible]其字遂從其所居而爲之號如伊川如象山龜山大程則以明道號之是並其名其字皆諱之如聞父母之名也惟子瞻自號東坡今士大夫有官爵恒自起號或以其庵以其齋亦有以其地而自號者則從東坡之例也若相公則[illegible]其縣而號之如張江陵伊川諸人以其德江陵以其[illegible]

柴村文集卷十

四大解

諸城邱志廣

佛門以身爲四大以骨爲地筋骸肢体皆地也以血爲水涕唾涎洎皆水也以通身煖熱爲火以喘息呼吸爲風而摠謂之假合眞性不存焉何以曰假是可以色可以空者也何以曰假合是可以聚可以散者也而非假則無以修眞四大分張地歸[illegible]肉還塵埃水歸水血脉返江海矣火歸火煖熱同[illegible]矣風歸風喘息等噫氣矣何爲眞我參無可參證無可證從未聞修道於鬼者也陰煉妄也合者離仙亦難以修佛亦難以成佛

是以參禪者有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之懼也求仙者亦然不養皮囊至於純素亦何以爲明珠舖而照見堂堂出世一耶吾儒曰修身爲大亦從假合修眞也夫是以曰四大四大統爲一大守身爲大一言盡之矣若云眞我則地亦我也水亦我也火亦我也風亦我也無之是我無之非我乃可以語於一體

教官解

人身有五官朝廷有六官稱之曰官主其事也官有大小皆以官名教所以作養人才而造就之以供國家之用者也其關係豈淺鮮哉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此教官之大者詞林有國子師亦教官也郡之師儒曰教授訓教而授之也郡之師尊其所領之人衆而踈亦但教而指授之耳州之師儒曰學正其所領亦衆但能爲一方之正端身正物而師之責盡矣若大縣則教諭謂教撫而示諭之教同於郡之教而諭則曉諭之也若小縣則訓導訓如訓詁之訓其訓之也備詳導如引導之導其導之也多曲若蒙師之訓詁若鄉導之指引較之郡

與府州誠官微而心更苦也通稱之爲廣文將取文章而廣其傳也稱之爲學博將充學問而至於博也以師自待師也而有不教其弟子者哉以父兄自待父兄也而有不教其子弟者哉總名之曰教官教者必以正必以善亦若是而已

虛談廢務解

五官有口及舌所以出話者也聖賢傳道德者此言官府布號令者此言即朋友相爲酬酢一寒溫之際有廢此言者哉曰言曰話曰談是必不可少者也惟是有虛談焉語無關於性命言不係於學問談不出於經濟即日用亦絕無緊要如蛙之鳴如蚓之噪細則爲蒼蠅之營亂則爲百鳥之聚笑語終日戲謔終日試問以說此何爲如夢窅然亦不自知也而於所急務於所當務於所先務反以此換爲昔人所以譏非之者曰虛談廢務以虛無爲宗以老莊爲上以放曠爲達殊不知晉之所以延百年之餘者其人非盡如晉也劉琨祖逖懷中原

之志王導謝安有勝敵之量如卞壼如裴嶶豈盡此輩耶我不如此卿輩何得坐談夫豈無人而衆以王弼何晏罪諸名士深矣若只以老莊爲上莊無論也漢文重黃老而於古今稱賢主夫非此老也乎

浮文妨要解

伏羲畫卦大禹衍疇文之所由始也堯曰文思而後有敷奏以言之事文也而本之思固非浮文而敷奏賡延豈後世風雲月露之辭耶爾之診脈有浮有沉人之爲人亦有浮沉浮則曰浮薄浮則必至於薄矣沉則曰沉靜沉則未有不靜也惟文亦然文者所以發乎心者也發之心而述簡梟臓[illegible][illegible]者乃無一實際求之辭章則連珠於染翰求之理道則落葉於飄風其人浮則其文亦浮亦何害於要也故且妨要焉疲一日之精神一日之間即有要於文者而竟以文妨盡百年之心力百年之內即有要於文者而卒以文妨如文有典謨文有

訓誥即至晩近有檄有命有文移是可觀爲浮文也耶惜浮文則調蟲爭一字之奇鬪一韻之巧奇矣巧矣亦安用爭此奇巧也乎果非此即不足以爲聖賢耶非此即不足以爲豪傑耶非此即不足以明道耶非此即不足以致治耶不可以經邦而反使武臣得而笑之曰丈夫立功在長鎗大劍安事毛錐且均等之賦詩不能退賊之輩以爲妨要誠哉其妨要也晉之淸談人目之爲浮文妨要古人云晉無文章歸去來辭以外一筆句之可也晉文嘗涉其流矣大抵卑靡輕弱淸之濁者也變爲齊梁則尙艶麗如尼僧敲木魚凡俗唱書讀詞

休致解

古之人解休也有以爲休美者有以爲休歇者佛門有大休歇謂悟道之後萬事氷消一旦霧釋此大休也而亦可謂大美有大休歇焉則如紅塵赤日而望濃陰納凉其間亦與流汗欲竭者異若致之爲解也有雅致有深致有景致若致政之致則取朝廷之政委而致之君也孟子之於齊也曰致爲臣而歸謂取爲臣而致之齊王也有罪者曰削奪謂削其祿而奪其官也予爲長清訓以丁未秋抵任時年七十二今己酉逆考歷下蓮塘花開已爲季夏之初以其年則衰以其時則可淵明云感吾生之行休于行役乞骸骨而歸柴郁亦誰

日不宜孟夫子之客卿可致之於齊長請老廣文亦何可不致耶來因皇恩去亦君命是與彭澤去家百里原是威將軍授之其去也以程氏妹喪世往哭之而即歸還今日之擧尤爲來去分明是固與削奪者不同也撫軍之論微臣也止云步履艱難絶無罪過然則撫軍之論官也實爲不欺而亦爲愛我以無過而廢不愈於以有罪而譴耶禮云大夫七十而致政今過古希者五此而不致更復何待也乎大夫所致者大政故曰致政擧博之政文章之細耳止可謂之致仕而不得謂之致政

八蜡解

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見禮記郊特牲歲十二月合聚萬物索有功於田者饗之古嗇字與稼穡之穡通用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穡歸之天故言農者重穡一先嗇爲神農神農神于農也此嗇之故先者故曰先嗇二司嗇爲古后稷司穡事者也先嗇爲君司嗇爲臣三百種爲百穀之神四有以爲農者是可省先嗇司嗇郎農神何必又祀夫農也哉禮云饗農帶言之也四則郵表畷田畔相連畷處爲郵作郵亭以表之田畯廼農功居停其間是有神宜祭五迎貓以其食田鼠也六迎虎以其食田豕也此爲田除害者小者爲禽貓爲禽大者

爲獸虎爲獸饗禽獸祭貓虎也此外無復有禽獸之可饗者七坊庸坊所以防水之潰庸庸以止水者皆堤也水庸解作溝者非易曰乘其墉又曰射隼于高墉詩曰寧我墉古字墉庸通用如嗇與穡然凡庸皆築之使高者其不可以爲溝也明矣此兩者可幷之爲一有神不可無以饗之八昆蟲如螟螣蟊賊蝗蝝之屬皆有神以司其興滅神也而爲昆蟲之神則其神亦微矣然與旱魃雨師寔相爲起伏者也無微可忽故八蜡終饗之且禽獸可饗則昆虫固不可饗也耶蜡從虫昆虫之神安知非其獨重者禮曰昆虫毋作其祝之也誠殷矣是譏是饗昆虫作而前功棄雖欲勿饗安得而不享

宋四氏從祀啓聖議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祀尼山先師所以必先鄹人也蓋以其爲泗水之源爲壇杏之根名曰啓聖以其開啓聖人耳配以顔路重子淵也配以曾點重子車也以伯魚配不幾於先仲尼耶然魚爲子思父故以魚配叔梁紇遂祖孫同薦榮杳于一堂焉孟激公宜泰山巖巖之家尊也配享啓聖無可議者宋五大儒一周爲濂溪二程爲伯淳爲正叔二程之父從祀啓聖宜有加豆如朝廷誥封兩貴子當有特恩寧可但同於一貴也乎厂橫渠先生有西銘諸作著于性理明道讓其筆力焉業從祀孔子與周程無異則其父亦宜從祀啓聖廼獨取而

黜之想張父有道行必斷豆登如仲弓之父人目之爲犂牛然者夏郊鯀有以死勤事之功而虞則不郊瞍以其頑也此可以得黜張之說矣一朱爲新安考亭父從祀啓聖亦無容議者也一蔡氏蔡沉之父也升之從祀居朱氏之後與周程同列沉註古尚書有功于經學淇以此之故耶陳皓註大小戴禮記胡安國作春秋傳夫非有功于經者哉而何以不登其父是必有說寔其删徐考之再議可也

狄梁公所存四祠議

嘗讀史至狄梁公反周爲唐存忠愛之心於衰亂之朝千古來共重之矣獨是焚毀吳楚淫祠一千七百餘所獨存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祠予誠不能無遺議焉禹治水四載八年其明德遠矣且伸羽淵之痛孝其父而不讐其君登親於郊陟身於王其於父可謂幹蠱之至雪恥之至且尊享之至矣亦何嘗以殛而怨虞耶此其祠誠不可不存也亦烏容議哉泰伯季札皆以讓而得後世之廟祀者也伯之讓隱季之讓顯要之皆不忘其君不忘其國者也伯之讓民無得而稱而尼山闡幽及之此亦無可議者也若季札者當公子光弑僚之日

是所當告之列侯與問罪之師者也迺念其宗國社稷有主卽隱忍從之君爲重先君所傳之國爲重是誠存忠愛之心於衰亂與梁公之志合此亦無容議者也若伍員乎王之臣也父兄之冤固可痛而得以君臣之義君殺其臣子安得讐之如祖殺其子爲之孫者亦安得讐之耶平王殺建白公勝未聞讐其祖雖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就尋常醜夷言之也天下之達道五先君臣而後父子卽曰荆平不同於虞舜而奢之死不同於鯀以君臣之義言鯀與奢皆死于君者也死于君則子不得而讐矣無已惟背洛水而坐如諸葛靚廢蓼莪之詩如王裒耳何至欲滅其國卒鞭其屍加伍大夫之爲耶日暮途窮倒行逆施員亦自知其非而梁公迺存其祠同於夏禹吳泰伯季札吾誠不能無遺議于斯也（

諸城邱志廣

李峽南年丈碑文

李峽南先生予丙戌歲獻同年友也弱冠定交共席研
於峽之石室其人文章有奇氣慷慨多大畧因同堂中
儕男子非淺之乎小丈夫也十九補諸生敬名之餘食
餼於庠嵇里中爲人排難解紛鬨闘海上爵連傳也吃
口似韓非而上下古今能吐玉屑霏霏不絕喜交游少
年家劇裕資至如歸其於要士尤慇懃於綈袍之贈每
作不可無一不可有一事旁觀者咋舌而卒能婉轉成
就伸其所欲益才足以辦之也其生平不可屈指先朝

壬申孔亂有鄧將軍者部其軍征過其里闘左驚竄如
符之避鶚先生獨屹然不動[illegible]模恒勿亘主帥則延之
就座與談兵而士卒無庚癸之呼鄉鄰安堵且與鄧將
軍盟莫逆焉甲申闖變四海鼎沸即退儲亦蜂衛無主
狂猘不可言矣先生與劉悳石相同謀所以寧謐之大
盜類沓應皆撫之使就鄉鏃事則難而愈難而先生妙
爲周旋與所以處壬申孔亂待鄧將軍者無以異也其
親黨星居里士布帆無恙先生之力居多每憶與予夜
談及用時無終事曰子春負盧龍塞操漢賊也子春忠
於漢遂爲賊作謀主耶益彼於三國擾攘中結一局於
徐無阿鵩伐烏桓經過其地將無爲之毀其巢而稚碎
之乎説之別走盧龍蓋欲保全桑梓耳予爲之叫絕曰
此千百年眼也亦從經歷中得之明末山東大飢辛巳
春道殣相望白骨幾幾滿郊原矣先生家無儋石之儲
將炊粥如黔敖之食餓而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借倉
穀二十石於官不足爲勸相之舉其兄僥於財即先動
以陰德之説令之出所有以活嗟來繼有丁河解運之
役峽南乃統任一方之事米豆麥稂即用以賑饑而熟
食後是年豐於麥徐爲之結局焉諸所爲如此者最縣
皆才足以辦之而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
皇清肇造丕基以廩例貢於鄉試天子之廷授潁州諭署蒙
城以來學之鐸振江北不兩歲而歸先生殆將隱矣數

年來惟從容杯酒教子弟讀書而親黨有急先生復鼓
仲連之舌時時見猴心動焉此其大畧也愧不成文掇
管記其逸事以備脩邑乘者之採擇

長淸靑崖朱先生墓誌銘

朱雀南方之宿主文章鍾於大宋生紫陽朱夫子註易註詩註四書則文章之聖賢也是固非以紫而奪朱者產於婺源非南方之宿之所聚精耶漸北則迁於鳳陽再北則有三支靑崖公其一也先有兩明經一仕一不仕則公固詩書之族也已發於公之父我自憲副爲明熹宗之元年辛酉鄉薦壁卷當是時公九歲如韓文公同年張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盛固無負解元公子自此以往就外傅不但學書計也舞勺舞象之餘即作性芽與憲副登岸並傳聖賢文章以性善爲本不有芽焉亦何由苗而秀秀而實也哉由芽而苗而秀而實

佛門所謂登彼岸波羅密也其與登岸集並傳固宜公之性芽其登彼岸之一筏也乎補諸生役即食餼小試輒得儁公志在垂世在百世固不以應世爲意一世爲意於書無不讀凡經子百家言楚騷莊列左國史漢以及唐宋諸大家如韓蘇輩皆涉其流而且有以窮其源也王陽明先生其父爲三及第而更思爲天地間第一流人公庶幾近之公性至孝其隨憲副之官也其疏稿每假之起草而於地方利害時中机宜公乎其憲副公橋梓間左右手乎未幾遭丁內外艱公先雖不得志於有司而堂有文章之父有四讀書兄弟怡怡一庭籍籍三歲淸棐公子爲一時名士人無不以科第相期亦公自喜之際也失其怙恃携諸弟而磨礪之公之志良篤而擔則重諸艱在我其意緒誠憔悴甚也然猶拮据手口於風雨危巢之桑土而世界滄桑兄弟奪其二有一弟相與支持亦良苦矣乃又弱一箇焉

皇淸定鼎丙戌以明經蒇獻復事蘇李之揣摩蓋將一以酧已之志一以繼父之事仰思無忝於前俯思有垂於後爲一經而未遂其夙心博五斗而有慚於素願黃金散爲收書返破產不爲家焉公之苦在是公之素在是公之素在是公之苦在是未欲垂世而未展其應世之才未欲百世而未大其一世之用如公者所謂賚志以沒人也然公之初也即有性芽與登岸並傳而憲副公有

四書存慧公即有存慧述如長淸縣誌稿尙存後有求遺稿者取而付梓則一邑之乘一邑之春秋也一邑之山川人物賴以傳若莊列諸解刊之則一代郭象矣詩有詩淵業梨棗流布海內公之文存公之神存公之名在公之人在名山大川還天地英靈之氣李方叔以此誄東坡吾於公亦云其還朱雀之宿而與朱文公俱爲星辰也乎良友撫之哭半載酒而問奇高才歎其難多執經而問業吾於公爲同年友而朝夕者幾八閱月耳白首如新亦惟嗟其命之不猶去之大蚤若其譜而誌之止於行狀點染之云爾係之以銘

靑崖之山所埋者朱朱雀爲文章之宿而靑崖讀書

於九原復日居而月諸鬼亡於土仍黃卷之儒魂升
於天其古爲徒也夫

告殤女正姐

嗚呼汝生十五而吾痛千古矣汝幼而騃四五歲授以
三字經不解亦不能記憶吾謂是生而丈夫耶知不能
讀父之書也已幸而爲女子識字非所急且如世所云
女子又不可以識字吾以故不復督過之也稍長汝母
汝伯母教以女工鍼線裁縫一指點即會悟則固不似
誦三字經時矣知是詩其一云朕子能裁履針絲滿蠏
匪老妻有指法橫縱已成章者謂汝也吾知前此之騃
非騃也女子讀書近於他務奪其巧於彼乃以專其力
於此如盲者之善聽也十二三即佐汝嫂手中饋烹飪
調和罔不如法汝兄寡兄弟[illegible]爲弟汝嫂無娣姒母

家又遠以姑爲妹汝善汝兄因善汝嫂善汝嫂乃所以
善汝兄也汝天性友愛人也予中年病忘汝母多病亦
善忘汝性強記錢穀管鑰汝皆代司之有所求無不
得其處予每謂予歸之後夫家得一良佐而吾失左右
手矣豈知年纔及笄未送之門而天遽奪之耶汝祖母
且八旬動履汝扶持之甘旨滫瀡之類朝夕問所欲汝
伯母寡而無子女病臥床褥者二年汝日在事之唯
謹汝孝娥也汝性不喜華汝父貧不能衣飾汝冬綿夏
葛或失其宜予每謂寒士家女子爲兒時克知艱難既
嫁乃可以相爾夫子三歲食貧也今也悔無及矣[illegible]欲
衣飾汝汝不待我矣天乎吾不知造物者何[illegible]也

孝友也而天強記也而天幼而駿其巧未盡長而藍縷
粗糲其福未盡皆不宜天也而天世之壽考者吾不知
果何如耶汝祖母老汝伯母病私心竊獨憂之予幼抱
羸痾壯而得迷罔之疾未生汝即染風氣今且十六年
苟未能忘懷生死是又予之所獨憂也汝母多病今以
汝故又病甚汝兄文弱俱不能主持門戶汝一幼弟甫
周歲病而瀕於死者屢矣惟汝生而堅樸無短折相即
病且危予亦不以之經懷也乃今老者在堂病者在榻
汝父汝母汝兄汝弟其堅僕不如汝皆融息人間世而
汝竟長往耶嗚呼汝孝友[illegible]當天汝強記不當天汝巧
未盡福未盡不當天汝無[illegible]折祖不當天即當天汝生

之後癸兒樹兒汪兒皆二三周歲殤於痘獨不足以贖
汝耶吾不知造物者何如安排也問汝以七尺之軀汝
不因行埋汝以一杯之土汝不問汝祖母哭汝於堂汝
伯母哭汝於榻汝母病不能哭汝汝父汝兄汝嫂及諸
姑姊哭汝於廡汝不聞汝果無知耶果爲冥司所拘不
令汝來耶聲影杳然平生如在嗚呼汝生十五而吾痛
千古矣

祭丘嶧如旌文

乾坤逆旅往來幾許夢中人世界蘧廬過去應多泉下
客彭殤之祀修短靡常朋舊之親哭泣不已浮雲聚散
須臾變滅搃虛空逝水流澌傾刻波瀾無斷續莖草縈
魄上蔡之犬堪嗟拱木欽魂華亭之鶴虛哭人生有酒
宜盈文舉之樽天上作仙誰見令威之羽十年殺氣盛
平安家墓便爲全受全歸六合人煙希想像衣冠況復
有男有壽百千殤斷[illegible]一二日長眠彈指考終不受呻
吟之苦回頭極樂全消貧病之愁生前則擊壤而歌嗥
嗥如也沒後且何人于野優優大哉愛篇任而風無邊
有何疆界泡漚滅而海無際孰是津涯自背無知今古
皆一杯之土黃壚有覺消搖[illegible]呼嗚哀益賢
已圓中作鬼沉酣畢塊般若湯[illegible]冷無已而已而難措
啞謎歸與歸與永絕還期祖奠則送辭之行壺漿拍謎
旌旐日書君之字爾幣肅將

詰尸蟲文

余病厲二十餘年今且益甚是有虫焉因三尸之最雄久者也柳子有罵尸虫文余不敢罵姑詰之其文云噫惟爾尸虫何德於乎何仇於乎盤結纏戀二十年餘乎吸汝吸乎嘘汝嘘乎疾汝疾乎徐汝徐如隨形影如附骨疽穴我腑臓雌我腐華以爲庭除洞我眼目隳我圖書短我股足倦於舟車幼抱洪願萬卷與居長負大志五嶽[illegible]如以汝之故罔或不跡我之安逸我亦汝功我之瘵瘠汝把其中副我之氣不令自雄滯我之心不令有融視夫愛愛淸氣如背捨堆碌碌腐草焉同方壯而翁既老而童蟹我于蛛[illegible]我於樹抱蝎永中

我亦賴汝我爲汝言汝或未[illegible]其源我性躁急既側而反汝爲糾索縛我狂[illegible]危氣矯而掀[illegible]一念汝伏首於轅走利如騖我獨[illegible]貞瘵靜病則遊宦一官蹶倒兩覆雲翻以汝之故[illegible]老邸固遠不奔遑汝作之垣我不汝恩亦不汝嘗環顧生平乎寬自悅循牛斯疾居德行位王弼厲天淫老與易既漸怡歸亦矣繭翮惟我之尤今昔何異乎有詩魔照陸與比[illegible]四僕隸水脫屣念乎述作縮汗無地韓也送窮柳乃罵虫我不敢送亦不敢罵汝倘殺我以此申謝

生日文

乾之元萬物資始坤之元萬物資生合而言之謂之始生始生者生之始也鍾統天厚地之氣誕而爲人是必其統御之才稱渾厚之器而廼無負於生覆吾者天也仰不愧載吾者地也俯無怍如是乃可以爲人而不忝所生也已人之生也懸桑弧蓬矢弧矢可以及遠射爲諸侯者在斯且有似乎君子此男子之事也縱不能射爲諸侯專命一方鮮信桓之瑞而以君子自期固儒者之志也予今年七十一矣生於中秋後仍固之宿先人年四旬乎方在草十齡先人捐館舍以藐諸孤艱難風雨自仲兄能吹篪以一木支大厦且三十餘年矣僥倖

一躡冷官未授閒首平生淹蹇微名纏綿苛疾過祖父之歷不自意其何以至此也兒玉斯八科落山東第而聰予玉待長孫漢仲孫單七薄命傳一門衣鉢有三應童子試者有再應童子試者俱未補一衿馬裾茅山方就傳書等鳴蛙才同語燕夔劉雖夔劉相而生然獃而騃繭栗犢而騂且角耶皆所不可知乎且庶幾一生矣俯仰之間厚顏于浮雲七尺才不足是其所不可[illegible]矣統御群倫無其位亦自顧庸懦不勝任也若德則欲其厚時時有懷古人而秉賦淺薄潦倒餘生惟跼蹐此窮鄉中耳射爲諸侯無望信桓而君子則學者所可自爲也亦付之夔夔反求諸身能無赧汗諸子諸孫[illegible]守[illegible]

父等尙祖無能德過其祖已爲忝所生若更墮落覩息
者高厚亦何以對此衾影耶

歲薦告簡肅祖墓

嗚呼吾族以簡肅公起家前此無詩書則凡子若孫與
伯叔昆弟之子孫補一衿薦一經傳一第別子爲祖皆
以簡肅公爲所自出興懷水木未免有情魚菽豚蹄所
宜自致虞於簡肅公爲諸父之曾孫而簡肅公於虞爲
再從祖今以遐荒結明經之局思以牲羞告其墓俗眼
一切將無以其貴且賢也故引而進之乎虞不敢但血
屬有本文字亦有本譜血屬則虞有本支之王父在語
斯文則吾族之累世衣冠傳家詩禮有名海內俱以簡
肅公之故九江涓滴來自岷山卷石之多分於泰嶽凡
讀書得祀孔子竊斯文一家之祖如簡肅者而旁枝苗

裔有成曾不得致敬盡禮於一杯水非情也且簡肅公
家世中微幾於咎繇庭堅不祀而虞以諸父之曾孫猶
摸頭角携隻雞清絮酒於荒烟斷碑之間爲之下拜九
原有知亦定爲之色喜且從而感惻也虞生也晚不獲
侍簡肅公然其行事固時從諸父傳聞得其大槩所謂
君子之澤未及五世者也老成典型肅然在望虞之仰
止則又不徒以其爲一家文字之鼻祖也

歲薦告曾祖墓

嗚呼曾祖於簡肅公爲叔父簡肅公之父以子貴封太常卿其子若孫以甲第表襮者纍纍不絕曾祖迄今不肖廣始以明經告嗚呼何造物之偏也雖然虞廷五人爵發於其身玄鳥巨人跡於其子孫發愈遲歷年愈久詩書家亦然吾固未知造物者之意云何敢用牲牢以告

歲薦告祖父母

嗚呼廣不逮事王父母逮事先人之生母兒時從膝下備聞云祖父以四十七捐賓客先人在抱吾家之不絕者蕬如綫也廣與先人俱幼孤三世無中壽且俱以田間老廣今年五十二矣兼以明經厠諸生更有子若孫嗣漸增瓜瓞漸綿門戶漸有起色皆祖父冥中護佑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學詩學禮遨戲不絕勿生羅治人則祖父母之大有庇於其後也敬告

歲薦告先君墓

嗚呼廣今日區區尺寸敢謂無負先人耶廣髮已皤廣齒已豁廣年五十二矣較之先人周過其曆則今日視息人間皆餘生也廣少年不自寶惜志願太高學仙也而廣學聖賢也而迂盜將惡而逃之而卒不免二十年來憔悴詩文流連妻肉種種皆致病之具而天亦遂以其病報之則今日視息人間皆餘生也今復隨例論年以明經結諸生之局所謂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也敢復謂區區尺寸[illegible]先人耶廣年出就外傅而先人見背[illegible]推諉既好佛留心內典廣於先人[illegible]知識成童後懷念先人

遺教不能以道德功名節義顯於時奉先人遺廣不能自愛事事皆開罪先人敢復謂區區尺寸無負先人耶但吾家爲士林名族先簡肅公以禮經顯有名於朝自後甲第蟬聯衣冠鱗集遂爲瑯琊世家焉曾祖爲簡肅公叔父三世隱於農抵廣始補諸生始廣於庠今且以歲薦廁縉紳之末有子玉斯亦補弟子員蜂國粟他日成就不可知而詩書遂稱不絕其子若孫亦遂嶄頭角顯詩書家子弟廣於吾族爲小宗於本支爲別子異日而止於此也則廣亦小宗之翹楚倘異日而不止於此也廣安知不爲本支中衣冠高祖耶啓佑來許卽有功先人又不敢謂區區尺寸爲一無補益也先人[illegible]不敢以血食薦其陳之籩豆若不外蔬果此事死如生之意也若曰臺城蕭翁以麵爲犧牲則廣無取焉

代爲告先慈文

嗚呼老母之靈其安在耶果在此一抔土耶聽兒言兒今以歲薦脫諸生敢用菽水及庶品告母墓死者有知聽兒言兒幼孤十歲失所天家庭內外稼圃鹽米皆老母是賴恩斯勤斯者四十年所無言鞠育昊天罔極卽兒之得有今日自幼學抵壯強抵艾飮食教誨卵翼乳哺秋毫皆母遺也老母在堂兒不獲以祿養不能以色養大孝尊親兒不能其次弗辱兒不敢謂辱親亦不敢謂弗辱其親也數下能養母性好勤苦卽耄耋仍龜手家務母性節儉食麤衣粗雖皮鶴髮忘情帛肉兒不得以安逆養以甘旨輕煖養今已矣九泉一滴卽表墓焚

黃奚益哉嗚乎一老明經耶兒幸知書性柔懦不剛戾日夕處膝下發氣無竊忤兒亦母之賢子也然多病幼抱癃病長嬰奇疾其令母來夜十起者非一日也則又母之憐子也賢則親之庶幾養其志憐則無能之類也則又子之累母者也今區區以明經終倘未能萬一贖敢謂有以報母以令名貽母耶然私心有以慰母有以致禱於母母所憂在兒多病兒病瀕於死者屢矣嘗禮三十六死焉王父四十七死焉吾父四十九死仲兄亦僅得五十一兒今年五十二矣過此以往朔翔人間盡不可知安在強者之必壽而弱且疾之必夭也耶母[illegible][illegible]不善治生兒五十年來不敢謂食肉衣羅[illegible]

不至啼饑號寒今且以明經脫諸生安在巧者之必富而拙者之必貧耶母所憂在吾家丁口蕭落門戶孤危母在兒有二子長玉斯補弟子員今且羸於庠次駒頑鈍今亦就外傅授兩葉書母沒玉斯得一子小字漢骨相堅凝精神明悟兒側室中亦生一子多病育不育未可知倘天祚吾家安知不繁衍蕃升耶是固可以慰母者也母天性慈惠舍宏待婢僕以恩處宗族以禮貧親知有所求罔不應副寧忍儉嗇施予造物於母有必報之德母從先人食貧者三十年先人卽世冰霜者四十年母於人間有未盡之福天將報母福母必於其子若孫兒區區以明經終固未足以報母福母也此又兒之致禱於母者死者有知聽兒言

歲薦告仲兄善吾

嗚呼二哥化去十有三年於玆矣終鮮之悲無時不隕涕也二哥化去時値孔亂弟以一身流離竄伏憔悴支吾回憶二哥於大平時從容易簀始有福人也然亦不能無恨弟與二哥俱幼失怙覊與孤卯相依爲命三十年如一日也弟以二哥爲友食宝得從學於書日夕望弟有成以無負孔懷而弟負假蹇軒翥於諸生間未能博一第今僥倖以明經結此局於讀書事亦云小就倘天假二哥以年今才六十二耳見弟作貢士亦定爲之色喜也二哥即世雁行離弱孤煢惟兒玉斯時名倜常方舞象兩世踽踽形單影隻未與有情誰能遣此耶今王斯壯有室且有四歲兒弟亦有晩子二倘天假二哥至今一堂怡怡兒無常父光景固猶堪把玩也天何奪二哥之蚤也寧無恨耶

歲薦告七伯毘伯母墓

嗚呼廣之先人與伯父爲再從兄弟分則雁行而年固朋友也結髮相得甚驩骨肉亦有厚薄先人與伯父甚詳從中竹馬時式相好者也先人早失怙寡兄弟伯父爲簡肅公從子兄弟貴盛膠漆近於恤孤五十年風雨不渝則又孔懷間耐久朋也廣年十歲先人見背伯父收廣家塾覆巢毀卵翼之無倦伯父有五丈夫子兄振區墨區早游黌序爲廣師兄緖區勤弟穎與廣同几硏廣無父以伯父爲父廣無讀書兄弟以伯父之子爲兄弟兒時飲食臥起強半處伯父家焉伯父性素嚴諸子侍側屏息不敢出一語父也而師焉廣獨嘻嘻其弟無畏憚若抜慈父母之懷固不知爲家人嚴君也伯父待廣如諸子中之一子而廣之自待亦如諸子中之一子也伯父甚愛我伯母如之十七補弟子員始如雛鳥之離巢四方上下於飛任便然亦時時與兄緖區弟穎共螢窗二十四錄試劖諸生讀書歷山書院從游者固伯父之少子穎也今以歲薦作老貢士與情水木伯父伯母與有力焉敬以牲羞奠其墓回憶兒時從容膝下舞蹈與伯父之稚愛者作童子狀如昨日事也

岳父李翁祭文

嗚呼小子有言翁弗聞有問翁弗答翁之女哭於帷小子哭翁之甥哭於庭翁弗知嗚呼翁安往耶先人即世垂十餘年所於以問翁先人安往耶翁與先人爲貧賤交幼同筆研相得甚驩申之以婚姻相得滋益甚自少而壯而老日夕相與處詩酒往來無遺言無渝色殆所謂不改柯易葉耐久朋也翁之逝也幽冥中必見先人於以問翁先人何在翁與先人何爲果尋少年之業雞黍論文低頭染翰乎抑從容杯酌徵古論今讀酒德頌商略醉鄉記如曉暮所爲耶此皆吾人間世顚倒因想料翁料先人耳或者遨遊於海上仙山方壺岱輿侶羨

門而友安期亦未可知但悲從中來則因不知翁之安往翁與先人何爲止覺當日失先人如失天今日失翁如失先人而已矣翁幼孤危巢風雨飄搖震撼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翁克自樹立補諸生且教其兩子俱游黌序小子憶先人捐館舍乎年差長然而風雨危巢則固與翁無異也翁時時引喻幼孤之所爲險阻艱難備嘗者以相覓勉今已矣翁安往耶先人地下得一良執友小子於世上頹一泰山失老典刑矣能無悲從中來耶雖然小子之所悲安知非先人之所喜夜臺有伴聚首時幸語先人乎小子自失怙寧耐支持于今兄弟皆老成不至隕越翁子孫俱佳勝翁與先人或九

諸城邱志廣

生仲尼考

陬大夫仲尼之父也先娶施氏生九女一索而得女爲長女猶以爲先開花後結子也女亦何傷耶再索而得女堯有二女爲英皇安知不且爽前人也哉至三猶女也女三爲粲亦爲姦陬大夫要之四馬爲乘四而男則兩服兩驂可以千里固未聞其皆牝而可以空羣者若五則盜不過其門是可避冠而亦可以致窮固大異於公沙五龍矣六女則純陰爲坤其望一陽之來復也寧不急也乎七則一陽午復此其時也而仍爲設帨懸弧

無期乎日望之也八爲八元爲八凱庶題高陽里有八女稱才子者也及九女萃於一門天有九女星何弄瓦之多云爾其庶出者爲孟皮竹埜爭斜出此君如茂安問旁生又病足脚短三寸白馬之徧且流而爲瘸恐不足以給駿奔也此顏氏之求不能忘情於繼室耳尼丘禱而野合圩頂露而祥生五老降庭二龍繞室麟紱之徵卒產至聖九女無防也有折足之兄無防也陰也而爲陽先無嫌於利坤馬伸也而先屈後則可以御乾龍文王作易首乾夫子贊易亦首乾文王既沒斯文在茲[illegible]仲尼者乃無負於陬大夫而爲正考父之後爲成湯[illegible]德過其祖者也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所益旁行九

男男之無益者也暇大夫有九女女之無益者也妾生
孟皮病足男亦無益矣繼室聖母乃生大聖先師又少
孤卒大其家亢其宗俎豆億萬年有以應兩楹之夢也
誰謂多女之可恨而有跛兒之爲可渺也哉尺蠖之屈
以求伸也人愼無忽於尺蠖

為離騷太玄作

離騷大玄千古奉之爲經後生小子亦誰敢遺議於其
間耶屈原本於忠楊雄皆其與人無其忠無其與則又
不可妄爲乎章者也但文以明白簡易入情入理爲主
如論語孟子在十三經中是千古奉之爲經者也何嘗
有詰屈之詞如屈艱深之詞如揚者哉以爲法乎盤誥
盤誥古文也雖曰今文止以傳之伏生較之壁經則傳
之伏生者爲今文云爾楊之擬易今周易其在也雖奇
而法亦何嘗知太玄也乎今學生家應試者曰時文有
志古文詞者則別異一[illegible]然爲今之人則爲今之
文一代有一代之文止取其明白簡易指陳利害評斷

是非入情入理而已矣入乎情而不拘乎情入乎理而
不背乎理爲時文亦可爲古文亦可在朝可以對君公
在野可以服鄉隣此心同此理同可以質之南北海可
以質之東西海可以質之千古上下盡乎文矣亦何必
詰屈其詞艱深其詞也耶作文如論語如孟子亦可無
負盤誥與易矣何必如離騷太玄而乃可得千古之傳
也乎屈原之忠誠忠之至矣而死於汨羅爲屈之忠何
如爲禹皋稷契爲忠臣而必以屈申爲法古人云屈原
之忠忠而過者也況其文耶且文章關乎人之性情淵
乎人之禍福文如離騷文章中鬼道即其文可以得其
性情而禍福於是卜焉讀屈之文則有汨羅之死[illegible]

之與誠與之植矣何如爲顏曾孔孟作文必如太玄不難爲後生小子耶爲聖賢爲聖賢之言必匹夫匹婦可以共喻而乃可以教萬世可以傳萬世爲康衢則人共由之爲山之岩爲溪之谷登涉者以爲難即探奇者欲覓桃源固不得與通都大邑之周行爭衢也楊雄五世單傳至雄而絕讀太玄則知爲絕嗣之人此亦可於文卜之者也屈之文雖不足以爲法而品猶可重若雄則發亢於投閣而同於庭堅之不祀且以莽大夫傳身名俱滅止以文傳後世與穢薄爲文附於太辟者等文人中不幸人也不得爲忠臣不得爲孝子亦何用以文爲耶好奇者因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以讀離騷

稱名士較之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者天壤矣唐詩云燕泥污太玄文如太玄止可委之燕泥中

淮南王殺辟陽侯

天之報惡人也有報之在當日者如人陷於罪吏即得執三尺而繩之拘以縲絏拷掠備至而囚之黑獄人無不快之曰朝庭之法不可犯而邪辟之不可爲也如是然亦有惡積於平時而富貴如故安佚如故人共指目之而且以咎天道之不測王法有漏網之奸也一旦禍發於意外死不以罪而人轉尤其禍之者爲犯法有聖主焉置之不問罪在微曖難於明彰其不赦之誅而心實韙之曰夫夫也是爲某某門人莫之敢言者也既險有以除其穢而[illegible]出於隱微復[illegible]家隱不可道不可詳之舉亦安得復責其痛快殺之者耶如辟陽侯之於高后

方泗上亭長未帝之時其醜聲已聞於外而形迹昭然矣高帝不之問牝雞之晨[illegible]公畏之耶抑沛公不事詩書小覷乎此耶至其帝則呂雉其生母也亦安能除其私人傷母之心而且彰母之淫也哉隱忍至於文帝則呂后已死辟陽之淫棄人且漸忘之矣文帝何樂於摘母中冓之事再爲發揚也乎然於辟陽固未始不切齒腐心而特以大臣容之耳淮南殺之文帝之所甚快也世焉有心快其事心快其人而復窮究之者乎在淮南爲報母之讐在文帝亦未必不以爲報父之讐也其赦而弗治也宜哉如以爲文帝仁柔殺列侯而不問[illegible]其母舅也殺漢使必致之死文豈以情廢法者耶

無踰老臣

遲暮之年鄕里小兒之鄙且賤者也卽身爲將相苟非過知己之主亦往往謂老夫耄矣恐不足以決大謀也若慨然獨任如毛遂之自薦恐婆娑潦倒君亦未必信而旁且有非咲之者是大不然識不足以決勝敗謀不足以定安危而妄以蝗背當車輪卽年方少愈爲不更事之人矧老而無能爲者哉若智謀足磻溪姜叟以八旬應飛熊之夢亦誰敢以黃髮皤皤輕易之耶先零背畔問誰可將趙充國曰無踰老臣噫是不近于卒爾也哉治千乘之國三年而有勇知方以季路而自負亦非不知自量而妄爲大言云爾也子哂之以其不讓也卽

尚望六韜三畧熟于胸中亦西戎之後車而以師事之趙出而周耳充國年七十餘上衆老之矣是政所謂老夫耄矣恐不足以當此也與丙吉言曰無踰老臣無言旁觀卽丙吉亦未必深信也宣帝何如主不敢望文王亦漢之明聖也既老之謂不勝任丙吉豈遽信之耶漢庭士大夫豈遽信之耶韓信築壇而一軍皆驚以其賤也老與賤等耳曾是宣帝英主而老之三軍反不老之耶嗚呼充國誠有以自信也夫人惟無以自信則精力銷亡老而無用鄙而賤之亦無有不可者若負絕世之略爲盗壯之雄更涉世故則愈老而智愈明人歷患難則愈老而慮愈周老固無妨也伏生以老而傳經文無老也則武亦無老也燭之武以老而存鄭謀無老也則勇亦無老也合抱之材可以任梁棟必歷年之物也登場之禾可以供飦粥必秋熟之粒也是寧非以其老也哉狐以老而知氷猿以老而知劍禽獸且然而況于人耶充國謂無踰老臣雖不敢比磻溪姜叟然卒破先零更進屯田之策誰謂七十老人鄕里小兒遂可鄙而賤之耶

劉向三十年不遷官

朝華之草夕而零落菘以其發之者蚤也若松栢則經霜不凋豈爭妍于旦昏也哉菘成之者遲則窮而益堅無燎望之志老而愈壯無衰暮之變困在一時徐而發許有之困在一世久而傳者有之是固不得與驊騮競進者較一日之馳驟也已劉向在西漢何如人哉憂漢祚之將衰必終歸之王氏屢痛切言之益悄主人好直言必及于難伯宗昔以此得禍矣向不爲掛冠之逃不爲棄家之隱而以天潢之派優游郎署幾幾近于箕子之狂而時爲比干不殺其身復不免其官亦云幸矣敢復冀其遷耶然賢如劉向文如劉向即享萬鍾之祿膺

九遷之榮固分內事也處亂世之末流而以一身爲狂瀾之砥不得礲礱爲廊廟柱礎徒銜徽之不動使人服其介焉雖漢之諸帝爲不知人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淹蹇劉向徒向隅于太乙藜燈之下[illegible]不得一傳其志焉噫向之爲向亦苦矣校讐不廢其[illegible][illegible]不輟其功不爲一世之計而爲萬世之計如尼山老人之刪述此誠向之所賴以不朽者然向之心欲以此終其身耶抑欲展其所抱救宗國之崩作中興之相而立伊周之業耶忠臣之[illegible]固其不以此易彼也明矣但從其所就而觀之爲天[illegible]老校書傳經累代與爲雲臺諸人固未知孰得[illegible]失孰短孰長耳且劉向楊雄同居漢之晩季而俱以[illegible]入有名子雲寂寞于投閣亦與向之不遷同雄甞以莽大夫而終向無此即三十年不遷固始終于漢者也吁雄子雲何敢望子政耶然父不爲莽大夫而其子欽則莽大夫矣一汗其身一汗其後其生前之落落一也處亂世亦難矣

通天地而不通人謂之技

夫人不從事于急務而從事于多務他務奇務者困窮災危及之此其故何也蓋急務者當務之謂也當務之爲急故曰急務天下之務有急于人者哉不通于人何以能用力于人之務也哉人之所載者天也通于天始可以事天事天而通乎天人之道也人之所履者地也通乎地始可以察地察地而通乎地與通天者同夫人而通乎天地乃庶幾一俯一仰無負于人矣楊子曰通天地而不通人謂之技此何說也技者一才一藝之謂也夫人而至于通天則日月之運行星辰之纏度以及陰陽寒暑之盈虛消長無一不了然于心而始謂之通

天夫人而至于通地則山川之流峙陵谷之變遷以及江淮河嶽之封滯決排無一不洞然于心而始謂之通地若此者豈一才一藝人所能燭照者乎以其不通人也而此謂之技若通乎天不若通乎人之爲大通乎地亦不若通乎人之爲有得于道也此其故何哉誠以天道茫昧地道曠遠不若人之寔有可據眞切之至也就一己之人而言之則有身有心有意有知此而不通則有愧於脩有愧於正有愧於誠與致而一人之事其不通者多矣就百千萬人而言之則有家有國有天下此而不通則有忝於齊有忝於治有忝於平而斯人之事其不通者衆矣人之所以配天地參天地位天地者不過以內此一人外此百千萬人耳苟其於人有不通則仰有愧於天者斯人俯有慚於地者斯人卽觀象於天而識妖祥察形於地而識吉凶亦不過如台官如堪輿家所謂精於術數者耳安得不謂之技也哉以是知通于人者所謂當務所謂急務苟其不通于人雖天地無有不通皆他務多務奇務之類耳謂之曰技其誰曰不宜

不喜音樂不持珠玉

音樂以奏朝廟珠玉以飾冠冕蓋將以薦鬼神洽燕會而歌功頌德誠不能忘懷於金石也將以表尊卑別等威而華袞垂旒誠不能無意於璣璧也即恭儉之主有復雅素亦安能廢筐篚而無意於采章之光輝也哉惟是佚放之人以淫聲爲悅耳之具靡麗之飾以美玩爲娛目之資於是乎淫歌舞奇珍寶者往往至於亡國而喪及其身焉非音樂之爲災也非珠玉之爲害也心一起於邪而先王之所以公朝廟飾冠冕者將爲玉樹後庭花而得僕僕之罪矣漢光武何如人哉以南陽布衣由孫揚而起爲天子投戈講藝其所尊者惟詩書耳息

馬論道其所持者惟簡策耳音樂奏之朝廟以歌功頌德則有之珠玉以飾冠冕以別等威則有之若夫鄭衛之樂可以盪人之心思異悲之寶可以蕩人之貴玩者問之心心則不喜觀之手手則不持不役於耳不役於目寧潛以居一夫不獲曰音樂不足以釋吾憂也百姓有飢曰珠玉不足以飽吾民也若海宇敉寧中外安堵擊壤之歌一人之所樂聞也即地不愛寶玉韞而山輝珠藏而澤潤固不若廿載之如珠而朝有賢臣等於豐年之玉也惟善以爲寶文叔之喜有在矣

淡孫初度作此示之

四禮以冠婚爲先冠命於父必無愧於父而廼可以爲子婚且有子必無慚於子而廼可以爲父凡草木之生其結寔皆曰子苗而秀秀而寔廼無負於子耳寔以虛爲對言行必誠無僞無詐如是者始謂之寔寔則無負於子矣春花秋寔文章猶其華也有華有寔庶子家丞兩兼之是可以爲子矣且聖門諸賢唯顏曾稱子五等之爵有子男可以爲子則可以爲男子乎盍可忽乎哉子居父之下孝其親繼志述事廼可以爲子然子亦可以爲人父是必無忝於父而廼可以爲子之法也漢孫冠矣且冠而婚矣行將有子爲人父承前啓後其寄託

甚重於吾爲長孫宜念爾祖更思德過其祖焉於王斯兒爲長子主器人也必愛其鼎廼無隕七鬯於諸弟爲長兄必以身爲率可以爲陳之元方爲八慈之首無愧龍頭而諸弟始爲有所視效也汝之責重矣於祖爲慈孫於父爲肖子於諸弟爲賢兄皆人子事也汝行爲人父矣宜先思所以爲人子者故於其初度之朝作此示之亦錫嘉名之意云

長子生五男兒故有此作

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此諸子之兒而諸孫之以爲父者也有長孫諸孫之兒也兒爲元方則弟爲季方難兄難弟矣再生而三爲三鳳羽毛豎其豐滿則翔於千仞者此耳翁爾將無負於三才有四則兩服上襄兩驂雁行不將爲乘乘馬耶能一日千里則可空冀北之羣若更益而五則燕山義方之訓可施而公沙之汗血盈廐且以九尺之龍目之是而同母則乾一也坤亦一也爲馬爲牛可以并節而不同母含章可貞坤何妨有三爻也蔽嫡母母也庶母也即繼母亦母也地有異地或爲根生或爲種生無異根無異種則開花結果一

也且諺云後母生女主貧生男主富長子玉斯斷絃再納未非年得一男予愛之如從來流連者久之而長女歸寧則愛天有星朗甚旁有喜隨白衣望而下拜是俱近於男子之祥予如才子喜隨星光皆吉兆也生於繼則庭前花樹開也吾家數世俱少孤今且如濫觴之水可望九泒濟陽也寧無有他望也耶年爲庚戌弌字之曰韓盧戌屬狗故云

題劉子羽狂遊草

靈迴朴秀子羽之詩吾知其必傳也以奇情發奇句以奇才致奇窮角齒翼足物自難全水滾星晨造物有憾以千古易一時子羽固有所不廿而以千古窮一時所失者瞬息而所得者同千萬壽於斯也河豚之羨足敵一死知味者辨之矣予才百不逮子羽而奇窮則往往過之十歲失天少子羽家庭之樂無言文字其微名淹蹇與子羽正等若夫病與生俱有此身即有此病盍不啻形影之相隨也今老矣無能爲也已臣之壯也猶不如人如子羽艱難萬里收湖海江山之秀於一橐之中寧但謝不敏也哉

文魔述

夫人而至於魔殆不得以自主矣如靈鬼之憑如靈仙之降將以爲如魚之躍耶將以爲如鳶之飛耶將以爲槃在斯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耶此自得之境也必素有忘食之功乃可以得忘憂之妙常人固未足語於斯耳袁中郎云出則有湖山水之魔也入則有詩魔推獻之魔也遇佳客則有談魔商確議論之魔也予僻處荒村去三天竺蘇堤殆迨且老無濟勝之具卽有遊五岳之志如向子平亦止得之卧遊雖欲魔於湖亦無湖可魔一頓有盡天下好山水於此且付之賁志焉若詩則予之從事於斯也久矣而終未得入其室探其

與讀李杜而未嘗其蘊蔡元白而止得其輕其俗得失寸心知是固不得厚自誣者也若古文詞其有志於斯也亦甚蚤揣摩舉子業猶艱難一第况不朽於千秋也哉六十六年以前可以謂之癖仍有詩云鷄鴉聰明憐泄舌蜘蛛老病倦抽絲益癖於斯苦於斯也鄕子厚曰瘖結伏積不食不飽予之好文而艱於文也庶幾近之固不足語於魔也惟六十六歐蘇俱以如是之年逝予於是歲大病几危從子邱海石少予九歲予時與同病伊則逐二豎子去而予則放之固亦不自知其何以不與歐蘇不與家予康均爲鬼伯所驅而作挽歌自首同歸於蒿里雖家地也過此以往則談魔於文如靈鬼之

之憑如靈仙之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物此志猶上狂吟火如閼里之終夜口頭小令亦多曹娥之妙詞信手道腕於宰予晝寢之餘誠哉其魔也已觸文與思希賢動念以古以今常如聽滄浪之歌祭芻蕘之語而猛有悟也壽過夔極年幾出渭而乃爭雕虫於桑榆亦何爲者耶十年一病赴鬼門關比限過今年春又赴鬼門關一度而魔又依然未退天實爲之予不敢以之自矜亦不敢因而欲罷惟既竭吾才於操觚染翰以聽造物小兒之愚弄云爾若談魔則夙昔司馬牛之癖等閑卽欲共閑人說鬼况過佳友

堯瘦

吾老矣以老而瘦常恨不如瓠之肥爲癯骨爲貧骨終身薄命人也少年從事圃圃亦曾有老瘦詩中有句云鶴瘦身輕似羽仙蓋以腹內食少夜間睡少如終日之不食終夜之不寢云爾則希聖在其中焉今老矣且轉眄八旬矣飲酒食肉之供有長男且望爲武城師席而晩子駒亦如曾元之養口體酒甕得肉盈盤或得之餽歲之親或得之敬長之族南村北噪時有奉先生之餽者三盃軟飽至殺右鼓亦醉翁亦老醫眼中固俗有瓠之肥也偶讀虎丘詩見堯瘦二字堯聖人亦天子也四海之富惟辟玉食即以堯錫而肥以四海之富而肥亦奚不可而乃爲癯骨寧爲貧骨也故張蒼食乳而瓠肥不免於俗每見出山像雕諸菩薩又見吳道子畫呂純陽　俱如堯之瘦予少曾從事於仙亦同道人一流瘦亦何妨況八旬老人也乎

虎媽媽

即墨有墨水爲戰國齊之東界在漢則不其城也茂宰王有德政且善齊術適一嫗年既老矣止一子死於虎遂持牒訟之王令令出懸帖虎之穴爲羣虎山遺衙胥投帖羣虎山石下衆駭之以爲虎也而奉明府之令耶鼓渡虎爲倍神矣翼晨有虎數十赴縣庭若聽鞫者令曰姥止一子若食之誰爲此者可伏首聽吾斷餘鳥獸散可也一虎虎而彪者也獨俯伏庭下不之去令曰汝殺此姥之子耶若負之往以事母者事焉予不治汝罪也彪即負其母去日捕鹿豕供養之如孝子之養慈母也得鹿豕母取山柴煮食之以供朝夕以虎爲子而分則義男也情則義男也享甘脆之奉不絶獨是入虎穴得虎子曰將其類以爲弄其母寧勿畏之耶虎殺其子虎即爲之子子拋其子虎即養其母人世恩怨亦何嘗之有迄今有老虎媽媽墳即在不其王令祠後

有錢買得鬼上樹

天下之至神者莫錢若也故魯褒有錢神論其孔方稱之曰兄鬼與神較神似尊而鬼似卑鬼與錢較錢則兄而鬼則弟有尊而不可使乎卑者哉有兄而不可使乎弟者哉鬼神在幽冥之中弄變化之術固未易使而仍不爲人使者也兼之鬼屬於魄主降神屬於魂主升上樹乃升者之事上樹雖鬼而上樹尤難不見乎旋風乎周旋折旋每緣地而舞固未有上樹者上樹則扶搖而上神之爲也若鬼而上樹則鬼而神矣錢而稱神亦何不使鬼從之而效神之爲耶鬼也而使之上樹亦何不可使樹而使之上亦何不可上也乎窦論云排金門入

紫闥言子甚可以無所不上也錢眞神物也哉

老鼠告猫

告狀石貫女永州居住爲虎惡殺命事竊思某依古穴居爲今社長天開於子庶幾得氣之先地循乎觜何至逢彼之怒畏首畏尾守制禮之家傳多譜多男思享季於歲暮列十二神而若怯賦性知柔活一百歲而有餘恒言稱老聖王憐其小耗受米三升家主祓其洪恩容身五畝坐以乘昔肆暴逋極刺史之偏憎因而起悟積食則奈丞相之大智無儀者有愁於我其怨乎何害于君禍生義府之奸欲報淑妃之怨猛如化虎相逢褫魄而消魂食可依人無故扼吭而嚼髓錦衾角枕常陪靜女之眠肉食茨當受主人之賜爾爲爾我爲我儘堪

並育於同堂見所見聞所聞門訓除殘于處室寢甘嘗殺人腸沉冤哀祈閻羅救兜湯網開禽鼈之一面活蟻命之千羣不必懸珠勝念經與念佛永休毒瓜便希聖而希賢避地無門投天上告

老鼠告猫爲作訴狀一紙

具訴毛伯係八蜡一員爲除惡被誣控天雷劈事竊思
朝有搏擊之司野得安棲之庇豸冠持斧御史之威鷂
羽逐叢惡臺之職鼠穿墉而作窟實潰蛸壁之防更欺
主而登啖公援寒宵之變翻盆耗米飛蛾陶令之糧乘
夜踰墻東盜史雲之麥甯如土簡猶吝其用壯而無妨
貪假任衙則見其潛窺而可恨若承某氏宜殺之而如
邸爲猶族如猖獗之而及隨三歲貫女須與伐暴之兵
下家小偷奸齊觸邪之明食其食者事其事義在必爲
見所見而聞所聞赫然斷[illegible]之烈不行者謂明穿
脅之奸[illegible]勞之無[illegible]則捕[illegible]力乃可除殘懲其鼓

忠盡心仍恐抱愧敢[illegible]雄號居
號伸自辯自斷懇切控天庶[illegible]地上[illegible]

一氊歸主

趙生爲嵇康家子弟類牛醫兒氣度暇整亦里巷中黃
憲也人西席於東家北王正二日有事於柴村之西溪
展其族伯叔之親也過繙水於埜塢之北偏驢背墜一
氊遂於淤泥中恍惚醉夢同塞翁之失馬矣出招隱帖
徧見之當時有以我家舊物歸主人者且思有以報而
竟不知落阿誰之手去矣幾何時起如孔席之相依忽
我遺忘則楚弓之作失呼嗟趙生亦忘懷於氊也已有
鹿君寔者未知有當於[illegible]否也然三載居廬不
但五月草土[illegible]側[illegible]康幾古純孝矣藥場事
投住謝[illegible]之家[illegible]各居六行之一均

之脩舊好也乃拾此氊於大道之傍揮鋤不頗雖有愧
於皂帽而貨惡其棄於地固未爲苟取耳吾家有童孫
將延塾校書蔡君寔者行因迎之升座焉即攜氊以來
予曰爾寒士何自得此臥具以寔告予曰此天憐其三
年之令而賜之溫也趙已亡羊鹿方得兔而合浦珠還
机緣在此彼我固未之知也駒兒侍君寔偶道及之其
地其時與嵇康家所失罔不合駒寔先聞之曰此趙氏
延城也鹿欣然無吝詰朝即向趙言携其氊以付趙受
之固謙讓未遑也舍其所原無得其所固有與者不以
爲惡受者無害於廉然而等閑視之無德色此亦足以
占君寔矣世之愧此者固不知凡幾也且兩[illegible]

堂之衆趙先明遣人便問尋無可尋鹿即欲見主而還
亦受無所受萬事得失誠有莫之致而至者皆可作如
是觀也世之營營者不大可咲也哉

鬚宜晩生

人有鬚天生之以表丈夫者也古人曰鬚眉男子眉也
者男與女俱生而有之不知始於何時婦人則削其眉
而去之畫之以黛夫是以有蛾黛之粧蛾者眉之形黛
者眉之色脂澤粉黛婦女之粧點宜爾也若丈夫則存
此疎秀與朗目相爲暉映與鬚並重且以張敞畫眉爲
恥況復如所畫之人作閨房之爲耶是以爲丈夫者曰
鬚眉男子鬚也者丈夫之所獨有也女有生鬚者妖也
東海有長鬚國婦人亦鬚蝦也生而爲人中之男子且
非妖其有鬚固常也鬚與髯與[illegible][illegible]名之曰鬚漢壽亭
之[illegible]鬚而英雄者也蘇長公之[illegible][illegible]而文豪者也即指

參軍如嘉賓雖有愧於乃公亦[illegible][illegible]佼者也惟張良
而貌如婦人女子而佐漢封留有博浪沙中之擊太公
如一比丘尼而爲鷹揚老將乃不在乎鬚耳鬚也而宜
晩生似爲男子者不宜遽自出頭只[illegible]眉男子自矜負
也丈夫處世必養之有素發之稍遲如鬚之晩生然者
乃可以掀髯可以伸眉而有爲於天下也朝華之草夕
而零落蚤亦何爲乎甘羅雖以十二成名而蚤慧者不
祥亦何必慕終童耶鬚生所以表丈夫晩生所以爲厚
發徐發之丈夫若太公雖無鬚閻眉秀人也寧但說生
且可以無用此如戟者爲矣

爲諸種花題

花者草木之吐其美者也華而不實是足以悅目而不足以充腹者也究亦何益於人也哉然無花之果世不多有則有寔者先必有華且藻繪可以養目況天然之灼灼可愛獨不足以養目耶此周茂叔之所以愛蓮而陶元亮之所以愛菊也若孟浩然林和靖則又獨貴夫梅焉開有早晩而貴愛之者亦因以異皆足以寄一時之情而傳千載之玩亦安問其遲速也哉如迎春是迎春而卽吐其英者也如探春是探春而卽吐其英者也一陽纔動而萬物方振其甲而此二花者便爭妍於資始是得時氣之最先者也然而陽春昭我以烟景大

塊假我以文章初不數丁此也桃李稱乎狄門頻婆盛於佛國此於春城無處不飛花之時與寒食東風御柳共嫋鵞黃之班者也漸而牡丹爲沉香亭之君草芍藥爲近侍之臣姚黃魏紫絢爛之極桃李頻婆且爲之避席剡迎春探春流芳於朝華者耶夏有蓮托根於水承露於盤而羞六郎心通七竅因茂叔之所謂君子也榮於盛夏是寧不爲有道之君子也乎秋有菊植本於籬發盆於屋人荒三徑時歷九秋此元亮之所謂隱逸者也放於晩涼是寧不爲卒歲之隱逸也乎亦有爲富貴容者名之西施有名爲赤金盤者且近於富貴之嫻悅目之爲隱逸猶不能忘情富貴者不以隱逸待之矣若耐一寒之傲骨而踏雪尋之於放鶴亭吟看疎窓籠月淡影橫斜此隱逸本色非和靖其誰與歸

丈八佛

長淸縣去城不幾里有丈八佛其地名也想有石琢之爲佛其軀丈八云吾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佛漢言覺也自覺卽儒之明明德覺他卽儒之新民自覺覺他乃無愧於佛其入漢明帝之夢也有丈六金身周末聞有丈八者佛之丈六想卽湯之九尺而丈八佛卽佛之九尺四寸以長者也丈八佛其佛之曹交也哉彼之入夢者爲金此[illegible]者爲石若能點頭於生公說法則亦無慚於金矣金以剛而不壞故佛有金剛經果能金剛不壞卽芥子可納須彌亦何必丈六耶況丈八也哉方丈室能容一萬二千師子座大地山河俱在佛眼裡佛眼

幾何若得大地山河佛身則眼光六金照者丈六可也丈八亦可也諺云有丈九佛有兩丈佛吾不知之矣

元宵燈火

夫有晝有夜夜亦謂之宵就宵衣言之則宵衣近於夙夜而就宵爾索綯言之則夜之前半也有元宵則正月上元月明之第一夜也天子有宵衣庶人亦宵索是所當勤於夙夜勤於夜作者也不知始於何時有燈火之舉燈有鰲山元宵之月最明乃以燈而欲與月爭光亦何爲者也有火樹則所謂火樹而鐵樹開花者先取夫鐵之爲乎鎔者碎之爲砂而雜之流灰紙捲之爲筒納砂焉亦名藥乃火藥之藥非湯丸也湯丸利於病火樹爽於觀亦大不侔矣藥之造也固守鼎者卽君子之闇然亦有何光華也哉信一點而烽然爛發其越輝煌

遂有百倍於昔者所謂日章者非耶砂之果近於祖宗之積德積功於暗而火之紅則子孫之富貴絢爛矣有竿則十丈銀臺散采霞者也三星如月萬寶生光飛雷霆之車爍珠璣之絡仰觀者不一人駭視者不一人須臾而灰飛煙滅夜闌人散焉有城則春城無處不飛花者四門峨峙百雉儼然如蜃樓如海市錦綉乾坤花燭里巷開牡丹之富貴著芍藥之光輝爲蕊宮爲鮫室靡不注目依希在韓翃詩中也不移時而人民散城郭非丁令之鶴亦烏有先生矣有兇乎紙爲之非鐵也人執竿縛花其上如軍中金盔花四布有色有聲近固[illegible]火牛頭上啖此二丈此可以燒殺杏園花者也有[illegible]

王鞭秦王鞭海石爲橋此則花也而就地橫生炮也而
與花亂響飛龍在天而尾掉驚蛇逐地而旁行人爭趨
之人爭避之趨則趨其盛避則避其威也而究與竿與
城與毬牟同歸之寂寞始以閙修而醜其粲然之章竟
以成章而大其聲吉之著終歸之無何有之鄉亦還歸
於閙而已然月明於夜而元宵之夜月圓三五而圓之
第一夜也火樹如竿如城如毬牟如鞭皆不得與月爭
光者也即燈如絡山亦不得與月爭況火樹哉仲尼日
月也爲月又爲中天之日爲日則月亦不得與之爭而
況於火樹耶君燈則明於晦宜之晝孜孔其春秋之一
燈乎

眼前花

草木有花有寔先花後寔花亦所不可少者也古人云
凥子春華不如家豕之秋寔則花之爲虛也明矣然花
亦有不同焉有粧之爲花者其經時也久於花惟有畵
之爲花者收而藏之其經歲月也倍久於花惟無根蒂
無神采則讓花之眞者耳即琢玉爲花出土千年終不
若出水芙蓉可愛也則以其出於人爲而得其似固遜
天賦者之多生意云爾即寔爲四時之花有富貴之牡
丹有君子之蓮皆有隱逸之黃菊桃李可以樹秋門梅
香可以伴和靖花亦各品惟朝花之草夕而零落者之
最可憫也若眼前花則無所謂花也以別業妄見生枝

葉於虛空日華昏蒙發紫紅於葳蕤亦何嘗有花也哉
病眼者誤認之倏而焰發倏而光寒是誠可笑也見花
者不以爲病而以爲喜則尤可笑之甚者也

瘈狗

犬馬之爲物也孟子曰與我不同類則狗固不可以人待之矣蠅而曰營蠅固未有不營者狗而曰苟狗同未有不苟者夫人而至於苟是人中之狗也即狗而冠爲猶之乎狗也若至於瘈則狗之狂而將噬者耳即國狗亦固有不噬者有屠狗之人則瘈狗所不避也而家有有懸犬其門曰若子防之君子亦防之而已矣有狗吠人人亦吠狗者耶狗而瘈謂之風狗有肥而風者有瘦而風者肥而風屠猶可供一飽若瘦而風屠之亦不堪備一齋安用斯此瘈狗也哉亦防之可也況虎有威狐假之人有勢狗仗之狗乎汝之主人昔爲虎狐可假之以爲威今亦人耳亦烏足使耶國狗之瘈罔不噬汝茲非國狗其噬人亦烏能久防之可也避之可也

葉

木有根有本有幹有枝有葉有花有果此皆木之必不可少者也而綠暗紅稀則點綴濃陰惟葉尤重坐其陰者可以銷暑免酷吏之患葉之蔽芾不甚要哉木有花或先花而後葉草有花必先葉而後花即由花而果亦往往於葉是賴誰謂葉之無關於花果耶葉之有益於人也在銷夏科頭箕踞於濃陰之下是白眼看世之所重有借也所云葉可以生亦可以落而楓落與江幾勝於花可以供停車者之愛遠上寒山白雲石徑楓之落葉一片錦繡是固可樹之丹陛者葉可忽乎哉

猫來

八蜡之神有猫爲其食田鼠也食我黍因所當捕而穿我墉窺屋翻盆如永某氏是寧可置之罔聞耶此貫魚貫柳古有御蟬之聘也又有猫來質庫之說則猫固家畜之最吉者歟以延客猫來者甚多蓋貪餘腥而不憚爲肉食之鄙也有一純黑者至則玄之又玄誠衆中之最妙者也有白在蹄有白在腹皆黑猫奴之美者其色雜終不若止於守黑爲闇然之君子也女孫羈而留之予曰拘縶之而使之住終不若善於豢之任其往來彼遂以我爲主人而寃竟靡他也飢則爲用飽則颺去此養鷹者宜爾猫豢畜也予果有開質庫之福猫兒來驅之且不去亦安用拘縶爲哉猫來則可以捕鼠且可以辟鼠即高卧參禪俗名念佛而歌枕邊簷墻隅安靜無窺屋翻盆之擾寒齋享平寧之祉苜蓿先生不羨質庫之開而穩卧吟詩旁無啾嘖此亦冷官之一快也

楚瓜梁灌

楚有瓜希灌而惡梁有瓜數灌而美楚人忌之夜搔其瓜搔之而尙美耶梁有宋就者夜往灌楚之瓜而楚之瓜亦美楚之瓜猶梁矣楚相大悅就近於報怨以德且以巳之勞爲衆施報怨之德楚相悅楚人盡悅且未必不悔其搔之非而胥化焉亦何必以怨報怨無時而解也乎人以怨來我以怨往此人之情之常也升堂如子路猶云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不善之非以怨報怨耶但我以怨報而人復以怨報怨怨相尋何時巳乎固不若楚瓜梁灌如宋就之爲苟有良心鮮不愧者晉寧避亂遼東隣牛暴其田寧牽牛向涼處善飲啖之從此人有暴寧田者自愧若犯嚴刑是亦楚瓜梁灌之類也若有童子以黍肉餉而殺之如葛伯則有成湯之師在

牡丹芽

物有牝有牡如鳥之有雌雄丹者如人之有丹心曰牡丹則有丹心而爲一世之雄者也非花中之特出者哉周茂叔曰牡丹花中之富貴者也有芽焉則出土而倘嫩弱者耳爲絢爛之本光華之始生者培之則茂灌之則愈茂朝夕無失其滋養積之歲年可以延木詔之木芍藥而芍藥反爲近侍焉則牡丹君也芍藥臣也牡丹稱富貴不誣富有四海貴爲天子牡丹近天下一人矣芽則東宮太子其發生則文王之二十五子而武王之同母者十四人也詩頌之曰則百斯男而後之畫工于是爲百子圖牡丹芽亦如之安可以其嫩弱而忽之哉

戲作入鄕賢呈

居家孝友賦性聰明念宗母而識服勞初聞教數遊䆫庠而拔論秀纚過成童十歲失大誰督焚膏之火一窓永日獨深刺股之錐奉拔訓于慈闈燈孤與雪螢芸香之古壁編絶沉痾清溫則下氣怡聲北堂事母誦讀則殫精竭力南畝從兄病不廢書貧常負笈知名山左趵泉之文友輩飛避地天東海嶼之丹師巡樂蓬壺如近且被譚杖之籛闕里難忘還聽尼丘之鐸書紳敬信中規中矩以周旋閉戶藏修何慮何思而淸靜蝶庵漫錄質諸古以無慚鹿洞玄言揆之今而若合弓闕同姓太山與江漢爭雄枝抵橫流介石向滄溟獨立不甘人後

辭富貴於微中之談寶慮人先㵎利害於前知之識受衣馬給諫不炉不扇以忝禪傳鉢單詞林亦史亦文而擢第聞登講座生公石上點頭多臺駁陳筌迦葉花前開口笑詩耽杜曲食眠夔府諸篇酒愛蘇仙從容眉山半勺收魚于鄴架放筆許删趨服猜於孔庭循墻教詩鄭田文之收息焚薛券不待馮驩薄司馬之濯弃耻犁甕兼忘柳妓晩年種德居室推恩收鰥寡孤獨之人門開發濟育喑聾盲躃之婦院闢冬生三党窮親穴空倉而飽鼠一枝老樹繞寒夜以棲鴉鄕鄰有長者之稱里巷傳聖人之號胸高秋月坐滿春風非意相干不㲼情於壁而虛懷自反每問夜於寢衾無愧靑氈以及白

首爲一經而傻舊物仍卧烟霞甘三徑而樂長貧嘗廿林堅遠懷栗里頻歌歸去之辭晦迹柴村不入非公之室謹身則規模卜隘居心則沐浴點狂追公族之賢宜陪簡肅繩遠流之祖好附文莊俎豆分香不必問朝廷之爵堂廡增耀自堪借聖賢之輝

蝶庵自藥

自藥叙

諸城邱志廣

予生而善病十八病於虛二十二病於疫二十五好神仙病於狂幾死者蓋屢矣世上功名不病不知淡世上穠華不病不知幻一切恩愛不病不知爲苦自巳性命不病不知爲真是病固予之得力處也然氣以病衰精以病減神以病弱病又予之大創也病不自藥誰其藥之藥不自求誰其求之病者之症他人不能知病者之藥他人不能貸急急求慎不可緩雖曰藥而復病得不償失而病則復藥不猶愈於一病而委藥餌乎作自藥自藥者自巳藥也自藥者藥自巳病也曷敢以示無病之人曷敢以示有病而不求藥之人有同病而欲求藥者敢拜而授之以朝夕切磋爲吾自藥之一助

病夫丘志廣艸

存心四箴

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戒慎不睹恐
懼不聞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暗室
屋漏心自在兹執虛執盈入虛有人如承大祭如見大
賓

坐存箴

不動心做若思操則存六箇字
行雲流水襟懷月朗風清動代臨深履薄心胸泰山喬
嶽體段能此謂之聖賢體此謂之學問

書坊八友

新而能柔者筆之德靜而受污者硯之德磨而色不變

墨之德丹心在紙筆間硃之德內清外潔者水瓶之德
虛而受聖賢言語書樹之德平而穩几之德掃除塵垢
一塵不留蠅拂之德

硯箴

以磨而堅唯靜故壽不磷不淄與天地久　墨硯
赤水有珠赤心不昧受有丹青佩無失墜　朱硯
名心未盡塞滿虛靈一毅邪情如洗始蒙滴硯　水生
寤寐一聲喚醒世人酣夢奈銅一片照出心上妖魔
騎驢上危橋是學問工夫信馬走康莊是學問受用
念頭起審得清如老吏之斷獄牽纏處斬得下如大將
之摧敵

一事鹵莽便是沒學問一言急卒便是沒涵養
四肢百骸一條貫索提得起渾身是道天地萬物一箇
機關撥得轉到處皆活
爲學如養鷹夜間須令常醒爲學如養馬間時須要常

騎

乘馬者坐得穩不專恃乎轡轡養心者守得定不專恃
乎氣息持志如射箭推得弓把直拽得弓弦緊箭出去
方有力養氣如貯油糊得簍子密封得口子嚴油在中
方不漏
遠望則目勞低頭便是蹉立則足勞著地便穩病中舉
眼一瞬千多萬多不掛一絲方能出世靜裡回頭一看

千少萬少但欽一點即是敬天
向來枉費推移力揺得櫓勃此日中流自在行穿得舵

五

精神要振開須鐵用猛火意思要問解積凍須和風
心愈收身愈泰休嫌拘束身愈勞心愈閑莫學懶惰
乘劣馬人牽之還須自己執轡騎頑驢奴追之不如自
己持鞭
以棉而線以線而布以繭而絲而錦質不得不文由苗
而華由華而果由苗而秀由秀而實文不得不質質無
文則質鬱文無質則文散
敬必活方是敬活必敬方是活敬不活是矜持活不敬

是曠蕩

目以兩而視耳以兩而聽鼻以兩而息人不得以無偶目不能兩視耳不能兩聞鼻不能兩嗅心不可以有二

志量要海闊天空工夫要繭絲牛毛拘迫終是迂儒拓大便成狂士

無道而多言相對時令人厭有道而不言既別後令人思

眼界要寬脚跟要實

一經錯了改之亦醜一言差了悔之難返

人不可狗已愈不可狗狗已者敗欲不可狗理亦不可狗狗理者膠

精神收斂則已不可更加撿制撿制者病意思閑適則已不可更求推拓推拓者蕩

初悉如解板一片一片要解得破久悟如箍筒一塊一塊都箍得着起頭休嫌零碎到底總成一貫

克念作聖當如兔起而鷹飛罔念作狂須用撥雲而見月

剛者多言如火炮之必聲柔者亦多言如布囊之必漏

方者居上圓者居下觀車可以知交泰之象火而在下水而在上觀釜可以識既濟之義

鑄劍者火愈煉而鐵愈少鐵愈少而愈精不淬磨則不可用鑿井者鍬愈掘而水愈深水愈深而愈王不澄清則不可食

[illegible]欲傾覆之以手猶傾罪不在盂執者之罪[illegible]茶而水欲沸覆之以盖愈沸罪不在水煬者之[illegible]也

一塊泥塑正尊欲渾穆侍臣欲森嚴列帥欲武奮鬼判欲猙惡塑者不知拜者不知會其意可以治國一箇倡優粧生欲儒雅粧旦欲端麗粧外末欲老成粧淨丑欲詼諧扮者不知觀者不知通其權可以涉世

道家問路在行路之先吾儒問路在行路之時道家之行如乘舟走得快有傾險吾儒之行如履地走得遲無傾險

好奇令此心馳騁歸平則凡事穩妥

富人不可不睡不睡則神勞學者不可癡睡癡睡則神昏

天下無不通情之聖賢我飽而忘人之饑我煖而忘人之寒我逸而忘人之勞我富而忘人之貧聖賢不爲也

天下無狗情之聖賢欲人之飽而食以膏粱欲人之煖而衣以狐貉欲人之逸而任其懶癡欲人之富而足其金珠聖賢不能也

道人之善便是一善稱人之惡便是一惡

逢人相知一生無容交見書就讀一世無真得量己之[illegible]不量己之力志得大無所得

[illegible]中術是真術術中悟是實悟

[illegible]一大氣數每日鼓鼓出許多山河許多人物許

多草木塞滿乾坤纔住了則乾坤息人是一小氣褒每
日鼓鼓出許多道義許多文章許多功業亦塞滿乾坤
纔住了則形神離不於這裡用功更向何處下手
正處立身平處着脚靜處養性忘處全神
靜處涵養動處作用無作用說不得涵養無涵養說不
得作用
步履要從容言辭要安定氣象要舒泰精神要振爽
有解不得放過宜亟乘之未解不得强索宜姑待之
制欲如武人守身如處女心要如畏貌要如愚一副白
骨爭名奪利幾時休滿眼黄封好色貪財猶未已
一去不回頭趂生前完此大事千年雖在眼問當時現

有何人
尾閭之血升之於口爲甘津脊梁之味降之於便爲穢
物一念上達煩惱卽是菩提一念下達淨土翻成苦海
海中之山上有甘泉山下之海卽爲鹹水清濁之界上
下之間
身是舟氣是水水不深則舟滯氣不盛則身衰心是楫
性是舵楫動則舟行舵正則船直
周天委地脐人如斷線紙鳶一氣歸天聖賢則絶繇迯
鶴
言和者氣平言甘者氣卑言正者氣肅言厲者氣乖真
假之分邪正之辨

靜處沉思一箇字用之不盡閙中混度萬卷書讀之何
爲
下學上達學是學的甚麽達是達的甚麽先知先覺知
是知的甚麽覺是覺的甚麽須明自已真心休倚他人
註脚
保善念如善芸者之存苗除惡念如善捜者之捫虱
一箇麵食外白而内黑不是純白一縷蚕絲始整而終
亂不成條理
谷以空而能應人以寂而能通水以深而無波養以厚
而無氣
處世工夫忍處下手收心工夫忘處得力

俗人所恃在穀氣食少則氣弱真人所恃在元氣食多
則氣濁俗人多言所洩在濁氣其害猶小真人多言所
洩在元氣其傷實多
傳風聞之語聽聲則吠信無據之譚授煙爲實道人之
善猶可稱人之惡有罪
就事論事就理論理終日言之而心不放纔有矜心便
馳騖而不可收矣以人處人以事處事終日應之而神
不疲纔有我心便蘊滯而不可通矣
立志如硯愈磨而愈堅去欲如墨日磨而日少
世間一賢有司勝方外神仙山中一窮道士勝貪人寫
貴

原思固不之功石厭笋終斜出顏回四勿之學刀切葱
絲再續
朱貴官以萬錢之饌過口即忘與貧人以一飯之資銘
心不盡酬諛辭於富貴之家百言而不足假和氣於阨
窮之士一句而有餘
置瓶於海中滿瓶皆水瓶破則水還歸海鼓橐於空地
滿橐皆風橐住則風又[illegible]空
銀錢非嘉事也而稽康[illegible]了以此傳非傳銀錢也傳稽
康也驢鳴非美聲也而[illegible]好之人以此傳非傳驢鳴
也傳武子也拾遺麥者不止吏雲食豆粥者不止文叔
養馬不止支遁飯牛不止甯戚人人有錢癖而長與擅
名處處有卜葬而君平增價鄴女效顰益增其醜邯鄲
學步反失其故但存古人之神無事古人之貌
治民當如客居者之待僕治兵當如善騎者之習馬
一陽復而泉動一陰至而麥秋
要醫戀病須一舍字要醫濃病須一淡字舍不的到底
要舍不如早舍淡不的到底落淡不如早淡戀不的纔
舍終成戀病濃不的纔淡終成濃病不可不知
天是無象的我我是有象的天天是沒聚的我我是既
聚的天欲求合天須先盡其在我一念不可先迎
漸悟如入園看花是真境界頓悟如夢中得物是虛歡
喜唯頓悟而漸修漸修而頓悟始是循環妙用

鬼神善於愚人須不自滿假始不墮其套中
淫思則神亂苦思則神勞精思則神凝無思則神適
周處改行卒爲晉忠臣戴淵自新竟爲吳名士狡悍之
雄一回頭辦大事力量大則成功速異儒者不能及聰
明者亦不能及
日間妄言夜必譫語日間妄思夜必妄夢睡中加不得
檢點並以晝遁之而已
心不靜不虛心不虛不靜
寂然不動虛中虛無心[illegible]虛
宜以虛受人[illegible]以虛受物水以虛故能載
舟舟以虛故能游水穴[illegible]不礙風風以虛故不礙
穴虛則受兩虛則兩受
受得淡下得苦耐得煩始可以學道
閤目昏亂開眼便明開眼疑爲閤目便是無開無閤只
要此心惺惺常在
一息積而爲一刻一刻積而爲一時一時積而爲一日
一日積而爲一月一月積而爲一年一年積而爲百年
元會運世皆一息之積也一息慎不可忽故至誠無息
絲一縷也可成幾丈之錦腋寸皮也可蔡千金之裘日
百里也可遊八荒之野無忽小乃能成大無[illegible]乃能
至遠
始待一念[illegible]是害事今日待明日明日[illegible]

日後日復彌錯却眼前便要悠悠一世

眼無物不照而不能着一物耳無物不留而不可塞一物心無物不容而不可留一物

休看的聖人太大休看的聖人太奇聖人勤我懶聖人深我淺聖人密我疎聖人有恒我無恒是人皆有一念之善聖人者一念之積也

腹本虛也有病則實腹本實也有病則虛虛其原無實其本有是語負猶言之愧汗

心動則氣浮心雜則氣亂心邪則氣惡心正則氣調心靜則氣息心者氣之主也故孟子曰夫志氣之帥

縣之公堂前無墻壁縣官升堂重門洞開蓋欲其寄於視聽也是必六房不敢亂走皂衣不敢妄動二門外不敢諠譁方成箇好縣官持身亦然尊起天君耳目口鼻四肢整而不亂無惰容無肆意纔是善持身

局不欲隘隘則有拘迫之病望不欲杳杳則有蹤妄之病功不欲急急則有鼓張之病行不欲奇奇則有隱怪之病氣不欲浮浮則有漏泄之病神不欲怠怠則有昏廢之病除此六病唯是主敬與有恒耳

松栢以心堅而傲霜雪翠竹之心非堅也而亦傲霜雪然不三歲而枯牡丹以色艷而餘佳實夭桃之色亦艷也而乃有佳實然不五歲而衰吾以是知柔脆芳菲之不可以耐久也

言語者氣之賊嗜慾者精之賊思慮者神之賊聰明者道之賊羣賊戢熄世界清平

窮理工夫只須隨事隨物細細體認亦不可太執着久之自有所得覺道機滿眼水流花落風動鳥啼無非至妙便是効驗

中夜自思安分二字極好聖人也只是箇安分的人無甚奇特有性分有職分有福分性分人人圓滿做到聖神不爲越分職分有限一毫越他不得觀孔子之爲委吏乘田可知福分亦有限少享用幾分更好故曰留不盡之福以與兒孫

國運始於質而終於文家道成於儉而敗於奢人身生

於靜而死於動故火之盛也烈焰張天而薪已盡將滅之兆也花之盛也顏色燗熳而氣已脫將謝之兆也火之欲發嚮暗不明花之未開含苞不露治國教家修身君子大約以闇然爲宗

人之大病有三曰懶曰浮曰昏總是精神不足總由於多欲制欲之法無如獨居獨居須持敬不則無形之內其喪失者多矣

棗以赤心而子繁其味甚甘棘以多刺而子亦繁然酸薄而不可食矣

日中久行入室而暗入室久坐以靜而明於此可以悟的然闇然之旨

天之側善人也如嚴父之教子天之福善人也如春雨之澤花天之慣淫人也如慈母之縱驕子天之禍淫人也如崩石之壓草木庸人天之弱子也父母非不憐而教之其如不能成立何哉

春到而冰始泮火至而炭始成藥到而病始痊讀到而書始熟養到而學始得

世俗以廣交爲德行顏淵德行之首也不聞其結何友朋以科目爲功名管樂功名之輩也不聞其登何甲第以熟讀時文爲學問孔子學問之宗也不聞其誦何制義以大膽任俠爲豪傑孟子豪傑之士也不聞其有何凶德他如以罷軟爲忠厚以闒茸爲寬大以酷爲嚴以

刻爲明以剋剝專利爲善治家以周旋圓熟爲會做官不可悉數言之可痛哭

讀聖賢書令人敬讀佛書令人寂讀道書令人固讀忠義書令人奮讀廉節書令人堅讀政治書令人核讀隱士書令人逸讀艷麗書令人淫讀狂士書令人放讀鬼書令人幻讀倡優雜說與里巷歌謠令人俗

天地的靈氣滿前都是天地的濁氣亦滿前都是道理有箇消息與他相通心濁則濁者入如羣小衆得於一室之中而悖者至心清則靈者入如君子端居於一齋之內而同德來

過冬而寒悔不紡績覺晚遇儉而饑悔不積[illegible]

老而窮無點墨悔不讀書覺晚遇病而身無完氣悔不保養覺晚

晝之所爲夜來審他一遍話沒差了事沒錯了心沒亂了便是有學問

天地在氣質中故有陰有晴有治有亂人在運天亦在運天到運低了天也不得自由只是天安命人不安命人不安命故天不可及人若能貧賤安命便可希天

意所甚便情所獨嗜便是賊頭擒賊擒王方是大將手段

一念和平一事揖讓便是堯舜氣象一念振作一事果斷便是湯武氣象

得一拘儒勝得一狂士得一通士勝得百拘儒得一貧賤之益友勝得百富貴之損朋得一道家之相知勝得百世俗之密友

目同於視耳同於聽鼻同於息而口則南北東西之音各殊其習使之然也故去習者莫如去口

目之精纔經寸而光照四海心之形不盈握而神遊八極眼之瞳如豆而上視九天耳之竅如隙而遠聞數里大之體在小小之用在大

衆口紛紜一人不言精神鎮定如止水衆人之是非必不逃此一人之鑒察

人定者勝天勝未定之天國未亂而保其民家未貧而

節其用身未病而養其氣天定者勝人勝未定之人不愛民而亡其國不節用而破其家不養氣而病其身人不可以不定不定則不能勝天而爲天所勝矣

言不寡乃氣不平氣不平乃神不定神不定乃精不固精不固乃欲不少故少欲則精固而神閑氣平而言寡

身自作主不爲世人奴婢心自作主不爲情欲奴婢性自作主不爲意識奴婢方可稱堂堂男子

灶有門也必有突瓶有竅也必有嘴花盆有口也必有底凡物未有入而不出者惟撲滿則不然有入竅而無出竅然而滿則撲矣

面一也怒者亦赤愧者亦赤异一也悲者涕寒者亦涕貌

同而情殊故論人者當論其情不當論其貌貌假而情真也

驢耳象八字鳥跡成個字虎額有王字手文類井字固知天地間原有真文字聖人特因而摹寫之耳

人有不可對人言之事雖愛彼者發之亦怒聖賢道其肺肝於詩書之上讀之則愧且服其明而不怒無情故也

說行不中用壓餅難於充饑欲行亦不中用望梅安得止渴實實行並着滋味纔好

几上之塵初間吹之可去既則以蠅拂拂之始去久非帚不能掃也塵初上几時宜急吹去之勿遲

近取諸身目之藏也以郭耳之藏也以輸五臟之藏也以腹遠取諸物劍以宣而藏其鋒鏡以匣而藏其明玉以櫝而藏其美甚矣人之貴藏也

做這件事想着那一件便是這裡欠工夫看這章書想着那一章便是這章欠體認做小事休想着大事要緊看易書休想着難書玄妙處處提撕久得圓覺

做不來的事休妄想悔不及的話休妄說看不醒的書休妄解聽不真的言休妄信參不透的理休妄譚認不真的人休妄交

用心兩字學問真詮狗情兩字學問大害居處恭居處用心也執事敬執事用心也與人忠與人用心也出門

如見大賓出門用心也使民如承大祭使民用心也立則見其參於前用心於立也在輿見其倚於衡用心於在輿也終食不違用心於終食也造次顛沛必於是用心於造次顛沛也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用心於行也艮其輔言有序用心於言也小心翼翼用心於事君也夔夔齋慄用心於事親也靜坐微吟沉思默想用心於讀書也志正體直發必中的用心於射也父坐子立兄先弟後夫婦相敬如賓用心於家庭也坐如尸用心於坐也寢不尸用心於寢也夜無妄夢用心於夢也無處不用心使入於聖人之域饑者甘食渴者甘飲狗饑渴之情也壯則思室偶則思欲狗好色之情也倦則思睡臥不欲

起狗安逸之情也佳景賞心豪朋酬飲狗留連之情也
奇花異卉珍禽古器一見輙欲得狗玩好之情也馳騁
田獵臨淵羨魚狗遊樂之情也奔走趨孟得失縈心狗
趨附之情也聚譚紛紜蚊雷蛙鼓狗好辯之情也譚已
所長津津有味喜人承奉滿座稱堯舜狗好勝之情也
人不已合動成讐怨狗憤怒之情也一不得意懊憹無
休狗憂愁之情也事到當前宜斷不斷狗猶豫之情也
每遇一事或思一事糾纏不已狗縈絆之情也不守禮
法隨俗俯仰狗無定之情也阿比成風逢人獻諛狗卑
諂之情也無處不狗情便流於小人之歸
秋雲薄春雲亦薄秋雨細春雨亦細故小人之德涼君

子之交淡
翠有羽婦人用以飾髮非不貴也翠不樂龜有殼卜者
灼必焚香非不尊也龜不樂苟有害於身雖貴亦不願
也雖尊亦不願也象至蠢也而牙可以爲笏宰臣執之
對君父鼠至賤也而尾可以爲筆文士揮之寫聖賢苟
有適於用雖蠢亦不計也雖賤亦不計也虎有皮人捕
之不則誰肯犯猛獸之威猩有血人擒之不則誰忍殺
人言之獸苟有利於身雖勇亦不免也雖巧亦不免也
以心觀心以心觀身以心觀人此謂三觀觀心無心觀
身無身觀人無人此謂三無無心覺心無身覺身無人
覺人此謂三覺覺心忘心覺身忘身覺人忘人此謂三
忘學問至於三忘共庶幾矣
三月布種之時農人鷄鳴卽起炊婢煑粥以待食畢荷
農具事南畝力田者猶如是爲學而好懶愧農夫多矣
銀燭高燒一室通明金光外射八窓玲瓏燃之風中其
光必滅罩以琉璃明終不微
心平氣和凡說話少不得此四字和顏悅色凡待人少
不得此四字
爲學如農治心是耕地工夫主靜是上糞工夫克已是
鋤田工夫成功是收穫工夫心地先要打掃乾淨如荒
地拔茅草種子下在裡面方能生長時時主靜不動不
搖便是糞力培養或生根莠悉悉鋤去則眞苗日盛而

不可過矣末後一着一鐮一鐮都要割去依舊一片白
地方爲了當故曰爲學如農
洗心退藏存心之秘訣也深密者不能洗如穢在瓶浮
淺者不能藏如珠在市瓶中之穢無貴於藏市中之珠
不善其寶存心者不可不知
爲人而不保身有負於親爲士而不希聖有負於書爲
官而不愛民有負於朝廷
窮居時一出言不可忘父母居官時一舉筋不可忘百
姓在朝一動念不可忘聖明
對農言[illegible]對商言商對士人言舉業不可輕自頹學頹
泥之馬一步不可緩上崖之車一脚不得錯

登舟有板半横船半横岸如小橋然廣僅容足初上者
難色定神而徐度之目不敢旁視足不敢濶步而熟登
者不然坦然由之若履康莊初學神不可不定人則無
事于定非無事於定有大定者存也
病虛者屋宇皆旋乘舟者河岸如移看雲日者月光欲
飛非屋之旋也非岸之移也非月行之疾㝠如是也目
眩使之然也
大船重載滯于臨岸之淺水非數人極力推之不能動
也一到中流舟輕如葉初學未費推移之功而妄希中
流之樂不可得也
抱卵可以得雛而無雄之卵則不雛猛火可以熟粥而
無米之水則不粥禪定可以作佛而無覺之枯禪則不
能佛故曰定生慧慧生定此謂圓覺圓者滿也轉也不
滿則缺不轉則滯
渚中之水風起波翻前波逝後波隨波有起滅水無[illegible]
涵養性者作如是觀念有起滅性體自如
孔孟以及諸子百家一以貫之故能分[illegible]
老聖人不虛云

後學玉[illegible]

先毋舅邱洪區公柴村詩鈔序

余自黜試滇南後以壬申冬末給假旋里而表姪近思
適來謁近思乃毋舅洪區公之孫而表兄子美之子也
其惠秀而文一如祖父之丰采因執手想像者久之不
覺泣下已而寒溫畢袖中出毋舅詩鈔數卷曰先祖遺
命以所作屬表叔謂即傳之其人矣予受而藏之以匆
匆北上讀之未遑終卷癸酉秋余携家東歸結廬于漁
村建秋水亭而環植蓮荷風送清香遶我几硯因取毋
舅詩鈔反覆展讀則見其追琢處如金錫圭璧其莊重
處如泰山喬岳其寫意處如行雲流水即離以詠諧出
以調笑亦覺風流蘊藉罔不宜人讀毋舅之詩想見毋
舅之爲人眞所謂大雅不群孝也噫毋舅爲瑯琊世族
先曾外祖冢宰公先外祖廬州公俱名進士文章事業
彪炳人間而毋舅在
本朝獨以寒士振起其後廪貢司鐸爲
國家作養人材者數載歸而怡神柴邨訓誨子孫以忠厚爲
根本以詩書爲羽翼間出其緒餘唱和吟咏于二東雖
未得志當時展盡蘊底亦足以抒洩情性鼓吹休明也
已予在京師公嘗有字寄予曰汝舅氏雖多而渭陽情
深則吾與汝不啻親甥舅也言猶在耳墨跡如新則今
日之得見詩鈔也殆若有鬼神默誘于其間焉因爲選
次而序之旨

康熙三十八年歲次戊寅蒲月吉旦愚甥李澄中薰沐
拜書於漁村秋水亭

柴村野老譜記 時年六十四

凡人沒世有行狀有傳有誌文行高賢則又有年譜凡以寫其爲人如傳神然頰上三毛欲得其意思所在人傳之固不若自傳之爲眞也東坡先生於燈下畫一頰于壁見之者不問而自知其爲子瞻云予用是自爲傳譜是亦予之燈壁一頰迺先生所自寫者耳公姓郎諱志廣字栗海號洪匾別號柴村生於大明神宗萬曆之二十三年簡肅公之從孫也纔識方名以有至性宗母某霜髮台背有田一區在五畝之北甃麥熟親府之歸予即知憐之曰是以老而無子人也既而其子穫畝檢校秉穗予止之曰勿動此吾獨毋之禾也其人曰予即其子予詰之曰既爲其子何不任負荷之事而勞此垂白耶其人慚甚無以應然則爲兒時已知服勞爲弟子之職矣年七歲入小學失長兄志都八歲受業堂兄墨區秀才蓋吾伯述林收之家塾焉十歲失所天先人茹素奉浮圖教甚虔以此予生而絕葷居然一維摩家子弟年十二解屬文十四出應童子試自八歲抵十四俱從墨區墨區性寬柔予亦知奉教且近蚤慧更憐予之孤故於以收戚幾廢夏楚十五讀書河南范氏無北面請益者與范慚虞秀才同席研以友爲師是歲始知葷酒其年已酉畔從中有應山東試者自歷下郵其題至即能一日七藝然固未可以言文也縣試諸童子予呈卷最蚤茂宰李公見賞府試蹶而歸仲兄學稼圃不知

書子毎夜讀村廬孤處寒火青熒止一傖奴侍否則與堂兄繡區分燈火毎作虎相向輒生恐怖十六讀書相州從椿堂鹿師共筆墨者王肇岐先生兄弟十七補諸生縣試諸無令就安丘令虞公素心試素心庚戌名魁也亦得分青眼見許可督學使者陳公未臨青子病目欲廢書且駭駭予羸病將作焉時藝有代紗集者纔熟二三十首不自意遂青青衿佩也十八錄二三場讀之有意舉子業而虛眩之疾遂日甚秋風黃葉養病於南山王氏罷誦讀從漁樵者遊病稍減兩月反變十九讀書夷安受業管良我先生良我嚴其所限日課毎浮於資所爲文亦無當先生意者夏秋之交毎五更起秉燭事佔僤單對南先生吾中表

也時爲孝廉兄予文章之得剖日待予亦敕向喜頁謂不與庸人伍毎有作呈之動擊節二十從良我之兄吉我其同函丈者則單便之兄弟李同水兄弟時拙庵司成纔十歲亦同學弟子不兩月歸崇舊以薪水之費不給故耳歸復從鹿椿堂師讀書千佛閣其日夕與遊則丁南濱諸人辛苦吟誦晨昏不輟謂厯鋑一出而校諸生之尤迺歲試三等殊欝欝不快過此則不復從先生矣二十一偕繡區兄弟讀書南館作文成册毎郵致對南先生爲之評章又拓之如十九讀書兆安時已而有愛女之戚且凶歉將作五月後蝗飛蔽天野田如洗舉家有溝壑之慮于是罷時藝讀李杜詩及坡仙集二十二丙辰之春闔門病疫予周

旋醫藥卒而獲全七月予病羸日食粥湯一兩孟至八月亦病疫兩月離床褥汗後毒未盡腋下發一癰以小刀破之流血數斗不死者幸耳二十三宿疾平復又不忘咿唔共堂弟穎閑關伯父館穴其墻通飲食同沉舟之舉也既而穎弟發聲城市爲有力者所奪予亦入城讀書從九區兄卒業二十四錄試冠諸生讀書歷山書院友二衆諸名士交驩樂安孫松石安丘王夢求兩先生是年戊午三場畢送文王來啟夫子謬以鄉薦相許已而下第二十五讀書勞山受訣齊仙將爲方外之遊阻於母兄不果歔衲而狂病作矣兩年心疾學仙而幾鬼焉二十六孟冬始生長男毛斷生於斯而病愈赴青州應學使者梅科試留青月

餘與孫新庭遊因得偏交劉體乾馬勝千諸人勝千後爲詞林時絳帳賈季望之家深相推重謂可以樹幟山左然發書而發狂慧如靈鬼附之不遂巡昏瞶倍甚府試即不中程遭擯落道考迺勉強呈身如王良之請復而卒不獲一以賤工慚同儕者笑時年二十七爲天啟辛酉年二十八壬戌三月赴濟南考天啟恩貢清明在青州晝勝三日麥秋蓮賊亂鄒滕自夷中冬病起即從事聖賢之學讀性理諸書然有志焉固茫無所得抵此幾二年餘昏愚益甚歲試劣等幾摽之宮墻之外癸亥春補考武定以是年督學貿眼迷五色素知名者半不測故案註六個月送考定奪亦格外之仁也武定途中着蝶庵漫錄一册今尚存皆

道學微言彷彿近先儒語錄武定歸從馬見素給諫遊讀
書馬氏別業號門家塾以傳居士爲師內修禪行外講儒
理曾於靜中悟四書覺大全諸講皆膝葛聖賢旨趣一夕
求擇細脉貫通無容後學多一註脚也有瓢歌一首草野
注思一冊皆良有司事書未成而病復作抵三十又瀕於
死者兩周歲三十一乙丑前病始霍然頓解而仙學之念
亦遂不設後崩矣是後楽于偶近伯牛五月生長女正姐
弓春應州叔作古人重陽塁匾見化去三十二讀書於子
如婦之諸皆學使者臨青[illegible]與鄭琅軒馮素生及子如子
[illegible]皆其貲金付最佰一人
益用以示後也[illegible]之附糊心昧目試牘類

夢中語[illegible]持金歸我而汗實淡
背子之顏[illegible]矣琅軒卒成進士馮[illegible]於其子[illegible]竟落落
以明經老當時之駁二君也將終駁之耶三十三遊京師
以方伯兄入請室往視是歲崇禎元年爲戊辰三十四設
科舉村數族子弟三十五歲試三等有七十古稀今已半
詩三十六庚午帳于高密單氏爲拙庵兄弟師毋登講座
侍數者皆如生公石蓋以其解多翻窠臼出新意云三十
七仍在密拙庵與予俱三等有師弟相憐同落莫詩三十
八壬申登萊有孔變一時師弟各鳥獸散予避亂日照分
流山側之楊家村妻子蝸居一枝僑息辟兄離母如於陵
甲子三月歸復逃於小峨嵋之左[illegible]店管氏有無異此臨

溪蛾眉小嶂西詩秋中解萊圍明年春半破登子于時再
入夷安狂於詩賦者幾數閱月兩弟子拙庵仲季以二等
應試予則優游得失之外寄於筆墨而已是年癸酉甲戌
年四十仲兄不祿其事在春孟子塟之明[illegible]出己意絕不
猶人單使之兄弟來送塟曰聖人之塟人也聯布無所受
宴津司訓姪子廩與其兄子如延子居師友之間讀書鐵
園共事者爲鄭琅軒劉西水其時皆孝廉也劉子羽范仁
貴文學亦同揣摩其間焉終一歲解館爾後不復爲人師
半耕讀者數年四十四生男王待有四十生兒老孟光詩
四十五喪長女正姐是年巳如菊月而吾有喪女之哀庚
辰子如姪歿有輓章十四首子如爲吾同宗中文章之友

與之甚至故其哭之也不自覺其言之長也時予年四十
六辛巳娶妾傅氏王斯補諸生予平生淡於利是年春歉
窮親知及處廡下者[illegible]錯瓶粟不無稱貸以王斯遊庠恐
焚券無所問予亦以二等再食餼于庠是年予四十七矣
四十八壬午予奉老母避兵膠之立桂而垂白即世念之
血淚尚淫淫也癸未春走高密縋而入城寄食於單拙庵
家三月後苟活歸村五月送吾母歸窆七月生漢孫甲申
年五十
大清定鼎於燕驅闖兵西去而予獲安堵焉乙酉王斯兒科試
得傷困蝗國粟丙戌余五十二矣以先朝廩例貢于禮部
十年始就廷試得一廣文缺將來固不知作如何結局也

三十年以前困頓筆墨狂魔仙聖是一截人三十年以後沉湎詩酒雜涸桑麻是一截人今已壽過陶令漸且與來世近矣敢援筆剌剌以示後之人

柴村詩鈔目錄

送王斯兒西行　送宗聖孫偕王斯兒秋試
七夕諸親友送王斯兒秋試是夜聠甚　東園坐月
三看東園月　除夕二首　壬辰五月草堂
中燕始巢　避海寇歸重陽雨中作　冬月大
雨雪聞雷　摘蜂乳　山蜂
看雨孫立　喜劉斐泉歸里二首　讀古自題
雨中讀古　無題二首　六十一歲
產馬駒白題記事　虱　一蝿棲瓶蓮久
不去二首　同二兒長孫並榻　中元次夕
爲應試諸侄講時藝　任叔靜與其子析箸　収養
亡姪王韞孤女將爲謀嫁　漫賦　乙未除夕二首

元夜枕上　立春　上吳明府
祀竈　爲學山孫買妾　語孤兒
題聖學秀才　重文　凿落
偶作　爲側室殤子陶三　哭仲嫂袁氏
九首　孫孟起阻雨宿齋頭　爲兒孫作
季秋朔二日山妻駒兒同初度　麥中矢所乘驢
看破　自問　有兒
有文　爲孫蕭止長男作　牺覺
秋村雨甚二首　嫐翁　秋宵聽蟋蟀
孟冬望八日過王斯兒生日　獨坐
祀竈　金婚　示兒

秋至　劉子羽自廣東歸　古同宗邱爲
落第王摩詰以詩送之讀黃金白髮之句凄然有感
秋闈將屆王斯兒抱恙　族子謳方謀婦親迎細人
竊其釜去漫成一詩　辛卯臨年提筆
四首　臘月雪記事二首　立言
咏蛙　西隣紀異　雨中蛛網
題海棠菓　長清學舍憶大兒　八月十六夜
月皎甚以大兒不到悵然賦此　說圓
次張拙庵除夕韻二首　生日懷王斯兒
王斯兒秋試未歸二首　登文山追步
簡肅祖壁間詩韻　附　簡肅祖登文山詩二首

社友韓朋柏妻梁秀仲原摘詩才名流多與倡和余
暇日過訪有贈三首　織人拼律柴村預誌蝉腸蛛網寓目成詠
卷三　七言律三百一十五首
次丁野鶴落葉詩三十韻并序　雨中次葉燕龍
明府韻二十五首　漫興　自題
送王斯兒同從弟鶴常窓姻任少王秋試至南郭庄
即少王別業其家尊來祖餞河干賦此寄望
聞王侍御函京奉使琉球田　次丁野鶴一韻八首
憶往　叩門　燈下教兩孫書
馮奠公將出山賦成二首　訪趙仲山不遇
玉术山自膠東歸過柴村賦此奉贈　自題二首

目錄終

紫村存悔詩鈔卷一

諸城邱志廣

擬古十首

東方有古木枝葉豈且圓下有叢生草晚日綠芊芊上有群棲鳥羽毛何光鮮旁一附柯出凋悴但苟延年來陰頗長文禽巢其顛錦繡為胸臆起舞身翩翩回首顧北雖玉貌但嬋娟青鳥傳王母俗子可成仙願言高翔翔老樹凌重玄

巖石參山側亦與衆峰群堅故屢遭磨中抱五采文玲瓏入懷袖鏗爾有聲聞經閱幾霜雪踶火未俱焚天如降時雨一片且生雲

白日出東方倏忽逐西匿以此成百年天地無終極人於電火中所守何若實尚為孩抱兒旋見其學殖白髮詭鏡翁方剛憶昔力聲名如捕影神仙多反側縱使純與素旦夕暢胸臆空門不歸依猶戀空中色

東家有寡女老不識男兒門前鼓吹聲插戴誇容儀夫婿紫騮馬中美胭脂錦幃暖春宵夭桃少好姿自顧顏色改三十驕未衰漸見生白髮日暮臨鏡悲垂老出門行枯楊還生稊

孤石遭水激孤枝被風吹孤獸不為群孤鳥鳴聲悲百足扶者衆一夔足亦奇傷哉終鮮人謂他顧者誰

野蔓被群木空枯反獨好秀傑勢參天偃臥古荒島山

爵不在大石堅不在小壯丹何爛熳四月開花了東籬
菊染枝傲霜在秋杪張良與汲黯善病何曾夭可兒孫
何爲江東稱矯矯年才二十六疾沒如飛鳥
爲叉明星白歷歷羅小石磯月出東方且見朔光赤何
衣黑似墨蹟淡因如久連潺暑濛濛陰時絡繹自謂
乾坤從雷電滿雨狂如注下有滑泥坎前有洪濤渡天
際折雙龍風拔千章樹道傍野廟存相投欲暫住正位
壓滿筱怒判紛堪怖亦知非久安出門無平路應似洚
洞時朱金家聚尚恐有飄搖手足奚以指
大言少成宦猶何求云然世雄當未遇誰能知其賢兩

施採薪女吳宮說千年昔以苧蘿紗浣紗月娟娟其人
且俱沒敢謂帶石湍
造物錶群才如爐錘衆鐵大者爲鐘鏞細者爲鉤鍥或
爲切玉刀切玉如水脆或立大金人千年歷冰雪或造
錢鋳鐘老農共炎熱或造剪針類婦女伴抑桑或穿桑
生研國史光皎潔或刺季子雖揣磨憶前哲器有萬不
同人亦紛難鉄我既處其中天自分一節

戊子夏憶東園

十年排一園今昔紛多故手口瘏春晴改築臨崖圍丈
予因玄毫少壯才名誤壁焰餘輝牙籤中書兎月讀
於此明圃英含半吐一夕亂烽煙弓刀雄歲暮舉族失

林麋鳴叫庭前樹幕定燕歸巢綢繆壓牖戶衆志結維
城予春參露布經堂噪群鵝無終屯海戍栗里偉蝎存
竹册仍予素兒辱定敘金予擬井泉賦乾坤正清寧扶
策問前路

戲代振兄誇富歌

老夫今年稱富有七十餘三仍不朽家有小糟晚娶人
解絲蟬鬢學迷首五種叢蘺僻子金餘力辦田數十畝
婦在前兒在後野風午日能邀手自占高原氣煞龍秋
穀收成不記斗大小麥登二石多餺飥飽眠直到酉更
計閫中豚還有肥一口家資云爾賴阿誰怪得尋常獅
乳吼

擬閨情歌八首

爲以照耀黃金屋更築鴛鴦翡翠樓簾捲明珠看明月
琉璃屏風紅錦裯香熏獅猊金博山帳挂鮫綃白玉鉤
紅豕金蓮踏嬌步數截珊瑚作枕頭一夕涼風生殿角
長門螢火夜深流
少小試戎行雕弓金鏃射穿楊喜說麒麟閣常思從武
皇魚海洗兵不厭遠狼居勒石自稱強燕支山受降城
匹馬橫戈意氣生誰知李廣年方老虛負龍庭飛將名
七齡思壯詠鳳凰弱冠稱名句玉堂興來筆搖五嶽動
風雨平揮不記行學士服配軍頭瘴烟窟裡古瓊州四
憶金蓮歸院時擬賦陶潛松菊辭

深山閉影讀丹書玄圃瑤京欲卜居絶粒經旬入室初
夜來危坐白雲廬一鶴下引紅雙旌紫府依希夢有名
赤松子安期生交梨火棗待蓬瀛爭知薄命莫求仙老
去危吟百病纏
石家金谷園曹公銅雀臺珠履紅粉化爲灰每憶金盛
時賓客雄樽罍丙魚味美膾白雪紫駝峰佐黃金杯滿
缶賦劉楨才繡虎雕龍筆自裁一花一石一樓一榭不
猶人歌舞時時日日春奴輩利吾財西陵閑蒼苔當年
繁華今安在暮雨秋風眞可哀
鄭氏錢徧天下珠計斛雲連屐水草澤豊一萬羊十二
谷中溼洼馬肉似懸林酒似泡傾箱錦繡名無假不是

陶朱莫作朋若非猗頓休聯社一朝難與鬼物爭泉其
誰見金盈把
屈原江邊歌楚詞項羽帳飲別虞姬胸中俱有不平氣
抱石投山各有思一則憂讒畏譏難爲臣一則英氣叢
世枉絶倫男兒但自負血性身名俱泰是何人
莎草陌邊生世人踐踏不知名年年却自多春色縟蓐
茸針一望平風雨芙蓉城盆花日夕室輕搵漫道潲園
零落盡亦有金屋美人色不傾覆培各有命莫使恨哀
榮迍前蝸牛雙角橫澤暑雨滌登簷搵

行路難

神堯少年時廢摯爲兄弟晚暮惱丹朱嫁女於潙汭頑

獄及傲象歷山遺匪細英皇侍袗衣福過禍相繼商均
以舅甥同袗唐虞系高密蒲羽淵三過忘家計憔悴脛
無毛衣食等氓隷湯受夏璧囚約巢莖作誓文武遇商
辛羑里西伯閉父子隔圍扉纛饋自垂涕周公遭流言
尼丘困魯衛晩失伯魚賢顏淵亦長逝僅一子思孫共
年知幾歲壯齡已出妻鰥獨白髮際大聖紛如此世人
何苦滯

虎挖歌(?)

黃金炊白玉眥珠襦石椁沒蒿萊東家聖西園才一坏
之土撫茶苔豐山湔頂鵠巢傾函關紫氣青牛仙奇蹟
傳終古光影付烟漂漂付生氣靡頗藺相如試向邯

鄲荒墳落照餘僕奈之類白魚蓉不及林間春鳥鳴
洞酒可逢生誰光科頭阮步兵聽琴秋夜清誰向臨邛
引長卿貂蟬貴豪虎游錦繡烟霞共一丘不獨富貴無
憑據青山亦但白雲留思量無計較樂不換公侯蕩蕩
閑而止營營何所求省得陋巷一瓢寛北窓高枕午夢
閒

過夏二首

無計消酷暑我欲凌空遊東上蓬萊山下臨古滄洲四
座皆羽衣霧帳與雲幬風動三珠樹月照百尺樓懷抱
冰雪天海縱橫流白鶴翔舞下蕭史教滄留吹簫清
夜曲悠悠散煩憂俯仰秋水篇嘯傲懷莊周

無計消酷暑端居白玉堂簾捲蝦鬚盞紈扇發清涼凌
陰出玄冰盤浸瓊瑤漿朱實青門瓜猊齒噴雪霜壁縣
獅子圖對之游瀟湘座有王蕙甫壁譚皆老莊進陰森
喬木桃簟珊瑚床胸中無一事高卧足義皇

孤飛燕

孤飛燕啼啁啾朝日南溪側夕日北山陬群分類聚風
前舞雉雀相與潮平崎父兮母兮今安在同巢骨肉少
匹儔言語巧笙簧綃衣而玄裳左右衿領便謂千里可
以翱翔豈知棟宇火將生嘻嘻不為災巢驚出門有網
羅急難燕如何多少鶺鴒俱在原空梁誰為守柴門燕
歸來巢已戕無代當笑莽坎一丸泥殷勤莫漫飛東西

道傍枯樹

道傍有枯樹此樹知何年根已蟠九地頂可拄青天既
無枝與葉與世爭時妍不堪菜與棟無用以為野鳥鵲
栖經過不肯棄其顛樵者不欲取過往官路邊枝傍有
居人墟里絕荒烟白骨久淪沒荒碑亦空傳誰識老而
腐至今得苟全

黃口雀

黃口雀出巢中啄啄進前蠟肥飽任西東誰知羅網滿
春風誤因貪這饕愛食網中蟲蟲食吐不得好亦擊樊
籠何時羅網破虛空放卻江邊無射工

海上巨魚

海上巨魚翅作篷激水噴天翳太空小魚數萬入腹中
呼吸三千濕族雄怒來更欲鼓長風吞舟如葉供饑饞
夜炳日月耀雙瞳蓬萊瀛洲老蛟峰一朝水落暴沙叢
脂肉連蜷列兒童膏作燈兮燃膀烱蝸蟻穴骨悲有窮

逢旨

隴西猿臂稱善將白頭難上凌雲臺路背出血漢蘇武
十九年終與節回白首蒼生嵇叔夜蘭陵聲絕寂堪哀
死便埋我何不祥劉伶醉老濁酒杯藏之柱中破遣取
不經不資柴也來願上東封許以活叔寶隋資糖不材
臣在江南說此座歸命亦免木成灰黃鑄姓黃以誤殺
潛蓄出仔罪之魁上地中鉄沒於盜東陵八十健如孩

公孫朗移酒色仙罪豹嬰兒虎斯災嶺南無罪以牛待
西夷恥病苦自裁不悅讎樵殤於瘟善惡何因憑爾猜
雞猪魚蒜衛最省好從晉公與徘徊

夏雨嘆

去年秋穀垂黃雨滯穗隴頭愁不住連陰竟日不開晴
村村涤洞雯天暮今歲場登五月時雲[illegible]消息如故
麥少當饑餓欲飛倉粟稀傾百畝餉一儕阮扶戕已久
致荒田幾荒寒士病田荒更堪憐苗不長蠹欲蠶引領
[illegible]忍秋穀豐爭知積雨時難定吾家有敝廬星霜六十
[illegible]披展斯歌哭樓臺迴不如去歲愁粿欲毀垣因循曾
未易柴門婦嘆寧獨此多口少饔餐一掃原田萬竅號

啼饑便恐及兒孫

陶侃

晉以清謙禍始於鄧與何惡衛繼其咎墻壁骨嵯峨運
甓志中原陶公良足多竹頭與木屑匪用以當家范逵
車馬至一客起嘆嗟茅容宿郭泰不爲損三生其母至
剪髮子何以爲情

論古

神堯百戍活其子得升米尼山與鄒國聖賢皆幼孤閔
凶孝令伯一表傳還辭元亮困云盛丘男何其愚傲象
及盗跖何損於惠瞽安世父張湯酷吏如爲人生貴
自強獨立是吾徒縱發古所伯[illegible]損作述俱

且看

一次沸湯首未絕薪纍客倦而卧以足蹙之頻怒
瞋胸臆不言自懷嗔何爲詈不已匹夫疾視人鳥雄
在利爪獸雄弃在牙同類服其猛畏伏徧天涯歸爲跡
角長鳥以鳳爲君獸宵矜搏擊千古瑞超群

悟世

寧爲小人死樂世罔不然害惟毛髮許異慎未肯前利
豕在絲粟群附如蟻羶死生應有命行藏各由天禍不
以畏避福不以求先比干與飛廉美惡同罹憖但爲溺
陽戮誰甘進血鮮十上秦王書貂敝冷背甑擔簪寧不
咸李子方屯邅梁甫吟高卧性命希苟全三顧及茅廬

指揮下西川東陵富盗地首陽餓夫顛盗豈盡得富餓
豈盡爲賢達者能順受芳聲樹百年

除草

以爾爲棟梁爾無木堅大以爾爲饔飧爾於五穀害以
爾爲衣裳美但蔓爲蓋以爾爲書史簡編詎汝賴以爾
悦耳目爾無花藻繪以爾爲藥物寧盡歎如艾爾何蒙
以葬爾何紛以薈連夕兩翻盆天似爲汝沛爾所喜者
飛爾所[illegible]旣與水俱橫宜與沙同汰庸奴荷鋤來
蘊積付湍淊

狂歌

大笑狂歌手舞足蹈莫生嗔勸爾須爲知足人五十四

年恒不死洪範福極兒爲短折漸與中壽親識字寧獨
記姓名知古知今誇絕倫漫云作者如林藝擬將螳臂
勝車輪堯舜以來及孔子濂洛關閩道常新我何騈拇
徒紛綸不爲俳優及盗跖便與聖賢鄰負郭田二頃我
較算瓢差不貧瓶有粟竈有薪有時沽酒樂嘉賓囊無
錢門無債莫習頻回首桑田變滄海壽考文章中行大
儒富貴俱微塵戚戚復戚戚偃蹇而勞辛仰看浮雲狼
藉盡過去未來現在那爲真

柴村自題

柴邨痴頑落齒牙頭白眼昏緒似麻蓬萊東望何其賒
咫尺岱宗邇亦遐二十餘年問夔府蜀道青山脚步斜

盲腐猶能文史詩錢田零落夢中花近訪愚谷柳生芽
柳江水惡樹槎枒陶潛松菊可任家五兒瓶粟空吁嗟
好向青門學種瓜善人鄉里少遊車隨兩笑指鬢邊華

烈風

搔首問天天不語噫氣狂呼落禾黍黍落惟愁阮步兵
醉鄉平奪無功酹前月橫流四野平高者如洲低者渚
原田剩得果蓏疇思以飽人兼飽鼠上帝何爲怒未消
老箕受命飛廉舞萬馬奔騰海上潮濤頭射激弓連弩
聖人必變當所遵大蓬弗迷吾敢伍金飈玉露天始清
畝畝農祥鍛壓土宋都六鷁退且飛柴村處士守環堵
捲起屋上三重茅屋破作歌鄰杜甫

磔鼠行

造物繁雜盛陰氣鵂鶹夜嘯豺狼沸餘孽仍爲鼯與鼪
荒園穴窟逢人畏晝伏宵行似有知乘時肆虐鄰雞貰
入壁穿墉闘齒牙貍奴坐鎮靜無譁惟爾身長雄作勢
緣林松竹暮排衙視天夢夢月無光古社登壇着柘黃
操竊憑凌爭草昧郊牛爲肉鼠爲郎近喜吾家老孫子
除惡赫斯髮上指覓來八角古磨盤循墻設阱機堪使
椎碎老饕日攘奸曳尾仍將作筆端好付張湯學斷獄
如山判倒磔心肝

三教歌 吾家一時有三明經故戲而作此

魯國東家住廣森鐸聲磬聲泗水旁弟子三千數似墻

西極金人騎白羊旋螺頂上見毫光拈花含笑一枝香
生而皓首古玄皇紫氣函關道德強青牛仙駕剸絲長
三氏于今共一堂龐眉霜鬢露星芒世人漫道貌類唐
雍雍俎豆肅齋廊

東家六子歌

白髮老人禿雪顛平生舊物古青氈衢口常成詩幾篇
五褒居然稱祖先大兒讀書亦其天東園落筆揮雲烟
衣裳楚楚貌娟娟小兒十歲侍講筵師說渾如夢裡傳
夜來問字小窗前孟孫方名教下年與叔鴈行稱比肩
精神跳脫眼光鮮叔孫季孫似珠聯秋來兩月兩弧懸
只今孩笑布袋禪腦腹青睇最可憐

東園鬼燈

太乙老人攜藜火漢家天祿閣中坐夜深何處讀書聲
一炮烱烱門深鎖自把寒檠慰主人入門四射焰光新
不緣富貴來華屋却向幽居問苦辛月隱東墻時未上
黃昏院宇無來往松栢陰森積雪殘蕭然虛白絕塵想
堂上兒童閉户清村中無復剝啄聲是誰訪夜燃藜至
暗裡寒星照眼明乍閃乍滅還乍起移影不離尺有咫
碧血爲燐青自流悲風蕭颯生軍壘我生不愛金銀氣
敝室曾無鬼物畏孫子誰當劉校書果然佳兆還愁未

鐵錘怨

袖中常袖尺鐵錘反問此錘欲擊誰不擊南山白額虎

不爲長橋蛟生怒鬪擊吸膏敲髓人澄清天下全吾民
堂上虎坐衙堂下狼如許英雄世間賣菜傭洛陽還有
豪強户

病瘧書懷

蹉跎今年四十九一病沉綿成老醜陽里華子病忘人
衛玠清羸豈能久役水常懷盧照鄰少陵秋瘧感吐嘔
回頭一一憶平生大抵遭逢俱不偶亦曾樂足踏青雲
敝帚十年荊棘走亦曾方外事神仙似有群魔相掣肘
亦曾敬信學書紳腳跟不定憐蹢躅亦曾秉筆愛文章
慎悔雕蟲愧不朽楊朱歧路泣亡羊孔丘東門類喪狗
臨邛司馬愛彈琴南阮步兵老耽酒何曾下筯費萬錢

庚郎每飯只三韭盜跖日夕餔人肝墨翟西山薇不尚
達夫五十始學詩項橐七歲師魯叟秋能一奕即成名
幹惟畫馬常在口前思父母未生前後思向骨蒼苔後
世間萬事總浮雲舉首青天竟何有榮名寂寞等虛空
爭似眼前醉一斗斗酒還須有醒時盧仝七椀爲吾友
茗椀終覺有待煩曲肱去訪南柯守槐安太守問蒙莊
一雙蝴蝶冷在否

邯鄲行

邯鄲道上遊俠兒意氣神藏朱亥椎不向夜深快小怨
不因一飯酬恩私胸中義氣滿天下壯士荊卿喜吐之
假使秦令剸弱燕賞之千金應不移丈夫胸有不平潭
劍在匣中鳴無時白光老矣頭可斫英雄抵死甘如飴
纍然刺客終下策溝壑同盡高漸離何如海上魯仲連
秦不帝兮鴻漸遠談笑一矢聊城破悲歌燕市終嫌痴
否則子房從沛公身自存韓爲漢師悔無博浪中輔車
少年血氣之所爲功成自逐赤松去世上遊俠誰雄雌

雀捕螳螂歌

雀兮雀兮哺其子花間草間飛且止捕得磨刀乳螳螂
黃口細腰而已矣汝哺汝子愛且憐攫取人子作腥羶
征烏長林方伺爾攫取汝去汝子死螳螂螳螂汝父汝
母曾捕蟬上有湛湛報應之青天小雀嘴邊汝幸生長
大捕蟬汝亦驚

私雨行（雨無雷電云仁雨其說甚郁誕子取以烏題林以興長公之意）

祝融當權火滿空天帝避暑清虛宮不用雨師灑塵土
以蔽日夕搖清風雨師連朝閑欲死行行欲出行且止
史憐后土后稷頭額焦涓滴更如西江水昨夜雨師呼
群吏底須電擊豐露起金蛇怕擢王皇目雷鼓恐聒天
帝耳偷偷如來頻伽餅寒泉一勺光冷冷囑付乖龍隨
我去四垂天幕籠烟霧楊柳門前飄似絲豆花棚下點
如注便是人間消渴蘇蘊隆時節來好雨雨滿郊原禾
黍榮禾頭生耳不須驚老農一夜專少睡自數可以望
秋成清虛宮中全未覺只道巫雲朝暮落

牆邊老梅一樹予每憐惜之閒居無事作老梅行

老梅老梅老且大瘦影清魂汝稱最百花若老老可憐
惟有梅花老自妍古幹龍蛇詰屈走凍裂鱗皴秀而壽
閱盡氷霜寒徹骨頭皮老辣苔紋纈江南雪裡梅花雅
雪見梅花美人衣江北梅開怕雪寒梅開雪裡佩闌珊
春風爛熳花璀璨肯學尋香入夢安梅不逐香體自香
艶陽時節更輝光但憐鄰伺牆邊不植盆好花香處誰
與論

蓑衣蟲

作繭包周衣附松松皮色無人出頭行觸之如蝸匿小
孔當繭頭入僕似門[illegible][illegible]吾自賊無恭人迫逼逼之
不出行惝乃不可測[illegible]於[illegible]指[illegible]識遊以自賊

蝸牛

過滿空庭蝸牛形自濕尋常戴屋行出入只一殼蜒
蜒有微利所爭在兩角生與蟀蟀同乃思登擔桷

揚伯起

關西夫子揚伯起漢家一人而已矣黄金簇夜為君[illegible]
君只清白遺其後故人何故不知心世上故人愛黄金

擬正平漁陽摻

阿滿身在三重閣單絞岑牟殊不惡金石淵淵伐鼓聲
雲天意氣何磅礴曹公視蟻正平同正平亦蟻視曹公

題文君當壚相如着犢鼻褌滌器圖

錦水溪邊賣酒樓樓前揚擲春風柔當壚紅粉誰家女

對錦拭衣笑無語淨几援摘綠綺琴時時拂拭媚知音
旁有大人能作賦銀管魚箋不知數丈夫早得子虛成
賤妾[illegible]作鳳凰鳴客來沽酒時流眄我見峨眉山一片
雜唱競籌人散去不是彈琴是滌硯滌器原為玩世行
相如豈恃此經營時來自有遊獵作一字千金獲儁名

無題

世榮不必言聰明日夕易大都愁病餘性情失其位迺
來好吟詩自覺毛錐利狂慧亦知非欲之不能闕有時
斷絲蚕捨絲無一字當其閣筆時心思何嘗異矣以七
竅物泥泥於焉始為卷尚依然不聽吾驅使涎空蝸已
乾徒為蝸發類如此度餘生求缺學書記靈明猶恍惚

何況富貴地

桃源二首

[illegible]以四海亦有桃源人深山結茆屋種桃秋復春生
[illegible][illegible]古府視戚滿四鄰子孫日往來熙熙少怨嗔門無
車馬客日夕但負薪心眼忘富貴以此安賤貧野蔬美
可茹釣魚澗水濱桑麻供衣帛耕耘給晨昏莫解亥秋
稅寧知率土臣漁郎倘不入千載全其眞

桃花太無賴誤引俗人入世代知紛更俯仰感慨集漁
翁山中人相識知簑笠粗辨君臣名尚無朝市習若教
車馬來桃源成鄉邑

贈董翁

江都後有好兒孫詩頌椒蕃摩詰門家有西園人已去
本枝繼迹在諸昆東壁自是圖書府滿屋萊衣歌且舞
太乙藜燈夜自明卧聽堂上時餘雨對策金門領袖人
拔乎其萃癸甲午餘則蜚聲泮序多文章擷管墨莊窩
先後詞臣屬望夊木天且看玉為珂謝階寶樹年年種
荀淑慈方氣正和有理有法鍾靈鼎曄羅盤裡見提戈
繭栗犢喧孫子豫哉生明月牙光朏熊羆吉夢兆添丁
學步趨庭懷鯉對主人調鶴憶青田不必乘軒胎自仙
山月照彈有道器其聲清夜冷如泉大珠小珠琵琶鳴
南風若雨虞廷慶肯作淫哇學鄭衛古貌古心韻固鏗
琴中聽似詠沂水蒲雛兒席誰與比曾元曾中繞膝侍

慈以旨甘甘且旨亞闌況復茂春華含飴閑弄出庭芽
乃知芝醴非聞出仰承祖德盛君家從古孝友積餘慶
蒂影桑榆日未斜

上陳明府

愛作閑居詩喜為田家詞酒不濟公堂春來冷一危非
欲薄子游天生古樊遷荒村有老樹輪囷而離奇樊只
逢君子歌咏在於斯撫字催科拙射虎石不知項下有
金鈴解之不須疑怒則必遭縛動欲寢其皮嗟哉真與
政鵩鶹有安枝項禮再三拜誰云阿所私

今年五十三矣老病交至感而賦之

作蚕欲成繭寧可三眠僵蜂未至九月其蜜豈盈房[illegible]

孝以秋實繁花空自芳唐槐與漢栢[illegible]古劍堂命[illegible]
歷霜經歲可為棟梁學尚愧從心孔寧六十歲功須及
天下渭水年未央其下如蘇秦身佩六國璽妻嫂匍匐
迎歸鄉過洛陽前此遂已矣富貴安可忘陰跳以壽終
恬惡貧賤鄉和風柳下惠視優閑不減昔李雖現在生
而氣不揚縱有百歲活亦止費衣食二十六年去江東
羅孫郎三分業鼎蹇子呼穹蒼悼挪未肯艾不朽在
文章嗟哉世多人何草不玄黃繁烏委毛羽一鳳空翱
翔

右詩

吾家如嚼蠟句[illegible]無[illegible]人[illegible]蘇頌其愈嚼愈有味每

念洪爐中所鑄人為[illegible]于楚新余更拔其稟瑣尾
亭流離惡則豺狼沸呼嗟字淚蟲春秋名為蜚其間有
鳳凰毛羽異蒸菊紫黃師顏孟牡丹開姚魏植之沉香
亭富貴花猶未一本開五朵賞之不破費奚為老固窮
久矣浩然氣作德似甘棠勿拜而蔽芾今壽登洪範旁
觀無可觀瘦面與龐眉日讓朝花卉爭識伏傳經耳套
縷寧既

次杜少陵男兒生不成名韻示群兒

男兒生不成名頭皓白齒牙已落不自惜兒孫尚幾遊
珠宮應知此日聲輝赫一命再命但循墻得門入室廟
作堂杏花馬走賜瓊宴玉皇殿上掌書傳俶勸再[illegible]

王斯兒自海東歸

海上吾兒去雖懷逐日榮忽聞歸里信差慰倚閭情聲
氣通前哲文章屬後生趨庭無可贄何以問修程
歸來余問業半月果何爲怕溢中書客休忘訓婦絲白
頭頻悵望細帙莫跪遲活計憑吟誦家貧幾度思

燕來

亭榭因何扆隔年燕不來室無春社友話少爨香才倏
忽棲簾[illegible]葬[illegible]哉夜深同小婦宛轉說陽臺

閒窗偶興

老漸世情疎柴扉[illegible]盧一杯田舍酒五畝野人居歲
事農桑圃山情牧與[illegible]教兒學靜拙富貴圖其餘

曉起步過池上

晨尋卭竹杖蚤起爲邁[illegible]閒行度峽長輕
花草合濃露水雲香相與流連久[illegible]情韶志

聞諱友晏殁悼之

仙欲遊仙去君仍化鶴歸殘丘花不[illegible]水[illegible]風
雅人將盡詩文運式微十年亡二劫[illegible]

哭兄七首

多難存書策應非寂弟兄孤生每易感長別倍傷情丕
樹埋塵暗絃桐掛月明悲號向空水呼盡總無聲
從此鮮兄弟生前失一倫孔懷惟有我相好更何人歸
[illegible]平日[illegible]對此[illegible]獨行[illegible]

四皆皆塵邪吾兄未可忘縱然爭菽粟亦足斷肝腸喜
怒俱成夢孤危只自傷此身兼外內同室從誰商
蓼莪悲失怙內外什吾兄惟有讀書事幾曾識世情病
多忘應接性拙少經營向後復何賴獨行涓暗傾
道山泉下路去去亦安之遠容有歸日思君無見期升
堂惟寡嫂枕塊只猶兒門巷曾遊處招魂盡楚辭
素事空王法應歸淨土鄉靄山開佛號祇樹與花香未
了貪嗔業可隨懺悔忘金剛多血性兄好與同行
門戶園林裡思兄應自顛白頭多子姪百指俱躬親弟
以不材老君眞有用人留予亦何益老母顆吾身

中秋聞李峽南訃

中秋日暮雲雨望失同群嚶鳥哀音發驟憶好友分知
心寧過爾得力莫如君金粟寒光落中宵淚白紛

王振儀過柴邨留宿

王維詩與畫白髮放談魔傾倒柴村酒依稀沂水歌寒
燈花結蕋秋院露盈莎良夜多佳趣德星聚薜蘿

驚蟄前三夕雨枕上作二首

將聞蟄蟲振先看細雨來雲隨宵與暗聲逐夢俱田荒
砌畔鵝浴開窗野鶴猜似占春氣好久凍一時開
晴可問依耕東郊暖氣生一犂翻宿土四野動農聲布
穀催人種鳴鳩帶雨鳴乞憐諸好樹徧補舊柴荊

不寐

捧檄顏方動彈冠興已闌紅塵時却步綠野好追歡鳥
語眞堪聽人情怕待看蠶叢非舊日蜀道倍加難

端陽雨不止

一雨過端陽荒村滿未央密雲疑柘篆小砌近横塘未
發雷還怒應添膏澤長望天寧絶物次第備田桑

題張君太極數

命數多奇中似人得秘書但從李主卜不問屈原居穀
卯苗能辨蕙稂種勻[illegible]可憐生註就因果竟何如

閒春耕歸

陌草青三月勻頭一杖輕眼看殘帙倦歸閱老奴耕曉
野風偏冷微雲日半明簷悠歸去好閉户古先生

過慈匯弟墓

三十五年别留予竟至斯幾荒墳上草一老鬢邊絲世
界分幽顯精魂入夢思我來斜日下茹泪自吟詩

賦得泥濘非遊日陰沉好睡天二首

五畝濘泥中荒茅閉迴公苔生逕下綠抹瞞海求紅拭
怯交朝挂杯宜放手空南隣愛酒伴咫只苔[illegible]通
吾衰只愛眠況是雨餘天撥悶遊無處沉酣[illegible]有[illegible]
閒狂白髮苔續古青錢好假莊生蝶魂飛懷寫前

感逝

次第懷朋友頻仍憶弟兄少年先我去遲暮送人行眼
賦千秋作慶歌一日成從來修短數何用歎浮生

草間小蟲入夏有光而不能飛人以螢呼之雨後
見此率賦

雨過忽生色花邊與草邊如星瑳自曜有火不能然當
暑餘輝小依墻末照妍無人假羽翼飛度碧樓天

冬月登樓晚稻

稻田禾[illegible]裡五夜雪霜餘冷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帶月濺失
時成燃療作苦爲狂踈稿[illegible]無晚春生别有初

工米山失聽戲以贈之

相對疑枯木鬢眉静有餘[illegible][illegible]私語樓促似世情踈彈
向風憐悟聲遠鐘漏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視不廢閉門書

贈王唯一

兩河風不墜末帶隔王生落葉歌詩響寛流滌研清余
予餘臭味君自負時名幾度携斗耳衣遲恨老成

以嘉平爲月大除夕前始知其誤驚心短晷不能
無歲暮之感云二首

忽驚殘夕短小月得旁人遲暮頓思爾衰年怕換春迎
新孺子喜辭舊老夫嗔只道仍多日那知錯認眞
逝者何其速栖遲又一年漸衰驚齒髮常在感山川灣
鑄金成器薪傳火化烟悟來無異致不洵與于然

晚起自遣

尚平婚嫁畢荒草送前人白髮身無事元亨字有因莫
占逃久夢休問過年春即事學通識朔[illegible][illegible]色新

叛兵焚膠諸感賦

自負前知早偏憐屋中多燭燈光下大水火勢難和久處銅駝沒常愁鐵馬過池殃雖未及奏凱一與歌

祀竈三首

彈指今年事蛇奔赴壑餘時方風雨歇苍漸鬢毛疎棗栗陳廚竈盆瓶具酒蔬天公行取狀功過竟何如

罪狀應難昧何須媚爾神獨行多無隱闇處問天眞過未忘妻肉生還愧夕晨古來多俊傑慚負不如人

試向東廚問今朝果上天亂離多過舉迂澗似當年但恨生無益還憐世盡然君時通帝座不用費周旋

過頡弟墓

墳樹松盈把銷魂落日遲兄曾先頡病弟已去多時風雨聯床話煙雲署謝池回頭前日事空賦鶺鴒詞

秋闈將屆玉斯兒忽病

失意何須爾浮名久自憐吉凶多倚伏翻覆乍推遷屈指寧非福雕蟲未可賢平安并潑落父子老林泉

聞子庶姪入杭二首

的的杭州去西湖上一人江山三竺麗花月六橋新恨漸離鄉遠愁生去國頻封書誰寄得南望幾回顰

詩酒懷司馬文章憶大蘇昔賢應見我千載只吾徒刺史官猶絆散人與不孤一舟山水裡隨意問歸途

哭子如姪

裘馬中佳士文章自性情諸生常拜將有客俱成名衣履春花潔圖書秋水清入門無俗氣童僕亦歡迎

寸管支門户逢人說子如十年名士籙四海故人書文字驚先達英才載後車雞鳴風雨夜誰不憶吾廬

海岱如君少聰明至性人上書留孔闕受福讓西鄰棄經十年事藁謹三載身可憐心力盡棖楄尚維新

笑爾難兄弟元方與季方摩天雙鶴俊香劍雨龍光奄忽君先去低徊我自傷竹林風韻在腸斷是琴亡

佳兒疑寶樹知不負君家研冷窗前雪文生筆上花讀書中有得學禮外何如會看承先志斗間氣吐霞

壹稚桐新久綢繆四十年旋魔常未夜詩癖有同緣惜

似膠投漆性過韋與弦平生今日盡回首總堪憐

如君終下第過此重躊躇慧眼輕千帙文心抄一時式舉者遇還是數偏奇壽夢不可得科名敢道遲

時從皆文士君為領袖人後生勞獎借諸子賴陶鈞坐上春風滿池邊草色新如今康樂去伯仲各傷神

又將榱棟折宗族仗何人廣廈支持久危巢補救頻讀書承世法落筆少埃塵兄弟如雙我於今絕大身

鐵國思舊約花月尚依然甚記論天日水橫載酒船柤孫竹滿地奴僕樹參天鴈過空留影鶴歸是那年

我句先君病君先棄我歸前途誰付託妄想總依希入室人何往登堂事已非昨宵歡聚處燈燭夜空輝

古人不畏死來日苦應多願息宜歸去久生盡折磨北
門憂作釋南面樂如何地下須長笑無勞作挽歌
子虛慕杜律舊作五言詩憶爾狂相許笑君仍在斯長
吟對雨語老淡濕霜髭試向衆中問誰歌知未知

行野

行雨攜筇去無端偏野行晚煙疏落急遠樹入雲輕日
出暮花淡風從衰草生年年春色改延眺獨秋晴

往來一招飲三首

幾度過君家園林美日華抱郭山與壑蒼閒竹兼花酒
熟蝦呼客來香句煮茶任客兄弟好意鐵鑄生涯
留客看明月携壺近水邊人登舩上坐魚過鏡中懸小

袖青衣去幽岩綠酒傾昨夜[illegible]石鏤鳴絃
露坐當秋夜天高大火流一庭清露後四壁滴交遊冥
心精生月盃深醉可候竹林紅不已山簡亦奇韻

久雨出門舊路泥寒戍雲行陳戍輪蹄頃以此悟
斯道之榛蕪而旁行多曲從也爲賦短什

深填淤滿地久作閉門人出户別開徑踰牆仍避嫌履
多沾路濕水白揭衣頻欲覓前溪路桃源失舊津

漫題二首

纔足今朝粟休愁明日錢水窮雲白起薪盡火無煙浩
然應闕命滄桑莫計年回頭思往事借口有前賢
四十年多病因循到白頭鯉迹聞子對燕翼爲孫謀圖

內瓜方引池中草木休餘生曾長物談笑任春秋

繡區兄將遠買江南浮海阻風歸寄除夕前一日

只說江南去陶朱自可親青門憐舊種白髮冷初春泛
海風難頻還家歲已新吾衰兄弟樂椒獻莫辭頻

將赴廷試三首

久似阻風船荒村幾歲年蝸常藏一殼蠶自愛三眠忽
動彈冠興寧貪沽酒錢長安如有意驅背且朝天
不成歲進士未對大廷前白髮身常事青門四五年同
群忽勸駕遠道且隨緣大造憑消息此生好問天
四月隨風絮三春落水花舟移辭古岸日晚愛殘霞歸
點螢螢金渦粒粒沙前途何結果不敢問繁華

讀王唯一時義有感

禪固無須學文如不二參燈寒心與靜香盡味猶貪鳥
宿珠三樹雲高月一潭此中生雅思風悲問南庵

李徙南學詩有意

池上見花發罪徵春意生石泉初解凍澗草不知名漸
覺東風暖且看曉日明牡丹開爛熳富貴滿前楹

聞除官信戲成

安得傳新授一遷老歲華俸如僧乞食官似客離家
肉閒黃酒學田種菜瓜翛然行腳遠錫杖落天涯

恭南龔孝廉飲予桑落酒戲贈二首

古傳桑落酒桑盡落君家卑卓偷無礙劉伶醉可誇浮

沉皆世界清濁自生涯瀟灑襟期遠何妨面帶霞
杯傳銀盞落卜夜亦無妨窮財猶希聖平分只醉鄉王
弘宜損惠陶令得親嘗但如賓介為人致一觴

李從南秀才寓柴村除夕未歸

擲下懷援止他家亦過年醉盈耆卿酒囊滿貴文錢長
物妻兼子忘懷容自禪經行三十里遊藝古因緣

轉頭五十八四首

轉頭五十八壽且至昌黎齒落零編貝眼昏暗火鑠窮
途常帶病好句不留題閒看吾生破仙儒老肉妻
轉頭五十八甫也漸同年未醉未防酒還耕杜曲田青
氊聊寄隱句眾欲逃禪句白衰遲景桑榆別有天

轉頭五十八前後句思量孫悵行文若兒慚陳季方吟
詩歸寂寞識字落平常蓋緣非前輩長貧古草堂
轉頭五十八中壽且依希耳向何時順齒從前歲稀兒
孫添茁壯祖父老光輝莫向金門去榮華有是非

賣麯人回

小車營麯部歲暮與人同察貨宜嵇懶長途恨阮窮去
春千里粟歸載五更風甑破何須問盈虛有化工

墜馬損面

不爲面作計騎馬出門頻磬控衰無術崎嶇墮有因携
能寧遠道按轡亦愁人從此學嵇叔絶交向里鄰

張來山令粤劉子羽從去久無信歸賦此寄懷

儋耳蘇仙去前賢畏簡書君何故里別輕絶老親絽鴻
鴈音偏斷庭闈夢幾虛許人多怪事咄咄恨難除

雨過曉行

雨過天如沐平疇野日明雲晴山列障村暗樹連城爽
氣吟驢背涼風動鳥聲時方袪酷吏歡若老人行

自覺

自覺生無謂可憐病有年狂多詩酒癖痴欠肉妻緣噩
夢呼難醒蟲絲老更牽何時能打破開眼見青天

宋北門偕婦信欲有燕山之行感賦

千里攜雙自出門須借人琵琶絃已續琴瑟鼓方新漢
女應悲蔡梁師漫適秦此行良不易爲爾幾因循

王道人齊仙別技自天門後至

望齊仙去回頭閱幾年殿荒碧草廟兒冷蒼烟庁
衲雲間至長藤海氣偏遠來何意思再拜說前緣

雨過郎事

一雨洗煩暑北窗風入涼紛絺秋氣味几簟曉輝光日
愛微雲護花疑湛露香東郊需潤足鉏豆老農忙

辛丑秋有所聞賦此見志

斯疾逐斯人回頭不記春未能勤小物自學愧同倫南
北嫻常卧東西序枉頻古稀方枉通寧現作官身

已脫諸生久金門對有年一鐘頻落魄三徑每希賢只
可煙霞老寧堪谷木遷朝廷許撒手輕快與子偏

多少浮雲影白衣蒼狗人論年光與弟就墓鬼乘神白
頷衆林果仍驅下澤輪腹腸牽線斷快活一微塵
十畝愛閒閒閉門雖幾放還未能登北海復愧謝東山出
翅才應爾輸蹄夢不關懸車嫌歲晩止好與閒顔
寂婦嫁新郎息嬌鬢已霜無言衾影愧不事夢魂強好
羅芙蓉鏡永懷薜茘裳休書懷一紙石女舞郎當
戲作鄉賢紙今朝事果然一經懷舊物五斗縱衰年生
死尋常事炎涼咫尺緣如收棋局散衰馬不需全
膝下兒孫喜堂前夫婦同之官應作別送老不知終長
玩柴村月好追栗里風白頭無个事高卧海東紅
眼下蛟龍蛇何須心似麻文忠蘇大弟通德鄭隣家仕

之人三徑鄉多鬼一車行休如落影莫念冷官銜

退休

縱手廣文官逍遙度歲寒生無食肉命性怯進賢冠腰
得山陶令心常慕呂端眼看將暮齒何用玉盛盤

哭范石埜秀才

君行何倉卒况是少年歸青佩渾如夢白頭安所依詩
書無結果門户仄斜暉頼有雙兒在猶堪繼綵衣

五十九歲除夕前作

耳順知將近行隨杜曲肩留餘難駐景恨速幾驚年案
置明春曆家忙過歲錢韶顔思挽術勉強一杯前

曉晴

雀孔芽初日居然兩日明連松添秀色林鳥聽和聲門
閉連朝雨村開一色晴解顔勸老僕爲我問春耕

雞

東方尚未明惟汝最先鳴不必爲伊舞可知非惡聲識
時疑俊傑特氣亦充盈疑近桃都樹天風鼓翼爭

竹上蟬

居高蟬與竹微尚憾平生餐露肝腸潔籠煙氣韻清相
關如好友竊比附同盟我愛聯枝意臨風時一鳴

齋中雨夜

風雨空齋寂鐙夜静時無人窓紙響不寐布衾支入
伏生秋氣輕涼動晩飈通宵階蟲遶孤客起離思

感懷二首

鬢髮白何害最憐眼意非縱絲慙作蠅字認偏微十
步生煙霧一腥問瘦肥於今實其誰義古來稀
虛事黄金帶仍慚白樂天朝餐供小喫夜漏共無眠齒
髮同前折輪蹄異往賢老衰甘陋巷淪落不知年
回首平生在應知抱愧多詩文憐小技仙聖憶同魔難
斷妻兼肉無端災與歌幾番成預挽留滞耐婆娑

讀書示兒五首

發起當寅夜讀書志氣清健入眸巖下電萬卷染頭成癖
達宜知命懷安貫敗名兒曹思坐食造物怨難評
文章爲患業字字欲經心口到仍餘工神來有好音鏘

知堅不入高以下烏臨只怕亡岐路終然憶越吟
初忌懷溫飽吾師王孝先鹽蹬當大任酒肉愧前賢莫
縱嘆懷吾常思儒似樵萊根咬不定終落蟻爭擅
志欲霜霆銳心如氷雪清吸計儘打夕取火燧能明莫
淡登山脚常懷濯日情空群峰在念千里可横行
讀書良不易靜樹有風來來到打[illegible]片時危未掛弓當
門憐我老鑄硯耐天窮每憶[illegible]霸業五代中

偶題

磐蔘金何在來頭看已空每憐天雨粟無奈葉隨風歲
衣如窮壯年來正小東長鄉愁欲絕四壁度寒蛩

雨中吟

一春雨不足今日暗虛陰出户[illegible]閉滿閒門聲白深風
簷鐵馬院樹冷鳴禽庭砌無人跡詩懷仔細吟

營巢燕王

營巢前歲燕今日復來歸共語知何謂成雙相與飛卜
居門尚在入幕夢還稀富貴烏衣巷卿泥問是非

春陰

春陰門獨閑睡起冷如秋窗暗微雲合人衰逐日愁學
忙因適市作達每虛舟不必空山去義皇得卧游

閒王唯一小試冠軍

翻策驚時考一朝公道伸驊騮名久俊[illegible]
困經年路陽回此日春官倉行經粟且[illegible]

夕館雨後題壁二首

夜雨高簷滴斜陽抄樹紅蟬多鳴晚熱林靜過長風密
酒逢微醉香飯猶暫空素餐無缺乏知足惬予衷
竹低含露重楊壓帶枝横暗壁蜘蛛挂滿園蟋蟀鳴餘
霞明晚俯微雨過荒城此際多詩興獨吟到二更

夏夜

落日草蟲鳴蚊雷暗起聲只無防蚋聚不敢剪燈明童
子催歸筆幽人悄卧笙北窓風雨過一夜夢魂輕

聽蟬

是物乘時候蜓蟬鳴晚林予方清夢醒伊已盡情吟獨
宿宜留靜居高閣恃陰流方正此際不行是微音

駒兒贄人饋筆

誰送生花管愧安見小兒梓堆毛頗傳滿寫杜陵詩占
夢知前路逢場足紗辭謝家新歲近青草發香池

寓髮安漫成二首

乘興髮安去流連數日身常眠學士相更醉孝廉家白
髮邀前席青雲近所親實無慚德耀偷國立鼓頭
到處隨余去詩狂與酒狂春聯衡口作夜飲逐人忙多
嵜陶元亮無官白侍郎故懷何不可潦倒老行[illegible]

六十一歲除夕九首

眼前六十二案曆幾多行髮鬖添新白梁[illegible]
潔塵外影草草夢中忙若似陶元亮[illegible]

時憶前賢壽昌黎杜曲過夜燈今舊歲春夢盼新柯每
恨才無用空憐句有魔捫心難自慰耄耋亦蹉跎
咄咄貧兼病勞勞詩與文龍鍾慚朽木狼籍老浮雲天
上愁難作人間苦不群楊朱幾點淚岐路自紛紛
兒滯劉蕡第子遲鄭老官論才非不幸閱世自多難鳥
雀狎牛背鴟鳶嚇虎冠傷心慚鳳德何以爲君寬
志大憐才短仍慚閔伯仁學仙寧化鶴希聖未成人行
業嗟前哲心情愛絕倫平生今若此衰疾老風塵
留肉宜遲蔡東家老布衣褐寬朋友饋菜癖粥湯稀欸
陝貧應瘦寢止癖不肥况多新舊債題壁幾時歸
公然抱茅去杜甫老何爲近瀾閑覓跡帰近視皮牛

弘叔不聞王尉眼常痴勉強學容豹泥吟但賦詩
門似畢田陀閑收棄物多宜舍大伐冥茫助嘆饑鵝餓
政羞三窟棲身舉一窩髮貧長兒俗日夕嘯而歌
每思棋一局翻著幾回愁踊貴應多笑長花若未休暨
霜寒是歲風雨漏爲舟如馬世塘下何時得穩流

六十二歲元旦三首

今年六十二此日已云增風月園林主風霜髮鬢侵逢
場狂自喜得意老無能莫向前途問浮雲又一層
眼前孫子輩个个漸成人一室兒宜弟二毛尊復祝詩
文傳筆墨名字任鄉隣不必公卿貴無憂華布身
新歲堂前拜兩兒與兩孫威儀人濟濟服色布溫溫緊

祚方三世當門無二尊詩書子領袖白髮老柴村

語玉斯兒

白覺讀書嬾那堪學稼遲巢鳩憐我拙刻鵠望兒痴未
報田家舊圖經故籙遺明發聚講字門內有餘師

贈八十九歲薦文莊翁

住瘴深歲月鍾呂歷春秋宅入先賢傳山尋古洞幽鳳
毛依杖履鶴髮近滄洲三樂高榮叟微名何所求

秋夜聞雨

床頭聽雨滴窓牖暗秋聲不寐閑生想無言靜有聞院
深聞鴨響聲碎夜蟲紛但覺清離苦笙絃奏小群

秋曉看蓮二首

旅出忽命杖烱水看蓮塘野徑霜滿池風露與香聖
賢慚茂叔艷冶鄙張郎不用衣花面頭自忖量
又便看蓮塘華顏幾度忙人生聞意趣蕊放好年光燕
寫留花細蟲鳴奏管簧我來詩思動清賞勝飛觴

採蓮花置瓶

吾與汝爲友喜聞清淨香精神新出水臭味乍升堂蕊
以憐秋潔花仍送晚涼運持供把玩照耀百番光

秋夜聞蟋蟀

滿耳秋聲急更深促織鳴衰年人少寐入耳韻偏清髮
漸千莖短名無一事成難忘歎俚句詩辭與與并

冬陰

微雨洒寒砌輕陰暗小窗人家同野鶴懷抱憶秋江喔
喔雞方作[illegible]飛鳥自雙[illegible]寥歸一詠詩興未能降

夜坐讀王[illegible]詩

[illegible]睡清閑想新晴捲簾雲窗幽逕色蘇院靜新聲聞殘
客時方歎前賢宜與群帆川吾尚友關戶對遺文

少年遊

輕風薰細草寒食暮春時玉勒紫騮馬羅衣白面兒驕
行揚鄉陌去折杏花枝歸向青樓飲闌珊斗柄移

東園晚卧

一榻[illegible]林中[illegible]竹間[illegible]暖明東海日人卧北窗風涼
[illegible]人[illegible]癡性老雕蟲

[illegible]子[illegible]又逢雨不止

時令[illegible]簷[illegible]沉意出穀向舊茅生岈
柴門前[illegible]冷桑野外成涵[illegible]愁日夕蛙卜在春鳴

重陽雨霽

也無妨令節月向夜深明曉溼前塗盡雲消新意生黄
花遊客醉向露滴秋清我愛荒村好經旬不入城

偶成

前路知何似此時吾勝場詩裁秋榻夢竹送曉窗涼遺
孫兒孫健如髮蔌粟強平生多抱病攬鬢近如霜

送玉斯兒西行

萬里秋風起送兒遥遠行垂天思振翼控地更含情翻

氣星偏紫珠光夜正明老懷岐路甚得失任蓬萍

送宗聖孫階玉斯兒秋試

阿癡思日上孫子許從遊自昔爭旗鼓相期動斗牛延
平雙劍躍河漢二星流昨夕憑機女流黄照碧秋

七夕諸親友送玉斯兒秋試是夜晴甚

烏鵲塡橋夜青門祖道時一瓶寒士酒五字老夫詩河
鼓鳴前席天孫乞巧思願言成畫錦好寄蕋珠知

東園坐月

萬頃琉璃淨一園藻荇横人歌穿樹發蟲籟逸階生露
重衣爲濕雲消夜倍清相憐成久坐不忍負空明

三香東園月

三香東園月清陰竹樹間空明疑潑水暗靜欲堆山天
碧闌墻小春光入夜閑不無愁白日牛飯且舒顔

除夕二首

無計留今夕明朝此去年從爭鱗尾盡鼠嚙惱藤遂冬
與三更沒春來五夜前何堪彈指異掛酒共相傳
明日新添歲今仍五十三時方冬欲盡春與臘相參求
夕生閑想流光動晩貪自看何長進顧影但懷慚

壬辰五月草堂中燕始營巢

元鳥來何晚營巢五月中虎懸新艾綠鶯過落花紅細
語方謀婦同心好佐翁芹泥依舊壘抱子待乘風

避海冠歸重陽雨中作

微雨濕重陽東籬靜晚香長房能縮地靖節得還鄉難
作登高興初消避亂忙風林群虎去白髮杜陵狂

冬月大雨雪聞雷

雷以非時作況兼雪與群紫飄梁砌霰鼓發玉階雲龍
起蟄初動鶴飛羽正紛碧翁多變態此事異前聞

摘蜂乳

世上繁兒女充閭最喜人蜂何釀欲薄乳每抱方頻主
有分非意誰生割愛嘆今朝賀失火離散復相親

山蜂

山蜂釀石窟聚散自由他乳固無人摘蟲常共處多盛
葉憑爾去哭福奈天何此際悟總命群居老薜蘿

看雨孫立

雨孫可與立崛起夜燈前嶽峙山初學步行輪未旋庭
除雙懶走盤砥二人然阿祖應慚汝悠悠幾歲年

喜劉雙泉歸里二首

投身憐異國萬死喜生還久絕傳家信忽聞盡室頒妻
孥驚乍見親舊遠相關賀者填門至群然偏海山

君去游南國存亡離亂時常疑歸路絕敢恨入門遲兵
氣關河壯軍聲天地悲此來誠積慶善士一方知

讀古自題

每與群賢對常遊古貴前王公森四壁聖哲睹千年白
髮狂疑僭青燈愛自憐俱從千載後心事向予傳

雨中讀古

一雨淡經日閑居不出門家登場圃麥人住薜蘿村緣
從因泥絕時餘帶史溫幾回思往哲頓有竹書存

無題二首

相隨同一轍渴飲必貪泉俱聞東陵路難回下水船蛾
焦燈不已魚爛餌猶然消目前車是仍人最可憐

狂奔從利市風雨下來天腳立難進梁肩隨浪作緣傳
擔多病馬轉蹇亦高蟬神武掛冠者何曾有兩賢

六十一歲

甲子周天過白頭又一年久生真是累苟活未為賢逸
我它安坐勞人豈苦嗔身心閑自問放歌即參禪

產馬駒自題記事

十年驢背穩前歲買霜蹄馬母新交換龍媒久潔齊能
追風未卜預見雪為題怕有的盧眼老夫日已西

虱

得因氣化出食肉是生涯縫際矜三窟裈中聚一家相
隨遊自好僧衲療難爬莫為繁兒女令人長嘆嗟

一蠅拔瓶蓮久不去二首

生愛蓮花淨曾經茂叔稱座宜祇樹佛開向虎溪僧綽
約態疑艷亭亭骨自矜如茲香潔物何處着青蠅

偶爾拔猶可何堪幾許時逐驅應有地止棘豈無枝亦
自憐香意空憎作賦辭花神容俗物耐久見悲慈

同二兒長孫並榻

鄉頭孫與子秋夜共眠人床愛群兒煖衾憐大布貧慈
懷添老病晚景識情親白髮誰陶寫家庭樂最眞

中元次夕

中元纔過節此夜月仍圓兎白肥如昨蟾寧瘦似前青
天雲外潤白壁樹頭懸新黍登觴沸一尊會有緣

爲應試諸姪講時藝

超然出歲試後作衆人師識字矜先達讀書近古知共
推華髮慈用解幼童疑一杖獨外座亦關造化爲

任叔靜與其子析箸

號泣今觀倒衣草苦勸天慈懷難自已弱志最堪憐不

肯談焚黨空嗟續斷絃蘆花寒也未有子愧前賢

收養古姪玉輝孤女將爲謀嫁

哀孤予有事遺女苦無依父昔親承教兒今獨式微逢
人謀所託得婿議于歸家不擇貧富讀書問是非

漫賦

古諺老僧麻途窮向日斜窓蝿尋一隙睒鹿走三家悟
認塵塵影旋空片片霞貧痴實可笑不敢問年華

乙未除夕二首

除日今朝是今年一歲除憂端成旣往樂事望仍餘霜
雪添衰鬢逢芽戀舊廬窮通休卜命明月幾盈虛
除歲未除愁迎春鬢屢秋拈鬚白映雪醉酒緣盈醢債

與詩同癖貧隨病不瘳捫心無可奈何計問虛舟

元夜枕上

酒醒辭去夕井帶去年辭如別初歸客難忘相送許村
醉依枕動人語發階遲五字拈鬚就風雲入夢思

立春

立春逢己丑恰合土爲牛暖氣隨蹄動和風媚草柔寒
留深峪雪泮響斷冰流擧趾仍相待東郊凍未休

上吳明府

足不履城市寧爲龐德公貧因疎茂宰病復戀衰翁踪
跡疑嵇嬾心情悵阮窮詩文慚父子聲氣亦相通

祀竈

東廚當歲暮貧舍獻[illegible]私衆村莊果瓶豐婦子司老
能容世侮媚昔逐人癡獲所應難爲王孫知不知

爲學山孫買妾

無奈搜空橐三旬未見兒每懷[illegible]所恨從前後生思脈
續與情久熊羆入夢遲慰渠惟弱女何以續戀絲

語孤兒

孤兒宜自警狂瀾漫尤人蠆毒難犯麋仍弱不倫忘
身知我罪顧影與誰親莫逞車輪怒南方是古隣

題聖學秀才

上庠開泗水文教盛東方但有神通聖能將臭作香白
衣光皎皎青佩氣揚揚陋巷人無望升堂賜也強

於渠更惭分數減書交捫骨變從前

叛兵兩破膠諸賦此感懷

大呂誰參古樣禪肯從𦋺背吟因緣春風白刃繁華劫
火来門歌舞筵鏡裡看人人是我獄中虔鬼鬼爲仙
膠東一部瞿曇偈指點貪痴在眼前

鹿椿堂業師賓嗣濱李兆文兩姊丈渠丘周小新
社長相次淪没歲暮傷懷有賦

今年又送幾人歸蝴蝶莊周亥亂飛逆旅留賓分去住
跡林落葉各依違一身病累驚秋晚四壁寒星向曉稀
老貢彈冠常欲罷漫將逆旅問輕肥

四十[illegible]歲述懷二首

四句已過又三年飲酒看花對月眠得句從來多僻性
逆人漸覺欲隨緣病添白髮明明早老卻青衫頎影隣
我與浮雲同去住釣魚騎馬並稱秤
詩魔病豎自年年書未成名道未仙雞犬入雲忽墮落
蟲魚在篋尚流連窮途老我頻呼酒俗物移人漸買田
看得此生終稼圃一犂好雨望秋天

貧老

大布通身脫着◦難面皮皺皺鬓毛殘◦多土積債閑盈篋◦
老爲沉痾强據鞍◦撲鼻酸鹹假坑甕滿頭垢膩出門蹩◦
山要未補冬衣就◦半菽朝來勸一餐◦

四十五歲

於今四十五年人猛自回頭下損神丹灶火灰金
禾毫花落錦囊貧餘生白髮頻添雪夙志青山未脫塵
夢覺欺凌無歇息漸營巢窟安余身

潘北溟粥書

黃金散盡幾枚書今古經營十載餘久病空孤窓外馬
陳編但飽壁間魚典墳無用真堪賣倒史常閑應自疎
留戀浮名多破費樂莊今補錯囊虛

妻孥各有偕隱之意又復不果

碎廬人愛老於陵怕問朝参舊葛藤布被甘同雙白髮◦
紙窓頗共一青燈◦烟霞結米寧爲伴丘壑全家也自能
赤綫常愁關謝熱孟光先已冷如冰

遣懷

數人識字似余多五畝紫村兩鬓皤書以爲巢雖漸長
四方有硯墨頻磨如雞屢飽官倉粟作禁羣居圖史窩
孫子塗鴉學費紙畫歡供養老詩魔

咏鉄馬

蝶板輕敲簷外風依稀似曲自丁東人傳鐵動斷營馬
我見冰寒響夜蟲石戛硃磁疑擊磬絲懸綿索欲鳴桐
愁懷易發離人恨清穩無妨入夢中

十夜之一

藍寢常多夜自吟白頭顛倒舊光陰床翻杜甫衰偏甚
日訪元公睡不禁且去毋思逐客坐獨醒恰似愛更深

似此柴桑添一我幽居欲共賞奇文
往守人傳晉一儒歸與今似愛江湖寬侮野鶴初開翅
門疾離蟲有斷髯避世身方學解組逃名命不畏懸厨
五翁靜裡忙應慣陶瓮忘懷樂轉樞
微身不復絕温稻孝文堂前滿架書。沈鬱帶銜歸白社。
思歡迎膝繞無餘。慈烏恩重頻思哺病枕心閒欲卜居
試向一枝覓穩夢華陰隨處可騎驢
夢醒今朝悟非非。回頭往事與心違。空問詞帝星初曙
花成朝天露未晞不為從王要露孫故將披拂擬輕肥
召恩已許悧依賴好把魚竿問釣磯
三山入夢在方壺妻內難忘范蠡湖兒女相慶人似燕
[illegible]
過巷林空巷仍[illegible]世事於今偶鸚鵡
滑滑街泥行不得[illegible]
為戀晨昏憶甘高低常[illegible]堂下依慈母
佳趣燈前弄晚男十載成名[illegible]一此知足可醫貪。
幽窗剩有梅花夢撲鼻香濃帶月探

自題

兒孫總屬此身分膝下成行兄弟群結果連枝桃有種
生花入夢筆多開五男縱讓陶元亮三世方驕楊子雲
且喜元亭堂構遠解嘲何必日紛紛
學仙學聖總無成博得人呼長者名姓字每思存五世
夢魂常覺穩三遷。仁柔心性鄉鄰愛寬大襟懷淡氣平。

小草出山當歲暮一穗生塽佑先生
[illegible]
想是春[illegible]日漸親瓶愁備粟[illegible]愁薪青門比賞邵平地
白屋還堆范史塵欲陋焉人貧婦[illegible]婆老子病悲麟
思量明歲陶元亮自答何妨句有神

無題

也從閭里識公卿新貴兒多半笑盟三徑誰遺二十萬
一錐空掃五千兵桑田望歲些生視趙壁呈身價築城
眼下米薪有歡喜。不知何計補春耕。
壽兒[illegible]及之
[illegible]依稀春埃花仍開。
彷彿秋明月未圓。白髮猶存[illegible]未須尚在好周旋
心啞誰來朝事且向蒲團[illegible]

自題

白衣蒼狗斯須變野馬塵埃閱歷多[illegible]把兒童皆祖父
班行兄弟幾悲歌身如官樹年年老。世等江流日日波。
採菊雖還陶令在南山常對[illegible]詩魔
甲午王斯兒下第老懷難堪反覆感慨遂成八首
花甲初週一老人爲兒常是減精神微名憔悴私泥甚
壽命衛綠起落頻兩世泥中同鄭岬三生石上共蕭秦
此世欲覓安心法爛醉柴桑漉酒巾
曾無紙筆兒曹慣[illegible]懸白落含凝但能減了浮才子

[illegible]迷前途如射覆龍蛇頭角枉猜疑

挽翠太母

王母西池駕已歸桃花幾樹鬬芳菲春光未逐麻姑老
秋色偏藏婺女輝衰絰滿堂歌作哭衣衾就木足還非
但疑羽化同尸解海上三山問所依

再慰拙庵兄弟並告太母 時上距平方班師

回首從前福自盈全歸恰遇作休兵鶴髮蒼木秋風穩
雞骨床幃塊土平溫清寒暄縈夢寐蓼莪詩卷歎生成
終天何恨何能釋薤露聲聲絕[illegible]聲

兒孫落第子[illegible]

芳觀好自樂平安白髮[illegible]長閑烏去烏來村色曉
人歌人哭水聲寒高堂[illegible]州[illegible]蛙塘可盡觀
日月光華雙眼在乾坤落落有[illegible]

兒孫試青州歸秋庭閒坐

閒庭一夜坐西風兩月青州事已空得失金消還似萍
行藏自問漫愁窮貧家真樂何曾減卒歲微名定有終
但使白頭留我在春華秋實幾年中

校鄰王大生社長

如膠如漆老來弦分得兒曹兩少年庭戶大歡惟晚稚
房帷佳趣好因緣酒常在口陶元亮詩但隨心白樂天
如此光陰良不惡逍遙遙涂一青氊

宿膠岸夏一齋夜談

二五

偶爾膠村宿仲由一時衙篠讚淹留瀨橋驢背天將暮
杜曲雞棲客欲投四五友中雙老友三千洲裡一河洲
素心久已盟秋水夜半談魔快未休

寄甥丁南溟姻丈莊修之年友李峽南相繼徂謝

兩望愴懷有賦

頻年三失舊交遊驢背淒涼宛轉愁丁令鶴飛遊海遠
莊生蝶化漆園秋聲根仙李春方蔡撥土已止志未酬
白髮滿頭乎箇落[illegible]老淚向西州

峽山[illegible]交四十年來少長俱相次淪沒巋然

猶存者惟我一人

峽山南峴[illegible]雪紛鴻雁聯行寒雨沒
松楸高龍好風聞黃花[illegible]徑陶元亮玄草亭虛楊子雲
[illegible]默不隨秋葉落晚紅一[illegible]照斜暉

偶作

[illegible]寫虛全月蝕詩昇風黑漆夜深時陰晴誰辨前頭路
衰朽仍存入髮絲明日霞塵誠燦燦來春花發尚遲遲
乾坤故意留余住有個甜頭知未知

說夢

夢魂一夜不猶人槐國因緣逐隙塵閉目紙鳶飛斷線
放心野馬現原身生前昔昔難爲主歸去冥冥判自真
地獄天堂憑爾送行藏衾影是脩因

侍御孫孟起有六子俱同塵賦贈

二六

乾坤六子好夫妻同好應知係案齊昔以多丝稱異草親唯孤柱遂犂題㸦㸦起家再生便近高陽里愈出仍添汗血蹄周士門庭充夜夏两節昆季慰犂梨

壬寅初度

門無外事病無人肇錫嘉名是此晨亷戶見孫堦下拜捉戈晚稚抱中親仍聞秋月經新雨獨檢貧家悦老身萊甲盈盤肝一片閒將斗酒聚鄉鄰

慰劉發鄉懷殤

掌珠一顆見三歲忽漫傷心最可憐年少春風蘭有待情多暮雨夢方圓弓裘定慰尚留子詩酒寧終白樂天好憶鄉鄉如蚌好判頭今消好因緣

糊窗

片紙能遮窗外寒秋風不到伴衾單倚依白髮糟爲婦貧愛黃花菊有餐二卯夜偏新釀酒一巡晚戴久加冠

懷紫叟

茅霍供養詩魔慣釋粥袪稀豆乳盤每從郊野思紫叟三樂居然巧自寬惟我弄孫頻遂吉有兒教子復追歡不須狂羨科名早再莫長嗟蝸戶寒

衢口詩成盃在手何須定着進賢冠

授衣之月作

紙糊窻牖布裝棉温炕紫爐老子眠深夜書聰寒火釋殘更詩改舊題聯白頭宿業狂爲癖紅日高升睡尚禪

猶子滿堂余得壽何須更覓好因緣

雜咏三首

詩不療貧病不瘳官將應務掛冒頭宦難應副三秋稅債多平添瓜夜愁捲須解來心有緊思豈甩去事如鈎枕邊魔夢誰呼喚萬里雲消月一樓

天心操縱老愚人莫哭窮途志氣伸以濟不通舟是路如逢久旱雨爲鄰過來關隘前塵故欲乘除得妙因一部[illegible]今千載中的頭皆破識圓神

薄命安能事事周何餘不足闕將籌添丁歲歲人將滿[illegible]

蓬窗

蓬窗布被腳頭妻長子肯樓稚子啼五畝有園貧足菜一驢出戶快翻蹄消愁每釀時新酒留客常烹止宿雞好句頻敲閑自適但能遺興不留題

亂後

亂後歸來又一年喈喈燕雀草堂前酒浮臘甕沾唇醉被暖蓬窗放腳眠茅墊熱烘爐有火柴門安穩橐無錢休將應憲封畱住一日閑顏是小仙

閑陷西安次河津縣署壁間韻

烏端出火熱高顴欲哭秦庭夜不眠惟我偏盈婺婦泪何人爲補女媧天書生經難知何樹野客鶗鳥有幾年

[illegible]到西京省麥秀一腔忠憤向誰宣

戊秋十首

庭開何處訪難真白髮蕭然老病人久已扶鳩艱步履
敢云逐馬耐風塵死生信斷黃沙遠廿苦心驚紫塞頻
安得秋鴻傳我夢去從天外問吾親

哭聲偏覺向秋多一枕凄凉泪欲波琴滿蛛絲懷漢令
笛聞風曲冷秦娥窮盡日娼人何處華堂霜寒雁幾過
牛女鵲橋今已遠憶郎不止隔天河

幾多凉夜憶鴛鴦秋滿衾裯泪滿床月照梧桐窓寂寞
風吹鴻雁枕栖惶魂搖遠塞旂笳動夢斷遙峰曉燕齊
從是絃怫枯風嘯[illegible]花[illegible]春光

[illegible]紫應須仰母慈提携如玉小孩兒忽驚戎馬飛塵動
[illegible]抱嬰離懷抱難啼聲[illegible]泪雪風吹
一時慘淡雲光變恩愛全抛欲寄誰

香閨髮笄白璧姿嬌羞不識出門兒繡床冬日晴窓媛
錦幄春風曉夢遲忽逐戰塵天外去長辭衰髮膝前慈
紫臺望斷秋風起阿母傷心跌脚時

唇鐵猶存書在床又從何處覓兒郎偶逢窓案懷青玉
想到衣羅泣紫囊自昔墨莊詢友豕而今雪窟問牛羊
欲將聰慧憑誰說泪盡西風病作狂

馬角何時望故鄉長城邊外冷沙場形骸黑瘦豚兒像
節漢黃霾塞日光夜夜月明聞觱篥時時風起動旗槍
回頭越鳥南枝遠泪洒蘊卿學牧羊

五畝宅空刼熖微蓬蒿滿院舊居非凄凉白骨寒秋雨
蕭索青林掛落暉補葺一茅壓灶冷荒埋三徑野花飛
縱餘幾個人如鼠狐兎相憐問瘦肥

夕陽影裏壁參差秋斷緣垣細雨時繡閣草深雄鼠坐
畫堂土滿野蒿歆三更鬼哭生寒夜百雉雲荒落女陴
多少五陵公子去半成白骨半山移

尚有歡場背醉人洛陽狼藉惜殘春傷心聚散浮雲去
放脚平安滴酒親但向眼前尋快樂不從身外嘆嶙峋
一時鼓腹齊歌舞怕對西風獨損神

留兒病臥青州時尚未補諸生

床有青州臥病兒寂寥文虎掩門時名關夢蟻天何巧
才試雕蟲數便奇兩世共憐薄命妾一生休賦感懷詩
平安與爾同歸去驢背鳴鞭唱紫芝

公子家

柳拂高樓公子家金盤玉饌鬪奢華歌兒池館翻新曲
壯士弓刀列叅衙槐陌紫騮矣習馬綺窓紅袖妓煎茶
烏衣巷口朱輪隘結伴城南看杏花

乙酉春雪次蘊子韻

碎剪輕羅巧自織寒風肅肅鬪威嚴未能刻佩先鋪玉
似欲調羹爲點鹽暴富千家銀作砌迎春一夜絮飛簷
荒草溜滴氷成柱鈎管高懸數筆尖

山婦烹茶手自纖欲憑陶呂睽春蔗鼓詩謝組偏慷留
作賦張駘不道鹽鹵和無人憐下里負暄有日愛前簷
只今晝冷挑燈夜出戶當門沒腳尖
荒村茅舍舞纖纖刀斗千營夜戒嚴組練甲寒行起粟
蝥弧旗凍手堆鹽回風到處吹穿帳暖日何時轉畫簷
再闢乾坤吾已老兒孫袊佩小鞋尖
水晶簾外舞纖纖不比伊家夏日巖琢玉天工頻落屑
調羹賢相証忘鹽南山欲祀稱觴酒北斗還時倚月簷
老却書生無計策可憐霜鶻眼還尖
東坡詩不受嚴纖學閱樵推律自嚴海錯盈筵皆異味
尊羹下箸未調鹽逮窮以加思成勞隱字難敲病倚簷

柴村八和詩鈔 三十一

花箏未奏須護惜時時[illegible]尖

春雪再次孫子韻

衣寒獨釣憶晏平誰栽非熊上[illegible]上淅老當凝須點鬢
[illegible]春風起偏飛花光明落下尤工[illegible]漸白閱西夫子家
誰道今年貪徹骨一錢不上大[illegible]

五十一歲書懷

五十年來病眼明陰晴寒熱轉時平誰家炙手炎還冷
何處傷心鑒復橫古渡溪光人幾過小窓雲影月常生
閑將經歷從頭看一部春秋晚歲成

王斯兒病起

咫尺前途隔一層陰晴來日竟何憑當留盆盎雖呼難定

射霞龍蛇開未曾昧爽漸明行出日黃昏下暗且燃燈
回綠塞馬多經歷好與無心度老僧

買妾不果

排布稍堪備酒漿何須重色買珠娘病來後閣仍宜放
老戒前車安可狂落髮未忘兒女氣到頭不斷綺羅香
只今造就凡夫案敢為雲藍小袖忙

五十七歲自題

今年壽考等韓公秋盡冬來歲可終白髮漸添何所得
朱顏已過竟如空裝成故壘啣泥燕詩滿閒裘剪葉蟲
冷落蒲團忘性命大歸並見主人翁

五十八歲自題

柴村八和詩鈔 三十二

小小詩名碌碌身尋常每憶古賢人呂黎今歲如巷長
杜幽明年且比倫魚貫每懷書有素雁行常愧字難真
眼前耳順依希近羞向尼山問後塵

蓄妾十首

三十年來只老妻凄涼雙鬢日平西夭桃忽破春風眼
弱柳偏憐暮雨低莫使昏昏迷曉蝶須從肅肅聽晨雞
安眠惹得河東吼打起鶯兒枝上啼
不是鶯花二月人東風怕折柳條春偶逢天外傳題葉
却向溪邊問採薪詩句幾年矜俊逸梳粧今日愛清新
好同通德從余老書記奚囊賴爾頻
自笑[illegible]真買相思閑折春風花一枝巧剪雲藍衫窄窄

薄梳蟬緑鬢絲絲宮腰久餓疑僞細粧粉初香下得時
恐起呼姑稱小婦逢人嬌怯是情痴

偶逐東風撲柳花一時樊素入貧家爲司書籃留烹雪
好伴吟囊學試茶収拾詩文新活計流連刀尺舊生涯
茫茫嗟付頻憐惜與剪春衫襯臉霞

老買朝雲學大蘇村粧不用費珍襦但能點染詩成價
着意平章墨有圖虽節豈堪同絲秀生男何用號童烏
百年寄託良非細已把玄珠付小姑

明艷金蓮有晩粧擬桃紅潤淡淡長花經宿雨朝來濕
夢薄行雲起後有一抹鴉翎學淡薄與描蛾黛怯輕狂
嬌怯只愛臨窓中照影紅蕖出水光

玉鏡臺前荷葉緣脂輕粉淡已多年周妻毎恨情爲累
伽女誰容色是禅何處散花忽墜落偶經夢雨便流連
只因性似顛狂絮一夜風吹湼水邊

消渴文園病有年梅花紙帳獨高眠毎看秋月臨宵攝
不費春花買笑錢鶯燕何來如舊約衾裯再煖亦前緣
老紅未斷胭脂夢歸去還歸色界天

命裏留朋兒小星無端多病冷如氷因縁忽湊違寃債
宛轉難抽藕藕一縷絲粘偏繫蝶十年蛾老乍挨燈
可憐犯着桃花煞誰個能爲雲水僧

乍弄文園大小姑幾回鶴怨雨雲邊騎來最怕雙頭馬
踏去翻愁兩脚船湘水有妃誰得似巫山好夢那能圓

藹然拾着龍止杖向後誰參一指禅

學稼

伴睡空餘書一床自將稼圃逐人忙平疇曳杖微風緑
新畹携鋤細雨香紅杏熟時催種豆黃鸝聲裏看登場
參収十斛開沽酒竹葉壺傾醉夕凉

雨中閑居

雲捲東風挪浪肥。雨深無事閉荊扉。清閑書自隨雙眼
安樂家方飽一蔬多病長卿忘我久絶交叔夜見人稀。
秋黃葉開擬花落。好句遺星學息機。

清晩

清曉黃鸝特自頻小園行過綠初匀畦蔬旋摘田家味。
龐參初登歲事新。照適大歡添稚子門無他務頼愚人
莫嘆老至功名薄十畝桑閒亦不貧

飲邱氏村居

小溪東畔野人居出戶蛙聲稚子書隨處好花緣徑會
忽來快雨入門初盤盂帶露蔬鋪采盂箸生香食有魚
酒力漸深談漸密重遊欲定事何如

戊子秋試王斯兒病起欲考遣才感賦

榮枯一紙膶窓蝇隨例微名淡似僧紀輩常思田有歲
老人不認爭爲燈泥中自覺藏龜好塞上偏宜失馬曾
病起前途如漆黯感懷時事愧爭能

南舘秋晩

晩日游蟲滿院飛西風搖落柳依微坐聽村響零秋杵
獨撿殘詩抱夕扉寥壁吅嚶兒請懶門庭蕭索客來稀
爭魚莫辦黃昏近月照墻花瑣綺歸

貧廢自嘲

又嬋國粟見還珠草閣燃藜揚子居兒輩欲娛新彩袖
慈親安穩舊萊盧花生蝶夢閑哉賦松長龍鱗久著書
兩世燈光通宿焰茂十門第再停初

窮愁

窮愁深行許多詩鄙吝新歌下里辭辛用何須通籍去
平安莫問嵌巖時欲問照彩舊盈絮自放眉端酒滿卮
百畝桑田家十口□□□□此北堂慈

空庭

空庭靜壁愛無人穩□方求物色新當戶好風來枕上
入門晴日與秋鄰流連不共經時病懶惰難消宿世因
白髮兼堂何意思可知原憲到頭貧

深秋

漠漠霜寒天欲霜深秋無物不淒涼風吹籬豆東園白
露冷墻桑北舍黃圃老菘芹歸瓮盎野收禾稼放牛羊
田家歲計無多事濁酒新芻滿屋香

重陽前一日

天高葉落滿林黃秋偏荒村野氣涼圃摘晩蔬含冷脆
場登餘稼趁晴忙叢墻菊吐寒花白依井籬開晩蕋香
斗酒甕頭邀笛吹一杯佳節待重陽

看種麥

麥苗針綠豆珠肥曳杖東疇省種歸岸圃晩壺花冷淡
村塘寒潦水依希草衰荒徑蟲偷息葉捲空林鴉亂飛
鬱野西風飄迥野雲光日色上秋衣

劉泗源辭赴梁山館余不忍別賦贈

家貧無力款高賢別恨難消最惆然兩世詩文知已去
一園花月動人憐絳紗帳冷燈前夜白髮寒窓雪後天
彼此關情追憶甚每逢佳句便流連

翠娥之拜武三等盛賦

年逾二十尚風塵劍術如今正笑人王爲暗投難獻楚

石堪遊說不宜秦□□□□□□□上池寒筆未伸
師弟相憐同落寞我爲多病汝清貧

營北弔太公

落日荒城懷古齊寒烟漠漠野禽啼鷹曾揚處岐山下
熊未飛時渭水西百里提封雲寂寞千年舊業草淒迷
商周共逐東流水說起營北土一犁

嘗退步

思皆退步豈先人寒雨煙簑自苦辛白髮已甘三徑老
靑氈何愛一官貧隨風繫矢疑貪鳥看月忘魚欲罷綸
幾度撫懷悵舊物覆陵臺畔起秋塵

赴靑州

久似掛牛鼓屋居驅車今日出門初霜粘萩樹寒侵髮
[illegible]滿征途求或裾金錯囊空作貯字碧山人老更携書
[illegible]也惜有移文訴漸愧蘿門嘯不如

老病

[illegible]病[illegible]能更作官寒翁馬上强追歡囊空下咸文君酒
[illegible]牧空掙貢尚冠殘夢蝶翻閑戯弄輕紋點點小波瀾
[illegible]惜我亦從兒輩柳絮春風浪蕩看

無題

[illegible]蘇當時寡婦吟風吹[illegible]琴强隨絮學顛狂舞
[illegible]香花閑艷冶隨老盛城[illegible]何咲痴憐蝶夢醒何[illegible]
行人掛眼從旁看燈影兒[illegible]亦夜深

有懷出世次子哲盛韻

老逆何處更閑愁一衲[illegible]不閑除却食眠無掛慮
纔抛妻肉便清閑春來拄杖白雲路秋到當門紅葉山
我欲結茅隨小隱花花源水幾溪灣

再次子庶姪韻

踢踏天高豈委蛇逡逡且付両三危時危惴負蘿門嘯
酒熟酣歌楚國辭不耐俗人頻借病全消妄想只吟詩
此情日與滄洲遠老蔣烟霞未可醫

知足

幾回風雨一巣存盛酒酒憐老瓦盆注玉高門灰下冷
覆茶舊爇火猶濕經庭經點松間露雁字兒聯竹下孫

遲暮微名雖未顯也傳結果滿柴村

小心

昔脚高低穩步行瞿唐上下眼前生山村雨歇朦朧午
瀛海雲荒鼕鼕晴風起危舟亘[illegible]汪樹藏耕牧未收秤
問誰預卜明朝夢防意無時不似城

見說

見說先生似外賓吟詩竟日不知貧一家塋未憑良佐
百畝田桑問別人野趣偽耽禾黍味病懷慵逐馬牛塵
幼從赤水疑承教老信天緣欲卜鄰

曉睡

懶性從來邊孝先日高三丈尚耽眠小槽下滴臨年酒

長府方銷蚤税錢蕭寂柴門閑少事融烘布被煖如綿
陰晴莫向奚奴問無住虛空兩腳禪

詠甲指挑次倪閣生韻

對卿且欲泛流霞問是朝花是夕花籬菊尚含陶令蕊
溪桃已放阮郎葩秋風濃海神仙隊落雨錢塘姊妹家
預向上林先卜兆滿園紅杏闘年華

送王斯兒西行

驪背淹留雨水天空囊羞澁沈郎錢壯懷李子忘貂敝
好夢揚州憶鶴旋文錦織成思入市硯田鋤就欲逢年
但憐時勢非前度一棹西洋逆水船

秋窓自題

不是獻詩是弄孫滿前圖史靜關門消閑午睡白雲榻
愛潔晴宵秋水盆遶屋蟲鳴吟似癖翻階蝶舞夢爲現
思豈多病能觀化欲向南華問漆園

漫題

渠成水到不須愁小事糊塗任馬牛山盡有時天引路
逕窮無故陸沉舟花驚驟雨紅將歇草發輕風綠未休
一任去來雲裏月此心日日是中秋

縣尹趙紫垣以憂解任賦此奉留

辭從潤色和者希天涯南阮雁聲微弾琴作喜鳴流水
枕塊還思賦採薇五斗折腰原落落千人卧轍共依依
琴書如可留閑令莫說田園胡不歸

送紫垣趙縣尹歸里

亂離過去自傷神褭馬蕭然四壁貧十里當車勞步履
一驢出户動封鄰閉門養拙攻書圃見客懷慚漉酒巾
老病於今高子羽縱逢公事劉他人

霞枝 鷃別名

前號霞枝名亦好鐵籠附天鏃頭寛饑鴟長肅踈林過
好鳥翻空落羽殘弾鵲不須勞抵壁承蜩何用累凝丸
張弧小雀應難避血洒平蕪的未乾

碧梧花落

空庭雨過氣悲凉冷茁飄飄落淡黄會待桂瓢貽許父
莫將結乳哺張蒼夜來我自見明月枝上誰云來鳳凰

八月秋風誇桂子桐花果熟一般香

雨過培諸種花 蛙眼樹芽馬蹄花枝皆軫茶也

好雨今朝足數犁滿園濕透地凝泥春間接果留蛙眼
秋後培花帶馬蹄草木易生五六月色香偏愛兩三畦
頻呼童僕勞深鋤垂露枝枝手自携

賦得金蓮花燭送蘇學士歸院

黄金殿上擁飛龍學士登階佩玉容蓮燭輝輝光照地
蒲圭縮縮敬當胸君臣相遇先皇意兄弟稱奇聖母從
知己感深應下泣焚烟一路自憐儂

北軒即事

滿庭秋氣尚炎時山砌輕陰晩樹枝簷雀清閑忘聒噪

綿衣凉爽未凄其西鄰雞唱三聲変北牖風過一枕吹
些病喜飡薄菜粥枯腸愛咏合[illegible]詩

琴操落髮

脂粉回頭亦解禅長公片偈即潸然湘裙六幅空秋水
巫髻鬟鬟是色天自洗蛾眉參佛去不將蛸領惵人憐
門前冷落無過此蘇老還來失舊緣

雨中蛛網

雨花凝綫露珠連顆顆分明粒粒圓蚌母傾囊玄黍盡
竇口開簾素絲穿老蛛兼喜銀爲縷小蚼篆藏網自懸
清景莫愁日夕餓來朝此際是晴天

過李唯尚館 性肖久病不出户者數年矣

芬樹濛朧鵲不來巢鳩日夕獨徘徊花經手植人猶在
户有侯封客自開設武門門閉句盡一徑荒蕪沒蒼苔
頹垣壞壁傷懷甚處處淒涼上幾堆

聞紫山孝廉過訪叩齊仙口訣 舒予嘗師仙人齊本

別我齊師已十春道情漸隔世情親今成化鶴歸無日
圖澤騎牛車不與筆墨業俘難解脫肉妻綠在枉勞辛
憶君若扣丹臺訣爲破塵空總是塵

牽牛花雨中二首

曾聞碧落有牽牛開向人間幾度秋濃露銀河垂夜濕
奸花紫氣傍陽浮繁星點綴仙孫鈿霞彩門桃發女毬
瀑雨初過耕不得且將色相換頭

妥銳梳粧輕薄娘曉來朵朵向朝陽紛施不假紅綿撲
碧染應知翠帶長蓮菓容顏宜雨野花名號服車箱
美人我亦相憐甚開落曾無此少香

閱鹿子文感賦四首

破屋頹垣補綴裘胸蟠諸子積墳丘曾驚獄筆成騷賦
會見囊錐出銳頭詩可致窮窮益老天難奪命命仍讐
如今滿紙塗豬墨忽爾東鄰變宿瘤
平生我亦送窮人結得窮交倍與親怪怪奇奇憐鹿子
明明白白識龍津愛才自記曾非誤知己原來認不眞
豈是塵埃無具眼江郎夢落筆花新
荒田耕罷始安居蘿飯還虛欲讀書破屋滿痕防夜雨
敝裘跡縫怕冬初不下機來猶有婦自彈鋏去只無魚
菜根獨煮蘼中饋一字能成才即餘
窮愁不解毒文星練少縫囊豈聚螢夢草訶生沙磧地
賦花空發寂寥庭負薪書莫士貧賤條器辭爲古典型
大抵至人別有骨太玄無子續遺經

讀山海經二首

景純仙謫到人間渤海蒼梧只等閑明月以從遊碧漢
白雲排袖嫡青山幾四洲嶼三千過一去蓬瀛旦夕還
[illegible]荒誕不了誰將禹貢見刪
[illegible]方不信[illegible]無靈炎地[illegible]知是有裘耳目見聞皆幾許
海山人物[illegible]語無便[illegible]拘儒見執有[illegible]爲夸父遊

我愛安[illegible]頭缁一木閒時說鬼解閒愁

夏日宴集李登瀛齋二首

斜陽雲幔廣庭遮客裡尊罍北海賓清致酒殘生蜀[illegible]
新香瓶餘抄蓮花盆盈小品多蘭[illegible]詩集名齋香彩[illegible]
我自疎狂先薄醉主人促喚瀹松茶
雨過連朝薄暮時空庭蒼落碧梧枝良辰爾客樽中[illegible]
斜日穿雲屋角移暑散煩襟供露坐閒無俗事只評詩
老翁皓髮多來與一飲何妨倒接䍦

贈丙少鶴 少鶴善棋與豐城人

[illegible]華催劍說豐城有客携來老郭生青眼雙瞳疑齊[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雨[illegible]烘銀塑龍沙隱隱猶能識鶴羽飛飛尚自輕

河北江南蒸杖底牛眠家在讓榆巖
七十老翁猶渡江青烏携卷過東邦相隨一僕身爲客
曾傾千鍾酒未降古寺人眠來雨夜閒愁偕共落花紅
此時定應生歸思兒女天涯影自雙

北牕白木槿初開六首

素剪香羅疊雪輕北牕無語娘卿卿不隨風去閒須繫
嗇見京生態自盈銀闕宜栽明月夜玉樓偏稱曉霜清
姿姿浸艶當炎候冷砍冰分一片明
親姑山上玉肩仙獨倚北窓冷自然脫界姚京漢水畔
才同謝蘊絮風天莫須日夕悲將落絲頭類如恐未然
白煞一枝留死過梨花開盡秀花前

粉蝶翩翩輕自飛鶯鷺堪比比爲毛微霜花開結銀世難
紈紈裁成雪片衣只可齊寒樹下舞忽然虛向空中時
女若新寡披羅入錯認相如界與非
只比梅花少一香梅天不似夏天長雪消衣粉愁應止
日映冰姿閒自凉圭璧欲藏開落暨琉璃常換曉妝
飛瓊群玉山頭見王母將來拜穆皇
月朗風清汝開時明河織女訪仙姿白毫光裡分無影
銀燭燈前幾許思不共海棠紅袖睡應隨鸚鵡素毛歌
觀音收爾籠中去同上靈山與受持
捻花原是白桐花懊惱如來着意差汝既色空觀一日
況兼波淨聚三華中邊現出光明藏枝幹新田泥塗搓

自窩文枝月裡石鑿成盆子貯根芽

詠生收蟬蛻

不是蛇鄉不是蟬神仙委蛻古神仙原爲軟白重泉物
今上蔥青高樹邊自脫錦襴留內地視桃實復返西天
抑斷槐韻靈山頂囑咐房融仔細傳

憶茉莉

抹麗炎方舊日緣盡簪白縮拂髮邊窈娘帶露穿銀燕
學士攜香摘玉蟬落落貫珠冰數片絲絲結蒂雪如綿
而今九里花田路到得開時憶悵然

再咏北窓白木槿

冰蕊竹蘭吐作成織就線作縷白輕送與雪兒裁帔[illegible]

好隨王燕踏莎行美人嬌懶臨窓坐良夜閒眠欲枉横
一日光陰穿幾許千年青白說蘇貞
憫福無華護令名不隨春艶鬪輕盈紅妝趙女今安在
紈扇班姬白解貞卓氏已奔應有悔潮陽未嫁尚堪并
玉顏一日誰攀折捱到明朝節更成
玉壓横斜好贈君眾絲縠作白紗裙何郎粉面應無愧
王尉冰紈自不群南國望人閒避暑西川羽扇獨揮軍
風流中散彈琴罷野鶴丰姿對夕曛
雪窖牧羊蘇子武霜天若辣亦艱辛何如炎熱舒長候
好作蕭閒潔淨人常愛碧紗風入牖更憐白屋几無塵
玉函讀罷閒眠去直到晴明皎日新

城頭晚眺

斜陽高步上城頭四野氤氳滿翠疇燕子飛飛沙草㡯
漁兒淰淰野塘浮參差樓閣鋪晴暮深碧潆渠印素秋
矯首閒人今日望登陴壯士去年愁

五更看月

薄雲夜起走銀蟬纔見雲過照復還片刻一弦忽暗淡
霎時萬里睹明全滿庭花草微風動幾户樓臺破鏡圓
睡醒老生閒不住徘徊素影砌堦邊

夢中作詩彷彿行字韻醒來賦此

我向華胥國裡行飛來蝴蝶俱輕盈吟横枕上三更就
夢筆花間八句成酬唱希夷稱弟子評章靖節拜門生
吾師指點推敲法淮海掄才可縱横

仲兄久病少瘥值海冦初靖之日書以誌喜

今年禾黍遍離離多病如今病歇時原上鶺鴒眠乍穩
庭前棠棣色偏奇北窗草賦矜名士南舘論文劉小兒
風鶴不驚茅屋下深林許我有棲枝

白舜上蟻

好花便有好花魔喂物群生葉畔多我愛素娥顏自潔
誰知玄蟻解能過欲開環聚偏嘗蕋識味爭先獨結窩
飛燕不曾事漢主已經射雀手摩挲

夏興七首 杜少陵賦秋子賦夏書長日也不八而七爲䢖一頭地耳餘多漫興末何敢希殘前賢也哉

不意昔來炎熱天北𢗅風至亦飄然莊周化作漆園蝶
靖節還爲栗里仙時候極堪容老懶老除況復是長延
秋初涼爽少眠睡誰許蹉跎日枕邊
添綠水注午餘溫到得斜陽獨閉門砌滿梧陰壺洗背
滿階竹葉主開尊微風白舜文君魄麗日紅仙西子魂
不用姣娥陪坐卧花神朝夕媚承恩
池上蓮花說道開清晨獨去看花來自携一壺折一朶
曾經三往與三廻旁人笑我太無謂好景賞心不自裁
秋到紅蕖零落盡空蓬雨盡只徘徊
卧聽雨忽來夜半時幽人獨卧聽[illegible]竹窓一片瀟湘響
草畝三更禾黍知不睡[illegible]作[illegible]夢中詩

槐黃莫問秋花落正好相如作賦期
忽憶年前當此際客途來往日驅馳泥深一尺過寬浦
雨滿千山挈小兒群寇不知誰底定全家坐看保流離
此身漂倒休忘却妄想纔興穩便思
晚日城頭薜荔攀滿城樓閣畫圖閒浅生細細陞池水
霎徧蒼蒼渤海山千畝平疇横吹麥一方古寺久陽閒
都傳烏冠窮荒去多少征人尚未還
清晨對鏡起梳頭坐愛垂垂海石榴花放紫薇香帶露
蓮舖翠盎色矜秋莫須高下空分別大抵妍媸不自由
榮落一生還似此休將歲月付窮愁

大風後晴

鄰園久作泉臺土尚爲萊衣滿淚痕

乙未梧早湖塘花葉與盡柱杖感[illegible]有悵然憶舊

芙蓉城老冷西施不見湖塘六載枝花自常懷勞我夢
行行無其動人思繁華幾日榮七色凋零今朝識盛衰
水澗漂溪存荷枝白頭拄杖憶湖蓮

東園掃地

兒童掃地重添泥當戶桐陰日近人消盡門憑詩一卷
清眠暫散夢三尋窗含古樹風除韻家住荒村病後貧
白髮當門歸[illegible]喜閒[illegible]鄰

遣懷

[illegible]
拙可忘錢幾有條故依一[illegible]廿迴芭荷安三徑足荒田
從心竟使悠踰矩不是尼山也自賢

憶東歸

孟光昨日別予歸廬閬流連是也非聖殿焚香如故舊
鄉草刻木失憑依秋霜飄發顏飄想春雨人思杜池肥
此去陶潛辭黻在狀元紅綻着朱衣

達生

仕也無妨去不妨乾坤萬里舊家鄉久留直似浮雲淡
求遊寧因落葉忙宿業消除三伏病高情淡倒一生狂
拋心那怕閻羅老投判臨期幾寸長

亂後

語子訪孫定有人積柔積弱怨春遲消瞬果損奔走
定下古來致屈仲讀史愛書陳氏傳卜居喜擇孟家鄰
予公陰德予何有吉夢依希記得親

自嘲

三世爲才愧古人兒孫滿眼不醫貧塗鴉筆墨堆蚪蚪
[illegible]門前懷鳳麟長愛惡詩多俚句照鄰奇疾遠藏身
[illegible]下除名詔獻裁殘冠一介臣

自嘆

[illegible]身如何歲[illegible]丸豆小過天地
七竅也開[illegible]能耳未雕蟲妙墨毫觀
[illegible]何思傳[illegible]倍古人

壬辰夏雨中遣懷

夜刁淅米錢經過河內河東戊亦多陰雨未全傾漏戶
[illegible]水前凍渡濾沱田頭僥倖誰鳴谷放腳從容鼠飲河
[illegible]朝何進益可憐猶自雪婆娑

語兒孫

兩兒問孫欲忘書群稚延師松竹居資性誠多中以下
心情但覺懶如餘吾衰久罷功名想人衆偏憐學術疎
看得後來無可望紅旗黃紙冷吾廬

望南原諸墓

貢士人多白晝稀遊廬早晚定來歸榮名爲累空無益
愛酒成仙醒自非霜雪盈頭悲短髮風塵滿眼怯征衣

山林情性烟霞骨狼藉浮雲已倦飛

書懷二首

除卻歎詩是弄孫事如得已但閑門白憐才短十珠拙更覺年衰百務昏書愛灌園高士傳人宜學稼老農村薄田尚足供新稅喫定傳家古菜根

大兒文字小兒書遶膝童孫樂有餘閉戶安心忘塞馬出門得意快黔驢剪蔬夜雨寧趨市行野春田未把鋤斗米一官腰懶折思量微祿賦閑居

應酬詩戒自嘲

雕蟲弄畫白送晴悅斂閉駁幼婦辭五字杜陵爭小技一碑郭泰動相思建爲門户小秋露滿酉雲愁散彩絲放筆欲尋鐵如意珊瑚樹碎一枝枝

子如子園叔姪中詩文二友相繼淪沒愴然有賦

懷抱吾家動晚愁文章小院幾年秋到城月冷烏衣巷比屋霜空燕子樓共語誰爲山片石能言何人說前緣伯牙尘情鍾期去流水琴聲帶淚流

秋夜

萬户秋生枕簟涼西風一夜薄衣裳蟲敲股板寒無歇蜂釀鬚花晚自忙若欲留聲吟癖慣常思豈味蜜喧狂白頭物理開系熟清濁何須任主張

爲稚著題

雜著詩文童子題毛錐與到手頻提抽絲欲吐蠶爲繭

出谷方遷鳥自啼遊戲鬚眉齊塔笑肆狂筆墨來頗游白頭新授中書令草野平章任取携

食睡

食喫循環日枕頭蕉中夢鹿舊交遊百城欲廢淮南覇五斗常浮海上流王績醉鄉時作記杜陵詩伯不封侯瓩羸且與從心近省得旁人罵鬼幽

戲題

柴村故里記貞珉學聖學仙負早春上不去天庸子笑終難及第老生貪詩文應白羞前哲命相偏宜作野民他日兒孫能富貴一人稱行狀滿鄉鄰

詩癖

一杯濁酒數章詩遊衣生涯但若新苟可狂吟寧廢句為詩薄醉不盈巵登場忝歎忘家釀掛杖錢空入市遲一行拈鬚訣五字等閑枕上亦時時

示王斯兒

七科不第老驕驕冠距鳴將弟子行強仕過期橋已下服勤作督養無方手揮目送投戈藝髮短心長問禮堂囑付吾兒貪有命起家還是用文章

枕上聞紡績

白髮相看是弟兄四頭不是舊年庚夫吟春草池中句妻響冬綿月下聲古律關心敲永夜寒衣着意趁深更思量務業妨要却比機絲瀨小成

孟冬望八日過王斯兒生日二首

兒從賓館反柴村野市河鮮入篳門彈鋏無魚恒咬菜
趨庭有鯉不知嫌劉蕡下第花三徑陶令南窓聚一樽
且向卯園尋至樂揮毫群稚墨餘痕

爭觀世界幾滄桑子是柴村安樂堂落第有兒休作想
閒棲無慧但宜忘垂綸寒釣溪生月抱膝長吟髮滿霜
知足於今貧不得瑯瑯人近鄭公鄉

輓王仲卿封翁

問君何處白雲飛直上靑天入紫薇二子文章傳翰苑
千年魂魄映泉扉[illegible]落平阡今笑語依依末照微
合葬從周防墓闕[illegible]觀閒

憶往

七十餘年往事非田頭昨夢大槐歸垂髫容貌春花謝
遲暮頹毛臘雪飛身後生身身自老果仍結果果初肥
龍鱗皮骨麻皴樹獨立西風暴晚暉

爲二子折箸作

誰能由我不由人遲暮常隨兒輩身得合二毛三世聚
欲分一院兩家春乳蜂也有封王日逐鹿寧無岐路塵
若是高才稱絕足中原先着祖鞭頻

舒懷

從此藏頭老破村公卿過識不登門屐與未汁三升醉
冬至羊裘一襲溫安步蒲輪山木杖揆毫餅賦墨庄痕

客來過我雖田避善謔方知齋有兒

招飲繡區三兄時將遠賈江南二首

寒印空堦月一方煖添紅火夜輝光燈前兄弟鶴相對
膝下兒孫鴈自行醉引狂言盈座酒別因遠賈渡江航
當筵預把歸期問池草春生望故鄉

老健依然羆虎雄江南瓜子一船風紅霞澤國朕朝日
白髮湖天落晚蓬囊錯光陰書價背籯金不怕粟倉空
歸來孫子群稱賀笑捋長髯說歲豊

聞劉兩水進士授官

天下從傳古大行經年[illegible]授長官清省臺天子[illegible]席侍
臨[illegible]都門適舊情詔[illegible]人持玉節列侯迎
歸來好夢開靑瑣補牘聲名劉貴卿

紀歲後爲孫夢起侍御李千岩進士兩姻丈作

秀才文字不驕貧饋歲應慚鄉黨人樂令每伸迎婿賀
衛兒不報悅年新泮門詩作先聲業上苑花開早占春
惟我牀頭金要盡教人觸處厚顏頻

讀劉子羽狂遊草賦此奉贈

讀詩知不負南行壞恩文章蘇子盟經閱湖山皆供給
磊[illegible]自縱橫全收佳句遊偏壯無負長途興屢生
笑殺浮眉終咫尺羨君萬里恰能輕

天將奇險助詩人處處江山佳句新壘塊胸中平不得
風流世上認難眞一囊愁自塡千斛萬里懷難釋二[illegible]

琢玉爲花樣花開琢玉同不識誰先後應憐造化工

白玉花簪好插向美人螺蛾翁淡白掃問比妾如何

淒涼君不開滿園臘雪來白玉任零落梁王豈愛才

盡簪憐玉質化鶴有仙香丁令胎方結白雲是故鄉

玉簪花未開吟味幾徘徊自是相憐甚非矜作賦才

詩興偶枯對瓶花賦得短句

詩枯腸欲結閒吟空對花可憐無一句孤負西施家

銅雀妓

望日銅臺妓歌詩向墓田花殘吟未徧明月上東邊

歌吹知何曲多應烏夜啼如今三匝樹無復舊烏棲

歌舞銅臺罷[illegible]頭見許多低頭在帶上留得舊時香

自愛銅臺妓不看[illegible]漢碑[illegible]漢碑猶在銅臺能幾皆

銅雀塵埃滿西陵草木多莫須思舊曲人生知幾何

片瓦傳銅雀千年筆墨資美人爲捧研忽憶賦詩時

木槿花三首

演出色空偈舜花一日開如來拈妙法以汝作蓮臺

老幹自能壽好花一夕闌還如人夢覺莫作百年看

韶華比美人朝朝顏色新夜來脂粉落曉起看精神

夢鬼奪硯相持久遂覺五首

鬼欲奪吾硯相持許久時紫端總不惜尚欠幾多詩

不夢花生筆偏驚奪硯人奪吾硯猶可花筆小精神

原非汝送來何故欲奪去留得風味存用作筆墨功

闍裡知何物相持硯一端許時手已倦忽爾蝶飛殘

不是黃粱熟多應紫硯亡好收金玉櫝用作璧圭藏

李耳過關牛

牛應帶紫氣李耳過關車道德五千字還同掛角書

豢龍

龍本飛天物亦能飲食之逆鱗雖徑尺不觸便相宜

旅獒

周非貴異物西旅獻獒來漢武討多事南夷妄自開

穆駿

穆王八駿王母會瑤池作聽列禦寇只誦祈招詩

趙高鹿

高以鹿為馬誰知秦鹿非其鹿劉項逐赤帝識先機

大澤中蛇

斬蛇知有無赤帝足雄圖縱看秦嬴政千年勝氣麁

戚彘

龍顏漢高祖人彘戚夫人惠帝亦無術趙王骨肉親

大宛駒

漢武少年時一駒動遠思先皇曾有詔千里馬安之

羊車

仙車駕五羊宮女各傍徨竹葉家家綠鹽花戶戶香

宋窓雞

窓雞亦解禪靈悟可通仙好逐劉安去白雲明月邊

袖中鎚

納言知聖主袖鎚亦英雄未許腐儒識除凶在此中

閩兩騾

英雄當退步乃始學神仙試看扶搖子騎騾會少年

璿璣

周天三百六只在一璣中爲授人時要千年歌盛風

漆器

土階茅茨下漆器有輝光諫者十餘數誠哉古帝王

黄鉞

左手秉黄鉞揮文西土人皆天其持神武自亭屯

赤刀

禮樂周公定何須用赤刀[illegible]天子領英雄

逍遙杖

東嶽泰山嶺廣桑人上界舜常生死來自[illegible]一枝藤

囊中錐

處囊未立見亦只一毛錐若是豐城劍應有[illegible]

長鋏

男子多奇器無魚鋏自彈孟嘗眞好士便[illegible]馮驩

魚腸劍

公子何無賴設諸亦太横藹謀同一羅莫使比荆卿

乘淬匕首

滿縷秦王血荆卿可報燕擲之猶不中利器亦徒然

乞食篪

伍胥不得志乞食亦何羞但恐人無和吹來與自愁

清夜

吹笳明月夜越石散兵戎垓下英雄盡歌聲四面同

鴻門盾

楚兵四十萬一盾亦安施能奪拔山處無思切肉時

軟玉鞭

軟玉鞭空在楊妃去不還當時攜馬上光照翠雲鬟

墅賭棋

棋中先後着已在謝東山百萬寧堪恋丁丁落子閒

六尺箠

作人無長物誰不愧王恭截石留床者千年可比蹤

天山箭

三箭定天山將軍意氣閑健兒爲[illegible]謝復度榆關

孟敏甑

甑破顧何爲幾多展轉思林宗服介決孟敏是吾師

雉頭裘

文章多自冠看此雉頭裘白粹千狐腋裘焚幾雉頭

翁子柴擔

負薪尚讀書愧煞日閑居如此稱夫子應爲妾婦除

子瞻帽

悄學子瞻樣效顰千載迷如今子瞻去帽樣日高祇

睡五首

白日足紅塵睡鄉少主人羲皇千載足添得此忘身

不受蠹魚苦願爲蝴蝶飛周公如有夢衆伴仲尼歸

睡中如得趣清睡亦何妨曾記軒轅氏華胥志故鄉

孔子曲肱日姬公夢裡來升堂無宰我入室有顏回

朝亦此藤床暮亦此藤床蝶飛飛不去戀此蓮花香

牽牛花開

牽牛亦是花帶露放朝華開落無人問墻頭屋角斜

立秋前聞蟋蟀六首

去秋尚數日促織五更鳴身如蟋何處離人枕上情

蛩日只吟詩不與離別思今宵蛩唧唧腸斷七襄絲

多病復多愁無成只自休幾般酸苦味堆積枕函頭

薄有千秋志雖消五夜情何如最下者爛睡到天明

無知勝有知食睡少餘思不然辛苦者忙亂六更時

何處多愁思先秋促織鳴方當炎熱際已起寂寥情

詠古二首

漢高思猛士立後重商山叉獲安劉策張良有厚顏

代王年已長父子不相知抵死憐如意英雄奚以爲

兒孫四試青州作器字詩

四口宜成器俱爲在外人有工中作主追琢幾田頭

夏涼多暇忽若有發吾感者或與懷往昔或勤念

時賢或傷人事之不平或慨世途之多岐托之

比興作觀物百首可興可觀言不盡意或歎或

泣情見乎詞

鴻濛紫氣化衣虱草生魚父母陰陽是構精於此叨

鳳德與麟文羽毛迥不群何曾競利爪仁瑞映紅雲

鰒爲求仲屈賈因藏貨虐相逢懷古哲睎迹卧吾廬

完白深山伴呦呦食野苹升歌賓燕上得佐瑟兼笙

[illegible]落鴻飛遠尋常九萬高背天同羽翼燕雀亦兒曹

孔孟走周季聖賢天地心總觀同是鳳一世少知音

待[illegible]情易位朽麥作蛾飛爭似丹頂老丹然着羽衣

鷸蚌兩相持漁人得利時一朝[illegible]下從亦乘機

[illegible]成樓閣山[illegible]出沒文[illegible]是前因

野蜂[illegible]大樹螳螂當役蟲物[illegible]人生可忽諸

蜻蜓舞上下一枝棲鵰鴉動靜各有性何關羽與毛

鵑自凌霄去牛方引重來不須靈[illegible]造物[illegible]何封

不怕千人捏常愁骨不堅江東多俊傑詠壁火戈船

雖有無雄卵人誰不父兒昊天恩罔極顧復似恩私

慈鳥爲父子世世是曾參返哺傳家教誰能作孝禽

蝶[illegible]德不必問公卿善慶仍餘事雖慎亻好生

烏白[illegible]提壺高陽古酒徒不爲文字飲豐沛識雄圖

代蛟[illegible]月令子羽但漁師賢聖藏屠釣每懷投竿時

學仙時隱見丁令未忘情已作千年鳥何須設姓名

叢[illegible]時自薦恰似鳥呼名謝豹[illegible]雲岏時皆自作[illegible]

柴村今體詩鈔卷五

諸城邱志廣

放言二首

一氣凌空汗漫遊等閒潮傲古滄洲詩君莫說蓬萊遠
只在山人拄杖頭

一念蒼梧北海去妄心尚自與天寬悟來本性何空闊
大地山河指掌間

端午日暨

誰向天山九積雪乘風亂撒海東頭堅冰五月如拳急
艾虎門前落葉秋

陽月下浣大雨雪閉窗

雪花亂落木綿毬雷鼓天門震海陬剝盡純坤終有氣
一陽磅礴未能收

追憶簡肅公 公行四予亦行四

簡肅先公排第四柴邨白髮說家聲前朝冢宰新朝貢
只有班行逐日斜

記王內翰念埜遺事

渠比內翰日高眠切戒人將縣帖傳潤筆白金堪召客
一時貰酒作張筵

睡醒

小榻虛窗自在眠醒來開眼見青天白雲片片過簷去
黃雀飛飛屋角邊

咏古十六首

擊碎王公玉唾壺暮年壯氣足雄圖書生亦有延平劍
不及高陽一酒徒

自將如意碎珊瑚白首同歸記得無苟快平生何足恨
隨樓人買斛中珠

朱亥鐵椎四十斤千年意氣信陵君信陵意氣自千古
誰識侯嬴會解紛

風葉蕭蕭易水寒行人相送白衣冠但攜匕首秦廷去
背負田光太子丹

綈袍戀戀意何親不識相逢是故人若識故人堪作相
張祿應不到西秦

雞鳴狗盜傳千古情帶戎冠老一生可耐石勉無用處
不如壺可渡中流

燕市悲歌感慨身漸離鉛筑擬西秦只緣曾與荊卿好
矐目於今不負人

蔡澤原來一布衣笑談取相識先機黃金橫帶食粱肉
四十三年剩齒肥

三語將無作貴人衛書十上不逢秦苟能刺骨貧何害
錦繡千純貂敝身

不同熱釜梁童子自耐單衣宋百年傲過飢寒方是品
菜根咬定古人傳

子猷訪戴未為狂乘興方來興自長興盡若教仍入室

周旋世界俗人忙

常白教兒謝太傅威儀言笑有師傳古人善養中才子
暗度金針數百年

在前糠粃多輕薄瓦礫頑頑落後塵不用相譏爭巧拙
大都耐久是痴人

七賢中有劉伶子埋我真能忘死生荷鍤自知身是客
不須五斗亦成名

蘭亭感慨亦人情一記能傳千古名文字只須搔癢着
十年作賦太經營

楓落吳江五字詩長卿遊獵足文辭可能供使千年說
不用精神費一時

詠蓮花六首

妙蓮花向如來座應識如來是法身若是肉身蓮葉上
一花一瓣赤金輪

現身說法盡塵塵縱是蓮花亦現身佛是蓮花花是佛
空中捏目哄癡人

汙泥中發妙蓮花花發汙泥泥是家金出砂來砂不用
砂藏金粒莫忘砂

插向瓶中發妙香詩書筆硯吐輝光花開葉親齊而
水貯冷冷井露漿

也逐時人脂粉粧通靈透骨不尋常秋風菂子還堪食
蓮藕家家白脆香

瘦骨芳魂只自香隨他世上漫平章濂溪道我如君子
亦有人將比六郎

瓶蓮落書案上

瓶蓮數片落圖書疑是花神愛五車蘇老雲煙閒錯罷
金剛偷看墮粧梳

晚蓮二首

六宮紅粉曉妝新亦是君王着意人一朵乍開猶向日
依稀帶笑倍精神

[illegible]晚日斜那能獨照一枝花妾顏未老君恩去
自向西風怨[illegible]

[illegible]

一荷葉發一蓮花花未開時荷葉遮女嫁人插戴後
紅粧媚粉不羞他

指大蓮苞花未開還如豆蔻正含胎好從葉底藏紅粉
留待開時送一盃

荷盤上蛙

笠簑[illegible]罷無餘事獨向荷盤自結跏青草池塘遊已遍
閒能偶演妙蓮華

曉至蓮池上二首

獨訪蓮池正曉時紅衣一片滿離披微雲夜閣銀河露
葉迎珠盤只自持

我訪蓮花詞太早採花蜂已亂紛紜蓮如容我為鄰子

將到花殘亦愛君

瓶蓮三易二首

瓶花兩已謝紅蓮又折蓮芭意自憐好似娥眉三換買
樂天郎此是神仙

新蓮變到舊蓮謝北牖風來花落頻空色色空空是色
殘將色認作癡人

瓶蓮落二首

瓶持蓋立小窗前解落花飛墮案前紅滿碧筒猶似昨
只[illegible]剩色少人憐

落[illegible]名花頃刻間清香片片佩珊[illegible]莫將富貴驚人眼
[illegible]姿婆娑只一般

蓮香

偶爾風過萬荷芳北窗拂面[illegible]微涼[illegible]如爐爇沉香片
多得輕煙一縷長

蓮葉

承露金盤翠滿池英雄漢武幾多時柏梁玉屑今安在
何似清香醉一卮

蓮蕊

淡黃婁縷細垂絲花未開時蕊不知到得花殘蕊亦謝
也還留戀許多時

蓮莖

孤餘亭亭無附枝天生獨立過炎時一花一葉於陵併
淡蕩東風迥自持

蓮刺

乖刺如何是美人為防攀折可憐身誰知終有人攀折
悔殺紅顏自絕倫

蓮藕

皎潔生來白玉姿泥中埋沒幾多時一朝獲遇調羹手
烹薦金盤脆似梨

蓮房

[illegible]蜂衙翠一窠中藏蓮子亦多多秋來俱有清香味
可耐[illegible]房露冷何

蓮子

翠玉團團小白長好從池上剝來嘗總經摘下無多子
便失初時秉性香

蓮薏

一縷還同核裡蝨擘開蓮子意無窮從來只解春蠶繭
誰識生生在此中

蓮米

米如蜂股綴花來好釀清醇入酒杯酒味蓮香團一攪
醉鄉深處有蓮臺

蓮瓣

不獨全花意自親花時落瓣亦精神形如溪畔拔頭舫
只載金仙渡海人

蓮泥
泥須濁厚花方旺濁是清根莫太清下獨蓮猶詠君子
成仙成佛此中成

北窓漫興二首
堆滿圖書漆几光兎毫龍尾各精良翠瓶更插蓮花朵
朝夕時聞太液香
圖史離披滿葯房北窓下看小藤床倦來自向床頭睡
打醒疎斜細雨凉

夏夜瓶蓮二首
滿節臨窓[illegible]案床北窓雨過夜茗凉詩書側畔瓶花朵
暗裡微聞[illegible]香

夢醒忽聞[illegible]隱辨依稀香[illegible]近[illegible]橋[illegible]池一夜花零落
誰與花神仔細聽

桃源花開
桃源人不識春秋到得花開春水流千朶翠峰紅幾樹
白雲犬吠水溪頭

桃源花落
桃花開有幾時辰纔見花開落又頻片片風吹揚柳畔
桃源人過一年春

桃溪花片
桃花樹底桃花溪花片風飄落不齊錦繡浪翻零亂下
飛紅直過武陵西

漁郎見桃花
偶躬垂釣小溪灣一个漁郎爲坐山舉首桃花數片過
桃源想亦在人間

漁郎覓桃源
拋却漁舟溪水頭攀蘿緣磴逐溪流直須尋到桃源處
看遍桃花方始休

漁郎入桃源
山口過來別一天鷄鳴犬吠碧桃邊幾家茆屋雲間住
屋角霏霏上曉烟

桃源人見漁郎
一入山中不見人隣家來[illegible]日相親是誰引得閒人到

誤掃三生石上塵

桃源人待漁郎
山中人盡喚漁郎釜煮胡麻粒粒香陶器[illegible]飽石几上
周秦揖讓古衣裳

桃源人與漁郎問答
我入山來不可追先人傳是始皇時漁郎笑說今爲晉
漢魏年更總莫知

桃源人送漁郎出山
大家結伴送漁郎我住山中日月長囑付出山[illegible]
再來烟水便茫茫

漁郎出山

歸路還從來路歸溪頭花片尚飛飛漁船仍在仙源岸
再把漁竿坐釣磯

竿戲四首

高竿上去有人看上得高竿豈等閑學上高竿時進步
高高竿子似登山
平地忽然凌碧虛旁人誇道是何如高竿上罷還須下
下得高竿猶是初
遊戲高竿誇是巧隄防脚步不堅牢若還顛墜高竿下
莫說高竿上得高
自拚性命上高竿博得錢來供一餐寧可無錢老貧賤
從來人道上竿難

聞任小玉遊柴村不肯枉駕

窮得親賓不過門柴常雖添少柴郎某炭逐客平公去
車馬從今避雪坃

剪韭自詠

一飯庾郎韭幾盤荒園春菜尚春寒須臾老圃時新獻
傲煞齋頭苜蓿官

詠古十一首

採微兄弟兩窮人虞夏興歌不怕貧八百餘年周祚冷
首陽一片未成塵
背從簞豆乞餘生餓者嗟來幾重輕食路黔敖同不朽
翳因蒙袂得留名

舉火愁予七十家孤衷不損幾年華身爲宰相何貂敝
怕向朱絃學鬪香
辟纑喜得於陵伴織屨終朝不織愁苦厭生鵝貽來已
耳根清靜好優游
黔婁嘉謚得康名家有賢妻薄世榮多少北門憂適謫
滿頭白髮一時生
廉吏名高貧若辛釜中魚躍甑生塵史雲孤負萊蕪令
百里巢城徹骨貧
大雪當門一尺餘寒窓高臥袁安廬饑來乞食前村去
却笑淵明餓不如
飛聚愁人歲暮時五男[illegible]思假如紙筆仍多破
不識先生欲問誰

無驢無馬出門難老婦啼饑兒號寒五鬼俱窮文字怪
却因憔悴得波瀾
當家老婦杜陵愁枕上吟詩但未休醉飽耒陽今歲近
何須憔悴鬢毛秋
香山衣鉢付萊年先賣霜蹄後賣田楊柳枝亡無可嫁
好從赤脚鬭餘錢

清明夜雨

淸明時候杏花開白日鞦韆夜雨來多少紅裙蝴蝶倦
恰隨莊夢入陽臺

寄儀徵丞丁南濵

可遣天與等倫
落草啼聲喚不回瘦殤幾許掩蒼苔假如云爾人謀短
縱是英雄智未開
氣血生生智慮多苦將巧偽鬪戈魔思量徹底天爲主
白髮惟宜擊缶歌
陰陽反覆幾經年只好存心北斗懸日日指南車上坐
感棠來往任周旋

賦得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二首

三春富貴牡丹花魏紫姚黃爛熳霞兆兆有開還有落
沉香亭畔夕陽斜
曾爲王謝舊烏衣幾度華堂燕子飛春社不來來不遠
花香風暖乳鴉肥

談文

手臨古帖搨詞畔鐵線鴛鴦錦繡紋到底不如天變化
奇峰巧寫夏生雲

茅屋八十餘年矣仰卧其中感而有作

一茅壽比白頭人門户依然住古貧多少危樓高百尺
頹垣碎瓦刼飛塵

浴佛日風

朝來解愠不爲詩北户迎風過午吹望歲田家猶帶肯
秋原穀穗滿黄垂

詠浙鄉五首

三千羽袋踏春歌草色東風徧綺羅欲結同心無處所
閙穿郎帶歛雙蛾
小婦時時憶遠人東風不覺柳條春受降城路三千里
郎淚何如妾夢頻
長安多少利名人喜看鵝黄柳色新囑付長條休折盡
還須留取可憐春
蘇公堤上憶杭州一片西湖艷冶遊花外青山樓上望
美人偏愛柳條柔
麥中草色已深深雨過池塘柳不禁輕着曉烟濃着露
春光難贖幾黄金

竹枝詞八首

採蓮人泛晚花舟荷葉秋風[illegible]吳姬調候[illegible]
誰家明月五湖遊
花信依稀認未真忽從別院問餘春游蜂又被風吹散
一夜殘紅度遠隣
四月楊花隨處飛沾泥情性問於歸西隣墻外傷心[illegible]
白髮閒消帶一圍
白頭人欲看花來雪裡鶯鶯採落梅梅自冷飛鶯[illegible]
一場閒夢過陽臺
無端夢裡借詩題雨後巫山半有泥老却襄王神[illegible]
楚雲空過小峰西
生平夢不到朵中說起章臺面自紅欲問小[illegible]

蛾眉又墮落花風
水上嫦娥月一輪等閑變入廣寒頻醒來與盡山陰雪
錯向天邊問美人
白頭久已冷紅粧想起秋娘憶泰娘生死同歸蝶一夢
碧窓寥落小鴛鴦
　買妾不果
霜林紅葉下停車錯認花開錦不如老眼摩挲閑自想
重陽已過柳條踈
　予不喜染鬚賦此解嘲四首
少年多病憶霜髭老見霜髭亦可知夫婦相看俱白髮
不須點染向蛾眉

假髭年少當貴秋苦覓鉛膏染未休不去逢迎逐世好
何妨垂白見公侯
鄉黨達尊學後生青緑染就一莖莖莫嫌時世輕先輩
先輩而今恰自輕
愁生短白露霜根老態依然見舊痕本色到頭藏不得
兒童偷眼笑家尊
　邨境寓目七首
幾家茅屋曉烟生樹裡紅霞一片明宿霧繞妝初上月
東園過雨試春耕
落日牛羊耕牧歸一林明月靜柴扉兒童飽吃黃昏飯
野寺鐘聲度翠微

[illegible]打小[illegible]傍小隈翠繞闌屏當户開花落水流人不見
白雲一枕訪僧回
[illegible]翁[illegible]徒傍溪村樹滿平沙水繞門衆細鮮肥新酒美
閑呼隣叟注陶尊
藍閣烟雨染春林多少閑眠閉户深泥水青苔俗客斷
北窓擁鼻獨高吟
林幽幢幢似畫圖飛花亂落[illegible][illegible]騎驢有客衝寒去
欲向前村把酒沽
風雨平林落葉稀秋聲處處擣寒衣豆花籬院黃醅酒
野味迎霜兎子肥
　悼亡姬

老去蛾眉悔道難春華若向耐霜寒樓中盼盼知誰是
垂似先彫小牡丹
宜開後閣眠人時懊恨閑栽豆莢枝風雨無端花落去
好敲盆鼓送西施
尖却挑燈刺繡人悅私滌愛落前塵稍妻依舊司巾櫛
白髮相看二老身
長卿一倍卿先逝夭壽誰知有後先死去是妻休墮淚
夜臺預訂再生緣
埜汝還從正姐旁論年姉妹分姨行泉扉相見不相[illegible]
道是何來一女郎
[illegible]卿薄命似蓬輪嫁得天涯白首人七載抱衾無福分

一從坏土作埃塵
思鄉應是向西方戀我還居紫土旁魂氣間卿何處去
好從夢裡寄劉郎
紅燭歌樓夢未曾案中私約恨無能平生宿業惟揆素
又作人間落焰燈
淚眼泉枯幾悼亡無端還慕送秋歸先春緊雨催花老
是底狂風欲斷腸
撒捨情性愛梳頭妬女因緣苦轉悲從此長眠收拾恨
金釵不復[illegible]
七載恩情兩肖兒那能忘却把衣時丈夫不下無情淚
故管[illegible]

夫婦於今[illegible]門緣省從別个生悲恨
放下難調大小絃
五更枕畔破除愁身後身前許遠遊兒子當家妻白首
懶將閒事挂眉頭
病中遺妾古高人生死無勞滴淚頻花落蝶飛休照管
禪心到處等微塵
心似冰壺髮似霜依然花裡老行藏蜂愁蝶怨憐春[illegible]
紅雨傷心落海棠
衰門常足哭聲多遲暮光陰奈若何兒女幾經殤[illegible]
弟兄再悼孔懷過
年知書計天先墜潭冷梧桃鬢欲皤老不知[illegible]

空房又倡悼秦娥
命致莊生舊瓦盆可憐通德草當門小屋昨夜紗窗落
德都寒宵布被溫
日暖螢花兒有母風凋荷葉婢無根綠陰結子飄零盡
又別揚枝唱斷魂

又挽三首

學仙應作出家人雁蕩峩嵋放腳頻隨處蒲團無住着
蘇泥背惹落花塵
學聖於今亦出妻轍環南北復東西喪予惟滴顏淵淚
不作人間薤露啼
投水常懷盧照隣幾經危疾嘆斯人十年苦作泉臺土

誰向城隅滴淚頻

偶題

南村北嶂喜迎賓到處留題共伯倫信手為文頃刻就
不憂生死不憂貧

春風沂水圖四首

不上東山上泰山春風滿院乍開關升高遠望娛多趣
腳步平平沂水間
曾元兄弟有曾中堂上參呼吾適親點也疎狂沂水去
一門童冠已多人
沂水咏歸定有詩曾參商頌與相隨倚門歌發狂無敵
白眼乾坤在一時

螢賦

秋風未來時方季夏何蟋蟀之先鳴已在吾之宇下雞尚無聲夜維四更北窓寂寂孤客初醒凉飈乍起缺月微明僮僮僕之皆睡胡子夢之獨清螢吟入耳唧唧丁丁悵蕭節兮蕭寥況歲時兮頻驚爰爾小蟲自有羽翼尚知秉時吁乎太息乎形爲人賦聰慧性聽絡緯者不知其幾何而負莫與之鼓蹉跎兮光陰作何究竟龍泉太河自失其柄汝實爲政委之於命朽朝夕於咿唔如此螢之長吟蛩起聲擘晚至夜深於清爽之候爲退朗之音反覆諷誦晝簷近尋如此不得爲我心惻豈惟我心將感乎行道之人亦展轉而反側不然而悠悠忽忽其名雖托於人中而智不及乎小蟲反不如僮僕之熟睡亦奚取乎聞此聲而忡忡

大風賦

迎之不見其首兮忽怒號而狂奔儼浙濤之洶湃兮吾不知其於何乎吐吞千林落葉海天溶昏洒瀑雨于南窓兮惟存乎綺疏之數標紙片片其俱盡兮紛紛滿而零星吹細點於凈几兮如霏霏之露零圖史爲沾濕兮仆練囊之飛螢北牖亦與南而飄霧閉之復黯黯而冥冥居士無聊欹枕而鬱抑閒乎古人之言衣冠而坐在夜猶然而况乎其晝深且噫氣爲太巨非涼吹之徐與仲尼雖夢不見周公問何以故孺子以拔木而開其金縢起來出門自持兩具纑過之與蓋仆花片鋪地紅白滿路帶葉離披紛不可救撼老樹于半天見枝葉之隕墮維南有箕其怒甚叵耶窮月離於畢兮兮與之飄揚而大箕星有好雨星有好風何一日而作惡同影接乎太空大雨時行暑溽土潤此季夏之令也汝封姨胡爲乎憑憑春以摧花諸姉與嗟其所飄零者不過乎輕薄脆弱之質條開條謝一朝英華三秋在望禾黍及瓜是農夫終歲之計也其待哺者家家風伯有靈爲我反車余即借雨爲酒拾花作餞鋪落果飯殘禾送汝乎海之角天之涯風伯風伯聽吾言三農性命待壺飧告之上帝亦憐憫何風伯之不憚煩

褌蚤賦

嗟小蟲之么麽兮其可憎非一端惟竄處於褌中兮是乎心之所甚惡而難寬不知何時負緣而入既善嚙而能跳狎髀骨而千鑚群行結隊以吾爲餐視之若邲公之庖厨兮堆朶栽于圈圍往來紛紜反覆盤桓身在師席結襪整冠不能如劉伶之裸處兮又不能如南阮之曬其犢鼻於高竿生徒偶散寥裳而搏希夷逌去怳逃神奸視之不見搏之不得花片錦堆惟脂夫紅紫之痕瘢縱除小虱代償其罪彼固深潛飽息而遯安然者戚孽蠢者受殘余亦惜其株及而虱亦有罪焉固不比於旁觀走之乎無人之室赤體擲衣押搜兮捫獄之夜無隱兮白淨之微失其窠窟

五

智蓋術殫巨者黑索細者如檢不疾而速躍急于湍彷彿倏忽而已不知其于何乎飛揚雖有斂手捕之瘀難矧其爲物也至微而善隱苟藏身于土兮使莫辨而漫漶倘不擾乎吾身亦自聽其泥蟠但從容來帀似有覺知後群上而遂歡吁嗟蚤兮其巨不若蠅巧謗善匿而咂人之膚兮爲吾之所深憎援筆就此兮雖不敢附歐陽之後而見我之惡惡也亦先進之是從若以爲文也則固斯人所弗勝

檜賦

癸酉之夏余客寓者三年矣主人喜種檜翠光被欹葱蒨浮空高者羽葆細者蘋藻號比喬松多如小草余數日狂於詩一花一卉之經吾目者皆有品題或興至而長吟或腸枯而數語苟有當乎吾心雖欲罷而莫禦紅蕊献媚任我平章粉黛争憐憑吾取與有時而忽高其價有物而倏莫之許在花木自有幸有不幸而予初莫知其迎距乃曾無一詞及檜焉是亦安識其所以然曉露之際明月之前翩翩而來遅者皆石家姊妹之群仙貌彷彿其嫣笑口依稀其欲宜徘徊徒何恍惚難掃吾不解其何説而似將有所便便故不能向伐焉之傳凡我諸種皆輕薄之弱質有

六

一老友貫後凋而長延重當幾面雲雨生煙非松非栢不向而元其開花雖不能妍於一時而貞幹則固能耐乎百年主人種之實繁于孫鶴盡奇凌齊之物芽茁者蘭玉之昆風雨飄搖群物披靡而此獨爵然深秀佳氣蔚發亭亭而軒軒佳蛛懸戶瑞霧當門高高下下吹颳吹嶺南風之韻相和而敲炎日紅艷夕陽朝暾抒青鋪紫爛霞彩而弾光其氣勢若因之以愈尊四山集霞萬充銀練玉湍激矯之山麺堆蓬萊之殿當斯時也壯丹之富貴安存遑花之清香亦老此獨與五大夫披鶴氅揺羽扇從容於漫衍之宴而弄輝光於一片雖其少年多刺不無鋒鋩而淳淳文典則又其英抄之擅場茲獨遺棄筆硯無光且以況君子

之好德每取短而舍長花神之意如此是可佩之而不忘
吁嗟小子識此意而始可以登乎種榆之堂

火蓮賦

物各受性宜水宜火流濕就燥其類甚夥玄冥帝而梅開
秋風起而蓮墮然則芙蕖之爲物也雖植根於水其態旖
旎潦盛而鮮露重而娜而困熱有愧於高士負暄不異乎
鄙人赤帝炎而献笑夕陽入而歛顰固非純稟氣於水者
也以爲宜水胡不放霽明月之際而偏放於晝以爲宜火
則又孟如秉質耐旱生喜邱陵爲焦土之瓜蓏水耶火耶
吾不知其孰與右而孰與左火耶水耶吾不知其孰爲可
而孰爲不可昨到西池自折一朶梳跋貯瓶有客教我云
必如此其比於在水也耐久始頗予爰從之不謝者二日
似紅粧之久坐但垂首相向昏息迷離則又見其精神之
已去而顏色之供惰李夫人經年床笫漢武來看頭不能
舉而青蓮居士脫靴以後遂塵埃於坎坷雖未至乎凋零
亦煙封而霧鎖何如乎陽歌舞新寺之年蕪長公學士歸
院之夕光輝眩曜采色麗都彷彿乎菡萏之初出於波瀾
明珠之一顆嗚呼花在瓶兮不如其在池雖有人憐兮非
所宜燎其幹兮差能壽生氣奄奄兮亦奚取乎長久

德滋堂歌詩附鈔

諸城邱性善

周南國風歌（古記韻詞功諸詩性善忘故爲作歌以便）

關雎衷樂正性情文王后妃德配平葛覃卷耳志行淑
樛木螽斯福履成夭桃兔罝及芣苢化行俗美家國理
漢廣汝墳南國詩麟趾禎祥亦應之

召南國風歌

鵲巢女德居妃因采蘩草蟲及采蘋遺愛甘棠畏行露
羔羊素絲清白臣殷雷思歸摽梅女小星江汜妾知恩
野有死麕惟不吠何彼穠矣騶虞存

邶風歌

柏舟哀怨訴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最燕飛偏向仲氏親
擊鼓用兵求式微凱風雄雉子婦思匏有苦葉刺淫奔
谷風棄婦俗更衰式微旄丘黎侯哀簡兮賢人泉水女
北門北風貧且難靜女期會何所止新臺遽除陷二子

鄘風歌

柏舟矢志墻茨醜君子偕老於何有桑中有喜鶉奔怨
定之方中始定亂蝃蝀莫指相鼠怨何如干旄載馳賢

衛風歌

瞻彼淇澳美武公考槃碩人有遺風氓怨何如竹竿思
芄蘭不碍河廣詩伯兮思歸殊有狐木瓜相投廉耻無

王風歌

黍稷三見不忘哀于役陽陽君子哉揚水中谷家室散
兔爰葛藟臣民怨采葛風流大車嗔丘中有麻情莫申

鄭風歌

緇衣好賢仲子逐于田于田兮太叔清人逍遙羔裘敝
遵路見棄雞鳴勤同車扶蘇萚兮狡童褰裳與丰齊
東門之墠思更鄙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刺女淫
野有蔓草溱洧深

齊風歌

雞鳴相警還相佳著與東方婚禮差東方南山刺君后
甫田盧令荒且淫敝笱載驅並猗嗟魯莊制母太還就

魏風歌

葛屨沮洳園有桃論心是憂歌且謠陟岵行役十畝閑
伐檀清節碩鼠殘

唐風歌

蟋蟀山有樞唐俗憂勤盛德餘揚之水兮椒聊哀
由天大武將傾翼綢繆自比杕杜親羔裘大夫鴇羽民
無衣請命竟代晉有杕之杜好賢歎葛生當矢百歲願
采苓勿聽讒人言

秦風歌

車鄰駟鐵并小戎蒹葭好戰是秦風蒹葭伊人何處求
終南君子美狐裘黃鳥哀怨晨風愁無衣與師矢同仇
渭陽遠送晉文公權輿養賢歎不終

陳風歌

宛丘擊鼓少威儀東門之枌定佳期衡門殊異東門池
東門之楊致夙思墓門所刺實不良防有鵲巢恐侜張
月出皎兮從株林澤陂相期無人心

檜風歌

羔裘逍遙美其君素冠庶見勞我神萇楚頌憂物勝人
匪風西望周道遲

曹風歌

蜉蝣衣裳歸處不候人三百赤芾鳲鳩君子其儀一
下泉苞稂思王室

豳風歌

七月稼穡陳蠶桑鴟鴞綢繆史君光東山深悉將士哀
破斧缺斨不怨公伐柯九罭狼跋胡書見公兮頌碩膚

三

小雅歌

鹿鳴娛樂嘉賓宴四牡皇華勞與遣棠棣兄弟伐木友
天保定爾答君后采薇出車有杕杜遣戍勞還情均濟
南陔白華華黍聲升歌三終只吹笙魚麗由庚嘉魚齊
崇丘南山由儀一間一笙合樂體鄉飲酒禮及燕禮
蓼蕭湛露賜彤弓王享諸侯重有功菁菁者莪宴樂同
六月采芑南北通車攻吉日會獵從安輯鴻鴈警庭燎
沔水念亂鶴鳴嘆深斥祈父留白駒黃鳥行野愁無告
斯干築室豈無羊節彼南山正月霜十月之交雨無正

或厲或宣或繼平
小旻聽言恨不聰小宛兄弟邑急同小弁巧言何人斯
巷伯遭讒共疾之習習谷風怨交深何如蓼莪孝子心
大東人病四月亂君子作歌惟永嘆北山無將大車塵
小明愁聽鼓鐘振楚茨大夫信南山甫田大田農祀安
瞻彼洛矣六軍臨裳裳者華寫我心桑扈鴛鴦兩相親
頍弁燕飲車舝姻青蠅無污賓初筵武公深戒醉中愆
魚藻頌君采菽酬何刺角弓菀柳稠彼都人士不可見
采綠終朝夫遠遊黍苗送別隰桑有白華悲棄綿蠻怨
瓠葉酌酒亦清嘉不似漸漸苕之華何草不黃嘆無家

大雅歌

四

文王大明緜之章從天文武及太王棫樸旱麓本思齊
文德遐從母來皇矣太王伯季脩文伐崇密定豐程
靈臺下武有三后文王有聲鎬京郊祀后稷歌生民
行葦既醉交乎鳧鷖尸祝假樂親公劉泂酌及卷阿
舊說都是召康歌民勞板蕩雅初變抑戒何王柔桑亂
雲漢昭回勞王神崧高維嶽降生申蒸民城齊韓奕馴
吉甫詩美舜翰新江漢常武平淮徐旬與瞻仰召旻殊

周頌歌

清廟祀文自元聖維天之命維清倂烈文助祭美辟公
天作高山太王定始信昊天有成命我將明堂三夏陳
時邁執競及思文臣工噫嘻戒農官振鷺容至通般[illegible]

二十年款賓秋冬時有替作樂合禮詩潛有多魚先薦廟
以望廢徹不爲遷載見昭考有客來於皇武王亦大哉
閔予小子勤訪落敬之小毖成王作載芟良耜疑幽頌
絲衣祭後飲酒用於鑠王師赦周疆桓桓武王賚封章
般以時巡頌於皇

魯頌歌

魯以周公有頌詩駉馬十二木乎思有駜咸從泮水飲
閟宮嘆白僖公時

商頌歌

和與賚祀烈祖湯元烏生商長發祥殷武高宗伐鬼方
箴成孔安祖豆香

五言律

晩戒如青

丹心猶未滅皆道照吾鄉山斗[illegible]宮遠金蘭氣味長十
年通桂譜一夕墮星光知己無多淚今[illegible]吐寸腸

輓王汝敬宫坊

典型猶在望夫子是吾師閥閱斗山重文章李杜奇花
磚隨步響蓮燭送歸遲此日麻衣者同歌薤露辭

七言律

初秋晴望

初秋晩霽暮雲停歷歷晴光倍眼青列宿東西行地緯
銀河南北畫天經牛女隔岈遙相望烏鵲塡橋[illegible]下[illegible]

何似人間有至樂時時歡聚在家庭

七夕晴

相傳七夕淚交流今夕晴雲望亦收歷歷白榆蟾蜜種
迢迢碧漢鵲橋遊人間砧杵敲深院天上機絲動淺湫
織女何嘗無遠思年年乞巧有針樓

中元憶亡弟

長枕辭來七度秋傷心此日汝[illegible]有兄徒憶三荊秀
無弟寧爲四海遊鴻雁[illegible]鶺鴒詩在倍離愁
幼孤失學伊誰責[illegible]

乙未暮閏下第[illegible]之齊賦此自遣

久別青陽送客[illegible]花中春老杏花欄
廣北群[illegible]西門將擬爲君開
可能羅致北[illegible]才

秋夜聞促織

怪爾聲聲促杼機前林黄葉滿空飛兒童卧簟驚涼醒
野婦收綿向晩歸雲裡征鴻頻送響月中懸杵欲敲扉
關河到處添淸切誰獻豳風入紫薇

壬辰三月

萬壽前二日自西安門至西直門觀綵樓二首

結綵横樓西復東霓裳曲聞梵王宮千重花窠四面別
十里歌聲處處同堯壽普天瞻化日舜絃匝地[illegible]
一枝幸借瓊林裡劍佩相隨玉鷺叢

尚象昭回春色濃天開壽域紫雲封横街欄檻懸飛綠
亘壁丹青畫畫龍竹馬班衣饒意態鳥歌獸舞亦春容
喧闐　鸞輅將經過好辦香花叩　九重

御河觀釣

沙明浪淨練塘開天日晴光好湖泗舉網紛拋天上去
得魚還自日邊來掀翻海底珊瑚樹踏破河梁錦繡苔
嘻笑竿頭爭進步釣鰲終遜鉅卿才

中秋夜宴玩月

碧空雲淨待前川明鏡高飛照酒筵倚幌那堪懷杜甫
乘槎直欲覓張騫繡帆送淡瓊漿潤玉樹欣沾湛露鮮
人事歡娛今若此罰圓從爾任嬋娟

頌禱雨亦山蝗不為災二首 公住青縣東衡山右安邑縣人時為青州

東岳雲峰萬丈斜蝗飛落盡化魚蝦只憑盥手能孚禱
何事操路祝滿車三載福星臨海宇一時靈雨到瑯琊
北園桃李咸爭茂試看河陽爛熳花

度禱東山劫歲荒岳靈有感挹神漿當年已需隨車雨
此日何愁入地蝗寧避循良無入境所留禾稼已盈倉
農祥野老堪行樂暗室潛薰知見香

哭族孫陶仲

弱齡聚首名園日白髮相知異地時骨肉情親偏慼到
金蘭臭味鮮差池那知習禮人間客忽作修文地下師

滿目傷懷誰與語含毫濡淚寫騷辭

過舊滄州

隍中野潦泛漁舟上有頹垣殘度秋已易節旄臨衡水
猶留雉堞號滄州關南駐蹕思雄略河北分藩憶壯猷
盛世而今賢路闢可能投筆覓封侯

七言絶

修馬頰河

馬頰河身尚有形首承清汶尾滄溟縱然千載重疏濬
猶頌神功治水經

修徒駭河

往來徒駭兩河邊吞括惑徒役幾千若使功成資灌溉

海濱斥鹵盡桑田

取道開山口南逢逆旅人

車四嶠口駐遲遲迂道盤旋費度時共說崎嶇行不得
如何邏騎過山歷

輓喬太君

豆田香滿拂仙車九月猶飛八月槎試看月宮王母去
常留桂子在東家

驛梅驚別意堤柳暗離愁古詩句也偶戲效其字

做冬郎香奩體十首

馬跡征塵障遠遊四方漂泊任君投卑從亦程途隨去
羈度關山旅客愁 古破解字

木葉蕭蕭草色黃人今未换舊羅裳毋將衣縷忘粟濕
梅蕋新添百和香右破梅字
尚似長卿初弄琴文君何事白頭吟馬鳴一去無消息
驚破空房夜怯心右破驚字
口稱絶望莫相思力遣愁懷心更痴刀尺裁衣尋舊樣
别來肥瘦有誰知右破别字
立馬高岡望子四日邊不見有人來心情已付飛鴻去
意緒還同破鏡開右破意字
土音流唱採紅蓮日抱離愁漾小船正欲穿花尋斷藕
堤深柳暗恐絲牽右破堤字
木蘭啾唧嘆空房夕倚闌干望斷腸節近清明歡趣少
柳條猶自泣殘花右破柳字
日暖樓前映翠旌立晉歸路馬行遲日輪半落西峯外
暗裡傷神獨自知右破暗字
凶將化吉静先知內卜刀環已有期佳兆從來多莫應
離懷此日更難支右破離字
禾頭生耳夜雲紛火爇紅爐刺繡勤心有所思渾不寐
新添横笛隔墻聞右破悉字

先祖洪區公傳

先大父諱志廣字洪區别號蝶庵世爲諸城柴村人生而穎悟善讀書尤以涵養性情爲本于人無所爭年甫十齡先曾祖見背主家政者先曾祖母及仲伯祖也吾祖內事母兄外就師傅學力下帷誦讀不輟年十七補諸生[illegible]孫[illegible]南謁顧而歸有[illegible]而學之者賴族祖近[illegible]公救之始得脫因遊杞[illegible]學大中丞單表祖家[illegible]其才使其子太史[illegible]伯詣弟姪皆北面事之[illegible]者同衆則學問[illegible]進年二十四爲廩膳生時[illegible]學使者王公宇[illegible]少所許可而獨賞先祖文拔第一[illegible]白雪樓[illegible]士[illegible]詩文益工聲稱藉甚歸而從祖方伯公延之幕與子如子廩二伯父以大小阮同筆墨試輒遇爲延罪故青邑有卸氏三俊之目吾祖以少年多疾謂仙家之術可以却病學道勞山識齊仙本守于燎厨之間從蒲團中得開靜悟之學嘗曰吾與齊仙夜座尋及學庸性命之奧輒迎刃而解彼素不識字而悟頭更有超於尋常萬萬者自此靈明澄徹超上乘界中矣吾祖因少孤備嘗艱難常學軟弱法門以故寬弘大度人雖有犯而不與校村東有祖迦數畝乘春行犁族祖有欲爭之者奚至中途磨礪以須時吾父子美公年尚幼使出請之曰闔伯父少牛力姪爲代耕可速使人種麥族祖大悅曰姪能如是汝務

教之也因與吾祖盡辭極歡而罷又善戲謔以片言解人之紛抑其中懷坦白有以見信于平日也族中二伯父一則面多麻一則鼻稍高以小嫌角口不相下皆來訴于吾祖吾祖時方沐戲謂之曰汝勿愬吾有以破之破曰麻冕禮也有鼻之人奚罪焉二伯父不覺大笑失聲頓忘其所爭各釋然而去其善爲人排難也類如此吾祖身軀修長眉目疎朗巨口方頤善談論一日呂濰間有衆集者吾祖適在座客[illegible]爲之援古証今辯以誠語滾滾不竭[illegible]一後輩揶揄之曰先生可謂高談雄辯[illegible]應聲曰老夫少[illegible]後輩瞿然而問知

傳二

其爲洪[illegible]中年潛心理學每靜會濂洛關閩之旨聞安邱馬給諫見素先生河南呂新吾先生高弟也深得宗旨即從之遊問又問難因得從新吾先生講道一日指案上果仁喻之曰此果先云其糲辣者再去其堅硬者又去其澁苦者然後得此果仁之潔白者以水火煮之以蜜糖浸之可以羞王公可以餕鬼神學問由粗得精由精得一何以異是吾祖聞斯言也歸而常面壁沉思體認身心徐尋孔顏樂處雖家無儋石恬如也吾祖於書無所不讀披閱之際語語石畫切中機宜其爲文也類翻駁古人成案而不詭于道生平尤好詩每不假思索傾刻成數篇自然合規矩少年極力楷法亦有成帖者晚年得句隨書散漫于書頭頁尾間如古蟲魚唯予能辨識稍爲纂集彙成數本一一付梓伏而誦之儼若親炙其話言嗜好也順治丙戌貢入太學越數年對策金水橋擢貢元授長清司訓訓諸生如子弟多所成就今中書于公紹舜猶吾祖之門人也[illegible]年以老告歸時年七十五矣次年乙卯先君以恩貢[illegible]教諭而世明經諸孫環列亦吾祖晚年樂境也昔[illegible]入鄉賢詞文以待後之人而大勞天門後道家猶設木主祀吾祖于齊仙之側至今百餘年不衰亦足藏之名山而不朽矣予生也晚不獲見少壯時然吾祖八十三歲而卒予猶得彷彿其萬一也因記憶數端而爲之傳

傳三

孫性善謹述

柴村集十九卷附錄一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邱志廣撰志廣字眾海號洪區又號蝶菴諸城人柴村其世居也順治中由貢生官長清縣訓導是集文十二卷蝶菴自藥一卷蕋其箴銘語錄之類詩集五卷賦一卷末附其孫性善所著德滋堂歌詩及志廣小傳共一卷志廣少好神仙學於道士齊本守後乃從馬從龍講學故所見雜出儒墨之間其文長於議論然稍所欲言詞多不擇詩尤涉擊壤集派其甥李澄中序謂雜以詼諧出以調笑亦覺風流蘊藉倒不宜人澄中山左勝流非無鑒別殆以毋黨尊行故婉詞見意歟

雙樹堂詩鈔一卷

〔清〕僧湛性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清乾隆三十七年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雙樹軒詩鈔一卷》提要

藥根上人小傳

吾邱文圀李

甲戌余客揚州所識方外士三曰具如曰拙樵曰藥根揚州之名刹曰平山堂寺地佳勝冠蓋輻輳小住送迎無虛日拙樵主之而天寧寺附郭香火甚盛有放生園池富商豪宦所輸充牣其中沙門因以為利具如主之二僧者各據方丈為名高隱若相角至論其才品皆無能與藥公為役也藥公故居城中之祇園庵庵絶迹人跡閴然余初聞其名造焉與之語循循如書生讀其詩清拔有韻益不類緇流語余以是心愛之既余北還官京師十年絶不相聞甲申秋友僧來謁視其刺則藥公也自云數年來居牛首祖堂茲更欲西禮五臺因感暑暫留京師耳貽余曹扇一泥金題二詩於上素冊一書其舊作書效秦劍泉學士體逼真圖書精妙其手鐫也余一日邀藥公暨諸館閣名士集就樹軒賦詩分拈襄陽微雲疎雨句韻藥公得微字即席成五古十四韻一座傾焉初余識藥公時年三十許瘦顱頰鬑鬑始生髭余嘗戲語之曰子非出家人是江南好秀才欲為子冠巾可乎藥公

顧笑不答甲申再晤貌如舊余私歎靜者之天全如是未幾別去丁亥又來則鬚髩半白神致亦小減余驚問其故知爲制軍方公宜田所邀居保定文青蓮禪舍制軍好詩好書又好圖章兼之會城南北交衢應求煩夥是以倦余聞之憮然蓋踰年而藥公死矣嗟乎藥公未嘗一日爲平山堂主而終不免於拙樵之迎送以槁落其神明是可悲也戊子秋余典試楚中過清苑甚雨宿逆旅問藥公成壙處無知者作詩哭之庚寅秋重訪之乃知其徒已扶柩南歸矣藥公既於余交厚有緩急之誼余尤未知所報姑傳上人與余交情始末以時省覽云藥公名湛性性又作汎藥根其字一字葯庵丹徒人姓徐氏

重刻藥根詩序

藥公既喜與當世士夫游多所唱和與余識面未為晚而踪跡頗踈自甲戌揚州邂逅一別不相聞者十年甲申丁亥再來京師盤桓不過數日酧贈不過數章耳而其情甚長既已即世使人有玉樹土中之歎余既爲之作傳頗念不文恐不足以傳之不若即藥公傳藥公而轉以余之所以傳藥公者附之以庶幾其傳也藥公有故刻古近體詩一卷序跋者數家余初讀之愛其清麗無蔬筍氣顧爾時少年盛意氣以爲海內奇士往往游方之外即其寄情篇翰如皎然齊已之流今何遽不古若藥公雖佳未爲難得荏苒二十年來交游半落懷抱少開屈指從前物色方外庶幾於皎然齊已之流者獨有一藥公而藥公死矣辛卯十月余將赴山左檢藥公餉余諸作都已散落獨携舊刻置行篋中欲弁以小傳引言而重刻之適晤東昌守桂林胡君書巢亦藥公夙好即前爲葯庵集書後於極爲贊成且許代董其事余惟葯庵集既刻又二十餘年藥公乃殁今集後詩百無一存是刻仍管豹耳然余之所以交於藥公者姑取寄焉不欲外

求非謂是集足以盡藥公也余既感書巢之義益不能已於藥公故約略序之如此藥公舊有行吟圖余為題雲鶴二章圖現存書巢處展卷相對真所謂呼之欲出者乾隆辛卯長至後五日吾邛文圃李中簡書於山左學署之采山書屋

重刻葯上人詩序

昔東坡在黃州與参寥子賦詩有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之句後守錢塘参寥子居智果院東坡於寒食後訪之汲泉鑽火烹黃蘗茶忽悟夢詩為作應夢記噫嘻浮生若夢而方外多情此三生石上所以致慨於精魂也葯上人初與余相遇於維揚風神秀朗如孤雲野鶴翛然有出塵之韻讀其詩如其為人因為識數語於卷末既而余官蜀中曾寄詩懷之自是不相聞問者數年丁亥余令歷城得其和章時卓錫保定青蓮禅舍方思遨遊為濟南之遊忽其徒持上人小照一幀自錫印一方貽余且曰此吾師遺命也而後知上人化去矣越四載余守東郡任邛李文圃先生視學山左謂與上人有舊出遺詩見示且將重刻之繙閱之下跋識宛然恍如宿昔回思圖印之寄若為之識者嗚呼異矣上人交遊甚廣詩亦甚夥不知身後尚有為之収拾藏弃者否此刻乃其少作然氣格之清深逈超塵壒之外令緇流中殆未見其匹雖不足以盡上人而上人可以傳矣先生既為之傳并以序見屬余感先生之雅誼不諟古人而歎

上人之精靈不啻預為垂誇也因樂勖其成而序
其顛末如此乾隆辛卯除夕桂林書巢胡德琳書
於性其情齋

程序

拈花示笑忘言寓有至言擊竹傳聲觸響皆成逸響塵襟淨洗詞源與水月同清慧性常潔意蘊共梅榧俱妙講席帶風人之致何處入魔騷壇聯方外之交非關佞佛則有鷲峰開士鹿苑上人以無字之禪為有韵之學聳肩高咏參半偈于精藍擁膝長謠課六時於丈室居處芭蕉葉大千行之醉墨狂揮林中薝蔔香多萬軸之牙籤暗襲曾希蕭翼得窺辨老蘭亭竊比杜陵每愛巳公茆屋抽毫立就頻探驪睡之珠刻燭俄成屢叩龍藏之鈐昨若打包竟去秋風江渼之濱時則載筆閒行暮雨瀟湘之寺攬奇觀于斗笠烟波石上不厭留題乘幽興於扁舟鸚鵡洲邊應能續賦鯨天鰲日思情然悶夫藩籬腰索鑣金風味遠超乎蔬筍可待推敲于京兆儘堪摹擬於文通既已借助江山冰雪一編仍寫瑚經之貝迺復澄懷書史蓬蒿滿徑還治譯梵之宮方憂法嗣雖招祖衣誰付詎料本師頓失釋典空遺然而煮茗焚香偏思遲客況且打鐘掃地未廢耽吟蓮社相邀偏睞次宗元亮柰園夙擅何如靈一皎然緬博學于三支有功西竺仰

清談於二惠獨表東安倘賠弁言休嫌饒舌速為
置酒毋使攢眉香溪程夢星

邵序

且夫楞嚴妙諦寘非想於靈臺菩薩真詮契無有
於淨域是知登高發詠寄興瑶篇倚樹任吟飛華
綺札乃學士之風流非空門之旨趣然而生公說
法尚留點石之名支遁標新獨闡逍遥之理假彼
言詮托茲文苑留連風景彫繪烟霞抑亦前識之
所不廢乎葯根上人道河潔泒龍樹仙枝久服名
香素貲法喜七佛如來之旨三會正覺之傳莫不
馳驟於心田縱橫於口海若夫偶寄名言即協宮
商之奏發揮道蘊俱成錦繡之篇散慧雨於文江
波濤迴瀉種禪枝於辯囿榮葉彌新囿以清比松
風潤同珠露加復少長維揚經行荆楚登陟金焦
泂洄江漢滴翠露於珠樓瀉銀濤於杯渡彌以控
引靈源增光慧炬資翰墨之逸興助吟咏之奇情
者矣假令上人少從儒服早攖塵網以斯才藻俛
拾科名寧不能藉甚蓬池回翔天閣然而得失或
繫其心榮辱遂關其慮又安得餐香誦葉入蘭室
而談元浥露攀霞坐松扃而嘯逸優游自得恬淡
無為作佛氏之曹劉為法門之韋孟昔者巳公茆
屋工部賞其新詩文暢浮屠昌黎推其儒行並以

揰譽縹緗馳心縞素今上人大振元風別開法界慈雲法雨俱薈萃於豪端智果花燈並繽紛於腕下方之古人曾何多讓宜乎書之緗素裝以玉函脩釋典之外篇彙禪機之別派凡若干首都為一集辛未夏六月昭文邵齊然撰

趙序

詩之境莫妙於悟以禪悟而參詩壇亦復何境不至哉此余之所不能不心折於葯庵者也余固不知葯庵葯庵介吾鄉釋寂宗以所作詩質於余寂宗語余曰葯庵少出家習勞苦出入於畫船簫鼓之場而性泊如無所染一陶其情於詩夫一斯專專斯靜靜斯慧慧乃悟矣其所由工於詩者與寂宗曰余屢過葯庵見其所居特幽於廣陵若別造一世界者余曰是何必然繁麗幽僻不區於境區於心獨不聞淵明所吟結廬在人境者乎葯庵之居而倘不幽將遂不得工於詩乎哉因展卷與寂宗共讀之清新雅潔悲壯激昂論古時出特識交遊贈答間不作無情語至其詠菊云我有霜慈今鶴髮年年益壽向伊誅此則蓼莪所為嗣響抑南陔白華所為補也而釋子往往諱言之亦見其性情之薄而已人之靈靈於性情性情薄其昌恃以悟且悟者無所不澈之謂非徒守湛寂之謂故嚴滄浪以水中之月鏡中之花空中之音相中之色為即禪即詩豈不以實者虛之虛者實之之悟無不澈哉乃更與寂宗卒讀而次第品論焉其七律

則王右丞岑嘉州也其五律則孟襄陽之微雲疎雨也七古在白太傅韓吏部之間而五古則騷騷乎入青蓮室而躋晉魏嗟乎古之以詩名家者類乏熟長即如少陵出其雄才傑作凌轢三唐號稱詩史而其截句猶有不滿人意者何葯庵之特立而囊括非夫悟無不澈而遞克有是耶抑念葯庵當風清月白時出步平山堂畔其必有作推敲狀如賈閬僊者亦必有如韓子其人足為引重者顧乃以其詩質介於窮山寂寞中則信乎葯庵之性無所染而悟之所澈烏能量其終極也哉旹乾隆壬申歲長至後三日溼上髮弟趙青藜拜書於紫陽山道原堂之右

金序

十里之紅樓霎魋盡是摩登千年之白業沉淪誰尋般若而乃綺羅叢裏獨參大覺之禪簫鼓聲中解出圓明之定螢飛古死悟劫火於無生柳拂長堤識空花之最幻芙蕖根淨真獨拔夫汙泥薝蔔香清誰更同其臭味然而鍊心於寂固惟捨毒蟒之躞跳証道以言亦何取啞羊之躑躅使而舒而全無文字則一百八聲佛號持總珠亦劬窮言闕筆而不事推敲則四十二章真詮放榆欃幾同贅語所以樹皮木葉空山多悟後之詩鷲嶺龍宮古寺有續殘之句也顧氣未除夫酸餡則筆難吐以香雲何閑花月之場獲誦烟霞之句探囊中之餘智君是支郎翻臺上之遺經我慚謝客千聲茗帚敢自詡無礙辨才六脚蜘蛛好與証幾番公案倘許借觀社會敢舞居士攢眉何時暫破工夫聊為俗人拭涕壬申仲夏金椒愚弟金兆燕書於邗江寓齋

周序

昔嚴滄浪說詩以禪為喻漁洋謂其發前人所未發漁洋之說詩也嘗有李杜如來禪蘇黄祖師禪之語固知解第一義者即其語言文字無非真諦也余往來邗上者數矣向知以詩鳴者有約菴上人頗未見其詩亦未見其人也辛亥秋七月余及門泰孝廉劍泉蒸頭得見約菴詩遂盡讀其詩知約菴詩不名一家而清峭刻露苦心孤詣非尋常號為詩人者所有㭗子厚有言浮屠之修其奥為禪余素不解禪亦時於詩証圓通為東坡詩云語帶烟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其約菴之謂與約菴沿此以往不懈而及於古是性是情不離覺海弗謂一吟一咏於道未為尊也以李杜蘇黄為千江之一月夫豈不勝於千七百則公案之瑣瑣者耶他日果得遂初道經維揚訪約菴與之訂方外之交虎溪一笑知不為余靳也會稽居士周長發●

葦序

約根姓徐氏自少為浮屠能詩尤喜交四方奇士吾友泰諫泉盛稱之丁夘秋余以朋試客金陵諫泉狂呼而來拊余臂曰約根至矣盖約根有四方之志時自廣陵來白下與余未相識也明日登雨花臺試永寧泉見一僧兀坐微吟興而叩之則固所云約根約根者約根曰君得非鳩江葦約仙乎因各致其情執手歸長干寺寓自是或日一過或四三過每香灺燈殘煑茗論詩不覺晷之移漏之盡也約根既出世故得屏一切盡心於文字間其詩數百首皆豪宕自喜無蔬筍氣與之論古今事勢輙靡靡可聽於當世利病燎然如指掌余嘗謂之曰昔無本遇退之卒棄佛法成進士世豈無昌黎其人者奈何頽然老死於一室而不見於時也約根笑而不答今約根聞瀟湘雲夢之勝將杖探焉以助其詩亦可知其志之所在矣因道吾兩人相遇之奇為之叙第吾力不足以張之而聽其遺世自守徒酣歌於山顛水涘為可惜也鳩江愚弟葦讌恒書於邗江寓齋

題贈

李中簡

喜揚州藥根上人來京過訪即用見贈元韻

南能白業有宗傳詩法人推賈浪仙十載音塵明月下半宵行李晚風前勝因只待香臺謁(昔上人將謁五臺)小住湖憐漾鏡牽一自安心問初祖聲聞早結辟支緣

澹烟涼月廣陵鐘步屧東龕識贊公豆子秋深江甸雨旃檀香散 帝城風蒼浪客鬢寒花畔蕭瑟琴心落葉中禮罷名山更迴首為君三徑翦蒿蓬

甲申八月移居清化寺街九月四日招飲霽南編修盧蘇齋侍講汴曉園中允秦西巖王予佩戈芥舟三侍御家予涵編修同藥根上人小集就樹軒以孟襄陽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二句即席分韻得滴字(是日家兄抱恙未出故結句云然)

移居河橋東市遠空庭寂寞花遲未開老樹風淅淅同袍紆惠思先後相求覓陋巷迴高軒鬧聲馬鳴櫪入門握手笑几榻展良覿豈無斗酒飲壺瓶自斟滌開士淮海傑蒼然遠卓錫詩壇張兩軍禪派宗一滴秋心綴高鴈客興引長笛天倪混出霧寞捜任爬剔歸鞍散初月餘影落東壁方共維摩龕青燈憩寥閴

送藥菴上人住持保陽靜室以蓮花池為韻

三首

雨別三千里雲期十二年(甲戌秋予晤上人于維揚距今十二年)艱難為行道方便且安禪長者金應布高人榻已懸香臺開淨域面面擁青蓮

開府令元度松枝演鹿車道場隨意作爛縵散空花白業元登岸青門惜自厓湖從圖畫裏惆悵憶袈裟(上人有江干送別圖庚午北上李君世倬為作現留余處)

慧業那能盡離情實在茲秋風蓮社約落日桂山思老鶴還依籠冥鴻肯顧池不妨成小住雲水亦吾師

題藥菴江干送別圖

惜別江心折重來憶勝因柳絲花外雨依約不勝春。

雲鶴二章題行吟圖為藥根上人

雲孤遊兮在天羌何心兮出谷高人之無著兮與縹緲兮相逐雲下山兮隨人歷南北兮秋復春覽

興州而橫四海兮矯首未隨乎風塵長吟兮來歸
江頭如雪兮楊花飛
死翮然修翮下倏寒飛兮于野泉稻兮難馴彼局
促兮胡為者鶴欲舉兮為人留潛延佇兮春復秋
信一鉢之可共飽兮更千山萬水而何求長吟兮
歸來山門人定兮松月頹

保陽夜雨感舊

蓮池人去道場空蓮社新詩俛仰中（上人甲申來京贈予詩有蓮山路迥書難達蓮社香寒夢易成之句）江北江南斷消息碧雲何處哭
休公

題贈

題葯上人行吟圖

方觀承

上人來自水雲鄉幾片閒雲鶴柴旁鶴亦依人成
小住幽情同寄海天長（師詠鶴柴詩有幽谿如幽人自以四海宅之句）
只談文字不談禪水竹松風結淨緣為問遠公蓮
社裏何人曾得撫無絃

陳兆崙

西圃會夜把前因自在天還此現身鶴骨已隨詩
格瘦水心常與佛光親鑄金有客呼成癖刻木何
人貌得真畢竟色塵空不了頻教離思感人頻

觀保

雲蹤鶴跡本無鄉聊與周流上下旁結習已空翻
水偈妙蓮花向靜中長
不豎天龍一指禪嗒然刼外了諸緣行來瓶鉢垂
垂老繞悟成連海上絃

謝墉

上人自行吟了不關雲鶴雲出本無心雲散復何
著鶴飛何天鳴鶴歸何地樂乃煩龍眠徒白筆費
槃礴我今轉一言以解文字縛本來無吟懷幾時
歇行腳推敲月下門將毋撲六鑿開雲野鶴身諦

題贈

觀無所汨昌不及其真一笑天花落

汪永錫

上士彌天秀超然作者儔淨心如白氎佳句勝紅
樓祇許雲為侶閒招鶴共游生花誰氏筆莫漫擬
湯休

沈初

白雲流青天雲影却在地度隴或覆水頃刻換眼
界影逐故有因雲行本無滯上葦渡江來庶樹一
衲挂謂我野鶴俱所如得自在因之暢吟懷觸物
見了慧三十絲梵天本來無句字或以妙辯傳如

雲生影意新詩絡繹裁莫忘夙昔契

胡德琳

壞色袈裟似水田不携瓢笠更飄然方干也下韓公拜（增開亭官保）試認敲詩賈閬仙

雲歸鶴瘦兩難尋老去空存萬里心留得法華真印在何妨彈指去來今（上人善篆刻遺余以老鶴萬里心圖書見貽）

得約上人書卻寄

峩峩牛首山巍巍雙闕峙曾讀江令詩知有南朝寺上人本詩老説法瓊花墜近枉中峰書聞已飛錫至明月生龍潭地勝符夙志跏趺轉無言竟欲歸文字回思祇樹園下榻布金地一別空七載風塵還作吏峩嵋抱氷雪鶖華（方亭山名）但高寄日夕望江東蕭然碧雲思何時造香界頓聞第一義

雙樹堂詩鈔

江都湛汎藥根著

五言古

雨後題焦山方丈和薩天錫韻兼憶敏修上人

我本江北人來聽江南雨江南多好山雨後青可數把酒坐雙峰尋詩覓幽路忽憶海上人乘風欲飛去

白沙天寧寺步月有懷邗上諸子同韋五葯仙分賦

夜月皎晴空拾掇步携手剛憐此嬋娟偏與客情偶閒戶冷侵衣仰天光在肘晚鐘聲漸稀孤塔影獨守玉宇靜無垠塵夢渺何有眺懷倚樓人梯雲難聚首悵望夜已闌飄風動高柳

東軒偶述

數椽菴之東居止如一艇中寬不十尺足可習吾靜花樹植不繁友朋聚多冷何必定深山乃於世情屏所以陶淵明結廬在人境

之楚別家師和尚先寄漢口黃我山

出門還入門上堂辭老師長跪慰老師合十具言

詞徒此出門去尋友漢之湄漢之黃我山今之鍾
子期子期伯牙友我山徒心知天涯有此人何患
客難為況當方外士雲遊本無辭頤師自珍重毋
為勞遠思

抵漢皐

昨晚泊陽邏今晚抵漢口夙昔慕名區方茲窮霅
數瀟湘遠愁人鄉關空回首而乃此要衝商估居
八九日出萬山烟雲封千户柳城郭隅河看魚塩
入市有領峭大別寒浪巨晴川吼胡為惜飄蓬游
踪難具偶頤言采芳蘭契結君子友果此遂平生

斯行良不負

興國寺

大別山之傑巍峩立梵宇千古興國名歷代多吟
侶昔聞坡仙遊談笑飛花雨只今方丈銘光芒猶
可覩落葉冷指除妙香薰殿廡開門對芳洲斜日
寒鸚鵡

〇登白沙天寧寺塔用高達夫登慈恩寺塔韵

憑虛曠客懷江鄉此為冣登臨渺一切層軒敞幽
籟不覺寰閬中直逼青冥外獨倚片雲際默與衆
奇會彰欲卧長江勢猶空遠塞平生未鉅觀於茲

騁五內譬彼勞勞人終年在烟霧若不斯登臨焉
知彼大塊向暮聞鐘聲徘徊不能退

將之焦巖留別邗上諸子用岑嘉州終南山
雙峰草堂韻

我本雲水人交多素心輩彈琴而賦詩相與晨夕
對偶欲躡焦巖長揖別故概去此不百里乃在松
寮內繁喧勿我擾孤寂性所愛茫茫宇宙寬浩浩
江海大舒嘯雙峰巔周覽衆奇會黃鶴擬可招青
山遠如帶巍峩不波亭靈風吹夕靄高樹隱參差
修篁響細碎坐傍焦公祠何異嚴子瀨諸君倘與

遊扁舟可同載

新秋雨中同程香溪太史黃北垞閔玉井江
松泉蕪畦許藕生韋葯仙程鈞樹書舸諸
君過莎園分韻

商飈吹颯爽涼雨洗寥廓不辭泥濘艱來踐良友
約莎園結構精曲折饒印壑樹繁深院宇荷靜閒
池閣幽興殊不孤好懷斯可托坐愛暮鴉歸暝色
一林薄

同人枉顧東軒納涼以人皆苦炎熱分韻得
苦字

薰風自南來吹我庭東户市遠寂無喧幽人兩三
聚幽徑淡虛陰老屋避炎苦薄供設茶瓜微言忽
弱汝房非贊公居詩得已公侶落日在西林悠然
聞粥皷

秋日香溪太史招同北垞蓮溪筠榭書舸諸
君子杜顧藥庵以常建天際一帆影分韻
送余之焦巖余得天字即賦留別

一日不相見中心如隔年即茲江上遊小別亦縈
牽送行且未去離意相纏綿夕陽淡暮雲夏木鶯
秋蟬還憶焦公祠空江涵遠天去年曾此游風物

多貧緣捫蘿覓古蹟瀹茗炊清泉鐘聲撼潮汐鶴
羽凌翩躚長歌不波亭獨參枯木禪想像今之時
勝槩還依然明晨發扁舟江月須留連

花朝吳牧田招集康山分韻得草字

春風拂禪衣流鶯鬧樹杪二月青谿林百花開已
早高躋武功堂塵喧淨如掃古屋覆新藤閒堦生
碧草一抹隔江山夕陽飛過鳥延陵淡蕩人書史
恣探討一笑具壺觴鶤絃弔康老隱約庭户閒浩
歌猶縹緲徘徊未忍歸明月光皎皎

八月二十三日同李嘯村江松泉蕉畦韋約
仙出通濟門步東郊半村看桂限半字

薄雲淡秋旻斜日浮沙岸曳杖出里門依稀認村
閈曾此見辛夷記及春將半倏忽已深秋復茲結
吟伴老桂晚作花吹風香不斷衆芳已蕭瑟此樹
猶爛熳微嫌圓月無今夕難飽看

竹樓招飲同家宗步月歸天寧寓齋

草堂剪銀燭文酒張高筵方子妙才華流輩難與
肩詩煉出洪爐墨妙飛雲烟感彼知己逢笑語多
情牽躑躅出門路欲別猶纏綿只尺歸寓廬行行
何悄然古寺凍烟羃塔鈴高風喧爾時寂無人團

月寒在天冷色凝戶庭清光尤嬋娟徘徊未能已
老樹冰華縣

苦雨

彼蒼久不雨一雨便難歇凡塵掩衡門屈指將一
月堦草徑尺深檐溜無時絕故人不我過愁心與
腸結

屋老不蔽漏陰溼氣逾甚四壁走蝸牛數椽流墨
瀋動即移琹書靜難安簟枕晝亦不能坐夜復不
能寢

安得女媧手煉石補天漏一使好風吹盡掃浮雲

覆晴光開次寥霽色動園囿其奈深林鳩聒聒啼
永晝

穀日雨

七日昨屬人八日今屬穀屬人喜晴明屬穀喜陰
伏詰晨曉天宇瀰雲晴林木春風吹欲適膏雨傾
方足深谷鳥和音平堤柳舒綠農歌聲揚圖歲兆
慶豐熟春明昨已驗秋成今乃卜躬耕從此勤無
復憂麻敖

呈所知

去日苦不少來日苦無多丈夫不立志白髮將奈

何春花易凋謝壯歲易消磨君今正年富才况如
江河側身青雲端俯視丹山阿致君並堯舜生民
無坎坷茫茫天地間免此因循過

與友人話別後復成此作却寄

送君君未遠懷君君應知胡為兩情親各去天一
涯相知不易逢相逢知者稀念子不我異出靈同
艱危長吟氷雪衷復覩陽春詞詞旨涉感慨咏之
雙眉低鴻鵠舉千里鷦鷯栖一枝人生各有志蹭
蹬非常時願子自珍重努力無良為

冬日客白沙李晴川漁川昆仲招同陶鐵堂
吳非蕭徐菊邨寒宗集書齋小飲醉後步

月分韻

冬齋集吟朋妙論恣情特而我羈旅懷磊落興何
極主人好弟昆愛友鮮難色剪蔬充文糧沽酒助
吟力維時天宇寒高風甚嚴慄爐寬活火然茶溶
威寒逼賴此杯不空百川堪一吸舉頭圓月輪朧
人孤光寂乘醉出柴荊萬籟已潛息毋辭小步艱
路悄街南北譙樓更正深沙雁語偏急樹杪宜
看橋頭忘久立一笑夜歸來鐘聲出蓮域

江都湛汎藥根著

七言古

賦得白門柳送別

白門橋上花如雪白門橋下人離別東風吹過石頭城一夜烏啼落殘月千絲萬絲情短長欲折不折心彷徨對酌酒懷李白吳烟漢水空茫茫

遊焦嶽登雙峰閣長歌

突兀江心一拳石雙峰排矗天咫尺盤旋曲折幾千尋摩盪高風自今昔一從得隱焦先生此山不

朽因其名我曾兩過扁舟泊登臨未盡探幽情今忽置身來絕頂望天匹地衆奇併掠水千羣幽鳥聲飛空一片孤雲影我欲因之訪僊踪高歌倏忽開鴻濛筒中景物多變態彷彿三山圖畫中須臾日掩轟砰歷隔岸人家烟霧失江豚拜浪萬馬奔恍惚大戰蛟龍宅此時客子心神驚兩耳如聾雙目瞪山僧亦復形色駭青藤折取為丈撐少焉風定濤聲息大船小船爭解索半鉤月出宇宙清上天下天成一色呼童山之巔位置酒與肴四顧絕無人落葉風蕭蕭上窮縹緲不盡之雲霄下察瀲灧無極之波濤對峙一塔殊岩嶤江光如練天塹牢鶴九皐僧丈室兩兩幽閒堪合匹我欲結屋傍蝸廬消受清風與明月

泊龍江關寄懷秦鑑泉

龍江日午風大作奔濤疊浪晚猶惡百里行來未片時扁舟直向龍江泊龍江江上望鍾山鍾山山外幽人閒古巷遠迤穿樹杪高樓百尺淩雲端我曾瓢笠此相訪絕勝山川同俯仰一時佳會紀遨遊數載離踪勞夢想今日重過白下城城邊衰柳新愁生消魂又聽誰家笛征客難禁此夜情此情

此恒惟酌酒故人今夕夢還有野戍更殘鼓角寒船頭獨立看星斗

彭澤縣覽古

峩峩浩洲古彭澤千崖陡絕難躋攀湖口對峙若門戶飛濤直下聲潺湲其如城郭內低凹城裏出見城外山中遺陶公五柳館習習到今清風閒陶公當年愛瀟灑不甘五斗戀微官九曲池邊觴詠重白蓮社裏雙眉攢我今挐舟偶停泊不禁懷古情湧湧君不聞陶公之友慧遠僧千秋萬世垂其名即今池枯白蓮死何人為振三笑聲吁嗟乎何

人為振三笑聲虎溪橋頭空月明

徐錦堂自西江來集小漪南為述琵琶亭之遊同人作詩並呈唐蝸寄居士

峩峩亭子江之濵琵琶千載名猶新習習香風吹白蘋茫茫斜月浸前津青衫司馬此送客一曲琵琶聽不得哀怨寫作琵琶行自今江上傳遺跡徐子遠自西江來抱琴同向漪南隈漪南地僻半村郭芙蕖紅傍垂楊開徐子發興鼓綠綺七絃動處清入耳六月炎蒸頓欲忘一片煩心冷於水主人進酒高燈張徐子罷琴話潯陽為言雙屐快遊歷

亭中州景供相羊椎關使者恆高趣重構新亭索題句未幾年來集彙成一時海內爭流布我聞此語空神馳江水寘滎江樹迷願得從子遠相訪蘆花楓葉秋為期

鐵筆歌為吳筠溪作兼呈潘桐岡高鳳岡

吳子鐵筆稱絕倫玉石鐫出如有神微入無形不可測鈍挫有聲誰可聞吳子之學本師古落筆空中泣風雨上追秦漢諸篆家捜索鼎鐘摸石鼓同時亦有潘與高耒晤面目常神交聲名如鐘鳴子夜清品如泉冷在郊胡為三子揚之彥獨有吳子時相見雙林朝夕互盤桓三十二體隨所變吳子知余心最嗜貽余小印鐫奇字偏傍點畫考本源筆未到時意先至侵晨摹篆氣與清妙與直使神見驚高手自古能有幾揚州傳者君三人倩君代余答二子道余夢寐長殷殷

愛石歌為賀吳村作

君不見奇章愛石古莫扳又不見南宫愛石置袖間一為品題分甲乙一為袍笏對屏顏靈根地骨蟠硍礧土精氣核紛磯矸青州之域厥供怪瑤琨來若揚州最揚州瑤琨詎足奇吳村奇石手所為

或如丹砂或點漆或如燕栗或凝脂或如雲垂或海立因方為珪遇圓辟豈獨區區美顏色徑寸中藏靈異跡吳村樂石煩痾蠲吳村壽石享大年翻疑唐宋二君子愛石之情遜此賢我本生公臺畔者聽講曾於頑石下頑石心靈我愛之吳村吳邨情亦癡

暮春雨中懷友

細雨吹風三月暮門前草長無人過空堂不分聽啼鶯兩兩高枝愁濕坐檐前滴破夢難尋檐外飛花春已深此時此景有誰會悽絕懷人千里心

六月二十四日俗云荷花生日吳人最尚之
香溪太史招同黃北垞楊蓮溪宋秋南吳
牧田學庵韋約仙筠榭書舸集小漪南賦
詩分韻得二十五有
六月廿四荷花生吳門土俗相沿久寶帶橋邊最
勝遊畫舫如鱗競先後是日是花花更妍金錢買
擲盈升斗荷花荷花空我思恨不神往為花壽廣
陵荷勝城以西一帶陂塘開楊柳就中最勝漪南
亭亭下種荷三十畝疎簾涼簟剩清幽脆管繁絃
電紛糾城中炎熱苦難逃湖上香風吹過百花光

人影儘逗留彈扇歌裙相左右此間美景難具陳
盡日繁華世罕有勝事何必羨吳門斯後漪南同
不朽吟詩快與花稱觴臨流滿貯碧芳酒
題自刻蘭亭序後并示徒旭生
蘭亭一百十七種定武乃余性所洽少小摸抄不
厭頻禪房高敞時臨搨寶之未肯輕示人展屢常
愁風雨颭偶爾興至縮茲本片石雕鏤恐難及偏
旁一一考由來點畫精微按古法曾經屢月功始
成欲與古人丰采接小試蝉翊與烏金深淺拓出
形不乏安得凡骨易仙胎來名或與真相雜嗟哉

智永傳辨才一朝曾被蕭郎刼此本亦余辛苦為
子孫當為保經夾
修到亭梅花自季冬盛開幾經風雨至孟春
猶敷紛滿樹香溪太史招同北垞濂溪蕉
畦筠榭書舸賦詩花下云三十餘年未有
開如是久者因用東坡松風亭下梅花甚
開韻以紀其盛
去冬之臘來山村老梅大好牽吟魂一別至今五
十日幾經風雨連朝昏重過直疑半零落豈意紛
敷猶滿園始知玉質異凡卉此心不渝寒與溫敢

標物序競春色欲破洪濛迷晴暾師雄恍入羅浮
夢何邀重開東閣門獨我留連未忍去殷勤更聽
長者言三十餘年不易覯莫令空負花前尊
同人集東柯草堂用楊誠齋補種梅花韻
余癖愛梅每傾倒入山不辭雪壓帽東柯草堂梅
最奇十年於此今方到堂前冷寂無囂聲窓外橫
斜參差明新種梅花誰是否主人指點巡檐走何
必孤山古更妍從此樹樹增清鮮汪倫高誼招至
友絕似遠公盟白蓮愛茲誰復耽雅意秉燭既夜
何須計內中同賞僧白頭為說羅浮絕勝秋風前

把酒結吟社一尊醉倒梅花下梅花高出衆芳中
相對肯放玻璃鍾從此梅花牽夢想他時再訪林
逋翁

自金陵歸道經白沙呂涼州馬拙遲盛荊州
陶鏡堂招遊湖上限韻

木葉飛渺鷁呌泥ノ一片好秋光江湖助我頻歌
嘯昨日纔向秦淮遊今日忽放鑾江棹詩百篇酒
盈卮愛山逐水相追隨十里珠簾晚雲薄高樓玉
笛千風徹扁舟兩三人景物盡幽曠塘餘荷芰香
日暮漁樵唱夾岸垂楊千萬株繞城秋水高低漲

園鴨人家舊築雞賣魚港口新成釀豈獨桃源絕
風塵於此亦足隱閑身君不見桺耆卿白沙翠竹
鷗鷺親恍余麋鹿方外人

賣書行為沈江門作

我生性拙書我疎囊不滿螢窗蠹有時徒羨汗
牛馬譬彼高置堪欷歔我友江門苦心士胸藏萬
卷無塵滓抱書過我恣論文短檠夜半燈光紫江
門年已四十餘猶然甕牖悲妻子君喜讀書忽賣
書賣書君定窮之使英雄蹭蹬乃尋常天地才華
未可量君有書讀未足怪我無書讀真堪傷吁嗟
乎自古讀書之士能幾閑何如江門讀盡賣去翻
怡悅但得今古燎胸中何須如莊更成穴沈郎從
此休夢牽沽酒醉我梅花天君不見郝隆曝腹中
庭前何曾緗帙羅几筵

像生花歌

剪綵攢花妙難偶枝枝似出花神手天工不借借
人工翻笑時花易烏有位置堂前几榻新四時滿
座皆生春鮮新但得常如此何必區區辨偽真物
情大抵總非着過眼繁華多寂寞廿四番風湯苦
吹此花本自無開落

圍爐歌同人分賦

風獵獵木蕭蕭裘不暖酒易消劇憐活火貯磊落
幾人圍坐山之寮自晨至夕刻不離相偎相對情
如膠情如膠刻不離胸中冰雪寒不異眼前炎熱
誰能避

雙樹堂詩鈔

江都湛汎藥根著

五言律

梅花

老梅同調少獨抱歲寒姿竟日無人見空山只自怡光從明月借心與白雲期辛苦林間衲經年兩鬢絲

鷄

山窓休再唱壯士半凋零剩我撩衣舞何人待漏聽啼殘霜月白談罷海天青多少浮名客誰醒誰不醒

對雪

不讓青峰出全憑白眼看鳥聲千樹寂驢背一鞭寒野寺鐘撞緩山樓笛弄殘河橋無限路今夜夢難安

丁卯秋仲游金陵寓長干寺李嘯村王賀堂一齋涂長卿陶衡川秦鑑泉絮塘陳組雲韋約仙王梅坡諸同社偕游城北詩八首

北極閣

北極空高閣峩峩逼太清江關都野色天地忽鐘聲僧出雲頭寺鷄鳴山下城遥憐後湖水終古不勝情

元武湖

一片昆明水迷濛自古今菱歌來渡口山寺在湖心鷗鷺時相狎魚龍夜不禁消沉版籍庫無復舊華林

龍盤里

千秋非帝里猶自說龍盤潭水清無恙籬花香正寒雲高棋路仄風勁鵲聲乾更擬前山去探幽興未闌

虎踞關

徑出龍盤里巉巖虎踞關遠天一江水斜日半城山石磴無人上柴門有鹿還誰從最高處歷歷數煙鬟

清涼山

捫蘿凌絕巘秋色渺無根滿地飛黄葉四山多白雲天邊孤鳥去峰頂亂泉分回首看鐘阜嵯峨自不群

掃葉山房

深山藏古寺曲徑引秋藤偕此看花客來尋掃葉

僧香餘松鼎火光冷石龕燈萬木蕭蕭下屑㩧恐
未能

掃葉樓

欲舒雙眼濶樹杪一登樓削面奇峰立横江落日
浮雲濤奔浩渺空谷響飀飀不覺憑欄久心空萬
里秋

清涼山下

下山聞梵放隔嶺送樵歌秋水雁聲遠夕陽驢背
多人家穿竹石僧寺入烟蘿彷彿横塘路西風嚮
敗荷

過寶華山呈文海和尚

金碧莊巖寺嵯峨蒼莽間由來傳戒所天下此華
山樹老風霜色僧清水月顔愧余擔板漢行脚尚
塵寰

三月晦日客中雨窓偶成

早起看晴色須臾烟霧濛草深三尺雨花掃一堦
風門掩客愁際春歸詩思中前村覔酒伴泥滑路
難通

白沙天寧寺同方竹樓介亭韋葯仙步月分
得八庚

萬籟忽然寂江城欲二更寥寥人影共皎皎月華
明天宇碧無際塔鈴時有聲細徘凝望久增我故
鄉情

夜泊瓜渚

回首孤城暝臨江好泊船星光全在水漁火欲浮
天野浦新楊柳人家舊管絃十年重到此風景尚
依然

曉發京口

鷄唱數聲後披衣客放桅將残一片月初上五更
潮遠火看明滅空江坐寂寥忽聞鐘磬發兩點是
金焦

哭父

吞生老父没未得覲嚴容義雁無行次慈烏失所
從天愁三日雨鬼哭一聲鐘荒塚青山下唯餘風
滿松

省家慈晤二寡姊話舊泫然感賦

相違二十載相見思茫茫對面皆無語吞聲各斷
腸門荒新草木人異舊冠裳不盡傷心事挑燈話
夜長

慈母身多弱終年疾未瘳晨昏愁易老兒女淚難

收徒使三遷教空餘兩鬓秋不才霊奉養賴爾嗣
親憂

春日洴江太史招同黄北垞閔玉井江松泉
蕪畦昆仲韋葯仙項兆先過篠園以夕陽
雙寺外春水五塘西分韻得雙字

園林春似海塵思到茲降映水花千點翻風燕一
雙舟横芳草岸人倚綠鈎窓薄暮催歸去鐘聲隔
院撞

樹下同董愛江沈江門納凉分韻

於此坐逃世禪房晝不譁高飛無鳥鵲薄供有茶
瓜但覺塵氛滌渾忘炎暑加一聲聲凉磬新月挂
枝斜

月夜泛舟至平山堂聽徐錦堂彈琴

乘夜扁舟泊空堂鳴素琴西山潛鶴夢一曲渺余
心江月照常淡松風吹欲深此時塵事寂清露濕
衣襟

秋聲館桂花下分和唐宋人詩得李德裕紅
桂樹韻

晚過秋聲館秋風振桂林花存招隱意人老住山
心掃徑披香遠開軒坐月深吟詩有仙客應記水

南潯 謁香溪太史

過蕪湖

屈指離家日驚心路半千乘潮向鳩水覽古泊吳
船名士青山在佳人白苧傳螺磯風勢急破浪欲
掀天

程洴江太史招同王定夫程蒓卿泰西壏程
學堅黃我山過寓齋月下分韻

高軒乘暮景為我訪湖干尊酒羈愁共天涯會合
難今宵良莫負明月好同看漸覺鐘聲寂蕭森古
殿寒

登大別山

紆廻憑蠟屐尖兀俯琳宮江漢分流地乾坤見禹
功白沙翻雪浪黃鶴杳晴空何處夫人廟桃花冷
不紅

九江望匡廬

只尺不能到好山空我逢潯陽一長眺盧阜渺難
從雷響千崖瀑雲開五老松幾時携杖笠吟上最
高峰

城北訪隱者居同沈江門作

羨爾真幽者幽居絕世塵門開桂甒樹村老著書

人小摘園蔬美頗傾臘酒醇坐談忘已莫歸路月華新

春水

應是初消雪東風吹渺茫平添一夜雨流出百花香草色動沙渚山光明野塘幽人南北舍鷗鳥意相忘

春雨

春雨濃于酒冥冥晝易昏門前添柳色壁上長苔痕到處皆生意遊人欲斷魂小樓堪夜聽不惜倒芳尊

春寒

春情如臘意物候與時殊小草不敢茁東風吹未蘇鶯遲出谷信酒戀隔年沽試問梅消息南枝放有無

春陰

濕雲羅薄日老屋起層陰不霽青山色常昏白晝心如人方中酒似雨未成霖只此春三月難誇一刻金

褒宗上人偶有小疾詩以問之

幾日輟行腳雲房藥灶親病偏欺瘦骨愁不減閒人秋負看山約天慳覓句新西風甚嚴厲珍重客中身

冬日和西庵上人韻送褒宗上人歸里

見說家鄉好還歸肯廢吟類烟高繡幕溪水靜鳴琴寺古何年構山空久住深大觀亭子上懷友試登臨

題金宗說巘雲詩集後

造化憑深取天生絕妙才幾翻吟未倦一卷夜重開海闊岍難覓山空鬼欲來劇憐仙與聖美好讓君裁

壬申中秋夜無月憶梅坡江上

不耐團圓月昏黃障碧霄天慳宜佳節人悵可憐宵有酒如斟酌何心惜寂寥所思在江上今夜夢魂遙

聞雁

數聲嘹嚦過獨客最心關易下天涯淚能衰鏡裏顏廣陵秋叫破湘水夢呼還底事江南恨年年路阻艱

秋海棠

小草原情種沿堦浥露滋花開憐夢日秋老斷腸

時愁劇憐思婦嬌多似女兒看疑近粧閣零落碎
胭脂

憶山中桂花

老桂花曾放空堂夢易生慚他招隱客逆我入山
情悵望香飄遠低佪賦嬾成幾時雲路近分折一
枝榮

蟋蟀

蛩語渺無緒淒清響一聽潯輕微細物能變歲時
腔小院秋先至空床夢早降更憐催織婦夜夜守
銀釭

秋雨不解悵然有作

幾多好遊興一雨約難訓僂屐下指懶空堂入夢
秋寺門黃葉滑山徑暮鴉愁欲放憑軒眼濃雲霧
霧浮

江村訪呂涼州

茅構臨江屋尋君野興寬春風聽四面幽鳥竹千
竿山好如留客人閒似去官殷勤憐稚子茗椀助
清歡

送王濯江之海州

記得年時別匆匆去住難春風又相送雨見杏花
殘湖上酒同酌海邊雲獨看到來應念我珍重寄
平安

秋郊試步

出郭意何極郊原緩步通雲從天際薄秋向寺門
空蛩語野塘水鴉栖老樹風那能盡游興斜日酒
旗紅

送人之東海

愛我真成癖如君得幾人一身關痛癢十載共艱
辛對鏡嗟蓬鬢看花歎老春忽聞向東海去住總
傷神

咏方竹

稜稜抱高節拔地不尋常恥與衆相類翛然形獨
方命名君子稱漆杖老僧藏莫訝霜圭角成龍未
可量

建隆寺題壁

幾番經劫火不墜舊宗風寺復前朝建僧從此日
隆帝王留榻古天女散花空又覩開蓮社清談識
遠公

聞笛

長空無限意滿地冷泉流何處關山笛一聲楊柳

秋穿雲鴻雁斷裂石毒龍愁切莫臨風立臨風恐
白頭

游栖靈寺

一株夕陽斜禪居靜思餘登樓飛燕子開户落桐
花不盡此幽趣了然無市譁老僧情爛熳相與話
茶瓜

螢光

熠熠能輝夜披書客不疏敢誇補日月聊可照形
軀閃閃餘荒苑星星照碧梧却憐霜露冷還共草
根枯

乞竹

新構數椽屋風來院覺寬因思竹幾个驗取日三
竿學士肯容乞山僧得靜觀他時留客處玉版寂
宜餐

種竹

或恐荒三徑移來竹幾科搖風聲瑣碎篩月影婆
娑高不居檐下陰偏得地多柴門今莫掩好待子
猷過

洗竹

修竹頻教洗當窓要眼明有妨須剪伐不碍任縱
横入徑疏偏好參天碧更清前村魚可釣製取一
竿輕

對竹

居雖無半畝種竹亦幽閑別有好風至因之俗慮
删脩然忘外物靜極似深山轉眼成嘉實應看老
鳳還

竹簾

幾多斑淚結瀟碧水紋同斜捲疏疏雨横穿細細
風箇中看隱約空外認朦朧不碍清光入靈廊月
一弓

竹簟

鋪展匡床合漪漪水一方平生無長物賴此得清
凉黃染琉璃色寒凝翡翠香有時當夢寐彷彿卧
瀟湘

竹杖

剩憐多勁節到處好支持自與此君共真堪白首
期瘦偏能拄滑輕亦可扶危常恐青龍化蕭蕭風
雨時

竹琴

裁取凌雲幹依桐製作琴靜操君子節閒寫美人

心一曲鳳凰舞七絃烟雨深就中如鮮聽何異嶧山音

聞梵同沈江門文成北作

似遂海潮動渾然悟本真座中清若水空外了無塵頻使明初義能令鮮夙因忽時香縹緲疑有散花人

馬湘蘭墓和徐荔村韻

一諾千金女青樓名獨存雨花歸妙境風月老荒村九畹留詩草孤碑倚墓門王生今已沒誰更為招魂

早春泛舟同嘯村古村作

歲首乘游興天開霽景新堤融三尺雪水活一湖春央岈將舒柳扁舟又載人入年初到此風物學精神

冬夜同古村分韻

敝袍嫵漏永偎坐賴君同痛飲酒無力高燒燈不紅月圓寒碧落霜老叫孤鴻多少輕肥者曾勤此夜功

雙樹堂詩鈔

江都湛汎藥根著

七言律

廣陵懷古

城南鼓吹竹西歌十里長堤帶漕河今古月明愁我輩鶯花人老奈春何將軍慷慨文章重太守風流楊柳多二十四橋俱寂寞上方鐘磬出烟蘿

雨阻瓜步作

蓬門終日亂啼鶯百感多從細雨生芳草慣能牽客夢好風多不放春晴烟迷遠樹天無色潮打空城地有聲已約扁舟何日去海邊恐負野鷗盟

登燕子磯

廣陵繞別又金陵不盡長江此獨登秋老孤亭歸燕子天餘隙地着山僧樓臺何處悲王謝風雨常年感廢興多是勞人限南北愁看日暮浪飛騰

咏古詩

吳王宮

白苧歌殘動鼓鼙三千征士塟江湄柁樓人去空烟水簫鼓臺荒走鹿麋讒死良臣無直諫賜來寶劍有餘悲知從地下逢員勝能不懷慚乞綬時

屈原廟

當年懷石忿難伸剩有靈均廟貌新詞賦痛深三楚客烟波愁煞一江蘋輕雲緣服芙蓉佩細雨芳洲杜若春終古獨醒亭子在榴花開處每關人

魯連臺

談笑軍中決是非聊城一箭解燕圍羞從戎馬臣秦帝甘作乾坤老布衣為士豈辛天下望成功即便海東歸巍巍百尺高臺上不墜雄風萬古稀

項王廟

山林一炬燼阿房百二關河頃刻亡若使中原留

義帝不教全楚屬高皇淒涼古廟靈旗暗風雨烏江野渡荒惆悵行人奠杯酒漢家宮闕已殘陽

韓侯釣臺

若非相國識奇才或可完身老釣臺楚恨未平恩尚重齊軍雖敗禍成胎那堪貴自三公立不及貧從一婦哀雲水半竿今寂莫王孫休更首重廻

李陵臺

羊城城北鬱蒼蒼尚剩高臺傍戰場塞上悲風衰草白天邊斜日亂雲黄一家骨肉鯨鯢慘萬里關山涕泪長空羨故人蘇屬國微官猶得老還鄉

明妃塚

空恃朱顏惜餅金獨留遺恨到于今琵琶一曲和番淚芳草千年望漢心自是美人多命薄非關天子不恩深孤墳三尺豐碑在環珮春風未易尋

焦公洞

萬頃波濤面面奔先生遺像此常存峰巒在上排霄漢日月當前看吐吞卧雪情閒天地別住山人老姓名尊曾經帝子裁三詔不肯低頭出洞門

禰衡墓

處士難留土一堆孤洲漂没漢江隈文章不死珊

瑚筆敏慧猶傳鸚鵡才無地可容芳草綠有靈長攪怒濤回奸雄徒自偏多狡千古賢名未許推

陶淵明宅

乞食柴桑恥屈身蕭然環堵見清貧昔年白社有高士舊宅黄花無主人抱節但知書甲子去官不復仕庚申北窗一榻清風在曾卧閒居老逸民

遠公舊院

閑士幽栖與世偏數椽茅屋虎溪邊六時聲靜三千佛一代名垂十八賢懸影堂空猶皓月散花人去已枯蓮未知近有攢眉客悵望東林招隱篇

太白樓

謫仙樓拱大江濱千古文光月色新涕泪半生在杯酒佯狂幾見此詩人生逢盛世甘漂泊悔不逢山作隱淪賺得憐才杜陵老苦心五字倍傷神

張巡墓

英雄氣概欲淩雲百戰睢陽意莫羣親拭寳刀誅六將忍烹愛妾饗三軍虛城落照牛羊下絮死悲風鼓角聞此日夜臺應不恨洛陽許遠亦忠臣

文天祥祠

樓居三載恨難忘忍使間關苦倍嘗終古英雄留

正氣隻身天地撫孤王國家養士君無愧元主憐才宋有光若使黃冠歸故里肯容柴市立祠堂

謝枋得祠

大元求士詔初頒郡聘先生獨閉關但以兩書光似日何辭一死重於山從容赴難真慷慨貧賤忠君豈等閒名入首陽應不愧高風已列伯夷班

送陶梅軒北上

長沙自古人文地今日看君才氣豪三十六灣湖水遠六千餘里帝城高他鄉明月看隋苑故里芳蘭憶楚騷忽訝相逢又相別離亭一笛感征袍

抵真州喜晤諸同社

江花如雪草如烟畫出江城二月天幾樹鶯啼春水岸一帆人卸夕陽船清泉白石情依舊添酒紅燈夜可憐若得旅懷長似此未妨呼作小遊仙

早梅

風轉南枝信有因不容臘盡竟先春幾家野店新開甕一樹深山未見人香骨乍侵寒夜月明珠忽破太初塵從今快訂探幽約莫待騎驢遍水濱

遲梅

恨不當年入楚騷至今消息尚遙遙美人大抵傷

遲莫高士偏能愛寂寥好夢未醒春漸老幽懷無際鶴難招相思欲寄憑誰寄惆悵黃昏酒一瓢

寒梅

數被霜欺與雪侵孤根留得到而今誰於冷處垂青眼只合空山抱素心茆屋風高門正掩板橋凍合路難尋稜稜莫謂無相偶自有何郎是賞音

落梅

只為孤標慣占先枝頭無復舊時妍淵林細雨飛蝴蝶一笛東風怨杜鵑芳草有情香冉冉素娥無語影娟娟頻添多少傷心處不是橋邊即水邊

菊花

蕭踈幾本是天留潔白純黃托地幽種者自知甘苦味賞心不作綺羅秋一枝敢在霜前折九日應從籬下収我有孀慈今鶴髮年年益壽向伊謀

送蒲田歸里

臨風揖別大河灣雲樹依微夕照閒知是一帆歸故里不須三疊唱陽關當歌草閣烏啼樹把卷蓬窗月墮山此去團圞兄弟樂池塘詩句好追攀

賦得新雁

數聲嘹嚦起空濛觸我閒愁首重搔北塞欲霜疏

影遠西風如剪一行高天邊破夢思鄉國馬上驚心感緼袍獨我伭佪聽不得孤蓬明月別江皐

題鐵泉詩集後

把君詩卷喜宵長細吐如蘭字字香天地精華歸綵筆江山風物貯吟囊一泓秋水澄無滓十斛明珠夜有光曾為旁人笑狂態揮毫對客只尋常

竹影

倒影橫窗瘦幾稍圓光四照動蕭騷杳無人處飾明月覺有風時散翠毛身外已甘常跡敛箇中猶恨不形逃此君合伴僧眠穩借我三竿驗日高

登同安大觀亭

亭敞晴空壯大觀同安形勝此憑欄長江門戶雙排戟萬古乾坤兩跳丸南國詞人香草怨西風征客布衣寒迷茫不盡登臨意殘落洲邊落照殘

三江口

乘風一葦渡三江出口分流水勢強東下烟波吳地潤南來雲樹楚天長即今鷗鳥閒眠處當日英雄古戰場嘆息曹瞞成底事鏖兵千載說周郎

雨窓病中偶述

細雨踈鐘帶曉烟病來荒寺更蕭然幾多情負春

風外一點心關藥灶邊送客未能容揖別（時萱山櫟門沂塘蔗畦學莅伐山）思家不覺已經年明朝又是傳柑節燈火看人不夜眠

周沂塘招遊大別山因雨阻不能往即成長句書以志感

大別巍峩烟霧沉招攜未許一登臨入年游興偏多阻作客愁懷覺更深藥椀又添今日病詩囊空繫去冬吟瀟瀟風雪禪房掩自惜孱軀擁敝衾

與李雪村話舊

似君能得幾同庚入世偏慚出世人老去風塵踈

頂髮愁來天地減青春殊方離恨艱音問十載寒
窓共苦辛惆悵邦邦逢此夕相看如夢恐非真

答蒲田寄懷原韻

無端七字亂心神彈指流光更一新去日柳條今
繫馬隔年芳草又愁人幾多風雨荒吟社絕勝鶯
花空好春爭似長房能縮地片時笑語得相親

春柳和王古村

嫩綠輕黃娘娜姿水含月暎碧參差難禁繫馬愁
頻折偏惹懷人念遠離憔悴漸舒勞夢想風流纔
解費春思靈和莫便誇張緒未必當年勝此時

多愁端屬阿誰家生長蓬門曲水涯同感離情唯
草色相憐薄命有桃花腰肢不改尋常瘦扳折難
勝歲月賒底事東風吹未歇綠陰無恙又繁華

同人遊攝山因風雨未能極興悵然而返即
成長句一章留別大願上人

江南歷歷多名勝最愛棲霞古寺幽策蹇客來難
覓徑安禪僧老不知秋愁經風雨三朝住情感香
燈一榻留慚愧淵山饒古蹟崎嶇路滑未曾搜

重陽前三日預訂登高之約苦陰雨連綿恐
復不果因成長句

幾多游約竟成虛風雨連朝無刻無佳節却憐三
日近好秋猶恐一年孤更愁阻興雲長黯未信登
高杖可扶似此困人難解得黃花應亦笑憂虞

喜唐欲刪歸自漢陽

聚時同客漢江干客裏同嗟行路難一別烟波頻
夢寐二年風雨各辛酸柳堤暫挽行旌住尊酒欣
逢聚首歡旅況不須重細問看君顏色喜平安

對鏡

手把青銅帶曉看忽驚顛頰兩屛顏鬢眉似我只
如此老大嗟君亦等閒未必肺肝能畫察也知形

影定相關但憐骨相寒如水不許封侯許住山

渡江省家慈留別漢秋

小別無端動客衷白雲深處去匆匆因思老母辭
良友欲渡長江趁好風水鳥時迎春樹外家山遙
指夕陽中輸他藥運能親養愧我年來願未同

喜晴

乍看青天霽色新模糊雙眼忽精神雨収亦似疚
沉病日出渾如見故人巢鳥頓舒難解困庭花爭
放可憐春安排硯筆當窓牖細寫烏絲字字句

與趙築巖話別

廣陵城外綠楊天細雨深春感別筵客子乍逢剛二月勞人積想已經年豈因杯酒情方洽不盡闊山夢又牽此去原知無久濶相思其奈更纏綿

暮秋北郊即事同友人分韻

招邀出郭野情賒安步青鞋當小車漸冷湖山秋欲暮未殘風雨菊猶花一碑荒草平原晚幾杵疎鐘落照斜不必更傷今古事眼前景物已堪嗟

懷邗上諸子

王粲樓高未敢登故園千里倍愁增文章知已情原切萍梗依人意不勝古寺夢䰟鷗漢水艸堂風雨試春燈定知汐社多佳會應念天涯寂寞僧

辛未除夕哭師

不比尋常事易除幾年乍歷苦難如幾行暗拭燈前淚萬卷愁看架上書未報深恩泉路隔空遺憁像影堂盃誰知三十三年過今夕椒花獨愴余

歸雁

長空有路去能諳月裏關河疎影涵湖海稻粱謀已遂蒹葭風雨住難堪年年秋老偏逢九歲歲春深不過三好似天涯遊倦客一行星夜別江南

將抵白門舟中有作

大江南下水雲重短棹吟蓬客思濃一角海天初過雨半山僧寺忽聞鐘已知清夢此間破不識故人何處逢明日白門城北路好憑雙屐續遊踪

雙樹堂詩鈔

江都湛汎藥根著

七言絕

城南秋汎

竹籬斜帶古城隈草逕逶連野渡開依舊月明風景好更無人唱棹歌來

題方可村先生夢遊出塞圖

雕鞍寶馬鐵弓彎辛苦征人出玉關誰似先生高臥裏等閒遊遍十三山

短榻蕉牕綠影肥涼風一枕夢依稀班生未老莊生老匹馬沙塲蝴蝶飛

水亭偶成

荷香習習午風微似此蓮塘好息機癡絕山僧新病起水亭介肯白鷗飛

春分日雨中香溪太史招同黃北垞楊蓮溪許鶴生閔玉井江松泉蕉畦由紅橋至蜀岡下分賦

春光去半覺寥寥今日尋詩興獨饒買得湖邊新艇子一篷烟雨過紅橋

疊疊新亭曲曲闌梅花兩岸足奇觀春風未肯輕摧折留與詩人一半看

好是西湖泛碧波幾多景況奈情何雙眸應被真無暇不放遊人草草過

無題

自笑蝸廬傍市開鄰園樹木逈崔嵬儂家院小難栽樹但有青青一片苔

蘭花

記將九畹佩來初得結同心願未虛近日無端蕭艾滿春風何處不愁余

康山聽鄰家度曲

武功堂外夕陽斜依舊詞人坐碧紗一種閒愁消不得金笙檀板在鄰家

遊香嚴祖庭示主僧

肯息塵機此結廬此中花鳥頗堪娛相逢借問香嚴事近日僧還擊竹無

新柳和唐人韻

幾樹吹風送酒家前村微帶曉烟斜絲絲早為抽金線未肯風流讓杏花

水樹節亭數十栽斂眉似恨霧難開恰余為訪先生宅第一回從此地來

幾行如畫色初匀不比桃花欲問津却恐再來添
別恨短長條又贈行人

春郊試步

歌吹揚州問竹西上方清磬幾曾迷一枝藤杖橋
南路綠樹陰陰看鬬鷄

柳條楊線舊繁華幾處園林落照斜一帶粉墻窺
髙處春風閒煞碧桃花

舟中同秦西巖作

千里荆湘共此行布帆風飽向南征憐君亦是初
為客未慣江湖一片情

扁舟良友快清談一夜無眠曉睡酣夢裏不知風
正好片時江北到江南

書巢居士讀菊畊上人詩竟作而嘆曰文章性命之交吾不圖於方外得之也方外之學以清靜寂滅為宗大抵用心於頓悟而不屑屑於實際既與吾儒分道而立則夫意氣之間或不能相上下求一文字與吾輩爭斟酌者鮮矣上人托跡空門精於靈静之旨頗生平所好專在於詩又其性愛與文人墨客游而不喜與俗士接身處烟月繁華之地地多商賈飛錫托鉢者咸仰藉焉上人視之蔑如也獨二三寒酸時相往來或閒一遠方佳士則不惜靈心下之以是四方知名者莫不聞聲相思至則必造精舍飲酒賦詩深相結納而去余初交上人讀其所作清與壯浪絶無禪和子習氣固已心焉異之今年過訪出此相質則其吟益苦詩益工而愛才樂善之誠日益以篤非以文章之交為性命者曷能矻矻孜孜如此耶師因謂子子既知我盍可無一言余本鈍根人於此素無領會時匆匆又將北去塵俗淵襟安足知此顧承其諈諉不獲辭遂略道其交情以見上人之立身行已有足為吾輩模範者不獨其詩之可傳已也乾隆壬申夏五望後一日愚弟胡德琳跋

右葯𠱙上人所著詩若干卷一時名公鉅卿爭先睹之以為快蓋其用力深而著聲遠矣師嘗語余最苦縛禪而耽鄭谷不鮮謀生只解吟句烏乎詩道微矣苟至於氷解凍釋花開水流豈有異於禪之徹悟乎上人結習數極置經史四辟佗如高墉坐擁其中既無羨乎華嚴法界而時或閒遊放跡盡山水為妙辭宜其詩之閒見博而風調諧也柳子云儒以禮立仁義佛以律持定慧上人之詩即上人律安得以論古涉今懷人賦物為世諦中語

與賀堂愚弟王世球跋

余性不喜浮屠交一見葯𠱙相與莫逆蓋葯𠱙外具浮屠內好書史參究三乘胥得其指歸性尤嗜詩每於蒲團靜暇常蓄其氣若其思以托於烟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間極陶冶雕鎪之力與古作者爭尺寸惟恐或爽故其篇什多沖融高瀞可謂大雅不羣者矣余締交最久恒以詩相質嘗同舟遊楚從滕蓬憁共論風雅葯耕謂詩之為道要不牽章句不涉蹊徑不事雕鎪慨乎其辭沛乎其氣而皎乎其光然後得之今彙觀所著殆有過之無及也余亦何辭以跋卷尾惟即素所商論信而徵者述告世人以為雅宗一証云西墀愚弟[illegible]賁拜跋

雙樹軒詩鈔一卷（編修李中簡刊本）

國朝僧湛性撰湛性一名湛汎字藥根又曰葯菴本丹徒徐氏子居揚州之祇園菴故其詩卷亦自署爲江都初自刻所作爲葯菴集殁後其版散佚此本乃乾隆壬辰所重刊也其詩宗法王士禎惟沿溯於士禎唐詩十選之中故結體修潔時有雋語如所謂春風拂衲衣流鶯啼樹杪二月青滿林百花開已早者亦頗近自然然骨力未堅興象頗淺十首以外語意略同蓋聰明多而學問少故流連光景所就止於如斯耳